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香白

(上)

著易居白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香白

(上)

著易居白

行發館書印務商

白香山集序

浙東觀察使元稹字微之述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書。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擢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



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族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十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二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白香山集目錄

第一冊

目錄

第二冊

序

卷一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 凡六十三首

賀雨詩

讀張籍古樂府詩

孔戡詩

凶宅詩

夢仙詩

觀刈麥詩

題海圖屏風詩

白香山集 一 目錄

羸駿詩

廢琴詩

李都尉古劍詩

雲居寺孤桐詩

京兆府新栽蓮詩

月夜登閣避暑詩

初授拾遺詩

贈元稹詩

哭劉敦質詩

答友問詩

雜興三首

宿紫閣山北村詩

讀漢書詩

贈樊著作詩

蜀路石婦詩

折劍頭詩

登樂遊園望詩

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

感鶴詩

春雪

高僕射詩

白牡丹詩

贈內詩

寄唐生詩

傷唐衢二首

問友詩

悲哉行

紫藤詩

放鷹詩

慈烏夜啼詩

燕詩示劉叟

采地黃者詩

初入太行路詩

鄧魴張徹落第詩

送王處士詩

村居苦寒詩

納粟詩

薛中丞詩

秋池二詩

夏旱詩

諭友詩

丘中有一士

新製布裘詩

杏園中棗樹詩

蝦蟆詩

寄隱者

放魚

文柏牀

潯陽三題 并序

廬山桂

濫浦竹

東林寺白蓮

大水

卷二 諷諭二 古調詩五言 凡五十八首

續古詩十首

秦中吟十首 并序

讖婚

重賦

傷宅

傷友

不致仕

立碑

輕肥

五紘

歌舞

買花

贈友詩五首 并序

寓意詩五首

讀史詩五首

仙答詩十首 并序

和思歸樂詩

和陽城驛詩

答桐花詩

和大翁烏詩

答四皓廟詩

和雉媒詩

和松樹詩

答箭鏃詩

和古社詩

和分水嶺詩

有木詩八首 并序

歎魯二首

反鮑明遠白頭吟

青塚

雜感

卷三 諷諭三 凡二十首

新樂府 并序

七德舞

法曲歌

二王後

海漫漫

立部伎

華原磬

上陽白髮人

胡旋女

新豐折臂翁

太行路

司天臺

捕蝗

昆明春水滿

城鹽州

道州民

馴犀

五絃彈

蠻子朝

驪國樂

縛戎人

卷四 諷諭四 新樂府 三十首

驪宮高

百鍊鏡

青石
兩朱閣
西涼伎
八駿圖
澗底松
牡丹芳
紅線毯
杜陵叟
繚綾
賣炭翁
母別子
陰山道
時世粧
李夫人
陵園妾
鹽商婦

杏爲樑
井裏引銀瓶
官牛
紫毫筆
隋堤柳
草茫茫
古塚狐
黑潭龍
天可度
秦吉了
鴉九劍
采詩官
卷五 閑適一 古調詩 凡五十三首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
興王十一起呂二昉呂四穎崔玄亮十
八元九複劉三十三敦質張十五仲元

時爲校書郎

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

感時

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翫月

永崇里觀居

早送舉人入試

招王質夫

祗役略口因與王質夫同遊秋山偶題三

韻

見蕭侍御憶舊山草堂因以繼和

病假中南亭閑望

仙遊寺獨宿

前庭涼夜

官舍小亭閑望

早秋獨夜

聽彈古淥水

松齋自題

冬夜與錢員外同直禁中

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

夏日獨直寄蕭侍御

松聲

禁中

贈吳丹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秋居書懷

禁中曉臥因懷王起居

養拙

寄李十一建

旅次華州贈袁右丞

酬楊九弘貞長安病中見寄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贈王山人

秋山

贈能七倫

題楊穎士西亭

題贈鄭祕書徵君石澗溪隱居

及第後歸觀留別諸同年

清夜琴興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并序

卷六 閑適二 古調詩 五言

至一百三十韻 凡四十八首

自題寫真

遣懷

渭上偶釣

隱几

春眠

閑居

夏日

適意二首

首夏病間

晚春沽酒

蘭若寓居

麴生訪宿

聞庾七左降因詠所懷

答卜者

歸田三首

秋遊原上

九日登西原宴望

寄同病者

遊藍田山下居

村雪夜坐

東園翫菊

觀稼

聞哭者

新構亭臺示諸弟姪

自吟拙什因有所懷

東坡秋意寄元八

閑居

詠拙

詠慵

冬夜

村中留李三宿

友人夜訪

遊悟真寺詩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朝歸書寄元八

酬吳七見寄

昭國閑居

喜陳兄至

贈杓直

寄張十八

題玉泉寺

朝回遊城南

舟行

湓浦早冬

江州雪

卷七 閑適三 古調 五言 五十八首

題潯陽樓

訪陶公舊宅

北亭

遊湓水

答故人

官舍內新鑿小池

宿簡寂觀

讀謝靈運詩

北亭獨宿

約心

晚望

早春

春寢

睡起宴坐

詠懷

春遊西林寺

出山吟

歲暮

聞早鶯

栽杉

過李生

詠意

食筍

遊石門澗

招東鄰

題元十八溪亭

香鑪峯下新置草堂卽事懷詠題於石上

草堂前新開一池養魚種荷日有幽趣

白雲期

登香鑪峯頂

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

烹葵

小池二首

閉關

弄龜羅

截樹

望江樓上作

題座隅

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迄今十

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

垂釣

晚燕

贖雞

秋日懷杓直

食後

齊物二首

山下宿

題舊寫真圖

閑居

對酒示行簡

懷詠

夜琴

山中獨吟

達理二首

湖亭晚望殘水

郭虛舟相訪

卷八 閑適四 古調詩五言 凡五十七

首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

次藍溪作

初出城留別

過駱山人野居小池

宿清源寺

宿藍橋對月

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鄧州路中作

朱藤杖紫驄吟

桐樹館重題

過紫霞蘭若

感舊紗帽

思竹窗

馬上作

秋蝶

登商山最高頂

枯桑

山路偶興

山雉

初下漢江舟中作寄兩省給舍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初領郡政衙退登東樓作

清調吟

狂歌詞

郡亭

詠懷

立春後五日

郡中即事

郡齋暇日辱常州陳郎中使君早春晚坐

水西館書事詩十六韻見寄亦以十六

韻酬之

官舍

吾雛

題小橋前新竹招客

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食飽

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

輝未立標榜徵歸郎署予既到郡性愛

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十韻兼

戲寄嚴

南亭對酒送春

翫新庭樹因詠所懷

仲夏齋戒月

除官去未間

三年爲刺史二首

別袁桂

自餘杭歸宿淮口作

舟中幸山人訪宿

洛下卜居

洛中偶作

贈蘇少府

移家入新宅

琴

鶴

自詠

林下閑步寄皇甫庶子

晏起

池畔二首

春葺新居

贈言

泛春池

第三册

卷九 傷感一 古調詩 五言 五十五首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傷楊弘貞

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

錄

新栽竹

秋霖中過尹縱之仙遊山居

寄江南兄弟

曲江早秋

寄題盤匡廳前雙松

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

禁中月

贈賣松者

初見白髮

別元九後詠所懷

禁中秋宿

早秋曲江感懷

寄元九

春暮寄元九

早梳頭

出關路

別舍弟後月夜

新豐路逢故人

金鑾子醉日

詩龍寺早夏

秋題牡丹叢

勸酒寄元九

曲江感秋

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

立秋日曲江憶元九

早朝賀雪寄陳山人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

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此寄

和元九悼往

重到渭上舊居

白髮

秋日

將之饒州江浦夜泊

思歸

冀城北原作

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

遊襄陽懷孟浩然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秋懷

別楊穎士盧克柔殷堯藩

題贈定光上人

祇役駱口驛喜蕭侍御書至兼觀新詩吟

諷通胥因寄八韻

酬李少府曹長官舍見贈

留別

曉別

北園

惜栢李花

照鏡

新秋

夜雨

秋江送客

感逝寄遠

秋月

卷十 感傷二 古調 五言 七十八首

朱陳村詩

讀鄧魴詩

寄元九

秋夕

夜雨

秋霽

歎老三首

送兄弟迴雪夜

溪中早春

同友人尋澗花

登村東古塚

夢裴相公

晝寢

別行簡

觀兒戲

歎常生

寄元九

以鏡贈別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念金雙子二首

對酒

渭村雨歸

諭懷

喜友至留宿

西原晚望

感鏡

村居臥病三首

沐浴

栽松二首

病中友人相訪

自覺二首

雨夜有念

寄楊六

送春

哭李三

別李十一後重寄

初出藍田路作

仙娥峯下作

微雨夜行

再到襄陽訪問舊居

寄微之三首

舟中雨夜

夜聞歌者

江樓聞砧

宿東林寺

憶洛下故園

贈別崔五

春晚寄微之

漸老

送幼史

夜雪

寄行簡

首夏

卷十一 感傷三 古體 五言 凡五十

孟夏思涓村舊居寄舍弟

三首

早蟬

初入峽有感

感情

過昭君村

南湖晚秋

自江州至忠州

郡廳有樹晚榮早凋人不識名因題其上

初到忠州登東樓寄萬州楊八使君

感秋懷微之

郡中

因沐感髮寄朗上人二首

西樓夜

早蟬

東樓

苦熱喜涼

寄王質夫

早秋晚望兼呈韋侍御

南賓郡齋卽事寄楊萬州

司馬宅

招蕭處士

司馬廳獨宿

庭槐

夢與李七庚三十三同訪元九

送客回晚興

秋槿

東樓竹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

九月登巴臺

東城尋春

江上送客

桐花

早祭風伯因懷李十一舍人

花下對酒二首

不二門

我身

哭王質夫

東坡種花二首

登城東古樓

哭諸故人因寄元九

郡中春宴因贈諸客

開元寺東池早春

東澗種柳

臥小齋

步東坡

徵秋稅畢題郡南亭

蚊蟆

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

郊下

遣懷

歲晚

負冬日

委順

宿溪翁

重過壽泉憶與楊九別因題店壁

西掖早秋直夜書意

庭松

竹窗

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

晚歸有感

曲江感秋二首 并序

翫松竹二首

衰病無趣因吟所懷

逍遙詠

卷十二 感傷四 歌行曲引 雜言 凡

二十九首

短歌行

生離別

浩歌行

王夫子

江南遇天寶樂叟

送張山人歸嵩陽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

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

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

長句

東墟晚歇

客中月

挽歌詞

長相思

山鷓鴣

放旅鴈

送春歸

山石榴寄元九

畫竹歌 并序

真娘墓

長恨歌傳 前進士陳鴻撰

長恨歌

婦人苦

長安道

潛別離

隔浦蓮

寒食野望吟

琵琶引 并序

簡簡吟

花非花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醉歌

卷十三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

一百韻 凡九十九首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和鄭元及第後秋歸洛下閑居

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

尚書亭子

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

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中丞

和渭北劉大夫借便秋遮虜寄朝中親友

題故曹王宅

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

酬哥舒大見贈

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感秋寄遠

春題華陽觀

秋雨中贈元九

城中閑遊

答韋八

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

和友人洛中春感

送張南簡入蜀

寄陸補闕

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

曲江憶元九

過劉三十二故宅

下邳莊南桃花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

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賢夫不至獨宿仙

遊寺

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過天門街

惜玉藥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春送盧秀才下第遊太原謁嚴尚書

長安送柳大東歸

送文暢上人東遊

社日關路作

重到毓村宅有感

亂後過流溝寺

歎落髮

留別吳七正字

除夜宿洛州

邯鄲冬至夜思家

冬至夜懷湘靈

看渾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

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

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

盩厔縣北樓望山

別韋蘇

戲題新栽薔薇

酬王十八李大見招遊山

縣南花下醉中留劉五

宿楊家

醉中留別楊六兄弟

醉中歸盩厔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

和王十八薔薇澗花時有懷蕭侍御兼見

贈

再因公事到略口驛

感故張僕射諸妓

遊仙遊山

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絕句

長安閑居

早春獨遊曲江

祕書省中憶舊山

涼夜有懷

送武士曹歸蜀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

賦得古原草送別

夜哭李夷道

病中作

秋江晚泊

旅次景空寺宿幽人上院

長安正月十五日

過高將軍墓

寒食臥病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樓望歸

除夜寄弟妹

寒食月夜

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

晚秋閑居

秋暮郊居書懷

爲薛台悼亡

途中寒食

題流溝寺古松

感月悲逝者

代鄰叟言懷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

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

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

下邳弟妹

長安早春旅懷

寒闌夜

寄湘靈

冬至宿楊梅館

臨江送夏瞻

冬夜示敏巢

客中守歲

問淮水

宿樟亭驛

及第後憶舊山

題李次雲窗竹

花下自勸酒

題李十一東亭

春村

題施山人野居

卷十四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

一百韻 凡一百首

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

重尋杏園

曲江獨行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同錢員外題絕糧僧巨川

絕句代書贈錢員外

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

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

答張籍因以代書

曲江早春

見元九悼亡詩因以此寄

寒食夜

杏園花落時招錢員外同醉

重題西明寺牡丹

同錢員外禁中夜直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寄陳式五兄

庚順之以紫霞綺遠贈以詩答之

送元八歸鳳翔

雨夜放朝因懷微之

詠懷

開微之江陵臥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雲

膏寄之因題四韻

酬錢員外雪中見寄

重酬錢員外

獨酌憶微之

微之宅殘牡丹

新磨鏡

感髮落

八月十五日夜聞崔大員外翰林獨直對

酒翫月因懷禁中清景偶題是詩

酬王十八見贈

立春日酬錢員外曲江同行見贈

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晚秋夜

惜牡丹花二首

答元奉禮同宿見贈

答馬侍御見贈

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即事

夜惜禁中桃花因懷錢員外

和錢員外早冬翫禁中新菊

答劉戒之早秋別墅見寄

涼夜有懷

秋思

禁中聞蛩

秋蟲

贈別宣上人

春夜喜雪有懷王二十二

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

駱口驛舊題詩

南秦雪

山枇杷二首

江樓月

亞枝花

江上笛

嘉陵夜有懷二首

夜深行

望驛臺

江岸梨

答謝家最小偏憐女

答騎馬入空臺

答山驛夢

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

憶元九

蕭員外寄新蜀茶

寄上大兄

病中哭金鑾子

寄內

病氣

歎元九

眼暗

得袁相書

病中作

感化寺見元九劉三十二題名處

遊悟真寺迴山下別張殷衡

村居寄張殷衡

病中得樊大書

開元九詩書卷

晝臥

夜坐

暮立

有感

答友問

村夜

聞蟲

寒食夜有懷

贈內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還李十一馬

九日寄行簡

夜坐

村居二首

早春

和夢遊春詩一百韻 并序

王昭君二首

卷十五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

百韻 凡一百首

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

一百韻

酬盧祕書二十韻

題盧祕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

渭村酬李二十見寄

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遊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歸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

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重過祕書舊房因題長句

重到城見元九七絕句

高相宅

張十八

劉家花

裴五

仇家酒

恆寂師

靖安北街贈李二十

重傷小女子

過顏處士墓

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

賦得聽邊鴻

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絕句以自諭

病中早春

送人貶信州判官

曲江醉後贈諸親故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句

看花屋

累土山

高亭

松樹

醉後却寄元九

重寄

李十一舍人松園飲小酌酒得元八侍御

詩序云在臺中推院有鞠獄之苦卽事

書懷因酬四韻

重到華陽觀舊居

答勸酒

題王侍御池亭

聽水部吳員外新詩因贈絕句

雨夜憶元九

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

贈楊祕書巨源

和武相公感韋令公舊池孔雀

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

白牡丹

舊夢

戲題盧祕書新移薔薇

曲江夜歸聞元八見訪

苦熱題恆寂師禪室

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

行字讀之卽僕舊詩其落句云綠水紅

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然不知題

者何人也微之吟歎不足因綴一章兼

錄僕詩本同寄其詩乃是十五年前初

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緬思往

事香若春夢懷舊感今因酬長句

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

感因成四章

病中答招飲者

燕子樓三首

初貶官過望秦嶺

藍橋驛見元九詩

韓公堆寄元九

發商州

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紅鸚鵡

題四皓廟

罷藥

白鷺

襄陽舟中

江夜舟行

紅藤杖

江上吟元八絕句

途中感秋

登鄂州白雪樓

舟夜贈內

逢舊

白口阻風十日

浦中夜泊

盧侍御與崔評事爲予於黃鶴樓致宴

罷同望

舟中讀元九詩

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

雨中題衰柳

題王處士郊居

歲晚旅望

晏坐昔吟

題李山人

讀莊子

江樓偶宴贈同座

放言五首 并序

歲暮道情二首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強酒

獨樹浦雨夜寄李六郎中

聽崔七妓人箏

望江州

初到江州

醉後題李馬二妓

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

卷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

一百韻 凡一百首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

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

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

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譚居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

庾樓曉望

宿西林寺

江樓宴別

題山石榴花

代春贈

答春

櫻桃花下歎白髮

惜落花贈崔二十四

移山櫻桃

官舍閑題

晚春登大雲寺南樓贈常禪師

北樓送客歸上都

北亭招客

宿西林寺早赴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

二十二員外

遊寶稱寺

早春聞提壺鳥因題鄰家

見紫薇花憶微之

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湖亭望水

閑遊

憶微之傷仲遠

過鄭處士

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坐因題北亭

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

紅藤杖

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題廬山山下湯泉

寄蘄州簾與元九因題六韻

秋熱

題元八谿居

晚出西郊

階下蓮

端居詠懷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固寄此什

百花亭

江樓早秋

送客之湖南

百花亭晚望夜歸

西樓

尋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

四十五

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

廳前桂

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贈

秋晚

南浦歲暮對酒送王十五歸京

除夜

聞李十一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

因寄絕句

元和十三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

感率爾成章

庾樓新歲

上香鑪峯

憶微之

雨夜贈元十八

寒食江畔

三月三日登庾樓寄庾三十二

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鄆行軍司馬

以詩賀之

石楠樹

大林寺桃花

詠懷

早發楚城驛

箸峴東池

建昌江

哭從弟

香鑪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五首

山中問月

正月十五日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

主簿因呈智禪師

臨水坐

山居

遺愛寺

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

黃石巖下作

戲贈李十三官判

醉中戲贈鄭使君

江亭夕望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

偶然二首

中秋月

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攜諸山客同上香鑪峯遇雨而還沾濡狼

藉互相笑謔題此解嘲

彭蠡湖晚歸

酬贈李鍊師見招

西河雨夜送客

登西樓憶行簡

羅子

讀靈徹詩

聽李士良琵琶

昭君怨

閑吟

戲問山石榴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

九李二十

湖上閑望

第四册

卷十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

五十韻 凡一百首

江南謫居十韻

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三員外

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褙見寄製成衣服以

詩報知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

九江春望

晚題東林寺雙池

贈內子

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

自題

自悲

尋郭道士不遇

潯陽春三首

春生

春來

春去

夢微之

贈韋鍊師

問劉十九

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

南湖早春

元十八從事南海欲出廬山臨別舊居有

戀泉聲之什因以投和兼伸別情

題韋家泉池

醉中對紅葉

遣懷

點額魚

聞龜兒詠詩

對酒

東牆夜合樹去秋爲風雨所摧今年花時

悵然有感

病起

夢亡友劉太白同遊彰敬寺

與果上人歿時題此決別兼簡二林僧社

贈寫真者

劉十九同宿

十二年冬江西溫暖喜元八寄金石凌到

因題此詩

閑意

送友人上峽赴東川辟命

夜送孟司功

衰病

題詩屏風絕句 并序

答微之

偶宴有懷

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

山枇杷

聞李尚書拜相因以長句賀微之

歲暮

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

去因以四韻寄之

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夫

崔二十四同飲

李白墓

對酒

戲答諸少年

風雨晚泊

題崔使君新樓

山中戲問韋侍御

贈曇禪師

寄微之

醉吟二首

曉寢

答元八郎中楊十二博士

湖亭與行簡宿

八月十五日夜濫亭望月

贈江客

殘暑招客

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九日醉吟

問章山人

送蕭鍊師步虛詩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

贈李兵馬使

題遺愛寺前溪松

廬山草堂夜雨獨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

二員外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相賀

三月三日懷微之

贈韋八

春江閑步贈張仙人

春聽琵琶兼簡長孫司戶

吳宮詞

送韋侍御量移金州司馬

自到潯陽生三女子因詮真理用遣妄懷

江西裴常侍以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輒敘

鄙誠用伸感謝

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

鄙誠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初除官蒙裴常侍贈鵲銜瑞草緋袍魚袋

因謝惠貺兼抒離情

洪州逢熊儒登

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

又答賀客

別草堂三絕句

鍾陵餞送

潯陽宴別

戲贈戶部李巡官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重贈李大夫

對鏡吟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

十韻

題岳陽樓

入峽次巴東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灑上十四年

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

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

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寄所遇之地與

相見之時爲他年會話張本也

題峽中石上

卷十八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

三十韻 凡一百首

夜入瞿塘峽

初到忠州贈李六

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

十韻多敝貶官已來出處之意

贈康叟

鸚鵡

京使迴累得南省諸公書因以長句詩寄

謝蕭五劉二元八吳十一章大陸郎中

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庾三十三李六李

十楊三樊大楊十二員外

東城春意

木蓮樹三首

種桃杏

新秋

龍昌寺荷池

聽竹枝贈李侍御

寄胡餅與楊萬州

感櫻桃花因招客飲

東亭閑望

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

和李澧州題韋開州經藏詩

九日題塗谿

卽事寄微之

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

君

留北客

重寄荔枝與楊使君時聞楊使君欲種

故有落句戲之

和萬州楊使君四絕句

競渡

江邊草

喜慶李

白槿花

望郡南山寄行簡

和行簡望郡南山

種荔枝

陰雨

送客歸京

送蕭處士遊黔南

東樓醉

寄微之

東樓招客夜飲

醉後戲題

冬至夜

竹枝詞四首

酬嚴中丞晚眺黔江見寄

寄題楊萬州四望樓

答楊使君登樓見憶

除夜

聞雷

春至

感春

春江

題東樓前李使君所種櫻桃花

巴水

野行

送高侍御使迴因寄楊八

奉酬李相公見示絕句

喜山石榴花開

戲贈蕭處士清禪師

錢鏡州以三堂絕句見寄因以本韻和之

三月三日

寒食夜

代州民間

答州民

荔枝樓對酒

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

醉後贈人

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

留題開元寺上方

別種東坡花樹兩絕

別橋上竹

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却望忠州

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

商山路有感

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後題名處

側側吟

德宗皇帝挽歌詞四首

昭德王皇后挽歌詞

太平樂詞二首

小曲新詞二首

閨怨詞三首

殘春曲

長安春

長樂坡

獨眠吟二首

期不至

長洲苑

憶江柳

南浦

三年別

傷春詞

後宮詞

卷十九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二韻至

四十韻 凡九十八首

吟元郎中白鬚詩兼飲雪水茶因題壁上

吳七郎中山人待制班中偶贈絕句

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

答山侶

早朝思退居

曲江亭晚望

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

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

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東樓

寄題忠州小樓桃花

中書連直寒食不歸因懷元九

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朗滿晦三上人

和元少尹新授官

朝迴和元少尹絕句

重和元少尹

中書夜直夢忠州

醉後

待漏入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

晚春重到集賢院

繁薇花

後宮詞

卜居

題新居寄元八

登龍尾道南望憶廬山舊隱

澗閣老處見與嚴郎中酬和詩因戲贈絕句

句

見子給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諸郎官詩因

以戲贈

題新昌所居

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

與李常侍隔窗小飲各題四韻

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

初著緋戲贈元九

和韓侍郎苦雨

運雨

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立秋日登樂遊園

新秋早起有懷元少尹

夜箏

妻初授邑號告身

送客南遷

暮歸

寄遠

舊房

錢侍郎使君以題廬山草堂詩見寄因酬

之

寄山僧

慈恩寺有感

酬嚴十八郎中見示

寄王祕書

中書寓直

自問

送客南遷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

士

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

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

寄白頭陔

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

勤政樓西老柳

偶題閣下廳

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

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為詩侶有林泉之

期周歲之間二君長逝李住曲江北元

居昇平西追感舊遊因貽同志

送馮舍人閣老往襄陽

莫走柳條詞送別

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

元家花

代人贈王員外

惜小園花

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

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因詠小謝紅藥當堦

翻詩以爲一句未盡其狀偶成十六韻

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與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勅賜櫻桃飴物

感恩因成十四韻

送嚴大夫赴桂州

春夜宿直

夏夜宿直

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

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

龍花寺主家小尼

訪陳二

晚庭逐涼

曲江憶李十一

江亭翫春

聞夜砧

板橋路

青門柳

梨園弟子

暮江吟

思婦眉

怨詞

寒閨怨

秋房夜

採蓮曲

鄰女

閨婦

移牡丹栽

聽夜箏有感

代謝好答崔員外

琵琶

和殷協律琴思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聽彈湘妃怨

閑坐

不睡

卷二十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九十九

首

初罷中書舍人

宿陽城驛對月

商山路有感 并序

重感

逢張十八員外籍

赴杭州重宿棣華驛見楊八舊詩

寓言題僧

內鄉村路作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

山泉煎茶有感

鄂州贈別王八別君

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

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重題

夜泊旅望

九江北岸遇風雨

舟中晚起

秋寒

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

對酒自勉

郡樓夜宴留客

醉題候仙亭

東院

虛白堂

閑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

晚興

衰病

病中對病鶴

夜歸

臘後歲前遇景詠意

白髮

錢湖州以簪下酒李蘇州以五醖酒相次

寄到無因同飲聊詠所懷

花樓望雪命宴賦詩

晚歲

宿竹閣

暮枉衢州張使君書并詩因以長句報之

和薛秀才尋梅花同飲見贈

與諸客空腹飲

小歲日對酒吟錢湖州所寄詩

錢塘湖春行

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

重向火

候仙亭同諸客醉作

城上

早行林下

送李校書趁寒食歸義興山居

題孤山寺石榴花示諸僧衆

獨行

二月五日花下作

戲題木蘭花

清明日觀妓舞聽客詩

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

湖中自照

贈蘇鍊師

杭州春望

飲散夜歸贈諸客

湖亭晚歸

東樓南望八韻

醉中酬殷協律

孤山寺遇雨

樟亭雙櫻樹

湖上夜飲

贈沙鷗

餘杭形勝

江樓夕望招客

新秋病起

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悲歌

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翫成篇寄水部張

員外

夜招周協律兼答所贈

重酬周判官

飲後夜醒

代賣薪女贈諸妓

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

因巖亭

忘筌鏡

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

月始與范陽盧賈汝南周元範蘭陵蕭

悅清河崔求東萊劉方輿同遊恩德寺

之泉洞竹石籍甚久矣及茲目擊果愜

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歲方來入寺半
日復去俯視朱綬仰睇白雲有愧於心

遂留絕句

早冬

歲假內命酒贈周判官蕭協律

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

醉送李協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

內道場永謹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

臨別詩因以此贈

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

正月十五日夜月

題川北路傍老柳樹

題清頭陀

自歎二首

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

自詠

晚興

早興

竹樓宿

湖上招客送春汎舟

戲醉客

紫陽花

李德裕相公貶崖州三首

卷二十一 詩賦 凡十五首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汎渭賦 并序

傷遠行賦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窗中列遠岫詩

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玉水記方流詩

求玄珠賦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大巧若拙賦

雞距筆賦

黑龍飲渭賦

政諫鼓賦

君子不器賦

賦賦

卷二十二 銘贊箴諡偈 凡二十一首

續座右銘 并序

鸛虞畫贊 并序

獮屏贊 并序

畫鵬贊 并序

續虞人箴

三謠銘 并序

蟠木謠

素屏謠

朱藤謠

無可奈何歌

自誨

八漸偈 并序

觀偈

覺偈

定偈

慧偈

明偈

通偈

濟偈

捨偈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觀音菩薩像贊 并序

畫水月菩薩贊

卷二十三 哀祭文 凡十四首

哀二良 并序

祭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祭符離六兄文

祭楊夫人文

祭小弟文

祭烏江十五兄文

祭浮梁大兄文

祭匡山文

祭廬山文

祭李侍郎文

禱仇王神文

祈臯亭神文

祭龍文

祭浙江文

卷二十四 碑碣 凡六首

有唐善人墓碑銘 并序

白香山集 第一目錄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

碑銘 并序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傳法堂碑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

碑銘 并序

唐江州與果寺律大德漢公塔碣銘 并序

序

第五冊

卷二十五 墓誌銘 凡七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并序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蔡陽鄭公墓誌

銘 并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唐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并序

誌銘 并序

唐大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并序

卷二十六 記序 凡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記

養竹記

記畫

記異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三遊洞序

遊大林寺序

代書

送侯權秀才序

冷泉亭記

卷二十七 書 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一首

與陳給事書一首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卷二十八 書序 凡十五首

與元九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與元微之書

荔枝圖序

卷二十九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逸書

箴言 并序

中和節頌 并序

晉諡恭世子議

漢將李陵論

大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卷三十 試策問制誥 凡十六首

制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禮部試策五道

試進士策問五道

奉勅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與崇文詔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大社觀獻捷詩

白香山集 一目錄

卷三十一 中書制誥一 舊體 凡二十

七首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刺史制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

陰令章同憲授南鄭令章弁授絳州長

史三人同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鄭覃可給事中制

章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

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

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

史大夫賓客等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

郎制

四九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

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綱楊於陵等各賜爵

并迴授爵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

人制

李實授咸陽令制

劉縱授祕書郎制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

可濠州刺史制

張洪相與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高錢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韋銳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

誥同制

卷三十二 中書制誥二 舊體 凡三十

道

李愬贈大尉制

田布贈右僕射制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

充西番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

本官充盟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

武可守本官兼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

三人同制

許季同可祕書監制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制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何士又可河南縣令制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王起等賜勳制

蕭俛除吏部尙書制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

賜上柱國勳制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

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

官各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柳公綽父子溫贈尙書右僕射竇倖父叔

向贈工部尙書薛伯高父懌贈尙書司

封郎中元宗簡父鋸贈尙書刑部侍郎

皇甫鏞父愉贈尙書右僕射韋文恪父

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贈太子太

師范季陸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

同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

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

齊照鄧州刺史渾鐵並可朝散大夫同

制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

察御史襄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

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高芳穎等四人各刺史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

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

官李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

可協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涇可監察

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

涇原掌書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原判

官六人同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李德修除膳部員外郎制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崔瑄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卷三十三 中書制詰三 舊體 凡二十

八道

册新迴鶻可汗文

册迴鶻可汗加號文

韋綬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薛放從工部侍

郎授刑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

部侍郎三人同制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

後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榆可岳州

刺史同制

裴廩授殿中侍御史制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

迴鶻弔祭册立使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制

孔戣授尚書左丞制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鄧滑節度推巡制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郡國太夫人

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

兼改名玄休制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

六人除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

校左散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

制

鄭綱可吏部尚書制

重授李晟通事舍人制

徐登授醴泉令制

王汝加朝散大夫授左贊善大夫致仕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唐州刺史韋彪授王府長史楊歸厚授唐

州刺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鄭綱烏重胤馬摠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

亡母追封國郡太夫人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飛騎尉賜緋

魚袋盧商可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

朝散大夫行開州開江縣令楊汝士可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劍南西川節度

參謀二人同制

李演贈太子少保制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

柳公綽罷監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灑韋弘景賜爵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鎰朗州刺

史溫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卷三十四 中書制誥四 新體 祭文冊

文附 凡五十道

贈劉總太尉冊文

傅良弼可鄭州刺史制

河北權鹽使檢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權

知貝州刺史依前權鹽使制

崔陵可河南尹制

侯不可霍丘縣尉制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王庭湊曾祖可贈越州都督祖末恒活可

贈左散騎常侍父昇朝可贈禮部尙書

制

崔羣可祕書監分司東都制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柳經李襲並泗州判官制

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

御史同制

啖異可滁州長史許志雍可永州司戶崔

行儉可隋州司戶並准赦量移制

程執撫亡父懷信贈太保李佑亡父景略

贈太子少傅柏蒼亡父良器贈太子少

保曰餘盛亡父孝德贈太保同制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杜式方可贈禮部尙書制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盧元勳除隰州刺史制

楊孝直除滑州長史制

張嘉泰延州長史制

魏玄通除深王府司馬制

楊造等亡母追贈縣太君制

張植李翺等二十人亡母追贈郡縣夫人

制

陳中師除太常少卿制

衛州刺史鄭羣可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

士階可祠部郎中同制

元稹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制

盧昂量移虢州司戶長孫鉉量移遂州司

戶同制

李石楊穀張殷衡等並授官充涇原判官

同制

李演除左衛上將軍制

康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欽州事兼充

本州鎮遏使陳俊可試太子舍人知繼

州事兼充本州鎮遏使李顯可試太子

通事舍人知賓州事兼賓澄繼橫貴等

五州都遊奕使馮緒可試太子通事舍

人知田州事充右江都知兵馬使滕殷

晉可試右衛率府長史知灑州事兼充

左江都知兵馬使五人同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

丞殿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同制

前右羽林將軍李彥佐服闋重除本官兼

御史中丞知軍事制

奉天縣令崔鄴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

制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

前行待詔制

故鹽州防秋兵馬使康太崇贈鄧州刺史

制

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

懿贈工部尚書制

劉總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

蕭俛一子迴授三從弟仲制

賈曠入迴鶻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賜紫金

魚袋制

張昺授廬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韓公武授左驍衛上將軍制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楊玄諒等三十人加官制

李益王起杜元穎等賜爵制

王計除萊州刺史吳暉除蓬州刺史制

義武軍奏事官虞候衛紹則可檢校祕書

監職如故制

深州奏事官衛推試原王友韓季重可兼

監察御史充職制

袁幹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華州及陝府將士吉少華二千三百三十

五人各賜勳五轉制

祭迴鶻可汗文

第六册

卷三十五 中書制誥五 新體 凡五十

道

京兆尹盧士政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中

丞瀛漠二州觀察等使制

武寧軍軍將郭暈等五十八人加大夫賓

客詹事太常卿殿中監制

贈僕射蘇兆男三人妻兄一人並被蔡州

誅戮各贈太子贊善大夫等制

王士則除右羽林大將軍制

前穀熟縣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監察御

史充迴鶻使判官制

李懷金等各授官制

王日簡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薛元賞可華原縣令制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源寂可安王府長史制

鄭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喬弁可巴州刺史制

薛戎贈左散騎常侍制

辛弁文可淄州長山縣令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盧濛可檢校倉部員

外郎陝府院官盧台可兼侍御史鄭滑

院官李克恭可試大理評事獨孤操可

衛佐並依前知院事同制

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赴行

營制

田羣可起復守左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兼

檀州刺史制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邵同貶連州司馬制

鄭公達可陝府司馬制

劉泰倫可起復謁者監制

王師閔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徐泗濠等州

觀察判官制

薛從可右清道率府倉曹制

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

節度行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

破賊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故奉天定難功臣試殿中監陳日榮等一

十二人可贈商鄧唐隋等州刺史制

段斌宗惟明等除檢校大理太僕卿制

戶部尚書楊於陵祖故奉先縣主簿楊冠

俗可贈吏部郎中於陵奏請迴贈制

故光祿卿致仕李恕贈右散騎常侍制

劉悟妻馮氏可封長樂郡夫人制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曹瑤等授魏州兗州

縣尉制

衛佐崔蕃授樓煩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

景讓授東畿防禦巡官制

李愬李愿薛平王潛馬摠孔戢崔能李翺

李文悅咸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故工部尚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幽州兵馬使劉棟除左驍衛將軍制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劉令謬除工部尚

書致仕制

盧乘等除御史評事制

張偉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賓客詹

事等制

梁瓌等六人除范陽管內州判司縣尉制

渤海王子加官制

石士儉授龍州刺史制

韓蕤授尚輦奉御制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杜元穎等賜勳制

商州壽州將士等賜勳制

內侍楊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內常侍趙弘亮加勳制

烏行初授衛佐制

烏重胤妻張氏封鄧國夫人制

卷三十六 中書制詒六 新體 凡四十

八首

鎮州軍將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賊中誅囚

並死各贈官及優卹子孫制

武寧軍陣亡大將軍李自明贈濠州刺史

制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田穎可亳州刺史制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李佑授晉州刺史制

武寧軍將王昌涉等授官制

馬摠亡祖母韋氏贈夫人制

路貫等授桂州判官制

駙馬都尉鄭何除右衛將軍制

封太和長公主制

宋朝榮加常侍制

贈陣亡軍將等刺史制

諸道軍將等授官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壻等

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

人授卿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張惟素亡祖紘贈戶部郎中制

興州刺史鄭公達授王府長史李循授興

州刺史同制

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知渭橋院官蘇洎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

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湖南都押衙監察御史王瓘可郴州司馬

依舊職制

安南告捷軍將黃士儻授銀青光祿大夫

試殿中監制

王鎰可刑部員外郎制

京兆府司錄參軍孫簡可檢校禮部員外

郎荆南節度判官浙東判官試大治評

事韓欸可殿中侍御史巡官試正字冕

朴可試協律郎充推官同制

冀州奏事官田練可冀州司馬兼殿中侍

御史制

薛常鬪可邢州刺史本州團練制

牛元翼可檢校左散騎常侍深州刺史御

史大夫制

王衆仲可衡州刺史制

田盛可金吾將軍勾當左衛事制

陳楚男王府諮議參軍君賞可定州長史

兼御史軍中驅使制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前貝州刺史崔鴻可重授貝州刺史制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瀛漢州都虞候萬重皓可坊州司馬制

崔塘可河南府法曹參軍制

前河陽節度使魏義通授右龍武軍統軍

前泗州刺史李進賢授右驍衛將軍並

檢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李玄成等授官制

馬摠准制追贈亡父諱迴贈亡祖制

權知朔州刺史樂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神策軍推官田鑄加官制

裴敞授昭義軍判官裴侔授義成軍判官

各轉官制

雲州刺史高榮朝除太子賓客河東都押

衙制

韋綬等賜爵制

烏重明等贈官制

羽林龍武等軍將士各加改轉制

新羅賀正使金良忠授官歸國制

卷三十七 翰林制詔一 凡三十四道

除裴垵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除段祐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大軍制
除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除鄭綱太子賓客制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
除王伋檢校戶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留後制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贈吉甫先父官并與一子官制
除李絳平章事制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
除崔羣中書舍人制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除李程郎中制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
贈高郢官制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贈裴埴官制
除軍使邠寧節度使制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
除拾遺監察等制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邊鎮節度使起復制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
除常侍制

除裴武太府卿制

卷三十八 翰林制詔二 凡四十三道

杜佑致仕制

鄭涵等太常博士制

除韓臯東都留守制

中書舍人章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

縣令杜羔除戶部郎中制

京兆少尹辛祕可汝州刺史制

除李遜京兆尹制

除孔戣等官制

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除周懷義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制

除某官王某魏博節度使制

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除盧士政劉從周等官制

張正一致仕制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崔清晉州刺史制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

贈杜佑太尉制

除孔戣萬年縣令制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歸登右常侍制

李程行軍司馬制

李颺虞部郎中制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

裴克諒量留制

張聿都水使者制

薛伾鄜坊觀察使制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李暈安州刺史制

竇易直給事中制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卷三十九 翰林制詔三 勅書批答祭文

贊文附 凡五十五首

與王承宗詔

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祭盧虔文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與茂昭詔

與師道詔

與於陵詔

答段祐等賀册皇太子禮畢表

答李詞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與吐蕃宰相鉢闌布勅書

與希朝詔

與師道詔

與劉濟詔

祭吳少誠文

- 與季安詔
與希朝詔
與從史詔
與季安詔
與昭義軍將士詔
與承瓘詔
與元陽詔
與昭義軍將士勅書
與師道詔
與師道詔
與茂昭書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與執恭詔
與恆州節度下將士書
與承宗詔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 與劉濟詔
代王泌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與吉甫詔
與吐蕃宰相尙綺心兒等書
答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與鄭綱詔
答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與劉總詔
答裴垵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尙書范陽節度使表
與茂昭詔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答裴垵讓宰相第三表
答裴垵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尙書表
與劉總詔
與房式詔

與盧恆卿詔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

生心地觀經序表

答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

地觀經序狀

答元應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

答李鄴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畫大羅天尊贊 并序

卷四十 翰林制詔四 勅書批答祭文贊

詞附 凡六十八首

答元義請上尊號表

答薛萃賀生擒李筠表

與薛萃詔

與嚴礪詔

與餘慶詔

答杜黃裳請上尊號表

與從史詔

與韓臯詔

與元衡詔

答李抃等謝許上尊號表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

答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

號表

答元素謝上表

答韓臯請上尊號表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與顏證詔

與從史詔

與季安詔

與高固詔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與茂昭詔

答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

答李扞謝許遊宴表

答劉濟詔

與柳晟詔

答薛萃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上元日歎道文

畫大羅天尊讚文

答朱仕明賀册尊號及恩赦表

祭咸安公主文

與仕明詔

與崇文詔

祭張敬則文

與希朝詔

與元衡詔

與陸庶詔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

京兆表

與宗儒詔

與希朝詔

與韓弘詔

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與嚴礪詔

與韓弘詔

答王鏐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答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畫大羅天尊讚文

答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畫元始天尊讚 并序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

與驃國王雍光書 并序

與季安詔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

書

與南詔清平官書

答王鏐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與茂昭詔

與潘孟陽詔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答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與迴鶻可汗書

與章丹詔

與從史詔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與孫璿詔

與李良僅詔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卷四十一 奏狀一 凡十首

初授拾遺獻書

論制科人狀

論于頔裴均狀

論和羅狀

論太原事狀三件

嚴綬 輔光

貞亮

范希朝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緣今時早請更減放江淮早損州縣百

姓租稅

請揀放後宮內人

論于頔所進舞歌人事宜狀

論魏徵舊宅狀

論王鏐欲除官事宜狀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第七冊

卷四十二 奏狀二 凡二十四首

論孫璿張輔國狀

奏所聞狀

奏闕鄉縣禁囚狀

論承瓘職名狀

論元稹第三狀

請罷兵第二狀

請罷兵第三狀

論嚴綬狀

論孟元陽狀

謝官狀

奏陳情狀

謝官狀

謝蒙恩賜設狀

謝恩賜衣服狀

謝三月三日恩賜曲江宴會狀

謝九月九日恩賜曲江宴會狀

謝臘日恩賜口蠟狀

謝中和節恩賜尺狀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謝恩賜冰狀

謝賜新曆日狀

謝恩賜茶果等狀

謝賜設及匹帛狀

謝社日賜酒餅狀

卷四十三 奏狀三 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舉人自代狀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讓絹狀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論行營狀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

面臨境招諭事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

馬分付光顏事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卷四十四 奏狀四 表附 凡十七首

為宰相賀赦表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為宰相讓官表

為宰相賀雨表

為宰相賀殺賊表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為崔相陳情表

忠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淄青表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杭州刺史謝上表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為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為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為宰相謝官表

卷四十五 策林一 凡二十二道

策林序

一策頭 二道

二策項 二道

三策尾 三道

四美謙讓

五塞人望歸衆心

六教必成化必至

七不勞而理

八風化澆朴

九致和平復雍熙

十王澤流人心感

十一黃老術

十二政化速成

十三號令

十四辨興亡之由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十六議祥瑞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十八辨水旱之災

卷四十六 策林二 凡十七道

十九息游惰

二十平百貨之價

二十一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二十二不奪人利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二十五立制度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二十八尊賢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三十審官

三十一 大官乏人

三十二 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三十三 革吏部之弊

三十四 牧宰考課

三十五 使百職修皇綱振

卷四十七 策林三 凡十九道

三十六 達聰明致理化

三十七 決壅蔽

三十八 君不行臣事

三十九 使官吏清廉

四十 省官併俸減使職

四十一 議百司食利錢

四十二 議百官職田

四十三 議兵

四十四 銷兵數

四十五 復府兵置屯田

四十六 選將帥之方

四十七 御功臣之術

四十八 禦戎狄

四十九 備邊併將置帥

五十 議守險

五十一 議封建論郡縣

五十二 議井田阡陌

五十三 議肉刑

五十四 刑禮道

卷四十八 策林四 凡二十一道

五十五 止獄措刑

五十六 論刑法之弊

五十七 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五十八 去盜賊

五十九 議赦

六十 救學者之失

六十一黜子書

六十二議禮樂

六十三沿革禮樂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六十五議祭祀

六十六禁厚葬

六十七議釋教

六十八議文章

六十九探詩

七十納諫

七十一去諂佞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七十三養老

七十四睦親

七十五章典禁令

卷四十九 判 五十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
不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爲之
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
則勤學以待命互有是非未知孰是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
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

法司以亂法不許
得乙上封請永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

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奸生恐弊轉甚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

情所鍾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爲友人

責辭云銜君命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

藝帥云取其謀也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

云禱非禮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

蔭所司不許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

其違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

至

得景爲縣令教人袁木爲酪州司責其煩

擾辭云以備凶年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

思過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

辭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

撻之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

難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

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

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得景爲宰秋零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

若不零恐爲災

得丁爲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

之本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辛不殺之或責其

不悌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得甲爲將以篋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

矯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

不爲己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司

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得景於逆旅食噓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

主人云買之有處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

有司劾其不敬云本是贓物故不敢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

稱羸病不任事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清舉

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

文

得甲替乙爲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

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

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

八十餘歲有頽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

無例不許

得乙女將嫁於丁旣納幣而乙悔丁訴之

乙云未立婚書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

遂不卜或非之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

智賊也未知合用否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

其無勇略辭云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

江揚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

子惡野哭者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

七出甲云不敬

得乙爲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

辭云不見月章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

不許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

可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

稱三品已上散官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

皆信或謂之妖不伏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

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

在下未知孰是

得景請預駢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

格令欲科家長罪不伏

得甲夜行所司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

朝所司以犯禁不聽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

不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

也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

不徹懸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

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

云知我貧也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

賀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第八册

卷五十 判 五十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

爲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

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得乙掌宿息井樹賓至不誅相翔者御史

糾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

未供

得洛水瀑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

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苟

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

失人臣之節不伏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

舉劾訴稱曾受榮戟之賜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

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得乙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

悅則出何必有過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

寡兄弟不忍除也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

舜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

大理執不許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

不伏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

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

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

之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

故辱而激之也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

景云王者富人藏於天下故也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曰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得乙川遊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得景爲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

其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

罪之丁不許

得甲牛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

處相羝請賠半價丁不伏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

無所從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

無以爲禮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

仕甲云今見修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

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

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

得景爲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

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

忠於國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

非密事請當本罪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

訴云違未經十日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

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

愈疾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

所資請從人欲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

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得了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

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

云恤下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隱甲

云大義滅親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

申稱羣萃之秀出者不無限以常科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

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

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

難責實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

訓導之本不許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

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得乙家居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

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

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

交利也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

以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得甲爲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

未授官前已納采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

品同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

狼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

數縣司以數外賊論之不服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

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

云從死者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

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卷五十一 後集 後序 格詩歌行雜體

凡五十六首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題西亭

郡中西園

北亭臥

一葉落

崔湖州贈紅石琴薦煥如錦文無以答之

以詩酬謝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

霓裳羽衣歌

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

啄木曲

題靈巖寺

雙石

宿東亭曉興

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

花前歎

自詠五首

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爲解釋其義依

韻加四句

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

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莫中好風景二首

白太守行 劉禹錫

答

別蘇州

卯時酒

自問行何遲

除日答夢得同發楚州

問楊瓊

有感三首

宿滎陽

經溱洧

就花枝

喜雨

題道宗上人十韻 并序

寄皇甫賓客

寄庾侍郎

寄崔少監

醉題沈子明壁

勸酒

落花

對鏡吟

耳順吟寄敦詩夢得

別甌帳火爐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

九日代羅樊二伎招寄著作

憶舊遊

答崔賓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

勸我酒

贈韋處士六年夏大熱早

卷五十二 格詩雜體 凡六十首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 并序

和晨霞

和送劉道士遊天台

和櫛沐寄道友

和祝蒼華

和我年三首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

和寄樂天

和寄問劉白

和新樓北園偶集從孫公度周巡官韓

秀才盧秀才范處士小飲鄭侍御判

官周劉二從事皆先歸

和除夜作

和知非

和望曉

和李勢女

和酬鄭侍御東陽春閣放懷追越遊見

寄

和自勸二首

和雨中花

和晨興因報問龜兒

和朝迴與王鍊師遊南山下

和嘗新酒

和順之琴者

感舊寫真

授太子賓客歸洛

秋池二首

中隱

問秋光

引泉

知足吟

酬集賢劉郎中對月見寄兼懷元浙東

太湖石

偶作二首

葑池上舊亭

崔十八新池

翫止水

開崔十八宿予新昌敝宅時予亦宿崔家。

依仁新亭一宵偶同兩興暗合因而成

詠聊以寫懷

日長

三月三十日作

慵不能

晨興

朝課

天竺寺七葉堂避暑

香山寺石樓潭夜浴

嗟髮落

安穩眠

池上夜境

書紳

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

對火翫雪

六年寒食洛下宴遊贈馮李二少尹

苦熱中寄舒員外

閑夕

寄情

舒員外遊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

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

長句以贈之

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

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

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

吳宮辭

卷五十三 律詩 凡一百首

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鄞州先

贈長句

席上答微之

答微之上船後留別

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

答微之誇越州州宅

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刹之謔

因嘲茲石聊以寄懷

張十八員外以新詩二十五首見寄郡樓

月下吟翫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微之

酬微之

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微之

答微之詠懷見寄

酬微之誇鏡湖

雪中卽事寄微之

醉封詩筒寄微之

除夜寄微之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

及予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

呈微之

早春西湖閑遊愴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

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

暇偶成十八韻寄微之

答微之見寄

祭社宵興燈前偶作

閑臥

新春江次

春題湖上

早春憶微之

失鶴

自感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

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

同諸客攜酒早看櫻桃花

柳絮

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

病中書事

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

美而成篇因以此答

醉戲諸妓

北院

酬周協律

題石山人

詩解

潮

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

柘枝妓

急樂世辭

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

除官赴闕偶贈微之

留題郡齋

別州民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

西湖留別

重寄別微之

重題別東樓

別周軍事

看常州柘枝贈賈使君

汴河路有感

埽橋舊業

茅成驛

河陰夜泊憶微之

杭州迴舫

途中題山泉

欲到東洛得楊使君書因此報

洛下寓居

味道

好聽琴

愛詠詩

酬皇甫庶子見寄

臥疾

遠師

問遠師

小院酒醒

贈侯三郎中

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

酬楊八

履道新居二十韻

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

秋晚

分司

河南王尹初到以詩代書先問之

池西亭

臨池閑臥

吾廬

題新居寄宣州崔相公

憶杭州梅花因鈸舊遊寄蕭協律

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

早春晚歸

贈楊使君

贈皇甫庶子

池上竹下作

閑出覓春戲贈諸郎官

別春爐

汎小輪二首

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韻

夢行簡

船夜援琴

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

答劉和州

雲和

渡淮

春老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

春雪過皇甫家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

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詩見示因

鄙懷兼寄三相公

以二絕和之

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用

與皇甫庶子同遊城東

短章用申酬謝

洛城東花下作

自詠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吟前篇因寄微之

城東閑行因題尉遲司業水閣

紫薇花

寄皇甫七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

訪皇甫七

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

卷五十四 律詩 凡一百首

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題籠鶴

答客問杭州

登闔門隄望

代諸妓贈送周判官

秋寄微之十二韻

池上早秋

郡西亭偶詠

故衫

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

東城桂三首 并序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喚笙歌

對酒吟

偶飲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

宿湖中

揀貢橋書情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卽事寄崔湖州

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題新館

西樓喜雪命宴

新栽梅

酬劉和州戲題

戲和賈常州醉中二絕句

歲暮寄微之三首

歲日家宴戲示弟姪等兼呈張侍御二十

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

正月三日閑行

夜歸

自歎

郡中閑獨寄微之及崔湖州

小舫

馬陸強出贈同座

夜聞買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

因寄此詩

酬微之開拆新樓初畢相報未聯見戲之

作

病中多雨逢寒食

清明夜

蘇州柳

三月二十八日贈周判官

偶作

重答劉和州

奉送三兄

城上夜宴

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

吳櫻桃

春盡勸客酒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官宅

六月三日夜聞蟬

蓮石

眼病二首

題東武丘寺六韻

夜遊西武丘寺八韻

詠懷

重詠

百日假滿

九日寄微之

題報恩寺

晚起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

宿靈巖寺上院

酬別周從事二首

武丘寺路

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

二協律

吳宮詞

河亭晴望

留別微之

自喜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

江上對酒二首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製衣因寄行

簡

酒筵上答張居士

鸚鵡

聽琵琶妓彈略略

寫新詩寄微之偶題卷後

寶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後作

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

喜罷郡

答次休上人

卷五十五 律詩 凡一百首

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

思子臺有感二首

賦得邊城角

憶洛中所居

想歸田園

琴茶

贈楚州郭使君

和郭使君題枸杞

初到洛下閑遊

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太湖石

過敷水

南院

閑詠

初授祕監并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

新昌閑居招楊郎中兄弟

祕省後廳

松齋偶興

和楊郎中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

合宴席上作

松下琴贈客

秋齋

塗山寺獨遊

登觀音臺望城

登靈應臺北望

酬裴相公題興化小池見招長句

閑行

閑出

與僧智如夜話

憶廬山舊隱及洛下新居

晚寒

偶眠

華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創樓臺錢

左丞繼種花果合為勝境題在雅簷歲

暮獨遊悵然成詠

奉使塗中戲贈張常侍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

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

韻

題噴玉泉

酬皇甫賓客

種白蓮

答蘇庶子

答尉遲少監水閣重宴

和劉郎中傷鄂姬

贈東鄰王十三

早春同劉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

寄太原李相公

雪中寄令狐相公兼呈夢得

出使在途所騎馬死改乘肩輿將歸長安

偶詠旅懷寄太原李相公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

劉因為鶴歎二篇寄予以二絕句答

之

宿竇使君莊水亭

龍門下作

姚侍御見過戲贈

履道春居

題洛中宅

寄殷協律

洛下諸客就宅相送偶題西亭

答林泉

將發洛中枉令狐相公手札兼辱二篇龍

行以長句答之

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

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申賀

和錢華州題少華清光絕句

送陝府王大夫

代迎春花招劉郎中

翫迎春花贈楊郎中

閑出

座上贈盧判官

曲江有感

杏園花下贈劉郎中

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劉郎中

微之就拜尚書居易續除刑部因書賀意

兼詠離懷

和裴相公水傍絕句

喜與韋左丞同入南省因敍舊以贈之

伊州

早朝

答裴相公乞鶴

晚從省歸

北窗閑坐

酬嚴給事

京路

華州西

從陝至東京

送春

宿杜曲花下

逢舊

繡婦歎

春詞

恨詞

山石榴花十二韻

送敏中歸幽寧幕

宴散

人定

池上

池窗

花酒

題崔常侍濟源莊

認春戲呈馮少尹李郎中陳主簿

春風

魏堤有懷

柘枝詞

代夢得吟

寄答周協律

卷五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九十

九首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稼

謹書盛事以俟采詩

贈悼懷太子挽歌辭二首

雨中招張司業宿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送陝州王司馬建赴任

對琴待月

楊家南亭

早寒

齋月靜居

宿裴相公興化池亭

和劉郎中望終南山秋雪

廣府胡尚書頻寄詩因答絕句

送鶴與裴相公臨別贈詩

令狐相公拜尚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

劉郎中先和因以繼之

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

讀鄂公傳

賦得烏夜啼

鏡換盃

冬夜聞蟲

雙鸚鵡

贈朱道士

昨以拙詩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

新作十首惠然報示首數雖等工拙不倫

重以一章用伸答謝

和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拆壁開

軒旦夕對翫偶題七言五韻

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見和憶吳中舊遊五

韻

見殷羨潘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詩中多

敘蘇杭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

聞新蟬贈劉二十八

贈王山人

和劉郎中學士題集賢閣

觀幻

病假中廬少尹攜魚酒相過

聽田順兒歌

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

酬令狐相公春日尋花見寄六韻

和劉郎中曲江春望見示

送東都留守令狐尚書赴任

自題新昌居止因招楊郎中小飲

南園試小樂

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

酬鄭侍御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

和春深二十首

詠家醞十韻

池鶴二首

對酒五首

僧院花

老戒

洛橋寒食日作十韻

快活

送令狐相公赴太原

不出

惜落花

老病

憶晦叔

送徐州高僕射赴鎮

琴酒

聽幽蘭

六年秋重題白蓮

元相公挽歌詞三首

臥聽法曲霓裳

結之

五鳳樓晚望

寄劉蘇州

送客

秋思

酬夢得秋夕不寐見寄

題周家歌者

憶夢得

贈同座

失婢

夜招晦叔

戲答皇甫盩

和楊師曠傷小姬英英

池邊卽事

聞樂感鄰

第九册

卷五十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九十

首

戊申歲暮詠懷三首

贈夢得

想東遊五十韻 并序

病免後喜除賓客

長樂亭留別

陝府王大夫相迎偶贈

別陝州王司馬

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

答崔十八見寄

令狐尙書許過敝居先贈長句

贈甫皇賓客

自題

歸履道宅

答崔十八

問江南物

偶詠

蕭庶子相過

答蘇六

答尉遲少尹問所須

秋遊

詠閑

偶作

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

同崔十八宿龍門兼寄令狐尙書馮常侍

答蘇庶子月夜聞家僮奏樂見贈

遊平泉贈晦叔

偶吟

不出門

白蓮花池汎舟

勸病鶴

酬令狐留守尙書見贈十韻

臨都驛送崔十八

池上卽事

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

酬裴相公見寄二絕

雨中訪崔十八

答夢得聞蟬見寄

拜表早出贈皇甫賓客

得夢得新詩

對鏡

勸酒十四首 并序

何處難忘酒七首

不如來飲酒七首

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

卽事

期宿客不致

問移竹

重陽石上賦白菊

偶吟二首

夜題白泉寺

何處春先到

勉閑遊

寄兩銀榼與裴侍郎因題兩絕

小橋柳

哭微之二首

馬上晚吟

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

福先寺雪中餞劉蘇州

醉中重留夢得

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兼酬所贈

任老

勸歡

答王尚書問履道池舊橋

晚歸府

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遊者

夜從法王寺下歸嶽寺

宿龍潭寺

嵩陽觀夜奏霓裳

過元家履信宅

和杜錄事題紅葉

題崔常侍濟上別墅

過溫尚書舊莊

天壇峯下贈杜錄事

贈僧五首

鉢塔院如大師

神照上人

自遠禪師

宗實上人

清閑上人

彈秋思

自詠

分司初到洛中偶題六韻兼戲呈馮尹

卷五十八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

首

洛陽春

恨去年

早出晚歸

魏王堤

嘗黃醅新耐億微之

勸行樂

老慵

酬別微之

子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

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

一以自嘲

自嘲

自問

晚桃花

夜調琴憶崔少卿

阿崔

贈鄰里往還

王子晉廟

晚起

酬皇甫賓客

池上贈韋山人

無夢

對小潭寄遠上人

閑吟二首

獨遊玉泉寺

晚出尋人不遇

苦熱

銷暑

行香歸

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員外鄭二侍御同年

四人遊龍門有感而作

池上小宴問程秀才

橋亭卯飲

舟中夜坐

戲和微之答竇七行軍之作

閑忙

西風

題西亭

觀游魚

看採蓮

看採菱

天老

秋池

登天宮閣

新雪二首

日高臥

和微之任校書郎日過三鄉

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隴月花枝之詠

和微之歎槿花

思往喜今

題平泉薛家雪堆莊

和微之道保生三日

哭皇甫七郎山

晚起

疑夢二首

夜宴惜別

歸來二周歲

吾土

題岐王舊山池石壁

病眼花

早飲醉中除河南尹勅到

除夜

府西池

天津橋

不准擬二首

府中夜賞

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卽事招賓偶題十六

韻

哭崔兒

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

府齋感懷酬夢得

齋居

與諸道者同遊二室至九龍潭作

履道池上作

六十拜河南尹

重修府西水亭院

與諸公同出城觀稼

水堂醉臥問杜三十一

歲暮言懷

座中戲呈諸少年

雪後早過天津橋偶呈諸客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

早春雪後贈洛陽李長官長水鄭明府二

同年

醉吟

府酒五絕

變法

招客

辨味

自勸

諭妓

晚歸早出

南龍興寺殘雪

天宮閣早春

履道居三首

和夢得冬日晨興

雪夜對酒招客

贈晦叔憶夢得

醉後重贈晦叔

睡覺

卷五十九 碑誌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十

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華嚴經社石記

吳郡詩石記

吳興靈鶴贊

錢塘湖石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三教論衡

沃州山禪院記

修香山寺記

薦李晏章楚狀

與劉蘇州書

卷六十 碑序解祭文記 凡十二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池上篇 并序

因繼集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祭弟文

祭李司徒文

祭徵之文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崔府君

神道碑銘 并序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

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

和尚茶毗幢記

卷六十一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 凡十

八首

酒功贊 并序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

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

誌銘 并序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溧水縣令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序洛詩

畫彌勒上生幘贊 并序

繡西方幘贊 并序

祭崔相公文

祭崔常侍文

磐石銘 并序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齒落辭 并序

醉吟先生傳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卷六十二 律詩 凡四十八首

詠興五首 并序

解印出公府

出府歸吾廬

池上有小舟

白香山集 一目錄

四月池水滿

小庭亦有月

再授賓客分司

把酒

首夏

代鶴

立秋夕有懷夢得

哭崔常侍晦叔

新秋晚興

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員外

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秋池獨汎

冬日早起閑詠

歲暮

南池早春有懷

古意

山遊示小妓

神照禪師同宿

張常侍相訪

早夏遊宴

感白蓮花

詠所樂

思舊

寄盧少卿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詠懷

北窗三友

吟四雖

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卽事詩二十六

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詞繁輒廣爲五

百言以伸酬獻

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

張常侍池涼夜閑讌贈諸公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

送呂漳州

短歌行

詠懷

府西亭納涼歸

老熱

新秋喜涼因寄兵部楊侍郎

懶放二首呈劉夢得吳方之

六十六

三適贈道友

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

寒食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

卷六十三 格詩 凡四十八首

題裴晉公女儿山刻石詩後

洛陽有愚叟

飽食閑座

閑居自題

覽鏡喜老

風雪中作

對琴酒

雪中晏起偶詠所懷兼呈張常侍章庶子

皇甫郎中

和裴侍中南園靜興見示

春寒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

犬齋

夢劉二十八因詩問之

閑吟

西行

東歸

途中作

小臺

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題文集櫃

早熱二首

偶作二首

雨歇池上

開衿

自賓客遷太子少傅分司

自在

詠史

因夢有悟

池上作

何處堪避暑

詔下

七月一日作

春遊

題天竺南院贈闕元旻清四上人

哭師臯

隱几贈客

夏日作

晚涼偶詠

酬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示兼呈夢得

小臺晚坐憶夢得

種桃歌

狂言示諸姪

秋涼閑臥

酬思黯相公見過敝居戲贈

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

第十冊

製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

卷六十四 律詩 凡一百首

六年冬暮贈崔常侍晦叔

戲招諸客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

七年元日對酒五首

七年春題府廳

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蘇州劉郎中

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

筭

洛中春遊呈諸親友

酬舒三員外見贈長句

將歸一絕

罷府歸舊居

睡覺偶吟

問支琴石

自喜

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爲

三十韻以和之

感舊詩卷

酬李二十侍郎

和夢得

贈草堂宗密上人

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

贈皇甫六張十五李二十三賓客

微之敦詩晦叔相次長逝歸然自傷因成

二絕

池上閑詠

涼風歎

和高僕射罷節度讓尚書授少保分司喜

遂山水之作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

送楊八給事赴常州

聞歌者唱微之詩

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鎮浙東

醉別程秀才

自詠

把酒思閑事二首

衰荷

池上送考功崔郎中兼別房賈二妓

自問

送陳許高僕射赴鎮

青氈帳二十韻

答夢得秋日書懷見寄

同諸客題于家公主舊宅

答夢得八月十五日夜翫月見寄

初冬早起寄夢得

冬夜聽高調涼州

香山寺二絕

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關

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遙想宴賀以詩慶之

藍田劉明府攜酎相過與皇甫郎中卯時

同飲醉後贈之

劉蘇州以華亭一鶴遠寄以詩謝之

早春憶蘇州寄夢得

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負春

池上閑吟二首

早春招張賓客

營閑事

感春

春池上戲贈李郎中

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

池邊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姪等勸令小飲因

成長句以諭之

送常秀才下第東歸

且遊

題王家莊臨水柳亭

題令狐家木蘭花

拜表迴閑遊

西街渠中種蓮疊石頗有幽致偶題小樓

晚春閑居楊工部寄詩楊常州寄茶同到

因以長句答之

玉泉寺南三里澗下多深紅躑躅繁豔殊

常感惜題詩以示遊者

早服雲母散

三月晦日日晚聞鳥聲

早夏遊平原迴

宿天竺寺迴

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門

思往感今輒獻長句

奉和晉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師感悅

發中斐然成韻

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菩提寺上方晚眺

楊柳枝詞八首、

浪淘沙詞六首

卷六十五 律詩 凡八十二首

讀老子

讀莊子

讀禪經

感興二首

問鶴

代鶴答

閑臥有所思二首

喜閑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

科而所得已多爲幸斯甚偶成狂詠聊

寫愧懷

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絕句

閑臥

春早秋初因時卽事兼寄浙東李侍郎

新秋喜涼

初夏閑吟兼呈章賓客

哭崔二十四常侍

奉酬侍中夏中雨後遊城南莊見示八韻

送兖州崔大夫駙馬赴鎮

少年問

問少年

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謔

代林園戲贈

戲答林園

重戲贈

重戲答

早秋登天宮寺閣贈諸客

曉上天津橋閑望偶逢盧郎中張員外攜

酒同傾

八月十五日夜同諸客翫月

對晚開夜合花贈皇甫郎中

醉遊平泉

題贈平泉韋徵君拾遺

酬皇甫郎中對新菊花見憶

夜宴醉後留獻裴侍中

和韋庶子遠坊赴宴未夜先歸之作兼呈

裴員外

集賢池答侍中問

楊柳枝二十韻

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見憶

老去

送宗實上人遊江南

和同州楊侍郎誇柘枝見寄

冬初酒熟二首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

寄李相公

冬日平泉路晚歸

利仁北街作

洛陽堰閑行

過永寧

往年稠桑會喪白馬題詩廳壁今來尚存

又復感懷更題絕句

羅敷水

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鎮立馬贈別

和楊同州寒食乾坑會後聞楊工部欲到

知子與工部有宿盟

和劉汝州酬侍中見寄長句因書集賢坊

勝事戲而問之

池上二絕

白羽扇

五月齋戒罷宴徹樂開章賓客皇甫郎中

飲會亦稀又知欲攜酒饌出齋先以長

句呈謝

閑園獨賞

種柳三詠

偶吟

池上卽事

南塘暝興

小宅

諭親友

龍門送別皇甫澤州赴任韋山人南遊

劉蘇州寄釀酒糯米李浙東寄楊柳枝舞

衫偶因嘗酒試衫輒成長句寄謝之

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

寄楊六侍郎

章七自太子賓客再除祕書監以長句賀

而餞之

酒熟憶皇甫十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卽事重題

將歸渭村先寄舍弟

看嵩洛有感

詠懷

詠老贈夢得

卷六十六 律詩 凡九十九首

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卽事

自題小草亭

自詠

新亭病後獨坐招李侍郎公垂

閑臥寄劉同州

殘酌晚凜

喜見劉同州夢得

裴令公席上贈別夢得

尋春題諸家園林

又題一絕

家園三絕

老來生計

早春題少室東巖

早春卽事

歎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二絕

春來頻與李二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

二月二日

春和令公綠野堂種花

清明日登老君閣望洛城贈韓道士

三月三日

雨中聽琴者彈別鶴操

酬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遇同

宴見贈

喜與楊六侍御同宿

殘春詠懷贈楊慕巢侍郎

閑居春盡

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池上逐涼二首

香山避暑二絕

老夫

香山下卜居

無長物

宿香山寺酬廣陵牛相公見寄

以詩代書寄戶部楊侍郎勸買東鄰王家

宅

贈談君

初入香山院對月

題龍門堰西澗

秋霖中奉裴令公見招早出赴會馬上先

寄六韻

嘗酒聽歌招客

八月三日夜作

病中贈南鄰覓酒

曉眠後寄楊戶部

秋雨夜眠

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

齋戒滿夜戲招夢得

和令公問劉賓客歸來稱意無之作

酬夢得窮秋夜坐卽事見寄

偶於維陽牛相公處覓得箏筆未到先寄

詩來走筆戲答

答夢得秋庭獨坐見贈

長齋月滿攜酒先與夢得對酌醉中同赴

令公之宴戲贈夢得

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見寄二十四韻

吳祕監每有美酒獨酌獨醉但蒙詩報不

以飲招輒此戲酬兼呈夢得

酬夢得霜夜對月見懷

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

遣報書偶題長句

雪中酒熟欲攜訪吳監先寄此詩

酬令公雪中見贈訝不與夢得同相訪

題酒甕呈夢得

迂叟

洛下閑居寄山南令狐相公

惜春贈李尹

對酒勸令公開春遊宴

與夢得偶同到敦詩宅感而題壁

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

嫂二絕

閑遊卽事

六十六

池上早春卽事招夢得

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

令公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二篇

春夜宴席上戲贈裴淄州

贈夢得

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作先以六韻寄之

三月三日祓禊洛濱

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二楊尚書

喜小樓西新柳抽條

晚春酒醒尋夢得

感事

和裴令公南莊一絕

宅西有流水牆下構小樓臨翫之時頗有

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

題五絕

偶作

同夢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飲見贈

幽居早秋閑詠

和令狐僕射小飲聽阮咸

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送盧郎中赴河東裴令公幕

送李滁州

長齋月滿寄思黯

冬夜對酒寄皇甫十

歲除夜對酒

卷六十七 律詩 凡七十五首

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

和東川楊慕巢尚書府中獨坐感感在懷

見寄十四韻

分司洛中多暇數與諸客宴遊醉後狂吟

偶成十韻因招夢得賓客兼呈思黯奇

章公

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

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

夢得臥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

酬思黯戲贈

又戲答絕句

令狐相公與夢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

淺一聞薨逝相顧泫然旋有使來得前

月未歿之前數日書及詩寄贈夢得哀

吟悲歎寄情於詩詩成示予感而繼和

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

州李尚書

看夢得題答李侍郎詩詩中有文星之句

因戲和之

閑適

戲答思黯

酬裴令公贈馬相戲

新歲贈夢得

早春持齋答皇甫十見贈

戲贈夢得兼呈思黯

早春憶遊思黯南莊因寄長句

酬皇甫十早春對雪見贈

奉和思黯自題南莊見示兼呈夢得

送韋春李十九使君赴郡

自題酒庫

寒食日寄楊東川

醉後聽唱桂華曲

酬夢得以子五月長齋延僧徒絕賓友見

戲十韻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大原龍泉億

去歲禊洛見示之作

又和令公新開龍泉晉水二池

早夏曉興贈夢得

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峯亭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

狀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奉和思黯相公雨後林園四韻見示

晚夏閑居絕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

寄李蘄州

憶江南詞三首

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後感秋見贈

久雨閑悶對酒偶吟

雨後秋涼

酬夢得早秋夜對月見寄

題謝公東山障子

謝楊東川寄衣服

詠懷寄皇甫朗之

東城晚歸

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

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

章服命賓開宴用慶恩榮賦長句見示

自詠

夢得相過撥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

兼寄繼之待價二相府

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見贈

慕巢尚書書云室人欲爲買置一歌者非

所安也以詩相報因而和之

杪秋獨夜

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

蘇州故吏

得楊湖州書頗誇撫民接賓縱酒題詩因

以絕句戲之

天宮關秋晴晚望

酬夢得暮秋晴夜對月相憶

同夢得和思黯見贈來詩中先敘三人同

識之歡次有歎髮髮漸衰嫌孫子催老

之意因酬妍唱兼吟鄙懷

聽歌

三年冬隨事鋪設小堂寢處稍似穩暖因

念衰病偶吟所懷

初冬卽事呈夢得

自罷河南已換七尹每一入府悵然舊遊

因宿內廳偶題西壁兼呈韋尹常侍并

贈張處士章山人

天寒晚起引酌詠懷寄許州王尙書汝州

李常侍

四年春

白髮

追歡偶作

公垂尙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

之

西樓獨立

書事詠懷

酬夢得比萱草見贈

問皇甫十

早春獨登天宮閣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絕句

長洲曲新詞

卷六十八 律詩 一百首

病中詩十五首 并序

初病風

枕上作

答開上人來問因何風疾

病中五絕

送嵩客

罷灸

賣駱馬

別柳枝

就援偶酌戲諸詩酒舊侶

歲暮呈思黯相公皇甫朗之及夢得尚

書

自解

歲暮病懷贈夢得

雪後過集賢裴令公舊宅有感

酬夢得貧居詠懷見贈

酬夢得見喜疾瘳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感蘇州舊舫

感舊石上字

見敏中初到邠寧秋日登城樓詩詩中頗

多鄉思因以寄和

齋戒

戲禮經老僧

近見慕巢尚書詩中屢有歎老思退之意

又於洛下新置郊居然寵寄方深歸心

太速因以長句戲而諭之

對鏡偶吟贈張道士抱元

病入新正

臥疾來早晚

強起迎春戲寄思黯

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

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

病後寒食

老病相仍以詩自解

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出城贈

別

春暖

殘春晚起伴客笑談

送唐州崔使君侍親赴任

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

病中辱崔宣城長句見寄兼有餽綺之贈

因以四韻協而和之

前有別柳枝絕句夢得繼和云春盡絮飛

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

池上早夏

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

呈夢得

開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首

時熱少見客因詠所懷

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

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

齋

足疾

晚池汎舟遇景成詠贈呂處士

夢微之

感秋詠意

老病幽獨偶吟所懷

和楊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兼招

本曹楊侍郎同行

在家出家

夜涼

繼之尙書自余病來寄遺非一又蒙覽辭
吟先生傳題詩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

酬謝

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

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偶題鄧翁

早入皇城贈王留守僕射

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

改業

山下留別佛光和尙

山中五絕句

嶺上雲

石上苔

林下樗

澗中魚

洞中蝙蝠

自戲三絕句

心問身

身報心

心重答身

會昌元年春五絕句

病後喜過劉家

贈舉之僕射

盧尹賀夢得會中作

題朗之槐亭

勸夢得酒

過裴令公宅二絕句

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

旱熱

題崔少尹上林坊新居

新澗亭

對酒有懷寄李十九郎中

楊六尚書頻寄新詩詩中多有思閑相就

之志因書鄙意報而諭之

偶吟自慰兼呈夢得

寄潮州繼之

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

雪朝乘輿欲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韻戲

之

贈思黯

聽歌六絕句

聽都子歌

樂世

水調

想夫憐

何滿子

離別難詞

閑樂

卷六十九 半格詩 律詩附 凡九十五

首

立秋夕涼風忽至炎暑稍消即事詠懷寄

汴州節度使李二十尚書

開成二年夏聞新蟬贈夢得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

春日閑居三首

小閣閑坐

遊平泉宴溫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池上幽境

夏日閑放

和思黯居守獨吟偶醉見示六韻時夢得

和篇先成頗爲麗絕因添兩韻繼而美

之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

洗竹

新沐浴

三年除夜

自題小園

病中宴坐

戒藥

贈夢得

逸老

遇物感興因示子弟

首夏南池獨酌

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

閑起偶吟招鄭庶子皇甫郎中

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韻

頗有幽趣以詩記之

閑題家池寄王屋張道士

李盧二中丞各創山居俱誇勝絕然去城

稍遠來往頗勞敝居新泉實在宇下偶

題十五韻聊戲二君

北窗竹石

飲後戲示弟子

閑坐看書貽諸少年

夢上山

對酒閑吟贈同老者

晚起閑行

香山居士寫真詩 并序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

弘農郡君

不出門

感舊 并序

送毛仙翁

達哉樂天行

春池閑訊

池上寓興二絕

宴後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

和敏中洛下卽事

送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南侍御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

之

閑居自題戲招宿客

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

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

閏九月九日獨飲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

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寒亭留客

新小灘

和李中丞與李給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

履道西門二首

偶吟

雪夜小飲贈夢得

歲暮夜長病中燈下聞盧尹夜宴以詩戲

之且爲來日張本也

病中數會張道士見譏以此答之

卯飲

寄題餘杭郡樓兼呈裴使君

楊六尙書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

對舉盃寄贈絕句

喜入新年自詠

灘聲

老題石泉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感

舊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

出齋日喜皇甫十早訪

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

酬南洛陽早春見贈

對新家醞甃自種花

搗酒往朗之莊居同飲

以詩代書酬慕巢尚書見寄

春盡日

招山僧

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

題新澗亭兼酬寄朝中親故見贈

病中看經贈諸道侶

遊豐樂招提佛光三寺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

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

池畔逐涼

池鶴八絕句

雞贈鶴

鶴答雞

烏贈鶴

鶴答烏

鶯贈鶴

鶴答鶯

鵝贈鶴

鶴答鵝

談氏小外孫王童

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臯上人

客有說

答客說

哭劉尚書夢得二首

卷七十 碑記銘吟偈 凡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

家廟碑銘 并序

白蘋洲五亭記

畫西方幀記

畫彌勒上生幀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不能忘情吟 并序

六讚偈 并序

讚佛偈

讚法偈

讚僧偈

衆生偈

懺悔偈

發願偈

卷七十一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五十

五首

昨日復今辰

病瘡

游趙村杏花

刑部尙書致仕

初致仕後戲酬留守牛相公

問諸親友

戲問牛司徒

不與老爲期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閑坐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道場獨坐

偶作寄朗之

狂吟七言十四韻

喜裴濤使君攜詩見訪醉中戲贈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宿府池西亭

閑眠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

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

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

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

非敢繼和前篇云

白尚書篇

河南尹盧貞和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和

齋居春夕感事遣懷

每見呂南一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

成長句以詠所懷

七老會詩

歡喜二偈

閑居貧活

贈諸少年

感所見

寄黔州馬常侍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

閑居

新秋夜雨

春眠

喜老自嘲

能無愧

河陽石尚書破迴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鷲

鷲繪畫爲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

美之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齋居偶作

詠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

踰三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

交情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

公

讀道德經

禽蟲十二章

後記

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後序

白香山集

卷一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 凡六十三首

賀雨詩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責已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僮僕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爲悠悠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爲喜。歲易儉爲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讀張籍古樂府詩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齋詩。可勸薄夫淳。

白香山集 二詩

一

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祕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孔戡詩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滋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爲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爲閑官。竟不得一日。饗饗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爲生民。生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賢。爲天果愛民。胡爲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凶宅詩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鼻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嗜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夢仙詩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飄飄。玉鸞俄鏗鏘。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纒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祕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凌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輶轔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蠶壤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詩 時爲蓋屋縣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盞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題海圖屏風詩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沉浮。突兀海底鼉。首冠三神丘。鉤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謂茲鼉可求。最屬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鼉既頓頷。諸鼉齊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總咽喉。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畫良有由。

羸駿詩

驂驅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踏冰水畔立。臥雪塚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擾擾。有吏徵芻粟。輸彼軍廢中。化作驚駘肉。

廢琴詩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玉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容冷冷。不辭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都尉古劍詩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讎。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雲居寺孤桐詩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

京兆府新栽蓮詩

時爲監匡尉趨府作

汚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有清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中日。花葉媚青漣。今來不得地。顛頽府門前。

月夜登閣避暑詩

旱久炎氣甚。中人若燔燒。清風隱何處。草樹不動搖。何以避暑氣。無如出塵囂。行行都門外。佛閣正嵒峩。清涼近高生。煩熱委靜銷。開襟當軒坐。意泰神飄飄。迴看歸路傍。禾黍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初授拾遺詩

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尙無過斯位。況予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慚非青雲器。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

贈元稹詩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難。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處誓不諛。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爲同心友。三及芳歲蘭。花下鞍馬遊。雪中盃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爲同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哭劉敦質詩

小樹兩株柏。新土三尺墳。蒼蒼白露草。此地哭劉君。哭君豈無辭。辭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弔。窮悴至終身。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速。龍亢彼無悔。螻屈此不伸。哭罷持此辭。吾將詰義文。

答友問詩

大圭廣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

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雜興三首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繡臂花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合爲荒。刑政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月天。春雁正離離。美人挾銀鑊。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行。斂翅避蛾眉。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日。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載斷鮮肥。

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墜入王宮裏。越波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澹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葉。但愛芙蓉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閭門外。千里稻苗死。吳王心日侈。服翫盡奇瓌。身臥翠羽帳。手持紅玉盃。冠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徘徊。小人知所好。懷寶四方來。奸邪得藉手。從此佞門開。古稱國之寶。穀米與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伍員諫已死。浮屍去不迴。姑蘇臺下草。麋鹿暗生麇。

宿紫閣山北村詩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庭中有奇樹。種來三。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讀漢書詩

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每讀元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爲國者。不得學天時。寄言爲臣者。可以鑑於斯。

贈樊著作詩

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爲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關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爲親。從使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爲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賢者不爲名。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輩。身死名亦淪。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蜀路石婦詩

道傍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爲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一十載。婦獨守孤榮。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寧。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珮聲。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折劍頭詩

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峯頭。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

登樂遊園望詩

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烟雲。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荆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

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紛無極。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樹。秋至先改色。不愛楊柳枝。春來軟無力。憐君別我後。見竹長相憶。常欲在眼前。故栽庭戶側。分首今何處。君南我在北。吟我贈君詩。對之心惻惻。

感鶴詩

鶴有不羣者。飛飛在野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貞姿自耿介。雜鳥何翩跹。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一興嗜欲念。遂爲增繳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羣雞前。不惟懷稻粱。兼亦競腥羶。不唯戀主人。兼亦狎鳥鳶。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

春雪

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

寒銷春茫蒼，氣變風凜冽。上林草盡沒，曲江冰復結。紅乾杏花死，綠凍楊枝折。所憐物性傷，非惜年芳絕。上天有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苟反常，物生皆天闕。我觀聖人意，魯史有其說。或記水不冰，或書霜不殺。上將儆正教，下以防災孽。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

高僕射詩

富貴人所愛，聖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禮經內。玄元亦有訓，知止則不殆。二疏獨能行，遺跡東門外。清風久銷歇，迨此尚千載。斯人古亦稀，何況今之世。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唯有高僕射，七十懸車蓋。我年雖未老，歲月亦云邁。預恐耄及時，貪榮不能退。中心私自儆，何以爲我戒。故作僕射詩，書之於大帶。

白牡丹詩 和錢學士作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閉在深寺中，車馬無來聲。唯有錢學士，盡日遶叢行。憐此皓然質，無人自芳馨。衆嫌我獨賞，移植在中庭。留光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唐昌玉蕊花，攀翫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始知無正色，愛惡隨人情。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并。君看入時者，紫豔與紅英。

贈內詩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尙相勉，而况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綰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

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寄唐生詩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尙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瑟淡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羣盜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爲哭詞。

傷唐衢二首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傷心事。不爲長歎息。忽聞唐衢死。不覺動顏色。悲端從東來。觸我心惻惻。伊昔未相知。偶遊滑臺側。同宿李翱家。一言如舊識。酒酣出送我。風雪黃河北。日西並馬頭。語別至昏黑。君歸向東鄭。我來遊上國。交心不交面。從此重相憶。憐君儒家子。不得詩書力。五十著青衫。試官無祿食。遺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散在京華間。何人爲收得。

二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譽。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唯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輿歎嗟。再吟垂涕泗。

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此人無復見。此詩尤可貴。今日開篋看。蠹魚損文字。不知何處葬。欲問先歔歔。終去哭墳前。還君一掬淚。

問友詩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蘭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沈吟意不決。問君合何如。

悲哉行

悲哉爲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爲。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梁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薄徒飲。暮有倡樓期。封錢還酒債。堆金選娥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君獨傷悲。

紫藤詩

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疏。誰謂好顏色。而爲害有餘。下如蛇屈盤。上若繩繫紆。可憐中間樹。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嫋嫋挂空虛。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爲害。有似諛佞徒。附著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盡其夫。可憐壞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與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辯。滋蔓信難圖。願以藤爲誡。銘之於座隅。

放鷹詩

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兔肥。下轉隨指顧。百獮無一遺。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本爲鳥所設。今爲人所資。孰能使之然。有術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飢飽時。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飢。飢則力不足。飽則背人飛。乘飢縱搏擊。未飽須繫維。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聖明馭英雄。其術亦如斯。鄙語不可棄。吾聞諸獵師。

慈烏夜啼詩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燕詩示劉叟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鶯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迴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采地黃者詩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采之將何用。持以易糲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

初入太行路詩

天冷日不光。太行峯蒼莽。嘗聞此中險。今我方獨往。馬蹄凍且滑。羊腸不可上。若比世路難。猶自平於掌。

鄧飭張徹落第詩

古琴無俗韻。奏罷無人聽。寒松無妖花。枝下無人行。春風十二街。軒騎不暫停。奔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衆目悅芳豔。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鄧衛。琴亦不改聲。懷哉二夫子。念此無自輕。

送王處士詩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待客禮不足。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遐舉如雲鶴。寧歸白雲外。飲水臥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終南山正綠。

村居苦寒詩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迴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願我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絁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飢凍苦。又無傭畝勤。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

納粟詩

有吏夜扣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碌。常聞古人語。損益周必復。今日諒甘心。還他太倉穀。

薛中丞詩

百人無一直。百直無一遇。借問遇者誰。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誠。守直心甚固。皇明燭如日。再使乘王度。

奸豪與佞巧，非不憎且懼。直道漸光明，邪謀難蓋覆。每因匪躬節，知有匡時具。張爲墜網綱，倚作頽簷柱。悠哉上天意，報施紛迴互。自古已冥茫，從今尤不諭。豈與小人意，昏然同好惡。不然君子人，何反如朝露。裴相昨已失，薛君今又去。以我惜賢心，五年如日暮。况聞善人命，長短繫運數。今我一涕零，豈爲中丞故。

秋池二首

前池秋始半，卉物多摧壞。欲暮槿先萎，未霜荷已敗。默然有所感，可以從茲誠。本不種松筠，早凋何足怪。鑿池貯秋水，中有蘋與芰。天旱水暗銷，場然委空地。有似汎汎者，附麗權與貴。一旦恩勢移，相隨共憔悴。

夏旱詩

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燥我田畝。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惘然望歲者，出門何所覩。但見棘與茨，羅生徧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

諭友詩

昨夜霜一降，殺君庭中槐。乾葉不待黃，索索飛下來。憐君感節物，晨起步前階。臨風踏葉立，半日顏色衰。西望長安城，歌鍾十二街。何人不歡樂，君獨心悠哉。白日頭上走，朱顏鏡中頽。平生青雲心，銷化成死灰。我今贈一言，勝飲酒千盃。其言雖甚鄙，可破悒悒懷。朱門有勳賢，陋巷有顏回。窮通各問命，不繫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丘中有一士 命首句爲題二首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踏要路行。舉動無尤悔，物莫與之爭。

藜藿不充腸。布褐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歎聲。豈是愛貧賤。深知時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薰如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沈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新製布裘詩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朝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杏園中棗樹詩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皺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爲不自知。生花此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棗亦在其間。如嬖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寄言遊春客。乞君一迴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君求悅目豔。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蝦蟆詩 和張十六

嘉魚薦宗朝。靈龜貢邦家。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牙。蠶蠶水族中。無用者蝦蟆。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蟆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諠譁。豈唯玉池上。汚君清冷波。可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跳躑隨姮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寄隱者

寶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

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祿厚食萬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放魚 自此後詩到江州作

曉日提竹籃。家童買春蔬。青青芹蕪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煦濡。傾籃寫地上。拔刺長尺餘。豈唯刀机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卽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文柏牀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爲風烟樹。暮爲宴寢牀。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玄班狀狸首。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翫。終乏周身防。華彩誠可愛。生理苦已傷。方知自殘者。爲有好文章。

潯陽三題 并序

廬山多桂樹。濠浦多脩竹。東林寺有白蓮華。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爲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翦棄其竹。白眼於蓮花者。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

廬山桂

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飄零委何處。乃落匡廬山。生爲石上桂。葉如翦碧鮮。

枝幹日長大，根發日牢堅。不歸天上月，空老山中年。廬山去咸陽，道里三四千。無人爲移植，得入上林園。不及紅花樹，長栽溫室前。

濫浦竹

潯陽十月天，天氣仍溫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玄冥氣力薄，草木冬猶綠。誰肯濫浦頭，迴眼看脩竹。其有願阿者，持刀斬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蓋牆屋。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胡爲取輕賤，生此西江曲。

東林寺白蓮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萼萼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麤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慚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結纔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大水

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閭閻半漂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况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有傭舟子，鼓櫂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後，水涸爲平地。

卷二

諷諭二 古調詩五言 凡五十八首

續古詩十首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積。伶俜獨居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析。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歿。妾心無改易。生作閨中婦。死作山頭石。掩淚別鄉里。飄飄將遠行。茫茫綠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壠。高低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聲。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樞馬非不肥。所苦長藝維。象豕非不飽。所憂竟爲饑。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丈澗底死。寸莖山上春。可憐苦節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雙鬢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闕。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露蘭。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爲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邯鄲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恩榮連九族。栖栖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末。得廁門館間。東閣有旨酒。中堂有管絃。何爲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客子中夜嘆。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條苦悲嗟。我本幽閒女。結髮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內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來。恩薄譏言多。冢婦獨守禮。羣妾互奇表。但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

容光未銷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得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豈無盈樽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遊觀遶林渠。澹澹春水暖。東風生綠蒲。上有和鳴鴈。下有掉尾魚。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而我方獨處。不與之子俱。願彼自傷已。禽魚之不如。出遊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春日日出。瞳瞳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中國何所有。滿地青青葵。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秦中吟十首 并序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說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纒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時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櫺比。高牆外迴環。累累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烟。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忤。高堂虛且迴。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桃櫻。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慚慚。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闈。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如多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不致任。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髮昏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愛子孫。

挂冠顧翠綉。懸車借朱輪。金章腰不勝。僂僕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請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勳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貴。爲文彼何人。想見筆下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惇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罇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璧洞庭橘。鱠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五絃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胸撫。大聲粗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

歌舞

秦中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

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庭尉居上頭。日中一爲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闕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淺淺五束素。上張幄幕庇。傍織巴籬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贈友詩五首 并序

吾友有王佐之才者。以致君濟人爲己任。識者深許之。因贈是詩。以廣其志云。

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君出臣奉行。謂之握金鏡。由茲六氣順。以遂萬物性。時令一反常。生靈受其病。周漢德下衰。王風始不競。又從斬晁錯。諸侯益強盛。百里不同禁。四時自爲政。盛夏興土功。方春剽人命。誰能救其失。待君佐邦柄。峨峨象魏門。懸法彝倫正。

銀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濱。南人棄農業。求之多苦辛。披砂復鑿石。矻矻無冬春。手足盡皴胝。愛利不愛身。畚田既慵斫。稻田亦懶耘。相攜作游手。皆道求金銀。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塵。且非衣食物。不濟飢寒人。棄本以趨末。日富而歲貧。所以先聖王。棄藏不爲珍。誰能反古風。待君秉國鈞。捐金復抵璧。勿使勞生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買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備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

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頓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備法。令如貞觀年。

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選次不遴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以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

誰能變此法。待君贊彌綸。慎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歸。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嫁娶旣不早。生育常苦遲。兒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貴達日。多在長大時。欲報親不待。孝心無所施。哀哉三牲養。少得及庭闈。惜哉萬鍾粟。多用飽妻兒。誰能正婚禮。待君張國維。庶使孝子心。皆無風樹悲。

寓意詩五首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墨。采度將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山陔。疾風吹猛焰。從根燒到枝。養材三十年。方成棟梁姿。一朝爲灰燼。柯葉無子遺。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不如糞上英。猶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人悲。不悲焚燒苦。但悲採用遲。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傍。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尤速。譬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促織不成章。提壺但聞聲。嗟哉蟲與鳥。無實有虛名。與君定交日。久要如弟兄。何以示誠信。白水指爲盟。

雲雨一爲別，飛沉兩難并。君爲得風鵬，我爲失水鯨。音信日已疏，恩分日已輕。窮通尚如此，何況死與生。
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下松，結託水上萍。
翻翻兩玄鳥，本是同巢燕。分飛來幾時，秋夏炎涼變。一宿蓬華廬，一栖明光殿。偶因銜泥處，復得重相見。
彼矜杏梁貴，此嗟茅棟賤。眼看秋社至，兩處俱難戀。所託各暫時，胡爲相歎羨。
婆娑園中樹，根株大合圍。蠶爾樹間蟲，形質一何微。誰謂蟲至微，蠱蠹無已期。孰謂樹至大，花葉有衰時。
花衰夏未實，葉病秋先萎。樹心半爲土，觀者安得知。借問蟲何在，在身不在枝。借問蟲何食，食心不食皮。
豈無啄木鳥，嘗長將何爲。

讀史詩五首

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遶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
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沈。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
禍患如莽絲，其來無端緒。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氣屈，忍恥形神沮。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
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山林少羈鞅，世路多艱阻。寄謝伐檀人，慎勿嗟窮處。
漢日大將軍，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曄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
深谷變爲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覆殊未已。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搆人罪，至死不疑。撥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
陰德既必報，陰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媿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親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下人力，各競錐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孥意。

和答詩十首 并序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爲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卽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語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與比，怪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銷憂懣，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爲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爲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絨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叢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旣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卽時如意。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并別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

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餘具書白。

和思歸樂詩

山中獨栖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歸樂。行人掩泣聽。皆疑此山路。遷客多南征。憂憤氣不散。結化爲精靈。我謂此山鳥。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孟嘗平居時。娛耳琴泠雍。門一言感。未奏淚沾纓。魏武銅雀妓。日與歡樂并。一旦西陵望。欲歌先涕零。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入愁人耳。皆爲腸斷聲。請看元侍御。亦宿此郵亭。因聽思歸鳥。神氣獨安寧。問君何以然。道勝心自平。雖爲南遷客。如在長安城。云得此道來。何慮復何營。窮達有前定。憂喜無交爭。所以事君日。持憲立天庭。雖有迴天力。撓之終不傾。況始三十餘。年少有直名。心中志氣大。眼前爵祿輕。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不苟免難。進不曲求榮。在火辨玉性。經霜識松貞。展禽任三黜。靈均長獨醒。獲戾自東洛。貶官向南荆。再拜辭闕下。長揖別公卿。荊州又非遠。驛路半月程。漢水照天碧。楚山插雲青。江陵橋似珠。宜城酒如餉。誰謂謫去。未妨遊賞行。人生百歲內。天地暫寓形。太倉一稊米。大海一浮萍。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尙達生死觀。寧爲寵辱驚。中懷苟有主。外物安能縈。任意思歸樂。聲聲啼到明。

和陽城驛詩

商山陽城驛。中有嘆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沉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爲。改爲避賢驛。大署於門楣。

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爲辭。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因題八百言。言直文甚奇。詩成寄與我。鏘若金和絲。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夷。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離。次言陽公迹。夏邑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次言陽公道。終日對酒卮。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次言陽公節。譽譽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一一皆實錄。事事無子遺。凡是爲善者。聞之惻然悲。道州旣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墀。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官聞此章。不忍縱詭隨。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陽公傳。欲令後世知。不勞敝世家。不用費文辭。但於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答桐花詩

山木多鬱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暗香隨風輕。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手攀花枝立。足踏花影行。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截爲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器。薦之於穆清。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爲愛其華。而反傷其生。老龜被刳腸。不如無神靈。雄雞自斷尾。不願爲犧牲。況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宜逐天地性。忍加刀斧刑。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上對月中桂。下覆階前奠。汎拂香爐煙。隱映斧藻屏。爲君布綠陰。當暑蔭軒楹。沈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爲君發清韻。風來如叩瓊。泠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清明。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榮。戒君無戲言。翦葉封弟兄。

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爲君長高枝。鳳凰上頭鳴。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爲之平。如何有此用。幽滞在巖坳。歲月不爾駐。孤芳坐凋零。請向桐枝上。爲余題姓名。待余有勢力。移爾獻丹庭。

和大鸞鳥詩

鳥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鶯小者慈孝。鶯大者貪庸。鶯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聖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殺雞薦其肉。敬若醴六宗。鳥喜張大背。飛接在虛空。鳥既飽臆脰。巫亦饜甘濃。鳥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日日營巢窟。稍稍近房櫺。雖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羣雛又成長。衆鶯騁殘兇。探巢吞燕卵。入簇啄蠶蟲。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墉。但食鳥殘肉。無施搏擊功。亦有能言鶯。翅碧背距紅。暫曾說鳥罪。囚閉在深籠。青青窗前柳。鬱鬱井上桐。食鳥占栖息。慈鳥獨不容。慈鳥爾奚爲。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鍾。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食將哺母。飢腸不自充。主人憎慈鳥。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荆山銅。慈鳥求母食。飛下爾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九已中胸。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誰能持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鸞鳥。竟得天年終。

答四皓廟詩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資。隨時有顯晦。秉道無磷緇。秦皇肆暴虐。二世遯亂離。先生相隨去。商嶺采紫芝。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說悅隨。

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君看齊鼎中，燦爛者鄙其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略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雜竊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漢高之季年，嬖寵鍾所私。家嫡欲廢奪，骨肉相憂疑。豈無子房口，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爲。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眄入東闈。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却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暗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棄如遺。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勿高巢與由，勿尙呂與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豈知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願子辨其惑，爲予吟此詩。

和雉媒詩

吟君雉媒什，一哂復一歎。知之一何晚，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平氣，塞絕流水源。趙衰骨肉親，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况此籠中雉，志在飲啄間。稻粱暫入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爲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在門闌。

和松樹詩

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陽。森聳上參天，柯條百尺長。漠漠塵中槐，兩兩夾康莊。婆娑低覆地，枝幹亦尋常。八月白露降，槐葉次第黃。歲暮滿山雪，松色鬱蒼蒼。彼如君子心，秉操貫冰霜。此如小人面，變態隨炎涼。

共知松勝槐。誠欲栽道傍。糞土種瑤草。瑤草終不芳。尙可以斧斤。伐之爲棟梁。殺身獲其所。爲君構明堂。不然終天年。老死在南岡。不願亞枝葉。低隨槐樹行。

答箭鏃詩

矢人職司憂。爲箭恐不精。精在利其鏃。錯磨鋒鏑成。插以青竹箨。羽之赤鷹翎。勿言分寸鐵。爲用乃長兵。聞有狗盜者。晝伏夜潛行。摩弓拭箭鏃。夜射不待明。一盜旣流血。百犬同吠聲。猶猶嗥不已。主人爲之驚。盜心憎主人。主人不知情。反責鏃太利。矢人獲罪名。寄言控弦者。願君少留聽。何不向西射。西天有狼星。何不向東射。東海有長鯨。不然學仁貴。三矢平虜庭。不然學仲連。一發下遼城。胡爲射小盜。此用無乃輕。徒沾一點血。虛汗箭頭腥。

和古社詩

廢村多年樹。生在古社隈。爲作妖狐窟。心空身未摧。妖狐變美女。社樹成樓臺。黃昏行人過。見者心徘徊。飢鴟竟不捉。老犬反爲媒。歲媚少年客。十去九不迴。昨夜雲雨合。烈風驅迅雷。風拔樹根出。雷霹社壇開。飛電化爲火。妖狐燒作灰。天明至其所。清曠無氛埃。舊地舊村落。新田闢荒萊。始知天降火。不必常爲災。勿謂神默默。勿謂天恢恢。勿喜犬不捕。勿誇鴟不猜。寄言狐媚者。天火有時來。

和分水嶺詩

高嶺峻稜稜。細泉流響響。勢分合不得。東西隨所委。悠悠草臺底。濺濺石罅裏。分流來幾年。晝夜兩如此。朝宗遠不及。去海三千里。浸潤小無功。山苗長旱死。縈紆用無所。奔迫流不已。唯作嗚咽聲。夜入行人耳。

有源殊不竭。無坎終難至。同出而異流。君看何所似。有似骨肉親。派別從茲始。又似勢利交。波瀾相背起。所以贈君詩。將君何所比。不比山上泉。比君井中水。

有木詩八首 并序

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嬖媚。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交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很跋扈。墜君樹黨。如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違。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又見外狀恢弘。中無實用者。又見附麗權勢。隨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因引風人騷人之興。賦有木八章。不獨諷前人。欲儆後代爾。

有木名弱柳。結根近清池。風烟借顏色。雨露助華滋。峨峨白雪花。嫋嫋青絲枝。漸密陰自庇。轉高梢四垂。截枝扶爲杖。軟弱不自持。折條用樊圃。柔脆非其宜。爲樹信可翫。論材何所施。可惜金堤地。栽之徒爾爲。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葉密獨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風暗搖動。引鳥潛來去。鳥啄子難成。風來枝莫住。低軟易攀翫。佳人屢迴顧。色求桃李饒。心向松筠妬。好是映牆花。本非當軒樹。所以姓蕭人。曾爲代櫻賦。有木秋不凋。青青在江北。謂爲洞庭橘。美人自移植。上受顧盼恩。下勤澆溉力。實成乃是枳。臭苦不堪食。物有似是者。真僞何由識。美人默無言。對之長歎息。中含害物意。外矯凌霜色。仍向枝葉間。潛生刺如棘。有木名杜梨。陰森覆丘壑。心蠹已空朽。根深尚盤礴。狐媚言語巧。妖鳥聲音惡。憑此爲巢穴。往來互棲託。四傍五六本。葉枝相交錯。借問因何生。秋風吹子落。爲長社壇下。無人敢芟斫。幾度野火來。風迴燒不着。有木香蒲苗。山頭生一叢。主人不知名。移植近軒闥。愛其有芳味。因以調麴蘗。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

豈徒悔封植。兼亦誤采掇。試問識藥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時猛風來。爲我連根拔。有木名水榿。遠望青童童。根株非勁挺。柯葉多蒙籠。彩翠色如柏。鱗皴皮似松。爲同松柏類。得列嘉樹中。枝弱不勝雪。勢高常懼風。雪壓低還舉。風吹西覆東。柔芳甚楊柳。早落先梧桐。惟有一堪賞。中心無蠹蟲。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暫飄飄。疾風從東起。吹折不終朝。朝爲拂雲花。暮爲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花團夜雪明。葉翦春雲綠。風影清似水。霜枝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匠人愛芳直。裁截爲厦屋。幹細力未成。用之君自速。重任雖大過。直心終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

歎魯二首

季桓心豈忠。其富過周公。陽貨道豈正。其權執國命。由來富與權。不繫才與賢。所託得其地。雖愚亦獲安。甍肥因糞壤。鼠穢依社壇。蟲獸尙如是。豈謂無因緣。展禽胡爲者。直道竟三黜。顏子何如人。屢空聊過日。皆懷王佐道。不踐陪臣秩。自古無奈何。命爲時所屈。有如草木分。天各與其一。荔枝非名花。牡丹無甘實。

反鮑明遠白頭吟

炎炎者烈火。營營者小蠅。火不熱真玉。蠅不點清冰。此苟無所受。彼莫能相仍。乃知物性中。各有能不能。古稱怨報死。則人有所懲。懲淫或應可。在道未爲弘。譬如蝮鷄徒。噉啾啾龍鵬。宜當委之去。寥廓高飛騰。豈能泥塵下。區區酬怨憎。胡爲坐自苦。吞悲仍撫膺。

青塚

上有飢鷹號。下有枯蓬走。茫茫邊雪裏。一掬沙培壤。傳是昭君墓。埋閉蛾眉久。凝脂化爲泥。鉛黛復何有。惟有陰怨氣。時生墳左右。鬱鬱如苦霧。不隨骨銷朽。婦人無他才。榮枯繫妍否。何乃明妃命。獨懸畫工手。丹青一註誤。白黑相紛糾。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媼母。同儕傾寵幸。異類爲配偶。禍福安可知。美顏不如醜。何言一時事。可戒千年後。特報後來姝。不須倚眉首。無辭插荆釵。嫁作貧家婦。不見青塚上。行人爲澆酒。

雜感

君子防悔尤。賢人戒行藏。嫌疑遠瓜李。言動慎毫芒。立教固如此。撫事有非常。爲君持所感。仰面問蒼蒼。犬齧桃樹根。李樹反見傷。老龜烹不爛。延禍及枯桑。城門自焚熱。池魚罹其殃。陽貨肆兇暴。仲尼畏於匡。魯酒薄如水。邯鄲開戰場。伯禽鞭見血。過失由成王。都尉身降虜。宮刑加子長。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禍患安可防。使我千載後。涕泗滿衣裳。

卷三

諷諭三 凡二十首

新樂府 并序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論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

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

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

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

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

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

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

胡旋女戒近習也

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

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

捕蝗刺長吏也

昆明春水滿思王澤之廣被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

馴犀感爲政之難終也

五絃彈惡鄭之奢雅也

蠻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

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

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

百鍊鏡辨皇王鑑也

青石激忠烈也

兩朱閣刺佛寺濬多也

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

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

澗底松念寒雋也

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

紅綠毯憂蠶桑之費也

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

繚綾念女工之勞也

賣炭翁苦官市也

母別子刺新聞舊也

陰山道疾貪虜也

時世粧警戒也

李夫人鑑嬖惑也

陵園妾憐幽閉也

鹽商婦惡幸人也

杏爲梁刺居處奢也

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

官牛諷執政也

紫毫筆譏失職也

隋堤柳憫亡國也

草茫茫愆厚葬也

古塚狐戒豔色也

黑潭龍疾貪吏也

天可度惡詐人也

秦吉了哀冤民也

鴉九劍思決壘也

採詩官鑑前王亂亡之由也

七德舞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竄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笏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今來一百九十年。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法曲歌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而詠。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蕃音與政通。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與衰與哀樂。願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後

二王後。彼何人。介公鄙公爲國賓。周武隋文之子孫。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周亡天下傳於隋。隋人失之唐得之。唐興十葉歲二百。介公鄙公世爲客。明堂大廟朝享時。引居賓位備威儀。備威儀。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遺制。不獨興滅國。不獨繼絕世。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國子孫取爲戒。

海漫漫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烟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卯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一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立部伎

立部伎。鼓笛誼。舞雙劍。跳七丸。擲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圓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華原磬

華原磬。華原磬。古人不聽今人聽。泗濱石。泗濱石。今人不擊古人擊。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捨之由樂工。

樂工雖在耳如壁。不分清濁卽爲聲。梨園弟子調律呂。知有新聲不知古。古稱浮磬出泗濱。立辯致死聲
感人。宮懸一聽華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果然胡寇從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始知樂與時政通。豈聽鏗
鏘而已矣。磬囊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

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
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
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闈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鸞歸去
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
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
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胡旋女 天寶末康居國獻之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爲之微啓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
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鬪妙爭能爾不如。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
能胡旋。梨花園中册作妃。金雞障下養爲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

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爺嫌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忽從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

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司天臺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凌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捕蝗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與兀兵久傷陰陽，和氣盡蠱化爲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爲害。

昆明春水滿 貞元中始漲之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漾，波沉西日紅淵淪，往年因旱靈池竭，龜尾曳塗魚煦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今來淨淥水照天，游魚鱗鱗蓮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鋪翅展，動植飛沈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漁者仍豐網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獨何人，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疏近何親，願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吳興山中罷權茗，鄱陽坑裏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

春。

城鹽州 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鉢闌布。忽見新城當要路。金鳥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羣臣。君臣赭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自築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諸邊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盧夏潛安誰復辨。秦原暗通何處見。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耆賤。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謀。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東西亘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爲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爲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

馴犀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

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鉢以瑤。莢鎖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鍾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冰臥霰苦踈踈。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拜顏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絃彈

五絃彈。五絃彈。聽者傾耳心寥寥。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調。第一第二絃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第三第四絃冷冷。夜鶴憶子籠中鳴。第五絃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五絃並奏君試聽。淒淒切切復錚錚。鐵擊珊瑚一兩曲。冰寫玉盤千萬聲。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氣中人肌骨酸。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座相對愁無言。座中有一遠方士。唧唧咨咨聲不已。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孤負平生耳。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遠方士爾聽五絃信爲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氣。聽之不覺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

蠻子朝

蠻子朝。汎皮船兮渡繩橋。來自鄞州道路遙。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特摩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爲一詔漸強大。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強不來賓。鮮于仲通六萬卒。

征蠻一陣全軍沒。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咭嗟。異牟尋男尋閩勸。特勒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驪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驪國樂。驪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黠纘不塞爲爾聽。玉螺一吹推警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曲終王子啓聖人。臣父願爲唐外臣。左右歡呼何翕習。至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閤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驪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閒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僭悽。民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未安。驪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驪樂不來君亦聖。驪樂驪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瘡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驛。朝煖飢渴費盃盤。夜臥腥臊汚床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管本涼原。大曆

年中沒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遺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塚寒草疏。偷渡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溼地。略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爲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卷四

諷諭四 新樂府 三十首

驪宮高

高高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今春日。玉甃暖兮溫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牆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遊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飮暮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驪宮高高入雲。君之來兮爲一身。君之不來兮爲萬人。

百鍊鏡

百鍊鏡。銛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爲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常以人爲鏡。鑑古鑑今不鑑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青石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鏤實錄鏤虛辭。願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洗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勸事君。

兩朱閣

兩朱閣。南北相對起。借問何人家。貞元雙帝子。帝子吹簫雙得仙。五雲飄飄飛上天。第宅亭臺不將去。化爲佛寺在人間。粧閣妓樓何寂靜。柳似舞腰池似鏡。花落黃昏悄悄時。不聞歌吹聞鍾磬。寺門勅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餘。青苔明月多閒地。比屋疲人無處居。憶昨平陽宅初置。吞併平人幾家地。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爲寺。

西涼伎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師子。刻木爲頭絲作尾。金鑿眼睛銀帖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師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知。師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不足。享賓犒士宴三軍。師子胡兒長在目。有一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閒過日。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天子每思常痛惜。將軍欲說合慚羞。奈何仍看西涼伎。取笑資歡無所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弄爲戲。

八駿圖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物圖。背如龍兮頸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壯。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纔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爲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爲戒。八駿駒來周室壞。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怪。八駿圖君莫愛。

澗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澗深山險人路絕。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

不知誰諱蒼蒼造物意。但與之材不與地。金張世祿原憲貧。牛衣寒賤貂蟬貴。牛衣與貂蟬。高下雖有殊。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君不見沈沈海底生珊瑚。歷歷天上種白榆。

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豔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藎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汎紫豔。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粧。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穠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庠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住。仍張帷幕垂陰涼。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已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質。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元和天子憂農桑。卹下動天天降祥。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今年瑞麥分兩歧。君心獨喜無人知。無人知。可歎息。我願暫求造化力。滅却牡丹妖豔色。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愛稼穡。

紅線毯

紅線毯。擇寶纈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綵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大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城太守加樣織。自謂爲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

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宣城大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種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矧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勅牒榜鄉村。十家租稅八九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繅綾

繅綾繅綾何所似。不似羅縠與純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蕨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綵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無惜心。繅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縹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翻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

得半正紅綰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嬌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又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陰山道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每至戍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疋縑易一疋。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土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疎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爲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勅。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疎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授金銀與縑絲。誰知黠虜啓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時世粧

時世粧。時世粧。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顯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粧成盡似含悲啼。圓鬢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粧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

李夫人

漢武帝初哭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中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渺悠悠揚遠滅。去。去。何速。今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遠。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路上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陵園妾

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年月多。春愁秋思知何限。青絲髮落叢鬢疎。紅玉膚銷繫裙縵。憶昔宮中被妬猜。因讒得罪配陵來。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宮監送鎖門迴。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松門柏城幽閉深。聞蟬聽燕感光陰。眼看菊蕊重陽淚。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淚無人見。綠蕪牆邊青苔院。四季徒支粧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遙想六宮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爾君恩何厚薄。願令輪轉直陵園。三歲一來均苦樂。

鹽商婦

白香山集 二詩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鬢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墉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尙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鑪黃橙香稻飯。飽食濃粧倚棹樓。兩朵紅頭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杏爲梁

杏爲梁。桂爲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牆。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迴頭笑殺君。君不見馬家宅。尙猶存。宅門題作奉誠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井底引銀瓶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沈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鬢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爲妻奔是妾。不堪主

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情親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官牛

官牛官牛駕官車。澆水岸邊驅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紫毫筆

紫毫筆。尖如錐。分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爲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頰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隋堤柳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楊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繫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蛾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揚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鄴公。龍舟未過彭城關。

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草茫茫

草茫茫。土蒼蒼。蒼蒼茫茫在何處。驪山脚下秦皇墓。墓中下涸二重泉。當時自以爲深固。下流水銀象江海。上綴珠光作鳥兔。別爲天地於其間。擬將富貴隨身去。一朝盜掘墳陵破。龍樽神堂三月火。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藉儉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迴首向南望。漢文葬在灊陵原。

古塚狐

古塚狐。妖且老。化爲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粧。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如是。真色迷人應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何況衰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君看爲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

黑潭龍

黑潭水深色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潭上架屋官立祠。龍不能神人神之。豐凶水旱與疾疫。鄉里皆言龍所爲。家家養豚漉清酒。朝祈暮養依巫口。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傘搖。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杯盤冷。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不知龍神饜幾多。林鼠山狐長醉飽。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將餒狐。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天可度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僞言巧似簧。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爲參商。勸君撥蜂君莫撥。使君父子爲豺狼。海底魚今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瞋。

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聽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鷲。今日大嘴烏。鷲搯乳燕一窠覆。烏啄母雞雙眼枯。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鵬與鸚。曠中食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閒立颺高如不聞。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

鴉九劍

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闇授張鴉九。鴉九鑄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精火翻焰。踊躍求爲鑛。鑛劍劍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劍無口。容代劍言告鴉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鍾可刺。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草出。

采詩官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

登歌讚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與論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爲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展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闕。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卷五

閑適一 古調詩 凡五十三首

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與王十一起呂二旻呂四穎崔玄亮十八元九積劉三十三敦質張十五仲元時爲校書郎

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工拙性不同。進退亦遂殊。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三句兩入省。因得養頑疏。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勿言無已知。躁靜各有徒。蘭臺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旬時阻談笑。旦夕望軒車。誰能籬校間。解帶臥吾廬。窗前有竹甃。門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數竿對一壺。

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

長安千萬人。出門各有營。惟我與夫子。信馬悠悠行。行到曲江頭。反照草樹明。南山好顏色。病客有心情。

水禽翻白羽。風荷翦翠莖。何必滄浪去。卽此可濯纓。時景不重來。賞心難再并。坐愁紅塵裏。夕鼓琴琴聲。歸來經一宿。世慮稍復生。賴聞瑤華唱。再得塵襟清。

感時

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生。朱顏已先悴。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雖有七十期。十人無一二。今我猶未悟。往往不滿意。胡爲方寸間。不貯浩然氣。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

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翫月

我與二三子。策名在京師。官小無職事。閑於爲客時。沉沉道觀中。心賞期在茲。到門車馬迴。入院巾杖隨。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風清新葉影。鳥戀殘花枝。向夕天又晴。東南餘霞披。置酒西廊下。待月盃行遲。須臾金魄生。若與吾徒期。光華一照耀。樓殿相參差。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長安名利地。此興幾人知。

永崇里觀居

季夏中氣候。煩暑自此收。蕭颯風雨天。蟬聲暮唧唧。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年光忽冉冉。世事本悠悠。何必待衰老。然後悟浮休。真隱豈長遠。至道在冥搜。身雖世界住。心與虛無遊。朝飢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凍與餒。此外復何求。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頭。早送舉人入試。

夙駕送舉人。東方猶未明。自謂出太早。已有車馬行。騎火高低影。銜鼓參差聲。可憐早朝者。相看意氣生。日出塵埃飛。羣動互營營。營營各何求。無非利與名。而我常晏起。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

招王質夫 自此後詩爲藍屋尉時作

濯足雲水客。折腰簪笏身。諠閑迹相背。十里別經旬。忽因乘逸興。莫惜訪羈塵。窗前故栽竹。與君爲主人。祇役駱口因。與王質夫同遊秋山偶題三韻

石擁百泉合。雲破千峯開。平生烟霞侶。此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爲山來。

見蕭侍御憶舊山草堂詩因以繼和

琢玉以爲架。綴珠以爲籠。玉架絆野鶴。珠籠鎖冥鴻。鴻思雲外天。鶴憶松上風。珠玉信爲美。鳥不戀其中。臺中蕭侍御。心與鴻鶴同。晚起慵冠豸。閑行厭避聰。昨見憶山詩。詩思浩無窮。歸夢杳何處。舊居洛水東。秋開杉桂林。春老芝朮叢。自云別山後。離抱常忡忡。衣繡非不榮。持憲非不雄。所樂不在此。悵望草堂空。

病假中南亭閑望

欹枕不視事。兩日門掩關。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閑。閑意不在遠。小亭方丈間。西簷竹梢上。坐見太白山。遙愧峯上雲。對此塵中顏。

仙遊寺獨宿

沙鶴上階立。潭月當戶開。此中留我宿。兩夜不能迴。幸與靜境遇。喜無歸侶催。從今獨遊後。不擬其人來。

前庭涼夜

露簾色似玉。風幌影如波。坐愁樹葉落。中庭明月多。

官舍小亭閒望

風竹散清韻。煙槐凝綠姿。日高人吏去。閒坐在茅茨。葛衣禦時暑。蔬飯療朝飢。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爲。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迴謝爭名客。甘從君所嗤。

早秋獨夜

井桐涼葉動。鄰杵秋聲發。獨向簷下眠。覺來半床月。

聽彈古潞水

聞君古潞水。使我心和平。欲識慢流意。爲聽疎汎聲。西窗竹陰下。竟日有餘清。

松齋自題 時爲翰林學士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時比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冬夜與錢員外同直禁中

夜深草詔罷。霜月淒凜凜。欲臥煖殘盃。燈前相對飲。連鋪青練被。對置通中枕。髻鬢百餘宵。與君同此寢。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

窗白星漢曙。窗暖燈火餘。坐卷朱裏幕。看封紫泥書。皆皆鐘漏盡。矓矓霞景初。樓臺紅照曜。松竹青扶疏。

君愛此時好。迴頭時謂余。不知上清界。曉景復何如。

夏日獨直寄蕭侍御

憲臺文法地。翰林清切司。鷹猜課野鶴。驥德責山麋。課責雖不同。同歸非所宜。是以方寸內。忽忽暗相思。夏日獨上直。日長何所爲。澹然無他念。虛靜是吾師。形委有事牽。心與無事期。中臆一以曠。外累都若遺。地貴身不覺。意閑境來隨。但對松與竹。如在山中時。情性聊自適。吟詠偶成詩。此意非夫子。餘人多不知。

松聲

月好好獨坐。雙松在前軒。西南微風來。潛入枝葉間。蕭寥發爲聲。半夜明月前。寒山颯颯雨。秋琴冷泠絃。一聞滌炎暑。再聽破昏煩。竟夕遂不寐。心體俱愴然。南陌車馬動。西鄰歌吹繁。誰知茲簷下。滿耳不爲喧。

禁中

門嚴九重靜。窗幽一室閑。好是修心處。何必在深山。

贈吳丹

巧者力苦勞。智者心苦憂。愛君無巧智。終歲閑悠悠。嘗登御史府。亦佐東諸侯。手操糺謬簡。心運決勝籌。宦途似風水。君心如虛舟。况然而不有。進退得自由。今來脫豸冠。時往侍龍樓。官曹稱心靜。居處隨迹幽。冬負南榮日。支體甚溫柔。夏臥北窗風。枕席如涼秋。南山入舍下。酒壺在床頭。人間有閑地。何必隱林丘。顧我愚且昧。勞生殊未休。一入金門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難報。近地徒久留。終當乞閑官。退與夫子遊。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

詔授戶曹掾。捧認感君恩。感恩非爲己。祿養及吾親。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囤。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不以我爲貧。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賀客。客容亦歡欣。笑云今日後。不復憂空罇。答云如君言。願君小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後爲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惟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

秋居書懷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閑不讀。盡日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寄身。斗儲可充腹。况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壠穀。終朝飽飯。卒歲豐衣食。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爲足。

禁中曉臥因懷王起居

遲遲禁漏盡。悄悄暝鴉喧。夜雨槐花落。微涼臥北軒。曙燈殘未滅。風籬閑自翻。每一得靜境。思與故人言。

養拙

鐵柔不爲劍。木曲不爲轅。今我亦如此。愚蒙不及門。甘心謝名利。滅跡歸丘園。坐臥茅茨中。但對琴與樽。身去糧鎖累。耳辭朝市諠。迢遙無所爲。時窺五千言。無憂樂性場。寡欲清心源。始知不才者。可以深道根。

寄李十一建

外事牽我形。外物誘我情。李君別來久。褊悷從中生。憶昨訪君時。立馬扣柴荆。有時君未起。稚子喜先迎。連步笑出門。衣翻冠或傾。掃階苔文綠。拂榻藤陰清。家醞及春熟。園葵乘露烹。看山東亭坐。待月南原行。

門靜唯鳥語。坊遠少鼓聲。相對盡日言。不及利與名。分手來幾時。明月三四盈。別時殘花落。及此新蟬鳴。芳歲忽已晚。離抱恨未平。豈不思命駕。吏職坐相縈。前時君有期。訪我來山城。心賞久云阻。言約無自輕。相去幸非遠。走馬一日程。

旅次華州贈袁右丞

渭水綠溶溶。華山青崇崇。山水一何麗。君子在其中。才與世會合。物隨誠感通。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化行人無訟。囹圄千日空。政順氣亦和。黍稷三年豐。客自帝城來。驅馬出關東。愛此一郡人。如見太古風。方今天子心。愛人正忡忡。安得天下守。盡得如袁公。

酬楊九弘貞長安病中見寄

伏枕君寂寂。折腰我營營。所嗟經時別。相去一宿程。攜手昨何時。昆明春水平。離郡來幾日。太白夏雲生。之子未得意。貧病客帝城。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隱几自恬淡。閉門無送迎。龍臥心有待。鶴瘦貌彌清。清機發爲文。投我如振瓊。何以慰飢渴。捧之吟一聲。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

西軒草詔暇。松竹深寂寂。月出清風來。忽似山中夕。因成西南夢。夢作遊仙客。覺聞宮漏聲。猶謂山泉滴。

贈王山人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生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卽無滅。

秋山

久病曠心賞。今朝一登山。山秋雲物冷。稱我清羸顏。白石臥可枕。青蘿行可攀。意中如有得。盡日不欲還。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心有千載憂。身無一日閒。何時解塵網。此地來掩關。

贈能七倫

澗松高百尋。四時寒森森。臨風有清韻。向日無曲陰。如何時俗人。但賞桃李林。豈不知堅貞。芳馨誘其心。能生學爲文。氣高功亦深。手中一百篇。句句披沙金。苦節二十年。無人振陸沉。今我尚貧賤。徒爲爾知音。

題揚穎士西亭

靜得亭上境。遠諸塵外蹤。憑軒東望好。鳥滅山重重。竹露冷煩襟。杉風清病容。曠然冥真趣。道與心相逢。卽此可遺世。何必蓬壺峯。

題贈鄭祕書徵君石溝溪隱居

鄭君得自然。虛白生心胸。吸彼沆瀣精。凝爲冰雪容。大君貞元初。求賢致時邕。蒲輪入翠微。迎下天台峯。赤城別松喬。黃閣交夔龍。俛仰受三命。從容辭九重。出籠鶴翩跹。歸林鳳嚙噲。在火辨良玉。經霜識貞松。新居寄楚山。山碧溪溶溶。丹竈燒煙煴。黃精花丰茸。蕙帳夜瑟淡。桂樽春酒濃。時人不到處。苔石無塵蹤。我今何爲者。趨世身龍鍾。不向林壑訪。無由朝市逢。終當解纓網。卜策來相從。

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

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第未爲貴。賀親方始榮。時輩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軒車動行色。絲管舉離聲。

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

清夜琴興

月出鳥栖盡。寂然坐空林。是時心境閑。可以彈素琴。清冷由本性。恬淡隨人心。心積和平氣。本應正始音。響餘羣動息。曲罷秋夜深。正聲感元化。天地清沈沈。

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并序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倣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不動者厚地。不息者高天。無窮者日月。長在者山川。松柏與龜鶴。其壽皆千年。嗟嗟羣物中。而人獨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歸下泉。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堯舜與周公。古來稱聖賢。借問今何在。一去亦不還。我無不死藥。萬萬隨化遷。所未定知者。修短遲速間。幸及身健日。當歌一罇前。何必待人勸。念此自爲歎。翳翳踰月陰。沈沈連日雨。開簾望天色。黃雲暗如土。行潦毀我塘。疾風壞我宇。蓬莠生庭院。泥塗失場圃。村深絕賓客。窗晦無僮侶。盡日不下床。跳蛙時入戶。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不以酒自娛。塊然與誰語。朝飲一盃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尙閑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坐。又得琴上趣。按絃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惟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

東家采桑婦。雨來苦愁悲。蔦蠶北堂前。雨冷不成絲。西家荷鋤叟。雨來亦怨咨。種豆南山下。雨多落爲箕。而我獨何幸。醞酒本無期。及此多雨日。正遇新熟時。開瓶瀉樽中。玉液黃金卮。持觥已可悅。歡嘗有餘滋。一酌發好容。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忽然遺物我。誰復分是非。是時連夕雨。酩酊所無知。人心苦顛倒。反爲憂者嗤。

朝亦獨醉歌。暮亦獨醉睡。未盡一壺酒。已成三獨醉。勿嫌飲太少。且喜歡易致。一盃復兩盃。多不過三四。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更復強一盃。陶然遺萬累。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爲貴。及其酩酊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

天秋無片雲。地靜無纖塵。團團新晴月。林外生白輪。憶昨陰霖天。連連三四旬。賴逢家醞熟。不覺過朝昏。私言雨霽後。可以罷餘樽。及對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頭殘酒榼。欲盡味彌淳。攜置南簷下。舉酌自殷勤。清光入盃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我有樂府詩。成來人未聞。今宵醉有興。狂詠驚四鄰。獨賞猶復爾。何況有交親。

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軒。臨觴忽不飲。憶我平生歡。我有同心人。逸逸崔與錢。我有忘形友。迢迢李與元。或飛青雲上。或落江湖間。與我不相見。於今四五年。我無縮地術。君非馭風仙。安得明月下。四人來晤言。良夜信難得。佳期杳無緣。明月又不駐。漸下西南天。豈無他時會。惜此清景前。

豕醞飲已盡。村中無酒賒。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懷何。有客忽叩門。言語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來相過。且喜醞不燥。安問少與多。重醞雖已過。籬菊有殘花。歡來苦晝短。不覺夕陽斜。老人勿遽趨。且待新月華。

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原生衣百結。顏子食一簞。歎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賢。衣食幸相屬。胡爲不自安。况茲清渭曲。居處安且閑。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寒負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猶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巷。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喧。時傾一罇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卽此自可樂。庶幾顏與原。

湛湛罇中酒。有功不自伐。不伐人不知。我今代其說。良將臨大敵。前驅千萬卒。一罇投河飲。赴死心如一。壯士磨七首。勇憤氣咆嘯。一罇忘報讎。四體如無骨。東海殺孝婦。天旱踰年月。一酌酬其魂。通宵雨不歇。咸陽秦獄氣。冤痛結爲物。千歲不肯散。一沃亦銷失。况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消。如霜得春力。方知麴蘖靈。萬物無與正。

煙雲隔玄甫。風波限瀛洲。我豈不欲往。大海路阻修。神仙但聞說。靈藥不可求。長生無得者。舉世如蜉蝣。逝者不重迴。存者難久留。踟躕未死間。何苦懷百憂。念此忽內熱。生看成白頭。舉盃還獨飲。顧影自獻酬。心與口相約。未醉勿言休。今朝不盡醉。知有明朝不。不見郭門外。壘壘墳與丘。月明愁殺人。黃蒿風颯颯。死者若有知。悔不秉燭遊。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爲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着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爲人。其他不可及。且傲醉昏昏。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樵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願君且飲酒。勿思身後名。有一燕趙士。言貌甚奇瓌。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盃。問君何落拓。云僕生草萊。地寒命且薄。徒抱王佐才。豈無濟時榮。君門乏良媒。三獻寢不報。遲遲空手迴。亦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交道絕。朱門叩不開。及歸種禾黍。三歲旱爲災。入山燒黃白。一旦化爲灰。蹉跎五十餘。生死苦不諧。處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門何所苦。四十垂白鬚。答云君不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糞牖繩爲樞。出扶桑藜杖。入臥蝸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算。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疋婦配疋夫。布裙行賃舂。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間。且以酒爲娛。

濟水澄而潔。河水渾而黃。交流列四瀆。清濁不相傷。太公戰牧野。伯夷餓首陽。同時號賢聖。進退不相妨。謂天不愛民。胡爲生稻粱。謂天果愛民。胡爲生豺狼。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栖遑。謂神禍淫人。暴秦終翦王。顏回與黃憲。何辜早夭亡。蝮蛇與鳩鳥。何得壽延長。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唯當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卷六

閑適二 古調詩 五言 自兩韻至一百三十韻 凡四十八首

自題寫真 時爲翰林學士

我貌不自識。李放寫我真。靜觀神與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質易朽。麋鹿心難馴。何事赤墀上。五年爲侍臣。况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宜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

遺懷 自此後詩在渭村作

寓心身體中。寓性方寸內。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况有假飾者。華簪及高蓋。此又疎於身。復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慄。失之又悲悔。乃知名與器。得喪俱爲害。頽然環堵客。蘿蕙爲巾帶。自得此道來。身窮心甚泰。

渭上偶釣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偶持一竿竹。懸釣至其傍。微風吹釣絲。嫋嫋十尺長。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釣意。人魚又兼亡。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隱几

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四十心不動。吾今其庶幾。

春眠

新浴支體暢。獨寢神魄安。况因夜深坐。遂成日高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閑。却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

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言。全勝彭澤醉。欲敵曹溪禪。何物呼我覺。伯勞聲關關。起來妻子笑。生計春茫然。

閑居

空腹一盞粥。飢食有餘味。南簷半床日。暖臥因成睡。絛袍擁兩膝。竹几支雙臂。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卽爲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頭盡白。纔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

夏日

東窗晚無熱。北戶涼有風。盡日坐復臥。不離一室中。中心本無繫。亦與出門同。

適意二首

十年爲旅客。常有飢寒愁。三年作諫官。復多尺素羞。有酒不暇飲。有山不得遊。豈無平生志。拘牽不自由。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繫舟。置心世事外。無喜亦無憂。終日一蔬食。終年一布裘。寒來彌懶放。數日一梳頭。朝睡足始起。夜釣醉卽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

早歲從旅遊。頗諳時俗意。中年忝班列。備見朝廷事。作客誠已難。爲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舉動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愧。蟠木用難施。浮雲心易遂。悠悠身與世。從此兩相棄。

首夏病間

我生來幾時。萬有四千日。自省於其間。非憂卽有疾。老去慮漸息。年來病初愈。忽喜身與心。泰然兩無苦。

况茲孟夏月。清和好時節。微風吹袂衣。不寒復不熱。移榻樹陰下。竟日何所爲。或飲一甌茗。或吟兩句詩。內無憂患迫。外無職役羈。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

晚春沽酒

百花落如雪。兩鬢垂作絲。春去有來日。我老無少時。人生待富貴。爲樂常苦遲。不如貧賤日。隨分開愁眉。賣我所乘馬。典我舊朝衣。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名姓日隱晦。形骸日變衰。醉臥黃公肆。人知我是誰。

蘭若寓居

名宦老慵求。退身安草野。家園病懶歸。寄居在蘭若。薜衣換簪組。藜杖代車馬。行止輒自由。甚覺身蕭灑。晨遊南塢上。夜息東菴下。人間千萬事。無有關心者。

麴生訪宿

西齋寂已暮。叩門聲摘摘。知是君宿來。自拂塵埃席。村家何所有。茶果迎來客。貧靜似僧居。竹林依四壁。廚燈斜影出。簷雨餘聲滴。不是愛閑人。肯來同此夕。

聞庚七左降因詠所懷

我病臥渭北。君老謫巴東。相悲一長歎。薄命與君同。既歎還自哂。哂歎兩未終。後心諄前意。所見何迷蒙。人生大塊間。如鴻毛在風。或飄青雲上。或落泥塗中。袞服相天下。儻來非我通。布衣委草莽。偶去非吾窮。外物不可必。中懷須自空。無令快快氣。留滯在心胸。

答卜者

病眼昏似夜，衰鬢颯如秋。除却須衣食，平生百事休。知君善易者，問我決疑不。不下非他故，人間無所求。

歸田三首

人生何所欲，所欲唯兩端。中人愛富貴，高士慕神仙。神仙須有籍，富貴亦在天。莫戀長安道，莫尋方丈山。

西京塵浩浩，東海浪漫漫。金門不可入，琪樹何由攀。不如歸山下，如法種春田。

種田計已決，決意復何如。賣馬買犢使，徒步歸田廬。迎春治耒耜，候雨關菑畲。策杖田頭立，躬親課僕夫。

吾聞老農言，爲稼慎在初。所施不鹵莽，其報必有餘。上求奉王稅，下望備家儲。安得放慵墮，拱手而曳裾。

學農未爲鄙，親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後，自擬執犂鋤。三十爲近臣，腰間鳴珮玉。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鋤穀。何言十年內，變化如此速。此理固是常，窮通相倚伏。

秋遊原上

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清晨起巾櫛，徐步出柴荆。露杖筇竹冷，風襟越蕉輕。閑攜弟姪輩，同上秋原行。新粟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自我到此村，往來白髮生。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留連向暮歸，樹樹風蟬聲。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見此令人飽，何必待西成。

九日登西原宴望

病愛枕席涼，日高眼未輟。弟兄呼我起，今日重陽節。起登西原望，懷抱同一豁。移座就菊叢，饌酒前羅列。

雖無絲與管。歌笑隨情發。白日未及傾。顏酡耳已熱。酒酣四向望。六合何空闊。天地自久長。斯人幾時活。請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無虛月。指此各相勉。良辰且歡悅。

寄同病者

三十生二毛。早衰爲沈疴。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年顏日枯槁。時命日蹉跎。豈獨我如此。聖賢無奈何。迴觀親舊中。舉目尤可嗟。或有終老者。沉賤如泥沙。或有始壯者。飄忽如風花。窮餓與天促。不如我者多。以此反自慰。常得心平和。寄言同病者。迴歎且爲歌。

遊藍田山下居

脫置腰下組。擺落心中塵。行歌望山去。意似歸鄉人。朝謁玉峯下。暮尋藍水濱。擬求幽僻地。安置疎慵身。本性便山寺。應須旁悟真。

村雪夜坐

南窗背燈坐。風霰暗紛紛。寂寞深村夜。殘雁雪中聞。

東園翫菊

少年昨已去。芳歲今又闕。如何寂寞意。復此荒涼園。園中獨立久。日淡風露寒。秋蔬盡蕪沒。好樹亦凋殘。唯有數叢菊。新開籬落間。攜觴聊就酌。爲爾一留連。憶我少小日。易爲興所牽。見酒無時節。未飲已欣然。近從年長來。漸覺取樂難。常恐更衰老。強飲亦無歡。願謂爾菊花。後時何獨鮮。誠知不爲我。借爾暫開顏。

觀稼

世役不我牽，身心常自若。晚出看田畝，閑行旁村落。纍纍繞場稼，嘖嘖羣飛雀。年豐豈獨人，禽鳥聲亦樂。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斂手笑相延，社酒有殘酌。愧茲勤且敬，藜杖爲淹泊。言動任天真，未覺農人惡。停杯問生事，夫種妻兒穫。筋力苦疲勞，衣食長單薄。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

聞哭者

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聲又何切。云是母哭兒，兒年十七八。四鄰尙如此，天下多夭折。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髮。余今過四十，念彼聊自悅。從此明鏡中，不嫌頭似雪。

新構亭臺示諸弟姪

平臺高數尺，臺上結茅茨。東西疏二牖，南北開兩扉。蘆簾前後卷，竹簾當中施。清冷白石枕，疎涼黃葛衣。開袷向風坐，夏日如秋時。嘯傲頗有趣，窺臨不知疲。東窗對華山，三峯碧參差。南簷當渭水，臥見雲帆飛。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飢渴，何必慕甘肥。况有好羣從，旦夕相追隨。

自吟拙什因有所懷

懶病每多暇，暇來何所爲。未能拋筆硯，時作一篇詩。詩成淡無味，多被衆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唯有元微之。趁向江陵府，三年作判司。相去二千里，詩成遠不知。

東坡秋意寄元八

寥落野陂畔，獨行思有餘。秋荷病葉上，白露大如珠。忽憶同賞地，曲江東北隅。秋池少遊客，唯我與君俱。

啼蛩隱紅蓼。瘦馬踏青蕪。當時與今日。俱是暮秋初。節物苦相似。時景亦無餘。唯有人分散。經年不得書。

閑居

深閉竹間扉。靜掃松下地。獨嘯晚風前。何人知此意。看山盡日坐。枕帙移時睡。誰能從我遊。使君心無事。

詠拙

所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蠢。我命薄且屯。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曾舉兩足。學人踏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雲。從茲知命薄。摧落不遑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葺茅爲我廬。編蓬爲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穀充盤飧。靜讀古人書。閑釣清渭濱。優哉復遊哉。聊以終吾身。

詠慵

有官慵不選。有田慵不農。屋穿慵不葺。衣裂慵不縫。有酒慵不酌。無異樽長空。有琴慵不彈。亦與無絃同。家人告飯盡。欲炊慵不舂。親朋寄書至。欲讀慵開封。常聞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彈琴復鍛鐵。比我未爲慵。

冬夜

家貧親愛散。身病交遊罷。眼前無一人。獨掩村齋臥。冷落燈火暗。離披簾幕破。策策窗戶前。又聞新雪下。長年漸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學坐忘心。寂寞安可過。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來四年。一千三百夜。

村中留李三宿

平生早遊宦。不道無親故。如我與君心。相知應有數。春明門前別。金氏陂中遇。村酒兩三盃。相留寒日暮。

勿嫌村酒薄。聊酌論心素。請君少踟躕。繫馬門前樹。明年身若健。便擬江湖去。他日縱相思。知君無覓處。後會既茫茫。今宵君且住。

友人夜訪

簷間清風簾松下明月杯。幽意正如此。况乃故人來。

遊悟真寺詩 一百三十韻

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遊悟真寺。寺在王順山。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自茲捨車馬。始涉藍溪灣。手拄青竹杖。足躡白石灘。漸怪耳目曠。不聞人世譚。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巔。一息幡竿下。再休石龕邊。龕間長丈餘。門戶無肩關。俯窺不見人。石髮垂若鬚。驚出白蝙蝠。雙飛如雪翻。迴首寺門望。青崖夾朱軒。如擊山腹開。置寺於其間。入門無平地。地窄虛空寬。房廊與臺殿。高下隨峯巒。巖崿無撮土。樹木多瘦堅。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松桂亂無行。四時鬱芊芊。枝梢孀清吹。韻若風中絃。日月光不透。綠陰相交延。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首憩賓位亭。就坐未及安。須臾開北戶。萬里明豁然。拂簷虹霓微。透棟雲迴旋。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野綠蔭草樹。眼界吞秦原。渭水細不見。漢陵小於拳。却顧來時路。縈紆映朱欄。歷歷上山人。一一遙可觀。前對多寶塔。風鐸鳴四端。欒欂與戶牖。恰恰金碧繁。云昔迦葉佛。此地坐涅槃。至今鐵鉢在。當底手跡穿。西開玉像殿。白佛森比肩。抖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疊霜爲袈裟。貫雹爲華鬘。逼觀疑鬼功。其跡非雕鐫。次登觀音堂。未到聞梅檀。上階脫雙履。斂足升淨筵。六椽挑玉鏡。四座敷金鈿。黑夜自光明。不待燈燭燃。衆寶互低昂。碧珮珊瑚蟠。風來似天樂。相觸聲珊珊。

白珠垂露凝。赤珠滴血殷。點綴佛髻上。合爲七寶冠。雙瓶白瑤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玉笛何代物。天人施祇園。吹如秋鶴聲。可以降靈仙。是時秋方中。三五月正圓。寶堂豁三門。金魄當其前。月與寶相射。晶光爭鮮妍。照人心骨冷。竟夕不欲眠。曉尋南塔路。亂竹低嬋娟。林幽不逢人。寒蝶飛翩翩。山果不識名。離離夾道蕃。足以療飢乏。摘嘗味甘酸。道南藍谷神。紫傘白紙錢。若歲有水旱。詔使修蘋蘩。以地清淨故。獻典無葦臚。危石疊四五。巖鬼歛且剗。造物者何意。堆在巖東偏。冷滑無人迹。苔點如花牋。我來登上頭。下臨不測淵。目眩手足掉。不敢低頭看。風從石下生。薄人而上搏。衣服似羽翻。開張欲飛鶩。巖巖三面峯。峯尖刀劍攢。往往白雲過。決開露青天。西北日落時。夕暉紅團團。千里翠屏外。走下丹砂丸。東南月上時。夜氣青漫漫。百丈碧潭底。寫出黃金盤。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周迴繞山轉。下視如青環。或鋪爲慢流。或激爲奔湍。泓澄最深處。浮出蛟龍涎。側身入其中。懸磴尤險難。捫蘿踏樛木。下逐飲澗猿。雪迸起白鷺。錦跳驚紅鱸。歇定方盪漉。濯去支體煩。淺深皆洞澈。可照腦與肝。但愛清見底。欲尋不知源。東崖饒怪石。積甃蒼琅玕。溫潤發於外。其間韞瓊璠。卞和死已久。良玉多棄捐。或時洩光彩。夜與星月連。中頂最高峯。柱天青玉竿。飜飈上不得。豈我能攀援。上有白蓮池。素葩覆清瀾。聞名不可到。處所非人寰。又有一片石。大如方尺磚。插在半壁上。其下萬仞懸。云有過去師。坐得無生禪。號爲定心石。長老世相傳。却上謁仙祠。臺草生絲絲。昔聞王氏子。羽化升上玄。其西瞰藥臺。猶對芝朮田。時復明月夜。上聞黃鶴言。迴尋畫龍堂。二叟鬢髮班。想見聽法時。歡喜禮印壇。復歸泉窟下。化作龍蜿蜒。階前石孔在。欲雨生白烟。往有寫經僧。身靜心精專。感彼雲外鶴。羣飛千翩翩。來添硯中水。去吸巖底泉。一日三往復。時節長不憊。

經成號聖僧。弟子名揚難。誦此蓮花偈。數滿百億千。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顛骨今不見。石函尙存焉。粉壁有吳畫。筆彩依舊鮮。素屏有楷書。墨色如新乾。靈境與異跡。周覽無不殫。一遊五晝夜。欲返仍盤桓。我本山中人。誤爲時網牽。牽率使讀書。推挽令効官。旣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以此自慚惕。戚戚常寡歡。無成心力盡。未老形骸殘。今來脫簪組。始觀離憂患。及爲山水遊。彌得縱疎頑。野麋斷羈絆。行走無拘攣。池魚放入海。一往何時還。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我今四十餘。從此終身閑。若以七十期。猶得三十年。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自此後詩爲贊善大夫時所作

昔我爲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惟君來往頻。我受狷介性。立爲頑拙身。平生雖寡合。合卽無緇磷。况君秉高義。富貴視如雲。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問其所與游。獨言韓舍人。其次卽及我。我愧非其倫。胡爲謬相愛。歲晚逾勤勤。落然頽簷下。一話夜達晨。床單食味薄。亦不嫌我貧。日高上馬去。相顧猶逡巡。長安久無雨。日赤風昏昏。憐君將病眠。爲我犯埃塵。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濱。所重君子道。不獨愧相親。

朝歸書寄元八

進入閣前拜。退就廊下餐。歸來昭國里。人臥馬歇鞍。却睡至日午。起坐心浩然。况當好時節。雨後清和天。柿樹綠陰合。王家庭院寬。瓶中鄂縣酒。牆上終南山。獨眠仍獨坐。開衿當風前。禪僧與詩客。次第來相看。要語連夜語。須眠終日眠。除非奉朝謁。此外無別牽。年長身且健。官貧心甚安。幸無急病痛。不至苦飢寒。自此聊以適。外緣不能干。惟應靜者信。難爲動者言。臺中元侍御。早晚作郎官。未作郎官際。無人相伴閑。

酬吳七見寄

曲江有病客。尋常多掩關。又聞馬死來。不出身更閑。聞有送書者。自起出門看。素絨暑丹字。中有瓊瑤篇。口吟耳自聽。當暑忽愴然。似漱寒玉水。如聞商風絃。首章歎時節。末句思笑言。懶慢不相訪。隔街如隔山。常聞陶潛語。心遠地自偏。君住安邑里。左右車徒喧。竹藥閉深院。琴樽開小軒。誰知市南作。轉作壺中天。君本上清人。名在石室間。不知有何過。謫作人間仙。常恐歲月滿。飄然歸紫烟。莫忘蜉蝣內。進士有同年。

昭國閑居

貧閑日高起。門巷晝寂寂。時暑放朝參。天陰少人客。槐花滿田地。僅絕人行跡。獨在一床眠。清涼風雨夕。勿嫌坊曲遠。近即多牽役。勿嫌祿俸薄。厚即多憂責。平生尚恬曠。老大宜安適。何以養吾真。官閑居處僻。

喜陳兄至

黃鳥啼欲歇。青梅結半成。坐憐春物盡。起入東園行。攜觴懶獨酌。忽聞叩門聲。閑人猶喜至。何況是陳兄。從容盡日語。稠疊長年情。勿輕一盞酒。可以話平生。

贈杓直

世路重祿位。恇恇者孔宣。人情愛年壽。天死者顏淵。二人如何人。不奈命與天。我今信多幸。撫己愧前賢。己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况茲知足外。別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將心地。迴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體非道引適。意無江湖閑。有興或飲酒。無事多掩關。寂靜夜深坐。安穩日高眠。秋不苦長夜。春不惜流年。委形老小外。忘懷生死間。

昨日共君語。與余心膺然。此道不可道。因君聊強言。

寄張十八

飢止一簞食。渴止一壺漿。出入止一馬。寢興止一牀。此外無長物。於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茲彌懶放。積習遂爲常。經旬不出門。竟日不下堂。同病者張生。貧僻住延康。傭中每相憶。此意未能忘。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來未相見。應有新詩章。早晚來同宿。天氣轉清涼。

題玉泉寺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閉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誰人。

朝回遊城南

朝退馬未困。秋初日猶長。迴轡城南去。郊野正清涼。水竹夾小徑。縈迴繞川岡。仰看晚山色。俯弄秋泉光。青松繫我馬。白石爲我牀。常時簪組累。此日和身忘。且隨鷓鴣末。暮遊鷗鶴傍。機心一以盡。兩處不亂行。誰辨心與跡。非行亦非藏。

舟行

帆影日漸高。閉眼猶未起。起問鼓櫂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竈。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盪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遊此。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

湓浦早冬

潯陽孟冬月。草木未全衰。祇抵長安陌。涼風八月時。日西湓水曲。獨行吟舊詩。梨花始零落。蒲葉稍離披。

但作城中想，何異曲江池。

江州雪

新雪滿前山，初晴好天氣。日西騎馬出，忽有京都意。城柳方纒花，簷冰才結穗。須臾風日暖，處處皆飄墜。行吟賞未足，坐歎消何易。猶勝嶺南看，霧霧不到地。

卷七

閑適三 古調 五言 五十八首

題潯陽樓 自此後詩江州司馬時作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溢浦月，平旦鏜峯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爲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訪陶公舊宅 并序

予夙慕陶淵明爲人，往歲渭川閑居，嘗有傲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糞。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爲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北亭

廬宮山下州。濫浦沙邊宅。宅北倚高岡。迢迢數千尺。上有青青竹。竹間多白石。茅亭居上頭。豁達門四闕。前楹卷簾箔。北牖施床席。江風萬里來。吹我涼淅淅。日高公府歸。巾笏隨手擲。脫衣恣搔首。坐臥任所適。時傾一盃酒。曠望湖天夕。口詠獨酌謔。目送歸飛翮。慚無出塵操。未免折腰役。偶獲此閑居。謾似高人跡。

遊濫水

四月未全熱。麥涼江氣秋。湖山處處好。最愛濫水頭。濫水從東來。一派入江流。可憐似縈帶。中有隨風舟。命酒一臨汎。捨鞍揚棹謳。放迴岸傍馬。去逐波間鷗。烟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初疑上河漢。中若尋瀛洲。汀樹綠拂地。沙草芳未休。青蘿與紫葛。枝蔓垂相樛。繫纜步平岸。迴頭望江州。城雉映水見。隱隱如層樓。日入意未盡。將歸復少留。到官行半歲。今日方一遊。此地來何暮。可以寫吾憂。

答故人

故人對酒歎。歎我在天涯。見我昔榮遇。念我今蹉跎。問我爲司馬。官意復如何。答云且勿歎。聽我爲君歌。我本蓬華人。鄙賤劇泥沙。讀書未百卷。信口嘲風花。自從筮仕來。六命三登科。顧慚虛勞姿。所得亦已多。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省分輒自愧。豈爲不遇耶。煩君對盃酒。爲我一咨嗟。

官舍內新鑿小池

簾下開小池。盈盈水方積。中底鋪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廣。但取幽人適。泛瀛微雨朝。泓澄明月夕。豈無大江水。波浪連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深盈尺。清淺可狎弄。昏煩聊漱滌。最愛曉暝時。一片秋天碧。

宿簡寂觀

巖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閑步。不知身遠近。夕投靈洞宿。臥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况乃終身隱。何以療夜飢。一匙雲母粉。

讀謝靈運詩

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通乃朝廷來。窮則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唯翫景物。亦欲據心素。往往卽事中。未能忘與論。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北亭獨宿

悄悄壁下床。紗籠耿殘燭。夜半獨眠覺。疑在僧房宿。

約心

黑鬢絲雪侵。青袍塵土流。兀兀復騰騰。江城一爲佐。朝就高齋上。薰然負暄臥。晚下小池前。澹然臨水坐。已約終身心。長如今日過。

晚望

江城寒角動。沙洲夕鳥還。獨在高亭上。西南望遠山。

早春

雪消冰又釋。景和風復暄。滿庭田地溼。薺葉生牆根。官舍悄無事。日西斜掩門。不開莊老卷。欲與何人言。

春癡

何處春暄來。微和生血氣。氣薰肌骨暢。東窗一昏睡。是時正月晦。假日無公事。爛熯不能休。自午將及未。緬思少健日。甘寢常自恣。一從衰疾來。枕上無此味。

睡起晏坐

後亭晝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住。淡寂歸一性。虛閑遣萬慮。了然此時心。無物可譬喻。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

詠懷

盡日松下坐。有時池畔行。行立與坐臥。中懷澹無營。不覺流年過。亦任白髮生。不爲世所薄。安得遂閑情。

春遊西林寺

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牙。陰竇洩泉脈。熙熙風土暖。藹藹雲嵐積。散作萬壑春。疑爲一氣碧。身閑居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與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

出山吟

朝詠遊仙詩。暮歌采薇曲。臥雲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隨出洞水。迴別緣巖竹。早晚重來遊。心期瑤草綠。

歲暮

已任時命去亦從歲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虛。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聞早鶯

日出眠未起。屋頭聞早鶯。忽如上林曉。萬年枝上鳴。憶爲近臣時。秉筆直承明。春深視草暇。且暮聞此聲。今聞在何處。寂寞潯陽城。鳥聲信如一。分別在人情。不作天涯意。豈殊禁中聽。

栽杉

勁葉森利劍。孤莖挺端標。纔高四五尺。勢若干青霄。移栽東窗前。愛爾寒不凋。病夫臥相對。日夕聞蕭蕭。昨爲山中樹。今爲簷下條。雖然遇賞翫。無乃近塵囂。猶勝澗谷底。埋沒隨衆樵。不見鬱鬱松。委質山上苗。

過李生

蘋小蒲葉短。南湖春水生。子近湖邊住。靜境稱高情。我爲郡司馬。散拙無所營。使君知性野。衙退任閑行。行攜小棹出。逢花輒獨傾。半酣到子舍。下馬扣柴荆。何以引我步。繞籬竹萬莖。何以醒我酒。吳音吟一聲。須臾進野飯。飯稻茹芹英。白甌青竹筯。儉潔無羶腥。欲去復徘徊。夕鴉已飛鳴。何當重遊此。待君湖水平。

詠意

常聞南華經。巧勞智憂愁。不如無能者。飽食但遨遊。平生愛慕道。今日近此流。自來潯陽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與時沉浮。朝煖夕安寢。用是爲身謀。此外卽閑放。時尋山水幽。春遊慧遠寺。秋上庾公樓。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身心一無繫。浩浩如虛舟。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

食筍

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爲賤。雙錢易一束。置之炊甑中。與飯同時熟。紫籜坼故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飧。經時不思肉。久爲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

遊石門澗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跡。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常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招東鄰

小棧二升酒。新簾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涼。

題元十八溪亭

怪君不喜仕。又不遊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盃酒。醉臥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身無子。余方鑿峯下。結室爲居士。山北與山東。往來從此始。

香鑪峯下新置草堂卽事詠懷題於石上

香鑪峯北面。遺愛寺西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松數十株。有竹千餘竿。松張翠繖蓋。竹倚青琅玕。其下無人居。惜哉多歲年。有時聚猿鳥。終日空風烟。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平生無所好。見此心依然。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茅宇。剏壑開茶園。何以洗我耳。屋頭落飛泉。何以淨我眼。砌下生白蓮。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爲世網牽。

時來昔捧日。老去今歸山。倦鳥得茂樹。涸魚反清源。捨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草堂前新開一池養魚種荷日有幽趣

淙淙冰峽水。浩浩萬頃陂。未如新塘上。微風動漣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離離。紅鯉二三寸。白蓮八九枝。遠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

白雲期

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體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閑時。年長識命分。心慵少營爲。見酒興猶在。登山力未衰。吾年幸當此。且與白雲期。

登香鑪峯頂

迢迢香鑪峯。心存耳目想。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蘿躡危石。手足勞俯仰。同遊三四人。兩人不敢上。上到峯之頂。目眩神恍惚。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湓城小於掌。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歸去思自嗟。低頭入蟻壤。

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

旦暮兩蔬食。日中一閑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心不擇時適。足不揀地安。窮通與遠近。一貫無兩端。常見今之人。其心或不然。在勞則念息。處靜已思喧。如是用身心。無乃自傷殘。坐輸憂惱便。况得形神全。吾有二道友。藹藹與錢同。飛青雲路。獨墮黃泥泉。歲暮物萬變。故情何不遷。應爲平生心。與我同一源。帝鄉遠於日。美人高在天。誰謂萬里別。常若在目前。泥泉樂者魚。雲路遊者鸞。勿言雲泥異。同在逍遙間。

因君問心地。書後偶成篇。慎勿說向人。人多笑此言。

烹葵

昨臥不夕食。今起乃朝飢。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紅粒香復軟。綠莢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後復何思。思憶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

小池二首

晝倦前齋熱。晚愛小池清。映林餘景沒。近水微涼生。坐把蒲葵扇。閑吟三兩聲。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

閉關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遂成一無事。因得常掩關。掩關來幾時。髣髴二三年。著書已盈帙。生子欲能言。始悟向身老。復悲世多艱。迴顧趨時者。役役塵壤間。歲暮竟何得。不如且安閑。

弄龜羅

有姪始六歲。字之爲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汝生何其晚。我年行已衰。物情少可念。人意老多慈。酒美竟須壞。月圓終有虧。亦如恩愛緣。乃是憂惱資。舉世同此累。吾安能去之。

截樹

種樹當前軒。樹高柯葉繁。惜哉遠山色。隱此蒙龍間。一朝持斧斤。手自截其端。萬葉落頭上。千峯來面前。忽似決雲霧。豁達觀青天。又如所念人。久別一款顏。始有清風至。稍見飛鳥還。開懷東南望。目遠心遼然。人各有偏好。物莫能兩全。豈不愛柔條。不如見青山。

望江樓上作

江畔百尺樓。樓前千里道。憑高望平遠。亦足舒懷抱。驛路使憧憧。關防兵草草。及茲多事日。尤覺閑人好。我年過不惑。休退誠非早。從此拂塵衣。歸山未爲老。

題座隅

手不任執爨。肩不能荷鋤。量力揆所用。曾不敵一夫。幸因筆硯功。得升仕進途。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奴。左右有兼僕。出入有單車。自奉雖不厚。亦不至飢劬。若有人及此。傍觀爲何如。雖賢亦爲幸。况我鄙且愚。伯夷古賢人。魯山亦其徒。時哉無奈何。俱化爲餓殍。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須。平生榮利心。破滅無遺餘。猶恐塵妄起。題此於座隅。

昔與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結後期。

柱子爲御史。伊余忝拾遺。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繫玉爲佩。子曳繡爲衣。從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朝見寵者辱。暮見安者危。紛紛無退者。相顧令人悲。宦情君早厭。世事我深知。常於榮顯日。已約林泉期。况今各流落。身病齒髮衰。不作臥雲計。攜手欲何之。待君女嫁後。及我官滿時。稍無骨肉累。粗有漁樵資。歲晚青山路。白首期同歸。

垂釣

臨水一長嘯。忽思十年前。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廡。浮生多變化。外事有盈虛。今來伴江叟。沙頭坐釣魚。

晚燕

百鳥乳雛畢。秋燕獨蹉跎。去社日已近。啣泥意如何。不悟時節晚。徒施功用多。人間事亦爾。不獨燕營窠。

贖雞

清晨臨江望。水禽正諠繁。鳧鴈與鷗鷺。游颺戲朝暾。適有鬻雞者。挈之來遠村。飛鳴彼何樂。窘束此何冤。喔喔十四鵠。罩縛同一樊。足傷金距縮。頭搶花冠翻。經宿廢飲啄。日高詣屠門。遲迴未死間。飢渴欲相吞。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魚豚。見茲生惻隱。贖放雙林園。開籠解索時。雞雞聽我言。購爾錢三百。小惠何足論。莫學銜環雀。崎嶇謾報恩。

秋日懷杓直

晚來天色好。獨出江邊步。憶與李舍人。曲江相近住。常云遇清景。必約同幽趣。若不訪我來。還須覓君去。開眉笑相見。把手期何處。西寺老胡僧。南園亂松樹。攜持小酒榼。吟詠新詩句。同出復同歸。從朝直至暮。風雨忽消散。江山眇迴互。潯陽與浔陽。相望空雲霧。心期自乖曠。時景還如故。今日郡齋中。秋光誰共度。

食後

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

齊物二首

日香山集 二詩

青松高百丈。綠蕙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悶。椿壽八千春。槿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冉冉孤生竹。竹身三年老。竹色四時綠。雖謝椿有餘。猶勝槿不足。

山下宿

獨到山下宿。靜向月中行。何處水邊碓。夜舂雲母聲。

題舊寫真圖

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頽臥江城。豈止十年老。曾與衆苦并。一照舊圖畫。無復昔儀形。形影默相顧。如弟對老兄。况使他人見。能不昧平生。羲和鞭日走。不爲我少停。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所恨凌烟閣。不得畫功名。

閑居

肺病不飲酒。眼昏不讀書。端然無所作。身意閑有餘。雞栖雞落晚。雪映林木疎。幽獨已云極。何必山中居。

對酒示行簡

今日一樽酒。歡暢何怡怡。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別恆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憂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繫。忽欲凌空飛。人生苟有累。食肉常如飢。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行簡勸爾酒。停盃聽我辭。不歎鄉國遠。不嫌官祿微。但願我與爾。終老不相離。

詠懷

再求與顏淵。卞和與馬遷。或罹天六極。或被人刑殘。顧我信爲幸。百骸且完全。五十不爲夭。吾今欠數年。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故雖窮退日。而無戚戚顏。昔有榮先生。從事於其間。今我不量力。舉心欲攀援。窮通不由己。歡戚不由天。命卽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己者。省躬諒非難。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

夜琴

蜀桐木性實。楚絲音韻清。調慢彈且緩。夜深十數聲。入耳淡無味。愜心潛有情。自弄還自罷。亦不要人聽。

山中獨吟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每逢美風景。或對好親故。高聲詠一篇。恍若與神遇。自爲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時新詩成。獨上東巖路。身依白石崖。手攀青桂樹。狂吟驚林壑。猿鳥皆窺覷。恐爲世所嗤。故就無人處。

達理二首

何物壯不老。何時窮不通。如彼音與律。宛轉旋爲宮。我命獨何薄。多悴而少豐。當壯已先衰。暫泰還長窮。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齷然與化俱。混然與俗同。誰能坐自若。齷齪於其中。舒姑化爲泉。牛哀病作虎。或柳生肘間。或男變爲女。鳥獸及水木。本不與民伍。胡然生變遷。不待死歸土。百骸是己物。尚不能爲主。况彼時命間。倚伏何足數。時來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當養浩然。吾聞達人語。

湖亭晚望殘水

湖上秋沈寥。湖邊晚蕭瑟。登亭望湖水。水縮湖底出。清渟得早霜。明滅浮殘日。流注隨地勢。窪坳無定質。

泓澄白龍臥。宛轉青蛇屈。破鏡折劍頭。光芒又非一。久爲山水客。見盡幽奇物。及來湖亭望。此狀難談悉。乃知天地間。勝事殊未畢。

郭虛舟相訪

朝暖就南軒。暮寒歸後屋。晚酒一兩杯。夜棋三數局。寒灰埋暗火。曉焰凝殘燭。不嫌貧冷人。時來同一宿。

卷八

閑適四 古調詩五言 凡五十七首

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

大原一男子。自顧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願助朝廷理。伏閣三上章。懇愚不稱旨。聖人存大體。優貸容不死。鳳詔停舍人。魚書除刺史。寬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心心。于茲十年矣。餘杭乃名郡。郡郭臨江汜。已想海門山。潮聲來入耳。昔予貞元末。羈旅曾遊此。甚覺太守尊。亦諳魚酒美。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尙擬拂衣行。况今兼祿仕。青山峯巒接。白日烟塵起。東道旣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聞有賢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爲愜。所歷良可紀。策馬度藍溪。勝遊從此始。

初出城留別

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過駱山人野居小池 駱生棄官居此二十餘年

茅覆環堵亭。泉添方丈沼。紅芳照水荷。白頸觀魚鳥。拳石苔蒼翠。尺波烟杳眇。但問有意無。勿論池大小。門前車馬路。奔走無昏曉。名利驅人心。賢愚同擾擾。善哉賂處士。安置身心了。何乃獨多君。丘園居者少。

宿清源寺

往譚潯陽去。夜憩輞溪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爾來幾何歲。溪草八九綠。不見舊房僧。蒼然新樹木。虛空走日月。世界遷陵谷。我生寄其間。孰能逃倚伏。隨緣又南去。好住東廊竹。

宿藍橋對月

昨夜風池頭。今夜藍溪口。明月本無心。行人自迴首。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清影不宜昏。聊將茶代酒。

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

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體倦目已昏。臚然遂成睡。右袂尙垂鞭。左手暫委轡。忽覺問僕夫。纔行百步地。形神分處所。遲速相乖異。馬上幾多時。夢中無限事。誠哉達人語。百齡同一寐。

鄧州路中作

蕭蕭誰家林。秋梨葉半坼。漠漠誰家園。秋韭花初白。路逢故里物。使我嗟行役。不歸渭北村。又作江南客。去鄉徒自苦。濟世終無益。自問波上萍。何如澗中石。

朱藤杖紫驄吟

拄上山之上。騎下山之下。江州去日朱藤杖。忠州歸時紫驄馬。天生二物濟我窮。我生合是栖栖者。

桐樹館重題

塔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疎老松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過紫霞蘭若

我愛此山頭。及此三登歷。紫霞舊精舍。寥落空泉石。朝市日喧隘。雲林長悄寂。猶存住寺僧。肯有歸山客。

感舊紗帽 帽卽故李侍郎所贈

昔君烏紗帽。贈我白頭翁。帽今在頂上。君已歸泉中。物故猶堪用。人亡不可逢。岐上今夜月。墳樹正秋風。

思竹窗

不憶西省松。不憶南宮菊。唯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窗間枕簟在。來後何人宿。

馬上作

處世非不遇。榮身頗有餘。勳爲上柱國。爵乃朝大夫。自問有何才。兩入承明廬。又問有何政。再駕朱輪車。矧予東山人。自惟朴且疎。彈琴復有酒。但慕嵇阮徒。闌被鄉里薦。誤上賢能書。一列朝士籍。遂爲世網拘。高有響繳爰。下有陷穽虞。每覺宇宙窄。未嘗心體舒。蹉跎二十年。領下生白鬚。何言左遷去。尙獲專城居。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雖未脫簪組。且來汎江湖。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醕。高聲詠篇什。大笑飛盃盂。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爲何如。秋風起江上。白日落路隅。首迴語五馬。去矣勿踟躕。

秋蝶

秋花紫蒙蒙。秋蝶黃茸茸。花低蝶新小。飛戲叢西東。日暮涼風來。紛紛花落叢。夜深白露冷。蝶已死叢中。朝生夕俱死。氣類各相從。不見千年鶴。多栖百丈松。

登商山最高頂

高高此山頂。四望唯烟雲。下有一條路。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霧塵。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

枯桑

道傍老枯樹。枯來非一朝。皮黃外尚活。心黑中先焦。有似多憂者。非因外火燒。

山路偶興

筋力未全衰。僕馬不至弱。又多山水趣。心賞非寂寞。捫蘿上烟嶺。躡石穿雲壑。谷鳥晚仍啼。洞花秋不落。提籠復攜榼。遇勝時停泊。泉憩茶數甌。嵐行酒一酌。獨吟還獨嘯。此興殊未惡。假使在城時。終年有何樂。

山雉

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適性遂其生。時哉山梁雉。梁上無鸞織。梁下無鷹鷂。雌雄與羣雛。皆得終天年。梁嗟籠下雞。及彼池中鴈。既有稻粱恩。必有犧牲患。

初下漢江舟中作寄兩省給舍

秋水浙紅粒。朝煙烹白鱗。一食飽至夜。一臥安達晨。晨無朝謁勞。夜無直宿勤。不知兩掖客。何似扁舟人。尚想到郡日。且稱守土臣。猶須副憂寄。恤隱安疲民。期年庶報政。三年當退身。終使滄浪水。濯吾纓上塵。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千年不擁潰。萬姓無墊溺。不爾民爲魚。大哉禹之績。

導嶼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爲不訖功。餘水斯委積。洞庭與青草。大小兩相敵。混合萬丈深。森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農人土地窄。我今尙嗟歎。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觀遺跡。疑此苗人頑。恃險不終役。帝亦無奈何。留患與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脈。滯則爲疽疔。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爲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流似翦紙。決壅同裂帛。滲作膏腴田。踏平魚鱉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初領郡政。銜退登東樓作。自此後詩到杭州後作。

縲縲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何言符竹貴。未免州縣勞。賴是餘杭郡。臺榭遶官曹。凌晨親政事。向晚恣遊遨。山冷微有雪。波平未生濤。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毫。直下江最闊。近東樓更高。煩襟與滯念。一望皆遁逃。

清調吟

索索風戒寒。沉沉日藏耀。勸君飲濁醪。聽我吟清調。芳節變窮陰。朝光成夕照。與君生此世。不合長年少。今晨從此過。明日安能料。若不結跏禪。卽須開口笑。

狂歌詞

明月照君席。白露霑我衣。勸君酒盃滿。聽我狂歌詞。五十已後衰。二十已前癡。晝夜又分半。其間幾何時。生前不歡樂。死後有餘貲。焉用黃墟下。珠衾玉匣爲。

郡亭

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况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潮來一凭檻。賓至一開筵。

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閑。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閣內。囂靜得中間。

詠懷

昔爲鳳閣郎。今爲二千石。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疎遠。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事有得而失。物有損而益。所以見道人。觀心不觀跡。

立春後五日

立春後五日。春態紛婀娜。白日斜漸長。碧雲低欲墮。殘冰坼玉片。新萼排紅顆。遇物盡欣欣。愛春非獨我。迎芳後園立。就暖前簷坐。還有惆悵心。欲別紅爐火。

郡中卽事

漫漫潮初平。熙熙春日至。空闊遠江山。晴明好天氣。外有適意物。中無繫心事。數篇對竹吟。一盃望雲醉。行攜杖扶力。臥讀書取睡。久養病形骸。深諳閑氣味。遙思九城陌。擾擾趨名利。今朝是直日。朝謁多軒騎。寵者防悔尤。權者懷憂畏。爲報高車蓋。恐非眞富貴。

郡齋暇日辱常州陳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館書事詩十六韻見寄亦以十六韻酬之

新年多暇日。晏起褰簾坐。睡足心更慵。日高頭未裹。徐傾下藥酒。稍燕煎茶火。誰伴寂寥身。無絃琴在左。遙思毗陵館。春深物婀娜。波拂黃柳梢。風搖白梅朵。衙門排曉戟。鈴閣開朝鎖。太守水西來。朱衣乘素舸。良晨不易得。佳會無由果。五馬正相逐。雙魚忽前墮。魚中獲瑰寶。持翫何磊砢。一百六十言。字字靈珠顆。

上申心款曲。下敘時轍軻。才富不如君。道孤還似我。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勿復問榮枯。冥心無不可。

官舍

高樹換新葉。陰陰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臥其下。閑慵兩有餘。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稚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譏兒鵲。啞啞母子烏。豈唯云鳥爾。吾亦引吾雛。

吾雛

吾雛字阿羅。阿羅纔七齡。嗟吾不才子。憐汝無弟兄。撫養雖駢駮。性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効吾詠詩聲。我齒今欲墮。汝齒昨始生。我頭髮盡落。汝頂髻初成。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孩嬰。緬想古人心。茲愛亦不輕。蔡邕念文姬。于公歎緹縈。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

題小橋前新竹招客

鴈齒小虹橋。垂簷低白屋。橋前何所有。苒苒新生竹。皮開拆褐錦。節露抽青玉。筠翠如可飡。粉霜不忍觸。閑吟聲未已。幽翫心頭足。管領好風烟。輕欺凡草木。誰能有月夜。伴我林中宿。爲君傾一盃。狂歌竹枝曲。

病中逢秋招客夜酌

不見詩酒客。臥來半月餘。合和新藥草。尋檢舊方書。晚霽烟景度。早涼窗戶虛。雪生衰髮久。秋入病心初。臥簾軒竹冷。風襟邛葛疎。夜來身校健。小飲復何如。

食飽

食飽拂枕臥。睡足起閑吟。淺酌一盃酒。緩彈數弄琴。既可暢情性。亦足傲光陰。誰知利名盡。無復長安心。
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輝。未立標榜。徵歸郎署。予既到郡。性愛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十韻。兼戲寄嚴。

嚴郎制茲樓。立名曰清輝。未及署花榜。遽徵還粉闈。去來三四年。塵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掃灑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看山倚前戶。待月關東扉。碧窗夏瑤瑟。朱欄飄舞衣。燒香卷幕坐。風燕雙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境有所歸。

南亭對酒送春

碧桃質已落。紅薇花尙熏。冉冉三月盡。晚鶯城上聞。獨持一盃酒。南亭送殘春。半酣忽長歌。歌中何所云。云我五十餘。未是苦老人。刺史二千石。亦不爲賤貧。天下三品官。多老於我身。同年登第者。零落無一分。親故半爲鬼。僮僕多見孫。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歡欣。

翫新庭樹因詠所懷

鶻竊四月初。新樹葉成陰。動搖風景麗。蓋覆庭院深。下有無事人。竟日此幽尋。豈唯翫時物。亦可開煩襟。時與道人語。或聽詩客吟。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鳴禽。偶得幽閑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

仲夏齋戒月

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自覺心骨爽。行起身翩跹。始知絕粒人。四體更輕便。初能脫病患。久必成神仙。禦寇馭冷風。赤松遊紫烟。常疑此說謬。今乃知其然。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丹田。

但減葦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除官去未間

除官去未間。半月恣游討。朝尋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樹少於松。平湖半連草。躋攀有次第。賞翫無昏早。有時騎馬醉。兀兀冥天造。窮通與生死。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爲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

三年爲刺史二首

三年爲刺史。無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題詩十餘首。慚非甘棠詠。豈有思人不。三年爲刺史。飲水復食糞。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

別萱桂

使君竟不住。萱桂徒栽種。桂有留人名。萱無忘憂用。不如江畔月。步步來相送。

自餘杭歸宿淮口作

爲郡已多暇。猶少勅吏職。罷郡更安閑。無所勞心力。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豈止吾一身。舉家同燕息。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乃至墮屨間。皆無凍餒色。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吾不知。於焉心自得。

舟中李山人訪宿

日暮舟悄悄。烟生水沉沉。何以延宿客。夜酒與秋琴。來客道門侶。來自嵩高岑。軒軒舉雲貌。豁豁開清襟。得意言語斷。入玄滋味深。默然相顧。陋心適而忘心。

洛下卜居

三年典郡歸所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飲啄供稻粱。苞裹用茵蓆。誠知是勞費。其奈心愛惜。遠從餘杭郭。同到洛陽陌。下檐拂雲根。開籠展霜翮。貞姿不可雜。高性宜其適。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東南得幽境。樹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陰。門前少人跡。未請中庶祿。且脫雙驂易。豈獨爲身謀。安吾鶴與石。

洛中偶作 自此後在東都作

五年職翰林。四年蒞潯陽。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宮郎。二年直綸閣。三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載。有詩千餘章。境與周萬象。土風備四方。獨無洛中作。能不心悵悵。今爲春官長。始來遊此鄉。徘徊伊澗上。睥睨嵩山傍。遇物輒一詠。一詠傾一觴。筆下成釋憾。卷中同補亡。往往顧自哂。眼昏鬢髮蒼。不知老將至。獨自放詩狂。

贈蘇少府

籍甚二十年。今日方款顏。相送嵩洛下。論心盃酒間。河亞懶出入。府寮多閉關。蒼髮彼此老。白日尋常閑。朝欲攜手出。暮思聯騎還。何當挈一榼。同宿龍門山。

移家入新宅

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既可避燥溼。復免憂寒飢。疾平未還假。官閑得分司。幸有祿俸在。而無職役羈。清旦盥漱畢。開軒卷簾幃。家人及雞犬。隨我亦熙熙。取興或寄酒。放情不過詩。何必苦修道。此卽是無爲。外累信已遣。中懷時有思。一何遠。默坐低雙眉。十載囚竄客。萬里征戍兒。春朝鎖籠鳥。冬夜支床龜。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期。磴牛封兩目。關閉何人知。誰能脫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適其性。如吾今日時。

置琴曲机上。慵坐但含情。何煩故揮弄。風絃自有聲。

琴

鶴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爾能舞。不如閑立時。

自詠

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可憐假年少。自笑須臾間。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玄鬢化爲雪。未聞休得官。咄哉箇丈夫。心性何墮頑。但遇詩與酒。便忘寢與飧。高聲發一吟。似得詩中仙。引滿飲一盞。盡忘身外緣。昔有醉先生。席地而幕天。于今居處在。許我當中眠。眠罷又一酌。酌罷又一篇。迴面顧妻子。生計方落然。誠知此事非。又過知非年。豈不欲自改。改卽心不安。且向安處去。其餘皆老閑。

林下閑步寄皇甫庶子

扶杖起病初。策馬立未任。旣懶出門去。亦無客來尋。以此遂成閑。閑步遶園林。天曉烟景淡。樹寒鳥雀深。一酌池上酒。數聲竹間吟。寄言東曹長。直知幽獨心。

晏起

鳥鳴庭樹上。日照屋簷時。老去慵轉極。寒來起尤遲。厚薄被適性。高低枕得宜。神安體穩暖。此味何人知。睡足仰頭坐。兀然無所思。如未鑿七竅。若都遺四肢。緬想長安客。早朝霜滿衣。彼此各自適。不知誰是非。

池畔二首

結構池西廊。疏理池東樹。此意人不知。欲爲待月處。
持刀間密竹。竹少風來多。此意人不會。欲令池有波。

春菴新居

江州司馬日忠州刺史時。栽松滿後院。種柳陰前墀。彼皆非吾土。栽種尙忘疲。况茲是我宅。葺藝固其宜。
平旦領僕使。乘春親指揮。移花夾暖室。洗竹覆寒池。池水變綠色。池芳動清輝。尋芳弄水坐。盡日心熙熙。
一物苟可適。萬緣都若遺。設如宅門外。有事吾不知。

贈言

捧籤獻千金。彼金何足道。臨觴贈一言。此言真可寶。流光我已晚。適意君不早。况君春風面。柔促如芳草。
二十方長成。三十向衰老。鏡中桃李色。不得十年好。胡爲坐脈脈。不肯傾懷抱。

泛春池

白蘋湘渚曲。綠篠剡溪口。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何如此庭內。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畝。
泓澄動階砌。淡泞映戶牖。蛇皮細有文。鏡面清無垢。主人過橋來。雙童扶一叟。恐汚清冷波。塵纓先抖擻。
波上一葉舟。舟中一樽酒。酒開舟不繫。去去隨所偶。或遶蒲浦前。或泊桃島後。未撥落盃花。低衝拂面柳。
半酣迷所在。倚榜兀迴首。不知此何處。復是人寰否。誰知始疏鑿。幾主相傳受。楊家去云遠。田氏將非久。
天與愛水人。終焉落吾手。

白香山集

卷九

感傷一 古調詩 五言 五十五首

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一作芸香吏。三見牡丹開。豈獨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迴。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

傷楊弘貞

顏子昔知命。仲尼惜其賢。楊生亦好學。不幸今復然。誰識天地意。獨與龜鶴年。

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

夏閏秋候早。七月風飄飄。渭川烟景晚。驪山宮殿高。丹殿子司諫。赤縣我徒勞。相去半日程。不得同遊遨。到官來十日。覽鏡生二毛。可憐趨走吏。塵土滿青袍。郵亭擁兩驛。簿書堆六曹。爲問網紀掾。何必使鉛刀。

新栽竹

佐邑意不適。閉門秋草生。何以娛野性。種竹百餘莖。見此階上色。憶得山中情。有時公事暇。盡日繞欄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陰未成。已覺庭宇內。稍稍有餘清。最愛近窗臥。秋風枝有聲。

秋霖中過尹縱之仙遊山居

白香山集 三詩

慘慘八月暮。連連三日霖。邑居尙愁寂。况乃在山林。林下有志士。苦學惜光陰。歲晚千萬慮。併入方寸心。巖鳥共旅宿。草蟲伴愁吟。秋天床席冷。雨夜燈火深。憐君寂寞意。攜酒一相尋。

寄江南兄弟

分散骨肉戀。超馳名利牽。一奔塵埃馬。一汎風波船。忽憶分首時。惘然秋風前。別來朝復夕。積日成七年。花落城中地。春深江上天。登樓東南望。鳥滅烟蒼然。相去復幾許。道里近三千。平地猶難見。况乃隔山川。

曲江早秋

秋波紅蓼水。夕照青蕪岸。獨信馬蹄行。曲江池四畔。早涼晴後至。殘暑暝來散。方喜炎燠銷。復嗟時節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人壽七十稀。七十新過半。且當對酒笑。勿起臨風歎。

寄題盤屋廳前雙松

憶昨爲吏日。折腰多苦辛。歸家不自適。無計慰心神。手栽兩樹松。聊以當嘉賓。乘春日一往。生意漸欣欣。清韻度秋在。綠茸隨日新。始憐澗底色。不憶城中春。有時晝掩關。雙影對一身。盡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忽奉宣室詔。徵爲文苑臣。閒來一惆悵。長似別交親。早知烟翠前。攀翫不逡巡。悔從白雲裏。移爾落巖塵。

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

何處感時節。新蟬禁中聞。宮槐有秋意。風夕花紛紛。寄跡鴛鴦行。歸心鷓鴣羣。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雲。何日仙遊寺。潭前秋見君。

禁中月

海上明月出。禁中清夜長。東南樓殿白。稍稍上宮牆。淨落金塘水。明浮玉砌霜。不比人間見。塵土汚清光。

贈賈松者

一束蒼蒼色。知從澗底來。斲掘經幾日。枝葉滿塵埃。不買非他意。城中無地栽。

初見白髮

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青山方遠別。黃綬初從仕。未料容髮間。蹉跎忽如此。

別元九後詠所懷

零落桐葉雨。蕭條槿花風。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閑中。況與故人別。中懷正無條。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門東。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禁中秋宿

風翻朱裏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燈。秋床一人寢。

早秋曲江感懷

離離暑雲散。嫋嫋涼風起。池上秋又來。荷花半成子。朱顏自銷歇。白日無窮已。人壽不如山。年光忽於水。青蕪與紅蓼。歲歲秋相似。去歲此悲秋。今秋復來此。

寄元九

身爲近密拘。心爲名檢縛。月夜與花時。少逢盃酒樂。唯有元夫子。開來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時笑諠。今春除御史。前月之東洛。別來未開顏。塵埃滿樽杓。薰風晚香盡。槐雨餘花落。秋意一蕭條。離容兩寂寞。

况隨白日老，共負青山約。誰識相念心，轉鷹與籠鶴。

春暮寄元九

梨花結成實，燕卵化為雛。時物又若此，道情復何如。但覺日月促，不嗟年歲徂。浮生都是夢，老少亦何殊。唯與故人別，江陵初謫居。時時一相見，此意未全除。

早梳頭

夜沐早梳頭，窗明秋鏡曉。颯然握中髮，一沐知一少。年事漸蹉跎，世緣方繳繞。不學空門法，老病何由了。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

出關路

山川函谷路，塵土游子顏。蕭條去國意，秋風生故關。

別舍弟後月夜

悄悄初別夜，去住兩盤桓。行子孤燈店，居人明月軒。平生共貧苦，未必日成歡。及此暫爲別，懷抱已憂煩。况是庭葉盡，復思山路寒。如何爲不念，馬瘦衣裳單。

新豐路逢故人

塵土長路晚，風烟廢宮秋。相逢立馬語，盡日此橋頭。知君不得意，鬱鬱來西游。惆悵新豐店，何人識馬周。

金鑿子晬日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鑿。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慚非達者懷，未免俗情憐。從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

若無天折患。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青龍寺早夏

塵埃經小雨。地高倚長坡。日西寺門外。景氣含清和。閒有老僧立。靜無凡客過。殘鶯意思盡。新葉陰涼多。春去未幾日。夏雲忽嵯峨。朝朝感時節。年鬢暗蹉跎。胡爲戀朝市。不去歸烟蘿。青山寸步地。自問心如何。

秋題牡丹叢

晚叢白露夕。衰葉涼風朝。紅豔久已歇。碧芳今亦銷。幽人坐相對。心事共蕭條。

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銷憂藥。神速無以加。一盃驅世慮。兩盃反天和。三盃卽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穿。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曲江感秋

沙草新雨地。岸柳涼風枝。三年感秋意。併在曲江池。早蟬已嘹唳。晚荷復離披。前秋去秋思。一一生此時。昔人三十二。秋興已云悲。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歲月不虛設。此身隨日衰。暗老不自覺。直到鬢成絲。

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

高才淹禮寺。短羽翔禁林。西街居處遠。北闕官曹深。君病不來訪。我忙難往尋。差池終日別。寥落經年心。

露溼綠蕪地。月寒紅樹陰。况茲獨愁夕。聞彼相思吟。上歎言笑阻。下嗟時歲侵。容衰曉窗鏡。思苦秋絃琴。一章錦繡段。八韻瓊瑤音。何以報珍重。漸無雙雨金。

立秋日曲江憶元九

下馬柳陰下。獨上堤上行。故人千萬里。新蟬三兩聲。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兩地新秋思。應同此日情。

早朝賀雪寄陳山人

長安盈尺雪。早朝賀君喜。將赴銀臺門。始出新昌里。上堤馬蹄滑。中路蠟燭死。十里向北行。寒風吹破耳。待漏五門外。候對三殿裏。鬢髮凍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游谷。暗謝陳居士。暖覆褐裘眠。日高應未起。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愴然感懷因以此寄

永壽寺中語。新昌坊北分。歸來數行淚。悲事不悲君。悠悠藍田路。自云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昨夜雲四散。千里同月色。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無人可寄書。覺來未及說。叩門聲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書一封。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緘見手札。一紙十三行。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心腸都未盡。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陽城山館中。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斜。月前何所有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殷勤書背後。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憶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讀。一句十迴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和元九悼往

美人別君去。自去無處尋。舊物零落盡。此情安可任。唯有繡紗幌。塵埃日夜侵。馨香與顏色。不似舊時深。

透影燈耿耿。籠月光沉沉。中有孤眠客。秋涼生夜衾。舊宅牡丹院。新墳松柏林。夢中咸陽淚。覺後江陵心。合此隔年恨。發爲中夜吟。無論君自感。聞者欲沾襟。

重到渭上舊居

舊居清渭曲。開門當蔡渡。十年方一還。幾欲迷歸路。追思昔日行。感傷故游處。插柳作高林。種桃成老樹。因驚成人者。盡是舊童孺。試問舊老人。半爲繞村墓。浮生同過客。前後遞來去。白日如弄珠。出沒光不住。人物日改變。舉目悲所遇。迴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朱顏銷不歇。白髮生無數。唯有山門外。三峯色如故。

白髮

白髮知時節。暗與我有期。今朝日陽裏。梳落數莖絲。家人不慣見。憫默爲我悲。我云何足怪。此意爾不知。凡人年三十。外壯中已衰。但思寢食味。已減二十時。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書魔昏兩眼。酒病况四肢。親愛日零落。在者仍別離。身心久如此。白髮生已遲。由來生老死。三病長相隨。除却無生念。人間無藥治。

秋日

池殘寥落水。窗下悠揚日。嫋嫋秋風多。槐花半成實。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

將之饒州江浦夜泊

明月滿深浦。愁人臥孤舟。煩寃寢不得。夏夜長於秋。苦乏衣食資。遠爲江海游。光陰坐遲暮。鄉國行阻脩。身病向鄱陽。家貧寄徐州。前事與後事。豈堪心併憂。憂來起長望。但見江水流。雲樹藹蒼蒼。烟波淡悠悠。故園迷處所。一念堪白頭。

思歸

養無晨昏膳。隱無伏臘資。遂求及親祿。僮俛來京師。薄俸未及親。別家已經時。冬積溫席懋。春遠探蘭期。夏至一陰生。稍稍夕漏遲。塊然抱愁者。夜長獨先知。悠悠鄉關路。夢去身不隨。坐惜時節變。蟬鳴槐花枝。

冀城北原作

野色何莽蒼。聲秋亦蕭疏。風吹黃埃起。落日驅征車。何代此開國。封疆百里餘。古今不相待。朝市無常居。昔人城邑中。今變爲丘墟。昔人墓田中。今化爲里閭。廢興相催迫。日月互居諸。世變無遺風。焉能知其初。行人千載後。懷古空躊躇。

客路感秋寄明準上人

日暮天地冷。雨霽山河清。長風從西來。草木凝秋聲。已感歲倏忽。復傷物凋零。孰能不惻悽。天時牽人情。借問空門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煩惱生。

遊襄陽懷孟浩然

楚山碧巖巖。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深樹蒼蒼。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耿耿旅燈下。愁多常少眠。思鄉貴早發。發在雞鳴前。九月草木落。平蕪連遠山。秋陰和曙色。萬木蒼蒼然。去秋偶東遊。今秋始西旋。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心雖非蘭膏。安得不自然。

秋懷

月出照北堂。光華滿階墀。涼風從西至。草木日夜衰。桐柳減綠陰。薰蘭銷碧滋。感物私自念。我心亦如之。安得長少壯。盛衰迫天時。人生如石火。爲樂常苦遲。

別楊穎士盧克柔殷堯藩

倦鳥暮歸林。浮雲晴歸山。獨有行路子。悠悠不知還。人生苦營營。終日羣動間。所務雖不同。同歸於不閑。扁舟來楚鄉。疋馬往秦關。離憂繞心曲。宛轉如循環。且持一盃酒。聊以開離顏。

題贈定光上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我來如有悟。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安得遺耳目。冥然反天真。

祇役駱口驛喜蕭侍御書至兼觀新詩吟諷通宵因寄八韻

日暮心無擾。吏役正營營。忽驚芳信至。復與新詩并。是時天無雲。山館有月明。月下讀數遍。風前吟一聲。一吟三四歎。聲盡有餘清。雅哉君子文。詠性不詠情。使我靈府中。鄙吝不得生。始知聽韶濩。可使心和平。

酬李少府曹長官舍見贈

低腰復斂手。心體不遑安。一落風塵下。方知爲吏難。公事與日長。官情隨歲闌。惆悵青袍袖。芸香無半殘。賴有李夫子。此懷聊自寬。兩心如止水。彼此無波瀾。往往簿書暇。相勸強爲歡。白馬馳蹋雪。滌觴春暖寒。戀月夜同宿。愛山晴共看。野性自相近。不是爲同官。

留別

秋涼卷朝簾。春暖撤夜衾。雖是無情物。欲別尚沈吟。况與有情別。別隨情淺深。二年歡笑意。一旦東西心。獨留誠可念。同行力不任。前事詎能料。後期諒難尋。唯有潺湲淚。不惜共沾衿。

曉別

曉鼓聲已半。離筵坐難久。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月落欲明前。馬嘶初別後。浩浩暗塵中。何由見迴首。

北園

北園東風起。雜花次第開。心知須臾落。一日三四來。花下豈無酒。欲酌復遲迴。所思眇千里。誰勸我一盃。

惜情李花

樹小花鮮妍。香繁條軟弱。高低二三尺。重疊千萬萼。朝豔蕩霏霏。夕凋紛漠漠。辭枝朱粉細。覆地紅綃薄。由來好顏色。嘗苦易銷燦。不見黃蕩花。狂風吹不落。

照鏡

皎皎青銅鏡。斑斑白絲鬢。豈復更藏年。實年君不信。

新秋

西風飄一葉。庭前颯已涼。風池明月水。衰蓮白露房。其奈江南夜。絲絲自此長。

夜雨

早蛩啼復歇。殘燈滅又明。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聲。

秋江送客

秋鴻次第過。哀猿朝夕聞。是日孤舟客。此地亦離羣。濛濛潤衣雨。漠漠冒帆雲。不醉潯陽酒。烟波愁殺人。

感逝寄遠

昨日聞甲死。今朝聞乙死。知識三分中。二分化爲鬼。逝者不復見。悲哉長已矣。存者今如何。去我皆萬里。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幾。通果澧鳳州。眇然四君子。相思俱老大。浮世如流水。應歎舊交遊。凋零一如此。何當一杯酒。開眼笑相視。

秋月

夜初色蒼然。夜深光浩然。稍轉西廊下。漸滿南窗前。况是綠蕪地。復茲清露天。落葉聲策策。驚鳥影翩翩。棲禽尙不穩。愁人安可眠。

卷十

感傷二 古調 五言 七十八首

朱陳村詩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氳氳。機梭聲扎扎。牛驢走紛紛。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唯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

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邊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苦且貧。徒學辯是非。祇自取辛勤。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爲大謬人。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舉秀才。三十爲諫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肯身。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臥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陳村民。

讀鄧魴詩

塵架多文集。偶取一卷披。未及看姓名。疑是陶潛詩。看名知是君。惻惻令我悲。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一拾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嗟君兩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祿不及。新婚妻未歸。少年無疾患。溘死於路歧。天不與爵壽。唯與好文詞。此理勿復道。巧曆不能推。

寄元九 自此後在涓村作

晨雞纔發聲。夕雀俄斂翼。晝夜往復來。疾如出入息。非徒改年貌。漸覺無心力。自念因念君。俱爲老所逼。君年雖較少。顛顛適南國。三年不放歸。炎瘴銷顏色。山無殺草雪。水有含沙域。健否遠不知。書多隔年得。願君少愁苦。我亦加飧食。各保金石軀。以慰長相憶。

秋夕

葉聲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獨臥。誰爲拂塵牀。

夜雨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鄉遠去不得。無日不瞻望。腸深解不得。無夕不思量。况此殘燈夜。獨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曉。風雨正蒼蒼。不學頭陀法。前心安可忘。

秋霽

金火不相待。炎涼雨中變。林晴有殘蟬。巢冷無留鷺。沉吟卷長簾。惆愴收團扇。向夕稍無泥。閑步青苔院。月出砧杵動。家家擣秋練。獨對多病妻。不能理針線。冬衣殊未製。夏服行將綻。何以迎早秋。一盃聊自勸。

歎老三首

晨興照清鏡。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今古稱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我有一握髮。梳理何稠直。昔似玄雲光。如今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鴉頭與鶴頸。至老長如墨。獨有人鬢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去歲新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送兄弟迴雪夜

日晦雲氣黃。東北風切切。時從村南還。新與兄弟別。離襟淚猶濕。迴馬嘶未歇。欲歸一室坐。天陰多無月。夜長火消盡。歲暮雨凝結。寂寞滿爐灰。飄冷上階雪。對雪畫寒灰。殘燈明復滅。灰死如我心。雪白如我髮。

所遇皆如此。頃刻堪愁絕。迴念入坐忘。轉憂作禪悅。平生洗心法。正爲今宵設。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西澗冰已銷。春溜含新碧。東風來幾日。蟄動萌芽拆。潛知陽和功。一日不虛擲。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一坐欲忘歸。暮禽聲嘖嘖。蓬蒿隔桑棗。隱映烟火夕。歸來問夜飧。家人烹薺麥。

同友人尋澗花

聞有澗底花。貫得村中酒。與君來較遲。已逢搖落後。隨觴有遺恨。悵望空溪口。記取花發時。期君重攜手。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來歲期。不知身健否。

登村東古塚

高低古時塚。上有牛羊道。獨立最高頭。悠哉此懷抱。迴頭向村望。但見荒田草。村人不愛花。多種粟與棗。自來此村住。不覺風光好。花少鶯亦稀。年年春暗老。

夢裴相公

五年生死隔。一夕夢魂通。夢中如往日。同直金鑾宮。髮髯金紫色。分明冰玉容。勤勤相眷意。亦與平生同。既寤知是夢。惘然情未終。追想當時事。何殊昨夜中。自我學心法。萬緣成一空。今朝爲君子。流涕一霑胸。

晝寢

坐整白單衣。起穿黃草履。朝飧盥漱畢。徐下堦前步。暑風微變候。晝刻漸加數。院靜地陰陰。鳥鳴新葉樹。獨行還獨臥。夏景殊未暮。不作午時眠。日長安可度。

別行簡

漠漠病眼花。星星愁鬢雪。筋骸已衰憊。形影仍分缺。梓州二千里。劍門五六月。豈是遠行時。火雲燒棧熱。何言巾上淚。乃是腸中血。念此早歸來。莫作經年別。

觀兒戲

齟齬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鬪草。盡日樂嬉嬉。堂上長年客。餐間新有絲。一看竹馬戲。每憶童騃時。童騃饒戲樂。老大多憂悲。靜念彼與此。不知誰是癡。

歎常生

西村常氏子。臥疾不須與。前旬猶訪我。今日忽云殂。時我病多暇。與之同野居。園林青藜藹。相去數里餘。村鄰無好客。所遇唯農夫。之子何如者。往還猶勝無。于今亦已矣。可爲一長吁。

寄元九

一病經四年。親朋書信斷。窮通合易交。自笑知何晚。元君在荆楚。去日唯云遠。彼獨是何人。心如石不轉。憂我貧病身。書來唯勸勉。上言少愁苦。下道加殮飯。憐君爲謫吏。窮薄家貧徧。三寄衣食資。數盈二十萬。豈是貪衣食。感君心纒纒。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不因身病久。不因命多蹇。平生親友心。豈得知深淺。

以鏡贈別

人言似明月。我道勝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豈如玉匣裏。如水長澄澈。月破天暗時。圓明獨不歇。我慚貌醜老。繞鬢斑斑雪。不如贈少年。迴照青絲髮。因君千里去。持此將爲別。

城上對月期友人不至

古人惜晝短。勸令秉燭遊。况此迢迢夜。明月滿西樓。復有盈樽酒。置在城上頭。期君君不至。人月兩悠悠。照水烟波白。照人肌髮秋。清光正如此。不醉卽須愁。

念金鑿子二首

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感情時一撫。一朝捨我去。魂影無處所。况念天化時。嘔啞初學語。始知骨肉愛。乃是憂悲聚。唯思未有前。以理遣傷苦。忘懷日已久。三度移寒暑。今日一傷心。因逢舊乳母。

又一首

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邇來三四春。形質本非實。氣聚偶成身。恩愛元是妄。緣合暫爲親。念茲庶有悟。聊用遣悲辛。慚將理自奪。不是忘情人。

對酒

人生一百歲。通計三萬日。何況百歲人。人間百無一。賢愚共零落。貴賤同埋沒。東岱前後魂。北邙新舊骨。復聞藥誤者。爲愛延年術。又有憂死者。爲貪政事筆。藥誤不得老。憂死非因疾。誰人言最靈。知得不知失。何如會親友。飲此盃中物。能沃煩慮銷。能陶眞性出。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

渭村雨歸

渭水寒漸落。離離蒲稗苗。閑旁沙邊立。看人刈葦荻。近水風景冷。晴明猶寂寥。復茲夕陰起。野思重蕭條。蕭條獨歸路。暮雨溼村橋。

諭懷

黑頭日已白。白面日已黑。人生未死間。變化何終極。常言在己者。莫若形與色。一朝改變來。止遏不能得。况彼身外事。悠悠通與塞。

喜友至留宿

村中少賓客。柴門多不開。忽聞車馬至。云是故人來。况值風雨夕。愁心正悠哉。願君且同宿。盡此手中杯。人生開口笑。百年都幾迴。

西原晚望

花菊引閒行。行上西原路。原上晚無人。因高聊四顧。南阡有烟火。北陌連墟墓。村鄰何蕭疏。近者猶百步。吾廬在其下。寂寞風日暮。門外轉枯蓬。籬根伏寒兔。故園汴水上。離亂不堪去。近歲始移家。飄然此村住。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樹。便是衰病身。此生終老處。

感鏡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顛顏容。照罷重惆悵。背有雙盤龍。

村居臥病三首

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夏木纔結陰。秋蘭已含露。前日巢中卵。化作雛飛去。時日穴中蟲。蛻爲蟬上樹。四時未常歇。一物不暫住。唯有病客心。沉然獨如故。

又一首

新秋久病客。起步村南道。盡日不逢人。蟲聲徧荒草。西風吹白露。野綠秋仍早。草木猶未傷。先傷我懷抱。朱顏與玄鬢。強健幾時好。况爲憂病侵。不得依年老。

又一首

種黍三十畝。雨來苗漸大。種韭二十畦。秋來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韭爲春菜。荒村百物無。待此養衰瘵。蒼廬備陰雨。補褐防寒歲。病身知幾時。且作明年計。

沐浴

經年不沐浴。塵垢滿肌膚。今朝一澡濯。衰瘦頗有餘。老色頭鬢白。病形支體虛。衣寬有臃帶。髮少不勝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已如此。七十復何如。

栽松二首

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溼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

愛君抱晚節。憐君含直文。欲得朝朝見。堦前故種君。知君死則已。不死會凌雲。

病中友人相訪

臥久不記日。南窗昏復昏。蕭條草簷下。寒雀朝夕聞。強扶牀前杖。起向庭中行。偶逢故人至。便當一逢迎。移榻就斜日。披裘倚前楹。閒談勝服藥。稍覺有心情。

自覺二首

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夜寢與朝飧。其間味亦薄。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不畏復不憂。是除老病藥。

又一首

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親愛零落盡。安用身獨存。幾許平生歡。無限骨肉恩。結爲腸間痛。聚作鼻頭辛。悲來四支緩。泣盡雙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爲止水。視身如浮雲。斗薨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迴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惠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

兩夜有念

以道治心氣。終歲得晏然。何乃戚戚意。忽來風雨天。既非慕榮顯。又不恤飢寒。胡爲情不樂。抱膝殘燈前。形影暗相問。心默對以言。骨肉能幾人。各在天一端。吾兄寄宿州。吾弟容東川。南北五千里。我身在中間。欲去病未能。欲住心不安。有如波上舟。此縛而彼牽。自我向道來。于今六七年。鍊成不二性。銷盡千萬緣。唯有恩愛火。往往猶熬煎。豈是藥無効。病多難盡蠲。

寄楊六

青宮官冷靜。亦縣事繁劇。閒復一忙動。作經時隔。清觴久磨酌。白日頓虛擲。念此忽踟躕。悄然心不適。豈無舊交結。久別成遷易。亦有新往還。相見多形迹。唯君於我分。堅久如金石。何況老大來。人情重姻戚。

會稀歲月急。此事真可惜。幾迴開口笑。便到髭鬚白。公門苦執掌。晝日無閒隙。猶冀乘暝來。靜言同一夕。

送春

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送春曲江上。眷眷東西顧。但見撲水花。紛紛不知數。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兵刃與水火。盡可遠之去。唯有老到來。人間無避處。感時良爲已。獨倚池南樹。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

哭李三

去年渭水曲。秋時訪我來。今年常樂里。春日哭君迴。哭君仰問天。天意安在哉。若必奪其壽。何如不與才。落然身後事。妻病女嬰孩。

別李十一後重寄 自此後江州路上作

秋日正蕭條。驅車出蓬華。迴望青門道。目極心鬱鬱。豈獨戀鄉土。非關慕簪紱。所愴別李君。平生同道術。俱承金馬詔。聯乘諫臣筆。其上青雲梯。中途一相失。江湖我方往。朝廷君不出。薰帶與華簪。相逢是何日。

初出藍田路作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裏。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盤上。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峯。峯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坂。夕次藍橋水。潯陽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踴。勞苦已如此。

仙娥峯下作

我爲東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無數峯。最愛仙娥好。參差樹若插。匝匝雲如抱。渴望寒玉泉。香與紫芝草。

青崖屏削碧。白石牀鋪縞。向無如此物。安足留四皓。感彼私自問。歸山何不早。可能塵土中。還隨衆人老。

微雨夜行

漠漠秋雲起。稍稍夜寒生。但覺衣裳溼。無點亦無聲。

再到襄陽訪問舊居

昔到襄陽日。髻髻初有髭。今過襄陽日。髭鬢半成絲。舊遊都似夢。乍到忽如歸。東郭蓬蒿宅。荒涼今屬誰。故知多零落。閭井亦遷移。獨有秋江水。烟波似舊時。

寄微之三首

江州望通州。天涯與地末。有山萬丈高。有江千里闊。間之以雲霧。飛鳥不可越。誰知千古險。爲我二人設。通州君初到。鬱鬱愁如結。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道路日乖隔。音信日斷絕。因風欲寄語。地遠聲不徹。生當復相逢。死當從此別。

又一首

君遊襄陽日。我在長安住。今君在通州。我過襄陽去。襄陽九里郭。樓雉連雲樹。願此稍依依。是君舊遊處。蒼茫蒹葭水。中有潯陽路。此去更相思。江西少親故。

又一首

去國日已遠。喜逢物似人。如何含此意。江上坐思君。有如河嶽氣。相合方氤氳。狂風吹中絕。兩處成孤雲。風迴終有時。雲合豈無因。努力各自愛。窮通我爾身。

舟中雨夜

江雲暗悠悠。江風冷脩脩。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頭。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

夜聞歌者

夜泊鸚鵡洲。秋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嚔。襟低眉終不說。

江樓聞砧

江人授衣晚。十月始聞砧。一夕高樓月。萬里故園心。

宿東林寺

經窗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憶洛下故園

潯陽遷謫地。洛陽離亂年。烟塵三川上。炎瘴九江邊。鄉心坐如此。秋風仍颯然。

贈別崔五

朝送南去客。暮迎北來賓。孰云當大路。少遇心所親。勞者念息肩。熱者思濯身。何如愁獨日。忽見平生人。平生已不淺。是日重殷勤。問君何處來。及此江亭春。江天春多陰。夜月隔重雲。移樽樹間飲。燈照花紛紛。一會不易得。餘事何足云。明朝又分手。今夕且懽忻。

春晚寄微之

三月江水闊。悠悠桃花波。年芳與心事。此地共蹉跎。南國方譴譎。中原正兵戈。眼前故人少。頭上白髮多。通州更迢遞。春盡復如何。

漸老

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遇境多愴辛。逢人少舊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送幼史

淮右寇未散。江西歲再徂。故里干戈地。行人風雪途。此時與爾別。江畔立踟蹰。

夜雪

已訝衾枕冷。復見窗戶明。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

寄行簡

鬱鬱眉多斂。默默口寡言。豈是願如此。舉目誰與歡。去春爾西征。從事巴蜀間。今春我南謫。抱疾江海壖。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遙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首夏

孟夏百物滋。動植一時好。麋鹿樂深林。蟲蛇喜豐草。翔禽愛密葉。游鱗悅新藻。天和遺漏處。而我獨枯槁。一身在天末。骨肉皆遠道。舊國無來人。寇戎塵浩浩。沉寢竟何益。祇自勞懷抱。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潯陽多美酒。可使杯不燥。盞魚賤如泥。烹炙無昏早。朝飯山下寺。暮醉湖中島。何必歸故鄉。茲焉可終老。

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

嘖嘖雀引雛。稍稍筍成竹。時物感人情。憶我故鄉曲。故園渭水上。十載事樵牧。手種榆柳成。陰陰覆牆屋。兔隱豆苗大。鳥鳴桑椹熟。前年當此時。與爾同遊鬪。詩書課弟姪。農圃資僮僕。日暮麥登場。天晴蠶拆簇。弄泉南澗坐。待月東亭宿。興發飲數盃。悶來碁一局。一朝忽分散。萬里仍羈束。并緡思返泉。龍鶯悔出谷。九江地卑溼。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雲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種畚田粟。已訝殊歲時。仍嗟異風俗。閒登郡樓望。日落江山綠。歸雁拂鄉心。平湖斷人目。殊方我漂泊。舊里君幽獨。何時同一瓢。飲水心亦足。

早蟬

六月初七日。江頭蟬始鳴。石楠深葉裏。薄暮兩三聲。一催衰鬢色。再動故園情。西風殊未起。秋思先秋生。憶昔在東掖。宮槐花下聽。今朝無恨思。雲樹遠濛城。

感情

中庭嚙服玩。忽見故鄉履。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因思贈時語。特用結終始。永願如履綦。雙行復雙止。自吾謫江郡。漂蕩三千里。爲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今朝一惆悵。反覆看未已。人隻履猶雙。何曾得相似。可嗟復可惜。錦表繡爲裏。况經梅雨來。色黯花草死。

南湖晚秋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風多。衰荷半傾倒。手攀青楓樹。足躡黃蘆草。慘淡老容顏。冷落秋懷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萬里何時來。烟波白浩浩。

郡廳有樹晚榮早凋人不識名因題其上

潯陽郡廳後有樹不知名。秋先梧桐落。春後桃李榮。五月始萌動。八月已凋零。左右皆松桂。四時鬱青青。豈量雨露恩。霑濡不均平。榮枯各有分。天地本無情。顧我本相類。早衰向晚成。形骸少多病。三十不豐盈。毛髮早改變。四十白鬢生。誰教兩蕭索。相對此江城。

感秋懷微之

葉下湖又波。秋風此時至。誰知澆落心。先納蕭條氣。推遷感流歲。漂泊思同志。昔爲烟霄侶。今作泥塗吏。白鷗毛羽弱。青鳳文章異。各問一籠中。歲晚同顛顛。

因沐感髮寄朗上人二首

年長身轉慵。百事無所欲。乃至頭上髮。經年方一沐。沐稀髮苦落。一沐仍半禿。短鬢經霜蓬。老面辭春木。強年過猶近。衰相來何速。應是煩惱多。心燠血不足。

又一首

漸少不滿把。漸短不盈尺。况茲短少中。日夜落復白。旣無神仙術。何除老死籍。祇有解脫門。能度衰苦厄。掩鏡望東寺。降心謝禪客。衰白何足言。剝落猶不惜。

早蟬

月出先照山。風生先動水。亦如早蟬聲。先入閒人耳。一聞愁意結。再聽鄉心起。渭上村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槐花裏。

白香山集 三詩

苦熱喜涼

經時苦炎暑。心體但煩倦。白日一何長。清秋不可見。歲功成者去。天數極則變。潛知寒燠間。遷次如乘傳。火雲忽朝斂。金風俄夕扇。枕簟遂清涼。筋骸稍輕健。因思望月伯。好卜迎秋宴。經夜無客來。引杯還自勸。

早秋晚望兼呈韋侍

九派繞孤城。城高生遠思。人烟半在船。野水多於地。穿霞日脚直。驅雁風頭利。去國來幾時。江上秋三至。夫君亦淪落。此地同飄寄。憫默向隅心。摧頽觸籠翅。且謀眼前計。莫問胸中事。潯陽酒甚濃。相勸時時醉。

司馬宅

兩徑綠蕪合。霜園紅葉多。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唯對大江水。秋風朝夕波。

司馬廳獨宿

荒涼滿庭草。偃亞侵簷竹。府吏下廳簾。家僮開被幙。數聲城上漏。一點窗間燭。官曹冷似冰。誰肯來同宿。

夢與李七庚三十三同訪元九

夜夢歸長安。見我故親友。損之在我左。順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風出攜手。同過靖安里。下馬尋元九。元九正獨坐。見我笑開口。還指西院花。仍開北亭酒。如言各有故。似惜歡難久。神合俄頃間。神離欠伸後。覺來疑在側。求索無所有。殘燈影閃牆。斜月光穿牖。天明西北望。萬里君知否。老去無見期。踟躕搔白首。

秋槿

風露颯已冷。天色亦黃昏。中庭有槿花。榮落同一晨。秋開已寂寞。夕殞何紛紛。正憐少顏色。復歎不遑巡。

感此因念彼。懷哉聊一陳。男兒老富貴。女子晚婚姻。頭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後時不獲已。安得如青春。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鳥見寄
南宮鴛鴦地。何忽鳥來止。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疑鳥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鳥頭白。慚愧元郎誤歡喜。

卷十一

感傷三 古體 五言 凡五十三首

初入峽有感

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唐呀直瀉。灑瀆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萑鷄竹篔簹。欹危穢師趾。一跌無完舟。吾生繫於此。常聞仗忠信。蠻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豈盡非君子。况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

過昭君村

靈珠產無種。彩雲出無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獨美衆所嫉。終棄於塞垣。惟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偕北骨。不返巴東魂。慘澹晚雲水。依稀舊鄉園。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遺老。指點爲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

自江州至忠州

前在潯陽日，已歎賓朋寡。忽忽抱憂懷，出門無處寫。今來轉深僻，窮峽巔山下。五月斷行舟，灘堆正如馬。巴人類猿狖，矍鑠滿山野。敢望見交親，喜逢似人者。

初到忠州登東樓寄萬州楊八使君

山東邑居窄，峽中氣候偏。林巒少平地，霧雨多陰天。隱隱煮鹽火，漠漠燒畬烟。賴此東樓夕，風月時愴然。憑軒望所思，目斷心惓惓。背春有去雁，上水無來船。我懷巴東守，本是關西賢。平生已不淺，流落重相憐。水梗漂萬里，籠禽囚五年。新恩同雨露，遠郡鄰山川。書信雖往復，封疆徒接連。其如美人面，欲見杳無緣。

郡中

鄉路音信斷，山城日月遲。欲知州近遠，階前摘荔枝。

西樓夜

悄悄復悄悄，城隅隱林杪。山郭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生計枝南鳥。月沒江沉沉，西樓殊未曉。

東樓

脈脈復脈脈，東樓無宿客。城暗雲霧多，峽深田地窄。宵燈向留焰，晨禽初展翮。欲知山高低，不見東方白。

寄王質夫

憶始識君時，愛君世緣薄。我亦吏王畿，不爲名利著。春尋仙遊洞，秋上雲居閣。樓觀水潺潺，龍潭花漠漠。吟詩石上坐，引酒泉邊酌。因話出處心，心期老巖壑。忽從風雨別，遂被簪纓縛。君作出山雲，我爲入籠鶴。

籠深鶴殘領。山遠雲飄泊。去處雖不同。同負平生約。今來各何在。老去隨所託。我守巴南城。君佐征西幕。年顏漸衰颯。生計仍蕭索。方合去國愁。且羨從軍樂。舊遊疑是夢。往事思如昨。相憶春又深。故山花正落。

南賓郡齋卽事寄楊萬州

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窮獨人。強名爲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餒家人。黃絲裹妻子。莓苔翳冠帶。霧雨蠹樓雉。銜鼓暮復朝。郡齋臥還起。迴頭望南浦。亦在烟波裏。而我復何嗟。夫君猶滯此。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相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對不相知。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爲。東郊蕭處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盃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庭槐

南方饒竹樹。惟有青槐稀。十種七八死。縱活亦支離。何此郡庭下。一樹獨華滋。蒙蒙碧烟葉。嫋嫋黃花枝。我家渭水上。此樹蔭前墀。忽向天涯見。憶在故園時。人生有情感。遇物牽所思。樹木猶復爾。况見舊親知。

送客回晚興

城上雲霧開。沙頭風浪定。參差亂山出。瀟灑平江淨。行客舟已遠。居人酒初醒。嫋嫋秋竹梢。巴蟬聲似磬。

東樓竹

蕭灑城東樓。遶樓多脩竹。森然一萬竿。白粉封青玉。捲簾睡初覺。欹枕看未足。影轉色入樓。牀席生浮綠。空城絕賓客。向夕彌幽獨。樓上夜不歸。此君留我宿。

九日登巴臺

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開。閒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去年重陽日。漂泊溢城隈。今歲重陽日。蕭條巴子臺。旅鬢尋已白。鄉書久不來。臨觴一搔首。坐客亦徘徊。

東城尋春

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花時仍愛出。酒後尙能吟。但恐如此興。亦隨日銷沉。東城春欲老。勉強一來尋。

江上送客

江花已萎絕。江草已銷歇。遠客何處歸。孤舟今日發。杜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共是多感人。仍爲此中別。

桐花

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發。何此巴峽中。桐花開十月。豈伊物理變。信是土宜別。地氣反寒暄。天時倒生殺。草木堅強物。所稟固難奪。風候一參差。榮枯遂乖劣。况吾北人情。不耐南方熱。強羸壽天間。安得依時節。

早祭風伯因懷李十一舍人

遠郡雖褊陋。時祀奉朝經。夙與祭風伯。天氣曉冥冥。導騎與從吏。引我出東坰。水霧重如雨。山火高於星。忽憶早朝日。與君趨紫庭。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青。一別身向老。所思心未寧。至今想在耳。玉音尙玲玲。

花下對酒二首

藹藹江氣春。南賓閩正月。梅櫻與桃杏。次第城上發。紅芳爛簇火。素豔紛圍雪。香惜委風飄。愁牽壓枝折。

樓中老太守。頭上新白髮。冷澹痛心情。暄和好時節。故園音信斷。遠郡親賓絕。欲問花前樽。依然爲誰設。

又一首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似霰。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與時景。頃刻猶衰變。况是血肉身。安能長強健。人心苦迷執。慕貴愛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况吾頭半白。把鏡非不見。何必花下杯。更待他人勸。

不二門

兩眼日將闌。四支漸衰瘦。束帶曠昔圍。穿衣妨寬袖。流年似江水。奔注無昏晝。志氣與形骸。安能長依舊。亦曾登玉陛。舉措多紕繆。至今金闕籍。名姓獨遺漏。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行藏事兩失。憂惱心交鬪。化作顛顛翁。拋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唯有不二門。其間無天壽。

我身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翦根斷。浩浩隨長風。昔遊秦雍間。今落巴蠻中。昔爲意氣郎。今作寂寥翁。外貌雖寂寞。中懷頗沖融。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爲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爲鷓鴣。一枝足自容。若知此道者。身窮心不窮。

哭王質夫

仙遊寺前別。別來十年餘。生別猶怏怏。死別復何如。客從梓潼來。道君死不虛。驚疑心未信。欲哭復踟蹰。踟蹰礙門側。聲發涕亦俱。衣上今日淚。篋中前月書。憐君古人風。重有君子儒。篇詠陶謝輩。風襟襟阮徒。出身既蹇迤。生世仍須臾。誠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

不知彼何德。不識此何辜。

東坡種花二首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參雜種。千枝次第開。天時有早晚。地力無高低。紅者儂豔豔。白者雪皚皚。遊蜂遂不去。好鳥亦棲來。前有長流水。下有小平臺。時拂臺上石。一舉風前盃。花枝蔭我頭。花蕊落我懷。獨酌復獨詠。不覺月平階。巴俗不愛花。竟春無人來。唯此醉太守。盡日不能迴。

又一首

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每日領僮僕。荷鋤仍決渠。剗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樹低數尺。大樹長丈餘。封植來幾時。高下齊扶疏。養樹既如此。養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云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移此爲郡政。庶幾甦俗蘇。

登城東古臺

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臺。巴歌久無聲。巴宮沒黃埃。靡靡春草合。牛羊緣四隈。我來一登眺。目極心悠哉。始見江山勢。峯壘水環迴。憑高視聽曠。向遠胸襟開。唯有故園念。時從東北來。

哭諸故人因寄元九

昨日哭寢門。今日哭寢門。借問所哭誰。無非故交親。偉卿旣長往。質夫亦幽淪。屈指數年世。收涕自思身。彼皆少於我。先爲泉下人。我今頭半白。焉得身久存。好在元郎中。相識二十春。昔見君子子。今聞君抱孫。存者盡老大。逝者已成塵。早晚升平宅。開眉一見君。

郡中春宴因贈諸客

僕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塵忝親近地。孤負聖明恩。一旦奉優詔。萬里牧遠人。可憐島夷師。自稱爲使君。身騎牂牁馬。口食塗江鱗。闌淡緋衫故。爛斑白髮新。是時歲二月。玉曆布春分。頒條示皇澤。命宴及良辰。冉冉趨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鶩蟲鳥。亦應天地春。薰草席鋪座。藤枝酒注樽。中庭無平地。高下隨所陳。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頭。掩口語衆賓。勿笑風俗陋。勿欺官府貧。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

開元寺東池早春

池水暖溫暾。水清波激灑。澗篔簹青泥中。新蒲葉如劍。梅房小白裹。柳彩輕黃染。順氣草薰薰。適情鷗汎汎。舊遊成夢寐。往事隨陽焮。芳物感幽懷。一動平生念。

東澗種柳

野性愛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樹之。長短旣不一。高下隨所宜。倚岸埋大幹。臨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楸栲固難移。不如種此樹。此樹易榮滋。無根亦可活。成陰况非遲。三年未離郡。可以見依依。種罷水邊憩。仰頭開自思。富貴本非望。功名須待時。不種東溪柳。端坐欲何爲。

臥小齋

朝起視事畢。晏坐飽食終。散步長廊下。退臥小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誰與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

步東坡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種植當歲初。滋榮及春暮。信意取次栽。無行亦無數。

綠陰斜景轉。芳氣微風度。新葉鳥下來。萎花蝶飛去。閒攜斑竹杖。徐曳黃麻屨。欲識往來類。青蕪成白路。

徵秋稅畢題郡南亭

高城直下視。蠢蠢見巴蠻。安可施政教。尙不通語言。且喜賦斂畢。幸聞閭井安。豈伊循良化。賴此豐登年。按牘既簡少。池館亦清閒。秋雨鶯果落。夕鐘林鳥還。南亭日蕭灑。偃臥恣疏頑。

蚊蟻

巴徼炎毒早。三月蚊蟻生。呌膚拂不去。遠耳轟轟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有膚受證。久則瘡疔成。痛成無奈何。所要防其萌。麼蟲何足道。潛喻傲人情。

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

騎馬出西郭。悠悠欲何之。獨上高寺去。一與白雲期。虛檻晚蕭灑。前山碧參差。忽似青龍關。同望玉峯時。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六年不相見。况乃隔榮衰。

郊下

西日照高樹。樹頭子規鳴。東風吹野水。水畔江蘆生。盡日看山立。有時尋澗行。兀兀長如此。何許似專城。

遣懷

樂往必悲生。泰來猶否極。誰言此數然。吾道何終塞。嘗求詹尹卜。拂龜竟默默。亦曾仰問天。天但蒼蒼色。自茲唯委命。名利心雙息。近日轉閒安。鄉國亦休憶。迴看世間苦。苦在求不得。我今無所求。庶離憂悲域。

歲晚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何此南遷客，五年獨未還。命途分已定，日久心彌安。亦嘗心與口，靜念私自言。去國固非樂，歸鄉未必歡。何須自生苦，捨易求其難。

負冬日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蠶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

委順

山城雖荒蕪，竹樹有嘉色。郡俸誠不多，亦足充衣食。外累由心起，心寧累自息。尙欲忘家鄉，誰能算官職。宜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

宿溪翁

衆心愛金玉，衆口貪酒肉。何此溪上翁，飲瓢亦自足。溪南刈薪草，溪北修牆屋。歲種一頃田，春驅兩黃犢。於中甚安適，此外無營欲。溪畔偶相逢，庵中遂同宿。辭翁向朝市，問我何官祿。虛言笑殺翁，郎官應列宿。

重過壽泉憶與楊九別時因題店壁

商州南十里，有水名壽泉。湧出石崖下，流經山店前。憶昔相送日，我去君言還。寒波與老淚，此地共潺湲。一去歷萬里，再來經六年。形容已變改，處所猶依然。他日君過此，殷勤吟此篇。

西掖早秋直夜書意 自此後中書舍人時作

涼風起禁掖，新月生宮沼。夜半秋暗來，萬年枝嫋嫋。炎涼遞時節，鍾鼓交昏曉。遇聖惜年衰，報恩愁力小。

素凜無補益。朱綬虛纏繞。冠蓋栖野雲。稻粱養山鳥。量力私自省。所得已非少。五品不爲賤。五十不爲夭。若無知足心。貪求何日了。

庭松

堂下何所有。十松當我階。亂立無行次。高下亦不齊。高者三丈長。下者十尺低。有如野生物。不知何人栽。接以青瓦屋。承之白沙臺。朝昏有風月。燥溼無塵泥。疏韻秋撼撼。涼陰夏淒淒。春深微雨夕。滿葉珠濯濯。歲暮大雪天。壓枝玉噉噉。四時各有趣。萬木非其儕。去年買此宅。多爲人所哈。一家二十口。移轉就松來。移來有何得。但得煩襟開。卽此是益友。豈必交賢才。顧我唯俗士。冠帶走塵埃。未稱爲松主。時時一愧懷。

竹窗

嘗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一別十餘載。見竹未曾忘。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廡庫。且先營一堂。開窗不糊紙。種竹不依行。意取北簷下。窗與竹相當。遠屋聲浙浙。逼人色蒼蒼。烟通香藹氣。月透玲瓏光。是時三伏天。天氣熱如湯。獨此竹窗下。朝迴解衣裳。輕紗一幅巾。小簾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乃知前古人。言事頗諳詳。清風北窗臥。可以傲羲皇。

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吟詩小飲

野艇容三人。晚池流浣浣。悠然倚棹坐。水思如江海。宿雨洗沙塵。晴風蕩烟靄。殘陽上竹樹。枝葉生光彩。我本偶然來。景物如相待。白鷗驚不起。綠芡行堪採。齒髮雖已衰。性靈未云改。逢詩遇盃酒。尙有心情在。

晚歸有感

朝弔李家孤。暮問崔家疾。迴馬獨歸來。低眉心鬱鬱。平生所善者。多不過六七。如何十年間。零落三無一。劉曾夢中見。元向花前失。漸老與誰遊。春城好風日。

曲江感秋二首 并序

元和二年三年四年。予每歲有曲江感秋詩。凡三篇。編在第七集卷。是時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無何。貶江州司馬忠州刺史。前年遷主客郎中。知制誥。未周歲。授中書舍人。今遊曲江。又值秋日。風物不改。人事屢變。况予中否後遇。昔壯今衰。慨然感懷。復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明年秋。又何許也。時二年七月十日云耳。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間十四年。六年居譴黜。窮通與榮悴。委運隨外物。遂師廬山遠。重弔湘江屈。夜聽竹枝愁。秋看灘堆沒。近辭巴郡印。又秉綸闈筆。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銷沈昔意氣。改換舊容質。獨有曲江秋。風烟如往日。

又一首

疏蕪南岸草。蕭颯西風樹。秋到來幾時。蟬聲又無數。莎平綠茸合。蓮落青房露。今日臨望時。往年感秋處。池中水依舊。城上山如故。獨我鬢間毛。昔黑今垂素。榮名與壯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先去。當春不歡樂。臨老徒驚誤。故作詠懷詩。題於曲江路。

翫松竹二首

龍蛇隱大澤。麋鹿遊豐草。栖鳳安於栢。潛魚樂於藻。吾亦愛吾廬。廬中樂吾道。前松後脩竹。偃臥可終老。

各附其所安。不知他物好。
坐愛前簷前。臥愛北窗北。窗竹多好風。簷松有嘉色。幽懷一以合。俗念隨緣息。在爾雖無情。於予卽有得。
乃知性相近。不必動與植。

衰病無趣因吟所懷

朝食多不飽。夜臥常少睡。自覺寢食間。都無少年味。平生好詩酒。今亦將捨棄。酒唯下藥飲。無復曾歡醉。
詩多聽人吟。自不題一字。病姿引衰相。日夜相繼至。况當尙少朝。彌慚居近侍。終當求一郡。聚少漁樵費。
合口便歸山。不問人間事。

逍遙詠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卷十二

感傷四 歌行曲引 雜言 凡二十九首

短歌行

曠曠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爲白晝入爲夜。圓轉如珠住不得。住不得。可奈何。爲君舉酒歌短
歌。歌聲苦。詞亦苦。四座少年君。聽取今夕未竟明夕催。秋風纔往春風迴。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顏白日相
慙頹。勸君且強笑。一面勸君復強飲。一盃人生不得長歡樂。年少須臾老到來。

生離別

食鹽不易食梅難。鹽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爲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再鳴殘月沒。征馬連嘶行人出。阿看骨肉哭一聲。梅酸鹽苦甘如蜜。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路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何來無斷絕。憂極心勞血氣衰。末年三十生白髮。

浩歌行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漸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酣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

王夫子

王夫子。送君爲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雖卑。月俸猶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束帶斂手來從事。近將徇祿給一家。遠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爲恥。命苟未來且求食。官無高卑及遠邇。男兒上既未能濟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遇酒逢春且歡喜。

江南遇天寶樂叟

日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

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甃寺。蘭麝薰蒸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煖。春風蕩漾霓裳飄。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幽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闕鎖黃昏。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惟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送張山人歸嵩陽

黃昏慘慘天微雪。修行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扣柴門與我別。媿君冒寒來別我。爲君沽酒張燈火。酒酣火煖與君言。何事入關又出關。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陌。肥馬輕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門前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

劉兄文高行孤立。十五年前名翕習。是時相遇在符離。我年二十君三十。得意忘年心迹親。寓居同縣日知聞。衡門寂寞朝尋我。古寺蕭條暮訪君。朝來暮去多攜手。窮巷貧居何所有。秋燈夜寫聯句詩。春雪朝傾煖寒酒。陣湖綠愛白鷗飛。灘水清憐紅鯉肥。偶語閒攀芳樹立。相扶醉踏落花歸。張買弟兄同里巷。乘閒數數來相訪。雨天連宿草堂中。月夜徐行石橋上。我年漸長忽自驚。鏡中冉冉鬢髮生。心畏後時同勵志。身牽前事各求名。問我栖栖何所適。鄉人薦爲鹿鳴客。二千里別謝交遊。三十韻詩慰行役。出門可憐

惟一身。弊裘瘦馬入咸秦。琴瑟街鼓紅塵鬧。晚到長安無主人。二賈二張與余弟。驅車邇迤來相繼。操詞
握賦爲干戈。鋒銳森然勝氣多。齊入文場同苦戰。五人十載九登科。二張得雋名屠甲。美退爭雄重告捷。
棠棣輝榮並柱枝。芝蘭芬馥和荆葉。惟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謂駭雞珍。三年不鳴鳴必大。豈獨駭雞當
駭人。元和運啓千年聖。同遇明時余最幸。始辭祕閣吏王畿。遽列諫垣升禁闈。蹇步何堪鳴珮玉。衰容不
稱著朝衣。闔闔晨開朝百辟。冕旒不動香煙碧。步登龍尾上虛空。立去天顏無咫尺。宮花似雪從乘輿。禁
月如霜坐直廬。身賤每驚隨內宴。才微常愧草天書。晚松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銀臺下直
迴。故人到門門暫開。迴頭下馬一相顧。塵土滿衣何處來。斂手炎涼鼓未畢。先說舊山今悔出。岐陽旅宦
少歡娛。江左羈遊費時日。贈我一篇行路吟。吟之句句披沙金。歲月徒催白髮貌。泥塗不屈青雲心。誰會
茫茫天地意。短才獲用長才棄。我隨鷓鴣入煙雲。謬上丹墀爲近臣。君同鸞鳳棲荆棘。猶着青袍作選人。
惆悵知賢不能薦。徒爲出入蓬萊殿。月慚諫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大底浮榮何足道。幾度相逢即
身老。且傾斗酒慰羈愁。重話符離問舊遊。北巷鄰居幾家去。東林舊院何人住。武里村花落復開。流溝山
色應如故。感此酬君千字詩。醉中分手又何之。須知通塞尋常事。莫歎浮沉先後時。慷慨臨歧重相勉。殷
勤別後加滄飯。君不見買臣衣錦還故鄉。五十身榮未爲晚。

和錢員外答盧員外早春獨遊曲江見寄長句

春來有色闌融融。先到詩情酒思中。柳岸霏微暮塵雨。杏園澹蕩開花風。聞君獨遊心鬱鬱。薄晚新晴騎
馬出。醉思詩侶有同年。春歎翰林無暇日。雲夫首唱寒玉音。蔚草繼和春愁吟。此時我亦閉門坐。一日風

光三處心。

東墟晚歇 時退居渭村

涼風冷露蕭索天。黃蒿紫菊荒涼田。遶塚秋花少顏色。細蟲小蝶飛翻翻。中有騰騰獨行者。手拄漁竿不騎馬。晚從南澗釣魚迴。歌此墟中白楊下。褐衣半放白髮新。人逢知我是何人。誰言渭浦栖遲客。曾作甘泉侍從臣。

客中月

客從江南來。來時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見清光圓。曉隨殘月行。夕與新月宿。誰謂月無情。千里遠相逐。朝發渭水橋。暮入長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誰家客。

挽歌詞

丹旆何飛揚。素驂亦悲鳴。晨光照閭巷。輜車儼欲行。蕭條九月天。哀挽出重城。借問送者誰。妻子與弟兄。蒼蒼上古原。峨峨開新塋。含酸一慟哭。異口同哀聲。舊壠轉蕪絕。新墳日羅列。春風草綠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別。

長相思

九月西風與月冷。霜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草拆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夜腸九迴。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繫迴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

山鷓鴣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露白風淒淒。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畝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夜闌入。夢鄉遷客展轉臥。抱兒寡婦彷徨立。山鷓鴣爾本此鄉鳥。生不辭巢不別羣。何苦聲聲啼到曉。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放旅鴈 元和十年冬作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鴈聲最飢。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攜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鴈鴈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飢餓射汝喫。拔汝翅翎爲箭羽。

送春歸 元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作

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御溝綠。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快快。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准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

山石榴寄元九

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撲撲。九江三月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江城上。閒無事。山下斲得廳前栽。爛熳一欄十八樹。根株有數花無數。千芳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麴。淚痕裊損燕

支臉。剪刀裁破紅綃巾。謫仙初墮愁在世。嬌女新嫁嬌泥春。日射血珠將滿地。風翻火焰欲燒人。閑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藥皆嫖母。奇芳絕艷別者誰。通州遷客元拾遺。拾遺初貶江陵去。去時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嶺愁殺君。山石榴花紅夾路。題詩報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當時叢畔唯思我。今日欄前只憶君。憶君不見坐銷落。日西風起紅紛紛。

畫竹歌 并引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時無倫。蕭亦甚自祕重。有終議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意。高其藝。無以答貶。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竹莖瘦節疎。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竹枝活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疏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白。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真娘墓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惟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真手不牢固。世間有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長根歌傳 前進士陳鴻撰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倦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右丞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燿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而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旣笄。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兒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西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繒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

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瑄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廡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童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迎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聞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輩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廡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鴻與琅琊王質夫家于是不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

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望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旣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飄飄處處聞。緩歌綽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垂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璧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婦人苦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長安道

花枝缺處青樓開。豔歌一曲酒一盃。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客。長安道。一回來。一迴老。

潛別離

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鑷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鳥頭雖黑有白時。唯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

隔浦蓮

隔浦愛紅蓮。昨日看猶在。夜來風吹落。只得一迴採。花開雖有明年期。復愁明年還暫時。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琵琶引 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默。自歎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寫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浔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上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闌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

訴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綠腰。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灘。冰泉冷澗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絳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飜酒汗。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嬈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紅淚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小處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哢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簡簡吟

蘇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十一把鏡學點粧。十二抽針籠繡裳。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療。玲瓏雲髻生榮樣。飄飄風袖薔薇香。殊姿異態不可狀。忽忽轉動如有光。二月繁霜殺桃李。明年欲

嫁今年死丈人阿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謫人世。只合人間十三歲。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餘杭邑客多羈貧。其間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甌中未拂塵。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風吹砂雪紛紛。賓客不見綈袍惠。黎庶未霑襦袴恩。此時太守自慚愧。重衣複衾有餘溫。因命染人與針女。先製兩裘贈二君。吳縣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勞將詩書投贈我。如此小惠何足論。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緩如陽春。此裘非繪亦非繡。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製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

醉歌

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卷十三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 凡九十九首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疎狂屬年少。閑散爲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汲汲。友直每依依。有月多同賞。無盃不共持。秋風拂琴匣。夜雪卷書帷。高上慈恩塔。幽尋皇子陂。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笑勸遷辛酒。閑吟短李詩。儒風愛敦質。佛理尚玄師。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爲。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棋。往往遊三省。騰騰出九達。寒銷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樹暖枝條弱。山晴彩翠奇。峯攢石綠點。柳惹麴塵絲。岸草烟鋪地。園花雪壓枝。早光紅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盤筵占地施。徵伶皆絕藝。選妓悉名姬。鉛黛凝春態。金鈿耀水嬉。風流誇墜髻。時世鬪啼眉。密坐隨歡促。華樽逐勝移。香飄歌袂動。翠落舞斂遺。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殘席諠譁散。歸鞍酩酊騎。酩酊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陌傳鐘鼓。紅塵塞路歧。幾時曾暫別。何處不相隨。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推。兩衙多請假。三考欲成資。運偶千年聖。天成萬物宜。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闕闕。攻文朝屹屹。譎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繁張獲鳥網。堅守釣魚坻。並受夔龍薦。齊陳晁董詞。萬言經濟略。三道太平基。中第爭無敵。專場戰不疲。輔車排勝陣。犄角塞降旗。雙闕紛容衛。千僚儼等夷。恩隨紫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摩。東垣君諫諍。西邑我驅馳。再喜登烏府。多慙侍赤墀。官班分內外。遊處逐參差。每列鶴鸞序。偏瞻獬豸姿。簡威霜凜冽。衣彩繡葳蕤。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咻。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下轡驚燕雀。當道惱狐狸。兩國人無怨。東臺吏不欺。理冤多定國。切諫甚辛毗。造次行於是。平生志在茲。道將心共直。言與行兼危。

水閣波飜覆。山藏路險巖。未爲明主識。已被佞臣疑。木秀遭風折。蘭芳遇露萎。千鈞勢易壓。一柱力難支。騰口因成瘡。吹毛遂得疵。憂來吟貝錦。謫去詠江離。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賈生離魏闕。王粲向荆夷。水過清源寺。山經綺季祠。心搖漢臯珮。淚墮岷亭碑。驛路緣雲際。城樓枕水湄。思鄉多繞澤。望闕獨登陴。林晚青蕭索。江平綠渺瀰。野秋鳴蟋蟀。沙冷聚鷗鷺。官舍黃茅屋。人家苦竹籬。白醪充夜酌。紅粟備晨炊。寡鶴摧風翻。鱗魚失水髻。閨雛啼且渴。涼葉墮相思。一點寒燈滅。三聲曉角吹。藍衫溼雨故。驄馬臥霜羸。念涸誰濡沐。嫌醒自鬱臍。耳垂無伯樂。舌在有張儀。負氣衝星劍。傾心向日葵。金言自銷鑠。玉性肯磷緇。仲屈須看蠖。窮通莫問龜。定知身是患。當用道爲醫。想子今如彼。嗟予獨在斯。無聊當歲杪。有夢到天涯。坐阻連襟帶。行乖接履綦。潤銷衣上霧。香散室中芝。念遠緣遷貶。驚時爲別離。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舊里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草傍靜安衰。前事恩如昨。中懷寫向誰。此村尋古柏。南宅訪辛夷。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頤。病多知夜永。年長覺秋悲。不飲長如醉。加飡亦似飢。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

和鄭元及第後秋歸洛下閑居

勤苦成名後。優遊得意間。玉憐同匠琢。桂恨隔年攀。山靜豹難隱。谷幽鷺豈還。微吟詩引步。淺酌酒開顏。門迴暮臨水。筵深朝對山。雲衢日相待。莫悞許身閑。

與諸同年賀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肅尚書亭子

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不失遷鶯侶。因成賀燕羣。池臺晴間雪。冠蓋暮和雲。共仰曾攀處。年深桂尚薰。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

盛時陪上第。假日會羣賢。桂折應同樹。鶯遷各異年。賓階紛組珮。妓席儼花鈿。促膝齊貧賤。差肩次後先。
助歌林下水。銷酒雪中天。他日昇沉者。無忘共此筵。

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中丞

元聖生乘運。忠賢出應期。還將稽古力。助立太平基。土控吳兼越。州連歙與池。山河地襟帶。軍鎮國藩維。
廉察安江甸。澄清肅海夷。股肱分外守。耳目付中司。楚老歌來暮。秦人詠去思。望如時雨至。福似歲星移。
政靜民無訟。刑行吏不欺。搢謙驚主寵。陰德畏人知。白玉慚溫色。朱繩讓直辭。行爲時領袖。言作世善龜。
盛幕招賢士。連營訓銳師。光華下鸚鵡。氣色動熊羆。出入麾幢引。登臨劍戟隨。好風迎解榻。美景待攀帷。
晴野霞飛綺。春郊柳宛絲。城烏驚畫角。江鴈避紅旗。藉草朱輪駐。攀花紫綬垂。山宜謝公屐。洲稱柳家詩。
酒氣和芳杜。絃聲亂子規。分毬齊馬首。列舞匝蛾眉。醉惜年光晚。歡憐日影遲。迴塘排玉棹。歸路擁金羈。
自顧龍鍾者。嘗蒙喚咻之。仰山塵不讓。涉海水難爲。身忝鄉人薦。名因國士推。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
射策端心術。遷喬整羽儀。幸穿楊遠葉。謬折桂高枝。佩德潛書帶。銘仁闔勒肌。飭躬趨館舍。拜手挹階墀。
霄漢程雖在。風塵迹尙卑。弊衣羞布素。敗屋厭茅茨。養乏晨昏膳。居無伏臘資。盛時貧可恥。壯歲病堪嗤。
擢第名方立。耽書力未疲。磨鉛重剗割。策蹇再奔馳。相馬須憐瘦。呼鷹正及飢。扶搖重借便。會有答恩時。

和渭北劉大夫借便秋遮虜寄朝中親友

巨鎮爲邦屏。全材作國楨。韜鈴漢上將。文墨魯諸生。豹虎關西卒。金湯渭北城。龍深初受檄。威重正揚兵。
陣占山河布。軍諳水草行。夏苗侵部落。宵遁失蕃營。雲隊攢戈戟。風行卷旆旌。候空烽火滅。氣勝鼓鼙鳴。

胡馬辭南牧。周師罷北征。迴頭問天下。何處有樓槍。

題故曹王宅

甲第何年置。朱門此地開。山當賓閣出。溪繞妓堂迴。覆井桐新長。陰窗竹舊栽。地荒紅菌萐。砌老綠莓苔。捐館梁王去。思人楚客來。西園飛蓋處。依舊月徘徊。

自江陵之徐州路上寄兄弟

歧路南將北。離憂弟與兄。關河千里別。風雪一身行。夕宿勞鄉夢。晨裝慘旅情。家貧憂後事。日短念前程。煙鴈飄寒渚。霜烏聚古城。誰憐陟岡者。西楚望南荆。

酬哥舒大見贈

去歲歡遊何處去。曲江西岸杏園東。花下忘歸因美景。樽前勸酒是春風。各從微宦風塵裏。共度流年離別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

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遙夜涼風楚客悲。清砧繁漏月高時。秋霜似鬢年空長。春草如袍位尙卑。詞賦擅名來已久。煙霄得路去何遲。漢庭卿相皆知已。不薦揚雄欲薦誰。

感秋寄遠

惆悵時節晚。兩情千里同。離憂不散處。庭樹正秋風。燕影動歸翼。蕙香銷故叢。佳期與芳歲。牢落兩成空。

春題華陽觀

帝子吹簫逐鳳皇。空留仙洞號華陽。落花何處堪惆悵。頭白宮人掃影堂。

秋雨中贈元九

不堪紅葉青苔地。又是涼風暮雨天。莫怪獨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

城東閑遊

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獨尋秋景城東去。白鹿原頭信馬行。

答韋八

麗句勞相贈。佳期恨有違。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歸。春盡綠醅老。雨多紅蕖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

華陽觀裏仙桃發。把酒看花心自知。爭忍開時不同醉。明朝後日即空枝。

和友人洛中春感

莫悲金谷園中月。莫歎天津橋上春。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人。

送張南簡入蜀

昨日詔書下。求賢訪陸沈。無論能與否。皆起徇名心。君獨南遊去。雲山蜀路深。

寄陸補闕

忽憶前年科第後。此時雞鶴豎同羣。秋風惆悵須吹散。雞在中庭鶴在雲。

華陽觀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翫月

人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
曲江憶元九

春來無伴閑遊少。行樂三分減二分。何況今朝杏園裏。閑人逢盡不逢君。
過劉三十二故宅

不見劉君來近遠。門前兩度滿枝花。朝來惆悵宣平過。柳巷當頭第一家。
下邳莊南桃花

村南無限桃花發。唯我多情獨自來。日暮風吹紅滿地。無人解惜爲誰開。
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

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看渾家牡丹花戲贈李二十

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
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

性情懶慢好相親。門巷蕭條稱作鄰。背燭共憐深夜月。踏花同惜少年春。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
救貧。文行如君尚憔悴。不知霄漢待何人。

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
青門走馬趁心期。惆悵歸來已校遲。應過唐昌玉藥後。猶當崇敬牡丹時。暫遊還憶崔先輩。欲醉先邀李

拾遺尙殘半月芸香俸。不作歸糧作酒資。

盤匡縣北樓望山 自此後詩爲畿尉時作

一爲趨走吏塵土。不開顏辜負平生眼。今朝始見山。

縣西郊秋寄贈馬造

紫閣峯西清渭東。野煙深處夕陽中。風荷老葉蕭條綠。水蓼殘花寂寞紅。我厭宦遊君失意。可憐秋思兩心同。

別韋蘇

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惆悵城西別。愁眉雨不開。

戲題新栽薔薇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

酬王十八李大見招遊山

自憐幽會心期阻。復愧嘉招書信頻。王事牽身去不得。滿山松雪屬他人。

縣南花下醉中留劉五

白歲幾迴同酌。一年今日最芳菲。願將花贈天台女。留取劉郎到夜歸。

宿楊家

楊氏弟兄俱醉臥。披衣獨起下高齋。夜深不語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階。

醉中留別楊六兄弟

春初攜手春深散。無日花間不醉狂。別後何人堪共醉。猶殘十日好風光。

醉中歸盤屋

金光門外昆明路。半醉騰騰信馬迴。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

亂峯深處雲居路。共踏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

和王十八薔薇澗花時有懷蕭侍御兼見贈

香漢風塵俱是繫。薔薇花委故山深。憐君獨向澗中立。一把紅芳三處心。

再因公事到駱口驛

今年到時夏雲白。去年來時秋樹紅。兩度見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

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仙遊寺

文略也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羣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人中無一人。

酬趙秀才贈新登科諸先輩

莫羨蓬萊鸞鶴侶。道成羽翼自生身。君看名在丹臺者。盡是人間脩道人。

過天門街

雪盡終南又欲春。遙憐翠色對紅塵。千車萬馬九衢上。迴首看山無一人。

惜玉蕊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離校無開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春送盧秀才下第遊太原謁嚴尚書

未將時會合。且與俗浮沉。鴻養青冥翻。蛟潛雲雨心。煙郊春別遠。風磧暮程深。墨客投何處。并州舊翰林。

長安送柳大東歸

白杜羈遊伴。青門遠別離。浮名相引住。歸路不同歸。

送文暢上人東遊

得道卽無著。隨緣西復東。貌依年臘老。心到夜蟬空。山宿馴溪虎。江行瀟水蟲。悠悠塵客思。春滿碧雲中。

社日關路作

晚景函關路。涼風社日天。青巖新有燕。紅樹欲無蟬。愁立驛樓上。厭行官堦前。蕭條秋興苦。漸近二毛年。

重到毓村宅有感

欲入中門淚滿巾。庭花無主兩迴春。軒窗簾幕皆依舊。只是堂前欠一人。

亂後過流溝寺

九月徐州新戰後。悲風殺氣滿山河。唯有流溝山下寺。門前依舊白雲多。

歎髮落

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髮先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

留別吳七正字

成名共記甲科上。署吏同登芸閣間。惟是塵心殊道性。秋蓬常轉水長閑。
除夜宿洛州

家寄關西住。身爲河北遊。蕭條歲除夜。旅泊在洛州。

邯鄲冬至夜思家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對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
冬至夜懷湘靈

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

感故張僕射諸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遊仙遊山

關將心地出人間。五六年來人怪閑。自嫌戀著未全盡。猶愛雲泉多在山。

見尹公亮新詩偶贈絕句

袖裏新詩十首餘。吟看句句是瓊瑤。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字書。
長安閑居

風竹松煙畫掩關。意中長似在深山。無人不怪長安住。何獨朝朝暮暮閑。

早春獨遊曲江

散職無羈束，羸驂少送迎。朝從直城出，春榜曲江行。風起池東暖，雲開山北晴。冰銷泉脈動，雪盡草牙生。露杏紅初坼，煙楊綠未成。影遲新度雁，聲澀欲啼鶯。閑地心俱靜，韶光眼共明。酒狂憐性逸，藥効喜身輕。慵慢疏人事，幽棲遂野情。迴看芸閣笑，不似有浮名。

祕書省中憶舊山

厭從薄宦校青簡，悔別故山思白雲。猶喜蘭臺非傲吏，歸時應免動移文。

涼夜有懷 自此後詩並未應舉時作

清風吹枕席，白露溼衣裳。好是相親夜，漏遲天氣涼。

送武士曹歸蜀

花落鳥嚶嚶，南歸稱野情。月宜秦嶺宿，春好蜀江行。鄉路通雲棧，郊扉近錦城。烏臺陟闕送，人羨別時榮。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夜哭李夷道

逝者絕影響，空庭朝復昏。家人哀臨畢，夜鎖壽堂門。無妻無子何人葬，空見銘旌向月翻。

病中作

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

秋江晚泊

扁舟泊雲島，倚棹念鄉國。四望不見人，煙江澹秋色。客心貧易動，日入愁未息。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與人境接，寺門開向山。暮鐘鳴鳥聚，秋雨病僧閑。月隱雲樹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顏。

長安正月十五日

誼誼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

過高將軍墓

原上新墳委一身，城中舊宅有何人。妓堂賓閣無歸日，野草山花又欲春。門客空將感恩淚，白楊風裏一

霑巾。

寒食臥病

病逢佳節長歎息，春雨濛濛榆柳色。羸坐全非舊日容，扶行半是他人力。誼誼里巷踏青歸，笑閉柴門度

寒食。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白香山集 三詩

六三

江樓望歸

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悠悠滄海畔。十載避黃巾。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

寒食月夜

風香露重梨花溼。草舍無燈愁未入。南鄰北里歌吹時。獨倚柴門月中立。

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

今日階前紅芍藥。幾花欲老幾花新。開時不解比色相。落後始知如幻身。空門此去幾多地。欲把殘花問上人。

晚秋閑居

地僻門深少送迎。披衣閑坐養幽情。秋庭不掃攜藤杖。閑踏梧桐黃葉行。

秋暮郊居書懷

郊居人事少。晝臥對林巒。窮巷猷多雨。貧家愁早寒。葛衣秋未換。書卷病仍看。若問生涯計。前溪一釣竿。

爲薛台悼亡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雉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途中寒食

路傍寒食行人絕。獨占春愁在路傍。馬上垂鞭愁不語。風吹百草野田香。

題流溝寺古松

煙葉葱蘢蒼塵尾。霜皮駁落紫龍鱗。欲知松老看塵壁。死却題詩幾許人。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後堂前。

代鄰叟言懷

人生何事心無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頭翁。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

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

時難年饑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長安早春旅懷

軒車歌吹諠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簾愁。日暮青山望鄉泣。風吹新綠草牙拆。雨濕輕黃柳條溼。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寒閨夜

夜半衾裯冷。孤眠懶未能。籠香銷盡火。巾淚滴成冰。爲惜影相伴。通宵不滅燈。

寄湘靈

淚眼零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卽迴頭。遙知別後西樓上。應凭欄杆獨自愁。

冬至宿楊梅館

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若爲獨宿楊梅館。冷枕單牀一病身。

臨江送夏瞻

悲君老別我需巾。七十無家萬里身。愁見舟行風又起。白頭浪裏白頭人。

冬夜示敏巢

爐火欲銷燈欲盡。夜長相對百憂生。他時諸處重相見。莫忘今宵燈下情。

客中守歲

守歲樽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畏老偏驚節。防愁預惡春。故園今夜裏。應念未歸人。

問淮水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閑。

宿樟亭驛

夜半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所見。潮水白茫茫。

及第後憶舊山

偶獻子虛登上第。却吟招隱憶中林。春蘿秋桂莫惆悵。縱有浮名不繫心。

題李次雲窗竹

不用裁爲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裏看。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卽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題李十一東亭

相思夕上松臺立。蛩思蟬聲滿耳秋。惆悵東亭風月好。主人今夜在鄜州。

春村

二月村園暖。桑間戴勝飛。農夫春舊穀。蠶妾禱新衣。牛馬因風遠。雞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賽神歸。

題施山人野居

得道應無着。謀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風塵少。松齋日月長。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

卷十四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 凡一百首

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

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

重尋杏園

白雲山集 三詩

忽憶芳時頻酩酊。却尋醉處重徘徊。杏花結子春深後。誰解多情又獨來。

曲江獨行 自此後在翰林時作

獨來獨去何人識。厖馬朝衣野客心。閑愛無風水邊坐。楊花不動樹陰陰。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

同錢員外題絕糧僧巨川

三十年來坐對山。唯將無事化人間。齋時往往聞鐘笑。一食何如不食閑。

絕句代書贈錢員外

欲尋秋景閑行去。君病多慵我興孤。可惜今朝山最好。強能騎馬出來無。

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天高風嫋嫋。鄉思繞關河。寥落歸山夢。殷勤採蕨歌。病添心寂寞。愁入髮蹉跎。晚樹蟬鳴少。秋階日上多。長閑羨雲鶴。久別愧烟蘿。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

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

賜酒盈杯誰共持。宮花滿把獨相思。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

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

曾於太白峯前住。數到仙遊寺裏來。黑水澄時潭底出。白雲破處洞門開。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

綠苔。惆悵舊遊無復到。菊花時節羨君迴。

答張籍因以代書

憐君馬瘦衣裘薄。許到江東訪鄙夫。今日正閑天又暖。可能扶病暫來無。

曲江早春

曲江柳條漸無力。杏園伯勞初有聲。可憐春淺遊人少。好傍池邊下馬行。

見元九悼亡詩因以此寄

夜深闌銷明月幌。春腸遙斷牡丹庭。人間此病治無藥。唯有楞伽四卷經。

寒食夜

無月無燈寒食夜。夜深猶立闌花前。忽因時節驚年幾。四十如今欠一年。

杏園花落時招錢員外同醉

花園欲去去應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半落春風半在枝。

重題西明寺牡丹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歎花時君未迴。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花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

同錢員外禁中夜直

宮漏三聲知半夜。好風涼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中惟兩人。

禁中夜作書與元九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五聲宮漏初明後。一點窗燈欲滅時。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

銀臺金闕夕沉沉。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浴宮東面煙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溼足秋陰。

寄陳式五兄

年來白髮兩三莖。憶別君時鬢未生。惆悵料君應滿鬢。當初是我十年兄。

廣順之以紫霞綺遠贈以詩答之

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氛氲。開絨日映晚霞色。滿幅風生秋水文。爲褥欲裁憐葉破。製裘將翦惜花分。不如縫作合歡被。寤寐相思如對君。

送元八歸鳳翔

莫道岐州三日程。其如風雪一身行。與君况是經年別。暫到城來又出城。

雨雪放朝因懷微之

歸騎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爲泥塗。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免無。

詠懷

歲去年來塵土中。眼看變作白頭翁。如何辨得歸山計。兩頃村田一畝宮。

聞微之江陵臥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雲膏寄之因題四韻

已題一帖紅消散。又封一合碧雲英。憑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圖遙慰病中情。到時想得君拈得。枕上開看眼暫明。

酬錢員外雪中見寄

松雪無塵小院寒。閉門不似住長安。煩君想我看心坐。報道心空無可看。

重酬錢員外

雪中重寄雪山偈。問答殷勤四句中。本立空名緣破妄。若能無妄亦無空。

獨酌憶微之

獨酌花前醉憶君。與君春別又逢春。惆悵銀杯來處重。不曾盛酒勸閑人。

微之宅殘牡丹

殘紅零落無人賞。雨打風摧花不全。諸處見時猶悵望。况當元九小亭前。

新磨鏡

衰容常晚櫛。秋鏡偶新磨。一與清光對。方知白髮多。髮毛從幻化。心地付頭陀。任意潭成雪。其如似夢何。

感髮落

昔日愁頭白。誰知未白衰。眼看應落盡。無可變成絲。

八月十五日夜聞崔大員外翰林獨直對酒翫月因懷禁中清景偶題是詩

秋月高懸空碧外。仙郎靜翫禁闈間。歲中惟有今宵好。海內無如此地閑。皓色分明雙闕勝。清光深到九門關。遙聞獨醉還惆悵。不見金波照玉山。

酬王十八見寄

秋思太白峯頭雪。晴憶仙遊洞口雲。未報皇恩歸未得。慚君爲寄北山文。

立春日酬錢員外曲江同行見贈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闈。兩人攜手語。十里看山歸。柳色早黃淺。水文新綠微。風光向晚好。車馬近南稀。機盡笑相顧。不驚鷗鷺飛。

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

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

宴周皓大夫光福宅

何處風光最可憐。妓堂階下砌臺前。軒車擁路光照地。絲管入門聲沸天。綠蕙不香饒桂酒。紅櫻無色讓花鈿。野人不敢求他事。唯借泉聲伴醉眠。

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華靜。月裏愁人弔孤影。花開殘菊傍疎籬。葉下衰桐落寒井。塞鴻飛急覺秋盡。鄰雞鳴遲知夜永。凝情不語空所思。風吹白露衣裳冷。

惜牡丹花二首

惆悵階前紅牡丹。晚來唯有兩枝殘。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寂寞萎紅低向雨。離披破豔散隨風。晴明落地猶惆悵。何況飄零泥土中。

答元奉禮同宿見贈

相逢俱歎不閑身。直日常多齋日頻。曉鼓一聲分散去。明朝風景屬何人。

答馬侍御見贈

謾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疎。苑花似雪同隨盞。宮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絕交書。

上巳日恩賜曲江宴會卽事

賜歡仍許醉。此會與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花低羞豔妓。鶯散讓清歌。共道升平樂。元和勝永和。

夜惜禁中桃花因懷錢員外

前日歸時花正紅。今夜宿時枝半空。坐惜殘芳君不見。風吹狼藉月明中。

和錢員外早冬翫禁中新菊

禁署寒氣遲。孟冬菊初拆。新黃間繁綠。爛若金照碧。仙郎小隱日。心似陶彭澤。秋憐潭上看。日慣籬邊摘。今來此地賞。野意潛自適。金馬門內花。玉山峯下客。寒芳引清句。吟翫煙景夕。賜酒色偏宜。握蘭香不敵。淒淒百卉死。歲晚冰霜積。唯有此花開。殷勤助君惜。

答劉戒之早秋別墅見寄

涼風木槿籬。暮雨槐花枝。併起新秋思。爲得故人詩。避地烏擇木。升朝魚在池。城中與山下。喧靜兩相思。

涼夜有懷

念別感時節。早蛩聞一聲。風簾夜涼入。露簟秋意生。燈盡夢初罷。月斜天未明。闇疑無限思。起傍藥欄行。

秋思

病眠夜少夢。閑立秋多思。寂寞餘雨晴。蕭條早寒至。烏栖紅葉樹。月照青苔地。何況鏡中年。又過三十二。

禁中聞蛩

悄悄禁門閉。夜深無月明。西窗獨闇坐。滿耳新蛩聲。

秋蟲

切切闇窗下。啾啾深草裏。秋天思婦心。雨夜愁人耳。

贈別宣上人

上人處世界。清淨何所似。似彼白蓮花。在水不著水。性真悟泡幻。行潔離塵滓。修道來幾時。身心俱到此。

嗟予牽世網。不得長依止。離念與碧雲。秋來朝夕起。

春夜喜雪有懷王二十二

夜雪有佳趣。幽人出書帷。微寒生枕席。輕素封階墀。坐罷楚絃曲。起吟班扇詩。明宜滅燭後。淨愛褰簾時。

窗引曙色早。庭銷春氣遲。山陰應有興。不臥待微之。

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

駱口驛舊題詩

拙詩在壁無人愛。烏汗苔侵文字殘。唯有多情元侍御。繡衣不惜拂塵看。

南秦雪

往歲曾爲西邑吏。慣從駱口到南秦。三時雲冷多飛雪。二月山寒少有春。我思舊事猶惆悵。君作初行定苦辛。仍願愁猿寒不叫。若聞猿叫更愁人。

山枇杷花二首

萬重青嶂蜀門口。一樹紅花山頂頭。春盡憶家歸未得。低紅如解替君愁。葉如裙色碧綃淺。花似芙蓉紅粉輕。若使此花兼解語。推囚御史定違程。

江樓月

嘉陵江曲曲江遲。明月雖同人別離。一宵光景潛相憶。兩地陰晴遠不知。誰料江邊懷我夜。正當池畔望君時。今朝共語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詩。

亞枝花

山郵花木似平陽。愁殺多情驄馬郎。還似昇平池畔坐。低頭向水自看粧。

江上笛

江上何人夜吹笛。聲聲似憶故園春。此時聞者堪頭白。况是多愁少睡人。

嘉陵夜有懷二首

白香山集 三 詩

露溼牆花春意深。西廊月上半牀陰。憐君獨臥無言語。惟我知君此夜心。
不明不闇隴隴月。非暖非寒慢慢風。獨臥空牀好天氣。平明閑事到心中。

夜深行

百牢關外夜行客。三殿角頭宵直人。莫道近臣勝遠使。其如同是不閉身。

望驛臺

靖安宅裏當窗柳。望驛臺前撲地花。兩處春光同日盡。居人思客客思家。

江岸梨

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嬌閨少年婦。白粧素袖碧紗裙。

答謝家最小偏憐女

嫁得梁鴻六七年。就書愛酒日高眠。雨荒春圃唯生草。雪壓朝廚未有煙。身病憂來緣女少。家貧忘却爲夫賢。誰知厚俸今無分。枉向秋風吹紙錢。

答騎馬入空臺

君入空臺去。朝往暮還來。我入泉臺去。泉門無復開。繆夫仍繫職。稚女未勝哀。寂寞咸陽道。家人覆墓迴。

答山驛夢

入君旅夢來千里。閉我幽魂欲二年。莫忘平生行坐處。後堂階下竹叢前。

和元九與呂二同宿話舊感贈

見君新贈呂君詩。憶得同年行樂時。爭入杏園齊馬首。潛過柳曲鬪蛾眉。八人雲散俱遊宦。七度花開盡別離。聞道秋娘猶且在。至今時復問微之。

憶元九

眇眇江陵道。相思遠不知。近來文卷裏。半是憶君詩。

蕭員外寄新蜀茶

蜀茶寄到但驚新。渭水煎來始覺珍。滿甌似乳堪持斝。况是春深酒渴人。

寄上大兄 已後詩在邨林居作

秋鴻過盡無書信。病戴紗巾強出門。獨上荒臺東北望。日西愁立到黃昏。

病中哭金鑾子

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臥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有女誠爲累。無兒豈免憐。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慈淚隨聲迸。悲腸遇物牽。故衣猶架上。殘藥尙頭邊。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別是終天。

寄內

桑條初綠卽爲別。柿葉半紅猶未歸。不如村婦知時節。解爲田夫秋擣衣。

病氣

自知氣發每因情。情在何由氣得平。若問病根深與淺。此身應與病齊生。

歎元九

不入城門來五載。同時班列盡官高。何人牢落猶依舊。唯有江陵元士曹。

眼暗

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眼損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夜昏乍似燈將滅。朝闈長疑鏡未磨。千藥萬方治不得。唯應閉目學頭陀。

得袁相書

穀苗深處一農夫。面黑頭斑手把鋤。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

病中作

病來城裏諸親故。厚薄親疎心總知。唯有蔚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

感化寺見元九劉三十二題名處

微之謫去千餘里。大白無來十一年。今日見名如見面。塵埃壁上破窗前。

遊悟真寺迴山下別張殷衡

世緣未了住不得。孤負青山心共知。愁君又入都門去。即是紅塵滿眼時。

村居寄張殷衡

金氏村中一病夫。生涯蕩落性靈迂。唯看老子五千字。不踏長安十二衢。藥銚夜傾殘酒緩。竹牀寒取舊氈鋪。聞君欲發江東去。能到茅菴訪別無。

病中得樊大書

荒村破屋經年臥。寂絕無人問病身。唯有東都樊著作。至今書信尙殷勤。

開元九詩書卷

紅牋白紙兩三束。半是君詩半是書。經年不展緣身病。今日開看生蠹魚。

晝臥

抱枕無言語。空房獨悄然。誰知盡日臥。非病亦非眠。

夜坐

庭前盡日立到夜。燈下有時坐徹明。此情不語何人會。時復長吁一兩聲。

暮立

黃昏獨立佛堂前。滿地槐花滿樹蟬。大抵四時心總苦。就中腸斷是秋天。

有感

絕絃與斷絲。猶有却續時。唯有衷腸斷。無應續得期。

答友問

似玉童顏盡如霜。病髮新。莫驚身頓老。心更老於身。

村夜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

聞蟲

聞蟲唧唧夜絲絲。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甦得睡。聲聲移近臥牀前。

寒食夜有懷

寒食非長非短夜。春風不熱不寒天。可憐時節堪相憶。何况無燈各早眠。

贈內

漠漠關西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

得錢舍人書問眼疾

春來眼闔少心情。點盡黃蓮尙未平。唯得君書勝得藥。開絨未讀眼先明。

還李十一馬

傳語李君勞寄馬。病來唯拄杖扶身。縱擬強騎無出處。却將牽與趁朝人。

九日寄行簡

摘得菊花攜得酒。遶村騎馬思悠悠。下邳田地平如掌。何處登高望梓州。

夜坐

斜月入前楹。迢迢夜坐情。梧桐上階影。蟋蟀近牀聲。曙傍窗間至。秋從簾上生。感時因憶事。不寢到雞鳴。

村居二首

田園莽蒼經春早。籬落蕭條盡日風。若問經過談笑者。不過田舍白頭翁。門閉仍逢雪。廚寒未起煙。貧家重寥落。半爲日高眠。

早春

雪散因和氣。冰開得暖光。春銷不得處。唯有鬢邊霜。

和夢遊春詩一百韻 并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真也。况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卒章指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彼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娑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爾三。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門柳闌全低。簷櫻紅半熟。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漸聞玉珮響。始辯珠履躅。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氳蘭麝護。風流薄梳洗。時世寬裝束。袖輿異文綾。裾腰銀線壓。梳掌金篴蹙。帶纈紫葡萄。袴花紅石竹。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鬢低片雲綠。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襖。秀色似堪飡。穠華如可掬。半卷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酥撲。心驚睡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委獨棲禽。劍分連理木。

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驕。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鶯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
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鞍撥繡轂。旣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潘楊意方睦。
新修履信第。初食尙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秦家重簫史。彥輔憐衛叔。朝饌饋獨盤。夜醪傾百斛。
親賓盛輝赫。效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醒。朝歡俄枕麴。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鸚鵡。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隙奔光。簫娘風過燭。全凋薜花折。半死梧桐秃。闌鏡對孤鸞。哀弦留寡鵠。
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燠。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提攜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懣空無廢馬。水涸失池鴛。搖落廢井梧。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蠶蛸。歌梁聚蝙蝠。
嫁分紅粉妾。賣散倉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嘑。心期正蕭索。宦序仍踟躕。懷策入嶠函。驅車辭郊鄙。
逢時念旣濟。聚學思大畜。端評笠仕著。磨拭穿楊鏃。始從籬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墀。再升著繡服。
誓酬君主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奏封章。清明操憲牘。鷹鷂中病下。豸角當邪觸。糾謬靜東周。申寃動南蜀。
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鉤。乍能折爲玉。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誇誦。只要明是非。何曾慮禍福。
車摧太行路。劍落鄴城獄。襄漢問脩途。荆蠻指殊俗。謫爲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走謁塵幃。喧煩視輿朴。
簿書常自領。繆因每親鞠。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宅荒渚宮草。馬瘦畝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
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翅翅羽垂。獸窮爪牙縮。行看鬢問白。誰勸杯中綠。時傷大野麟。命問長沙鵬。
夏梅山雨漬。秋瘴江雲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旣去誠莫追。將來幸當勸。
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將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豔色卽空花。浮生乃鷓鴣。

良姻在嘉偶。頃刻爲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辱。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長。歡榮剎那促。覺悟因傍險。迷執由當局。膏明誘闇蟬。陽焱奔癡鹿。貪爲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迴死生輻。塵應甘露瀼。垢待醍醐浴。鄗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外重性易染。內戰心難紐。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

王昭君二首

滿面胡沙滿髮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顛盡。如今却似畫圖中。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卷十五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 凡一百首

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

聖代元和歲。閑居渭水陽。不才甘命舛。多幸遇時康。朝野分倫序。賢愚定否臧。重文疎卜式。尙少棄馮唐。由是推天運。從茲樂性場。籠禽放高翥。霧豹得深藏。世慮休相擾。身謀且自強。猶須務衣食。未免事農桑。薤草通三徑。開田占一坊。畫扉肩白板。夜碓搗黃粱。隙地治場圃。閑時糞土疆。積籬編刺夾。薤壠孽科秧。穠力嫌身病。農心願歲穰。朝衣典盃酒。佩劍博牛羊。困倚栽松錕。飢提採蕨筐。引泉來後澗。移竹下前岡。生計雖勤苦。家資甚渺茫。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弟病仍扶杖。妻愁不出房。傳衣念縵縷。舉案笑糟糠。犬吠村胥鬧。蟬鳴織婦忙。納租看縣帖。輸粟問軍倉。夕歇攀村樹。秋行繞野塘。雲容陰慘澹。月色冷悠揚。

蕎麥鋪花白。棠梨間葉黃。早寒風撼撼。新霽月蒼蒼。園菜迎霜死。庭燕過雨荒。簷空愁宿燕。壁闇思啼鶯。
眼爲看書損。眩因運甕傷。病骸渾似木。老鬢欲成霜。少睡知年長。端憂覺夜長。舊遊多廢安。往事偶思量。
忽憶煙霄路。常陪劍履行。登朝思檢束。入閣學趨跄。命偶風雲會。恩覃雨露霽。沾枯發枝葉。磨鈍起鋒鋦。
崔閣連鑪驚。錢兄接翼翔。齊竿混韶夏。燕石廁琳琅。同日升金馬。分宵直未央。共詞加寵命。合表謝恩光。
殿馬驕初跨。天廚味始嘗。朝晡頒餅餌。寒暑賜衣裳。對秉鴉毛筆。俱含雞舌香。青練衾薄絮。朱裏幕高張。
晝食恆連案。宵眠每並牀。差肩承詔旨。連署進封章。起草偏同視。疑文最共詳。滅私容黠竄。窮理析毫芒。
便共輸肝膽。何曾異肺腸。慎微參石奮。決密與張湯。禁闥青交瑣。宮垣紫界牆。井欄排齒莖。簷瓦鬪鴛鴦。
樓額題鵝鵲。池心浴鳳凰。風枝萬年動。溫樹四時芳。宿露凝金掌。晨暉上璧璫。砌筠塗綠粉。庭果滴紅漿。
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傳呼鞭索索。拜舞珮鏘鏘。仙仗環雙闕。神兵闕兩廂。火翻紅尾旆。冰卓白竿槍。
濕漉經魚藻。深沉近浴堂。分庭皆命婦。對院卽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煒煌。
毳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筵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褰東城下。頒醕曲水傍。樽壘分聖酒。效樂借仙倡。
淺酌皆紅藥。徐吟把綠楊。宴迴過御陌。行歇入僧房。白鹿原東郭。青龍寺北廊。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風涼。
下直閑如社。尋芳醉似狂。有時還後到。無處不相將。雞鶴初雖雜。蕭蘭久乃彰。來燕隗貴重。去魯孔恂惶。
聚散期難定。飛沈勢不常。五年同晝夜。一別似參商。屈折孤生竹。銷摧百鍊剛。途窮任憔悴。道在肯惶惶。
尙念遺簪折。仍憐病雀瘡。卹寒分賜帛。救餒減餘糧。藥物來盈裹。書題寄滿箱。殷勤翰林主。珍重禮闈郎。
慙昧誠多謝。搏扶豈所望。提攜勞氣力。吹籟不飛揚。拙劣才何用。龍鍾分自當。粧嫵徒費黛。磨礪詎成璋。

習隱將時背，干名與道妨。外身宗老氏，齊物學蒙莊。疎放遺千慮，愚蒙守一方。樂天無怨歎，倚命不動勸。憤懣胸須豁，交加臂莫攘。珠沉猶是寶，金躍未爲祥。泥尾休搖掉，灰心罷激昂。漸閑親道友，因病事醫王。息亂歸禪定，存神入坐亡。斷癡求慧劍，濟苦得慈航。不動爲吾志，無何是我鄉。可憐身與世，從此兩相忘。

酬盧祕書二十韻

謬歷文場選，漸非翰苑才。雲霄高翹致，毛羽弱先摧。識分忘軒冕，知歸返草萊。杜陵書積蠹，豐獄劍生苔。晦厭鳴雞雨，春驚震蟄雷。舊恩收墜履，新律動寒灰。鳳詔容徐起，鵷行許重陪。衰顏雖拂拭，蹇步尙低徊。睡少鐘偏警，行遲漏苦催。風霜趁朝去，泥雪拜陵迴。上感君猶念，傍慚友或推。石頑鑄費力，女醜嫁勞媒。倏忽青春度，奔波白日頽。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聞有蓬壺客，知懷杞梓材。世家標甲地，官職滯麟臺。筆盡鉛黃點，詩成錦繡堆。嘗思豁雲霧，忽喜訪塵埃。心爲論文合，眉因勸善開。不勝珍重意，滿袖寫瓊瑰。

題盧祕書夏日新栽竹二十韻

湘竹初封植，盧生此考槃。久持霜節苦，新託露根難。等度須當砌，疎稠要滿欄。買憐分薄俸，裁稱作閑官。葉翦藍羅碎，莖抽玉瑄端。幾聲清浙瀝，一簇綠檀欒。未夜青嵐入，先秋白露團。拂肩搖翡翠，熨手弄琅玕。韻透窗風起，陰鋪砌月殘。炎天聞覺冷，窄地見疑寬。稍動勝搖扇，枝低好挂冠。碧籠煙絮繁，珠灑雨珊珊。晚籀晴雲展，陰芽蟄虺蟠。愛從抽馬策，惜未截魚竿。松韻徒煩聽，桃夭不足觀。梁慚當室杏，臺陋本司蘭。撐撥詩人興，勾牽酒客歡。靜連蘆葦滑，涼拂葛衣單。豈止消時暑，應能保歲寒。莫同凡草木，一種夏中看。

渭村酬李二十見寄

白香山集 三詩

百里音書何太遲。暮秋把得暮春詩。柳條綠日君相憶。梨葉紅時我始知。莫歎學官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形容意緒遙看取。不似華陽觀裏時。

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

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髮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平生心迹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爲身。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可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長作隔牆人。

遊城南留元九李二十晚歸

老遊春飲莫相違。不獨花稀人亦稀。更勸殘杯看日影。猶應趁得鼓聲歸。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翠蓋陪行驛玉輝。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重過祕書舊房因題長句

閣前下馬思徘徊。第二房門手自開。昔爲白面書郎去。今作蒼鬚贊善來。吏人不識多新補。松竹相親是舊栽。應有題牆名姓在。試將衫袖拂塵埃。

重到城見元九七絕句

容貌一日減。一日心情十分無。九分每逢陌路猶嗟歎。何況今朝是見君。

高相宅

青苔故里懷恩地。白髮新生抱病身。涕淚雖多無哭處。永寧門館屬他人。

張十八

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獨有詠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

劉家花

劉家牆上花還發。李士門前草又春。處處傷心心始悟。多情不及少情人。

裴五

莫怪相逢無笑語。感今思舊戟門前。張家伯仲偏相似。每見清揚一惘然。

仇家酒

年年老去歡情少。處處春來感事深。時到仇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恆寂師

舊遊分散人零落。如此傷心事幾條。會逐禪師坐禪去。一心滅盡定中消。

靖安北街贈李二十

榆莢拋錢柳展眉。兩人並馬語行遲。還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試却迴時。

重傷小女子

學人言語憑牀行。嫩似花房脆似瓊。纔知恩愛迎三歲。未辯東西過一生。汝異下殤應殺禮。吾非上聖詎忘情。傷心自歎鳩巢拙。長墮春雛養不成。

過顏處士墓

向墳道徑沒荒榛。滿室詩書積閭塵。厚夜肯教黃壤曉。悲風不許白楊春。簞瓢顏子生仍促。布被黔婁死更貧。未會悠悠上天意。惜將富壽與何人。

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

東道常爲主。南亭別待賓。規模何日創。景致一時新。廣砌羅紅藥。疎窗蔭綠筠。鎖開賓閣曉。梯上妓樓春。置醴寧三爵。加籩過八珍。茶香飄紫筍。膾縷落紅鱗。輝赫車輿開。珍奇鳥獸馴。獼猴看捩馬。鸚鵡喚家人。錦額簾高卷。銀花盞慢巡。勸嘗光祿酒。許看洛川神。斂翠凝歌黛。流香動舞巾。裙翻繡鷓鴣。梳陷鈿麒麟。笛怨音含楚。箏嬌語帶秦。侍兒催畫燭。醉客吐文茵。投轄多連夜。鳴珂便達晨。入朝紆紫綬。待漏擁朱輪。貴介交三事。光榮照四鄰。甘濃將奉客。穩煖不緣身。十載歌鐘地。三朝節鉞臣。愛才心倜儻。敦舊禮殷勤。門以招賢盛。家因好事貧。始知豪傑意。富貴爲交親。

賦得聽邊鴻

驚風吹起塞鴻羣。半拂平沙半入雲。爲問昭君月下聽。何如蘇武雪中聞。

見楊弘貞詩賦因題絕句以自諭

賦句詩章妙入神。末年三十卽無身。常嗟薄命形顛顛。若比弘貞是幸人。

病中早春

今朝枕上覺頭輕。強起堦前試脚行。瘴氣斷來無氣力。風痰惱得少心情。暖銷霜瓦津初合。寒減冰渠凍不成。唯有愁人鬢間雪。不隨春盡逐春生。

送人貶信州判官

地僻山深古上饒。土風貧薄道程遙。不唯遷客須恓屑。見說居人也寂寥。溪畔毒砂藏水弩。城頭枯樹下山魘。若於此郡爲卑吏。刺史廳前又折腰。

曲江醉後贈諸親故

郭東丘墓何年客。江畔風光幾日春。只合殷勤逐杯酒。不須疎索向交親。中天或有長生藥。下界應無不死人。除却醉來開口笑。世間何事更關身。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絕句

看花屋

忽驚映樹新開屋。却似當簷故種花。可惜年年紅似火。今春始得屬元家。

累土山

堆土漸高山意出。終南移入戶庭間。玉峯藍水應惆悵。恐見新山忘舊山。

高亭

亭香太高君莫拆。東家留取當西山。好看落日斜銜處。一片春嵐映半環。

松樹

白金換得青松樹。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風易憑仗。夜深偷送好聲來。

醉後却寄元九

蒲池村裏念念別。澧水橋邊兀兀迴。行到城門殘酒醒。萬重離恨一時來。

重寄

蕭散弓驚雁。分飛劍化龍。悠悠天地內。不死會相逢。

李十一舍人松園飲小酌酒得元八侍御詩序云在臺中推院有鞠獄之苦卽事書懷因酬四韻

愛酒舍人開小酌。能文御史寄新詩。亂松園裏醉相憶。古柏廳前忙不知。早夏我當逃暑日。晚銜君是虛囚時。惟應清夜無公事。新草亭中好一期。

重到華陽觀舊居

憶昔初年三十二。當時秋思已難堪。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鬢愁心四十三。

答勸酒

莫怪近年都不飲。幾迴因醉却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今變作酒悲人。

題王侍御池亭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

聽水部吳員外新詩因贈絕句

朱紱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少愛人多。明朝與向詩家道。水部如今不姓何。

雨夜憶元九

天陰一日便堪愁。何況連宵雨不休。一種雨中君最苦。偏梁閣道向通州。

雨中攜元九詩訪元八侍御

微之詩卷憶同開。假日多應不入臺。好句無人堪共詠。衝泥蹋水就君來。

贈楊祕書巨源

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鬚四海半爲兄。貧家雜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

和武相公感韋令公舊池孔雀

索寞少顏色。池邊無主禽。難收帶泥翅。易結着人心。頂毳落殘碧。尾花銷闌金。放歸飛不得。雲海故巢深。

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

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於雲。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

白牡丹

白花冷澹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遠喚作朝官。

夢舊

白香山集 三詩

別來老大苦修道，鍊得離心成死灰。平生憶念消磨盡，昨夜因何入夢來。

戲題盧祕書新移薔薇

風動翠條腰嫋娜，露垂紅萼淚闌干。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

曲江夜歸聞元八見訪

自入臺來見面稀，班中遙得揖容輝。早知相憶來相訪，悔待江頭明月歸。

苦熱題恆寂師禪室

人人避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

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行字，讀之，卽僕舊詩，其落句云：淥水紅蓮一朵開，千花

百草無顏色。然不知題者何人也。微之吟歎不足，因綴一章，兼錄僕詩本同寄，其詩乃是十五年

前初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緬思往事，杳若夢中，懷舊感今，因酬長句。

十五年前似夢遊，會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昔教紅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

馬愁。惆悵又聞題處所，雨淋江館破牆頭。

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

來書子細說通州，州在山根峽岸頭。四面千重火雲合，中心一道瘴江流。蟲蛇白晝攔官道，蚊蟆黃昏撲

那樓。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無處問來由。

區區巔山萬仞餘，人家應似甌中居。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衣斑梅雨長須熨，米澀畬田不

解組。努力安心。過三考。已曾慙殺李尚書。
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早秋霖。瘴瘧多。老去一身須愛惜。別來四體得如何。侏儒飽笑東方朔。意政譏憂馬
伏波。莫遣沉愁結成病。時時一唱濯纓歌。
通州海內。恹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傷鳥有弦。驚不定。臥龍無水。動應難。劍埋獄底。誰深掘。松偃霜中。盡
冷看。舉目爭能不惆悵。高車大馬。滿長安。

病中答招飲者

顧我鏡中悲白髮。盡君花下醉青春。不緣眼痛兼身病。可是樽前第二人。

燕子樓三首 并序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
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孌牡丹花。盡歡而去。邈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
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
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旣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于今尚在。予愛續之新詩。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疊羅衫色似烟。幾迴欲着卽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迴。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初貶官過望秦嶺 自此後詩江州路上作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迴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髮。

藍橋驛見元九詩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遶柱覓君詩。

韓公堆寄元九

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悵。江州猶似勝通州。

發商州

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婦哭不聞聲。

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

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後相思兩不知。行過關門三四里。榴花不見見君詩。

紅鸚鵡

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此。籠檻何年出得身。

題四皓廟

臥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雲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州。

罷藥

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沈沈。此身不要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

白鷺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爲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

襄陽舟中

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本是多愁人。復此風波夕。

江夜舟行

烟澹月濛濛。舟行夜色中。江鋪滿槽水。帆展半檣風。叫曙嗷嗷雁。啼秋唧唧蟲。只應催北客。早作白鬚翁。

紅藤杖

交親過澹別。車馬到江迴。唯有紅藤杖。相隨萬里來。

江上吟元八絕句

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應有水仙潛出聽。纔將唱作步虛詞。

途中感秋

節物行搖落。年顏坐變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鄉國程程遠。親朋處處辭。惟憐病與老。一步不相離。

登鄧州白雪樓

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簇簇水茫茫。朝來渡口逢京使。說道煙塵近洛陽。

舟夜贈內

三聲猿後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莫凭水窗南北望。月明月闌總愁人。

白香山集 三詩

逢舊

我梳白髮添新恨。君掃青蛾減舊容。應被傍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

白口阻風十日

洪濤白浪塞江津。處處迴迴事事遲。世上方爲失途客。江頭又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撲滿身。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閒白口坐經旬。

浦中夜泊

閣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稜稜。迴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

盧侍御與崔評事爲予於黃鶴樓致宴宴罷同望

江邊黃鶴古時樓。勞致華筵待我遊。楚思森茫雲水冷。商聲清脆管絃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鷓鴣洲。總是平生未行處。醉來堪賞醒堪愁。

舟中讀元九詩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閣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

扁舟厭泊烟波上。輕策閑尋浦嶼間。虎踞青泥稠似印。風吹白浪大於山。且愁江那何時到。敢望京都幾歲還。今日料君朝退後。迎寒新耐爇開顏。

雨中題衰柳

溼屈青條折。寒飄黃葉多。不知秋雨意。更遣欲如何。

題王處士郊居

半依雲渚半依山。愛此令人不欲還。負郭田園八九頃。向陽茅屋兩三間。寒松縱老風標在。野鶴雖飢飲啄閑。一臥江村來早晚。著書盈帙鬢毛斑。

歲晚旅望

朝來暮去星霜換。陰慘陽舒氣序牽。萬物秋霜能壞色。四時冬日最凋年。烟波半露新沙地。鳥雀羣飛欲雪天。向晚蒼蒼南北望。窮陰旅思兩無邊。

晏坐閑吟

昔爲京洛聲華客。今作江湖潦倒翁。意氣銷磨羣動裏。形骸變化百年中。霜侵殘鬢無多黑。酒伴衰顏只暫紅。賴學禪門非想定。千愁萬念一時空。

題李山人

廚無烟火室無妻。籬落蕭條屋舍低。每日將何療飢渴。井華雲粉一刀圭。

讀莊子

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爲尋莊子知歸處。認得無何是本鄉。

江樓偶宴贈同座

南浦閑行罷。西樓小宴時。望湖凭檻久。待月放杯遲。江果嘗盧橘。山歌聽竹枝。相逢且同樂。何必舊新知。

放言五首 并序

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健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
有此作惟李頎有云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屆所任舟中多暇
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

朝真暮僞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寧子解伴愚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圓豈
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迴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
足憂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視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
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復誰知

誰家第宅成還破何處親賓哭復歌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北邙未省留閑地東海何曾有
定波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爲榮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
厭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

歲暮道情二首

壯日苦曾驚歲月長年都不惜光陰爲學空門平等法先齊老少死生心

半故青衫半白頭。雪風吹面上江樓。禪功自見無人覺。合是愁時亦不愁。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辭。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強酒

若不坐禪銷妄想。即須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風夜。爭那閑思往事何。

獨樹浦雨夜寄李六郎中

忽憶兩家同里巷。何曾一處不追隨。閑遊預算分朝日。靜話多同待漏時。花下放狂衝黑飲。燈前起坐徹明棋。可知風雨孤舟夜。蘆葦叢中作此詩。

聽崔七妓人箏

花臉雲鬢坐玉樓。十三絃裏一時愁。憑君向道休彈去。白盡江州司馬頭。

望江州

江迴望見雙華表。知是潯陽西郭門。猶去孤舟三四里。水烟沙雨欲黃昏。

初到江州

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樹木凋疎山雨後。人家低溼水烟中。菰蔣餒馬行無力。蘆荻編房臥有風。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醉後題李馬二妓

行搖雲髻花鈿節。應似霓裳趁管絃。豔動舞裙渾是火。愁凝歌黛欲生煙。有風縱道能迴雪。無水何由忽吐蓮。疑是兩般心未決。雨中神女月中仙。

盧侍御小妓乞詩座上留贈

鬱金香汗裏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好似文君還對酒。勝於神女不歸雲。夢中那及覺時見。宋玉荆王應羨君。

卷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一百韻 凡一百首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
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葉。浩蕩似乘桴。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嚙。蠻態笑睢盱。水市通閩閩。烟村混舳舻。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貔。成人男作卯。事鬼女爲巫。樓閣攢倡婦。隄喧簇販夫。夜船論鋪賃。春酒斷傾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微雲成棧。江郊水當郭。月橋翹柱鶴。風帆颭橋烏。鼉鼉潮無信。蛟蛟浪不虞。鼉鳴泉窟室。蜃結氣浮圖。樹裂山魃穴。沙含水弩樞。喘牛犁紫芋。羸馬放青瓜。

繡面誰家婢。鴉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樵蘇。鼎臑愁烹鼈。盤腥厭膾鱸。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
氣序涼還熱。光陰旦復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憶歸恆慘澹。懷舊忽踟蹰。
自念咸秦客。嘗爲鄒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輶輪。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
崔杜輒齊下。元韋鬱並驅。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世務經塵掃。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
共偶昇平代。偏慚固陋軀。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觀風高通白。虎旅切伏蒲。
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竽。九劍星芒耀。魚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餈。
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鬢低翠羽。舞汗墮紅珠。別選閑遊伴。潛招劇飲徒。一盃愁已破。三盞氣彌蘇。
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杓胡律。談憐鞞嚙嚙。李酣尤短寶。庾醉更薦菹。
鞍馬呼教住。穀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籌併頻逃席。觥嚴別置盂。滿卮那可灌。頽玉不勝扶。
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廐駒。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
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卽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
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邛。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江關未徹警。淮寇尙稽誅。
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廬峯連刻削。滙浦帶縈紆。九派吞青草。孤城覆綠蕪。黃昏鐘寂寂。清曉角嗚嗚。
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鷓鴣。暮節感茱萸。藥坼金英菊。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幾見林抽筍。頻驚鷺引鷓。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眇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綠底事。顏天有何辜。
龍智猶經醜。龜靈未免刳。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况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鎚鍛任洪爐。

險阻嘗之矣。栖遲命也夫。沈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兀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惆悵。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領白髭鬚。

謫居

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爲何事。火燒寒澗松爲燼。霜降春花委地。遭時榮悴一時間。豈是昭昭上天意。

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

早攀霄漢上天衢。晚落風波委世途。雨露施恩無厚薄。蓬蒿隨分有榮枯。傷禽側翅驚弓箭。老婦低顏事舅姑。碧落三仙曾識面。年深記得姓名無。

庾樓曉望

獨憑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宿西林寺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迴。

江樓宴別

樓中別曲催離酌，燈下紅裙間綠袍。縹緲楚風羅綺薄，鈿縱越調管絃高。寒流帶月澄如鏡，夕吹和霜利似刀。樽酒未空歡未盡，舞腰歌袖莫辭勞。

題山石榴花

一叢千朵壓欄干，翦碎紅綃却作團。風嫋舞腰香不盡，露銷妝臉淚新乾。薔薇帶刺攀應懶，齒茗生泥甌亦難。爭及此花簷戶下，任人採弄盡人看。

代春贈

山吐晴嵐水放光，羊夷花白柳梢黃。但知莫作江西意，風景何曾異帝鄉。

答春

草煙低重水花明，從道風光似帝京。其奈山猿江上叫，故鄉無此斷腸聲。

櫻桃花下歎白髮

逐處花皆好，隨年貌自衰。紅櫻滿眼日，白髮半頭時。倚樹無言久，攀條欲放遲。臨風兩堪歎，如雪復如絲。

惜落花贈崔二十四

漠漠紛紛不奈何，狂風急雨兩相和。晚來悵望君知否，枝上稀疏地上多。

移山櫻桃

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斷山櫻滿院栽。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

官舍閑題

聊散優閑地。身慵老大時。送春唯有酒。銷日不過棋。祿米麿牙稻。園蔬鴨腳葵。飽飧仍晏起。餘暇弄龜兒。
晚春登大雲寺南樓贈常禪師

花盡頭新白。登樓意若何。歲時春日少。世界苦人多。愁醉非因酒。悲吟不是歌。求師治此病。唯勸讀楞伽。
北樓送客歸上都

憑高送遠一悽悽。却下朱欄卽解攜。京路人歸天直北。江樓客散日平西。長津欲度迴船尾。殘酒重傾簇馬蹄。不獨別君須強飲。窮愁自要醉如泥。

北亭招客

蹕散郡丞同野客。幽閑官舍抵山家。春風北戶千莖竹。晚日東園一樹花。小盞吹醅嘗冷酒。深爐敲火炙新茶。能來盡日宮基否。太守知慵放晚衙。

宿西林寺早起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十二員外

鶯辭魏闕鷓鴣隔。老入廬山麋鹿隨。薄暮蕭條投寺宿。凌晨清淨與僧期。雙林我起聞鐘後。隻日君趨入閣時。鷓鴣高低分皆定。莫勞心力遠相思。

遊寶稱寺

竹寺初晴日。花塘欲曉春。野猿疑弄客。山鳥似呼人。酒嫩傾金液。茶新碾玉塵。可憐幽靜地。堪寄老慵身。
早春聞提壺鳥因題鄰家

厭聽秋猿催下淚。喜聞春鳥勸提壺。誰家紅樹先花發。何處青樓有酒沽。進士龜蒙尋靜盞。拾遺風彩近

都無。欲期明日東鄰醉。變作騰騰一俗夫。

見紫薇花憶微之

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除却微之見應愛。人間少有別花人。

蓋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

柯條未嘗損根。發不曾移。同類今齊茂。孤芳忽獨萎。仍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樵紅尙戀枝。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衰。欲問因何事。春風亦不知。

湖亭望水

久雨南湖漲。新晴北客過。日沈紅有影。風定綠無波。岸沒閭闔少。灘平船舫多。可憐心賞處。其奈獨遊何。

閑遊

外事因慵廢。中懷與靜期。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白石磨樵斧。青竿理釣絲。澄清深淺好。最愛夕陽時。

憶微之傷仲遠 李三仲遠去年春喪

幽獨辭羣久。漂流去國賒。只將琴作伴。唯以酒爲家。感逝因看水。傷離爲見花。李三埋地底。元九謫天涯。舉眼青雲遠。迴頭白日斜。可能勝賈誼。猶自滯長沙。

過鄭處士

聞道移居村塢間。竹林多處獨開關。故來不是求他事。暫借南亭一望山。

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望因題北亭

自作漳陽客。無如苦雨何。陰昏晴日少。閑悶睡時多。湖闊將天合。雲低與水和。籬根舟子語。巷口釣人歌。霧鳥沉黃氣。風帆蹴碧波。門前車馬道。一宿變江河。

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

閑出乘輕屐。徐行蹋軟沙。觀魚傍滙浦。看竹入楊家。林迸穿籬笱。藤飄落水花。雨埋釣舟小。風颭酒旗斜。嫩刺青菱角。濃煎白茗芽。淹留不知夕。城樹欲栖鴉。柳影繁初合。鶯聲澗漸稀。早梅迎夏結。殘絮送春飛。西日韶光盡。南風暑氣微。展張新小簟。熨帖舊生衣。綠蟻杯香嫩。紅絲餽縷肥。故園無此味。何必苦思歸。

紅藤杖 杖出南蠻

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攜步月。處處把尋春。勁健孤莖直。疎圓六節勻。火山生處遠。瀝水洗來新。麤細纔盈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枉歸秦。

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匹馬來郊外。扁舟在水濱。可憐衝雨客。來訪阻風人。小棹沾清醕。行廚煮白鱗。停杯看柳色。各憶故園春。

題廬山下湯泉

一眼湯泉流向東。浸泥澆草煖無功。驪山溫水因何事。流入金鋪玉甃中。

寄蘄州簾與元九因題六韻 時元九驟居

笛竹出蘄春。霜刀劈翠筠。織成雙鎖篔簹。寄與獨眠人。卷作筒中信。舒爲席上珍。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清潤宜乘露。鮮華不受塵。通州炎瘴地。此物最關身。

秋熱

西江風候接南威。暑氣常多秋氣微。猶道江州最涼冷。至今九月著生衣。

題元八谿居

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窗次第逢。晚葉尙開紅躑躅。秋房初結白芙蓉。聲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峯。更媿殷勤留客意。魚鮮飯細酒香濃。

晚出西郊

散吏閑如客。貧州冷似村。早涼湖北岸。殘照郭西門。嬾鏡從鬚白。休治任眼昏。老來何所用。少與不多言。

階下蓮

葉展影翻當砌月。花開香散入簾風。不如種在天池上。猶勝生於野水中。

端居詠懷

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斜日早知驚鷓鴣。秋風悔不憶鱸魚。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君遊丹陛已三遷。我汎滄浪欲二年。劍佩曉趨雙鳳闕。煙波夜宿一漁船。交親盡在青雲上。鄉國遙拋白日邊。若報生涯應笑殺。結茅栽芋種畬田。

百花亭

朱檻在空虛。涼風八月初。山形如峴首。江色似桐廬。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高亭仍有月。今夜宿何如。

江樓早秋

南國雖多熱。秋來亦不遲。湖光朝露後。竹氣晚涼時。樓閣宜佳客。江山入好詩。清風水蘋葉。白露木蘭枝。欲作雲泉計。須營伏臘資。匡廬一步地。官滿更何之。

送客之湖南

年年漸見南方物。事事堪傷北客情。山鬼趨跳唯一足。峽猿哀怨過三聲。帆開青草湖中去。衣溼黃梅雨裏行。別後雙魚難定寄。近來潮不到潞城。

百花亭晚望夜歸

百花亭上晚徘徊。雲影陰晴掩復開。日色悠悠揚映山。盡。雨聲蕭颯渡江來。鬢毛遇病雙如雪。心緒逢秋一似灰。向夜欲歸愁未了。滿湖明月小船迴。

西樓

小郡大江邊。危樓夕照前。青蕪卑溼地。白露沈寥天。鄉國此時阻。家書何處傳。仍聞陳蔡戍。轉戰已三年。尋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

盡日行還歇。遲遲獨上山。攀藤老筋力。照水病容顏。陶巷招居住。茅家許往還。飽諳榮辱事。無意戀人間。

四十五

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麤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卽爲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

曾陪鶴馭兩三仙。親侍龍輿四五年。天上歡華春有限。世間漂泊海無邊。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官滿更歸何處去。香爐峯在宅門前。

廳前桂

天台嶺上凌霜樹。司馬廳前委地叢。一種不生明月裏。山中猶校勝塵中。

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贈

行行見路緣松嶠。步步尋花到杏壇。白石先生小有洞。黃牙姪女大還丹。常悲東郭千家塚。欲乞西山五色丸。但恐長生須有籍。仙臺試爲檢名看。

秋晚

籬菊花稀砌桐落。樹陰離離日色薄。單幕疎簾貧寂寞。涼風冷露秋蕭索。光陰流轉忽已晚。顏色凋殘不如昨。萊妻臥病月明時。不擣寒衣空擣藥。

南浦歲暮對酒送王十五歸京

臘後冰生覆溢水。夜來雲闇失廬山。風飄細雪落如米。索索蕭蕭蘆葦間。此地二年留我住。今朝一酌送君還。相看漸老無過醉。聚散窮通總是閑。

除夜

薄晚支頤坐，中宵枕臂眠。一從身去國，再見日周天。老度江南歲，春拋渭北田。潯陽來早晚，明日是三年。

聞李十一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因寄絕句

平生相見即眉開，靜念無如李與崔。各是天涯爲刺史，緣何不覓九江來。

元和十三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感率爾成章

聞停歲仗軫皇情，應爲淮西寇未平。不分氣從歌裏發，無明心向酒中生。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從來妄動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

庾樓新歲

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卒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樓。

上香爐峯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筠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郭，便是香鑪峯上人。

憶微之

與君何日出屯蒙，魚戀江湖鳥厭籠。分手各拋蒼海畔，折腰俱老綠衫中。三年隔闊音塵斷，兩地飄零氣味同。又被新年勸相憶，柳條黃軟欲春風。

兩夜贈元十八

卑溼沙頭宅，連陰雨夜天。共聽鶯溜滴，心事兩悠然。把酒循環飲，移牀曲尺眠。莫言非故舊，相識已三年。

寒食江畔

草香沙暖水雲晴。風景令人憶帝京。還似往年春氣味。不宜今日病心情。聞鶯樹下沈吟立。信馬江頭取次行。忽見紫桐花悵望。下邳明日是清明。

三月三日登庾樓寄庾三十二

三日歡遊辭曲水。二年愁臥在長沙。每登高處長相憶。何況茲樓屬庾家。

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鄆行軍司馬以詩賀之

誰能淮上靜風波。聞道河東應此科。不獨文詞供奉記。定將談笑解兵戈。泥埋劍戟終難久。水借蛟龍可在多。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

石楠樹

可憐顏色好陰涼。葉翳紅殘花撲霜。傘蓋低垂金翡翠。薰籠亂搭繡衣裳。春芽細炷千燈焰。夏藥濃焚百和香。見說上林無此樹。只教桃柳占年芳。

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詠懷

自從委順任浮沈。漸學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妻兒不問唯耽酒。冠帶皆慵只抱琴。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

早發楚城驛

白香山集 三詩

過雨塵埃滅。沿江道徑平。月乘殘夜出。人趁早涼行。寂歷閑吟動。冥濛闇思生。荷塘翻露氣。稻隴瀉泉聲。宿犬聞鈴起。栖禽見火驚。囀囀煙樹色。十里始天明。

善覘東池

善覘亭東有小池。早荷新荇綠參差。中宵把火行人發。驚起雙棲白鷺鷥。

建昌江

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沙雨渭河邊。

哭從弟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香鑪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堦柱柱竹編牆。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來春更葺東廡屋。紙閣蘆簾着孟光。

重題

喜入山林初息影。厭趨朝市久勞生。早年薄有煙霞志。歲晚深諳世俗情。已許虎溪雲裏臥。不爭龍尾道前行。從茲耳界應清淨。免見啾啾毀譽聲。

長松樹下小谿頭。斑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爲產業。野曠林鷓是交遊。雲生間戶衣裳潤。嵐隱山廚火燭幽。最愛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遠階流。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歇枕聽。香鑪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官。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夭任乾坤。胸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榮何足論。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

山中問月

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昔隨飛蓋處。今照入山時。借助秋懷曠。留連夜臥遲。如歸舊鄉國。似對好親知。松下行爲伴。谿頭坐有期。千巖將萬壑。無處不相隨。

正月十五日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主簿因呈智禪師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歎春來白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鴈門師。

臨水坐

昔爲東掖垣中客。今作西方社內人。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

山居

山齋方獨往。塵事莫相仍。藍輿辭鞍馬。緇徒換友朋。朝飧唯藥菜。夜伴只紗燈。除却青衫在。其餘便是僧。

遺愛寺

弄石臨谿坐。尋花遶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山中與元九書因題書後

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

黃石巖下作

久別鷓鴣侶，深隨鳥獸羣。教他遠親故，何處覓知聞。昔日青雲意，今移向白雲。

戲贈李十三判官

垂鞭相送醉醺醺，遙見廬山指似君。想君初覺從軍樂，未愛香鑪峯上人。

醉中戲贈鄭使君

密座移紅毯，醜顏照綠盃。雙娥留且住，五馬任先迴。醉耳歌催醒，愁眉笑引開。平生少年興，臨老豎重來。

江亭夕望

憑高望遠思悠悠，晚上江亭夜未迴。日欲沒時紅浪沸，月初生處白煙開。辭枝雪蕊將春去，滿鑷霜毛送老來。爭敢三年作歸計，心知不及賈生才。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

悵望慈恩三月盡，紫桐花落鳥關關。誠知曲水春相憶，其奈長沙老未還。赤嶺猿聲催白首，黃茅瘴色染朱顏。誰言南國無霜雪，盡在愁人髮髮間。

偶然二首

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聖賈生賢。謫向長沙堪歎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合霧池。有時不雨誰能測。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乖龍藏在牛領中。雷擊龍來牛枉死。人道著神龜骨聖。試卜魚牛那至此。六十四卦七十鑽。畢竟不能知所以。

中秋月

萬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遠天涯。誰人隴外久征戍。何處庭前新別離。失寵故姬歸院夜。沒蕃老將上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

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

攜諸山客同上香鑪峯遇雨而還沾濡狼藉互相笑謔題此解嘲

蕭灑登山去。龍鍾遇雨迴。磴危攀薜荔。石滑踐莓苔。襪汗君相諶。鞋穿我自貽。莫欺泥土脚。曾踏玉階來。

彭蠡湖晚歸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臨此望。少有不愁人。

酬贈李鍊師見招

幾年司諫直承明。今日求真禮上清。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劉綱有婦仙同得。伯道無兒累

更輕。若許移家相近住。便驅雞犬上層城。

西河雨夜送客

雪黑雨脩脩。江昏水闊流。有風催解纜。無月伴登樓。酒罷無多興。帆開不少留。唯看一點火。遙認是行舟。

登西樓憶行簡

每因樓上西南望。始覺人間道路長。礙日暮山青簇簇。浸天秋水白茫茫。風波不見三年面。書信難傳萬里腸。早晚東歸來下峽。穩乘船舫過瞿唐。

羅子

有女名羅子。生來纔兩春。我今年已長。日夜二毛新。顧念嬌啼面。思量老病身。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

讀靈徹詩

東林寺裏西廊下。石片鐫題數首詩。言句怪來還校別。看名知是老湯師。

聽李士良琵琶

聲似胡兒彈舌語。愁如塞月恨邊雲。閑人甕聽猶眉斂。可使和蕃公主聞。

昭君怨

明妃風貌最娉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幃屏。見疎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閨吟

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

戲問山石榴

小樹山榴近砌栽。半含紅萼帶花來。爭知司馬夫人妬。移到庭前便不開。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羸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湖上閑望

藤花浪沸紫茸條。孤葉風翻綠剪刀。閑弄水芳生楚思。時時合眼詠離騷。

白香山集

卷十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五十韻 凡一百首

江南謫居十韻

自哂沈冥客。曾爲獻納臣。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纔展凌雲翅。俄成失水鱗。萎枯猶向日。蓬斷卽辭春。澤畔長愁地。天邊欲老身。蕭條殘活計。冷落舊交親。草合門無徑。煙消甑有塵。憂方知酒聖。貧始覺錢神。虎尾難容足。羊腸易覆輪。行藏與通塞。一切任陶鈞。

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昨夜江樓上。吟君數十篇。詞飄朱檻底。韻墮綠江前。清楚音諧律。精微思入玄。收將白雲麗。奪盡碧雲妍。寸截金爲句。雙雕玉作聯。八風淒間發。五彩爛相宣。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文頭交比繡。筋骨軟於絛。瀆湧同波浪。銛鏃過管絃。醴泉流出地。鈞樂下從天。神鬼聞如泣。魚龍聽似禪。星迴疑聚集。月落爲留連。雁感無鳴者。猿愁亦悄然。交流遷客淚。停住賈人船。關被歌姬乞。潛聞思婦傳。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牋。肉味經時忘。頭風當日痊。老張知定伏。短李愛應顛。道屈才方振。身閒業始專。天教聲短懽。理合命連遭。願我文章劣。知他氣力全。功夫雖共到。巧拙尙相懸。各有詩千首。俱拋海一邊。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酬答朝妨食。披尋夜廢眠。老償文債負。宿結字因緣。每歎陳夫子。常嗟李謫仙。名高折人爵。思苦滅天年。

不得當時遇。空令後代憐。相悲今若此。溢浦與通川。

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三員外

閱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事須生。病肺慚盃滿。衰顏忌鏡明。春深舊鄉夢。歲晚故交情。一別浮雲散。雙瞻列宿榮。麟頭階下立。龍尾道前行。封事頻聞奏。除書數見名。虛懷事僚友。平步取公卿。漏盡雞人報。朝迴幼女迎。可憐白司馬。老大在瀘城。

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衫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

綠絲文布素輕衫。珍重京華手自封。貧友遠勞君寄附。病妻親爲我裁縫。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欲著却休知不稱。折腰無復舊形容。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處州

寂寞清明日。蕭條司馬家。留飴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欲別能無酒。相留亦有花。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

九江春望

森茫積水非吾土。飄泊浮萍是我身。身外信緣爲活計。眼前隨事覓交親。鐘烟豈異終南色。溢草寧殊渭北春。此地何妨便終老。匹如元是九江人。

晚題東林寺雙池

向晚雙池好。初晴百物新。寒枝灑翠羽。澗水躍紅鱗。萍汎詞遊子。蓮開當麗人。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

贈內子

白髮方與歎，青娥亦伴愁。寒衣補燈下，小女戲牀頭。闌澹屏帷故，淒涼枕席秋。貧中有等級，猶勝嫁黔婁。

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

已訝遊何遠，仍嗟別太頻。離容君感促，贈語我殷勤。迢遞天南面，蒼茫海北濔。詞陵國分界，交趾郡爲鄰。蒼鬱三光晦，溫暾四氣勻。陰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爲老，蠻陬不易馴。土民稀白首，洞主盡黃巾。戰艦猶驚浪，戎車未息塵。紅旗圍卉服，紫綬畏文身。麵苦檉榔裏，漿酸橄欖新。牙檣迎海舶，銅鼓養江神。不凍貪泉暖，無霜毒草春。雲烟蟒蛇氣，刀劍鱗魚鱗。路足羈棲客，官多譎逐臣。天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迴使先傳語，征軒早返輪。須防盃裏蠱，莫愛囊中珍。北與南殊俗，身將貨執親。嘗聞君子誠，憂道不憂貧。

自題

功名宿昔人多許，寵辱斯須自不知。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馬頭覓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幾時。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門不去欲何之。

自悲

火宅煎熬地，霜松摧折身。因知羣動內，易死不過人。

尋郭道士不遇

郡中乞假來相訪，洞裏朝元去不逢。看院祗留雙白鶴，入門唯見一青松。藥鑪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春。欲問參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從容。

潯陽春三首 元和十二年作

春生

春生何處闌周遊。海角天涯遍始休。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展張草色長河畔。點綴花房小樹頭。若到故園應覓我。爲傳淪落在江州。

春來

春來觸動故鄉情。忽見風光憶兩京。金谷躡花香騎入。曲江碾草鈿車行。誰家淶酒歡連夜。何處紅樓睡失明。獨有不眠不醉客。經春冷坐古瀘城。

春去

一從澤畔爲遷客。兩度江頭送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迴流水。一老終無却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夢微之

晨起隨風一惆悵。通川瀘水斷相聞。不知憶我因何事。昨夜三迴夢見君。

贈韋鍊師

潯陽遷客爲居士。身似浮雲心似灰。上界女仙無嗜好。何因相顧兩徘徊。共疑過去人間世。曾作誰家夫婦來。

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盃無。

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整晷。路經三峽想還愁。蕭湘瘴霧加餐飯。滯瀆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南湖早春

風迴雲斷雨初晴。反照湖邊暖復明。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水蘋生。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

元十八從事南海。欲出廬山。臨別舊居。有戀泉聲之什。因以投和。兼伸別情。

賢侯辟土禮從容。莫戀泉聲問所從。雨露初承黃紙詔。煙霞欲別紫霄峯。傷弓未息新驚鳥。得水難留久臥龍。我正退藏君變化。一盃可易得相逢。

題韋家泉池

泉落青山出白雲。縈村遶郭幾家分。自從引作池中水。深淺方圓一任君。

醉中對紅葉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遺懷

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白香山集 四詩

五

點額魚

龍門點額意如何。紅尾青鬚却返初。見說在天行雨苦。爲龍未必勝爲魚。

聞龜兒詠詩

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

對酒

未濟卦中休卜命。參同契裏莫勞心。無如飲此銷愁物。一餉愁消直萬金。

東牆夜合樹去秋爲風雨所摧今年花時悵然有感

碧蕙紅縷今何在。風雨飄將去不迴。惆悵去年牆下地。今春唯有薺花開。

病起

病不出門無限時。今朝強出與誰期。經年不上江樓醉。勞動春風颺酒旗。

夢亡友劉太白同遊彰敬寺

三千里外臥江州。十五年前哭老劉。昨夜夢中彰寺裏。死生魂魄暫同遊。

與果上人歿時題此決別兼簡二林僧社

本結菩提香火社。爲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贈寫真者

子驕丹青日。予當醜老時。無勞役神思。更畫病容儀。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區區尺素上。焉用寫真爲。

劉十九同宿

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唯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

十二年冬江西溫。暖喜元八寄金石凌到。因題此詩。

今冬臘候不嚴凝。暖霧溫風氣上騰。山脚崦中纔有雪。江流慢處亦無冰。欲將何藥防春瘴。只有元家金石凌。

閒意

不爭榮耀任沈淪。日與時疏共道親。北省朋僚音信斷。東林長老往還頻。病停夜食聞如社。慵擁朝裘暖似春。漸老漸閒閒氣味。終身不擬作忙人。

送友人上峽赴東川辟命

見說瞿唐峽。斜銜灑瀨根。難於尋鳥路。險過上龍門。羊角風頭急。桃花水色渾。山迴若鼉轉。舟入似鯨吞。岸合愁天斷。波跳恐地翻。憐君經此去。爲感主人恩。

夜送孟司功

潯陽白司馬。夜送孟功曹。江闊管絃急。樓明燈火高。湖波灑似箭。霜草殺如刀。且莫開征棹。陰風正怒號。

衰病

老辭遊冶尋花伴。病別荒狂舊酒徒。更恐五年三歲後。些些談笑亦應無。

題詩屏風絕句 并序

白香山集 四詩

十二年冬。微之猶滯通州。予亦未離滬上。相去萬里。不見三年。鬱鬱相念。多以吟詠自解。前後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數百篇。雖藏於篋中。永以爲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繇是撥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爲一屏風。舉目會心。參若其人。在於前矣。前輩作事。多出偶然。則安知此屏不爲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因題絕句。聊以獎之。

答微之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偶宴有懷

遇興尋文客。因歡命酒徒。春遊憶親故。夜會似京都。詩思閒仍在。鄉愁醉甞無。狂來欲起舞。慚見白髭鬚。

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

眷眄情無限。優容禮有餘。三年爲郡吏。一半許山居。酒熱心相待。詩來手自書。庾樓春好醉。明日且迴車。

山枇杷

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谿野枇杷。火樹風來纒絳豔。瓊枝日出曬紅紗。迴看桃李都無色。曠得芙蓉不是花。爭奈結根深石底。無因移得到人家。

聞李尚書拜相因以長句寄賀微之

儂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權。夔高定求才濟世。張雷應辯氣衝天。那知淪落天涯日。正是陶鈞海

內年肯向泥中拋折劍。不收重鑄作龍泉。

歲暮

窮陰急景坐相催。壯齒韶顏去不回。舊病重因年老發。新愁多是夜長來。膏明自燕綠多事。雁默先烹爲不才。禍福細尋無會處。不如且進手中盃。

雨中赴劉十九二林之期及到寺劉已先去因以四韻寄之

雲中臺殿泥中路。既阻同遊懶却還。將謂獨愁猶對雨。不知多興已尋山。纔應行到千峯裏。只校來遲半日間。最惜杜鵑花爛熳。春風吹盡不同攀。

薔薇正開春酒初熟因招劉十九張大夫崔二十四同飲

甕頭竹葉經春熟。階底薔薇入夏開。似火淺深紅壓架。如飴氣味綠粘臺。試將詩句相招去。儻有風情或可來。明日早花應更好。心期同醉卯時盃。

李白墓

採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對酒

漫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牙。幻世如泡影。浮生抵眼花。唯將潑醕酒。且替紫河車。

戲答諸少年

顧我長年頭似雪。饒君壯歲氣如雲。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放君。

風雨晚泊

苦竹林邊蘆葦叢。停舟一望思無窮。青苔撲地連春雨。白浪掀天盡日風。忽忽百年皆欲半。茫茫萬事坐成空。此生飄蕩何時定。一縷鴻毛天地中。

題崔使君新樓

憂人何處可銷憂。碧甃紅欄溢水頭。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

山中戲問韋侍御

我抱棲雲志。君懷濟世才。常吟反招隱。那得入山來。

贈曇禪師

五年不入慈恩寺。今日尋師始一來。欲知火宅焚燒苦。方寸如今化作灰。

寄微之

帝城行樂日紛紛。天畔窮愁我與君。秦女笑歌春不見。巴猿啼哭夜常聞。何處琵琶絃似語。誰家髣髴鬢如雲。人生多少歡娛事。那濁千分無一分。

醉吟二首

空王百法學未得。姪女丹砂燒即飛。事事無成身老也。醉鄉不去欲何歸。兩鬢千莖新似雪。十分一盞欲如泥。酒狂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

曉寢

轉枕重安寢。迴頭一欠伸。紙窗明覺曉。布被暖知春。莫強疏慵性。須安老大身。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

答元八郎中楊十二博士

身覺浮雲無所着。心同止水有何情。但知蕭灑疏朝市。不要崎嶇隱姓名。盡日觀魚臨澗坐。有時隨鹿上山行。誰能拋得人間事。來共騰騰過此生。

湖亭與行簡宿

潯陽少有風情客。招宿湖亭盡却迴。水檻虛涼風月好。夜深唯共阿伶來。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迴圓。臨風一歎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贈江客

江柳影寒新雨地。塞鴻聲急欲霜天。愁君獨向沙頭宿。水遶蘆花月滿船。

殘暑招客

雲截山腰斷。風驅雨脚迴。早陰江上散。殘熱日中來。却取生衣著。重拈小簾開。誰能洵晚熱。閒飲兩三盃。

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煙鳥。秋聲帶雨荷。馬閒無處出。門冷少人過。鹵莽還鄉夢。依稀望闕歌。

共思除醉外。無計奈愁何。試問陶家酒。新蕪得幾多。

九日醉吟

有恨頭還白。無情菊自黃。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劍匣塵埃滿。籠禽日月長。身從漁父笑。閑任雀羅張。問疾因留客。聽吟偶置觴。歎時論倚伏。懷舊數存亡。奈老應無計。治愁或有方。無過學王勃。唯以醉爲鄉。

問韋山人

身名身事兩蹉跎。試就先生問若何。從此神仙學得否。白鬚雖有未爲多。

送蕭鍊師步虛詩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

欲上瀛洲臨別時。贈君十首步虛詞。天仙若愛應相問。向道江州司馬詩。花紙瑤絨松墨字。把將天上共誰開。試呈王母如堪唱。發遣變成更取來。

贈李兵馬使

身得貳師餘氣概。家藏都尉舊詩章。江南別有樓船將。燕領虬鬚不姓楊。

題遺愛寺前溪松

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栖。筆寫形難似。琴偷韻易迷。著天風撼撼。晴夜露淒淒。獨憩依爲舍。閒行繞作蹊。棟梁君莫採。留着伴幽棲。

廬山草堂夜雨獨宿寄牛二李七庾三十二員外

丹霄攜手三君子。白髮垂頭一病翁。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菴中。終身膠漆心應在。半路雲泥迹

不同。唯有無生三昧觀。榮枯一照兩成空。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闌。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響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明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三月三日懷微之

良時光景長虛擲。壯歲風情已闌銷。忽憶同爲校書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贈韋八

辭君歲久見君初。白髮驚嗟兩有餘。容鬢別來今至此。心情料取合何如。曾同曲水花亭醉。亦共華陽竹院居。豈料天南相見夜。哀猿瘴霧宿匡廬。

春江閒步贈張仙人

江景又妍和。牽愁發浩歌。晴砂金屑色。春水麴塵波。紅蕖交枝杏。青含卷葉荷。藉莎憐輦暖。憩樹愛婆娑。書信朝賢斷。知音野老多。相逢不閒語。爭奈日長何。

春聽琵琶兼簡長孫司戶

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絨鈿指底商風悲。颯颯舌頭胡語苦。醒醒如言都尉思。京國似訴明妃厭。虜庭遷客共居相。勸諫春腸易斷不須聽。

吳宮詞

一入吳王殿。無人覩翠蛾。樓高時見舞。宮靜夜聞歌。半露胸如雪。斜迴臉似波。妍蚩各有分。誰敢妬恩多。

送韋侍御量移金州司馬

春歡雨露同霑澤。冬歎風霜獨滿衣。留滯多時如我少。遷移好處似君稀。臥龍雲到須先起。蟄燕雷驚尚未飛。莫恨東西溝水別。滄溟長短擬同歸。

自到潯陽生三女子因詮真理用遣妄懷

官途本自安身拙。世界由來向老多。遠謫四年徒已矣。晚生三女擬如何。預愁嫁娶真成患。細念因緣盡是魔。賴學空王治苦法。須拋煩惱入頭陀。

江西裴常侍以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輒敘鄙誠用伸感謝

一從簪笏事金貂。每借溫顏拔折腰。長覺身輕離泥滓。忽驚手重捧瓊瑤。馬因迴顧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他日秉鈞如見念。壯心直氣未全銷。

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

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脚難。網初鱗撥刺。籠久翅摧殘。雷電頒時令。陽和變歲寒。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

除忠州寄謝崔相公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噓生翅見情深。劍鋒缺折難衝斗。桐尾燒焦豈望琴。感舊兩行年老淚。酬恩一寸歲寒心。忠州好惡何須問。烏得辭籠不擇林。

初除官蒙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因謝惠貺兼抒離情
新授銅符未著緋。因君裝束始光輝。惠深范叔綈袍贈。榮過蘇秦佩印歸。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透
身飛。明朝戀別朱門淚。不敢多垂恐汙衣。

洪州逢熊孺登

靖安院裏辛蕘下。醉笑狂吟氣最麤。莫問別來多少苦。低頭看取白髭鬚。

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

故人安慰善爲辭。五十專城道未遲。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成絲。且貪薄俸君應惜。不稱衰容我
自知。銀印可憐將底用。只堪歸舍嚇妻兒。

又答賀客

銀章暫假爲專城。賀客來多懶起迎。似掛緋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榮。

別草堂三絕句

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爲感君恩須暫起。鍾峯不擬住多年。
久眠褐被爲居士。忽挂緋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動移文。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遶舍迴。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却歸來。

鍾陵錢送

翠幕紅筵高在雲。歌鐘一曲萬家聞。路人指點滕王閣。看送忠州白使君。

潯陽宴別 此後忠州路上作

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暮景牽行色，春寒散醉顏。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戲贈戶部李巡官

好去民曹李判官，少貪公事且謀歡。男兒未死爭能料，莫作忠州刺史看。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逶迤鎮上游。幕下翱翔秦御史，軍前奔走漢諸侯。曾陪劍履升鸞殿，欲謁旌幢入鶴樓。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重贈李大夫

早接清班登玉陛，同承別詔直金鑾。鳳巢閣上容身穩，鶴鑲籠中展翅難。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慚君獨不欺顛願，猶作銀臺舊眼看。

對鏡吟

閒看明鏡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誰論情性乖時事，自想形骸非貴人。三殿失恩宜放棄，九宮推命合漂淪。如今所得須甘分，腰佩銀龜朱兩輪。

江州趁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

昔作咸秦客，常思江海行。今來仍盡室，此去又專城。典午猶爲幸，分憂固是榮。篋囊州乘送，樓驛驛船迎。共載皆妻子，同遊卽弟兄。寧辭浪迹遠，且貴賞心并。雲展帆高挂，鸞馳棹迅征。泝流從漢浦，循路轉荆衡。

山逐時移色。江隨地改名。風光近東早。水木向南清。夏口煙孤起。湘川雨半晴。日煎紅浪沸。月射白砂明。北渚寒留鴈。南枝暖待鶯。駢朱桃露粲。點翠柳含萌。亥市魚鹽聚。神林鼓笛鳴。壺漿椒葉氣。歌曲竹枝聲。繫纜憐沙靜。垂綸愛岸平。水餐紅粒稻。野茹紫花菁。甌汎茶如乳。臺粘酒似錫。膾長抽錦繡。脣脆削瓊英。容易來千里。斯須進一程。未曾勞氣力。漸覺有心情。臥穩添春睡。行遲帶酒醒。忽愁牽世網。便欲濯塵纒。早接文場戰。曾爭翰苑盟。棹頭稱俊造。翹足取公卿。且味隨時義。徒輸報國誠。衆排恩易失。偏壓勢先傾。虎尾愛危切。鴻毛性命輕。燭蛾誰救護。蠶繭自纏縈。斂手辭雙闕。迴眸望兩京。長沙拋賈誼。漳浦臥劉楨。鸚鵡鳴還歇。蟾蜍破又盈。年光同激箭。鄉思極搖旌。潦倒親知笑。衰羸舊識驚。烏頭因感白。魚尾爲勞頰。劍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孤舟萍一葉。雙鬢雪千莖。老見人情盡。閒思物理精。如湯探冷熱。似博鬪輸贏。險路應須避。迷塗莫共爭。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玉向泥中潔。松經雪後貞。無妨隱朝市。不必謝寰瀛。但在前非悟。期無後患嬰。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郭全身弊。羽爲伐性兵。昏昏適世俗。蠢蠢學黎甿。鳥以能言構。龜緣入夢烹。知之一何晚。猶足保餘生。

題岳陽樓

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凭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鴈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

入峽次巴東

不知遠郡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巫山暮足霏花雨。隴水春多逆

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艤牒上巴東。

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寄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爲他年會話張本也。

澧水店頭春盡日。送君上馬謫通川。夷陵峽口明月夜。此處逢君是偶然。一別五年方見面。相攜三宿未迴船。坐從日暮唯長歎。語到天明竟未眠。齒髮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生涯共寄滄江上。鄉國俱拋白日邊。往事渺茫都似夢。舊游零落半歸泉。醉悲灑淚春盃裏。吟苦支頤曉燭前。莫問龍鐘惡官職。且聽清脆好文篇。別來只是成詩癖。老去何曾更酒顛。各限王程須去住。重開離宴貴留連。黃牛渡北移征棹。白狗崖東卷別筵。神女臺雲閒繚繞。使君灘水急潺湲。風淒暝色愁楊柳。月弔宵聲哭杜鵑。萬丈赤巖潭底日。一條白練峽中天。君還秦地辭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煙。未死會應相見在。又知何地復何年。

題峽中石上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

卷十八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兩韻至三十韻 凡一百首

夜入瞿唐峽

瞿唐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練開。逆風驚浪起。拔棹聞船來。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

初到忠州贈李六

好在天涯李使君。江頭相見日黃昏。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蕭疏只抵村。一隻蘭船當驛路。百層石磴上州門。更無平地堪行處。虛受朱輪五馬恩。

郡齋暇日憶廬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韻多敘貶官已來出處之意

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堪匡聖主。只合事空王。龍象投新社。鸞鷲失故行。沈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頭巾閣在牆。先生烏几鳥居。士白衣裳。竟歲何會悶。終身不擬忙。滅除殘夢想。換盡舊心腸。世界多煩惱。形神久損傷。正從風鼓浪。轉作日銷霜。吾道尋知止。君恩偶未忘。忽蒙頒鳳詔。兼謝剖魚章。蓮靜方依水。葵枯重仰陽。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去似尋前世。來如別故鄉。眉低出鰲嶺。腳重下蛇岡。漸望廬山遠。彌愁峽路長。香鑪峯隱隱。巴字水茫茫。瓢挂留庭樹。經收在屋梁。春拋紅藥圃。夏憶白蓮塘。唯擬捐塵事。將何答寵光。有期追永遠。無政繼龔黃。南國秋猶熱。西齋夜暫涼。閒吟四句偈。靜對一鑪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場。覓僧爲去伴。留俸作歸糧。爲報山中侶。憑看竹下房。會應歸去在。松菊莫教荒。

贈康叟

八十秦翁老不歸。南賓太守乞寒衣。再三憐汝非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

鷓鴣

竟日語還默。中宵棲復驚。身囚綠彩翠。心苦爲分明。暮起歸巢思。春多憶侶聲。誰能坼籠破。從放快飛鳴。

京使迴累得南省諸公書。因以長句詩寄謝蕭五劉二元八吳十一韋大陸郎中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廋三十三李六李十楊三樊大楊十二員外。

雪壓泥埋未死身。每勞存問媿交親。浮萍漂泊泊三千里。列宿參差十五人。禁月落時君待漏。畚煙深處我行春。瘴鄉得老猶爲幸。豈敢傷嗟白髮新。

東城春意

風軟雲不動。郡城東北隅。晚來春澹澹。天氣似京都。絃管隨宜有。盃觴不道無。其如親故遠。無可共歡娛。木蓮樹生巴峽山谷間。巴民亦呼爲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膩皆同。獨房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鳴玉谿。生者穠茂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惜其遐僻。因題三絕句云。

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水隔無人識。唯有南賓太守知。紅似燕支膩如粉。傷心好物不須臾。山中風起無時節。明日重來得在無。已愁花落荒巖底。復恨根生亂石間。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拋擲在深山。

種桃杏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新秋

二毛生鏡日。一葉落庭時。老去爭由我。愁來欲泥誰。空銷閒歲月。不見舊親知。唯弄扶牀女。時時強展眉。

龍昌寺荷池

冷碧新秋水。殘紅半破蓮。從來寥落意。不似此池邊。

聽竹枝贈李侍御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惱何人怨咽多。斲聽遣君猶悵望。長聞教我復如何。

寄胡餅與楊萬州

胡麻餅樣學京都。麵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飢囓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感櫻桃花因招飲客

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

一場。

東亭閒望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桂爲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畫木蓮花圖寄元郎中

花房膩似紅蓮朵。豔色鮮如紫牡丹。唯有詩人應解愛。丹青寫出與君看。

和李澧州題韋開州經藏詩

旣悟蓮花藏。須遺貝葉書。菩提無處所。文字本空虛。觀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魚。聞君登彼岸。捨筏復何如。

九日題塗谿

蕃草席鋪楓葉岸。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尙作南賓守。或可重陽更一來。

卽事寄微之

奮田澀米不耕鋤。旱地荒園少菜蔬。想此土風今若此。料看生計合何如。衣縫紕纈黃絲絹。飯下腥醜白小魚。飽暖飢寒何足道。此身長短是空虛。

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

奇果標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葉捧低垂戶。枝擎重壓牆。始因風弄色。漸與日爭光。夕訝條懸火。朝驚樹點粧。深於紅躑躅。大校白檳榔。星綴連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羅裁餽殼。白玉裹填瓤。早歲曾聞說。今朝始摘嘗。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橘得霜。胭脂掌中顚。甘露舌頭漿。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還方。粹液靈難駐。妍姿嫩易傷。近南光景熱。向北道途長。不得充王賦。無由寄帝鄉。唯君堪擲贈。面似潘郎。

留北客

峽外相逢遠。樽前一會難。卽須分手別。且強展眉歡。楚袖蕭條舞。巴絃趣數彈。笙歌隨分有。莫作帝鄉看。重寄荔枝與楊使君。時聞楊使君欲種植。故有落句戲之。

摘來正帶凌晨露。寄去須憑下水船。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香連翠葉真堪畫。紅透青籠實可憐。聞道萬州方欲種。愁君得喫是何年。

和萬州楊使君四絕句

競渡

競渡相傳爲汨羅。不能止遏意無他。自經放逐來頗頽。能校靈均死幾多。

江邊草

聞君澤畔傷春草。憶在天門街裏時。漠漠淒淒飽滿眼。就中惆悵是江蘼。

喜慶李

東都綠李萬州栽。君手封題我手開。把得欲嘗先悵望。與渠同別故鄉來。

白槿花

秋蕤晚英無豔色。何因栽種在

涇郡南山寄行簡

臨江一嶂白雲間。紅綠層層錦繡斑。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應望驪山。

和行簡望郡南山

反照前山雲樹明。從君苦道似華清。試聽腸斷巴猿叫。早晚驪山有此聲。

種荔枝

紅穎珍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

陰雨

風霧今朝重江山。此地深灘聲秋更急。峽氣曉多陰。望闕雲遮眼。思鄉雨滴心。將何慰幽獨。顯此北窗琴。

送客歸京

水陸四千里。何時歸到秦。舟辭三峽雨。馬入九衢塵。有酒留行客。無書寄貴人。唯憑遠傳語。好在曲江春。

送蕭處士遊黔南

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生計拋來詩是業。家園忘却酒爲鄉。江從巴峽初成字。猿過巫陽始斷腸。不醉黔中爭去得。磨圍山月正蒼蒼。

東樓醉

天涯深峽無人地。歲暮窮陰欲夜天。不向東樓時一醉。如何擬過二三年。

寄微之

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來由致損傷。鸚爲能言長翹翅。龜緣難死久撐牀。莫嫌冷落拋閑地。猶勝炎蒸臥瘴鄉。外物竟關身底事。諷排門戟繫腰章。

東樓招客夜飲

莫辭數數醉東樓。除醉無因破得愁。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

醉後戲題

自知清冷似冬凌。每被人呼作律僧。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冰。

冬至夜

老去襟懷常蕩落。病來鬢髮轉蒼浪。心灰不及爐中火。鬢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身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櫺冷。坐索寒衣詆孟光。

竹枝詞

瞿唐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闌鳥一時啼。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靜山空歌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水蓼冷花紅簇簇。江籬溼葉碧淒淒。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酬嚴中丞晚眺黔江見寄

江水三迴曲。愁人兩地情。磨圍山下色。明月峽中聲。晚後連天碧。寒來徹底清。臨流有新恨。照見白鬢生。

寄題楊萬州四望樓

江上新樓名四望。東西南北水茫茫。無由得與君攜手。同凭欄干一望鄉。

答楊使君登樓見憶

忠萬樓中南北望。南州煙水北州雲。兩州何事偏相憶。各是籠禽作使君。

除夜

歲暮紛多思。天涯渺未歸。天添新甲子。病減舊容輝。鄉國仍留念。功名已息機。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聞雷

瘴地風霜早。溫天氣候催。窮冬不見雪。正月已聞雷。震蟄蟲蛇出。驚枯草木開。空餘客方寸。依舊似寒灰。

春至

若爲南國春還至。爭向東樓日又長。白片落梅浮澗水。黃梢新柳出城牆。閒拈舊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樂事漸無身漸老。從今始擬負風光。

感春

巫峽中心郡。巴城四面春。草青臨水地。頭白見花人。憂喜皆心火。榮枯是眼塵。除非一盃酒。何物更關身。

春江

炎涼昏曉苦推遷。不覺忠州已二年。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鶯聲誘引來花下。草色勾留坐水邊。唯有春江看未厭。縈砂遶石淥潺湲。

題東樓前李使君所種櫻桃花

身入青雲無見日。手栽紅樹又逢春。唯留花向樓前著。故故拋愁與後人。

巴水

城下巴江水。春來似麴塵。軟砂如滑曲。斜岸憶天津。影蘸新黃柳。香浮小白蘋。臨流搔首坐。惆悵爲何人。

野行

草潤衫襟重。沙乾屐齒輕。仰頭聽鳥立。信腳望花行。暇日無公事。衰年有道情。浮生短於夢。夢裏莫營營。

送高侍御使迴因寄楊八

明月峽邊逢制使，黃茅岸上是忠州。到城莫說忠州惡，無益虛教楊八愁。
奉酬李相公見示絕句

碧油幢下捧新詩，榮賤雖殊共一悲。涕淚滿襟君莫怪，甘泉侍從最多時。

喜山石榴花開

忠州州裏今日花，廬山山頭去年樹。已憐根損斬新栽，還喜花開依舊數。赤玉何人小琴軫，紅纈誰家合羅袴。但知爛熳恣情開，莫怕南賓桃李妬。

戲贈蕭處士清禪師

三盃菟裘忘機客，百納頭陀任運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營一事共騰騰。
錢虢州以三堂絕句見寄，因以本韻和之

同事空王歲月深，相思遠寄定中吟。遙知清淨中和化，祇用金剛三昧心。

三月三日

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欲作閑遊無好伴，半江惆悵却迴船。

寒食夜

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抱膝思量何事在，癡男駮女喚鞦韆。

代州民問

龍昌寺底開山路，巴子臺前種柳林。官職家鄉都忘却，誰人會得使君心。

答州民

官情抖擻隨塵去。鄉思銷磨逐日無。唯擬騰騰作閑事。遮渠不道使君愚。

荔枝樓對酒

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

房家夜宴喜雪戲贈主人

風頭向夜利如刀。賴此溫爐軟錦袍。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酒鉤送盞推蓮子。燭淚粘盤疊蒲萄。不醉遣儂爭散得。門前雪片似鵝毛。

醉後贈人

香毳趁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自入春來未同醉。那能夜去獨先歸。

初除尙書郎脫刺史紱

親賓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盞反初。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留題開元寺上方

東寺臺閣好。上方風景清。數來猶未厭。長別豈無情。戀水多臨坐。辭花剩繞行。最憐新岸柳。手種未全成。

別種東坡花樹兩絕

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迴首。東坡桃李種新成。

花林好住當顛顛。春至但知依舊春。樓上明年新太守。不妨還是愛花人。

別橋上竹

穿橋迸竹不依行。恐礙行人被損傷。我去自慚遺愛少。不教君得似甘棠。

發白狗峽次黃牛峽登高寺却望忠州

白狗次黃牛。灘如竹節稠。路穿天地險。人續古今愁。忽見千花塔。因停一葉舟。畏途常迫切。靜境暫淹留。巴曲春全盡。巫陽雨半收。北歸雖引領。南望亦迴頭。昔去悲殊俗。今來念舊遊。別僧山北寺。拋竹水西樓。郡樹花如雪。軍廚酒似油。時時大開口。自笑憶忠州。

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

遙聞旅宿夢兄弟。應爲郵亭名棣華。名作棣華來早晚。自題詩後屬楊家。

商山路有感

萬里路長在。六年身始歸。所經多舊館。太半主人非。

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徵之前後題名處

與君前後多遷謫。五度經過此路隅。笑問中庭老桐樹。這迴歸去免來無。

惻惻吟

惻惻復惻惻。逐臣返鄉國。前事難重論。少年不再得。泥塗絳老頭。斑白炎瘴靈。均面黎黑。六年不死却歸來。道著姓名人不識。

德宗皇帝挽歌詞四首

執象宗玄祖。貽謀啓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灑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一首

虞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初辭鑄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一首

業大承宗祖。功成付子孫。睿文詩樂播。遺訓史標言。節表中和德。方垂廣利恩。懸知千載後。理代數貞元。

又一首

夢滅三齡壽。哀延七日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簫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昭德王皇后挽歌詞

仙去逍遙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大平樂詞二首

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長如此。何憂不泰平。

又一首

湛露浮堯酒。薰風起舜歌。願同堯舜意。所樂在人和。

小曲新詞二首

舞色鮮宮殿。秋聲脆管絃。聖明千歲樂。歲歲似今年。

又一首

紅裙明月夜。碧簾早秋時。好向昭陽宿。天涼玉漏遲。

閨怨詞三首

朝憎鶯百囀。夜妬燕雙棲。不慣經春別。唯知到曉啼。

又一首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又一首

關山征戍遠。閨閣別離難。苦戰應顛顛。寒衣不要寬。

殘春曲

禁花殘鶯三四聲。景遲風慢暮春情。日西無事牆陰下。閒踏宮花獨自行。

長安春

青門柳枝軟無力。東風吹作黃金色。街東酒薄醉易醒。滿眼春愁銷不得。

長樂坡

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東西接御溝。終日坡前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

獨眠吟二首

夜長無睡起階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白香山集 四詩

五

獨眠客。夜夜可憐長寂寂。就中今夜最愁人。涼月清風滿牀席。

期不至

紅燭清樽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星稀月落竟不來。煙柳隴隴鷓鴣飛去。

長洲苑

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

憶江柳

曾栽楊柳江南岸。一別江南兩度春。遙憶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

南浦

南浦淒淒別。西風嫋嫋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迴頭。

三年別

悠悠一別已三年。相望相思明月天。腸斷青天望明月。別來三十六迴圓。

傷春詞

深淺簷花千萬枝。碧紗窗外囓黃鸝。殘粧含淚下簾坐。盡日傷春春不知。

後宮詞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

卷十九

律詩 五言 七言 自二韻至四十韻 凡一百首

吟元郎中白鬢詩兼飲雪水茶因題壁上

冷詠霜毛句。閒嘗雪水茶。城中展眉處。只是有元家。

吳七郎中山人制班中偶贈絕句

金馬東門隻日閒。漢庭待詔重仙才。第三松樹非華表。那得遼東鶴下來。

和張十八祕書謝裴相公寄馬

齒齊聽足毛頭膩。祕閣張郎叱撥駒。洗了頰花翻假錦。走時蹄汗踏真珠。青衫乍見曾驚否。紅粟難賒得飽無。丞相寄來應有意。遣君騎去上雲衢。

答山侶

領下髭鬚半是絲。光陰向後幾多時。非無解挂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臘資。冒熱衝寒徒自取。隨行逐隊欲何爲。更慚山侶頻傳語。五十歸來道未遲。

早朝思退居

霜嚴月苦欲明天。忽憶閒居思浩然。自問寒燈夜半起。何如暖被日高眠。唯慚老病披朝服。莫慮飢寒計俸錢。隨有隨無且歸去。擬求豐足是何年。

曲江亭晚望

白香山集 四詩

曲江岸北恁欄干。水面陰生日脚殘。塵路行多綠袍故。風亭立久白鬢寒。詩成闕着閑心記。山好遙偷病眼看。不被馬前提省印。何人信道是郎官。

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

閑宵靜話喜還悲。聚散窮通不自知。已分雲泥行異路。忽驚雞鶴宿同枝。紫垣曹署榮華地。白鬢郎官老醜時。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新花樹因寄題東樓

每看闕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賓樓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別。物感人情有淺深。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

寄題忠州小樓桃花

再遊巫峽知何日。總是秦人說向誰。長憶小樓風月夜。紅欄干上兩三枝。

中書連直寒食不歸因懷元九

去歲清明日。南巴古郡樓。今年寒食夜。西省鳳池頭。併上新人直。難隨舊伴遊。誠知視草貴。未免對花愁。鬢髮莖莖白。光陰寸寸流。經春不同宿。何異在忠州。

春憶二林寺舊遊因寄朗滿晦三上人

一別東林三度春。每春常似憶情親。頭陀會裏爲連客。供奉班中作老臣。清淨久辭香火伴。塵勞難索幻泡身。最慚僧社題橋處。十八人名空一人。

和元少尹新授官

官穩身應泰。春風信馬行。縱忙無苦事。雖病有心情。厚祿兒孫飽。前驅道路榮。花時八十直。無暇賀元兄。

朝迴和元少尹絕句

朝客朝迴迴望好。盡紆朱紫佩金銀。此時獨與君爲伴。馬上青袍唯兩人。

重和元少尹

鳳閣舍人京亞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衙。

中書夜直夢忠州

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遊。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唯不上東樓。

醉後

酒後高歌且放狂。門前閒事莫思量。猶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

待漏入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

衙排宣政仗。門啓紫宸關。彩筆停書命。花輒趁立班。稀星點銀燭。殘月墮金環。閣漏猶傳水。明河漸下山。從東分地色。向北仰天顏。碧鏤鑪煙直。紅垂珮尾閑。綸闈漸並入。翰苑忝先攀。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詩仙歸洞裏。酒病滯人間。好去鸚鵡侶。沖天便不還。

晚春重到集賢院

官曹清切非人境。風日鮮明似洞天。滿砌荆花鋪紫毯。隔牆榆莢撒青錢。前時讀去三千里。此地辭來十

四年虛簿至今慚舊職。殿名擡舉號爲賢。

紫薇花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後宮詞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布及千門。三千宮女燕脂面。幾箇春來無淚痕。

卜居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慮心便足。敢辭湫隘與蠶塵。

題新居寄元八

青龍岡北近西邊。移入新居便泰然。冷巷閉門無客到。暖簷移榻向陽眠。階庭寬窄纔容足。牆壁高低粗及肩。莫羨昇平元八宅。自思買用幾多錢。

登龍尾道南望憶廬山舊隱

龍尾道邊來一望。香爐峯下去無因。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自笑形骸紆組綬。將何言語掌絲綸。君恩壯健猶難報。况被年年老逼身。

馮開老處見與嚴郎中酬和詩因戲贈絕句

乍來天上宜清淨。不用迴頭望故山。縱有舊遊君莫憶。塵心起卽墮人間。

見于給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諸郎官詩因以戲贈

倚作天仙弄地仙。誇張一日抵千年。黃麻勅勝長生籙。白紵詞嫌內景篇。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著鞭。

題新昌所居

老小人頽悶。泥深馬鈍頑。街東閑處住。日午熱時還。院窄難栽竹。牆高不見山。唯應方寸內。此地覺寬閑。

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各題四韻。

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小窗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涼有風。金貂醉看好。迴面紫垣東。

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

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垣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曩者定交非勢利。老來同病是詩篇。終身擬作臥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田。

初著緋戲贈元九

晚遇緣才拙。先衰被病牽。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緋年。身外名徒爾。人間事偶然。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

和韓侍郎苦雨

澗氣凝杜礎。繁聲注瓦溝。閣留窗不曉。涼引簟先秋。葉溼蠶應病。泥稀燕亦愁。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

連雨

風雨闌蕭蕭。雉鳴暮復朝。碎聲籠苦竹。冷翠落芭蕉。水鳥投簷宿。泥蛙入戶跳。仍聞蕃客見。明日欲追朝。

初加朝散大夫又轉上柱國

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雉亦長精神。且慚身忝官階貴。未敢家嫌活計貧。柱國勳成私自問。有何功德及生人。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夜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闥闔。停珂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璣籍。齊趨對折方。鬪班花接萼。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老去何僥倖。時來不料量。唯求殺身地。相誓答恩光。

立秋日登樂遊園

獨行獨語曲江頭。迴馬遲遲上樂遊。蕭颯涼風與衰髮。誰教計會一時秋。

新秋早起有懷元小尹

秋來轉覺此身衰。晨起臨階盥漱時。漆匣鏡明頭盡白。銅瓶水冷齒先知。光陰縱惜留難住。官職雖榮得已遲。老去相逢無別計。強開笑口展愁眉。

夜筆

紫袖紅絃明月中。自彈自感閨低容。絃凝指咽聲停處。別有深情一萬重。

妻初授邑號告身

弘農舊縣受新封。鈿軸金泥詔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花殘印了排窠溼。錦幪裝來耀

手紅倚得身名便慵墮。日高猶睡綠窗中。

送客南遷

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曾經身困苦。不覺語丁寧。燒處愁雲夢。波時憶洞庭。春奮煙勃勃。秋瘴露冥冥。蚊蚋經冬活。魚龍欲雨腥。水蟲能射影。山鬼解藏形。穴掉巴蛇尾。林飄鳩鳥翎。颺風千里惡。羈草四時青。客似驚弦鴈。舟如委浪萍。誰人勸言笑。何計慰漂零。慎勿琴離膝。長須酒滿瓶。大都從此去。宜醉不宜醒。

暮歸

不覺百年半。何曾一日閑。朝隨燭影出。暮趁鼓聲還。囊裏非無酒。牆頭亦有山。歸來長困臥。早晚得開顏。

寄遠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無由。兩腋不生翅。二毛空滿頭。坐看新落葉。行上最高樓。眼色無邊際。茫茫盡眼愁。

舊房

遠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錢侍郎使君以題廬山草堂詩見寄因酬之

殷勤江郡守。悵望掖垣郎。漸見新瓊什。思歸舊草堂。事隨心未得。名與道相妨。若不休官去。人間到老忙。

寄山僧

眼看過半百。早晚掃巖扉。白地誰留住。青山自不歸。百千萬劫鄴。四十九年非。會擬抽身去。當風抖擻衣。

慈恩寺有感

自問有何惆悵事。寺門臨入却遲迴。李家哭泣元家病。柿葉紅時獨自來。

酬嚴十八郎中見示

口厭含香握厭蘭。紫微青瑣舉頭看。忽驚鬢後蒼浪髮。未得心中本分官。夜酌滿容花色煖。秋吟切骨玉聲寒。承明長短君應入。莫惜家江七里灘。

寄王祕書

霜菊花萎日。風梧葉碎時。怪來秋思苦。綠詠祕書詩。

中書寓直

繚繞宮牆圍禁林。半開閭闔曉沈沈。天晴更覺南山近。月出方知西掖深。病對詞頭慚彩筆。老看鏡面愧華簪。自嫌野物將何用。土木形骸麋鹿心。

自問

黑花滿眼絲滿頭。早衰因病病因愁。官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送客南遷

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曾經身困苦。不覺語丁寧。燒處愁雲夢。波時憶洞庭。春畚煙勃勃。秋瘴霧冥冥。蚊蚋經冬活。魚龍欲雨腥。水蟲能射影。山鬼解藏形。穴掉巴蛇尾。林飄鳩鳥翎。颺風千里黑。蕪草四時青。客似驚弦鴈。舟如委浪萍。誰人勸言笑。何計慰漂零。慎勿琴離膝。長須酒滿瓶。大都從此去。宜醉不宜醒。
(是一篇重出而字小異故依舊存之云)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

夜色尚蒼蒼。槐陰夾路長。聽鐘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潤。秋風樺燭香。馬駟欺地軟。人健得天涼。待漏排闥闔。停珂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折方。闕班花接萼。綽立鴈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老去何僥倖。時來不料量。唯求殺身地。相誓答恩光。
(是一篇亦重出依舊存之)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

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狐兔同三逕。蒿萊共一壩。新園聊刻礎。舊屋且扶顛。簷漏移傾瓦。梁欹換蠹椽。平治遠臺路。整頓近塔輒。巷狹開容駕。牆低疊過肩。門闔堪駐蓋。堂室可鋪筵。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市街塵不到。宮樹影相連。省吏嫌坊遠。豪家笑地偏。敢勞賓客訪。或望子孫傳。不覺他人愛。唯將自性便。等閑栽樹木。隨分占風煙。逸致因心得。幽期遇境牽。松聲疑澗底。草色勝河邊。虛潤冰銷地。晴和日出天。苔行滑如簾。莎坐軟於綿。簾每當山卷。帷多待月褰。籬東花掩映。窗北竹嬋娟。迹慕青門隱。名慚紫禁仙。假歸思晚沐。朝去戀春眠。拙薄才無取。疎慵職不專。題牆書命筆。沽酒率分錢。柏杵春靈藥。銅瓶漱暖泉。鐘香穿蓋散。龍燭隔紗然。陳室何曾掃。陶琴不要絃。屏除俗事盡。養活道情全。尚有妻孥累。猶爲組綬纏。終須拋爵祿。漸擬斷腥羶。大底宗莊叟。私心事竺乾。浮榮水割字。眞諦火生蓮。梵部經十二。玄書字五千。是非都付夢。語默不妨禪。博士官猶冷。郎中病已痊。多同僻處住。久結靜中緣。緩步攜筇杖。徐吟展蜀牋。老宜閑語話。悶憶好詩篇。蠻榼來方瀉。蒙茶到始煎。無辭數相見。鬢髮各蒼然。

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

自知羣從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煙霄早致身。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久不見韓侍郎戲題四韻以寄之

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靜吟乖月夜。閑醉曠花時。還有愁同處。春風滿髮絲。

寄白頭陀

近見頭陀伴。云師老更慵。性靈閑似鶴。顏狀古於松。山裏猶難覓。人間豈易逢。仍聞移住處。太白最高峯。

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

渠水闊流春凍解。風吹日炙不成凝。鳳池冷暖君諳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偶題閣下廳

靜愛青苔院。深宜白鬢翁。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暖有低簷日。春多颺幕風。平生閑境思。盡在五言中。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爲詩侶。有林泉之期。周歲之間。二君長逝。李住曲江北。元居昇平西。追感舊遊。因貽同志。

從哭李來傷道氣。自亡元後減詩情。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月夜若爲遊曲水。花時那忍到

昇平。如年七十身猶在。但恐傷心無處行。

送馮舍人閣老往襄陽

紫微閣底送君迴。第二廳簾下不開。莫戀漢南風景好。颯山花盡早歸來。

莫走柳條詞送別

南陌傷心別。東風滿把春。莫欺楊柳弱。勸酒勝於人。

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遶花行便當遊。何必更隨鞍馬隊。衝泥蹋雨曲江頭。

元家花

今日元家宅。櫻桃發幾枝。稀稠與顏色。一似去年時。失却東園主。春風可得知。

代人贈王員外

好在王員外。平生記得不。共賒黃叟酒。同上莫愁樓。靜接殷勤語。狂隨爛熳遊。那知今日眼。相見冷於秋。

惜小園花

曉來紅萼凋零盡。但見空枝四五株。前日狂風昨夜雨。殘芳更合得存無。

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

宦途堪笑不勝悲。昨日榮華今日衰。轉似秋蓬無定處。長於春夢幾多時。半頭白髮漸蕭相。滿面紅塵問

遠師。應是世間緣未盡。欲拋官去尙遲疑。

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因詠小謝紅藥當堦。翻詩以爲一句未盡其狀。偶成十六韻。

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詞頭封送後。花口坼開時。坐對鉤簾久。行觀步履遲。兩三叢爛熳。十二葉參差。背日房微斂。當堦朵旋欹。斂葶抽碧股。粉藥撲黃絲。動蕩情無限。低斜力不支。周迴看未足。比諺語難爲。句滯丹砂裏。焦僂火焰旗。彤雲賸根蒂。絳幘欠纓綵。况有晴風度。仍兼宿露垂。疑香熏罨畫。似淚着胭脂。有意留連我。無言怨思誰。應愁明日落。如恨隔年期。菌萑泥連萼。玫瑰刺繞枝。等量無勝者。唯眼與心知。

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老何歿後吟聲絕。雖有郎官不愛詩。無復篇章傳道路。空留風月在曹司。長嗟博士官猶屈。亦恐騷人道漸衰。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

與沈楊二舍人閣老同食勅賜櫻桃翫物感恩成十四韻

清曉趨丹禁。紅櫻降紫宸。驅禽養得熟。和葉摘來新。圓轉盤傾玉。鮮明籠透銀。內園題兩字。西掖賜三臣。榮惑晶華赤。醜醜氣味真。如珠未穿孔。似火不燒人。杏俗難爲對。桃頑詎可倫。肉嫌盧橘厚。皮笑荔枝皴。瓊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勻。偷須防曼倩。惜莫擲安仁。手擘殘難核。匙抄半是津。甘爲舌上露。緩作腹中春。已懼長尸祿。仍驚數食珍。最慚恩未報。飽饜不才身。

送嚴大夫赴桂州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樓櫓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春夜宿直

三月十四夜。西垣東北廊。碧梧葉重疊。紅藥樹低昂。月砌漏幽影。風簾飄閨香。禁中無宿客。誰伴紫微郎。
夏夜宿直

人少庭宇曠。夜涼風露清。槐花滿院氣。松子落階聲。寂默挑燈坐。沉吟踏月行。年衰自無趣。不是厭承明。
七言十二句贈駕部吳郎中七兄

四月天氣和且清。綠槐陰合沙隄平。獨騎善馬銜鐙穩。初着單衣支體輕。退朝下直少徒侶。歸舍閉門無
送迎。風生竹夜窗間臥。月照松時臺上行。春酒冷嘗三數盞。曉琴閑弄十餘聲。幽懷靜境何人別。惟有南
宮老駕兄。

玉真張觀主下小女冠阿容

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年。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迴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

龍花寺主家小尼

頭青眉眼細。十四女沙彌。夜靜雙林怕。春深一食飢。步慵行道困。起晚誦經遲。應似仙人子。花宮未嫁時。

訪陳二

曉垂朱綬帶。晚著白綸巾。出去爲朝客。歸來是野人。兩溪聊過日。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閑事。時時訪老陳。

晚庭逐涼

送客出門後。移牀下砌初。趁涼行繚竹。引睡臥看書。老更爲官拙。慵多向事疎。松窗倚藤杖。人道似僧居。

曲江憶李十一

白香山集 四詩

李君歿後共誰遊。柳岸荷亭兩度秋。獨遶曲江行一匝。依前還立水邊愁。

江亭翫春

江亭乘曉閱衆芳。春妍景麗草樹光。日消石桂綠嵐氣。風墜木蘭紅露漿。水蒲漸展書帶葉。山榴半含琴
軫房。何物春風吹不變。愁人依舊鬢蒼蒼。

聞夜砧

誰家思婦秋擣帛。月苦風淒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長夜。千聲萬聲無了時。應到天明頭盡白。一聲添得一
莖絲。

板橋路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別
今朝。

青門柳

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爲近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

梨園弟子

白頭垂淚話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

暮江吟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思婦眉

春風搖蕩自東來。折盡嬰桃。旋盡海棠。唯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

怨詞

香籠心那慣。尋思倚殿門。不知移舊愛。何處作新恩。

寒閨怨

寒月沈沈。洞房靜。真珠簾外。梧桐影。秋霜欲下手。先知燈底裁縫。剪刀冷。

秋房夜

雲露青天。月漏光。中庭立久。却歸房。水窗席冷。未能臥。挑盡殘燈。秋夜長。

採蓮曲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鄰女

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姮娥。旱地蓮。何處閑教。鸚鵡語。碧紗窗下。繡牀前。

閨婦

斜凭繡牀。愁不動。紅銷帶。緩綠蠶。低遶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移牡丹栽

金錢買得牡丹栽。何處辭叢別主來。紅芳堪惜還堪恨。百處移將百處開。

聽夜箏有感

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 equal 亦任君。

代謝好答崔員外

青娥小謝娘。白髮老崔郎。謾愛胸前雪。其如頭上霜。別後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斷君腸。

琵琶

絃清撥刺語錚錚。背却殘燈就月明。賴是心無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

和殷協律琴思

秋水蓮冠春草裙。依稀風調似文君。煩君玉指分明語。知是琴心伴不聞。

寄李蘇州兼示楊瓊

眞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髮上秋霜白。爲問蘇臺酒席中。使君歌笑與誰同。就中猶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

謝公。

聽彈湘妃怨

玉軫朱絃瑟瑟微。吳娃徵調奏湘妃。分明曲裏愁雲雨。似道蕭蕭郎不歸。

閑坐

煖擁紅爐火。閑搔白髮頭。百年情裏過。萬事醉中休。有室同摩詰。無兒比鄧攸。莫論身在日。身後亦無憂。

不睡

焰短寒缸盡聲長曉漏遲。年衰自無睡。不是守三尸。

卷二十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初罷中書舍人

自慚拙宦叨清貴。還有癡心怕素飡。或望君臣相獻替。可圖妻子免飢寒。性疎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分寸寵光酬未得。不休更擬覓何官。

宿陽城驛對月 自此後詩赴杭州路中作

親故尋迴駕。妻孥未出關。鳳皇池上月。送我過商山。

商山路有感 并序

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十員外。亦自澄果二郡守徵還。相次入關。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書舍人授杭州刺史。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獨南行。追歎興懷。慨然成詠。後來有與予杓直。虞平游者。見此短什。能無惻惻乎。儻未忘情。請爲繼和。長慶二年七月三十日題於內鄉縣南亭云爾。

重感

憶昨徵還日。三人歸路同。此生都是夢。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虞平燭過風。唯殘樂天在。頭白向江東。停驂歇路隅。重感一長吁。擾擾生還死。紛紛榮又枯。困支青竹杖。閑捋白髭鬚。莫歎身衰老。交遊半已無。

逢張十八員外籍

旅思正茫茫。相逢此道傍。晚嵐林葉闇。秋露草花香。白髮江城守。青衫水部郎。客亭同宿處。忽似夜歸鄉。

赴杭州重宿棣華驛見楊八舊詩

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蹰。羨君猶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

寓言題僧

劫風火起燒荒宅。苦海波生蕩破船。力小無因救焚溺。清涼山下且安禪。

內鄉村路作

日下風高野路涼。緩驅疲馬闕思鄉。渭村秋物應如此。棗赤梨紅穀穗黃。

路上寄銀匙與阿龜

講宦心都慣。辭鄉去不難。緣留龜子住。涕淚一闌干。小子須嬌養。鄒婆爲好看。銀匙封寄汝。憶我卽加飡。

山泉煎茶有懷

坐酌冷冷水。看煎瑟瑟塵。無由持一盃。寄與愛茶人。

鄂州贈別王八使君

昔是詩狂客。今爲酒病夫。強吟翻悵望。縱醉不歡娛。鬢髮三分白。交親一半無。鄧城君莫厭。猶校近京都。

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

雲雨三年別。風波萬里行。秋心正蕭索。况見故人名。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

掌綸知是忝，剖竹信爲榮。才薄官仍重，恩深責尚輕。昔徵從典午，今出自承明。鳳詔休揮翰，漁歌欲濯纒。還乘小樓艦，却到古瀘城。醉客臨江待，禪僧出郭迎。青山滿眼在，白髮半頭生。又校三年老，何曾一事成。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雲水新秋思，閨閣舊日情。郡民猶認得，司馬詠詩聲。

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

我本江湖上，悠悠任運身。朝隨賣藥客，暮伴釣魚人。迹爲燒丹隱，家緣嗜酒貧。經過剡谿雪，尋覓武陵春。豈有疎狂性，堪爲侍從臣。仰頭驚鳳闕，下口觸龍鱗。劍珮辭天上，風波向海濱。非賢虛偶聖，無屈敢求伸。昔去曾同日，今來卽後塵。中年俱白鬢，左宦各朱輪。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員外，不合不相親。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曾住鑑峯下，書堂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開決，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暨至，一宿又須迴。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重題

泉石尚依依，林疎僧亦稀。何年辭水閣，今夜宿雲扉。護獻長楊賦，虛拋薛荔衣。不能成一事，贏得白頭歸。

夜泊旅望

少睡多愁客，中宵起望鄉。沙明連浦月，帆白滿船霜。近海江彌闊，迎秋夜更長。煙波三十宿，猶未到錢塘。

九江北岸遇風雨

黃梅縣邊黃梅雨。白頭浪裏白頭翁。九江闊處不見岸。五月盡時多惡風。人間穩路應無限。何事拋身在
此中。

舟中晚起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伴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
有賢。且向錢塘湖上去。冷吟閑醉二三年。

秋寒

雪鬢年顏老。霜庭景氣秋。病看妻檢藥。寒遣婢梳頭。身外名何有人間事。且休澹然方寸內。唯擬學虛舟。

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

俱來滄海郡。半作白頭翁。謾道風煙接。何曾笑語同。吏稀秋稅畢。客散晚庭空。霧後當樓月。潮來滿座風。
響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錢塘郡。閑忙恰得中。

對酒自勉

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頭仍未盡白。官亦不全卑。榮寵尋過分。歡娛已校遲。肺傷雖怕酒。心健尚誇詩。
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猶堪三五歲。相伴醉花時。

郡樓夜宴留客

北客勞相訪。東樓爲一開。簾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豔聽竹枝曲。香傳蓮子盃。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迴。

醉題候仙亭

蹇步垂朱綬。華纓映白鬚。何因駐衰老。只有且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

東院

松下軒廊竹下房。暖簷晴日滿繩牀。淨名居士經三卷。榮啓先生琴一張。老去齒衰嫌橘醋。病來肺渴覺茶香。有時閑酌無人伴。獨自騰騰入醉鄉。

虛白堂

虛白堂前衙退後。更無一事到中心。移牀就日簷間臥。臥詠閑詩側枕琴。

閑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

世名檢束爲朝士。志性疎慵是野夫。高置寒燈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爐。香濃酒熟能嘗否。冷澹詩成肯和無。若厭雅吟須徹飲。妓筵勉力爲君鋪。

晚興

極浦收殘雨。高城駐落暉。山明虹半出。松闌鶴雙歸。將吏隨衙散。文書入務稀。閑吟倚新竹。筠粉汗朱衣。

衰病

老與病相仍。華簪髮不勝。行多朝散藥。睡少夜停燈。祿食分供鶴。朝衣減施僧。性多移不得。郡政讓如繩。

病中對病鶴

同病病夫憐病鶴。精神不損翅翎傷。未堪再舉摩霄漢。只合相隨覓稻粱。但作悲吟和嘹唳。難將俗貌對昂藏。唯應一事宜爲伴。我髮君毛俱似霜。

夜歸

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瓏瓏。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隄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

臘後歲前遇景詠意

海梅半白柳微黃。凍水初融日欲長。度臘都無苦霜霰。迎春先有好風光。郡中起晚聽衙鼓。城上行慵倚女牆。公事漸閑身且健。使君殊未厭餘杭。

白髮

雲髮隨梳落。霜毛繞鬢垂。加添老氣味。改變舊容儀。不肯長如漆。無過摠作絲。最憎明鏡裏。黑白半頭時。

錢湖州以箸下酒李蘇州以五醑酒相次寄到無因同飲聊詠所懷

勞將箸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鐘脚三州何處會。鬢頭一盞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殷勤醉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

花樓望雪命宴賦詩

連天際海白皚皚。好上高樓望一迴。何處更能分道路。此時兼不認池臺。萬重雲樹山頭翠。百尺花樓江畔開。素壁聯題分韻句。紅爐巡飲暖寒盃。冰鋪湖水銀爲面。風卷汀沙玉作堆。絳蕊舞人春豔曳。勾留醉客夜徘徊。偷將虛白堂前鶴。失却樟亭驛後梅。別有故情偏憶得。曾經窮苦照書來。

晚歲

壯歲忽已去。浮榮何足論。身爲百口長。官是一州尊。不覺白雙鬢。徒言朱兩轡。病難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歲暮別兄弟。年衰無子孫。惹愁諳世網。治苦賴空門。掌帶知腰腹。看燈覺眼昏。不緣衣食繫。尋合返丘園。

宿竹閣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卽此是玄關。

暮枉衢州張使君書并詩因以長句報之

兩州彼此意如何。官職蹉跎歲欲除。浮石潭邊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貧薄詩家無好物。反投桃李報瓊琚。

和薛秀才尋梅花同飲見贈

忽驚林下發寒梅。便試花前飲冷盃。白馬走迎詩客去。紅筵鋪待舞人來。歌聲怨處微花落。酒氣熏時旋旋開。若到歲寒無雨雪。猶應醉得兩三迴。

與諸客空腹飲

隔宿書招客。平明飲暖寒。麴神寅日合。酒聖卯時歡。促膝纔飛白。酡顏已渥丹。碧籌攢采椀。紅袖拂散盤。醉後歌尤異。狂來舞可難。拋盃語同坐。莫作老人看。

小歲日對酒吟錢湖州所寄詩

獨酌無多興。閑吟有所思。一盃新歲酒。兩句故人詩。楊柳初黃日。鬢鬚半白時。蹉跎春氣味。彼此老心知。

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古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陽陰裏白沙堤。

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

紫粉筆含尖火燄。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

重向火

火銷灰復死。疎棄已經旬。豈是人情薄。其如天氣春。風寒忽再起。手冷重相親。却就紅爐坐。心如逢故人。

候仙亭同諸客醉作

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水贈蛾眉。

城上

城上琴琴鼓。朝衙復晚衙。爲君慵不出。落盡遼城花。

早行林下

披衣未冠櫛。晨起入前林。宿露殘花氣。朝光新葉陰。傍松人迹少。隔竹鳥聲深。閑倚小橋立。傾頭時一吟。

送李校書趁寒食歸義興山居

大見騰騰詩酒客。不憂生計似君稀。到舍將何作寒食。滿船唯載樹陰歸。

題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諸僧衆

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開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人。瞿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

化身

獨行

闌誦黃庭經在口。閑攜青竹杖隨身。晚花新筍堪爲伴。獨入林行不要人。

二月五日花下作

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羲和趁日沈西海。鬼伯驅人葬北邙。只有且來花下醉。從人笑道老顛狂。

戲題木蘭花

紫房日照燕脂圻。素豔風吹膩粉開。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清明日觀妓舞聽客詩

看舞顏如玉。聽詩韻似金。綺羅從許笑。絃管不妨吟。可惜春風老。無嫌酒盞深。辭花送寒食。併在此時心。

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桤桐葉戰水風涼。煙波瀟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迴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鬢。不見朱顏見白絲。失却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欲何爲。

贈蘇鍊師

白香山集 四詩

兩鬢蒼然心浩然。松窗深處藥爐前。攜將道士通宵語。忘却花時盡日眠。明鏡懶開長在匣。素琴欲弄半無絃。猶嫌莊子多詞句。只讀逍遙六七篇。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隄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飲散夜歸贈諸客

鞍馬夜紛紛。香街起閭塵。迴鞭招飲妓。分火送歸人。風月應堪惜。杯觴莫厭頻。明朝三月盡。不忍送殘春。

湖亭晚歸

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東樓南望八韻

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鷁帶雲帆動。鷗和雪浪翻。魚鹽聚爲市。煙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峯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鴈。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闊。仍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

醉中酬殷協律

泗水城邊一分散。浙江樓上重遊陪。揮鞭二十年前別。命駕三千里外來。醉袖放狂相向舞。愁眉和笑一時開。留君夜住非無分。且盡青娥紅燭臺。

孤山寺遇雨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樟亭雙櫻樹

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湖上夜飲

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

贈沙鷗

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形骸雖有累。方寸却無機。遇酒多先醉。逢山愛晚歸。沙鷗不知我。猶避隼旗飛。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遠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青涼。

新秋病起

一葉落梧桐。年光半又空。秋多上階日。涼足入懷風。病瘦形如鶴。愁纒髮似蓬。損心詩思裏。伐性酒狂中。華蓋何曾惜金丹。不致功。猶須自慚愧。得作白頭翁。

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悲歌

白頭新洗鏡新磨。老逼身來不奈何。耳裏頻聞故人死。眼前唯覺少年多。塞鴻遇暖猶迴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獨有衰顏留不得。醉來無計但悲歌。

江樓晚眺景物鮮奇吟翫成篇寄水部張員外

澹烟疎雨間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屢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鴈點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

夜招周協律兼答所贈

滿眼雖多客。開眉復向誰。少年非我伴。秋夜與君期。落拓俱耽酒。殷勤共愛詩。相憐別有意。彼此老無兒。

重酬周判官

秋愛冷吟春愛醉。詩家眷屬酒家仙。若教早被浮名繫。可得閑遊三十年。

飲後夜醒

黃昏飲散歸來臥。夜半人扶強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月伴潮生。將歸梁燕還重宿。欲滅窗燈復却明。直至曉來猶妄想。耳中如有管絃聲。

代賣薪女贈諸妓

亂蓬爲鬢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鏡塘江畔女，着紅騎馬是何人。

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

因巖亭

箕穎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兼吏隱，復得事躋攀。巖樹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清景徒堪賞，皇恩肯放閑。遙知與未足，卽被詔徵還。

忘筌亭

翠巖公門對，朱軒野逕連。只開新戶牖，不改舊風煙。空室閑生白，高情澹入玄。酒容同座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畔，遙思絳帳臺。庭前隨事有，爭敢比忘筌。

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與范陽盧賈、汝南周元範、蘭陵蕭悅、清河崔求、東萊劉方輿同遊恩德寺之泉洞，竹石籍甚久矣。及茲目擊，果愜心期。因自嗟云：到郡周歲，方來入寺。半日復去，俯視朱綬，仰睇白雲，有愧於心。遂留絕句。

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覓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

早冬

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輕未殺萋萋草，日暖初乾漠漠沙。老柘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此時却羨閑人醉，五馬無由入酒家。

歲假內命酒贈周判官蕭協律

白香山集 四詩

六一

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頻。聞健此時相勸醉。偷閑何處共尋春。脚隨周叟行猶疾。頭比蕭翁白未勻。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共覓去春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詩思又牽吟詠發。酒酣閑喚管絃來。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

醉送李協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

富陽山底樟亭畔。立馬停舟飛酒盃。曾共中丞情繾綣。暫留協律語踟躕。紫微星北承恩去。青草湖南稱意無。不羨君官羨君幕。幕中收得阮元瑜。

內道場永謹上人就郡見訪善說維摩經臨別請詩因以此贈

五夏登壇內殿師。水爲心地玉爲儀。正傳金粟如來偈。何用錢塘太守詩。苦海出來應有路。靈山別後可無期。他生莫忘今朝會。虛白亭中法樂時。

見李蘇州示男阿武詩自感成詠

遙羨青雲裏。祥鸞正引鵠。自憐滄海畔。老蚌不生珠。

正月十五日夜月

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題川北路傍老柳樹

皮枯緣受風霜久。條短爲經攀折頻。但見半衰當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雪花零碎逐年減。烟葉稀疎隨分新。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勝不逢春。

題清頭陀

頭陀獨宿寺西峯。百尺禪菴半夜鐘。煙月蒼蒼風瑟瑟。更無雜樹對山松。

自歎二首

形羸自覺朝飡減。睡少偏知夜漏長。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遠腰光。
二毛曉落梳頭懶。兩眼春昏點藥頻。惟有閑行猶得在。心情未到不如人。

湖上醉中代諸妓寄嚴郎中

笙歌杯酒正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別久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蘼蕪。

自詠

悶發每吟詩引興。興來兼著酒開顏。欲逢假日先招客。正對衙時亦望山。勾檢簿書多鹵莽。隄防官吏少機關。誰能頭白勞心力。人道無才也是閑。

晚興

草淺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條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語花隄上。行吟水寺前。等閑消一日。不覺過三年。

早興

晨光出照屋梁明。初打開門鼓一聲。犬上階眠知地溼。鳥臨窗語報天晴。半銷宿酒頭仍重。新脫冬衣體乍輕。睡覺心空思想盡。近來鄉夢不多成。

竹樓宿

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

湖上招客送春汎舟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簪下新求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摩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戲醉客

莫言魯國書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醉客請君開眼望。綠楊風下有紅旗。

紫陽花

何年植向仙境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

李德裕相公貶崖州三首

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搃屬伊。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唯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

卷二十一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理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曠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機。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汎渭賦 并序

白香山集 四賦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閒。一身得其所。既美二公佐清靜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恩。發於嗟歎。流於詠歌。于時汎舟于渭。因爲汎渭賦。以導其意。詞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兮。沿兮泝兮。愛彼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遊。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之幸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華與夷而無氛埃。及帝纘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西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再遇於知己。心慚忤而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蘭臺。臺有蘭兮閣有芸。芳菲菲兮其可襲。備一官而無一事。又不維而不熱。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兩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其可賞。目白雲兮漱清流。其或偃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叩舷。天無雲兮水無烟。遲遲兮明月波。澹黯兮棹蠶絲。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濁醪而緩酌。春冉冉兮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雲際。鳴嚶嚶兮飛裔裔。魚樂兮泉底。鬢撥撥兮尾激激。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爲無。聖致賢於既濟。凝爲和兮聚五福。發爲春兮消六診。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生之世。彼鱗蟲兮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惠。我爲人兮最靈。所以魏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汎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遙以卒歲。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里。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岡。山險巖兮路屈曲。甚孟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涵瘴烟之蒼蒼。其中閩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况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響譎兮不見日陽。涉泥濘兮。僕夫重趄。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徬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熒熒兮。愁夜長。况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於中腸。曰有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曷其弭忘。投山館以寓宿。夜緜緜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是流鄉淚之浪浪。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以諸侯立戒衆士知訓爲韻

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秕稗。位有隆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有以致國用。充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釋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於是誠心內蘊。莊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伸先生之彝訓。故禮舉而義立。且無聲而有聞。

及夫觀者壑入射者挺立矢既挾弓既執抗大侯伏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殼中所及雕弧乍滿當畫而明月彎彎銀鏑急飛不夜而流星爛熳其一發也驟若徹扎其再中也攬如貫筮玉霜降而弓力調金風勁而弦聲急愜羣心而踊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鷹驚虛引而猿泣者也矧乃正其已溫如栗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豈不以志正形直心莊體舒不出範兮信得禮之大無失鵠也豈反身而求諸斯蓋弓矢合規容止有儀必氣盈而神王寧心饜而力疲則知善射者在乎

中列遠岫詩

天靜秋山好窗開曉翠通遙憐峯窈窕不隔竹蒙籠萬點當虛室千重疊遠空列蒼攢秀氣綠隴助清風碧愛新晴後明宜反照中宣城郡齋在望與古時同

省試性習相遠近賦 以君子之所慎焉爲韻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成

中書侍郎高郢下試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習則生常將俾夫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而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里昏明波注導爲愚智之源邪正岐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恆察所以考成敗而取捨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遷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志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厘

故得其門。志彌篤。今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今道愈遠。而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派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爲本。見善而遷。觀誠僞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水也。失之則衆心不等。猶面隔面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爲教先。

玉水記方流詩 以流字爲韻六十字成

良璞含章久。寒泉徹底幽。尹孚光瀟灑。方折浪悠悠。凌亂波紋異。縈迴水性柔。似風搖淺瀨。疑月落清流。潛穎應傍達。藏真豈上浮。玉人如不記。淪棄卽千秋。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爲韻

至乎哉。玄珠之爲物也。淵淵縣縣。不知其然。存乎視聽之表。生乎天地之先。其中有象。與道相全。求之者。列其心。俾損之又損。得之者。反其性。乃玄之又玄。無音聽之則希。珠無體。搏之則微。故以音而求之者。妄。以體而得之者。非。倏爾去焉。將宵冥而齊往。忽乎來矣。與罔象而同歸。是以聖人之求玄珠也。損明聖。薄仁義。索之惟艱。失之孔易。莫不以心忘心。以智去智。其難得也。劇乎剖巨鱗之胎。其難求也。甚乎伺驪龍之睡。夫惟不敵不昧。至明至幽。必致之於馴致。豈求之於躁求。性失則遺。若合浦之徙去。心虛潛至。同夜光之闔投。斯乃動爲道樞。靜爲心符。至光不耀。至真不滌。察之無形。謂其有而非。應之有信。爲其無。

而非無。故立喻比夫至寶。強名爲之玄珠。名不徒爾。喻必有以。以不凝滯爲圓。以不炫耀爲美。蓋外明者不若內明之理。純白者不若虛白之旨。藏於身不藏於川。在乎心不在乎水。然則外其心。隨其神。韜其光。保其真。雖無脛求之必臻。勞其智。役其識。肆其志。徇其惑。雖沒齒求之不得。則知真宗奧秘。妙本冥默。珠者無形之形。玄者無色之色。亦何必遊赤水之上。造崑丘之側。苟悟漆園之言。可臻玄珠之極。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以漢高皇帝親斬長蛇爲韻

高皇帝將欲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劍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於時瓜剖區宇。蜂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旣心關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發。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巨路傍。凝白虹之精彩。被素龍之文章。鱗甲體以雪色。睛眸體其電光。聳其身。形蜿蜒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夫聞之而挫銳。壯士覩之而摧剛。於是從者告於高皇。皇帝乃奮布衣。挺干將。攘臂直進。膜目高驥。一呼而猛氣咆哮。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蛇方欲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譟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荷天之靈。啓神之契。舉刃一揮。渣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天。順乎人。制勅敵。必示以乃武。乃文。靜災禍。不可不以不躬不親。若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劍。蛇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泚泚。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劍也。三尺之長。於以響萬物。於以威八方。曆數旣

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戮鯨鯢。與截犀兕。未若我提青蛇而斬白蛇。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其中爲韻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闕。巧之大者無迹不可得而知。蓋取之於異。授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若拙。其義在斯。爾乃掄材於山木。審器於軌物。將務乎心匠之付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資其自天之端。爲輪者。取其因地之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依法有程。既游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取捨資乎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豈朝疲而暮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亦猶善從政者。物得其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剗。矧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錢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爲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幸故功。倍遇以神也。郢人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柄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審剗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是請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盈若沖。大明若蒙。是以大巧棄其末工。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勞形於木人之內。巧在乎無枉物情。非役神於棘刺之中。豈徒與班倅之輩。聘技而校功哉。

雞距筆賦

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乎筆。正得其要。

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聘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傳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銳。窺其管。如玄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動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內。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相同。故不得兔毫。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乘以律。動有度。染松烟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爲屈鐵。點成垂露。若用之交戰。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兔。又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茲。映赤筦。狀紺趾。乍舉。對紅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相副。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爲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作銀鈎。夫然則董狐操可以修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刪定春秋。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軟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繫可縛。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迹落。標囊或處。類藏錐之洗瀆。團扇或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雄於爪趾之下。冀得雋於筆硯之間。

黑龍飲渭賦 以出爲漢祥下飲渭水爲韻

龍爲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壘壘之清流。落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竟然躍出。首蜿蜒以涌烟。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効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爲。行藏不忒。動靜有儀。

晴眸炫耀。文彩陸離。躍於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應昏明而有以。於是稽大易。按前史。叶聖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徵。下而飲水。爾乃降長川。俯高岸。氣默默以黯黯。光璨璨而爛爛。聞之者心駭而屏息。覩之者目隨而改觀。一呼一吸。而聲起風雷。或躍或騰。而勢超雲漢。觀夫莫智匪常。莫黑至祥。契昌期於南面。合正色於北方。拖尾迴翔。擊波騰驤。飲清瀾之浩浩。動素浪之湯湯。頓領而碎珠迸落。奮髯而細雨飛揚。警水府兮鱣鮪奔走。駭泉室兮蛟鼉伏藏。玄雲從而淺深一色。白日照而左右交光。且彼候時出處。憑虛上下。度弱水而斯馭。去鼎湖而是駕。聞茂先之劍飛。見長房之杖化。豈若此炎精冥契。水德潛稟。玄甲黯以凝黛。文章斐兮摛錦。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而遊。遠而望之。疑晴虹截澗而飲已。而負蒼天去清渭。排冥冥之寥廓。反浩浩之元氣。則知水物之靈鱗。蟲之貴盛矣哉。抑斯龍之所謂。

敢諫鼓賦

鼓者工所制。諫者君所命。鼓因諫設。發爲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納其臣於忠直。致其君於明聖。將使內外必聞。上下交正。於是乎唐堯得以爲盛者也。至矣哉。君至公而滅私。臣有犯而無欺。諷諫者於焉盡節。獻納者由是正辭言之者無罪。擊之者有時。故饗譽匪躬道之行也。鷙鷙不已。聲以發之。始也。土鼓增華。黃桴改造。外揚音以應物。中含虛而體道。不窕不擗。由巧者之作爲。大鳴小鳴。隨直臣之擊考。有若坎其岳於宛丘之下。又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隈。音鏗鏘以鏗。響容與以徘徊。傲於帝心。四聰之耳必達。納諸人聽。七諍之臣乃來。故用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益耳。幽贊逆耳。

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且夫鼓之爲用也。或備於樂懸。或施於戎政。以諧八音節奏。以明三軍號令。未若備察朝闕。發揮廷諍。聲聞於外。以彰我主聖臣良道在其中。以表我上忠下敬。然則義之與比。德必有鄰。將善旌而並建。與謗木而俱陳。是以聞我音則知有獻替之士。聆其響不獨思將帥之臣。嗟乎捨之則聲寢用之則氣振。雖聲氣之在鼓。終用捨之由人。

君子不器賦 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君子哉。道本生知。德由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由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筭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釐。彼子貢雖賢。唯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姿。是謂非求備者。又何足以多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藏。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完元和於虛受。內弘道而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筭之奚算。陋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不。豈不以神爲玄樞。智爲心符。全其神。則爲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時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寧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爲而無不爲。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故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柄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賦賦 以賦者古詩之流爲韻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諸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寤衰。頌聲淩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體。亦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傲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豔。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慚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祕思。聘妍詞。豈謝三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續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繡黻。洋洋乎。盈耳之韶護。信可以凌轢風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况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卷二十二

續座右銘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願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勤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勸。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騶虞畫贊 并序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贊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覩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往者。後不見來者。子嗟乎騶虞。

獬廌贊 并序

獬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逸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獬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刻。何谷不鑿。銖銅寸鐵。罔有子遺。悲哉彼獬。無乃餒而嗚呼。匪獬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 并序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

贊云。

鷲禽之英。黑鷓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雛。一日而成。軒然將飛。颯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着形。始知造物。不必杳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鬥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聘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鑑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歡。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鶴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檝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三謠 并序

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一。蟠木机一。素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机而坐。掩屏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爲三謠。各導其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蟠木謠

蟠木蟠木。有似我身。不中乎器。無用於人。下擁腫而上。轉齒。柄不槁兮輪不輪。天子建明堂兮。既非梁棟。

白香山集 四箴 謠

七七

諸侯斲大輅兮。材又不中。惟我病夫。或有所用。用爾爲几。承吾臂。支吾頤而已矣。不傷爾性。不枉爾理。爾快快爲几之外。無所用爾。爾既不材。吾亦不材。胡爲乎人間徘徊。蟠木蟠木。吾與汝歸草堂去來。

素屏謠

素屏素屏。胡爲乎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字。張旭之筆迹。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真而全白。吾於香鑪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爾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然肯寢臥乎其中。素屏素屏。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爾今木爲骨。骨爲紙。紙爲面。捨吾草堂欲何之。

朱藤謠

朱藤朱藤。温如紅玉。直如朱繩。自我得爾以爲杖。大有裨於股肱。前年左遷。東南萬里。交遊別我于國門。親友送我于澧水。登高山兮。車倒輪摧。渡漢水兮。馬跼蹄開。中途不進。部曲多迴。惟此朱藤。實隨我來。瘴癘之鄉。無人之地。扶衛衰病。驅呵魍魅。吾獨一身。賴爾爲二。或水或陸。自北徂南。泥黏雪滑。足力不堪。吾本兩足。得爾爲三。紫霄峯頭。黃石巖下。松門石磴。不通輿馬。吾與爾披雲撥水。環山繞野。二年踏遍。匡廬間。未嘗一步而相捨。雖有佳子弟。良友朋。扶危助蹇。不如朱藤。嗟乎。窮旣若是。通復何如。吾不以常杖待爾。爾勿以常人望吾。朱藤朱藤。吾雖青雲之上。黃泥之下。誓不棄爾於斯須。

無可奈何歌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而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迴。況乎寵辱豐頽之外物。又何常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胸。合冰炭以交戰。祗自苦兮。厥躬。彼造物者。云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吾爲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闔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飲大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自誨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錮人如鑿。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鑿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爲灰。樂天樂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爲自苦於其間。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後汝宜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住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八漸偈 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偈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真妄。

覺偈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偈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偈

慧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遯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偈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偈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傷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繡阿彌陀佛贊 并序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爲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恩慈。贊曰。

善念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

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

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音菩薩像贊 并序

故尙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爲府君祥齋。敬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緞針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弘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贊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勤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鑑悲誠而介冥福。實有望於觀音。

畫水月菩薩贊

淨灑水上。虛白光中。一觀其相。萬緣皆空。弟子居易。誓心歸依。生生劫劫。長爲我師。

卷二十三

哀二良 并序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鏑。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賒。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名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粹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

祭城北門文 爲濠州刺史作

某年月日某官某敬以醴幣祭于外城北門某聞北鄜四門之神有水旱之災於是乎禳之今年春天作淫雨將害于農墊于民惟城積陰之氣惟北太陰之位是用昭告于城之北門惟門有神裁之某以天子之休命殿于是邦大懼天厲之不時俾黎民阻飢敢以正辭告神神若之何不聽敢以至誠感神神若之何不弔尚克陰沍不作時暘咸若百穀用成庶民用寧實惟鄜之神門之靈於戲北鄜北門之神明聽斯言罔俾雨水昏墊以作某之憂神之羞

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唯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夥歛之間欣然一覲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遽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矧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容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敬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根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殖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就宅新阡春草之中畫爲墓田澗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邇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筵知居易之心莞莞然

祭楊夫人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戊子八月辛亥朔十九日己巳。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太原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陳氏楊夫人之靈。惟夫人柔明治性。溫惠保身。靜修言容。動中規度。洎承訓師氏。作孀良人。茂四德而蘭幽。有香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爲淑聞。著爲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式。噫。福仁何味。積慶無徵。宜享永年。遽歸長夜。浮生若此。永痛如何。嗚呼。生必有涯。人誰不沒。所甚感者。其唯情乎。故事劇者。情易鍾。感深者理難遣。夫人雖宜其室。竟未辭家。蓄和順之誠。不得施於婦。如蘊孝敬之德。不得展於舅。姑有志莫伸。何恨過此。况一嬰沉痾。自夏徂秋。伏枕七旬。姊妹視疾。歸視千里。弟兄主喪。凋桃李之花。夫遠不見。失乳哺之愛。女少未知。乃使哀情倍鍾。血屬洛川。迢遞秦野。蒼茫日慘。不光雲愁。無色姊妹。且病親老。尤慈哭別一聲。聞者腸斷。居易早聆懿範。近接嘉姻。維私之眷。每深。有慟之情。何已。敬陳薄奠。庶鑒悲誠。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惟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墟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况爾之生。生也不夭。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權殯爾。灘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爾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冀神魂之不孤。庶窀穸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艱。灰心垢面。泣血漣漣。松檟之下。其生尙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

頌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親奠醑於爾牀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尙饗。

祭烏江十五兄文 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五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人人中絕命。則冉牛斯疾。顏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弟兄。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沈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落。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參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五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怡弟兄。雖不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竹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答。必景福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遇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歿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况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旆。未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闕。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尙饗。

祭浮梁大兄文 時在九江

白香山集 四祭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兄于座前。伏惟兄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修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冀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鑿遠。降此凶酷。交遊行路。尙爲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窀穸有期。下邳南原。永附松楸。居易負憂繫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旣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莞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兄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避弓之日。毛羽摧頽。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冀茲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匡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靈。恭惟神正直聰明。扶持匡廬。福利動植。居易賦命褻薄。與時參差。願於靈山。棲止陋質。遺愛寺側。旣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輒用酒脯。告虔于神。其聽之。歆此薄奠。非敢徼福。所期薦誠。尙饗。

祭廬山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將仕郎守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廬山遺愛

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宦。得造茲山。又聞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西偏。鄒氏舊隱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號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唯耽翫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託於斯。今茸構既成。遊息方始。爰以潔敬。薦茲馨香。不敢禳神。不敢禳福。但使疫厲不作。魍魎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苟人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齋心露誠。庶幾有答。尙饗。

祭李侍郎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丙申朔十日乙巳。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隴西李公杓直之靈。於戲。代重名義。公能佩服。德潤行羶。溫溫郁郁。凡嚮善者。如螳慕肉。時重爵位。公負積幹。春秋天官。是攝是贊。尙書六職。公理其半。朝重文翰。公掌詔令。西閣絲言。內庭密命。公實出入。迭操二柄。家重隆盛。公暨陳許。兩掖中臺。差肩接武。青幢赤葦。叔出季處。門重婚嗣。公娶令族。鏘鏘振振。和鳴似續。男女七人。五珠二玉。年重壽考。公亦云老。心雖壯健。髮已華皓。五十加八。亦不爲夭。人重康寧。公體豐盈。迨乎奄忽。不失和平。啓手足夜。無呻吟聲。古稱五福。公有七福。凡人得一。死猶瞑目。矧公兼之。豈有不足。所不足者。不在其身。快快惻惻。其在他人。爲門戶惜主。爲骨肉惜親。爲吾儕惜良友。爲朝廷惜賢臣。况穉也不才。居易無似。辱與公游。十九年矣。昔貞元歲。俱初筮仕。並命同官。蘭臺令史。以公明達。以我頑鄙。度長絮能。信非倫擬。一言吻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清問登近。遞羅讒毀。江澧通州。左遷萬里。或合或散。

一伏一倚。浩浩世途。是非同軌。齒牙相軋。波瀾四起。公獨何人。心如止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因紛阻。孰辨君子。以膠投漆。如弧有矢。所以綢繆。見于生死。前年去年。次第徵還。或先或後。俱到長安。水流火就。松茂柏檜。置酒欲飲。握手何言。初論瘴癘。次敘艱難。三心六眼。同一潸然。穰與居易。旋登禁掖。公領銓衡。職勤務劇。私室多故。公門少讎。歡會實稀。光陰虛擲。不相勸勉。急務歡適。且曰朱顏已去。白日可惜。花寺春朝。松園月夕。大開口笑。滿酌口喫。言約則然。心期未獲。嗚呼杓直。而忍遺我。棄我何處。捨我何之。豈反真歸冥。莫然而無所爲。將精多魂強的。然而有所知。恍如聞兮。倏如覩未。甘心於永辭。彼有靈兮。此有夢。胡不一來。今質我疑。逝川渺其不迴。日月忽乎有時。指歧下以歸。備大葬之威儀。禮有進。而無退。祖於庭而送之。幾旌竿舉。兮輜輪動。遂不得少留乎京師。嗚呼杓直。其鑒于茲。爵盈不飲。豆乾不食。如之何勿思。公兒號我。公馬嘶我。如之何勿悲。嗚呼杓直。已而已。而哀哉尙饗。

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驅禽獸。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知念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慚無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於神。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醉之後。神其有知。卽能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尙饗。

祈旱亭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於旱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有應雨未霑足是用擇日撰詞改請於神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祇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勝饗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顛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悴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尙饗

祭龍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於北方黑龍惟龍其色玄其位坎其神王癸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滂沱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己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利濔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

司之。今屬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侵淫郊鄙。壞敗廬舍。人墜墊溺。籲天無辜。居易愷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士不霽崩。人無蕩析。敢以醴幣羊豕。沉奠於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尚饗。

卷二十四

有唐善人墓碑銘 並序

唐有善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魏將軍申公發公十五代祖也。周柱國陽平公遠。六代祖也。絳州刺史明高祖也。太子中允進德曾祖也。綿州昌明令珍王大父也。雅州別駕贈禮部尙書震。考也。贈博陵郡太君崔氏妣也。陳許節度禮部尙書遜。兄也。渭源縣君房氏妻也。容管招討使濟。外舅也。長慶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無疾。卽世於長安修行里第。是歲五月二十五日。歸祔於鳳翔某縣某鄉某原之先塋。春秋五十八。有二女五男。曰訥。朴。恪。慤。頌。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尙書。歷容州詔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有史官起居郎。渤海高錢作行狀。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河南元稹作墓誌。有尙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太原白居易。居碑。大署其碑曰善人墓。善人者何。公幼孤。孝養太君。太君老疾。常曰。孺子。勸吾食。吾輒飽。勸吾藥。吾意其疾。瘳。孺子。公小字也。及長。居荊州石首縣。其居數百家。凡爭鬪。稍稍就公決。公隨而評之。寢及鄉人。不詣。

府縣皆相率曰。往問李君。公養有餘力。讀書屬文。業成。與兄遜起。應進士。俱中第。爲校書。時以文行聞。故
德宗皇帝擢居翰林。翰林時。以視草不詭隨。退官詹府。詹府時。以貞恬自處。不出戶。輒逾月。翻帥路。恕高
之。拜請爲副。在廩時。有非類者。至以病去。爲御史。時上。任有過。其行事者。作謬官詩。以諷。爲吏部郎中。調
文學科。暨利課高者。得無停年。又省成。勞急成狀限。繇是。吏史輩無緣爲姦。訖今。選部用其法。知制誥。時
筆削間。有以自是不屈者。因請告改少尹。少尹時。與大議。歲減府稅錢十三萬。在禮部。不鞭人。不名吏。居
歲餘。人人自化。在禮部時。由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公爲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爲政廉平易
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嘗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
物。其居家。菲衣食。厚賓客。敬兄嫂。禮妻子。愛甥姪。初。先太君好善佛書。不食肉。公不忍違其志。亦終身蔬
食。自八九歲時。始諷詩書。盡得其義。善理王氏易。左氏春秋。前後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詣理撮要。詞
無枝葉。其卓然者。有詹府司直。比部員外郎。應記。請雙日坐疏。與梁蕭書。上宰相論選舉事狀。秉筆者許之。
薨之日。不識者。惜識者歎。交游出涕。執友慟。夫如是。其善人乎。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噫。善人之稱難乎哉。獨加於公。無愧焉。銘曰。古者墓有表。表有云。顯其行。省其文。故季札死。仲尼
表其墓曰。君子。今吾喪李君。署其碑曰。善人。嗚呼。李君。有知乎。無知乎。君之名。與此石俱。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於
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於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卽公五代祖也。

司徒之孫儻。在隋爲吳郡都督。卽公會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卽公王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卽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閹閹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於墓。晝夜而夜泣者三年矣。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服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有主墳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府。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昺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郡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令。在獲嘉以不苟柔得人心。以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虢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明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一日。終於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帝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厄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

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曰。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桶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縶大轡。嗚呼。噓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唐贈尚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 并序

有唐嶺南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吳郡張公大歷三年十一月八日終于伊川別墅。五年八月七日葬于伊闕縣中李原。春秋五十五。元和十三年。詔贈主客員外郎。明年。贈太常少卿。又明年。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吳郡陸氏。貞元二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春秋六十六。追封嘉興縣太君。又封吳郡太夫人。嗣子通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平叔。以長慶二年某月某日立神道碑。太原白居易文其碑云。公諱誠。字老萊。吳郡人。父諱無擇。和州刺史。祖諱孝績。袁州司馬。由高曾而上。世德世祿。載在和州府君碑內。此不書。公年十八。以通經中第。及調判入高等。授蘇州長洲尉。秩滿。丁先府君憂。旣禫。又丁先太夫人憂。泣血六年。哀毀過禮。以方寸再亂。殆無宦情。旣除喪。退居不調者累年。而親友以大義敦責。不得已而復起。選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僞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范陽盧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及肅宗嗣位。詔河南尹薛伯連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伯連得六人以應詔。而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於朝野。君子以爲知道。優

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未周歲。遷宋州礪山縣令。時睢陽當大兵後。野無草。里無人。公撫之。一年。襁負至。二年。汙萊闢。三年。衣食足。及解印去。縣民相率泣而餞之。君子以爲知政。嶺南節度觀察使李勉。偉人也。旣高公陸渾之節。又美公礪山之政。欲以名職禮命起而大之。遂奏授試大理評事。充觀察推官。及除書簡牒到門。卽公捐館舍之明日也。才如是。命如是。嗚呼哀哉。公常自負其才。不後於人。自疑其命。不偶於世。及將上礪山而反伊川也。頓駕擗管。沈歎久之。因賦詠懷詩。云。論成方辯命。賦罷卽歸田。竟如是言。終於衡茅之下。君子以爲知命。公有三子。曰平仲。平叔。平季。夫人陸氏。卽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善經之女。賢明有法度。初公旣歿。諸子尙幼。夫人勤求衣食。親執詩書。諷而導之。成爲令子。又常以公遺志。擇其子而付之。故平叔卒能振才業。致名位。追爵命。揭碑表。繼父志。揚祖德。此誠孝子順孫之道也。亦由夫人慈善教誘之德。浸浸而成。就之。不其然乎。居易常辱與戶部游。而知其家事。故見託撰述。庶傳信焉。銘曰。猗嗟礪山。以文行保家聲。以義節振時名。以惠政撫縣民。而職不登。諸侯卿秩不及。廷尉評。悲哉。猗嗟礪山。前有和州名德如彼。後有戶部才位若此。才子之父。名父之子。賢者兼之。可謂具美。休哉。

傳法堂碑

王城。離城有佛寺。號興善寺之次也。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於是寺。說法於是堂。因名曰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瀟陵西原。詔諡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云師有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丘。及二十四葉。傳至佛馱先那。先那

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弘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滿忍。忍傳天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岳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諡曰大寂。寂卽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自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家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卽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伯叔祖。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蠶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響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說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常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旣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動。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其心要

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醜。嘲噴。驚。荀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謏迹。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音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

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鑿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旣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定根植。則苗茂。慧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振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薊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受具戒。樂其所由。故大歷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應。

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
與果神湊。建昌惠進。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
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
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七十二
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
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
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簷蔔香衰。醍醐味闕。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

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道行者隨。

踐迹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鐘峯之西。虎谿之南。石塔巍巍。

有記事者。以真實辭。書于塔碑。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 并序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見性者曰興果禪師。師姓成。號神湊。京兆藍田人。既出家。具戒於南岳希操
大師。參禪於鍾陵大寂大師。志在首楞嚴經。行在四分毗尼藏。其他典論。以有餘力通。大曆八年。制縣經
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僧師中等得度。詔配江州興果寺。後從僧望移隸東林寺。卽雁門遠大師舊道場。有
甘露壇。白蓮池在焉。師既居是寺。與佛事。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反真。十月十九日遷全

身子寺道北。附雁門墳左。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至乎哉。師本行也。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擿無畏鼓。故登壇進律。鬱爲法將者。垂三十年。領羯磨會十三。化大衆萬數。儀範所攝。惠用所誘。貴高僧。復罔不降伏。其威重如是。自興果訖東林。一孟齋。一榻居。衣麻寢菅。如坐七寶。繇是名聞檀施。來無虛月。盡歸寺藏。與大衆共之。迨啓手足日。前無長物。其簡儉如是。師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沍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鑪。秉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師旣疾亟。門大將壞。無戀著念。無厭離想。郡太守門弟子。進醫饋藥者數回。師頷之云。報身非病。焉用是爲。言訖。跏坐。恬然就化。其了悟如是。門人道建。利辯。元審。元摠等。封墳建塔。思有以識之。以先師常辱與予游。託爲銘碣。初予與師相遇。如他生舊識。一見訢合。不知其然。及遷化時。予又題一四句詩爲別。蓋欲會前心。集後緣也。不能改作。因取爲銘曰。

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戀戀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白香山集

卷二十五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并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某。京兆人也。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卽某官府君第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宦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牒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與妃之所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册命曰賢。不亦宜哉。永貞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己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與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蛾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

日詔京兆尹播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爲之銘誌。故事也。王諱繡。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於會。夫以祖功宗德之慶。父天兄日之貴。胙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乎壽考福延。爲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遺奠之義。有加於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并序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子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諱。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皇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卽祕書第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鄆城尉。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慶訶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十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故淺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鄆犀伽毆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寮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

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稽纒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歎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遠。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袁高。高參等。累以孝梯稱薦。響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參軍。次子震。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參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參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二年。月日始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讓。銘于墓石。銘曰。世祿德門。斯謂之可久。懿文茂績。斯謂之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謂之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謂之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蔡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蔡陽縣太

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萬于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父諱嚙。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陸州制史。夫人陸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稭。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韓城尉。次曰穰。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穰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貽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既沒。積與穰方齟齬。家貧。無師以受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穰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穰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

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疎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減乎。若引而伸之。可以維一國焉。則關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之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穉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橫泣血孺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代而生翦。翦爲秦將軍。又二世而生珣。珣居大原。故今爲大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諡孝簡公。又二代而生曾。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父諱大璫。爲嘉州司馬。父諱昇。爲京兆府咸陽令。河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祕略策。登科。詩入正聲集。公卽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縣尉。以清幹稱。

刺史章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苗畝。凡江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稽之牒。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都縣之私第。春秋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令。炎。旣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一女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遷祔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己以清廉聞。蒞事以幹蠱聞。如金玉在佩。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己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膂。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具美。叢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

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嶽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闡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
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一同載康。展如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嗚呼。白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郿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鯉之弟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郿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郿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郿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卽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讓銘誌。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無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大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大原人。高祖諱志善。尙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鏗。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大夫夫人穎川陳氏。封穎川縣君。幼美卽第四子也。旣生而惠。旣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歲不幸遇疾。天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貌然已孤。扶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切。且號其銘誌于墓曰。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闕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卷二十六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那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宮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鑪。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甕。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礪階用石。霧窗用紙。竹籬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嗜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

畫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隄。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鐘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繆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駢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爲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

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溼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達之哉。烏虜。吾家世以清簡。垂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牒。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諸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籩箬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羣草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蘄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

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大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韓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子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于門。兄執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牆堵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

塵埃驟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惛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胤王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卽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塲。莳樹。僅畢。明日而入。旣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噫。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蠹夷。闕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隱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旣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溼。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卽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緣由。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線。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絕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者。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獻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鑪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悅然。若別造一世。

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太原白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遠。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庚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予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慳。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

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尙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消月賤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予而言。子不爲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書 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滙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逆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臯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尙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庚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孽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猜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

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卽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尙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飄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願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懇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入之不速。可以情恕。非意之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

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尙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貴富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培聲擢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實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揆。嘗勤苦學文。迨今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鶩鍾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鑑。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麗之援。次無鄉曲吹噓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

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蒼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昭然已。而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

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舉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以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已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已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得寢不暇。安行則懼。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允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宣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懷懼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願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疏。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然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盡也。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況於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

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已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鎖其門第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慚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自省。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

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尙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僞。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嘗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仕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頷。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數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取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

道由己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矣。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效也。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

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通情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審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卷二十八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旣愛足下詩。又論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

晉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曠。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澤陽。除鹽榷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排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前就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徵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秦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勳。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列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遠。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噓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遂微矣。陵夷矣。至

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飄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譬營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幸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

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諷。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怍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

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連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連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裘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者。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詠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寥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權。令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天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章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與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送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騷鸞鶴遊蓬瀛者。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訪敘綢繆。何嘗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概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相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頓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鷗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

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左。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開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太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疑慮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虛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卽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卽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卽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尙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卽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卽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卽反維摩第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

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元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敘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懷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開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關風吹面入寒窗。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敘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地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鱸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警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卷二十九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於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於仁。福無常享。享於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

鬼神亦靡禮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尙克保厥家邦。吁廢於祀。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隲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勩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於茲。欽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頌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於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於君。乃干祿。祿將及於親。升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報於公。匪報於公。是光於躬。匪光於躬。是華於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業。位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於內。惟四科。六藝斧藻於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尙念山九仞。虧於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尙念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監於止水。當監於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於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 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烏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於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牙。養幼少。緩刑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二氣之和。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曷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於以九八節而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於厚壤。則幽蟄蘇而句萌達。噫。和風於窮荒。則桀黠化而獮俗淳。垂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於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容德。合於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於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於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亭育。與元和合其運。與眞宰同其功。不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賔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於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旣分。照姬網緼。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越趨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

如幹玄和。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諡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諡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葉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諡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權。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旣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父。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粟。祇載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旣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諡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諡。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諡也。略而無識。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

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諡。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諡。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諡。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臯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道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差。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莘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於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於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大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大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鍾。字口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遷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關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

年五月三日遇疾。歿於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傲。河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柩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口口。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於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大原白氏。夫人無兄弟。姊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於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卽世。諸子尙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至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卷三十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生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屯。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之理。未嘗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弄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

予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譏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辯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踴躍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戎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權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

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息。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息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鷺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羈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間。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

襄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晨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遼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

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遲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恆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親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有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爲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達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匿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廉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有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

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濶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羅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歟。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楛。克變鳴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注成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奧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臨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臨不爭之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

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鷄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微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董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董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糶。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敘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聞。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蓄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糶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流通。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梗。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慚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爲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

諫也。無乃失爲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彛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秒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探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探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爲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勅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召入翰

林勅奉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屋縣尉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溫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勳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膺心。夫竭力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恆規。願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

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勳必思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寢與大道也。李錡因緣屬踐。歷官常包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抵捍朝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蟄之毒。流於郡縣。犬彘之行。肆於閭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聞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於軍前。擒其兇魁。生致於闕下。廓千里之沍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勳。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侯乂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闔。秩進上公。而歸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慰彼黎庶。咸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於懷。屬時候嚴。疑山川險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不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慚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於上。亦宜勉勤。匡贊。馴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大社觀獻捷詩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卷三十一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內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張徹某官宋申錫皆方直強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彭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章同憲授南鄭令章并授絳州長史三人同制。勅。其官殷彭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彭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帥。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并實良士。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況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爲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於今。歸汝職業。仍遷秩爲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可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讀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

兼御史制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爲難理。故吾命文昌爲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爲庶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

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冕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冕已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宮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貴功。蓋宜便有後先。明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勳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勅。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又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

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衆。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實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歷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曹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爲得人。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棍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決會政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弛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未達於朝聽之聞。爲害

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夫。以爾聿前領建谿，有理行。次臨沔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付入吾耳。可使節節衢州刺史，散官勳如故。

是集第三十一卷原空七十三行，覆案卷首目錄，佚題凡九。近獲明錫山華氏銅活字本，源出趙宋。取以對勘，其第四十八卷篇什次第，與是本第三十一卷同。闕文在焉，實凡七十六行，又七字，亟爲錄附集末，以成完書。惜是本原空白，葉出諸臆計，行字未能照合耳。丁卯八月，吳縣姜殿揚識。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略忠讜之士，置於左右，而播等以右，暨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厚實，審直，嘗以文行謀畫，從容於幕府之側，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東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況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勅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愬，餓俾自徐鎮潞而愬，越與其麾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愬之忠略，然所賴之縱等，焦心戮力，同濟厥功，而頒賞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綱楊於陵等各賜爵并迴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主爵者。合爲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勸第品。咸按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縣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勅。鄭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吾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寅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寅。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置有應辯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爲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秘書郎制

勅。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敘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弱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加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唯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勤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秘書省祕

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勅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爲窮人。復佞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

勅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卽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爲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吾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尙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溫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將士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慰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闕文至此爲止〕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緝。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事。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灑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略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竇窠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勳列之貴。遠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略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今古。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勳如故。友略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勳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姚成節。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勳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況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昔漢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錢等一十八人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勅。起居郎高錢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予有侍臣威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勳。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成於內。徙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尙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表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尙書吏部郎侍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迄於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尙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析毫剌鍾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爲郎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況商土瘠商人貧可

韋說可給事中庚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騎都尉韋說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右曹朝散大夫尙書禮

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柄。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覲敬休。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佩服之中。掌握之上。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覲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

卷三十二

李愬贈太尉制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伍伯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實仗大順。翦而瀦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爲第一。焯輝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廊之道。臥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缺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奠之命。賙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勅。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爲忠者。有不傷髮膚全歸爲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爲忠者。但問所操所

蹈何如耳。豈繫去就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揚寵飾。使天下聞之。所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薄者敦。懦者立。幸生者恥格也。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賢。此子鎮陽之亂。弘正殒焉。而布枕戈嘗膽。誓報冤恥。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先臣之士壤。士卒盡用。委付親加。勉識人鬼之愆。期一洩而甘心焉。既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末如之何。卒至於刳心自明。遺疏自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有孝子。國家有烈臣。則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發動人聽。靈傷我懷。故廢臨朝。可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之節。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勅。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爲先朝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滯礙。及帥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壹之政。繼聞于京師。名簡吾心。善入吾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況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入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可工部尚書。餘如故。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番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

勅。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也。屬西夷乞盟。求可以莅之者。歷選多士。吾得三人。今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合而爲用。不亦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有可觀。必能率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前件。

許季同可祕書監制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已來。有劉得威。張文瓘。唐臨爲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則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乎。可祕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遷。歷彼踐此。僉以爲宜。況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尙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已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予以爲然。多繇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人。研實覈名。次第及汝。汝嗣復。根於義訓。播爲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汨沒於郎吏間。況貞元中。汝父爲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

命。成一家言。堂構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祇勵。無隕其名。可庫部郎中知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爲人廉直。爲政簡惠。前後歷掾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慕之謠。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雒部。會課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已來。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內史缺。未補。聞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卽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無墮大以勤小。無急弱以緩強。夕念朝行。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制

勅。漢令軍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已。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褒贈以榮之。惻隱以將之。顯其忠。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魂乎。左神策軍。赴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事。軍書置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爲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祕文。而訓國。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已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爲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耶。與之寵名。可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尙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何士乂可河南縣令制

勅。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乂。慎檢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自勸。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思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勅。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自達我聰。左右我躬。以底子道。沉屬郊祀。攝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王起等賜勳制

勅。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馭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遞加勳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已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勳。舉書于籍。可依前件。

蕭儁除吏部尚書制

勅。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遠。鮮由茲道。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寵爲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申恩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儁。忠肅孝敬。佐吾爲理。以勳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始終。不失其道。既免樞務。倚爲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儁繼上讓章。至於三四。敦諭煩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爲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謙光。爾宜欽厥止。慎

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吏部尚書。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勅溫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柱國勳制

勅古之善爲國者勞不忘而賞不濫有賞一人而爲僭者有千百人而不爲費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衆寡也朕自統御已來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心何嘗暫忘而亟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進勳級並可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御史

賜緋紫制

勅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綬四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二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爲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發礪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一可以佐軺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溫贈尚書右僕射竇侗父叔向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憚贈尚書司封郎中元宗簡
父鏞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翺贈太
子大師范季陸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勅。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溫等。咸有令子。集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酬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者不置。往者有知。斯可以載揚蘭陔之光。輟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勅。李宗河等。夫綱一提。則羣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內史公綽。奏宗河學古。修己。練達理道。乃乞爲旬縣令。玘勵節徇公。通詳典故。乞爲天府掾。況渭南封圻之守。邑戶曹府籍之要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鄂州刺史
潭鐵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勅。某官馮宿等。凡品法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爲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豈唯腰白金。服赤芾。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旣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兼職惟官謚察御史襄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勅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利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溫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勅殿中侍御史溫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軺車不辱命況爲人外和內決以兼濟爲心拔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間事求可論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酌能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爲右史出則銜吾命入則記吾言獎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勅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況捐軀之魂死節之骨見危授命朕甚憫之深州故小將高某等四人皆從戰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勅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強明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兩京令缺亦擇尙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郡署中推爲利用加以詞學綠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刃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

擾則疲。魚擾則餒。寬猛吐茹。其鑒于茲。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勅。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治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有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治療之。而愿銳鯤等。前以符竹分領三郡。皆有善政。達于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武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綏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涇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原掌書記程普範可試正字涇原判官六人同制

勅。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己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蘊才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爲賢侯。交辟俾朕得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以職。若修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而景復稟訓。祇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假臺郎。古者公臣之良。入補玉職。朝獎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勅。某官殷祐。夫吏寬信。則人人不偷。吏廉明。則人人盡力。吾觀祐之爲政。其近之乎。前守廬江。能率是道。歲會課第。甲於他州。俾精前功。且佇後効。宜換符竹。移牧鄭人。在春秋時。鄭爲侯國。武公善於其職。子產

遺愛於人。人無古今。吏有能否。聽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勅。尚書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糾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丞上柱國李德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揆才考第。得補爲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勅。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率先風化。故其選任。次內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正甫。自登臺閣。爲人讜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領藩部。爲政寬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茲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長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于終始。典于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勳如故。

崔瑄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勅。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摠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瑄。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其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勳如故。

卷三十三

册新迴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丙寅朔二十一日丙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卽欽。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董。罔不嚮化。惟北之氣。積厚而靈。靈發象生。生爲豪傑。義信武烈。代爲名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鬪智。莫之與京。國朝已來。寢漬風澤。或効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協比。以訖于今。今朕不德。祇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爲常。矧乎柔遠申恩。睦鄰展禮。茲惟舊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墜。咨爾九姓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祿。時推代嗣。實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册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襲魏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金魚袋賈隣等。持節備物。册爲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册迴鶻可汗加號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粵我祖宗。錫乃婚媾。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匣鋒刃。使長子孫。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爾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義智忠肅。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故東漸海夷。西

互山狄惠寧威制。麟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事大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烟。誓嗣前好。朕惟睦鄰是務。柔遠爲心。既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陰山。光增昴宿。夫以迴鶻雄傑。如彼慶榮。若此。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加冊爲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釐降展親。大德也。進册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命。

章綬從右丞授禮部尙書薛放從工部侍郎授刑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勅尙書右丞章綬等。朕在東宮時。先皇帝垂慈聖之德。念予冲蒙。選端士通儒。使諱貫今古。自禮樂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今不至牆面。克荷丕訓。大揚耿光。實綬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時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徵擢寵用。爲丞郎給事。官雖超拜。職亦俱舉。師道光而心愈讓。人爵貴而心益恭。宜更褒升。重酬輔導。以綬精粹辨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司之體。可二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任清秩。子無愛焉。蓋欲表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一人德。無不報也。綬可禮部尙書。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餘並如故。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愾可岳州刺史同制
勅扼淮壓湖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二郡守。不易爲政。先是守節者多。會有政歲時罷

去長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救而養之以諒自澄城長詒尚書郎中間又再爲州牧三宰劇縣皆苦心卹隱煦嫗及物操刃決滯善聽有聲而檢亦學古入仕甚自修飾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檢守岳命諒守泗仍以戎職留事憲簡章綬一加於諒諒其聽之哉異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長更宜以難理之郡自試爾各依前件

裴虞授殿中侍御史制

勅某官裴虞貞觀初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爲能朕思弘貞觀之風故選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剛正者以爾虞動循道理語必信直勵其志節有類行成因授厥官無忝吾舉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迴鶻弔祭册立使制

勅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馳轡軒奉璽書稱天子之使以耀焜絕域者豈容易其選哉少府監裴通溫敬忠實加之謹敏有言語可任以專對有辯識可委以便宜屬北方君長來告代嗣求可以將命展禮申吾哀榮之恩者其任不細頗難其人擇臣者君而通可使命爲副丞相而加金貂之貴授册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欲使絕俗殊鄰益敬吾使也可依前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

勅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庭甚難其人爾中吾選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剗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紵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爾

爲中書舍人。以司詔令。嘗因暇日。前席與語。語及時政。甚開朕心。是用命爾爲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寵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素履。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孔戮授尙書左丞制

勅。漢詔丞相。歲舉質直忠厚。遙讓者。蓋所以急賢俊。扶政教。厚風俗也。然則退藏疎賤之士。苟有一善。尙搜而揚之。況任久位崇。才全望重。而不致於急官要職者。將何以紀綱庶政。而羽儀朝廷焉。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戮。自十年來。歷中臺。左曹。國庠。卿寺。洎藩守近侍之職。各於其任。皆有可稱。矧又貞白端莊。淡然自立。進無矜滿之色。居無墮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戮者。宜尙扶政教。厚風俗之選也。尙書丞掌決百事。樞轄六曹。晉魏已還。右卑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瑕者。可以律人。無以易戮。往恭乃位。可尙書左丞。散官勳賜如故。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巡制

勅。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選吏屬。今仍古制。亦命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矧鄭滑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國。奉上位下。實籍寮案。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華詞。或貯畜才行。揣靡思誠。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樂滑節度推官。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郡國太夫人制

勅。王者有褒贈之典。所以旌往而勸來也。其有淑順之德。標表母儀者。聖善之訓。照燭子道者。又有名高

秩尊祿養之不逮者。籍降露濡。孝思之罔極者。非是典也。則何以顯其教而慰其心焉。國子祭酒韓愈。母某氏等。蘊德累行。積中發外。歸于華族。生此哲人。爲我靈臣。率由茲訓。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啓郡國之封。極哀榮之飾。嗚呼。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則顯揚之孝。追寵之榮。可以達昊天而貫幽窆矣。往者來者。監予心焉。可依前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兼改名玄休制。

勅某官駱峻。桂林守土。臣式方言。梧爲要郡。兵後人困。乞廉貞吏以撫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適副所求。即可其奏。官寮郡印。命服嘉名。四者與之。足爲優異。峻宜副所舉。慎所爲。無以滋章爲聰明。無以鹵莽爲高簡。勉率中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六人。除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勅某官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濟。經武秉哲。爲國元臣。鎮陽之役。實歿王事。茂勳大節。書於旂常。惟爾兄司空。總象賢纂戎。以續名業。納忠於王室。振耀其家聲。而爾約等。亦能稟守其風。忠恭孝友。念其義方。訓而不墜。居貴介之地。而不驕。況兼器能。皆可用。授郡符。而加命服者。五。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朱轡紫綬。煥赫相望。勳德之家。於斯爲盛。嗚呼。昔武子有遺愛。晉人憐其子。趙季有篤行。漢朝寵其弟。今以濟之仗順積善。宜鍾慶於子孫。以總之輸忠立愛。可延賞於弟姪。多與爵祿。予無惜焉。欲使天下知爾父兄忠順之若彼。而國家報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勅。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移鎮者。謂之美遷。左神武將軍王元輔。生勳伐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戎臨郡。率著能名。以掌勾陳而護建章。備巡警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勵初終。副茲寵任。可依前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制。

勅。古者通守。守土。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廉平簡直。兼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某官丁公著。嘗以學行。禮法。誨予一人。報德圖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兼而委之二職。增修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於海隅。全越奧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可依前件。

鄭綱可吏部尚書制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卽位已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東都留守。防禦使。檢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滎陽縣開國公。鄭綱。有郅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爲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於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德。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景。李乂。掌選部。亦能遏絕。詭僞。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吏部尚書。

重授李晟通事舍人制

勅。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今通事舍人。近此選也。而晟常中此選。善於其職。故

相導通奏之節。宜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禮。既終喪紀。宜服官常。可使束帶曳裾。爲吾謁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勅。徐登。京兆尹。言登前爲涇陽令。清廉簡直。奉法愛人。請補醴泉。再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誨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今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養之。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可醴泉縣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贊善大夫致仕制

勅。王汶。善修其身。爲時良士。善訓其子。爲國憲臣。況以待制之年。知終請老。不加優秩。何厚吾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故吾以朝散贊善二大夫之爵。加乎爾身。惟秩與年。兩皆得禮。以茲退去。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勅。元公度。吾欲理化萬方。故自近始。前授大宗正。副印綬。使牧華人。爾能副吾此心。選吏責課。言公度廉明有守。乞宰華陰。當道東西往來。先是爲邑者多飾廚傳舍。奉賓客以沽名譽。而不親吾人。爾能革之。足爲良宰。敬長畏法。無慢乃官。可華陰縣令。

唐州刺史韋彪授王府長史楊歸厚授唐州刺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勅。韋彪等。善官人者。先考其能。然後授以事。使輪轅鑿柄。各適其用。則羣職庶政。得以交修。今以彪官久

年高勤於爲政。俾從優逸。入補王宮。以歸厚文行器。能辱在巴峽。勵精爲理。績茂課高。區區萬州。豈盡所用。且移大郡。稍展奇才。以旻早著戎行。通詳吏事。西南物土。罔不周知。習俗從宜。宜守嚴道。分命以職。各用所長。庶乎咸修乃官。同底於理。可依前件。

鄭綱烏重胤馬摠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亡母追封國郡太夫人制

勅。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綱等學文武之道。以飾厥躬。可謂善立身矣。居將相之位。以大其門。可謂能揚名矣。夫自家所以刑國本立而後道生。必待我哀榮之恩。方成爾始終之孝。是用啓封追號。各顯乃親。慰後光前。孝道備矣。可依前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商可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朝散大夫行開州開江縣令楊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劍南西川節度參謀二人同制

勅。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商等。士之束髮立身。爲知己用也。無遠邇。無逸勞。但問所務者何。從者誰耳。今蜀之帥路之長。皆勤於述職。妙於揀賢。多得其儁材。樂告以善道。故以參其選焉。或從事有勞。或卽戎奔命。輟玄黃之著述。振銅墨之滯淹。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事矣。勉思所立。各服乃官。

李演贈太子少保制

勅。夫生立勳勤。下以忠事上也。殲加褒飾。上以義答下也。忠義臻其分。哀榮極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爲幹。義勇以爲器。

器與幹合，鬱成將材。故出長諸侯，入統七萃，捐循警衛，朕甚賴之。方深倚仗，遽此淪謝。茲予所以當宁，與念廢朝軫懷，聞鞞鼓而長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贈太子少保。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監泗州刺史制

勅。泗州刺史李諒等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復斯言，往往與歎。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前命諒爲泗守，未卽路，會壽守植卒，因改諒守壽。命公幹守泗。諒之理課，前詔詳矣。公幹自尙書郎連領二郡，政平法一，甚便於人。加以有理戎之材，可付留事。故輟軍保，仍憲秩而兼龍之。夫壽與泗，皆郡之大者也。諒與公幹，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諒無忘澄城之理，公幹無替亳城之政，則愷悌之化，吾有望於二郡焉。諒可壽州刺史，公幹可泗州刺史。

柳公綽罷監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勅。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爾有材，元和已來，應用不暇。及領擢管漕運之務，屬陵寢郊丘之禮，財給事集，時乃之功，宜有轉移。以均勞逸，況聞牢寵無遺利，課督有常規，令詔刑部尙書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將與理化，先務根本，凡百職事，悉歸有司。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時。司馬貳卿，佐乎邦國，是爾本職，無忘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灑韋弘景賜爵制

勅。崔元備等，禮尊重於復土，事莫大於慎終。使朕以孝敬之誠，獲貢於先帝，實賴左右侍從之臣，服勤祗事，展四體而一心誠，俾予無悔，賞不敢忘，爵不敢愛。爾宜疏封服命而揚之，可依前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勅前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約。故太保濟之子。太尉濟之弟也。吾常思濟之功。總之忠。而嘉約之謹厚。累遷至齊州刺史。在官無敗事。罷秩有去思。念舊錄能。宜當寵用。況公侯之後。約有通才。封域之間。隸爲要郡。委之共理。誰曰不然。可使持節棣州諸軍事。棣州刺史。依前御史中丞散官勳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鑑可朗州刺史溫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勅。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其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

卷三十四

贈劉總太尉册文

維長慶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聞古有履忠仗順。生而大有爲者。又有功成身退。歿而永不朽者。非正氣令德。間生挺出。則高名大節。孰兼之哉。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楚國公劉總。降自天和。立爲人傑。得君於先帝。叶運於昌時。纂戎弓裘。守土燕薊。迨此一紀。北方晏然。有開必先。納款於我。沈斷大事。奮揚奇謀。捧幽都四封之圖。挈盧龍三軍之籍。盡獻闕下。高謝人間。感動君臣。驚激忠義。願妻子若

脫屣視富貴如浮雲。惟道是從。奉身以退。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賢明所歸。今古一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鎮郛郭。命作司徒。倚爲左相。期奮乃志。將沃朕心。而天不憝遺。邦失柱石。夫臣戴君如元首。則君視臣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是。茲朕所以廢朝軫念。備禮加恩。庸建爾於上公。蓋褒贈之崇重者也。嗚呼爾總尚知之乎。令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持節冊贈爾爲太尉。

傅良弼可鄭州刺史制

勅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沂州諸軍事行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騎都尉傅良弼。燕冀之間。紛擾之際。多壘失守。孤城保全。介于險中。率乃麾下。轉戰郊野。來覲闕庭。徇義滅親。忘家喪子。忠勤勇烈。人所難能。若不褒升。何勸來者。海沂割竹。未足報功。溱洧頒條。可兼觀政。敬承後命。無替前勞。可使持節鄭州諸軍事。行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散官勳如故。

河北權鹽使檢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權知貝州刺史依前權鹽使制

勅某官裴弘泰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務。管權條制。動皆得宜。觀其所能。若有餘地。可假兼職。俾之牧人。而河北列城。久乏良吏。俗多思理。政不難施。亦猶凍餒之人。易爲衣食。今予命爾照而飭之。襦袴之謠。付入吾耳。可兼知貝州刺史。

崔陵可河南尹制

勅河洛千里。都畿在焉。俾之乂安。屬在尹正。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義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陵。有精敏之用。潔直之操。施於有政。由是

知名始資州縣之勞。卒致公卿之位。況刺部有理行。主計無愆。遠尹右輔而鎮西郊。蓋獎能報勤之旨也。昔吳公爲河南守。謹身廉平。人服教化。袁安爲河南尹。政令清肅。號爲嚴明。誰其嗣之。無易陵者。往爲哀則。勿替能名。可檢校禮部尚書兼河南尹。散官勳封賜如故。

侯不可霍丘縣尉制

勅賜太常寺奉禮郎翰林待詔上護軍侯丕。夫執藝以事上。奉詔而處中。其於出入謹身。夙夜祇命。比他局署。實倍恭勤。旣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祿俸。蓋先勞後食之義也。汝其承之。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勳如故。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勅成德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爪士。職在牙旗。每祇命以奉辭。必竭誠而得禮。旣嘉詳敏。亦念恭勤。式示寵名。宜遷憲秩。可殿中侍御史。餘如故。

王庭湊曾祖可贈越州都督祖末但活可贈左散騎常侍父昇朝可贈禮部尚書制

勅成德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大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庭湊曾祖故忠武將守左武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五哥之等鬼神有知。履孝敬者福祿至。王侯無種。仗忠信者富貴來。我有列臣。本於良胤。奮發而勵節許國。感激而揚名。顯親夫教。必有初德。無不報。安有收其材而遺其本。愛其後而忘其先乎。是用褒崇。以弘寵澤。庶使聞者起孝作忠。可依前件。

崔羣可祕書監分司東都制

勅前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兵部尙書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受天至寶爲國重器始自修己移於事君輔弼藩宜不失其道及離征鎮召赴闕庭方登道途遂避疾恙正在頤養之際豈任朝謁之勞誠宜許以便安不可闕其祿食而移秩外史分曹東周加寵優賢無易於此且有後命俟其有瘳可守祕書監分司東都散官勳賜如故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勅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董昌齡頃爲幸邑今贊郡符皆聞約己之名每展在公之節稽其器局允謂廉能議以稍遷用彰勳効可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柳經李襲並泗州判官制

勅徵事郎前河南府河南縣尉柳經儒林郎試太子通事舍人李襲等瀕淮列城泗州爲要控轉輸之路屯式遏之師故府有寮軍有倅選擇補署得聞於朝廷而經等皆有所長宜當是選守臣置奏因而可之仍加秩命用示優寵經可監察御史充泗州團練副使散官如故襲可試太常寺協律郎充武寧軍節度泗州兵馬留後判官仍故名言散官勳如故

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同制

勅義成軍節度馬步都知兵馬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上柱國張諷等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唯懷材而展効者可以授焉爾等昨領偏師出疆赴難指蹤而去摩壘而還忠勇

勤勞宜有加獎。故以憲職第而寵之。可依前件。

啖異可。潯州長史許志雍。可。永州司戶崔行儉。可。隋州司戶並准赦量移制。

勅守袁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啖異等。有司奉新制。明舊章。凡負疵瑕。必盡慶澤。況爾等各有才用。多淹歲時。譴累重輕。遽從恩貸。班資遠邇。率以例遷。如聞進修。豈忘牽復。可依前件。

程執撫亡父懷信贈太保李佑亡父景略贈太子少傅柏耆亡父良器贈太子少保白餘盛亡父孝德贈太保同制。

勅中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神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執撫父贈太子太保懷信等。咸有忠勳。播爲先德。悉承義訓。垂在後昆。故吾令臣。皆乃愛子。襲弓裘而稟詩禮。猶水木之有本源。將使天下之爲人子者。感恩天下之爲人父者。知勸宜加寵贈。以表顯揚。可依前件。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勅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糾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林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議大夫前守祕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謨。嘗守商洛。刺黔巫州部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夏雜居之人故也。跡其往効。式是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賓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如故。

杜式方可贈禮部尚書制

勅。生有寵祿。歿有褒崇。此王者所以明終始之恩。厚君臣之道也。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等使。正義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杜式方。慶襲台庭。任當垣翰。服名教乃保家之子。樹風聲爲守土之臣。盡禮事君。勞心奉職。奄忽淪逝。念之惻然。況近屬連姻。遠藩捐館。聞訃之命。實悼中心。贈飾之恩。宜加常等。俾趨榮於八座。用賞寵於九原。可贈禮部尚書。仍賻布帛二百段。米粟二百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勅。某官武昭。王師伐蔡。爾在行間。致命奮身。挑戰當寇。忠憤所感。卒獲生全。求之軍中。不可多得。司馬以爾信直謹厚。可領邊城。爾宜酬乃已知。副我朝獎。撫撫戎雜居之俗。安離石重困之人。免而莅之。其任不細。可石州刺史。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勅。某官梁希逸。頃爲蔡將。陷在賊庭。知有君臣。不顧妻子。率其所屬。當戰陣前。反旆倒戈。飄然歸我。忘家之士。希逸有之。間從司空。再平淮右。指蹤銜命。皆稱所使。可以移用。俾之守疆。北邊列城。蔚爲衝要。雄右軍號。務兼錢刀。臆勤選能。俾乃兼領。宜思來効。以續前勞。可蔚州刺史。兼橫野軍使。并知本州鑄錢事。

盧元勳除隰州刺史制

勅。盧元勳。乃者鎮帥身喪。正承元納款之際。柏耆將命之初。軍情洵然。未知嚮化。而元勳挺身奮臂。出於

衆中指明安危。分別逆順。色顏不撓。聲氣甚厲。言行事立。朕甚多之。雖有優升。未酬義烈。宜以一郡寵而旌之。用勸四方。聞其風者。可隰州刺史。

楊孝直除滑州長史制

勅。楊孝直。早以材力。從我冀方。專習武經。通知吏事。承元移鎮。孝直實來詢謀。驅馳有所裨助。軍郡之佐。寵秩非輕。用答忠勞。以明勸獎。可滑州長史。

張嘉泰延州長史制

勅。前丹州司馬張嘉泰。一從戎旅。多歷歲時。奉職有勞。率身無過。軍部長佐。資秩不卑。自丹轉延。頗爲優穩。題與便道。往守乃官。可延州長史。

魏玄通除深王府司馬制

勅。魏玄通。有禦侮之才。扞城之略。服勤戎職。善守邊州。訓旅牧人。有可稱者。夫文武迭用。出入序遷。所以關才能而均勞逸也。爾宜解綬。移邸。曳裾王門。飾躬慎儀。以奉朝謁。可依前件。

楊造等亡母追贈太君制

勅。通事舍人楊造。翰林待詔某亡母等。生播徽華。歿留儀範。訓保家之子。爲有國之臣。或相禮彤庭。或待詔金馬。咸居禁近。率有忠勤。風樹之心。必憂深而思遠。蓼蕭之澤。宜自葉而流根。並啓邑封。各從子貴。揚名之孝。與汝成之。可依前件。

張植李翺等二十人亡母追贈郡縣夫人制

白香山集 五文

勅壽州刺史張植亡母某氏等。夫忠於上者。教有所自。仁於下者。恩有所延。孝理之風。實繇此作。當今良二千石。皆與朕共理。雖祿不逮養。而名可顯親。將慰匪莪之心。宜流自棄之澤。俾從子貴。咸贈邑封。

陳中師除太常少卿制

勅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陳中師。早以體物之文。待問之學。中鄉里選。第甲乙科。及筮仕立身。皆有本末。不背俗以矯逸。不趨時以沽名。從容中道。自致問望。累踐郎署。再參憲司。官無卑崇。事無簡劇。如玉在佩。動必有聲。爲時所稱。何用不可。朕以立國之本。禮樂爲先。今之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往復是命。佇觀有成。予方急才。爾寧久次。可太常少卿。

衢州刺史鄭羣可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士階可祠部郎中同制

勅某官鄭羣等。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繇是遷。故其所選。不得不慎。必循名實。而後命之。羣與士階。久典名郡。謹身化下。有循吏之風。會課陟明。宜當是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掌祠曹。一司武庫。各領其要。爾宜敬之。羣可庫部郎中。士階可祠部郎中。

元稹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制

勅通事舍人元稹。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也。清班優秩。所選非輕。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積言信行敬。命爲介焉。揚旌出疆。反駕奔命。有所啓奏。多叶便宜。乃知得人。可以卒事。故加是命。以寵勸之。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

盧昂量移虢州司戶長孫鉉量移遂州司戶同制

勅萬州司戶參軍盧昂等。頃負疵瑕。各從譴謫。或遠竄荒裔。或未復班資。旣逢蕩滌之恩。俾及轉遷之命。況聞修省以克己。罔將校試而用能。吾無棄人。汝宜自効。可依前件。

李石楊穀張殷衡等並授官充涇原判官同制

勅李石等。用武之地。曰涇與原。合爲一鎮。控扼夷虜。朕授布緘。責其成功。布乃祗惕受命。思有以自輔者。因上言石穀殷衡等。學業才畫。堪置幄中。分務列官。咸可其請。而布憂邊甚切。選士必精。爾宜各竭所能。爲知己用。可依前件。

李演除左衛上將軍制

勅王者法句陳。設環列。非勳勤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久張爪牙。轉置肘腋者也。某官李演。嘗從德宗皇帝南蒐於梁。籍名功臣。謂之定難。洎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內外周旋。不懈於位。交戟之下。周廬肅然。今之轉遷。示益親信。移領左廣。仍參夏卿。夫八屯之警巡。七萃之勤墮。爾爲其正。盡得察之。宜惜前勞。無墜乃力。可依前件。

康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欽州事兼充本州鎮遏使陳俛可試太子舍人知巒州事兼充本州鎮遏使李顛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賓州事兼賓澄巒橫貴等五州都遊奕使馮緒可試太子通事舍人知田州事充右江都知兵馬使滕殷晉可試右衛率府長史知瀘州事兼充左江都知兵馬使五人同制

勅容州本貫經略招討左押衙兼右廂兵馬使康昇讓等。有奉職徇公之勤。有理戎殄寇之効。其帥公素

上章以聞。吾方念勞。爾宜受賞。況容之諸郡有大小。郡之兼職有重輕。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方藩雖遠。朝聽甚卑。有善必聞。無功不錄。吾言及此。欲爾知之。可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同制

勅丞相鎮蜀。志在憂邊。俾靜蕃蠻。實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勳勞。進登班秩。憲官名重。郡佐祿優。參以命之。足爲榮獎。爾宜恭承主帥。慎守封疆。勦力一心。無落戎事。可依前件。

前右羽林將軍李彥佐服闋重除本官兼御史中丞知軍事制

勅軍有羽林。用法星象。統之爪士。以拱宸居。某官某前以忠勞。選登戎衛。而能訓勇力之士。以備時使。申誰何之令。以奉徼巡。夙夜祗嚴。不懈於位。既終喪紀。宜復官常。假中執憲之名。行上將軍之事。勉修舊職。用副新恩。可依前件。

奉天縣令崔郢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勅奉天縣令崔郢。大凡南宮郎。無非慎選者也。況官之屬。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外郎不可逾時缺。不待滿歲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郢自操白簡。辛赤縣繩舉。遠謬惠養。鏗惇皆有善聲。著於官次。豈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乎。爾宜率廩人。佐計務。決繁折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勅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必按日時計勞績。而後進爵秩。以旌服勤。況待詔宮闈。飾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宮坊衛官。以示優獎。可依前件。

故鹽州防秋兵馬使康太崇贈鄧州刺史制

勅。故某官康太崇。嘗習韜鈴。夙稱拳勇。使之訓旅。能叶武經。使之守疆。能著戎績。永言殂謝。宜及褒榮。俾追寵於朱轡。庶知恩於黃壤。可贈鄧州刺史。

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懿贈工部尚書制

勅。故某官張懿。德善者將啓後人。忠孝者克揚前烈。有美必復。宜其然乎。而懿仗忠履義。體仁養勇。學究韜略。藝窮騎射。負幽燕之勁氣。雖振其名。有將相之長才。不得其位。命屈當代。慶流後昆。有外孝孫。爲吾賢帥。以忠許國。以順克家。揚名顯親。自義率祖。推恩外族。歸美前修。俾追八座之榮。以輟九原之歎。可依前件。

劉總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

勅。李氏族茂本枝。行光內則。柔明繕性。和淑保身。輔佐良人。克諧家道。訓成賢女。作相令門。善積於中。福延於後。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式遵贈典。用贊德芬。宜崇大國之封。追正小君之命。可贈趙國夫人。

蕭俛一子迴授三從弟仲制

勅。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先及輔臣。當延賞於胤嗣。願推恩於友愛。厥有典例。因而從之。口爾弟仲。可口口口命。可河中府參軍。

賈隣入迴鶻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制

勅少府少監賈曠。行人之官。官必有介。所以敬王事而重國命也。以曠曠稟訓台鼎。飾躬稽紳。自登班行。多歷年祀。恪勤官次。保守名。斯可以卒貳使臣。諭申朝旨。宜假憲秩。仍加命服。以示兼寵。俾之出疆。況繼好二邦。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茲吾使能。期爾復命。可依前件。

張昺授廬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勅廬龍軍節度判官檢校刑部郎中張昺。司徒總言。爾從事於幽薊之間。有年歲矣。嘗委事任。備觀器用。務義而益辨。職久而彌勤。頗出輩流。宜加獎擢。況公侯之嗣。幕府之英。餘慶所鍾。有才如是。今以名郡。寵而任之。旌善勸能。仍兼中憲。可廬州刺史。

韓公武授左驍衛上將軍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公武。我元老之令子也。孝於家。忠於國。故出則秉旄鉞。入爲執金吾。寵任益崇。謙敬彌著。而勤於夙夜。疾癘所侵。上陳表章。乞就頤養。夫環衛之列。心膂之臣。雖親信之寄。則同。而勞逸之問。或異。宜輟繁重。俾從便安。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左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散官勳如故。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勅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鄭懿等。益部浮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成樂爲用。況爾等。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贊察。兼掌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慰薦褒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劍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

如故。懿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掌書記。散官如故。

楊玄諒等三十人加官制

勅右神策軍忻州行營兵馬使試太常卿楊玄諒等。夫林不錄。則勸善之道廢。勳不賞。則念功之典缺。而玄諒輩凡三十人。咸列禁戎。遠從征討。臨難有身先之勇。奔命無道弊之勞。宜以祿秩。酬其忠効。所謂材不失選。賞不逾時。亦欲使爲善者不疑。有功者速勸也。可依前件。

李益王起杜元穎等賜爵制

勅李益等。去年春。朕以陵寢事大。哀惶疚心。而益等齋慄奔走。各率其職。俾予孝道。刑于四海。何嘗一日而忘之耶。因命有司。舉常典。凡爵之高下。視執事之重輕。有司亦能遵我成命。第而次之。進給益封。無有不當。由益而下。爾宜欽承。可依前件。

王計除萊州刺史吳諱除蓬州刺史制

勅王計等。咸以材略。載筆從軍。藝學智謀。霈然足用。多歷年紀。備嘗艱危。進退周旋。不聞失道。司徒弘正。詳奏以聞。因以竹符。分命試吏。而萊蓬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擾其心。不奪其力。則雖華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養之。可依前件。

義武軍奏事官虞候衛紹則可檢校祕書監職如故制

勅某官衛紹則。服勤藩鎮。敷奏闕庭。奉主帥之表章。達軍府之情狀。嘉其忠効。宜可褒升。俾洽新恩。用充舊職。可依前件。

深州奏事官衛推試原王友韓季重可兼監察御史充職制

勅某官韓季重上將臨戎陪臣將命詳其奏報頗盡事情特加寵章用獎勞勩王官憲職以示兼榮可依前件

袁幹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勅安南兵馬使封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袁幹委質藩方悉知戎旅嘗驅寇盜累著功勞故命遷領郡符超升憲簡足以安荒俗耀遠人敬而承之無替前効加封州刺史

華州及陝府將士吉少華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各賜勳五轉制

勅某官吉少華等距河重鎮分陝近藩俾遏寇虞實資士旅勞旣同力賞宜徧行次第其名書于勳籍可各賜勳五轉

祭迴鵠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蜜施毗伽保義可汗之靈粵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撫有九姓制臨一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況能嚮風納款繼好息人代爲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略共清寰瀛倚爲長城永固中夏而天殲驕子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質精光於昴宿凶計云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展弔奠之禮申哀榮之恩猶有明靈當鑒誠意尙鑿

82
26-18

3



2706
2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香白

(下)

著易居白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山香白

(F)

著易居白

行發館書印務商

白香山集

卷三十五

京兆尹盧士政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中丞瀛漠二州觀察等使制

勅夫疆理天下壤制四方乘時省置何常之有故方隅未寧務先經略則專委方伯以總統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風化則並命連帥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薊一方環封千里延袤廣莫專制實難屬元改轅新帥進律因而制置以叶便宜蓋王者弛張變通之要也京兆尹盧士政為人端和為政寬簡自尹京蓋人甚便安今司徒總籍甚爾名叶從人望河間列郡乞委士政因而可之必易為理況新造之府經始之政勞倅安輯是爾所能俾珥左貂兼執中憲寵任不細勉哉是行可依前件

武寧軍軍將郭暈等五十八人加大夫賓客詹事太常卿殿中監制

勅某官某頃以齊寇發狂王師致討武寧裨將五十八人雖有元戎指蹤制勝實由衆校同心許國合力成功宜以憲秩儲寮寺卿府監舉申賞典用益勳庸可依前件

贈僕射蘇兆男三人妻兄一人並被蔡州誅戮各贈太子贊善大夫等制

勅故某官男某等淮寇之起爾陷其中能守父訓不失臣節竟遇盜臺並為鯨鯢葵將死而心傾劍雖埋而氣在毒延禦侮禍及維私將賁幽魂宜追寵命俾贈青宮之秩用申赤族之冤可依前件

王士則除右羽林大將軍制



勅羽林所設。上法星文。軍衛之中。號爲雄重。稱茲選任。不易其人。左驍衛將軍王士則。勳威之家。義方之子。發身學劍。餘力知書。早踐班榮。累參環列。職近而身彌檢慎。任久而心益恭勤。卑以自居。勞而不伐。況一備禁衛。四爲偏將。滯於久次。宜有超升。俾領上軍。仍遷右廣。統良家之騎士。訓期門之材官。寵任不輕。無墮於事。可右羽林軍大將軍。

前穀熟縣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監察御史充迴鶻使判官制

勅某官李季立。蕃國通聘。使臣告行。上請屬察。同役王命。以爾常爲令長。頗有幹能。加之恪恭。可備選擇。假威憲職。兼命邑丞。足示優榮。勉勤任使。可依前件。

李懷金等各授官制

勅博野鎮都虞候殿中監李懷金等。戮力戎行。叶謀王事。旣展扞城之効。彌彰奉國之心。不加寵榮。何勸忠勇。敬授爵命。勉思令圖。可依前件。

王日簡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勅前代州刺史代北軍使王日簡。吾聞任有才則事集。獎有勞則功勸。以日簡嘗爲代守。軍陸人安。旌効所能。可居要地。是用超登階級。遷領郡符。勵精壹意。其聽吾言。夫主憂則臣勞。時危則節見。今寇戎暴起。封域未寧。是忠臣奮奇謀。烈天展殊効之日也。朝立功而夕受賞。汝其念之哉。可德州刺史。

薛元賞可華原縣令制

勅前大理丞薛元賞。旬服之制也。樹以尹正。承以令長。上下有統。而理化行焉。以元賞前爲廷尉丞。察獄

評刑頗聞敬慎。寺卿奏課。邑宰缺員。故移欽恤之心。使布惠和之化。上承爾長。下字吾人。無或越思。而垂統理。可華原縣令。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勅。安陸古鄖國矣。介荆漢之間。承軍旅之後。宜得謹良長吏以養理之也。前相州刺史王承林。比刺安陽。勤修其職。錄勞獎善。故申命焉。況爾生勳伐之家。早階寵祿。宜自修立。以光大其門。爾當思勤儉以檢身。務廉平以臨下。率吏用禮。勸人歸農。勿愼勿桃。一遵吾之約束。可安州刺史。

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勅。東朝保傅。歷代尊宗。漢擇名儒。任先疏廣。晉求耆德。選在山濤。實資六傅之賢。用弘三善之道。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嚴綬文雅成器。恭謙致用。出領重鎮。以帥諸侯。入爲具寮。以長卿士。歷踐中外。備嘗艱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況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時。是謂教誨之人。可領調護之任。由保遷傅。爾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源寂可安王府長史制

勅。義成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員外源寂。早膺慰薦。累展才能。謀畫有終。恭勤無怠。守臣推善。列狀升聞。可使東帶立朝廷。曳裾遊藩邸。俾從賓佐。入補王宮。

鄭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勅。鄭滑觀察推官試太子通事舍人鄭枋。名列士林。職參軍府。修身無闕。從事有勞。旣展効於卽戎。宜試

能而補吏。俾之糾邑。庶有可觀。可依前件。

喬弁可巴州刺史制

勅。權知巴州刺史喬弁。前假竹符。俾臨巴郡。一意爲理。三年有成。州人借留。廉使置奏。旣因會課。宜及陟明。九仞之功。無虧一篑。無忤真授。而怠初心。可巴州刺史。

薛戎贈左散騎常侍制

勅。夫有名於時。有勞於國。盡忠以事上。遺愛而及下。則必生享寵祿。歿加褒崇。所以旌善人而勸來者。故浙東觀察使越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薛戎。挺英於冠族。擢秀於士林。凡踐官榮。皆著聲績。及授符節。委之察廉。自江而東。政成人久。老而將智。病且知終。方覲闕庭。而捐館舍。是用廢朝軫念。加賻申恩。俾增九原之光。追備八貂之列。可依前件。

辛弁文可淄州長山縣令制

勅。趙州臨城縣令辛弁。文旣有英材。又知臣節。遁道寇難。奔走道途。言念忠勞。宜加恩獎。俾換銅墨。移宰長山。可依前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盧濛可檢校倉部員外郎陝府院官盧台可兼侍御史鄭滑院官李克恭可試大理評事獨孤操可衛佐並依前知院事同制

勅。鹽鐵官漕運職小大遠邇。羅布於四方。自丞相播兼領以來。而撮大綱。覆羣吏。職以能進。秩由課遷。法無僭差。人有懲勸。今台濛。克恭。操等咸當是舉。分命以官。勉副已知。無忝成命。可依前件。

王智輿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赴行營制

勅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輿李愿李愬之鎮武寧地汝爲裨將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力獎其誠効擢授郡符海沂之間又着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提銳師往副戎律夫將之撫衆如子弟制衆之視將如父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親士卒佇翦寇戎可依前件

田羣可起復守左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兼澶州刺史制

勅前左武衛將軍田羣忠謹立身韜鈴嗣業自參戎衛尤見恭勤而燕蘇之間澶爲要郡公侯之後羣有令名俾分符竹之榮佇濟弓裘之美宜奪情禮起而用之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勅大孝存乎始終殊恩被於幽顯追榮之命安可廢耶戶部尚書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風範有初光塵未昧發揮婦道標表母儀施及孝孫陟於高位夫蘊德者垂裕於後揚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積慶於中故許推恩而上各從寵贈用顯貽謀可依前件

邵同貶連州司馬制

勅朝議大夫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邵同寵在專城職當守土不承制命擅赴闕庭遠越詔條叛離官次將懲慢易宜舉憲章可連州司馬仍馳驛發遣

鄭公達可陝府司馬制

勅朝議郎守原王府長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鄭公達衆推士行時許吏才自列班榮尤彰恭恪夙夜匪懈

春秋已高，宜罷曳裾之勤，往贊坐棠之理，是爲優秩，用答令名。可守陝州大都督府右司馬，散官勳賜如故。

劉泰倫可起復諫者監制

勅朝議郎前行內侍省內謁者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泰倫。古者有中涓謁者，皆侍奉親近之臣也。今之寵秩，亦由舊焉。況泰倫有行藝，可以飾身，才幹可以掌務，監臨內署，朝請中闈，謹密端和，甚宜厥職。久於其事，無之實難，宜加進秩之恩，仍舉奪情之典，勉承獎任，勿替初終。可起復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謁者百監。

王師閔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徐泗濠等州觀察判官制

初，徐泗濠等州觀察支使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騎都尉賜緋魚袋王師閔，朕以師律授智輿，智輿以軍書辟師閔，才旣爲知己，用官不俟滿歲遷，所以使能而責理也。然則贊廉察，安戎旅，旣命之後，吾有望於爾焉。勉副所從，佇展來効。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徐泗濠等州觀察判官，勳賜如故。

薛從可右清道率府倉曹制

勅三品子薛從，惟汝父平守吾藩鎮，能以忠力殄寇安人，疇庸旣以啓封，延賞亦宜及嗣。勉承義訓，無忝寵章。可朝散郎，行右清道率府倉曹參軍。

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度行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史大

夫中丞侍御史制

勅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勳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某官高從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賊徒。連告戎捷。超榮速賞。爾實當之。故視軍功。遞遷憲秩。破竹之勢。其思有終。可依前件。

故奉天定難功臣試殿中監陳日榮等一十二人可贈商鄧唐隋等州刺史制

勅春秋崇褒善之義。國家厚追榮之寵。其身歿而名不殞。時去而恩未及者。大司馬得稽勳籍舉而行之。故某官某某等凡十三人。按狀徵書。宜加寵命。飾終之典。其可廢乎。可依前件。

段斌宗惟明等除檢校大理太僕卿制

勅義武軍節度都押衙兼侍御史段斌。銜前虞候。檢校太子賓客宗惟明等。寇虞未平。將校方用。宜以爵賞。勤其忠勞。而斌奔命獻俘。惟明奉章告捷。各勤乃事。咸造於庭。並加寵榮。以示優獎。斌可試太僕卿。依前兼侍御史。惟明可檢校大理卿。餘各如故。

戶部尙書楊於陵祖故奉先縣主簿楊冠俗可贈吏部郎中於陵奏請迴贈制

勅故某官楊冠俗。貽厥孫謀。垂裕後世。揚其祖美。不忘先也。以冠俗之棲遲下位。道屈於時。以於陵之光大其門。慶鍾於後生。不逮事。歿有追榮。宜加義率之心。用舉飾終之典。可贈吏部郎中。

故光祿卿致仕李恕贈右散騎常侍制

勅故某官某國之老子。藩臣之兄。嘗列棘以承家。竟懸車而捐館。生加爵寵。歿及褒榮。茲惟舊章。用慰幽

夢。

劉悟妻馮氏可封長樂郡夫人

勅。古者有策名命婦。賜號夫人。蓋積善於閨門。而受封於國邑也。澤潞節度使劉悟妻馮氏。傳芳茂族。作合良臣。成此忠貞之功。因於輔佐之力。禮從夫貴。慶叶家肥。俾開大郡之封。以正小君之命。可封長樂郡夫人。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勅。某官某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稟命元戎。服勤王事。或千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倚爲肘腋。歷年月。積成勤勞。不加寵榮。何勸忠効。並命憲職。宜敬承之。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兗州縣尉制

勅。乃者魏兗二師。以田夷吾曹璠善屬文。貢置闕下。有司奏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員外。衣錦歸去。以文得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樓煩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授東畿防禦巡官制

勅。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蘭錡。或典校蓬山。各從所知。將展其用。夫司牧坰野。備禦都畿。所以班馬政而遏寇虜也。茲皆重務。爾勉贊之。可依前件。

李勣李愿薛平王潛馬摠孔戡崔能李翱李文悅咸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勅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褒德。有以序勳。聳善興功。實由茲道。而某官李翹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條。共分憂寄。有勞於事。無怠於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於休。可依前件。

故工部尙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勅。故某官杜羔。生於士族。發爲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學政事。出於餘力。自立朝右。藹然素風。司諫平刑。駁議廉問。凡所踐歷。不懈於位。以年致政。以疾就第。出處進退。皆叶時中。遽此淪謝。惻惻輿念。夫生有榮祿。歿有寵贈。所以極君道。厚時風。亦望人有始卒之義也。宜追端揆。以申褒飾。猶有精爽。知吾不忘。可贈尙書右僕射。

幽州兵馬使劉悚除左驍衛將軍制

勅。某官劉悚。夙負氣概。早習騎射。才推燕趙之士。學究孫吳之書。加以忠厚。可當任用。況有令弟。爲吾信臣。節着艱貞。情鍾友愛。夫寵寄於外。莫重於藩垣。委任於中。莫親於禁衛。加此一職。寵示二人。豈不爲榮。季出叔處。可左驍衛將軍。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劉令璆除工部尙書致仕制

勅。某官劉令璆。勳伐之家。弓裘之嗣。嘗修戎職。亦領郡符。迨此遲暮。知有止足。夫壯而奮發。以忠事國。老而知退。以道安身。人所難能。理宜嘉尙。俾超崇秩。以寵高年。可工部尙書致仕。

盧衆等除御史評事制

勅幽州節度判官盧衆等。幽薊重鎮。盧龍舊軍。是吾北門。委在上將。實資寮佐。以濟謀猷。爾等或參務戎旂。或專奏記。俱因事任。各展才能。而御史府官庭尉寺吏用申褒獎。以勸忠勤。勉奉元戎。佇成嘉績。

張偉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賓客詹事等制

勅盧龍軍押衙兵馬使什將隨軍某等。夫爵賞行於上。則忠勞勸於下。有國之典。其可廢乎。吾思薊師自將及吏。合聚衆力。鎮寧一方。縣以歲年。積成勤効。今以朝右貴秩。宮坊清班。舉爲寵章。用申酬獎。

梁瓌等六人除范陽管內州判司縣尉制

勅盧龍軍節度要藉梁瓌等。咸以幹能。早膺任使。各參軍要。同濟戎功。言念恭勤。宜加優獎。郡掾邑佐。分而命之。仍兼舊職。勉申來効。可依前件。

渤海王子加官制

勅渤海王子舉國內屬。遣子來朝。祇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修職貢。出錫爵秩。茲惟舊典。舉而行之。

石士儉授龍州刺史制

勅石士儉。東川帥涯。上言。士儉久習武藝。兼通吏事。可使爲郡。責成其功。吾聞江油巴夷雜處。勿以遐陋。而忘緝綏。奉法愛人。無負知己。可龍州刺史。

韓葦授尙輦奉御制

勅韓葦。局分六尙。職奉七輦。茲惟優秩。列在通班。以爾立身。頗恭守事。甚謹宜有所獎。可升於朝。可尙輦奉御。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勅孟存嘗參劇務亦牧疲人咸有能名得於主師三蜀征鎮屯於成都雖有忠實委爲尹正至於贊修庶務通統諸曹承而貳之實資亞理勉勤厥職無累所知可成都府少尹

杜元穎等賜勳制

勅中書舍人杜元穎等有位於朝有勞於事不加慶賜何勸恪勤宜各策名列於勳籍可依前件

商州壽州將士等賜勳制

勅某官某等大勳者所以馭責敍勞亢身庇族非因大慶不降殊恩爾皆委質從軍服勤事國宜按勳籍分而賜之可依前件

內侍楊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勅楊志和等咸分要職列在內司慎靜檢身恭勤守事宜以章綬命爲大夫佩服寵光爾無失墜可依前件

內常侍趙弘亮加勳制

勅內常侍趙弘亮等列名禁籍祇命宮闈多歷歲時積成勞効宜加勳賞以洽恩榮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勅烏行初重胤之子早稟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賞延之典本勸忠勳環衛之官兼資慎擇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衛曹參軍

烏重胤妻張氏封鄆國夫人制

勅古者夫爲大夫，則妻爲命婦。況在小君之位，未加大國之封，豈有唯廢徽章，抑亦無勸忠力也。某官某妻某氏，以鴈鳩之德，作合邦君，輔成勳猷，馴致爵位。雖從夫貴，未授國封。今以南陽本邦善地，錫爲湯沐，加號夫人。茲乃殊榮，足光閨闈，可封鄆國夫人。

卷三十六

鎮州軍將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賊中誅囚並死各贈官及優卹子孫制

勅朕常思鎮冀之間，弔伐之際，有仗順死義不吾聞者，因命弘正列狀以聞，而某官王怡等頃陷艱虞，思伸忠効，或名節將立，併命於幽憂，或義烈臨奮，失身於戮辱，履危如虎尾，視死如鴻毛，若無褒揚，何勸天下。旣降飾終之命，仍知身後之禮，追榮延寵，有越常倫。冀使死節之魂，忠憤之骨，知我憐憫，歿無恨焉。怡可贈左僕射，序可贈給事中。

武寧軍陣亡大將軍李自明贈濠州刺史制

勅王師之討蔡平鄆也，自明爲武寧裨將，隸於元戎，凡所指蹤，必先致命。三軍之士，於今稱之，有勞未圖，無祿早代，生不及賞，歿而加恩。庶使猛將義夫聞而勸，相曰死猶不忘，況生者乎。可贈濠州刺史。

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勅前度支河北權鹽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郎中使持節貝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

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辯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宜求幹敏之才，以爲之貳。而弘泰頃分權務，兼撫郡民，當軍興之時，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專委。勉膺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散官勳賜如故。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勅。通議大夫使持節儀州諸軍事儀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李昌元。弓裘令子，疆場勞臣，能讀父書，甚識戎事，每在戰陣，未嘗無功，及委蕃條，亦聞有政，而知臣者君也，賞勞者爵也，亞相之秩，威重寵崇，加乎爾身，以勸能者，可兼御史大夫，餘如故。

田穎可亳州刺史制。

勅。正議大夫前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洛州諸軍事兼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田穎。自別屯將壘，專領郡城，而能勤恤師人，與之勞逸，故臨戎則士樂爲用，撫下而衆知嚮方，忠勳旣彰，能政亦着，牧守之選，吾所重之，譙鄴之間，人亦勞止，授爾印綬，往勞來之，宜推前心，佇立後効，可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兼亳州刺史御史大夫本州團練使鎮遏使散官勳賜如故。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勅。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爲我良臣，而皆茂著才名，榮居爵位，永言聖善，宜及顯揚，俾追啓邑之封式，表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李佑授晉州刺史制。

勅。牧守之官。與吾共理。下之安否。繫乎其人。必稽前功。方降是命。某官李佑。夙負材器。累經任用。當領軍郡。頗著政聲。而平陽舊郡。近罷征鎮。土疆事物。既廣且殷。藉爾良能。爲予撫字。夫均其征役。簡其科禁。謹身省事。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是也。往弘是道。以康晉人。可依前件。

武寧軍將王昌涉等授官制

勅。王昌涉等。早以材力。召募從軍。元和已來。南征北伐。咸有勞績。著於一時。主帥上聞。乞加褒賞。故以寺卿憲職。序而寵之。無業前功。在申後効。可依前件。

馬摠亡祖母韋氏贈夫人制

某勅。官馬摠。亡祖母韋氏。播茲懿範。貽厥嘉謀。施及孝孫。實居貴任。將明餘慶。其在追榮。不唯垂裕後昆。抑亦光昭幽壤。宜降封丘之命。以慰令伯之心。可贈某夫人。

路貫等授桂州判官制

勅。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之要。掌在賓寮。貫等以文行修身。以智謀從事。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父安。實在參贊。宜及寵命。以光所從。可依前件。

駙馬都尉鄭何除右衛將軍制

勅。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徽道。統茲驕吏。其屬親賢。某官鄭何。擢秀士林。挺質公器。以貞和陶其性。以禮樂文其身。善積德門。慶連戚里。況久踐名職。累著聲猷。念舊獎能。宜加榮寵。環列之尹。不易其人。俾宣力於爪牙。不失親於肺腑。可右衛將軍。餘如故。

封太和長公主制

勅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女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禮。故組紉有常訓。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睿肅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可封某公主。

宋朝榮加常侍制

勅河東節度都押衙試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宋朝榮。嘗因戰功。擢領邊郡。揆能適用。故有轉遷。龍樓上寮。牙門右職。雖有兼命。未表殊恩。宜加騎省之榮。不改憲臺之重。以茲寵任。足報忠勳。爾其敬承。無廢乃力。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贈陣亡軍將等刺史制

勅故某官某等。王師問罪。至於淄青。爾等同執干戈。親當矢石。忠而盡瘁。勇以亡身。或退卒於師。或進歿於戰。俱死王事。深惻朕心。念捐軀於軍前。宜追命於泉下。郡守之貴。以示褒榮。可依前件。

諸道軍將等授官制

勅平齊之役也。諸軍指期。衆校合戰。某官等各輸戮勇。同樹勳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愧臨時之賞。故於獎授。有所超遷。朝右貴班。宮坊清秩。或參憲處。分以命之。庶知我心。不忘忠力。可依前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孺等制

勅某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延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有所修立。稟於義方。自當褒升。況密慶澤。俾舉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猶子

愛塔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獎。可依前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卿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勅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權之入迴紇也。爾等參議使軍用。抵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跋涉之勤焉。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宮坊府邸之列。舉爲賓典。分以寵之。辯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勅。虢州司戶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曖昧。今聞修省。善亦昭彰。況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張惟素亡祖紘贈戶部郎中制

勅。右散騎常侍張惟素。亡祖某縣令某。德合上玄。才終下位。命屈於當代。慶流於後昆。故其孝孫。實登貴仕。經曰。無念爾祖。詩曰。貽厥孫謀。此言孫之謀能顯揚其先。祖之德能垂裕於後也。不追榮於列宿。旌精德於太丘。可贈戶部郎中。

興州刺史鄭公達授王府長史李循授興州刺史同制

勅。鄭公達等。或以行稱。或以才舉。進修所致。班秩不卑。改命序遷。各適其用。且乘朱輪於郡邸。曳長裾於王門。士子名官至斯。亦不爲不遇也。立朝案部。各敬爾官。可依前件。

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勅。審材之要。考察爲先。吾之於人。試可乃用。李正卿。頗闕吏道。恩假郡符。畏法愛人。善於其職。夫速旌其

能則吏勸。久於其政則化成。未可轉就。就加真秩。爾吾知獎。無怠始終。可陵州刺史。

知渭橋院官蘇洌授員郎外依前職前進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勅某官蘇洌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稱職主者上聞績既有成賞安可闕。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藉名太常著其令聞。及此慰薦一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榮。同以褒獎。臺官校職。爾各欽承。可依前件。

湖南都押衙監察御史王瓘可郴州司馬依舊職制

勅某官王瓘郡司馬之官秩祿頗厚。凡在戎行有軍課者多兼命以優寵焉。而瓘以鞭弭橐鞬從事征鎮。前後主帥咸稱有功。宜加新命。仍率舊職。蓋欲旌往勞而責來効也。爾其勉之。可兼郴州司馬。

安南告捷軍將黃士儉授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制

勅某官黃士儉戎首來降。陪臣告捷。服勤靡盬。將命無違。宜以恩榮獎其勞效。貴階崇秩。兼而寵之。可依前件。

王鑑可刑部員外郎制

勅刑曹郎缺。朕詔執事。擇可以善於其職者。而殿中侍御史王鑑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鞠庶獄。多叶平允。加以溫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敬乃職。

京兆府司錄參軍孫簡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判南節度判官浙東判官試大治評事韓伋可殿中侍御史巡官試正字晁朴可試協律郎充推官同制

勅某官孫簡等凡使府之制。量職之輕重。以命官。揆時之遠近。以進秩。俾等衰有常序。遷次有常程。勞逸

均而名分定矣。簡自登憲司佐相幕府。暨糾天府。皆有可稱。而依等亦以文學發身。謀畫効用。荆陽浙右。實籍賓寮。況今之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慎爾職事。爾無自輕。可依前件。

冀州奏事官田練可冀州司馬兼殿中侍御史制

勅某官田練幹敏立身。公勤濟事。奉州將之手疏。達軍人之血誠。念其忠勞。宜有寵擢。假憲名於殿內。遷郡秩於治中。茲謂兼榮。爾其敬受。可依前件。

薛常颺可邢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制

勅新授深州刺史薛常颺。平蔡之役。常領偏師。實立勳勞。遂膺寵任。今屬方隅多故。將守用能。宜以颺之長材。居邢之要地。故命魚符。換郡熊軾。移轅。夫事至而功成。時來而節見。此忠良之事業也。爾其念之哉。可依前件。

牛元翼可檢校左散騎常侍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勅某官兼御史中丞權知深州事牛元翼。命官之要。凡試吏者。必俟成効。然後卽真。而元翼有理戎之才。扞城之略。權領軍郡。能修武經。士樂人安。厥有成績。是用假威臺憲。真拜郡符。仍以金貂。示其兼寵。吾聞忠臣立節。烈士垂名。其要無他。得時而已。勉竭材力。副予斯言。可依前件。

王衆仲可衡州刺史制

勅前虔州刺史王衆仲。聚學修身。由文飾吏。累經任使。頗著良能。前牧南康。亦聞有政。宜新印綬。載領藩條。而衡湘之間。蠻越雜處。無以俗陋。不慎乃事。無以地遠。而怠厥心。副吾陟明。俟汝奏課。可依前件。

田盛可金吾將軍勾當左街事制

勅右金吾衛將軍田盛。夫仕宦至執金吾。古今所榮重也。而盛生勳德門。有文武略。居貴介而無佚。領誰何而有勞。言念徵巡之功。宜及轉遷之命。處左攝事。以表使能。可依前件。

陳楚男王府諮議參軍君賞可定州長史兼御史軍中驅使制

勅。某官陳君賞。夙承義訓。幼事令聞。專繼弓裘之名。通知軍旅之事。因仍憲職。兼佐郡符。敬服寵章。勉從任使。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勅。太子左諭德崔承寵。早登班級。亟換星霜。自陳力於貴朝。屢奉辭於外國。職因事博。績以勞成。就列宮坊。旣申贊諭之美。分符郡邸。佇聞刺舉之能。宜勵公心。愜承寵命。

前貝州刺史崔鴻可重授貝州刺史制

勅。前貝州刺史崔鴻。嘗牧貝丘。能修其職。及辭印綬。頗有去思。相時之宜。從人之望。俾換新命。再臨舊邦。沉聞貯蓄時材。諳詳物務。而方州思理。侯伯薦能。勉勤爲政之心。勿忝知人之舉。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勅。前吉州刺史李繁。累奉藩條。皆奏課第。故移縉雲之政。俾牧廬陵之人。雖降璽書。未臨郡邸。屬魚章改造。熊軾追還。事旣謀新。職宜仍舊。勉率分憂之任。庶成來暮之謠。

瀛漢州都虞侯萬重皓可坊州司馬制

勅某官萬重誥。嘗資武力。早備戎行。頗歷艱虞。亦聞勤効。而藩隅未靖。遷轉從宜。言念前勞。宜加優秩。可坊州司馬。

崔墉可河南府法曹參軍制

勅。鄆曹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裊行崔墉。文行飾躬。公清奉職。士林推美。藩府薦能。軍旅之間。久資其用。忠勤之後。不殞其名。宜拔才於功臣。俾試吏於府掾。可依前件。

前河陽節度使魏義通授右龍武軍統軍前泗州刺史李進賢授右驍衛將軍並檢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

勅。夫文武之才。內外迭用。軍國之任。出入遞遷。斯所以優勳賢而均勞逸也。某官魏義通。以戎功積久。榮委旌旄。某官李進賢。以軍課居多。寵分符竹。各勤其職。咸用所長。是以河陽三城鎮靜而不擾。泗濱一郡緝理而有勞。我有禁軍。爾宜分領。親信則倚爲心膂。動用則張爲爪牙。苟非其人。不付此任。咸假貂蟬之貴。仍兼憲職之勞。勉哉二臣。無替一志。可依前件。

李玄成等授官制

勅。黔州觀察使與度支使言玄成等。或蘊蓄能才。咨謀是籍。或分領劇務。課績有成。並可奏書。各遷憲職。勉勤乃事。無忝所知。可依前件。

馬摠准制追贈亡父請迴贈亡祖制

勅。夫積善者慶鍾於後。顯揚者光昭於先。而摠貴爲邦君。授爲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表章。

有所陳乞。朕念其祖德。褒以臺郎。所以復陳寔必與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兩無恨焉。可贈某官。

權知朔州刺史樂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勅樂璘專習武經。旁通吏道。試補郡守。以觀其能。連帥上聞。果副所舉。夫審官之要在因其所長而任之。則政速成而化易就也。才既試可。官宜卽真。何以寵之。就加憲職。可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神策軍推官田鑄加官制

勅田鑄官列環衛。職參禁軍。慎檢有聞。恭勤無怠。願是勞効。例當轉遷。郡佐官寮。以示兼寵。

裴敞授昭義軍判官裴侔授義成軍判官各轉官制

勅裴敞等。昭義義成。今之重鎮。實藉資介。以參謀猷。而二帥皆勤於奉公。精於辟土。度才而授職。循序而請官。頗合所宜。咸可其奏。可依前件。

雲州刺史高榮朝除太子賓客河東都押衙制

勅高榮朝常領銳師。入攻堅寇。因累獎賞。位至專城。才有所長。宜遷戎職。功不可忘。兼進榮班。勉事元戎。無替勞効。

韋綬等賜爵制

勅韋綬等。去年春夏。同奉寢園。事集禮成。副吾哀敬。宜加封爵。以報恪勤。可依前件。

烏重明等贈官制

勅故某官烏重明等。夫生樹功勳。歿加褒飾。有國之常典也。重明等在興元初。常執勤於奉天。策勳爲定。難無祿卽代。有勞未圖。星歲屢遷。光塵不昧。聞轉之念。予心曷忘。俾慰幽泉。各追顯秩。可依前件。

羽林龍武等軍將士各加改轉制

勅。夫軍衛警則內外嚴。爵賞明則忠勤勸。爾等咸以材力列於禁營。屬去年已來。屢陳儀仗。雖加賜與。未答勤勞。因詔有司。舉行賞典。吾匪虛授。爾宜敬承文武班資。各從序進。可依前件。

新羅賀正使金良忠授官歸國制

勅。新羅使倉部郎中金良忠等。朕以文明御時。以仁信柔遠。聲教所及。駿奔而來。況溟漲一隅。舟航萬里。爾慕我化。我圖爾勞。隨其等倫。命以寵秩。無替前勳。永爲外臣。可依前件。

卷三十七

除裴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門下。朕開后德。惟臣良臣。惟聖在太宗時。實有房杜。贊貞觀之業。在玄宗時。實有姚宋。輔開元之化。咸克佑我烈祖。格於皇天。朕祇奉丕圖。懋繼前烈。思欲貞百度。和萬邦。建中於人。垂拱而理。永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誠感通。上帝眷祐。果賴良弼。輔予一人。正譏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瑄。器得天爵。文爲國華。行有根源。詞無枝葉。忠敬恭順。貫之以誠心。方潔貞廉。輔之以通識。玉立不倚。金扣有聲。泊內掌綸言。密參樞務。嚴重有大臣之體。溫雅秉君子之文。每獻納之時。動有直氣。當顛訪之際。言

無憚情。遠圖是經。大事能斷。匡予不逮。時乃之功。及領他官。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投利刃而皆
盡。委發絲而必理。歷試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樞。以副僉望。夫宰輔者。下執邦柄。上代天工。爲國蒼龜。注
入耳目。爾尙降乃德。以親百姓。廣乃志。以序九流。匡朕心。以清化源。從人欲。以致和氣。予欲宣力。汝爲股
肱。予欲詢謀。汝爲心膂。予遠望於汝。勿謂不從。汝逆言於朕心。必求諸道。獨立勿懼。直躬而行。明聽斯
言。敬踐乃位。嗚呼。罔俾房宋。專美於前。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除段祐檢校兵部尙書右神策軍大將軍制

門下爲君之心。惟功勞是念。有國之典。以賞勸爲先。其有輯睦師徒。保綏黎庶。盡勤王之節。建護塞之勳。
則宜進以官常。委之軍要。兼文武之秩。參內外之榮。斯所以彰念功而明懋賞也。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
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鴈門郡開國公。段祐。早膺事任。累著公忠。名因義聞。位以勤致。自分戎閫。實控塞門。明舉武經。
大修邊備。士卒有勇。保障無虞。虜不近邊。農皆狎野。展執珪之勤禮。瀝懋闕之深誠。方圖爾勞。且遂其志。
夫六官庇職。大司馬列於前。二廣分師。上將軍處其右。長夏官以率屬。領環衛而拱宸。苟非信臣。安可兼
委。嘉乃實効。副予虛求。將慎重其腹心。宜進登於喉舌。敬服休命。勉揚令圖。可檢校兵部尙書右神策軍
步軍大將軍知軍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趙昌檢校吏部尙書兼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以尙齒尊賢爲體。以念功任舊爲心。況文武之才有以兼備。則中外之職所宜迭居。所以寵舊

勤而優者德者也。前荆南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趙昌聚學飾身修誠致用久膺事任累著勳猷統護交州威惠之聲克振鎮臨南海撫循之政有經自移部荆門馳心魏闕增修職貢益勵忠勤爰舉寵章用旌茂績夫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才冠六卿然後能紀綱會府惟爾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間宜增喉舌之榮以崇羽翼之任服我休命其惟懋哉可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鄭綱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之宜見可卽升知否則捨茲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陽武縣國侯鄭綱早以令聞入參禁署永惟勤績出授台司期爾有終匡予不逮歲月滋久謀猷審微罔清淨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鬱皇猷宜副羣情罷茲樞務朕以其久居內職累事先朝思厚君臣貴令終始俾就優閑之秩用申寬大之恩可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職參揆務權摠戎麾必惟其人乃授斯柄自非望崇垣翰功著旂常則何以副儀形之求稱節制之任我有休命爾其敬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邢國公食邑三千戶程執恭義勇立身忠懋成性聚爲事業發爲勳猷歷事先朝久專外闔殿邦而山岳比鎮奉國而金石爲心勳修武經居有循化洎

執珪入覲。班瑞言旋。忠懇內激於心誠。恭順外形於詞氣。爰舉疇庸之典。稍增命秩之榮。方圖前勞。且有後命。朕思安封域。望在勳賢。任既切於腹心。位猶輕於喉舌。以守土勤王之効。雖進官封。念來朝述職之忠。未加寵數。特升右揆。俾在中樞。勉終永圖。無替成績。可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

除王儼檢校戶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

門下。靜邊之要。選將爲先。夫有統馭之才。然後授以節制之任。有撫備之略。然後鎮以夷夏之衝。期乎攘邊寇虞。慎固封域。今予命爾。時謂得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刑部尚書兼右衛上將軍寧塞郡王食實封二百五十戶王儼。忠厚立誠。果斷効用。慎始終而行。有枝葉踐夷險而道無磷緇。早練武經。累從軍職。傾逢多壘。實佐元戎。節著臨危。功參定難。位由勞致。名以忠聞。自列六卿。且司七萃。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宜申命於北轅。俾遏戎於南牧。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勳秩以褒舊功。中簡朕心。外諧僉議。況五原重鎮。諸夏長城。修戎政。莫先於威聲。牧邊民。莫尚於惠實。師雜昆夷之悍。訓必在和。地爲獯虜之鄰。撫宜以信。勉率是道。往分朕憂。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委望斯在。爾其聽之。可檢校戶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朔方靈鹽定遼城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賜上柱國散官封實。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除閻巨源充邪寧節度使制

門下。華夷要地。實爲蕃漢。鉄鉞重柄。必授忠實。况乎犄角諸軍。金湯中夏。有坐甲護邊之旅。任切於捐循。有引弓犯塞之虞。寄深於備禦。內作心腹。外張爪牙。苟非信臣。不在茲選。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尚書右僕射兼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戶閻巨源備知虜態明練兵符永惟頗牧之能宜授邠邪之寄長南宮而遷左揆壯西郊而委中權旣圖前勞且佇來効於戲十聯之帥可以觀政萬夫之長可以樹勳勉弘令猷副我休命可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慶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留後制

門下議事以制擇善而行是適變通庶臻康濟此王者所以弘德而息人也況閭外重寄淮右成師建有德以統藩方擢有才以領留府抑惟令典今舉行之彰義軍馬軍先鋒兵馬使正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申州諸軍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會稽郡王吳少陽忠勞許國貴介承家蓄武略於韜鈴宣吏能於符竹屬元戎旣歿謀帥其難朕將選衆以升試可而用推掌戎務已逾歲時而能和輯師人勤修士貢布寬簡有恆之政動悅人情守恭順不踰之心靜俟君命有嘉大節可假中權宜進列於貂蟬俾增威於貔武仍加勳秩式茂寵章嗚呼重觀其能我故委之留事載佇其効爾宜勉於後圖敬思是言往率乃職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蔡州諸軍事權知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申光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

門下臣之節極乎忠功君之柄先乎爵賞欲忠者之克懋也故爵有加等欲功者之速勸也故賞不逾時古先哲王實用茲道今我命爾因其舊章橫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冠軍大

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邢國公程執恭業傳將略名在勳籍。蘊天爵以修己忠孝兩全。竭臣節而事君。夷險一致。紀綱我列郡。節制我成師。動揚休聲。靜著茂實。自合符徵。旅奔命出疆。暴露歷於三時。供億出於二郡。整衆而身。作師律。伐謀而心。爲戰鋒。服金革而無辭。當矢石而有勇。雨晦識雞鳴之信。風高見隼擊之威。遠略旣申。茂勳方集。朕以恆陽之衆。蠢爾無知。毆彼生人。致之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與其傷和而濟功。曷若舍垢而修德。旣罷師旅。爰圖勤勞。効且居多。賞宜從重。俾自夏官之長。特升右揆之崇。獎忠勸功。於是乎在。承我休命。爾其欽哉。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

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朕每三復。安得循吏。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有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並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戶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員外郎某可。某州刺史。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代。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夫佐天子。變理陰陽。平章法度。登進賢哲。外撫夷狄。內安元和。使百官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朕思得良弼。馴致此道。咨予命汝。其殆庶乎。某官張弘靖。惟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咸有成績。書於旂常。爾有忠正恭肅。文以禮樂。日濟其美。振揚家聲。一時之人。謂之才子。亟登清貫。益著令聞。洎出刺陝。

部。移鎮蒲坂。政不苛細。甚得人心。寮吏將卒。皆樂爲用。清簡之化。聞于京師。由是鄭風縉衣之好。漢庭玄成之美。朝望時議。翕然與之人謀。旣同朕志。亦定。乃用登爾于左輔。授爾以大政。尙克欽乃嘉命。業乃代官。竭其股肱。服我前訓。嗚呼。三代爲相。邦家之光。爾其念哉。無替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閭闔風至。太白星高。謀帥護邊。國之大計。某官范希朝。忠貞勤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邊列鎮三四。若有搃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護諸將。歲一巡邊。乘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戰而去。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有朔方之勞。有振武之効。功在疆場。名聞羌戎。惟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諮稟。倚望如右。可不慎歟。可充京西都統。

贈吉甫先父官并與一子官制

勅某官李吉甫。出入將相。迨今七載。而能修庶職。敍彝倫。毗予一人。以底於道。夙夜不怠。厥功茂焉。夫忠於君者。教本於親。寵其身者。賞延於嗣。於是乎有飾終之命。有任子之恩。所以感人心而勸臣節也。惟茲舊典。可舉而行。

除李絳平章事制

昔在堯舜聰明。文思尙賴。良臣實相以濟。况朕薄德。不逮先王。是用急疾於求賢。置之於左右。俾承弼納。壽以匡不逮。言雖逆耳。必求諸道。事苟利人。咸可其奏。茲足以宣股肱之力。成天下之務。歷選多士。爰得

良輔。乃降厥命。其聽之哉。某官李絳齊莊嚴重。內明外直。進退舉措。有大臣體。自參內職。每備顧問。忠
之操。終然不渝。及貳地官。專領財賦。未逾周月。亦有成績。歷試多可。人望攸歸。俾登中樞。無易絳者。於戲。
爾有以文學入仕。以正直奉上。才膺大用。職亦屢遷。十年之間。位至丞相。可以報國。在乎匪躬。欽哉懋哉。
無忝朕命。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

梁宋之交。水陸合會。人雜難理。軍暴難戢。因變肆亂。往往有焉。唯此一方。朕常憂慮。今有良帥。鎮而撫之。
政立功成。宜舉賞典。某官韓弘。以長材大略。作我藩臣。本於忠力。輔以政理。自分闡寄。在浚之郊。嚴貞師
律。恭守朝憲。訓兵積粟。明罰信賞。軍和食足。禮節並行。河南晏如。於茲一紀。是則有大勳於國。有大惠於
人。會課義功。無出其右。夫有過人之効。則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賞一人而天下勸者。用此道也。可
不務乎。是用建於上公。授之眞食。以示殊寵。以旌殊績。欽我休命。子孫其保之。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典麗。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况中立不倚。道
直氣平。介然風規。有光近侍。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眞授。可中書舍人。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

左補闕翰林學士蕭俛。頃居諫列。職司其憂。夙夜孜孜。拾遺左右。朕嘉乃志。遷在內庭。自參密近。益見忠
諫。終始不替。尤足多之。記事之官。一時清選。俾膺是命。以弘勸獎。可守起居舍人。依前件。

除崔羣中書舍人制

庫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崔羣端厚和敏飾以文學溫溫忠敬得侍臣之風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密職久而彌精六年於茲勤亦至矣况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盡規極慮弘益居多所宜寵以正名式光禁職敬乃嘉命其惟有終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有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爲人沈實敏行寡言粲然文藻秀出於衆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洎掌功論率以直聞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職繪閣重選俯詢時議爾宜居之

授沈傅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京兆府鄠縣尉沈傅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命今茲命爾其有旨哉昔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能終之惟爾先父嘗撰建中實錄文質詳略頗得其中爾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職可左拾遺史館修撰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昔吳公袁安爲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肅馭吏教人孰能繼之我有良吏某官許孟容才志甚大言論甚高在臺閣間藹然公望嘗尹京邑觀其器用臨事能守當官敢言不吐剛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無煩碎甚合衆心及是轉遷頗有遺愛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選任必歸望實考言詢事非爾而誰不忘舊政可立新績仍以騎省申而寵之

除李程郎中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以詞學入參訓命。旋以才用出領詔條。漢東大郡。委之共理。勵精爲政。三年有成。中外序遷。朝之彝典。尙書郎缺。爾宜補之。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

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

贈高郢官制

故尙書右僕射高郢。立身從事。皆有本末。在亂不汙。可以言忠。守官不撓。可以言直。以道佐主。可以言正。以年致仕。可以言禮。有一於此。人鮮克舉。况備四者。不亦君子乎。天不憖遺。深用軫悼。宜加褒贈。以旌其風。仍俾善人。聞而知勸。可贈某官。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書舍人于尹躬。其弟臯。謨賊汙狼藉。雖無從坐之法。合當失教之責。然以典職詔命。恭勤五年。我卽念勞。爾宜思過。俾居近郡。茲謂得中。

贈裴垍官制

故太子賓客裴垍。忠正恭慎。佐予爲理。事君盡禮。徇國忘身。積憂與勞。遂成疾恙。以至淪逝。念之惻然。頃屬多故。未申禮典。永惟褒飾。寧忘於心。今則命數之間。宜從加等。庶使忠於君者。有以勸焉。可贈某官。

除軍使邢寧節度使制

金方之氣。凝爲將星。王者法天。選命豪傑。授之以鉞。拜爲將軍。以威西戎。以護中夏。而倚望若是。安可非其人哉。某官某。出忠入孝。仗信抱義。行有餘力。學劍讀書。鬱然將材。用兼文武。自領軍衛。爲我爪牙。夙夜警蹙。不懈於位。材官知訓。環列增勳。服勤五年。茲爲成績。可以移用。使之守疆。邠邪大藩。控扼胡虜。若得良將。則無外虞。知臣者君。非爾不可。仍加副相。以重是行。勉樹勤勞。式光寵擢。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

周宣。漢宣。繼之體主。一得申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號爲中興。朕嗣位以來。永鑒前烈。惟是賢俊。寤寐求思。歷選周行。乃獲時彥。宜以政柄舉而授之。某官韋貫之。溫重明正。國之公器。當官必守。臨事能斷。簡在朕志。迨今累年。乃者擢居諫司。以觀其直。出領符竹。以觀其理。煩之劇務。以觀其用。訪之大政。以觀其體。歷試必中。衆望允屬。倚之爲相。僉曰宜哉。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從諫。則聖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理化不成。恆由於此。今我與爾。永終是圖。雖休勿休。以臻其極。嗚呼。二宣之業。吾有望焉。

除拾遺監察等制

渭南縣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從吏列。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可諫執憲。佇有可稱。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古之諸侯。三載考績。選其賢者。命爲長率。所以勸功行而興理化也。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事。二美具焉。選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三。所至之部。悉心爲理。明諭朝旨。恭守詔條。謹身省事。以臨其下。政簡而肅。意誠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歎。來暮之謠。往復有政。聞於人聽。雖古循吏。蔑以加之。朕以陵陽奧壤。土廣人庶。其地有險。所寄非輕。跡其前効。可當此選。况夥歛之遺愛。尙在。吳興之新政。方播。升車便道。足慰人心。固當望風自安。計日而理。倚注於爾。往宜欽哉。

邊鎮節度使起復制

執親之喪三年。禮也。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金革之事。無避權也。忠臣不得已而從之。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塞門。忠勇威惠。合以爲用。師人悅附。戎虜畏服。迨彼諸部。聞其姓名。况歲廣屯田。日討軍實。載陳遠略。方集大勳。自罹家艱。遽致公政。茹荼銜恤。已過旬時。而軍旅不可以無帥。疆場不可以無主。且慮人慢。或生戎心。蓋臣節大於孝思。王事急於情禮。捨輕從重。徇公滅私。變而通之。正在於此。俾加戎秩。用護封邊。往服舊職。無違朕命。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先王所以匡飾天下也。有其忠勞輸於國。惠澤及於人。高位厚賞。朕無所愛。某官任迪簡。頃以本鎮元戎來朝。俾佐師律。實掌留務。屬偏裨不軌。誘動軍部。亂行忤命。至於再三。而迪簡冒白刃於戎首。置赤心於人腹。挺身誓衆。罔不率從。羣情旣歸。因命爲帥。况閭閻蕩析。倉廩匱竭。野有餓殍。軍無見糧。又能推恩信以結衆心。率勤儉以勸生業。士旅悅附。流庸思歸。周月之間。泰然安堵。開置

幕府叶和親鄰。俾予無憂。時乃之力。夫爲將守立功如斯。不加爵賞。何勸來者。建官惟百。端揆長之。自非勳賢不在此選。以是加等之命。寵乃殊常之績。俾增威於閫外。仍就拜於軍中。爾其欽哉。無替厥命。

除常侍制

某官某往以強毅剛直見稱於時。擢在佐曹。俾之殿議。旋以言動小有過差。左遷遠藩。亦聞有政。雖經三黜。僅歷二紀。而堅直之氣終然不渝。人之所難。亦足嘉尚。宜可束帶立之於朝。正色讜言。時有所取。俾登西掖。仍珥右貂。從容前後。以備顧問。

除裴武太府卿制

聚九州之賦。辯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爲主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某官裴武。有通敏之識。有倚辯之才。以茲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務。罔不勵精。累有勤績。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國用所資。若非使能。何以集事。俾昇顯列。仍委劇務。爾宜率其官屬。欽乃職司。會努藏出入之要。修權量平校之法。以遵成式。無使改易。謹而守之。斯爲稱職。

卷三十八

杜佑致仕制

勅。盡悴事君。明哲保身。進退始終。不失其道。自非賢達。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長才名略。爲國元臣。歷事四朝。殆逾三紀。出專征鎮。爲諸侯帥。入贊台衮。爲王室輔。嘉猷茂績。中外洽聞。寵任旣崇。勤勞

亦至頃以年登致仕。退請懸車。方深倚注。久未得謝。勉就牽率。迨茲累年。今抗疏披誠。至於數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期於必遂。理不可奪。守冲知止。佑實有焉。賢哉大夫。今古同道。宜從優異之命。表褒崇之禮。尚資著望。俾傳東朝。時太子太師致仕。如天氣晴和。亦任朝謁。昔祁奚申叔。皆就請老。國有大事。入議否臧。忠臣愛居。豈必在位。永觀前事。期副茲懷。

鄭涵等太常博士制

某官鄭涵等。並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輩流之間。頗爲淹滯。况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疑。中外諡議。或褒貶不決。爾爲博士。皆得正之。所任非輕。各敬乃事。並可太常博士。

除韓臯東都留守制

國之都府。半在東周。未遑時巡。方委留鎮。非位望崇盛。加之勳舊者。則不足以允僉屬而副重寄也。刑部尙書韓臯。名德之後。鬱然公才。正行通規。貫於終始。累遷臺府。連鎮藩維。入修職業。出樹風聲。故事遺愛。著聞中外。况一登朝序。殆三十年。舊德耆望。無居其右。俾又東夏。僉以爲然。乃加冢卿。以示崇寵。敬服嘉命。永孚於休。可檢校吏部尙書東都留守。

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沈實堅峻。文以禮樂。行成於內。移用於官。公直之聲。滿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修乃官。無替厥問。可禮部侍郎。

郎餘如故。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

庶官之政得人則舉。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修者。其斯任之謂歟。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譴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於朝端。况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直而不綏。威而不猛。不附上以急下。不犯弱以達強。率是而行。號爲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杜羔除戶部郎中制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前萬年縣令杜羔等。頃自郎署分宰京邑。而長吏待之。小乖常禮。雖同辭託。故動未得中。然遠聆以退。道不失正。各從免職。亦旣踰時。况文行政能。皆推於衆。詢諸時議。宜有遷授。尙書郎缺。方選才良。憲部人曹。俾膺並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戶部郎中。

京兆少尹辛祕可汝州刺史制

京兆少尹辛祕。頃守吳興。時逢擾亂。安人殄寇。節効可稱。出倅戎車。入貳京輦。亦有政績。著於官常。今以汝汾軍郡之大。方求良吏。委之分憂。詢事考能。爾當其選。往卽乃士。以舒吾人。可汝州刺史。

除李遜京兆尹制

近歲京兆長吏數遷。誠不便時。抑有其故。或鈐鍵不謹。吏緣爲姦。或鉤距太煩。人受其弊。旣非中道。皆不得已而罷之。宜求恬智寬猛相濟者。親諭斯旨。使久於其職。以息吾人。浙江東都觀察使御史中丞李遜。

十年以來。連守四郡。或紛擾之際。或荒饑之餘。盛惠所加。罔不和輯。賞其殊績。擢在大藩。自臨會稽。一如舊政。況省科禁。以便俗。通津梁。以息征。動遵詔條。深副朝旨。江南列鎮。良帥則多。集課程功。爾爲稱首。而內史之選。久難其人。今予所求。唯爾可使。雖表率州部。其委非輕。然尹正京師。所資尤急。宜輟材於浩壤。佇觀政於輦轂。望爾有成。無替厥命。可權知京兆尹。

除孔幾等官制

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辯而用之。諫議大夫孔幾。靜專貞白。不涉聲利。執言守事。無所依違。駕部郎中薛存誠。廉潔直方。飾以詞藻。中立不倚。介然風規。吏部員外郎王涯。端明精實。加之以敏。懿文茂學。尤推於時。並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藹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闔。可以同升。必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分命以職。祇奉乃事。無替厥猷。幾存誠並可給事中。涯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勅。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其踐歷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可謂具美。宜居厥官。歲調方殷。勉勤爾事。可吏部員外郎。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給事中劉伯芻。以文雅才名。給事左闕。實掌駁議。再逾歲時。亦謂恪勤。宜從遷轉。而虢略近郡。黎人未康。

藉爾良能爲予撫字懸賞佇効。勉哉是行。可授虢州除史。

除周懷義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制

西受降城。尤居邊要。西戎北虜。介乎其間。委之郡符。建以戎號。將守之選。宜乎得人。前汝州刺史周懷義。久列禁衛。嘗從征伐。又領軍郡。率著勤功。宜加獎用。可屬邊寄。况茲要鎮。實扼戎吭。犄角諸軍。局鑄石地。牧人訓旅。兼領非輕。無替前勞。在申後効。可豐州刺史天德軍使。

除某官王某魏博節度使制

師長之選。重難其人。况河上列城。鄴中雄鎮。初喪良帥。思安衆心。若親與仁。方膺是命。某官王某。出忠入孝。根乎至性。好學樂善。出於餘力。發自修己。施於爲政。可以守土。可以長人。今兩河之間。三軍乏帥。是用命爾。領茲大藩。澄清魏風。輯理相土。爲我垣翰。永孚於休。往其欽哉。無替厥職。可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

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

懋勳德者。慶鐘於嗣。襲忠順者。教本於親。於是乎有代及之恩。有賞延之命。所以光子道而激臣節也。茲惟舊典。可舉而行。某官某。惟乃祖父。勤勞王家。咸有忠功。書於甲令。降及於爾。亦克負荷。早承義訓。久倅戎麾。自罹憫凶。能著誠敬。恭俟朝命。靖安人心。雖在幼冲。足可嘉獎。今屬元戎初喪。衆望顯然。宜選親賢。以爲統帥。留府之事。俾爾專之。加戎秩以奪哀。遷冬卿以示寵。奉揚新命。無忘前修。爾宜懋哉。懸賞佇効。可節度留後。檢校工部尚書。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武卒以東。至於白馬。形勢之地。水陸之會。宜擇文武兼備者。以爲守臣。右衛將軍薛平。自司禁旅。爲我爪牙。訓整警巡。能宣其力。嘗使於絕國。可謂有勞。嘗牧於大郡。亦聞有政。况忠厚爲質。通明爲用。秉吏道之刀尺。襲將門之弓裘。可以爲三軍之帥。可以理千乘之賦。俾輟才於北落。往節制於東方。爾宜式遏四封。輯寧百衆。明簡稽以實軍旅。信賞罰以勸吏人。勉率乃職。無忝厥命。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

除盧士政劉從周等官制

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選也。前侍御盧士政。嘗在西川時。爲從事。亂危潛伏。能潔其身。前監察御史劉從周。頃佐宣城。奉公守政。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獎。况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爲宜。記事盡規。各佇能効。士政可起居郎。從周可右補闕。

張正一致仕制

前諫議大夫張正一。舉行器用。爲時所稱。擢居諫官。冀効忠讜。雖年齒未暮。而衰疾有加。所宜頤養。不可牽率。俾移優秩。以從致政。可國子司業致仕。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浙右列城。吳郡爲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部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廉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蘇州刺史。

崔清晉州刺史制

左司郎中崔清。以才良行敏。補尚書郎。頗積功勳。宜加獎任。頃嘗爲郡。亦聞有政。平陽舊壤。時謂名藩。得才與能。方可共理。安人訓俗。佇有成績。可晉州刺史。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

勅中憲之設。糾謬懲違。一引其綱。百職具舉。非清與直。不稱厥官。諫議大夫柳公綽。忠實有常。文以詞學。介然端直。有古之遺風。頃居臺憲。累次郎位。持平守正。人頗稱之。擢首諫司。器望益重。今副相缺位。中司專席。惟有守者。可以執憲。惟無私者。可以閑邪。詢事審官。爾當是選。光昭新命。振起舊章。宜一乃心。以揚其職。可御史中丞。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効以拔才。所命雖殊。同歸共理。某職某官。田興時屬本軍。初喪戎帥。亂政或啓。羣心不寧。而興列在偏裨。奮其義勇。謀成必中。事至能斷。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軍獲安。百衆悅附。連獻章疏。恭俟制命。有節有禮。朕用嘉之。夫以將材。如彼軍情。若此元膺。不次之舉。可責非常之功。是用寵之。冬卿擢爲大將。仍以印綬。就拜軍中。行乎敬之。無墮乃力。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東朝三少。歷代重選。不必備位。在乎得人。吏部尚書鄭餘慶。貞明儉素。有古人風。發自修身。施於爲政。出

入中外。多歷要重。咸有勤績。存於官次。况動中禮法。學綜儒玄。是謂羽儀之臣。可居師傅之任。輔我元子。爾其勉歟。可太子少傅。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數十。沃人庶。今之奧區。財賦孔殷。國用所繫。茲爲重寄。宜付長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幹。久經任遇。日者資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藉其良能。出爲左鴻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其條章。平其賦役。徇公率正。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祇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中憲。以示優寵。可江西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贈杜佑太尉制

生有爵祿。歿有褒贈。此王者所以崇哀榮之禮。厚君臣之恩。况有輔臣。所宜加等。某官致仕。佑。以通濟之才。公忠之節。逢時入用。爲國大臣。外領藩鎮。內參台鉉。積勤盡悴。追過三紀。左右於位。亦旣八年。天不憖遺。奪我元老。憫然興歎。實軫於懷。永言褒榮。俾峻禮命。上公之秩。用賁幽靈。嗚呼。錄舊旌勞。知予不忘。可贈太尉。

除孔戢萬年縣令制

京邑令缺。多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兵部員外郎孔戢。自御史府遷夏官之屬。凡所莅職。一心奉公。在郎署間。稱有名實。加以文學。緣飾吏能。俾宰京劇。佇有成効。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馮翊之地。密邇郊畿。分內史之政。參京師之化。俾善所職。其在得人。京兆少尹裴向。器蘊利用。學通政事。久試吏治。顯着良能。累守大郡。入亞天府。奉上擢下。皆有可稱。左輔之重。爾膺其選。況征賦猶重。人庶未康。實望良才。與之共治。勉副所舉。往修厥官。可同州刺史。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朕嗣守不業。殆將十年。實賴一二輔臣。與之共治。故外鎮方域。則仗以爲將。有絳侯厚重之質。有郟吉寬大之風。自登台司。克厭人望。頃屬巴蜀。軍後人殘。權委節旄。俾往鎮撫。信及夷貊。恩加疲瘵。每因利以施。惠不易俗。而修教。政無苟得。人用便安。惠茲一方。時乃之績。報政既久。屬望益深。宜歸左輔。以參大政。夫坦然公道。可以斂衆才。曠然虛懷。可以應羣務。弼違救失。不以尤悔爲慮。進善懲惡。不以親讎自嫌。用此輔君。足爲名相。欽率是道。往復乃官。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

征鎮之大。實惟蜀川。西距於戎。南漸於海。有重江復山之險。有長穀堅甲之旅。水陸交會。華夷雜居。嚙能治之。我有良帥。山南東道。節度使某官李夷簡。以正事上。以簡臨下。仗茲器用。累當任遇。執憲之難也。爾爲臺丞。其職甚舉。司計之重也。爾調邦賦。其効可稱。爰資長才。出領重鎮。自摠符鉞。於漢之南。專奉詔條。削去弊政。均穀糴不一之賦。罷舟車無名之征。近悅遠來。歸如流水。俗用丕變。人迄小康。三載考功。爾爲稱首。進其右秩。遷於大藩。以均惠乎四方。以旌勸乎羣吏。昔文翁明於教化。仲葛優於政能。巴蜀之間。遺美猶在。不替前効。可以嗣之。佇聞有成。用光厥命。可檢校吏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等使。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入爲公卿。周以六官之賢者出兼侯伯。內外之任。所命則殊。至於治軍國。寵忠賢。其致一也。戶部尚書袁滋。奉上甚勤。臨下甚甚。安人附衆。尤是所長。頃資其能。移鎮東郡。略其科禁。緩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載。績成課高。璽書徵還。益聞遺愛。老幼遮道。事鄰古人。陝方勤卹。疲民褒獎。循吏累月再命。其有旨哉。舉鄭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憂襄漢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茲征鎮。類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揚厥聲。無替前効。可某官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歸登右常侍制

近侍之列。騎省爲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朴中沈厚。心無詭詐。介圭不飾。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議左掖。貳職冬官。歲時滋深。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附貂蟬。立之於右。訪諸時論。僉以爲然。可右散騎常侍。

李程行軍司馬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自周行。出分憂寄。漢南大郡。守之五年。頗著良能。宜當選獎。况專習文學。通知兵事。西南重鎮。初委元戎。慎選副車。爾當此舉。三軍之重。俾往貳之。仍加憲職。以示優寵。可御史中丞劍南西川行軍司馬。

李綱虞部郎中制

金州刺史李綱。雅有文藝。飾以政事。早從吏職。久領郡符。謹慎廉平。頗副所任。虞曹郎缺。命以序遷。敬茲

寵名。勉守厥位。可尚書虞部郎中。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

河南縣尉牛僧孺。志行修飾。詞學優良。頃對策於庭。其詞亮直。累從吏職。頗謂滯淹。訪諸時論。宜當朝選。俾升憲府。以觀其才。可監察御史。

裴克諒量留制

華州刺史裴華。陰令裴克諒。任官清白。奉法考秩向滿。其政如初。借留三年。用觀成績。朕方旌求良吏。俾養黎元。適副所懷。宜可其奏。

張聿都水使者制

前湖州長史張聿。頃以藝文擢升朝列。嘗求祿養。出署外官。名不爲身。志亦可尚。喪期既畢。班序當遷。俾領水衡。以從優秩。可都水使者。

薛伾鄜坊觀察使制

麟時延安。抵於中部。羌夷種落。散在其間。戎夏雜居。易擾難理。宜選寬明之使。通知邊事者。委以符節。而糾綏之。右金吾將軍薛伾。服勤戎職。練達吏道。出入中外。縣歷歲年。能一乃心。以宣其力。自加寵遇。再執金吾。徼巡於廉察。庶乎勞倅諸部。綱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參戎索以訓旅。欽承厥命。往復乃官。仍踐冬卿。式光重寄。可檢校工部尚書。充鄜坊等州觀察使。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大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李暈安州刺史制

宿州刺史李暈。勳閥之門。嗣生才略。久參戎衛。頗著勤勞。試守列城。觀其爲政。屬汴泗之右。創畫州居。府署城池。委之經始。一日必葺。三年有成。且聞公勤。宜有遷轉。重分憂寄。再佇良能。往安吾人。無忝厥命。可安州刺史。

竇易直給事中制

前御史中丞竇易直。器質識智。厚重開敏。文合法要。學通政經。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寬猛舉措。甚得其中。官不易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闥。以備顧問。凡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細。宜敬乃官。可給事中。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

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加寵命。不卽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人。安其化也。常州刺史孟簡。簡易勤儉。以養其人。政不至嚴。心未嘗怠。曾未再稔。績立風行。歲課郡政。毗陵爲最。方求共理。實獲我心。宜加命服。以示旌寵。庶俾羣吏。聞而勸焉。宜賜紫金魚袋。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河南縣令盧元輔。早以學藝列在周行。嘗守商都。頗聞有政。再領京縣。益見其才。江南列郡。餘杭爲大。征賦尤重。疲入未康。籍爾登車。往分憂。驅勞俸。安輯稱朕意焉。懸賞旌能。以佇報政。可杭州刺史。

錢徵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中臺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敏識。夙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學士錢徵。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參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據經。奏議多聞於削藁。追令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有遷擢。俾轉郎吏。仍參綸閣。茲乃榮獎。爾其敬承。可依前件。

獨孤郁司勳郎中知制誥制

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獨孤郁。學識文行。時論所推。選自外郎。擢居右闕。綸言樞命。既重且推。委以發揮。甚聞稱職。而端諒忠謹。介然自居。爲臣若斯。足可嘉獎。官滿當歲。職亦逾年。宜從美遷。以光近侍。可司勳郎中知制誥。

卷三十九

與王承宗詔

勅王承宗。朕臨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誅夷。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爲先。爾父云亡。卽欲命卿受詔。而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然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積勳賢之業。一門有忠義之風。功著艱

危恩連姻戚。難中心是念。而衆請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欲觀卿進退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卿自罹憫凶。屬經時月。待使臣而動。皆得禮奉。章疏而言。必由衷。請獻官員。願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軍。損己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恩。卿心旣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今授卿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恆州刺史。恆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賜上柱國。并賜告身。旌節等件。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棣兩州。以卿進讓。元欲於卿親屬之內。選擇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兩州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先父。今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誠懷。令報昌朝知悉。卿今授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其不失事宜。方見卿之忠盡。昨者衆情易惑。非卿不能効此誠。羣議難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宜保持大義。勉勵遠圖。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與改轉。卿卽條錄聞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優賞。想宜知悉。

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卿先父頌逢多難。嘗立大功。每想忠勞。豈忘存歿。念先臣之績。雖書名於太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於宗正。俾增榮於一族。兼延寵於九原。卿等或詩禮承家。或弓裘奉業。咸鍾新命。慶屬本枝。省所謝陳。深嘉誠懇。

祭盧虔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祕書監。贍兵部尚書盧虔之

靈惟爾質性端和。風猷茂遠。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節而事君。始終一致。陳義方而訓子。忠孝兩全。甲族推華。士林增美。久在貂蟬之列。近遷圖籍之司。方延寵光。遂闕幽窆。褒獎之命。雖已表於哀榮。遺奠之恩。宜再申於軫悼。魂兮不昧。鑒此誠懷。尙饗。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之誠。取而作鑒。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卿詞彰恭順。義見忠規。省覽再三。深叶朕意。所賀知。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朕烈祖太宗。以古爲鏡。用輔明聖。實臻理平。垂作孫謀。每懼乎失墜。取爲殷鑒。遂飾之丹青。至若明君直臣。前言往事。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座隅之誠。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况卿等職在儀形。政當補察。各勤所任。共副茲懷。所賀知。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聞績効。觀能以授。俾亞理於三川。見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盡委封畿之政。仍兼運漕之權。歲時之間。佇有勤効。勉恭爾職。重副予懷。所謝知。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挾等。至省所奏恆州事宜。并別論情。陳獻者具悉。卿望重勳賢。寄崇藩鎮。參謀廟算。寵接國姻。

累上表章。繼陳誠款。永言智略。已見匡濟之才。載念公忠。益表感知之志。若非勞瘁憂國。義勇忘家。則丹赤之心。不能至此。想風興歎。至於再三。所緣恆州事宜。朕亦思之甚熟。但以武俊率身仗順於國。有功忠勳所延。宜及後嗣。承宗又密陳深款。遠獻忠誠。既念舊勞。已降成命。計其奉詔。必合感恩。如或乖違。續有商議。卿宜以睦鄰爲事。體國爲心。想卿誠懷。當悉朕意。

與師道詔

勅師道。省表具悉。卿業重相門。位崇戎閫。忠輸於國。行著於家。久而益彰。嘉歎無已。所奏亡兄師古。請列於私廟。昭穆者。此乃心推孝友。誠切恭敬。覽表見情。深足嘉尚。但以祠廟所見。貴於禮成。師古雖則始營。至卿方行。禘禮。卽卿爲廟主。固合其宜。况師古爵位尊崇。弘選自合。祠廟別立。祠宇使其主之。奉以蒸嘗。亦非乏祀也。已令有司重議如此。頗謂得中。且叶禮經。卿宜知悉。

與於陵詔

勅於陵。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賊帥李樂山等三萬人者。具悉。卿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旣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愜。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答段祐等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朕祇膺統序。恭守典常。爰推至公。乃命長子。使主國鬯。用貞邦家。冊畢禮成。良增感慶。卿等各司軍衛。同奉表章。備見忠誠。益深嘉歎。所賀知。

答李詞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朕臨馭天下。以懲勸爲先。有惡必誅。無功不念。顧承宗之罪。誠合討除。思武俊之勳。宜令嗣襲。况墳墓禁其翦伐。將校許以歸降。庶明用師。蓋非獲已。卿職修卿寺。誠奉本枝。省茲賀章。備見忠藎。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勅書

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勃藏至省表及進奉具悉。卿器識通明。藻行精潔。以爲眞實合性。忠信立誠。故能輔贊大蕃。叶和上國。弘清淨之教。思安邊陲。廣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旣表卿之遠略。亦得國之良圖。況朕與彼蕃代爲甥舅。兩推誠信。共保始終。覽卿奏章。遠叶朕意。披閱嘉歎。至於再三。所議割還安樂。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將期事無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令信使往來。無壅疆場。彼此不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爲和好。必欲復修信誓。即須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口割之後。剋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願。俱在於此。豈不勉歎。又緣自議三州已來。此亦未發專使。今者贊普來意。欲以再審此言。故遣信臣。往諭誠意。即不假別使。更到東軍。此使已後。應緣盟約之事。如其間節目未盡。更要商量。卿但與鳳翔節度使計會。此已處分。令其奏聞。則道路非遙。往來甚易。頗爲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約之言。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無改移。即蕃漢俱遣重臣。然後各將成命。事關久遠。理貴分明。懇卿通才。當稱朕意。曩者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沒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路泌見在。念茲存沒。每用惻然。今旣約以通和。路泌合令歸國。叔矩骸骨亦合送還。表明信誠。兼亦在此。其論與勃藏等。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方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發遣。更不遲迴。仍令與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瓌等同往。其餘事宜。已具與贊普書內。

卿宜審於謀議。速副誠懷。兼有少信物賜卿。具如別錄。至宜領也。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希朝詔

勅希朝。省所奏請自部領當道兵馬一萬五千人。取蔚州路赴行營。并奏土門及承天軍各添兵士備禦。者具悉。卿武毅雄才。忠貞大節。出爲良將。倚作信臣。約已徇公。忘身許國。忿違命不恭之寇。激勤王自効之心。親統銳師。率先羣帥。况又周知要害。備設防虞。計其威聲。已振兇醜。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佇建殊功。以副深望。所有勳靜。宜敷奏聞。想當知悉。

與師道詔

勅師道。未何至。省所奏當道赴行營兵馬取正月過渡河逐便攻討。并奏兵馬出界後請自供一月糧料。又奏待收下城邑若有軍糧一月已後續更支計。并陳謝慰問者具悉。卿文武間生。忠貞特立。動有所効。知無不爲。昨獻帛助軍。極盈數於萬疋。今又資糧出境。減經費於三旬。此乃力之所任。無不罄竭。慮之所及。無不經營。因時見憂國之心。臨事識忠臣之節。詔書慰諭。未盡朕懷。章疏謝陳。益嘉乃志。再三與歎。寤寐難忘。其所奏聞。並依來表。想宜知悉。

與劉濟詔

勅劉濟。李臯至。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劉緝部領當道行營兵馬收下饒陽縣城。破賊衆三千人。并擒斬將校收獲馬畜器械等。兼送賊將朝履清等四人。又進所收饒陽縣等者具悉。卿盡忠伐叛。發漁陽精銳之師。緝仗順臨戎。討冀方昏狂之寇。詔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將卒齊心。先羣帥以啓行。首諸軍而

告捷。連擒逆將。併下賊城。歸獻罪之俘囚。進已收之縣邑。可謂忘身徇國。盡禮事君。疾風知勁草之心。大雪見貞松之節。况表章之內。益歎恭勤。而眷想之間。如覩風彩。計茲兇醜。當已震驚。破竹之勢。可乘覆巢之期。非遠。佇清大憝。重副深懷。其饒陽縣。宜且令鎮守。稍加存撫。用勸將來。宋常春卿所密奏。具委事。情。且宜叶和。以體朕意。故令宣慰。想當知悉。

祭吳少誠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孫士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曰。惟爾武毅挺質。韜鈴奮身。負勇果之雄材。蓄變通之明識。自察廉列郡。節制成師。貞且有威。勤而不擾。軍戎輯睦。封域底寧。從義而致誠。仗順而保福。既延寵渥。方茂輝榮。遽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去日苦多。想松檟以軫懷。聞鼓鼙而興歎。恩加遺奠。禮舉褒崇。念爾有靈。知予此意。尙饗。

與季安詔

勅季安。省所奏當道行營兵馬。今月十七日已收棗強縣。其賊棄城夜走者。具悉。卿輸忠報國。嫉惡忘家。遣無敵之師。伐不襲之寇。軍聲遠屆。先路以風行。逆黨潛知。棄城而宵遁。已收縣邑。益振兵威。此皆卿訓練所加。指麾有素。永言明効。實屬深懷。固可乘勢應機。逐便進討。以卿忠藎。當副朕心。

與希朝詔

勅希朝。張嘉和至。省所奏前月二十六日破賊逆河湟鎮六千餘人。具悉。卿親領銳師。誓誅逆黨。張軍心。

以吞敵。奮士力而指蹤。潛戒偏裨。先攻險阻。伐謀而事有成算。剋日而動不愆期。果敗兇徒。遂據要地。况殺傷既衆。收獲頗多。益壯軍威。可奪虜氣。佇聞掃蕩。以慰衷懷。

與從史詔

勅從史曹公又至。省所奏。今月三日。柏鄉縣南。破賊衆約三萬人。并擒斬首級。收獲器械及馬等。又奏當軍所傷士馬數。并量事優卹事宜。悉卿外揚武略。內竭忠謀。率有名之師。深入其阻。遇無狀之寇。大挫其鋒。兵刃屢加捷書。頻至殺傷數廣。績効居多。非卿悉力摧兇。誓心報國。則何能指麾之下。動必成功。表奏之間。事皆審實。既光重委。益副深懷。嘉歎再三。不忘寤寐。所奏承瓘出軍合陣。并續發露布事宜。具委所陳。想當知悉。

與季安詔

勅季安許峯至。省所奏。具悉。卿勳親重德。台輔元臣。竭誠信以戴君。弘識度而體國。謀能極慮。言必盡忠。周覽表章。益增寤歎。吳少陽自參軍務。頗効恭勤。豈待奏陳。已有處分。想宜知悉。

與昭義軍將士詔

勅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無時暫忘。盧從史爲卿主將。作朕藩臣。權位尊崇。恩寵優厚。而乃外示恭順。內懷姦邪。刻削軍中。暴殄境內。朕以君臣之道。未忍發明。爲之含容。頗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復。請討恆州。與賊通謀。爲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收當軍賞設之資。加本道芻粟之估。不爲公用。盡入私家。此則主將之恩。於卿何有。臣

子之分。負朕寶深。卿等辯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抱忠勇者恥居其下。守名節者憤發於中。失三軍之心。已聞大去。犯衆人之怒。果見不容。遠察事宜。備知誠款。與言嘉歎。至於再三。其當軍將士等賞設已。有處分。上自將校。下及士卒。各勵爾志。再思朕言。卿等承前已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以後。永爲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茲矚望。故令宣慰。宜並悉之。夏熱。卿等各得平安。

與承瓘詔

勅承瓘。卿撫鎮禁軍。控臨戎境。見敵每張其勇敢。因事益表其忠勤。言念在懷。發於寤歎。昭義軍將士等。去邪遠惡。仗義保忠。統其成師。宜得良帥。孟元陽夙懷武毅。累著功庸。威名甚彰。人望所屬。以之爲帥。必愜軍情。以之討賊。必有勳績。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昭義軍節度等使。未到行營間。其昭義軍卿宜切加宣撫。務使安寧。烏重胤職在偏裨。保於忠正。宜從獎擢。以表殊恩。今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卿亦宜諭此恩意。令知朕心。兼恐河陽無人。速宜進發。想當知悉。

與元陽詔

勅元陽。澤潞全軍方討恆冀。慮從史虧失大節。包藏二心。姦迹邪謀。日已自露。軍情物議。俱所不容。尋追赴朝。今已在道。朕以昭義將士忠順成風。况在行營。久勤戎事。今欲使其戰者奮發。居者悅安。共成大功。必在良帥。以卿有澗水之勳。効有河陽之政。令思之甚熟。無以易卿。宜領重藩。仍遷崇秩。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澤潞節度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卿宜速發。先到潞府。上訖。便赴行營。慰安軍心。宜諭朕意。烏重胤徇忠守節。宜加獎用。今便授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想宜知悉。

與詔義軍將士勅書

勅詔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久在行營。乍無主將。而士旅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節。以此歎矚。勞於寢興。孟元陽是朕信臣。爲國良將。威略可以懾兇孽。慈和可以牧師人。累著忠勤。克諧朕命。爲其主帥。必副羣情。況卿等同嫉姦邪。久困貪暴。宜以仁賢之帥。撫卿忠義之軍。靖思元陽。無出其右。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卿等當道節度使。勉同王事。以慰朕懷。烏重胤特効忠誠。深宜獎擢。今便授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故令宣慰。並宜知悉。

與師道詔

勅師道。林英至省。所陳奏。并進王承宗與卿書者。具悉。王承宗童騃。無知。兇驪有素。雖藉祖父之寵。曾微分寸之勞。但以武俊。勳在冊書。姻連戚屬。朕獨排羣議。特降殊私。未卒父喪。使承祖業。卽加新命。仍撫舊封。則朕於承宗。恩亦至矣。而僞陳誠款。欺誑使臣。假託軍情。拒違詔命。則承宗於朕。罪莫大焉。悖禮亂心。暴於天下。此乃承宗干國家之紀。非朕忘武俊之功。遂至用師。蓋非獲已。仍開生路。許以自新。而鼻音不悛。鷓張益熾。人情共棄。國典不容。在於朕心。安敢輕捨。卿旣膺注意。義感酬恩。所獻表章。具已詳覽。慮深遠計。詞切讜言。在忠謀而則然。於事體而未可。誠嘉勤至。難允懇懷。今諸道將帥。親領士馬。深入寇境。類奏捷書。四面合圍。一心旅進。窮迫已甚。覆滅非遙。况卿同道師徒。已收縣邑。翼清氛孽。佇見功名。勉於令圖。副此矚望。

與師道詔

勅師道任文質至。省表具悉。慮從史頃者請率全師誓清妖孽。朕推誠待物。許之不疑。而背恩於上。結怨於下。邪謀武志。日以彰聞。虧大節而自絕於君。積羣怒而不容於衆。因以邀命。幸而脫身。屈法申恩。已有處分。昨者詔旨已明示卿。卿體爲國心。事君盡力。固宜有聞必薦。有見必陳。竭其忠諒之誠。濟其獻替之美。省閱章奏。嘉歎良多。

與茂昭書

勅茂昭。王日興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賊衆一萬七千人。并擒斬收獲。訖者具悉。卿親率勁兵。誓平妖寇。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謀。勵父子之軍。前無強敵。故能深入賊境。大破兇徒。殺傷既多。俘獲亦廣。具詳奏報。備見忠勞。眷矚之懷。發於寤歎。將士等各懷勇烈。同忿寇讎。激於衆心。致此殊効。況荷戈於炎暑之際。奮身於鋒刃之間。永念於茲。未嘗暫忘。故令宣慰。宜並悉之。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勅昭義軍節度下親事將士等。慮從史受恩至重。負國至多。衆所不容。追令赴闕。朕以誤會。任使貴全。始終。今則止於貶官。此蓋曲從寬典。卿等抱忠懷義。朕所素知。頃以詣營同事。從史三軍一體。俱是王臣。既不相干。又能自効。朕方優賞。以酬功勳。何至不安。有此疑懼。必恐從史已追之後。元陽未到之間。卿等當營乍無將主。或被外人扇誘。令衆意愛疑。勢使之然。事非獲已。朕雖在此。遠有軍情。料卿本心。必無此意。况元陽勤儉。恤下寬厚。愛人久在河陽。甚近澤潞。元陽臧否卿等。合諳以卿忠義之軍。故擇仁賢爲帥。已有詔示。宜諭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將士家口。亦令優卹安存。卿復何憂。必得其所。况昭義將士。

艱難已來。保守忠貞。未嘗虧失。天下稱歎。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兒。家田墳墓。一物以上。並在潞州。頃刻之間。豈忍便棄。朕之此語。卿宜細思。各相勉諭。同保忠順。計元陽已合到彼。卿等便聽元陽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令宣慰。宜並悉知。

與執恭詔

勅執恭。王克謹至。省所奏。今月八日。進收乎昌縣。已令鎮守。并奏劉濟欲與卿約義事者具悉。卿奉辭伐罪。仗節啓行。指顧偏裨。收復城邑。已令鎮備。兼務緝綏。威惠之方。旣明。弔伐之義。斯在。永言倚任。彌注衷情。劉濟將相大臣。與卿先父同列。欲求契約。固合允從。豈唯繼好私情。亦足叶心。王事載省。來奏深鑒。乃誠至於寢興。不忘嘉賜。

與恆州節度下將士書

勅成德軍節度下將士等。朕以王者之道。與物無私。若違命執迷。則罔有容捨。若知非改悔。則無不舍弘。不窮無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頃屬姦臣。從史謀構。異端致使。恆陽隔於恩外。六郡之地。皆廢農桑。三軍之人。並懼鋒鏑。每一念至。中心惘然。今卿等繼獻表章。遠輸誠款。省承宗之勤懇。難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勞。不能無念。況事因誑誤。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書。各從洗雪。承宗仍復舊官爵。充恆冀深趙德棣六州觀察使。成德軍節度使。將士等官爵實封。並宜仍舊。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叶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終始。稱朕意焉。故令宣慰。宜並知悉。

與承宗詔

勅承宗。頃者。盧從史。包藏姦詐。矯示公忠。下詆物情。上惑朝聽。使卿陷於遠命。使朕至於用兵。交亂君臣。罪有所在。今從史已正刑典。遠棄驩州。構亂者既就屏除。誘陷者自宜明白。况卿代運姻戚。朕豈不思。祖有功勞。朕豈不念。事不得已。勢至如斯。棄絕已來。常懷憫惻。卿今既陳章疏。懇獻衷誠。請進官員。願修貢賦。誓心以納款。歸罪而責躬。情可哀憐。法存開釋。朕託於人上。及茲六載。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常以人安爲心。豈欲物失其所。今所以開獨見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將士等。具已制書。並從洗滌。卿仍復舊官爵。便充恆冀。深趙德。棣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爵土仍舊。君臣如初。想卿中懷。當自知感。所宜追補前悔。勉後圖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當知悉。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朕所以捨其罪悔。議以勳親。垂宥過之恩。尚宜及爾十代。引泣辜之貴。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猶。發於衷誠。有此稱賀。省闕章表。嘉歎久之。

與劉濟詔

勅劉濟。省所謝男紹及孫景震等授官。并謝賜器仗弓甲刀斧等者。具悉。卿文武全才。將相重任。本於忠諒。成此勳勞。尚德尊賢。位已極於台輔。念功懋賞。寵宜及於子孫。時論允歸。朝章斯舉。至於出茲戎器。賜我元臣。但可以申朕恩私。未足以表卿功績。載覽來表。備見乃誠。併此謝陳。益嘉勤盡。

代王伋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郡王王佖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遠辱來書兼蒙厚貺慰悚之至難述所懷國家與彼蕃代爲舅甥日洽恩信雖云兩國實若一家遂令疆場之臣得以書信相問况麾下以公忠之節雄勇之才翊佐大邦經略北道佖近蒙制命守在邊陲慰望之情一二難盡皇帝以贊普頻遣和使懇求通好凡此邊鎮皆奉朝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許輒令侵軼至於事理彼此宜然且如党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旣感恩德未嘗動搖然雖懷此熱循亦聞闕彼財貨亡命而去獲利而歸但恐彼蕃不知大爲党項所賣其中亦聞誘致事甚分明不能縷陳計已深悉今請去而勿誘來而勿容不失兩境之歡不傷二國之好在此誠爲小事於彼卽是遠謀幸履坦途勿違邪徑今聖上德柔四海威及萬方雖外國蠻夷尙皆率伏况中華臣妾敢有不恭豈假彼蕃欲相借助誠愧厚意終訝過言承去年出師討逐迴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不勞來書遠相示及所蒙寄贈並已檢到僞爲邊將須守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受其迴紇生口緣比無此列未奉進止不敢便留今却分付來人至彼望垂檢領有少答信具如別數幸恕寡薄也初秋尙熱惟所履珍和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迴不具佖白

與吉甫詔

勅吉甫韓用政至省所奏陳謝具悉卿忠貞立身文武爲德志惟經國謀不忘君才可以雄鎮方隅故委之外閫智可以密參帷幄故任以中樞而能一其衷心再有冲讓雖勞謙彌切每陳丹府之誠而憂寄方深難輟紫垣之務勉諭已伸於前詔忠勤載露於來章今征討已停方隅稍泰克清之日雖則不遙難奪之心亦宜且抑重此宣慰當體朕懷是推至公頗有陳謝

與吐蕃宰相尙綺心兒等書

勅吐蕃宰相尙綺心兒等。論思諾悉至。省表并進奉具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略甚明。仗義立身。資忠事主。一上佐贊。下康黎元。以蕃盟納款。爲謀繼好。息人爲請。是卿上策。吐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歎。朕與彼蕃國。代爲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頗歷歲時。常欲速成。以爲永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間。往復未盡。今故略收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鑒悉。河隴之地。國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沿來甚近。旣通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早成盟約。所以唯言三州。則沒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於禮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且此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割屬爲詞。去年與論勃藏來。卽云覆取進旨。贊普便請爲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比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前後旣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爲盟會。其如無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卽今各無侵軼。已同一家。若議修盟。卽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卽是未定封疆。憑何以爲要約。彼若吝惜小事。輕易遠圖。未能修盟。且務通好。至於信使一往一來。但令疎數得中。足表情意。不絕彼有要事。卽令使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小事。意但令邊頭節度兩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論悉吉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未及發遣。後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令相待。今遣同歸。在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樞及男女等。並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贈遠歸。深嘉來意。其劉成師元非劉關子姪。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還本質。其餘事目。並在贊普書中。卿等宜審參量。以副朕意。使迴之日。可備奏聞。今遣兼御史

中丞李銜及中使與迴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數。至宜領之。秋涼。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答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帝者之道。蕩然無私。唯推赤心。以牧黔首。故一夫不獲。若納之於隍。一物歸誠。則容之如地。況卿家聯懿戚。寵自先朝。祖立茂功。賞延後嗣。因人誣誤。不染疵瑕。滌以恩波。照之寵澤。撫舊封而察廉。六郡進新律。而統制三軍。薄穢加恩。何以過此。及覩來表。乃見深誠。言必由衷。事皆知感。承家襲慶。誓繼力於前修。補過酬恩。願指期於後効。永言爾志。甚叶朕懷。勉思始終。用副眷矚所謝知。

與鄭綱詔

勅鄭綱。省所奏。邕管黃少卿及子弟等事宜。具悉。卿望重中朝。寄深南服。誓敷惠政。佇化遠人。言念忠勤。不忘監糴。山洞夷落。易擾難安。比來撫之。未及其道。覽卿所奏。頗合其宜。歲時之間。當革前弊。勉於招諭。以副朕心。

答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貞之節。立於險中。有清重之名。鎮於朝右。而能始終有道。進退有常。援禮引年。遺榮致政。人鮮知止。卿獨能行。不唯振起古風。亦足激揚時俗。於卿則確然難奪。在朕則情豈易忘。誠鑒乃懷。未允來表。

與劉總詔

勅劉總。卿業繼將門。才兼武略。累臨軍郡。悉著良能。襲以弓裘。宜知旌鉞。仍舉奪情之典。以昭延賞之恩。今授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范陽節度等使。并賜旌節。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裴均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卿自登台輔。每竭忠貞。一身秉彝。百度惟序。致君盡力。久積股肱之勤。憂國勞心。微生腠理之疾。暫從休告。遽獻表章。所陳雖是。卿心所請。殊非朕意。宜加調攝。速就平和。以副虛懷。無爲固讓。

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范陽節度使表

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朕所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登八座。豈唯延賞。亦在任能。將懋前修。勉申後効。載省章疏。深鑒誠懷。所謝知。

與茂昭詔

勅茂昭。王日興至。省表陳讓。檢校太尉者具悉。卿文武大僚。勳戚重望。累展朝宗之禮。足表恭敬之心。况多戰伐立功。彌彰勤盡。言念及此。每用嘉焉。宜加寵榮。已降新命。何至謙讓。仍辭舊官。眷倚之懷。並具前詔。想宜知悉。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卿修文立身。經武致用。每誓心於忠勇。常濟事以智謀。自副戎車。已屬時望。及分旌鉞。果愜軍情。况武義之師。輸忠仗順。所期慰撫。以就輯寧。何至撝謙。有茲陳讓。所進官告。今却賜卿。宜體朕懷。卽斷來表。

答裴均讓宰相第三表

卿疾病已來。表疏相繼。雖辭乞之誠。頗切。而注望之意。方深。所以來章。久而未報。然念卿勤懇之請。至於再三。若心不甚安。卽疾難速愈。是用輟樞劇之務。加崇重之官。稍遂優閑。佇期痊復。勉從爾志。深抑予懷。

答裴垫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

卿自居鈞軸日獻謀猷戴君常謁其股肱憂國每形於顏色及嬰疾病益不遑安未踰四旬以至三讓猘謙秉易退之道堅懇陳難奪之詞遂抑朕心俯從卿請而七命印綬五兵尚書官秩甚崇事務稍簡就以優養冀乎和平載省表章深見誠意

與劉總詔

勅劉總康志安至省所謝陳具悉卿之先父爲朕元臣大節殊功歿而不朽宜加恩禮俾治哀榮故命宰臣爲之撰錄卿義深報國孝重承家旣感顯親之恩願竭戴君之節遠有奏謝益用嘉之想宜知悉

與房式詔

勅房式卿以良才尹茲東洛公忠無怠聲績有聞嘉歎之深寧忘寤寐宣城重寄深在得人藉卿政能往就綏撫今授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署等使并賜告身往卿宜便起赴本道勉修所任以稱朕懷想當知悉

與盧恆卿詔

勅盧恆卿累登朝序皆著公方自領藩條益彰理行恪恭而奉上勤儉以牧人不加寵榮何勸來者朕以擢管漕運軍國所資其務甚殷所寄尤重以卿有忠勞之前効幹濟之長才常簡朕心宜授此職今除卿尚書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并賜告身往宜卽赴闕庭想當知悉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勅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虛等。至省表。兼進獻。及進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才。杖忠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爲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旅叶和。邊疆寧泰。况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精珍。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益用嘉歎。滄波萬里。雖隔於海東。丹慊一心。每馳於闕下。以茲嘉尚。常屬寢興。勉弘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章等歸國。并有少信物。具如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已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將士百姓等各加存問。遺書指不多及。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

朕勤求道本。廣挹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之化。况斯經典。時爲大乘。名理精微。翻譯成就。雖契心則。離於文字。而得意亦假於筌蹄。庶使發揮。因爲述序。卿等精通外學。懇竭忠誠。引經贊揚。奉表稱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

答孟蕭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

大仙經典。最上法乘。來自西方。闕於中禁。將期利益。必在闡揚。遂命僧徒。譯其句偈。兼詔卿等。潤以文言。昨因披尋。深得真諦。悟本生不滅之義。證心地無相之宗。方勤護持。聊著序引。永言述作。猶愧聖明。卿等賀陳。良深嘉尚。

答元應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

夏口重鎮。屬在時賢。非明肅不能理其軍。非簡儉不能阜其俗。以卿有仁厚之質。審直之風。累踐班行。皆

著名節。遂輟中憲。往臨外藩。知已下車。深慰人望。佇茲報政。用副朕懷。所謝知。

答李鄴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卿抱兼人之才。秉徇公之節。每登要職。悉著能名。若刃發硯。投而不滯。如玉在佩。動必有聲。朕以距淮而南。人物繁會。非廉明何以貞師察俗。非簡惠何以通商綏農。前勞旣彰。後効何遠。載省來表。知已下車。勉副虛懷。佇觀新政。所謝知。

畫大羅天尊贊 并序

歲正月十九日。順宗仙駕上昇之月日也。皇帝嗣位六載。每及茲晨。齋居孝思。明發不寐。以爲玄祖之教。本乎道。先帝之神在乎天。故畫大羅天尊像者。欲以最上勝因而成本功德也。然則知之者不如念之者。念之者不如仰之者。是用諦念真力。虔仰尊儀。命設色之工。圖其儀形。命掌文之臣。讚其功德。達孝誠於天上。致孝理於域中。斯蓋弘願發於我皇。景福薦於先后。稽首奉詔。跪稱贊云。

維大羅兮天上天。

維天尊兮仙上仙。

高真之鑒照下界。

孝敬之心達上玄。

每一念兮以一仰。

感罔極兮福無疆。

卷四十

答元義請上尊號表

朕自君臨。運逢休泰。時歲豐稔。兇醜殄夷。此皆宗社降靈。忠賢宣力。願惟寡德。敢受鴻名。卿中發懇誠。上

尊美號。雖屬人望。難貪天功。宜悉所懷。勿固爲請。

答薛萃賀生擒李錡表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厲。念必先於除害。志無忘於安人。李錡大負國恩。自貽天罰。師徒未動於疆場。父子俱肆於市朝。信上天之禍淫。與率土而同慶。省視來表。深鑒乃誠。所賀知。

與薛萃詔

勅薛萃。楊君靖至。省所陳謝具悉。卿勤王之節。徇公滅私。事主之誠。移忠資孝。苟非褒贈。何以顯揚。且清白之風。既自家而刑國。則寵旌之澤。宜因葉以流根。式遵追遠之經。用表敬忠之訓。是爲禮典。煩至謝章。

與嚴礪詔

勅嚴礪。薛光朝至。所陳謝具悉。卿徇公竭誠。臣節克著。揚名濟美。子道有光。敬忠既本於義方。追遠宜崇於禮命。俾優褒贈。爰慰孝思。秩貴冬官。以表過庭之訓。封榮石窳。用旌徙宅之賢。雖亦新恩。允符舊典。遠煩陳謝。深見懇誠。

與餘慶詔

勅餘慶。省所謝陳具悉。卿累居衰職。時謂盡忠。自尹洛師。日聞報政。臣節既彰於宣力。子道莫大於揚名。俾光孝思。爰舉禮命。榮褒冢宰。寵賁幽靈。式是彝章。豈爲私渥。有煩陳謝。深見誠懷。

答杜黃裳請上尊號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圖。不敢荒寧。以弘理道。辛屬歲時豐稔。兇寇梟夷。風雨不愆。禮圓丘而報本。雷霆未震。

臺大社而服刑。斯皆十聖降靈。幽贊寡昧。百辟叶德。馴致和平。永惟弘名。實懼虛美。卿上稽祖訓。下酌羣情。陳獻表章。請加徽號。洎於王公卿士。降及耆艾。緇黃咸一。乃心各三。其請朕嘗以宰元化於曲成者物。法天道者從欲於人。雖恤隱泣辜。未臻三五之化。而樂推欣戴。難違億兆之心。德非稱焉。讓不獲已。勉從所請。深愧於懷。

與從史詔

勅從史楊幹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縣。降雪尺餘。兼奏耆老等詣闕請欲立碑。并手疏通和劉濟本末事宜者。具悉。卿分朕之憂。求人之瘼。時降大雪。豐年表祥。豈惟澤及土田。將使物無疵厲。休慶斯在。慰望良深。耆老等遠詣闕庭。請立碑紀。尋已允許。當體誠懷。以旌政能。無至陳讓。知卿協比其鄰。翼戴爲意。陳此手疏。發於血誠。忠懇彌彰。嘉歎不已。永言臣節。何日忘之。想宜知悉。

與韓臯詔

勅韓臯。省所陳賀具悉。卿朕自守睿圖。每思寬政。慮先禁暴。念在措刑。李錡負國反常。阻兵干紀。未勞師旅。已就誅夷。卿宜力納忠。秉心嫉惡。遠陳慶賀。深見懇誠。想宜知悉。

與元衡詔

勅元衡。卿立身許國。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賴。凋殘是卹。遠藉宣風之能。利澤所資。暫輟爲霖之用。茲和旣敷於兵後。惠信當洽於言前。永念忠勤。豈忘寤想。計卿行邁。已到西川。涉遠冒寒。固甚勞頓。勉加綏撫。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答李抃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自臨萬邦。僅經三載。位雖託於人上。化未洽於域中。永念眇身。敢當大號。卿等義深宗室。忠盡君親。一其情誠。三有陳獻。迫以人望。厭於天心。遂抑所懷。勉從其請。固辭而事非獲已。撫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謝章。彌增惕厲。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

朕統承大寶。時屬小康。伐謀而吳蜀克清。示信而華夷有截。斯皆宗社垂祐。天地降和。非予冲人。所能馴致。卿上稽十聖之訓。下酌萬人之心。以爲不讓強名。未傷於體道。屈已徇物。何爽於至公。遂抑素懷。俯從衆望。雖鴻名未稱。每勞踏地之心。而人欲下從。即爽法天之德。勉依勤請。良用愧懷。

答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每念邕熙。歎未及於億兆。永言徽號。讓已至於再三。而文武具寮。淄黃庶老。懇陳誠款。明引訓謨。開予以天地無私之心。起予以聖宗不易之訓。以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讓。迫於固然之理。不得已而許之。卿等誠至感通。義深欣戴。再煩陳謝。益用愧懷。

答元素謝上表

卿用兼文武。識合變通。輟網領於中朝。授麾幢於外圃。吏能足以惠物。將略足以董戎。人望所歸。予心是賴。知卿已到本鎮。當慰疲人。深藉撫綏之方。以安凋弊之俗。日期報政。歲望成功。勉勤所圖。用副朕意。

答韓臯請上尊號表

銷沴致和。幸逢昌運。加名建號。豈稱眇身。而文武具寮。黎獻庶老。引古今之明訓。陳億兆之懇誠。謂德有所歸。謳歌不可以苟讓。謂功有所獻。徽號不可以固辭。遂抑中懷。俯從衆望。庶增修乎茂實。冀克副於鴻名。卿發誠自中。歸美於上。勉依所謂。彌愧於心。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朕以眇身。嗣於丕業。心雖勞於惕厲。化未及於當熙。永惟強名。實懼虛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億兆黎人。大洽詢謀。明徵典訓。增予以巍巍之號。感予以顛顛之誠。既迫所懷。俯從其請。卿義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謝陳。彌增愧惕。

與顏証詔

勅顏証。戴岌至省所賀及謝。王國清充五嶺監軍具悉。卿職在撫綏。任兼備禦。公勤夙著。聞望日彰。言念於懷。豈忘寤寐。乾象昭感。壽星垂文。與時相膺。有道則見。顧慚菲德。何以當之。卿戎旅事殷。宜有監領。蓋爲常例。煩至謝陳。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勅從史。省所陳謝。追贈亡母。并舉薦章。悅具悉。卿推誠奉國。積慶承家。旣彰盡節之忠。宜洽流根之澤。雖祿難逮。養已闕靈於九原。而孝在顯親。宜旌賢於三徙。俾崇封贈。以極哀榮。章悅旣有才能。又所諳悉。卿卽發遣。令赴闕庭。卿之忠誠。朕所識察。豈待陳露。然後知之。載覽來章。益嘉懇切。想宜知悉。

與季安詔

勅季安省所陳請具悉。卿朕纂承鴻業。司牧蒼生。僅致小康。未臻大化。實慚薄德。未稱崇名。而華夷兆人。內外羣名。屢有勤請。難於固違。卿遠獻表章。明徵典訓。納忠於上。歸美於君。勉從懇誠。良用愧惕。儲貳者。上繼宗祖。下貞邦家。心豈暫忘。事或未暇。尙阻來請。當體所懷。

詔高固贈

勅高固。卿奉國戴君。必竭忠節。統戎護塞。克著勳勞。自領藩垣。委之心膺。忠懇之志。久而益彰。欽歎在懷。何嘗暫忘。以卿一從軍旅。多在邊陲。歲月積深。勤勞滋久。所宜出入中外。周旋寵光。今授卿檢校尙書右僕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端揆之崇。兼環衛之帥。遂卿望闕之戀。表朕念功之心。仍賜卿官告。卿宜卽赴闕庭。想宜知悉。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婕妤之靈。自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邕之體。進退得婉孌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顏以頌德。蘭幽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於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旣卜日辰。爰申奠醑。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淑容。故葬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獻。尙饗。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嗣皇帝稽首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伏以今年司天臺奏正月三日祀上帝於南郊。佳氣充塞。四方溫潤。祥風微起。廬州申運。理樹一株。

彰義軍節度使進白鳥一。鄭滑觀察使奏瑞麥五科。司天臺奏六月五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進白雀一。荆南節度使申連理樹一本。山南西道觀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臺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臺奏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丞不圖。肅恭寅畏。祖宗垂慶。嘉瑞薦臻。虔奉禎祥。伏深祗惕。今時惟玄律。節及季冬。仰薦明誠。敬率恆典。謹遣攝太尉司徒平章事杜佑薦獻。以聞。謹詞。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奏請上尊號及建儲闈。賀誅李錡。并進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祇嗣丕圖。雖致小康。豈稱大號。迫於人望。遂抑予懷。永惟強名。實愧虛受。儲貳者。上繼宗祖。下貞邦家。心非暨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宜體所懷。李錡包藏亂心。奮發兇德。不勞征討。自就誅夷。想卿忠誠。倍以爲慰。所進馬訓良可尚。服御且閑。取其戀主之心。足表爲臣之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想當知悉。

答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於人上。推其憂樂。與衆共之。須臾三兇薦興。二載連獲。凡百有位。咸一其心。誠念嘉謀。共致昭泰。今四表無事。三農有年。思與羣情。同其具慶。是宜削苛察之前弊。煦寬裕之新恩。仁及下而啓迪。歡心澤先春而導迎和氣。昨逢多故。主憂且使臣勞。今致小康。上安則宜下樂。庶欲解人之溫。阻申惟己之恩。豈曰殊私。煩於陳謝。

答李扞謝許遊宴表

朕自御萬方。僅經三載。運逢休泰。俗漸和平。當朝野無虞之時。見君臣相遇之樂。是故去滋彰之化。弘優貸之恩。近自宗親。下及士庶。賜其宴衍。遂以優遊。蓋以己之所安。思與人之共樂。雖夕惕而若厲。每戎志於無荒。賜春遊以發生。宜助時而有慶。卿等榮崇宗寺。恩重本枝。省所謝陳。彌嘉誠懇。

答劉濟詔

勅劉濟。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內百姓殷進能等七人奏前後事由具悉。卿爲國大臣。與君同體。寬而得衆。忠以忘身。每徇公而滅私。能虛懷以容物。與茂昭疆場之事。小有違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辯。卿外崇藩翰。內贊謨猷。念屈己以爲心。或難容忍。思戴君而是力。宜務叶和。勉卿寬裕之懷。助朕含弘之化。想宜知悉。

與柳晟詔

勅柳晟。卜英琦至。省所奏慶雲并進圖者具悉。昌運將開。祥符先見。發自和氣。聚爲卿雲。捧日而五色相宣。垂天而萬物咸覩。斯爲嘉瑞。宜契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大化。受茲玄貺。祇惕良深。卿以誠事君。推美奉上。獻輪困於圖畫。陳懇款於表章。披閱再三。彌增嘉歎。

答薛萃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卿久踐吏途。累聞能政。及居藩鎮。尤見忠勤。訓導而羣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實嘉乃績。每簡予心。宜遷雄劇之藩。以廣循良之化。勉於爲理。副朕所懷。所謝知。

上元日歎道文

道本無象。功成強名。生一氣之先。爲萬物之母。吹煦寒暑。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

故能阜蕃動植。啓迪邕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殷獻歲。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願聲聞紫極。不降玄休。大庇羣生。永康四海。流光垂慶。億萬斯年。

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無以示儀形。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念一禮。而福隨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爲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憑志誠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爲讚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臨。蓄爲精誠。發爲圖畫。如從大羅。應念而下。

答朱仕明賀冊尊號及恩赦表

朕以寡德。嗣承睿圖。俯從衆誠。勉受鴻稱。慶之大者。豈在予一人。推而廣之。宜及爾萬姓。爰因受冊之禮。遂施作解之恩。俾與羣生同斯大慶。卿盡忠訓旅。推美奉君。省茲賀陳。深見誠至。

祭威安公主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威安大長公主親潛毗伽可敦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修德容。動中規度。組紉之訓。既習於宮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姓。遠修好信。既申協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訃告。寵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

之曲空傳。歸路雖遙。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薄醑。庶鑑悲懷。嗚呼尚饗。

與仕明詔

卿久鎮邊防。初膺閭寄。式旌勤効。俾洽恩榮。褒德念功。故進封以示寵。忠誠亮節。宜因實而錫名。既表新恩。亦惟舊典。今改封卿丹陽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副所懷。想宜知悉。

與崇文詔

勅崇文。段良瓚。至省所謝亡妻邑號具悉。卿有濟時之勳。寵居衰職。士政承積善之慶。列在王官。俾洽恩光。故加褒贈。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榮。追芣苢之遺芳。宜從子貴。式崇寵命。以賁幽靈。省茲謝章。良用嘉歎。

祭張敬則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鳳翔節度使贈某官張敬則之靈。惟爾挺武毅之質。負將帥之才。名以忠聞。位由勤致。自膺閭職。益茂勤猷。惠膏疲氓。威吞黠虜。一方膏雨。千里長城。繼博望之功勞。能恢代業。傳子房之籌略。不墜家聲。方誓山河。遽捐館舍。逝川無捨。遠日有時。徽績空存。書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見。聽擊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彌深軫悼。往陳遺奠。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與希朝詔

勅希朝。劉志謹。至省所奏沙陁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八人并駝馬器械歸投事宜具悉。卿以將帥之才。鎮

華夷之要。憂勞爲國。忠勇忘家。聲動寇戎。塵清封略。突厥等嚮風輸款。率屬來賓。雖慕我懷柔。遠無不至。亦因卿威惠導之使來。念其歸投。宜有優賜。今賜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領以下。卿宜等第給付。其部落家口等遠經跋涉。宜稍安存。以勸歸心。用副注意。

與元衡詔

勅元衡省所奏當管南界外生蠻東凌六部落大鬼主直春等以所管子第百姓等二千餘戶請內屬黎州并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仁和下布黎庶獲安。威惠旁流蠻夷率附。勳勤斯著。倚賴彌深。欽矚之懷。豈忘寤寐。生蠻部落直春等久阻聲教。遠此歸投。願屬黎州。請通縣道。勉於撫慰。以勸將來。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悉。戎虜雖聞喪敗。封疆不可無虞。亦宜隄防。用副憂矚。

與陸庶詔

勅陸庶省所奏當管新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者具悉。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聞素著。茂政累彰。況勳可使人。智能創物。廢驚波之路。開砥石之途。捨舊謀新。以夷易險。財力不費。商旅斯通。惠旣及人。勳非擾下。績用可尚。欽歎良深。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表

卿男從史爲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公忠茂著。政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勳。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旌。是國舊章。非予私渥。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家聲益振。臣節逾彰。雖清望標門。崇冠山東之族。而丹心戀闕。恥爲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歎。所謝知。

與宗儒書

勅宗儒。卿邦家積幹。班列羽儀。嘗作股肱。弼諧無怠。及司管籥。鎮靜有方。欽重之懷。寢興不捨。春官之長。非賢不居。既簡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禮部尚書。并賜官告。往除餘慶。東都留守。卿宜便與交割。卽赴上都。想宜知悉。

與希朝詔

勅希朝。省所奏。党項歸投事具悉。卿邊隅寄重。閫外事繁。威行而軍聲外揚。信及而戎心內附。動皆展効。進必盡忠。勞績彌彰。倚望尤切。党項拓拔。忠敬等。頃雖爲盜。今已經恩。懼而歸投。情可容恕。許其後効。以補前非。卿宜安存。無使疑懼。其磨梅部落等。尙能繼至。亦許自新。宜加招諭。令知朕意。

與韓弘詔

勅韓弘。任光輔至。省所陳。請具悉。卿文武全略。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績。輯寧百姓。嚴整三軍。使予無憂。惟爾之力。省茲章奏。懇願朝宗。誠嘉深衷。難遂勤請。朕以梁宋之地。水陸要衝。運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師衆難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衆方悅附。人又知歸。鎮撫之間。事難暫輟。雖戀深雙闕。積十年而頽勞。然倚爲長城。捨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體所懷。卽斷來表。

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贊謨。猷功成輔弼。師損克承。訓義雅有令名。豈惟賞延。兼以能選。班行久次。頗積公勤。郎署稍遷。未爲渥澤。省茲章奏。深見懇誠。所謝知。

與嚴礪詔

勅嚴礪。省所奏進。蒼角鷹六聯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外閫。事皆奉上。勳必竭誠。時屬勁秋。致茲鷲鳥。調習成性。進獻及時。取其効用之能。足表盡忠之節。

與韓弘詔

勅韓弘。卿苦心奉國。極慮撫人。惠彼一方。於茲十載。歷展勤王之効。累陳戀闕之誠。才以任彰。節因事著。不加殊寵。何表成功。夫外擁旌旄。爪牙之重任。內參台袞。股肱之寄深。以爾一心。授茲二柄。永言倚賴。當副誠懷。今除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等使。餘並如故。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王鏐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卿自領大藩。累彰殊効。惠安百姓。表正一方。雖戀闕誠深。然殿邦寄切。既執圭而肆覲。宜返旆而勞旋。况淮海要衝。旌旄重任。永言共理。已有成功。方注意於撫綏。何瀝誠而陳讓。難允來請。宜體所懷。

答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審官爲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將相之任。所冀外爲藩翰。張爪牙之威。內贊謨猷。宣股肱之力。僉諧允屬。衆望攸歸。方注意於安危。何執謙而陳讓。所進官告。今却賜卿。無或再辭。卽斷來表。

畫大羅天尊讚文

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爲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愛勤勞謙。以爲無

疆之休。雖肇自於元聖。莫大之慶。思廣被於羣生。爰命國工。俾陳繪事。真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於通一德。景福旁濟於萬靈。休命耿光。自茲無極。詞臣承詔。恭爲讚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

浩無倪兮杳無極。

中有聖兮無上尊。

惟玄德兮可升聞。

圖相好兮仰高真。

誠上感兮福下臻。

俾百祥兮其萬壽。

配聖日兮而長新。

答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將相兼委。實難其人。非其德。不可謬承。當其才。不在懇讓。朕非虛授。卿勿固辭。宜斷來章。卽奉成命。已具前詔。當體朕懷。

畫元始天尊讚 并序

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強以爲名。至哉無上尊。得以是爲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遇八音之日也。皇帝教弘玄訓。業奉真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者。真儀不遠。隨相而生。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故命設繪素。展儀形。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瞻仰。感在天之聖神。通玄應於希夷。集靈祐於臍壑。詞臣承命。跪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

欲往從之省無緣。

命工設色五彩宣。

忽如真相現於前。

聖應聖兮玄又玄。

薦百福兮垂萬年。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 并序奉勅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蓆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其勇敢忠壯冠於一時。時稱爲名將。後竟以攻戰死於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諡曰忠武。贊曰。救曹之容。好配子羽。生揚勳烈。死諡忠武。武不顧身。忠不忘主。誠哉選士。無以貌取。

與驃國王雍羌書

勅驃國王雍羌。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隣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副闈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卿男奇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勤勤。申朕恩禮。敬受新命。永爲外臣。勉弘今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季安詔

勅季安。劉清潭至。省所奏。貝州宗城縣百姓劉弘。爲母病割股充祭。事宜具悉。卿任重弼諧。寄深鎮守。勤撫綏之政。贊變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雖因心有感。誠化我之時風。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茲陳奏。欽歎良深。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實重其任。貳職綱紀。亦難其人。卿素懷器能。累著聲績。亞理以明。慎選。專領以展。長才。知已下車。當親綏撫。佇聞報政。用副憂勤。所謝知。

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奉勅撰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藩東道節度使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慰良深。國家與吐蕃代爲舅甥。日修鄰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於封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素誠。雖有過言。敢以衷告。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時警邊防。歲焚宿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馬因風。猶出疆以相及。草木延火。縱近境而何傷。遽懷異端。未敢聞命。又云。去年忽生異見。近界築城者。且國雖通好。軍不撤警。近邊修緝。彼此尋常。况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理。何致深疑。靜言思之。雖生異見。頃曾報牒。彼已息詞。今又再言。寧無慚德。又云。皇天無親。有德卽輔者。皇帝君臨萬方。迨及四載。道光日月。德動乾坤。南北東西。化無不及。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北虜何爲歸明。南蠻何爲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可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圖。則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請三思。又云。漢之臣下。頗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豈假彼蕃。遠思傍助。忠亮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鄰封壤。縱未能爲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獻直言。以祛深惑。願推誠信。同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暮嚴寒。惟所履安。勝遠垂惠。愧佩殊深。今因押衙迴。亦有少答。信具如別紙。恕輕勸也。不具。忠亮敬白。

與南詔清平官書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首。段谷普李昇。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牟尋。喪逝。朕以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閣勸。繼業撫人。輸誠奉教。蒸黎咸乂。封部獲安。皆是

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終令圖。以副遐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冊命。閔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答王鏐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艱食。朕明申詔旨。親遣使臣。蠲其逋租。賑以公廩。爰與利物之利。用表憂人之憂。庶使疲氓均霑惠澤。卿克勤乃職。共理爲心。省茲賀陳。深見誠意。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陳奏。具悉。卿翼戴君親。出入將相。久專戎閫。累覲王庭。忠勞必竭。其智謀誠懇。每形於章表。近者志在憂國。慮及安邊。請率精兵。親防黠虜。朕以卿當管軍鎮。寄重事殷。實藉撫綏。用安封部。雖未允所請。而深嘉乃誠。今又密奏恆州具申事體。曲盡忠勤之節。備知丹赤之心。言念再三。發於嗟歎。眷重之至。併在予懷。想宜知悉。

與藩孟陽詔

勅孟陽。卿夙懷才略。早振聲猷。歷踐班行。累彰績効。自守關輔。克舉藩條。軍及蒸黎。威行軍鎮。永言所任。未展其能。朕以東川蜀門重鎮。弊承軍後。雄歷險中。思得忠勤之臣。撫此凋殘之俗。量才注意。無以易卿。今授卿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古先聖王託於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共其愛。唯推是心。可底於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

懷雖勤於夙夜。愆伏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己。是用欽刑緩死。已責卹貧。罷郡國之貢珍。省宮廡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愠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變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所賀知。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朕統承鴻緒。子育蒼生。累歲有秋。今春不雨。在陰陽之數。雖有盈虛。爲父子之心。敢忘惻隱。俾除人弊。以盪歲災。卿等任重宗卿。恩連屬籍。省茲陳賀。深見忠誠。

答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朕以時陽舛候。春澤愆期。思備旱之方。無如貶省。務勸天之德。莫若精誠。是以修己卹人。去煩節用。冀答天戒。以致時和。卿志竭邦家。職修軍衛。省茲章表。深用嘉之。所賀知。

與迴鶻可汗書

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略。統制諸部。君長一方。纂承前修。繼守舊好。故得邑落蕃盛。士馬精強。連挫西戎。永藩中夏。况嚮風之義。每覲於朝。聘事大之敬。常見於表章。動皆由衷。言必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風規。至於寢興。不忘歎矚。勉弘令德。用副誠懷。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已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今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留。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

納馬多則此力致款。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彼此爲便。理甚昭然。况與可汗。禮在往來。義存終始。親隣既通。於累代恩好益厚。於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於一言見信。思遠明智。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撻拓勿施。鄔達於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韋丹詔

勅韋丹。竇從直至。省所陳賀并奏江饒等四州旱損。其所欠供軍留州錢米等。並已放免。又奏權減俸及修造陂堰。并勸課種蒔粟麥等事。宜具悉。朕頃緣時旱。慮害農功。雖推咎己之心。敢望動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澤霽然。仰荷玄休。俯增祗惕。卿喜深稱慶。忠切分憂。既覽賀陳。兼詳奏請。至如蠲逋以卹人隱。減俸以濟軍須。抑末業而移風。務茲菽麥。防旱年而歎雨。修利陂塘。皆合其宜。並依所奏。非卿公勤奉上。仁惻發中。則其理之心。不能至此。再三與歎。一二難申。勉於始終。以副朕意。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勅從史。史滯至。省所陳謝具悉。卿亡父早踐班榮。久著聲績。永言褒贈。自叶典常。况卿孝友承家。勤勞事國。念茲忠節。皆稟義方。將慰匪莪之心。宜流白葉之澤。豈爲殊渥。類至謝章。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朕以春候發生。歲功資始。順陽和而布政。賑貧乏而勸農。載念罪人。因除弊事。隨其所利。施以爲恩。富庶之端。實漸於此。卿等義敦宗戚。誠竭君親。省茲賀陳。用增嘉歎。

與孫璿詔

勅孫璿。劉德惠至。省所進隴右地圖。兼進戰車陣圖車樣。及奏陳收復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茲右輔。固乃西疆。創制戎車。繕修軍實。思收故地。誓立殊勳。載覽陣圖。兼詳所奏。誠得開邊之略。益加報國之心。斯謂盡忠。彌增注意。眷言所至。無忘於懷。

與李良僅詔

勅李良僅。卿久在軍門。習知邊事。居常恭恪。勳必忠勤。眷乃才良。可分憂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軍使。并賜官告。往延州。旣兼軍鎮。且雜蕃戎。防遏撫綏。兩須得所。宜勉所任。用副朕懷。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朕勤求人隱。慎卹農功。念播植之時。必資首種。虛懸馨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歛散。卿等名登庶老。業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卷四十一

初授拾遺獻書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於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

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躡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儉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闕儒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墜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霽。中廡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顯顯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

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裴垣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說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垣。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况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垣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尙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諫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尙含容而納之。况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卽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

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僭儒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垪。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讎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取。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雖往例與官。裴垪等依舊職。獎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聖恩。實亦下負人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爲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已來。天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權承命之不懈。斯則聖德皇威大被於

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調馭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荆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戀闕爲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則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獲。天下節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况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既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伴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今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摠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勢。其勢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邪。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爲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

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祕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疏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覺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辯。令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爲利。况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嘗爲和

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親。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聞於天聰。疎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况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唯上辜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迴。卽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慮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移改。以臣所見。事又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伏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子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爲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令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爲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元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爲不可。違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卽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

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望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謹奏。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租放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况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羸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載。宮中人數。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屢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

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聖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被普寧公主關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爲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爲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爲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已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辯明聖意。外足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裨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恐非宜。况徵魏宅內舊堂，本是宮中。

小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賈。其價非多。伏望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鏐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聞王鏐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鏐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爲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鏐若除。則如王鏐之輩。皆生異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俸門一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鏐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憊。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爲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鏐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鏐邪。故臣以爲深不可也。其王鏐鎮歸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尙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卽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奉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顛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

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即日修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卽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況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爲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裨聖政。以臣所見。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在於事體深以爲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奏。

白香山集

卷四十二

論孫瑤張輔國狀

孫瑤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爲重鎮。承前已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爲之節度使。昨者孫瑤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孫瑤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略。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爲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瑤已受戒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已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知。

張輔國

右輔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勵。以臣所見。便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懾天下姦臣之心。何者。輔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輔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爲輔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二

則聞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輔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輔國未曾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輔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卽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容其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途。途許進奉之聲。已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昨訪聞。又無明勅。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卽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閩鄉縣禁囚狀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十數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禁身多年。妻已改

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賠。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填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況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冤。三年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卽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冤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具事奏上。

論承瓘職名狀

承瓘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瓘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已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瓘便是制將。又充討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

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驅使承瓘。歲月旣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隨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爲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卽望改爲都監。且循舊例。雖威權尙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爲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週。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必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

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諠諠。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卽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師閑官。免令元稹卻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請罷恆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恆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瓘。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瓘自去已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已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元。卻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功。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賞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議無不許。請而後捨。模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權威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溼。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

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請罷恆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今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卻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略無形迹。但恐今日已後。此輩無不辨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虛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

有詞見雪恆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者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帖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慮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剋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爲深憂可爲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爲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以塵黷不休臣卽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爲是所言爲忠則陛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恆嚴綬衆稱怯懦無恥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卽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況元陽功効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爲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當星象。職在箴規。皆須聞。遠清方。行實端。然後可以佐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芻言。必直其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職。忝冒已深。況超擢榮班。慚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聞實若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驚鈍。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爲養。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蹟。無任兢惕。謹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僮拜恩。恍惕受命。戰越踟躕。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慚日深。況於官祿。

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遽從所欲。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鳥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況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過加饒。榮優置醴。金壘引滿。將玉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慚隕。越於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纒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願陋質而懷慚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踟地。歡呼動天。況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

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慚。肉食無謀。未展涓埃之效。素餐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況天廚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於寰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參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爲春。徒激丹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寒。特加慰問者。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駭瘕而潤以脂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纈之恩。甫及。和則體舒。不龜之澤。既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德。寧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感躍之誠。倍萬恆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錫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遠。而尺素內慚。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恆情。

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煙。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願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殞冰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況春蒸之薦時。始因風出。當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颺隨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慚惶。若無所措。但欲之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捧持。開卷授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曆之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錫賚旋乃。臣等慚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特加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策。雖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加賜食。榮及承筐。寵厚縑緗。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飽。退有愧於素飧。徒積慚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環餅等。伏以時唯秋社。慶屬年豐。頒上尊之酒漿。賜大官之餅餌。既非舊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慊。謹奉狀。

卷四十三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章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尙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若考覆。退者必多。韓臯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祇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微俸。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尙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

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尙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尙書兵部郎中騎都尉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尙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今重試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已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祇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儻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成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

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奏

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諭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詎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讎，未雪國恥，凡人有物，猶合助之，況取其財，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籍其家財。今陛下欲使田布誓心報讎，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須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厚祿，居陛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卻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動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鑑可鄆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嘗貶官。卽恐太重。況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秤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衆心無懼。以爲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慚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已來。詔大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七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

節將大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大原與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況今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顏勤恤。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博後。卽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況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擾敗軍陣。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卻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讎。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効。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計。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略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費糧。最可痛惜。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並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卽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三數月間。須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狀。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斯。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

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況察羣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卽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卽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肺腑。實恐軍用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卽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懌。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卽救援不來。內卽餓糧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卽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遙。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奏狀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鬪相擊爲毆交鬪致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爲相爭。旣非鬪爭又蓄怨怒卽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鬪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鬪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

秀怒妻有過。卽不是無事。既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卽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卽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況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略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今得計。謹同參酌。件錄如前奉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惡。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頓處死。

卷四十四

爲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就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肆眚措刑。滌瑕蕩穢。凡在黔首。納於歡心。矧又祇祀天地。孝享宗廟。蠲減租賦。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

敬賓養老念舊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頹綱必舉。況陛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目專專然觀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顛顛然聽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渡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況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慚竊股肱。喜深骨髓。歡欣悚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幸之至。

爲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躋地踟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覽皇明。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卽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瀆驚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

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穹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踏地跼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遠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況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相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任懇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事。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於山。月離於畢。初灑塵以震霖。漸破塊而滂沱。圃囿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歡心。臣等位忝鈞衡。職乖變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慚。無任兢惕之至。

爲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殺戮訖。皇靈震耀。兇孽梟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羣生。合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孽。闐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清宴。逆賊某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包藏禍心。竊弄凶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鷲鼎魚。偷活頓剋。顛木之餘。枿瘖疽之遺種。斧斯欲加而先折。鉞石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算。則天下之心。有以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乙既已斬首。某乙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卽應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旣不存。毛將安附。況我乘破竹。彼繼覆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忭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爲宰相作

臣某等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幸。頓首頓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己。心禱於天。天且不違。物寧無應。況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周流。密雲布護。蒙然暫蔽。赫矣復明。屏翳朝躋。但驚若煙之涌。曜靈晝掩。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感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覩。與無災同。慶生交感之間。喜淚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會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大鑒。孔明道配。日新

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皆之濟時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慚變理無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忭躍踴躍之至。

爲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申。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飲泣茹悲。哀慚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敘勳封。特乞聖慈。迴充追贈。儻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踏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躡宸嚴。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獎。非次昇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臣性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移秩宮寮。卑冗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憤。四年循省。晝夜寢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又寧。臣得爲昇平之

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厲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跼身地遠。仰首天高。蟻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算無遺。妖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翦。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是此始。臣名參共理。職忝分憂。忭舞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厲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纂承大業。子育羣生。信及豚魚。威殲梟獍。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從人欲而俯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獨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擢。職在頒條。忭躍之誠。倍萬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忭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感恩。踟地失次。臣某臣。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已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吁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況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濬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答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酬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長慶二年。

爲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僂受賜。竦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寵過加籙。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慚無麴蘖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戎卽敘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風。人臣既絕外交。問遣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況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感戴慚惶。倍萬常品。

爲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降於上尊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展於股肱醉飽有慚於口腹

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廡行及中途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爲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戀難陳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慚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刀宣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作身榮實可藏爲家寶況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爲宰相謝官表 爲徵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申謝臣伏准近列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爲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僣俛安懷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況臣才庸淺遭遇盛

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蹟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己。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卷四十五

策林一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日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 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廷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鄰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

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況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況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慚惶懼。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 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競。恕己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于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爲。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與。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與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不傳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饒不得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廟。

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尙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間。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模復刑措。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旣獲貳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惓惓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慚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親陛下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躪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摠策問中事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爲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爲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

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父猶畏賢之遺逸。褫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恐其未賓。大化豈乎陰陽猶慚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貴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 在慎言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況其邇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況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況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見天下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顚顚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敬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

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勸其政。懷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己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爲欲。拂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

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由教不由時

問。賾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臣聞代之澆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寢衰。君臣陵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尙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植而稗稂生。故教化優深。則廉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姦

充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克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誅。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愛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倅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開房杜之讜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 在恕己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夫恕己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為。以及天下者也。故己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己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己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己欲

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 黃老術 在尙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尙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 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效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 號令 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間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漸。豈無其要。臣聞王者發施號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於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己。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爲也。蓋行諸己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於己。雖家喻戶曉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所其好。重其所爲。有諸己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爲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爲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懷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懷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於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

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其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於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 辨妖災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爲福於大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謬濫哉。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

妖瑞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攝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雒於鼎，宋景有罰，熒惑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己，則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遠，亦謫見於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也。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賸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譴日興，此之謂咎徵也。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與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瓊瓌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書之。

十七與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疹流行。或疾而天。思欲銷六極。致五福。毆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爲。可致於此。臣聞聖人與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訴合網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壅鬱。伐爲凶短折。攻爲疾。聚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其羨者潛爲伏陰。淫爲愆陽。守爲彗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於襁褓卵胎之生。皆天閔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糝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疹所加。衆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愛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和。惠

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以陶三才謬濫之氣，發爲休祥。馭一代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 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愒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反，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偶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恆雨若；愒，恆暘若。言不信。

不义。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隳月之霧。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況王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況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於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達時。能輔時也。將在乎稟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糴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爨山川以圭璧。祈

土龍於玄寺。舞羣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畜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卷四十六

策林二

十九息遊惰 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遊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遊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亦人歸矣。而況於勸之乎。遊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況於禁之乎。當今遊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連債。豐凶既

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墾罷人終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旣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釋。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恐臣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迴心。遊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與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 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爲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將帛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

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利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彈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愜鄭衛之音。厭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輟跡之遊。猶未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反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頽於方鎮。方鎮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

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實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酤誠厚斂及雜稅

間鹽鐵之謀。權酤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賤。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折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

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算，亦國乏用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執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上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筭之謀，則思侵削於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墜，利厚則姦生，姦生則利薄。臣以爲墜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

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姦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利害之效。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稗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徭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筭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姦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臺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循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況可日削其穀。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

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郁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害可明徵矣。夫賈斂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輸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爲姦。爲盜。有餘者爲驕。爲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恥行。作爲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方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

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因凍餒。姦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恥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姦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獮未祭。置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麋卵。蜺蜚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爲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懷悽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爲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溼。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頹邪。以貪冒爲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反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溼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

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爲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況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轅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
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
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
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
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斲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
柄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彝倫日序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
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
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權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
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未商較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
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已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塞微俸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校正欠資者。不署議官。立而爲文。權以救弊。蓋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
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
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艱。革其前失。廣丞郎樞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
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 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爲官吏者可長子孫。
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與滯
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爲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
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
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
之典墜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
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
不轉者。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

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旣已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爲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姦僞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消。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邑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姦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寔以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而成姦。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邑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

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尙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旣得人使之爲政。何則。撫字之方尙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尙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尙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尙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竿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尙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尙或迷真僞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爲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畏于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駢驥而求致遠。臣恐冀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已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買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

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心。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僞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卷四十七

策林三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詛僞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甄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

失所由知也。颺使之職舉。則天下之雍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勗。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迹。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措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擬新規也。

三十七決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詔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子首。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壅蔽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彝倫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郅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況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弛。張君之心。脅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疎。然後能訴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祿厚其俸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

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況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爲非者。百無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勦。荒沲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關。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況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爲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旣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

輿滅之由何申。逆順之要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與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爲名先，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變，取亂侮亡，不爲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與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兵數 省軍費在斷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爲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効，固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十又銷其三。四

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故臣以爲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爲戰卒。無事則散爲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侯之制。兵賦之義也。況今關畿之內。鎮壘相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其廩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將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略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與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探之。孰爲可者。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捨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鷩。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彈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羌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儉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

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爲近算淺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虞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近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虿。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靜而煙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虜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略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爲圖。以人安師壯爲計。故德盛而日聞。則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則威必震讐。夫然可以不靡財用。不煩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

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勦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爲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爲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爲藩者。四夷爲之守也。何則。苗特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鑿昌亡。審用捨。復何如哉。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特險之論。與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爲險之爲用。用捨有時。特既失之。棄亦未爲得也。何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爲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以忠信爲甲冑。以禮法爲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爲固。以金革爲備。以江河爲襟帶。以丘陵爲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

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卽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爲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乖虛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於策。當舉行之。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於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開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同姓。其失也。爵號大尊。土宇大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旣以亡而更易。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

固邦本之業而已。蓋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爲臣妾，況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讎敵，況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導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虛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爲先，不以封王爲急，以優勸勞逸爲念，不以建侯爲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意，以安撫黎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息遊惰止兼并實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爲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爲功利，可得而聞乎？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遊惰實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旣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爲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

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遊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爲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遊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者矣。

五十三議肉刑 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爲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爲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剝擿黥劓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爲之。而天旣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旣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爲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 迭相爲用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用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薙之以刑。其闕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先道而後禮。中則先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爲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剗邪窒慾。致人於恥格。莫尙於禮。反和復

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疎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卷四十八

策林四

五十五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恥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於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

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於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饑斂。萬姓窮苦。有怨無恥。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皋陶爲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人於末。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大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效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休。

和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觀。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於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執不可忍。至有贖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讎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爲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爲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爲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苛刻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別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核。核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爲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況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政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網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闡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於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民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愆勳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案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噓嚙。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數旣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疎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大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

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話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褻製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妄，其可得乎。

六十一 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捨，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尙爲之隱退，況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 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效何徵？禮之壞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崩也，何術以濟之乎？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尙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

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屨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壞。樂盈則放。放則崩。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虛其減削。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六十三沿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故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

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姿。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裼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鏗鏘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之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襲損益不同。同歸於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爲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觀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

代雖聞咸澹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不樂也。臣故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篲梓擊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權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遊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日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捨。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

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況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寢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 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寢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業。天然亦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

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況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況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 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觀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刻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教之。其道安在。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

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稊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稊莠。蕪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尙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探詩 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探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探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 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謬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絕滅者。通於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補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諱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

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審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審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患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慎諫而理者也。況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況其有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 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耶。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與從佞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己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爲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能出而爲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捨與亡之驗。唯明王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

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誠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己。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況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況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疎。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骸者日疎。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爲衰。轉安爲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己。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爲良藥也。雖逆於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爲美疹也。雖遜於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爲盛。轉危爲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愛。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親臣如股肱。則臣親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求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策。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 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爲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爲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肉食矣。然後收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與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 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入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周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

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

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行令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卷四十九

判 五十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鳥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疎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岵之無情。想采芣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不忍庇於根。難

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雪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蒲。蓄許嫁之心。則乖松竹。況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效尤於鄉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羣。勤苦修辭。乙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非。葑失則自求諸己。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尙苟求。蓋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

許

有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僂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咎則自貽。因勵節而爲官。政將可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蓋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永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於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待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遑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爲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諸思砭石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蓼莪之慕誠合盡哀迫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唯服麻纒況血氣之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旣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爲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爲不拂銜君之命鬪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棄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與駢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於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尙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變弧學劍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教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略之無取雖藝何爲況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以三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禋如修蘋藻之誠是用秕稗之禮況人之僭濫徒欲乞靈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詔也黷神無乃吐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請禱於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之難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忘恤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場苗不食誠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違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伊納過時必先問罪淹恤有故亦可徵辭月既及於正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入貢之程政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艱雖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盬辭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爲縣令教人煮木爲酪州司責其煩擾辭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爲景念在濟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歉歲以爲虞將勤煮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爲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

法焉用尤而效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過。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非。是得長人之道。況天倫不睦。地訟攸輿。利方競於膏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聞爭以鬪牆。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之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於孟光。閉閣而思。吾何慚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躡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愆。七札不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墜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纁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遊重義。蓋恤哀情。孝不在於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況求益之初。無友不如己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於一哀。是不遵於久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舊館遇喪。宣父尙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揆之怒。父兮既爽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

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寶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車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得景爲宰秋零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零恐爲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黍盛。零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愆時。虐旣太甚。雖蓐收之戎序。零亦何傷。冀有聞於鶴鳴。庶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爲政。襄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爲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本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賑乏。情本由衷。爲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旣憂於二鬮。公有滯積。戶將餓於一鐘。是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貧振廩。郵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辛不殺之或責其不悌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傳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誠。損怨爲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悌之責。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爲將以箠膠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圃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憲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爲己

在公而行誠非爲己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況情非私謁可以不愧於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鐘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不爲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循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況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噉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蓋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雍欲晞旅次員來將受殮而已生涯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威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噉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葦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贓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姦賊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既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況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尙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參食菜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

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尙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察察參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囊帷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爲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衷甲自防。猶軫翦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餘歲有頽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不許

月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參耆耄。名繫版圖。天賜未頽。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難遠例。況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尙齒肆筵。我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時頽。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乙云未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

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況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冀鷹而從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娉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何臧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吾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己。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修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蒼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況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鬪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得著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予智。縣舉爾知。將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僭理。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人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掣餅。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略辭云內無糧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尙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卽爾刑。乙登彼將境。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葭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司科之稱於浙江揚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司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違寧。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販朱實於厥宜。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了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隣人詰云夫子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內外。丁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歎。永念重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恤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夫和。甲孝務恪恭。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勿庸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爲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況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墮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景天婚是恤。奄夢斯乖。以處子之薨華。遷他人之蒿。

里。曾靡下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爲相以青鳥。欲同宅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大夜有行。況生死寧殊。男女貴別。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魂。焉能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謀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與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黷武。弊起惠姦。有罪未若慎刑。濟軍不如經國。況王霸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權。苟矣省司之言。孰非經久。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待法曹不許訴稱三品已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繫。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紲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臥或十旬。旣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待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況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旣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辯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闈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兮位下。尚欲宗子。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達格今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徼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雖則未獲真人。預傳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況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孽。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司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司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自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時斯昧。方鳴三鼓。知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色。夙興宜伺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是必動而有悔。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坐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既名彰而見舉。誠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蓋守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諒。兼濟豈資於絕俗。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既異於古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苟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笱簞以陳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義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閨門罪羅邦憲寵非他致既因表以勳賞咎雖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恤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窮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已而則可景乙奇贏同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與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辨其出入旣慎守而無怠豈僞遊而能過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察戒嚴不可踰也崔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苟曰不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盬盍從致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所懲。必在弊之不及。相時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好合。事斯彰露。旋見佻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訟。辭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沒。丁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白香山集

卷五十

判 五十道

得了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爲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躡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旣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愆採木之時。未建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味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爲。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修未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耒未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賓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庀徒有怠。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旣墮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攬。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

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饗養而是啓，寧僭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廩，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旣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修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訴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荐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啓塞之文，雖必資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尙隱情，臣宜守道，况幄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惟尙詐，人不易知。同饋膠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槩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檠於漢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厲行。於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蓋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乙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理合化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心。經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干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幸彼羣才。登於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貴賤苟合。曾是汎交。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既登貴仕。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漸於

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已以斯致。諂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屢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王者富人。藏於天下。故也。

賦斂異宜。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置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齋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始求主禮。遇加籩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饈。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隣。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己。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於美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爲。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忘

彼危身將不用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爾則狎而翫之引伸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爲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爲凶况未靖方隅尙勤征伐卽戎推轂旣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簿威雖欲恤勞微警恐爲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糞間嘔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慚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待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觝請賠半價乙不伏

馬牛於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旣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蹄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蜿蜒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皂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賠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

承家不嗣。禮許仳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啓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庶可同於束繯。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爲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是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勳。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尙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敘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爲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於身。難求疎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日。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臣節。壅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某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闕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偽造論。訴云所由盜買。因買用之。請減等。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盜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未減。用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疾。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人欲。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嗟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塞訛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尙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多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義滅親。

法許原情。慈通隱惡。俾恩流於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尙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羣萃之秀出者。不台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僞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職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旣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辯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尙親親。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與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位。然禮經尙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序。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仄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撫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

吹噓無益。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柄。物豈相容。道且尙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翮。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謹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味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閭彰於外。廉使以道敦知已。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仄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嫵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

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質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非。故欲柔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尙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斯五稼。且町疇是務。豈是贖軍。雖輟迹不加。未爲曠土。葢穀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劾。

得甲爲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旣榮爲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爲縱欲。况禮先納采。足明孀婉之求。聘則爲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奉旗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

階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毫尾。充庖爲用。遂有闕於去腸。既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慚。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贓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贓。丁放利欲贏。景連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贖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尙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贓。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襲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尙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會元易。簣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遺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愼

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常。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親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顛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卷五十一

後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誌。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茲而後。宜其絕筆。若餘集未盡。時時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徵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

格詩歌行雜體 凡五十七首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從此後蘇州作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晨。初貽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箸溪醢。水鱸松江鱗。

侑食樂懸動。佐權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疑未闕。醜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郡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徵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徵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題西亭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與。橋柳高扶疎。烟蔓孺青薛。水花披白蕖。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房。窈窕深且虛。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郡中西園

閑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且暮鳴不已。院閑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長樂。鳴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閑如此。始悟諠靜緣。何嘗繫遠邇。

北亭臥

樹綠晚陰合。池涼朝氣清。蓮開有佳色。鶴唳無凡聲。唯此閑寂境。愜我幽獨情。病假十五日。十日臥茲亭。明朝吏呼起。還復視黎甿。

一葉落

頰暑鬱未退。涼颿潛已起。寒溫與盛衰。遞相爲表裏。蕭蕭秋林下。一葉忽先委。勿言微搖落。搖落從此始。

崔湖州贈紅石琴薦煥如錦文無以答之以詩酬謝

白香山集 八詩

賴錦支綠綺，韻同相感深。千年古澗石，八月秋堂琴。引出山水思，助成金玉音。人間無可比，比我與君心。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餘杭，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穠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石排壺觴。胡琴錚鏘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灑翻菌萐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碁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檠戟腰有章。盛時儻來合慚愧，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爲夭，七十爲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

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

我爲江司馬，君爲荆判司。俱當愁悴日，始識虛舟師。師年三十餘，白晢好容儀。專心在鉛汞，餘力工琴碁。靜彈絃數聲，閑飲酒一卮。因指塵土下，蜉蝣良可悲。不聞姑射上，千歲冰雪肌。不見遼城外，古今塚壘巖。嗟我天地間，有術人莫知。得可逃死籍，不唯走三尸。授我參同契，其辭妙且微。六一闕扁籟，子午守雄雌。我讀隨日悟，心中了無疑。黃牙與紫車，謂其坐致之。自負因自歎，人生號男兒。若不佩金印，卽合鑿玉芝。

高謝人間世。深結山中期。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鑪囊一以動。瑞氣紅輝輝。齋心獨嘆拜。中夜偷一窺。二物正訴合。厥狀何怪奇。綢繆夫婦禮。狎獵魚龍姿。簡寂館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觀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姪女隨烟飛。始知緣會間。陰騭不可移。藥籠今夕罷。詔書明日追。追我復追君。次第承恩私。官雖小大殊。同立白玉墀。我直紫微闈。手進賞罰詞。君侍玉皇座。口含生殺機。直躬易媒孽。浮俗多瑕疵。轉徙今安在。越嶠吳江湄。一提支郡印。一建連帥旗。何言四百里。不見如天涯。秋風旦夕來。白日西南馳。雪霜各滿鬢。朱紫徒爲衣。師從廬山洞。訪舊來於斯。尋君又覓我。風馭紛逶迤。岐裾曳黃絹。鬢髮垂青絲。逢人但斂手。問道亦領頤。孤雲難久留。十日告將歸。款曲話平昔。殷勤勉衰羸。後會杳何許。前心日磷緇。俗家無異物。何以充別資。素牋一百句。題附元家詩。朱頂鶴一隻。與師雲間騎。雲間鶴背上。故情若相思。時時摘一句。唱作步虛辭。

霓裳羽衣歌 和微之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歌百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
按前。按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縠步搖冠。鈿環疊瓊珊瑚婷。似不任羅綺。願聽樂
懸行復止。馨簫箏笛遞相攙。擊擗吹聲邈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騮初入拍。秋
竹竿裂春冰折。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烟蛾斂略不勝
態。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鬢招尊綠。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
却收翅。喉鶴曲終長引聲。當時乍見驚心目。凝視聽聽殊未足。一落人間八九年。耳冷不曾聞此曲。溢城

但聽山魃語。巴峽唯聞杜鵑哭。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笙簧謝好箏。陳龍臂築沈平笙。清絃脆管織織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虛白亭前湖水畔。前後祇應三度按。便除庶子拋却來。聞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鍾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閑悶。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舞者無。答云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四幅花箋碧間紅。霓裳實錄在其中。千姿萬狀分明見。恰與昭陽舞者同。眼前髣髴觀形質。昔日今朝想如一。疑從魂夢呼召來。似著丹青圖寫出。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吳妖小玉飛作烟。越豔西施化爲土。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苧蘿空處所。如君所言誠有是。君試從容聽我語。若求國色始讎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祇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

小童薛陽陶吹簫築歌 和浙西李大夫作

剪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雉老死李衮生。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合囁之間天與氣。潤洲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猿鳥不啼。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詘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轉轉。轉轉。轉轉。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雲飄蕭。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羣。衆音覩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嗟爾陽陶

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啄木曲

莫買寶翦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翦不得。莫磨解結錐。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鎗不得。刀不能翦心愁。錐不能解腸結。線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一時歇。

題靈巖寺

娃宮屐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傾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雙石

蒼然兩片石。厥狀怪且醜。俗用無所堪。時人嫌不取。結從胚渾始。得自洞庭口。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擔舁來郡內。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老蛟蟠作足。古劍插爲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間有。一可支吾琴。一可貯吾酒。峭絕高數尺。坳泓容一斗。五絃倚其左。一盃置其右。窪樽酌未空。玉山頽已久。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漸恐少年場。不容垂白叟。迴頭問雙石。能伴老夫否。石雖不能言。許我爲三友。

宿東亭曉興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窗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鴈云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草透牆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

日漸長。春尚早。牆頭半露紅萼枝。池岸新鋪綠牙草。蹋草攀枝仰頭歎。何人知此春懷抱。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已老。萬莖白髮直堪恨。一片緋衫何足道。賴得君來勸一杯。愁開悶破心頭好。

花前歎

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歲課年功頭髮知。從霜成雪君看取。幾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吳韋盡成土。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年年作花主。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欲散重拈花細看。爭知明日無風雨。

自詠五首

朝亦隨羣動。暮亦隨羣動。榮華瞬息間。求得將何用。形骸與冠蓋。假合相戲弄。何異睡著人。不知夢是夢。

又一首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萬戶。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水旱合心憂。飢寒須手撫。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

又一首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迎送賓客懶。鞭笞黎庶難。老耳倦聲樂。病口厭杯盤。既無可戀者。何以不休官。

又一首

一日復一日。自問何留滯。爲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亦須隨豐約。可得無限劑。若待足始休。休官在何歲。

又一首

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處。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

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爲解釋其義依韻加四句

義重莫若妻。生離不如死。誓將死同穴。其奈生無子。商陵迫禮教。婦出不能止。舅姑明且辭。夫妻中夜起。起聞雙鶴別。若與人相似。聽其悲唳聲。亦如不得已。青田八九月。遼城一萬里。徘徊去住雲。嗚咽東西水。寫之在琴曲。聽者酸心髓。況當秋月彈。先入憂人耳。怨抑掩朱絃。沈吟停玉指。一聞無兒歎。相念兩如此。無兒雖薄命。有妻借老矣。幸免生別離。猶勝商陵氏。

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

黃壤詎知我。白頭徒憶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

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四月一日天花稀。葉陰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聲樂。麥風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節忽蹉跎。遊心稍牢落。春華信爲美。夏景亦未惡。颭浪嫩青荷。薰欄晚紅藥。吳宮好風月。越郡多樓閣。兩地誠可憐。其奈人離索。

吳中好風景二首

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纖埃滅。暑退衣服乾。湖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又一首

吳中好風景。風景舊朝暮。曉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况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聞有白太守。拋官歸無谿。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太守駐行舟。閭門草萋萋。揮袂謝啼者。依然兩眉低。朱戶非不崇。我心如重狴。華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竊所怪。賢者默思齊。我爲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答

吏滿六百石。昔賢輒去之。秩登二千石。今我方罷歸。我秩訝已多。我歸慚已遲。猶勝塵土下。終老無休期。臥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詩。朝與府吏別。暮與州民辭。去年到郡時。麥穗黃離離。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爲郡已周歲。半歲罹旱飢。襦袴無一片。甘棠無一枝。何乃老與幼。泣別盡霑衣。下慚蘇民淚。上愧劉君辭。

別蘇州

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尙聞絲竹聲。悵望武丘路。沈吟澣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

卯時酒

佛法讚醜醜。仙方誇沉瀝。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嚙入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支體暢。仍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吾來可吁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反泉。超然蟬離蛻。

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况茲杯中物。行坐長相對。

自問行何遲

前月發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問行何遲。還鄉無他計。罷郡有餘資。進不慕富貴。退未憂寒飢。以此易過日。騰騰何所爲。逢山輒倚棹。遇寺多題詩。酒醒夜深後。睡足日高時。眼底一無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國日。懶放亦如斯。何必冒風水。促促趁程歸。

除日答夢得同發楚州

共作千里伴。俱爲一郡迴。歲陰中路盡。鄉思先春來。山雪晚猶在。淮冰晴欲開。歸歎吟可作。休戀主人杯。

問楊瓊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

有感三首

鬢毛已斑白。衣綬方朱紫。窮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車輿紅塵合。第宅青煙起。彼來此須去。品物之常理。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委蜕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生子。子結花暗凋。繭成蠶老死。悲哉可奈何。舉世皆如此。

又一首

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開換一主。

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

又一首

往事勿追思。追思多悲愴。來事勿相迎。相迎亦惆悵。不如兀然坐。不如塌然臥。食來卽開口。睡來卽合眼。二事最關身。安寢加餐飯。忘懷任行止。委命隨脩短。更若有興來。狂歌酒一盞。

宿滎陽

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曲。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兒戲時。宛然猶在目。舊居失處所。故里無宗族。豈唯變市朝。兼亦遷陵谷。獨有溱洧水。無情依舊渌。

經溱洧

落日駐行騎。沈吟懷古情。鄭風變已盡。溱洧至今清。不見士與女。亦無芍藥名。

就花枝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歡娛逐日來。任他容鬢隨年改。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自量氣力心與情。三五年間猶得在。

喜雨

圃旱憂葵藿。農旱憂禾菽。人各有所私。我旱憂松竹。松乾竹燹死。眷眷任心目。灑葉溉其根。汲水勞僮僕。油雲忽東起。涼雨淒相續。似面洗垢塵。如頭得膏沐。千柯習習潤。萬葉欣欣綠。十日澆灌功。不如一霖霖。方知宰生靈。何異活草木。所以聖與賢。同心調玉燭。

題道宗上人十韻 并序

善濟寺律大德宗上人法堂中有故相國鄭司徒歸尚書陸刑部元少尹及今吏部鄭相中書韋相錢左丞詩覽其題皆與上人唱酬闕其人皆朝賢省其文皆義語予始知上人之文爲義作爲法作爲方便智作爲解脫性作不爲詩而作也知上人者云爾恐不知上人者謂爲護國法振靈一皎然之徒與故予題二十句以解之

如來說偈讚菩薩著論議是故宗律師以詩爲佛事一音無差別四句有詮次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義精潔霑戒體閑澹藏禪味從容恣語言縹緲離文字旁延邦國彥上達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後令入佛智人多愛師句我獨知師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

寄皇甫賓客

名利既兩忘形體方自遂臥掩羅雀門無人驚我睡睡足斗數衣閑步中庭地食飽摩挲腹心頭無一事除却玄晏翁何人知此味

寄庾侍郎

一雙華亭鶴數片太湖石巉巖蒼玉峯矯矯青雲翮是時歲云暮淡薄烟景夕庭霜封石稜池雪印鶴跡幽致竟誰別閑靜聊自適懷哉庾順之好是今宵客

寄崔少監

微微西風生稍稍東方明入秋神骨爽琴曉絲桐清彈爲古宮調玉水寒泠泠自覺絃指下不是尋常聲

須臾羣動息。掩琴坐空庭。直至日出後。猶得心和平。惜哉意未已。不使崔君聽。

醉題沈子明壁

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我有陽關君未聞。若聞亦應愁煞君。

勸酒

勸君一盃君莫辭。勸君兩盃君莫疑。勸君三盃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與紫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落花

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與風前歎。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拾紅萼。桃飄火餤餤。梨墮雪漠漠。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對鏡吟

白頭老人照鏡時。掩鏡沉吟吟舊詩。二十年前一莖白。如今變作滿頭絲。吟罷迴頭索盃酒。醉來屈指數親知。老於我者多窮賤。設使身存寒且飢。少於我者半爲土。墓樹已抽三五枝。我今幸得見頭白。祿俸不薄官不卑。眼前有酒心無苦。祇合歡娛不合悲。

耳順吟寄敦詩夢得

三十四十五慾牽。七十八十百病纏。五十六十却不惡。恬淡清淨心安然。已過愛貪聲利後。猶在病羸昏
耄前。未無筋力尋山水。尙有心情聽管絃。閑開新酒嘗數盞。醉憶舊詩吟一篇。數詩夢得且相勸。不用嫌
他耳順年。

別氈帳火爐

憶昨臘月天。北風三尺雪。年老不禁寒。夜長安可徹。賴有青氈帳。風前自張設。復此紅火爐。雪中相暖熱。
如魚入澗水。似兔藏深穴。婉軟蟄鱗蘇。溫燉凍肌活。方安陰慘夕。遽變陽和節。無奈時候遷。豈是恩情絕。
毳簾逐日卷。香燎隨灰滅。離恨屬三春。佳期在十月。但今此身健。不作多時別。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

我爲司州牧。內愧無才術。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偶當穀賤歲。適值民安日。郡縣獄空虛。鄉閭盜奔逸。
其間最幸者。朝客多分秩。行接鸕鷀羣。坐成芝蘭室。時聯拜表騎。聞動題詩筆。夜雪秉燭遊。春風攜榼出。
花教鶯點檢。柳付風排比。法酒澹清漿。合桃爛紅實。洛童調金管。盧女鑿瑤瑟。鶯慘歌思深。腰凝舞拍密。
每因同醉樂。自覺忘衰疾。始悟肘後方。不如杯中物。生涯隨日過。世事何時畢。老子苦乖慵。希君數牽率。

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 齊梁格

羅敷斂雙袂。樊姬獻一杯。不見舒員外。秋菊爲誰開。

憶舊遊

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花綠

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盃。閨門曉。嚴旗鼓出。暈橋夕。闌船舫迴。脩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成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

答崔賓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

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尙不能憂眼下身。因何更算人間事。居士忘筌默默坐。先生枕麴昏昏睡。早晚相從歸醉鄉。醉鄉去此無多地。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贈韋處士六年夏大熱旱

驕陽連毒暑。動植皆枯槁。旱日乾密雲。炎烟燿茂草。少壯猶困苦。况予病且老。既無白梅檣。何以除熱惱。汗巾束頭鬢。羶食熏襟抱。始覺韋山人。休糧散髮好。

卷五十二

格詩雜體 凡六十首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 并序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其間疲絮四百字。車斜二十篇者。流皆韻劇辭殫。瓊奇怪譎。又

題云奉煩祇此一度。乞不見辭。意欲定霸取威。置僕於窮地耳。大凡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爲文。文成而理勝。此足下素所長者。僕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長。過蒙見寤。然敵則氣作。急則計生。四十二章。塵掃並畢。不知大敵以爲如何。夫廝石破山。先觀饒跡。發矢中的。兼聽絃聲。以足下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大誇。况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其爲敵也。當今不見。其爲多也。從古未聞。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戲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顏。勿示他人。以取笑語。樂天白。

和晨霞 此後在上都作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發真念。念此閻浮人。左命大迦葉。右召桓提因。千萬化菩薩。百億諸鬼神。上自非想頂。下及風水輪。胎卵溼化類。蠢蠢難具陳。弘願在救拔。大悲忘辛勤。無論善不善。豈間冤與親。扶開生盲眼。擺去煩惱塵。燭以智慧日。灑之甘露津。千界一時度。萬法無與鄰。借問晨霞子。何如朝玉宸。

和送劉道士遊天台

聞君夢遊仙。輕舉超世霧。握持尊皇節。統衛吏兵軍。靈旂星月象。天衣龍鳳紋。佩服交帶錄。諷吟蕊珠文。闔宮縹緲間。鈞樂依稀聞。齋心謁西母。瞑拜朝東君。烟霏子晉裾。霞爛麻姑裙。倏忽別真侶。悵望隨歸雲。人生同大夢。夢與覺誰分。况此夢中夢。悠哉何足云。假如金闕頂。設使銀河濱。既未出三界。猶應在五蘊。飲嚙日月精。茹嚼沆瀣芬。尙是色香味。六塵之所熏。仙中有大仙。首出夢幻羣。慈光一照燭。奧法相烟煴。不知萬齡暮。不見三光曠。一性自了了。萬緣徒紛紛。苦海不能漂。劫火不能焚。此是竺乾教。先生垂典墳。

和楠沐寄道友

櫛沐事朝謁。中門初動關。盛服去尚早。假寐須臾間。鐘聲發東寺。夜色藏南山。停驂待五漏。人馬同時閑。高星聚金粟。落月沉玉環。出門向闕路。坦坦無阻艱。始出里北閤。稍轉市西闔。晨燭照朝服。紫爛復朱殷。由來朝廷士。一入多不還。因循擲白日。積漸凋朱顏。青雲已難致。碧落安能攀。但且知止足。尚可銷憂患。

和祝蒼華

日居復月諸。環迴照下土。使我玄雲髮。化爲素絲縷。稟質本羸劣。養生仍鹵莽。痛飲困連宵。悲吟飢過午。遂令頭上髮。種種無尺五。根稀比黍苗。梢細同斂股。豈是乏膏沐。非關櫛風雨。最爲悲傷多。心焦衰落苦。餘者能有幾。落者不可數。秃似鵠填河。墮如鳥解羽。蒼華何用祝。苦辭亦休吐。匹如剃頭僧。豈要巾冠主。

和我年三首

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才能本淺薄。心力虛勞苦。可能隨衆人。終老於塵土。

又一首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歷官十五政。數若珠纍纍。野萃始賓薦。場苗初繫維。因讀管蕭書。竊慕大有爲。及遭榮遇來。乃覺才力羸。黃紙詔頻草。朱輪車載脂。妻孥及僕使。皆免寒與飢。省躬私自愧。知我者微之。永懷山陰守。未遂嵩陽期。如何坐留滯。頭白江之湄。

又一首

我年五十七。榮名得非少。報國竟何如。謀身猶未了。昔嘗速官謗。恩大而懲小。一黜鶴辭軒。七年魚在沼。將枯鱗再躍。經鏡翻重矯。白日上昭昭。青雲高渺渺。平生頗同病。老大宜相曉。紫綬足可榮。白頭不爲夭。

夙懷慕箕穎。晚節期松篠。何嘗闕下來。同拜陳情表。

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

送春君何在。君在山陰署。憶我蘇杭時。春遊亦多忝。爲君歌往事。豈取辭勞慮。莫怪言語狂。須知酬答遠。江南臘月半。冰凍凝如瘼。寒景尙蒼茫。和風已吹噓。女牆城似竈。鴈齒橋如鋸。魚尾上澗淪。草芽生沮洳。律遲太蕪管。日緩羲和馭。布澤木龍催。迎春土牛助。雨師習習灑。雲將飄飄翫。四野萬里晴。千山一時曙。杭土麗且康。蘇民富而庶。善惡有懲勸。剛柔無吐茹。兩衙少辭牒。四境稀書疏。俗以勞徠安。政因閑暇著。仙亭日登眺。虎丘時遊預。尋幽駐旌軒。選勝迴賓御。舟移溪鳥避。樂作林猿覩。池古莫耶沉。石奇羅刹踞。水苗泥易耨。畚畝灰難鋤。紫葳抽出畦。白蓮埋在淤。萎花紅帶黯。溼葉黃含菸。鏡動波颺菱。雪迴風旋絮。手經攀桂馥。齒爲嘗梅楚。坐併船脚歌。行多馬蹄跬。聖賢清濁醉。水陸鮮肥飲。魚鱸芥醬調。水葵鹽鼓絮。雖微五袴詠。幸免兆人詛。但令樂不荒。何必遊無侶。吳苑僕尋罷。越城公尙據。舊遊幾客存。新宴誰人與。莫空文舉酒。強下何曾筯。江上易優游。城中多毀譽。分應當自盡。事勿求人恕。我旣無子孫。君仍畢婚娶。久爲雲雨別。終擬江湖去。范蠡有扁舟。陶潛有籃輿。兩心苦相憶。兩口遙相語。最恨七年春。春來各一處。

和寄樂天

賢愚類相交。人情之大率。然自古今來。幾人號膠漆。近聞屈指數。元某與白乙。旁愛及弟兄。中懼避家室。松筠與金石。未足喻堅密。在車如輪轅。在身如肘腋。又如風雲會。天使相召匹。不似勢利交。有名而無實。頃我在杭歲。值君之越日。望愁來儀遲。宴惜流景疾。坐耀黃金帶。酌醪瀝玉質。酣歌口不停。狂舞衣相拂。

平生實心事。施展十未一。會笑始啞啞。離嗟乃唧唧。餓筵纔收拾。征棹遞排比。後恨苦絲絲。前歡何卒卒。居人色慘澹。行子心紆鬱。風袂去時揮。雲帆望中失。宿醒和別思。目眩心忽忽。病魂黯然銷。老淚淒其出。別君祇如昨。芳歲換六七。俱是官家身。後期難自必。

和寄問劉白

正與劉夢得。醉笑大開口。適值此詩來。歡喜君知否。遂令高卷幕。兼遣重添酒。起望會稽雲。東南一迴首。愛君金玉句。舉世誰人有。功用隨日新。資材本天授。吟我不能散。自午將及酉。遂留夢得眠。匡牀宿東廡。和新樓北園偶集從孫公度周巡官韓秀才盧秀才范處士小飲鄭侍御判官周劉二從事皆先

歸

聞君新樓宴。下對北園花。主人既賢豪。賓客皆才華。初筵日未高。中飲景已斜。天地爲幕席。富貴如泥沙。嵇劉陶阮徒。不足置齒牙。臥壘鄙畢卓。落帽嗤孟嘉。芳草供枕藉。亂鶯助諠譁。醉鄉得道路。狂海無津涯。一歲春又盡。百年期不賒。同醉君勿辭。獨醒古所嗟。銷愁若沃雪。破悶如剖瓜。稱觴起爲壽。此樂無以加。歌聲疑貫珠。舞袖飄亂霞。相公謂四座。今日非自誇。有奴善吹笙。有婢彈琵琶。十指纖若筍。雙鬢黛如顰。履舄起交雜。杯盤散紛拏。歸去勿擁遏。倒載逃難遮。明日宴東武。後日遊若耶。豈獨相公樂。謳歌千萬家。

和除夜作

君賦此詩夜。窮陰歲之餘。我和此詩日。微和春之初。老知顏狀改。病覺支體虛。頭上毛髮短。口中牙齒疎。一落老病界。難逃生死墟。况此促促世。與君多索居。君在浙江東。榮駕方伯輿。我在魏關下。謬乘大夫車。

妻孥常各飽。奴婢亦盈廬。唯是利人事。比君全不如。我統十郎官。君領百吏胥。我掌四曹局。君管十鄉閭。君爲父母君。大惠在資儲。我爲刀筆吏。小惡乃誅鋤。君提七郡籍。我按三尺書。俱已佩金印。嘗同趨玉除。外寵信非薄。中懷何不揅。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磊落嘗許君。踟促應笑予。所以自知分。欲先歌歸歎。

和知非

困君知非問。詮較天下事。第一莫若禪。第二無如醉。禪能泯人我。醉可忘榮悴。與君次第言。爲我少留意。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曠廓了如空。澄凝勝於睡。屏除默默念。銷盡悠悠思。春無傷春心。秋無感秋淚。坐成真諦樂。如受空王賜。旣得脫塵勞。兼應離慚愧。除禪其次醉。此說非無謂。一酌機卽忘。三杯性咸遂。逐臣去室婦。降虜敗軍帥。思苦膏火煎。憂深扁鐔祕。須憑百杯沃。莫惜千金費。便似軍中魚。脫飛生兩翅。勸君雖老大。逢酒莫迴避。不然卽學禪。兩途同一致。

和望曉

休吟稽山晚。聽詠秦城旦。鳴雞初有聲。宿鳥猶未散。丁丁漏向盡。寥寥鼓過半。南山青沉沉。東方白漫漫。街心若流水。城角如斷岸。星河稍隅落。宮闕方輪煥。朝車雷四合。騎火星一貫。赫奕冠蓋盛。煒煌朱紫爛。沙堤巨蟻池。市路遠籠斷。白日忽照耀。紅塵紛散亂。貴教過客避。榮任行人看。祥烟滿虛空。春色無邊畔。鷓鴣行候暑。刻龍尾登霄。漢臺殿。暖宜攀。風光晴可翫。草鋪地茵褥。雪卷天幃幔。鸞雜佩。鏘鏘花。饒衣粲。粲。何言終日樂。獨起臨風歎。歎我同心人。一別春七換。相望山隔礙。欲去官羈絆。何日到江東。超然似張翰。

和李勢女

減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長。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色爲天下豔。心乃女中郎。自言重不幸。家破身未亡。人各有一死。此死職所當。忍將先人體。與主爲疣瘡。妾死主意快。從此兩無妨。願信赤心語。速即白刃光。南郡忽感激。却立捨鋒鏃。撫背稱阿姊。歸我如歸鄉。竟以恩信待。豈止猜妬忘。由來机上肉。不足揮干將。南郡死已久。骨枯墓蒼蒼。願於墓上頭。立石鐫此章。勸誠天下婦。不令陰勝陽。

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遊見寄

君得嘉魚置賓席。樂如南有嘉魚時。勁氣森爽竹竿疎。妍文煥爛芙蓉披。載筆在幕名已重。補袞於朝官尚卑。一緘疏入掩谷永。三都賦成排左思。自言拜辭主人後。離心蕩颺風前旗。東南門館別經歲。春眼悵望秋心悲。昨日嘉魚來訪我。方駕同出何所之。樂遊原頭春尚早。百舌新語聲禪禪。日趁花忙向南坼。風催柳急從東吹。流年愉悅不饒我。美景鮮妍來爲誰。紅塵三條界阡陌。碧草千里鋪郊畿。餘霞斷時綺幅裂。斜雲展處羅文紙。暮鍾遠近聲互動。暝鳥高下飛追隨。酒酣將歸未能去。悵然迴望天四垂。生何足養。嵇著論。途何足泣。楊漣洒。胡不花下伴春醉。滿酌綠酒聽黃鸝。嘉魚點頭時一歎。聽我此言不知疲。語終與盡各分散。東西軒騎分逶迤。此詩勿遣閑人見。見恐與他爲笑資。白首舊寮知我者。憑君一詠向周師。

和自勸二首

稀稀疏疏遠籬竹。窄窄狹狹向陽屋。屋中有一曝背翁。委置形骸如土木。日暮半爐爇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不知有益及民無。二十年來食官祿。就暖移盤簞下食。防寒擁被帷中宿。秋官月俸八九萬。豈徒遣爾身濕足。勤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飢寒囚滯獄。

急景凋年急於水。念此攬衣中夜起。門無宿客共誰言。煖酒挑燈對妻子。身飲數杯妻一盞。餘酌分張與兒女。微酣靜坐未能眠。風霰蕭蕭打窗紙。自問有何才與術。入爲丞郎出刺史。又知壽命短復長。豈得營營心不止。請看韋孔與錢崔。半月之間四人死。

和雨中花

眞宰倒持生殺柄。閉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善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去老來同日暝。何異花開日暝間。未落仍遭風雨橫。草得經年菜連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黃鸞解語憑君說。鸞雖爲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護饒舌。

和晨興因報問龜兒

冬且寒慘澹。雲日無晶輝。當此歲暮感。見君晨興詩。君詩亦多苦。苦在兄遠離。我苦不在遠。纏綿肝與脾。西院病傭婦。後牀孤姪兒。黃昏一慟後。夜半一起時。病眼兩行血。悲髮萬莖絲。咽絕五藏脈。消滲百骸脂。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不如溘然盡。安用半活爲。誰謂茶檠苦。茶檠甘如飴。誰謂湯火熱。湯火冷如澌。前時君寄詩。憂念問阿龜。龜燥聲氣窒。經年無報辭。及覩晨興句。未吟先涕垂。因茲連連際。一吐心中悲。茫茫四海間。此苦唯君知。去我四千里。使我告訴誰。仰頭向青天。但見鴈南飛。憑鴈寄一語。爲我達微之。弦絕有續膠。樹斬可接枝。唯我中腸斷。應無連得期。

和朝迴與王鍊師遊南山下

藹藹春景餘。峨峨夏雲初。蹊蹊退朝騎。飄飄隨風裾。晨從四丞相。入拜白玉除。暮與一道士。出尋青谿居。

吏隱本齊致。朝野孰云殊。道在有中適。機忘無外虞。但愧煙霄上。鸞鳳爲吾徒。又慚雲水間。鷗鶴不我疎。坐傾數杯酒。臥枕一卷書。與酣頭兀兀。睡覺心于于。以此送日月。問師爲何如。

和嘗新酒

空腹嘗新酒。偶成卯時醉。醉來擁褐裘。直至齋時睡。靜酣不語笑。真寢無夢寐。殆欲忘形骸。詎知屬天地。醒餘和未散。起坐滲無事。舉臂一欠伸。引琴彈秋思。

和順之琴者

陰陰花院月。耿耿蘭房燭。中有弄琴人。聲貌俱如玉。清冷石泉引。潑汙風松曲。遂使君子心。不愛凡絲竹。

感舊寫真

李放寫我真。寫來二十載。莫問真何如。畫亦銷光彩。朱顏與玄鬢。日夜改復改。無嗟貌遽非。且喜身猶在。

授太子賓客歸洛 自此後東都作

南省去拂衣。東都來掩扉。病將老齊至。心與身同歸。白首外緣少。紅塵前事非。懷哉紫芝叟。千載心相依。

秋池二首

身閑無所爲。心閑無所思。況當故園夜。復此新秋池。岸澗鳥棲後。橋明月出時。菱風香散漫。桂露光參差。靜境多獨得。幽懷竟誰知。悠然心中語。自問來何遲。

又一首

朝衣薄且健。晚簾清仍滑。社近燕影稀。雨餘蟬聲歇。閑中得詩境。此境幽難說。露荷珠自傾。風竹玉相戛。

誰能一同宿。共翫新秋月。暑退早涼歸。池邊好時節。

中隱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譁。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問秋光

殷卿領北鎮。崔尹開南幕。外事信爲榮。中懷未必樂。何如不才者。兀兀無所作。不引窗下琴。卽舉池上酌。淡交唯對水。老伴無如鶴。自適頗從容。旁觀誠淺落。身心轉恬泰。煙景彌淡泊。迴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

引泉

一爲止足限。二爲衰疾牽。邴罷不因事。陶歸非待年。歸來嵩洛下。閉戶何憺然。靜掃林下地。閑疏池畔泉。伊流狹似帶。洛石大如拳。誰教明月下。爲我聲濺濺。竟夕舟中坐。有時橋上眠。何用施屏障。水竹繞牀前。

知足吟 和崔十八未貧作

不種一壠田。倉中有餘粟。不採一枝桑。箱中有餘服。官閑離憂患。身泰無羈束。中人百戶稅。賓客一年祿。樽中不乏酒。籬下仍多菊。是物皆有餘。非心無所欲。吟君未貧作。因歌知足曲。自問此時心。不足何時足。

酬集賢劉郎中對月見寄兼懷元浙東

月在洛陽天。天高淨如水。下有白頭人。擊衣中夜起。思遠鏡亭上。光深書殿裏。眇然三處心。相去各千里。

太湖石

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嶽峯。才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人掌。牙然劍門深。形質冠今古。氣色通清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沈沈。天姿信爲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偶作二首

擾擾食生人。幾何不夭闕。遑遑愛名人。幾何能貴達。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髮。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筋骸雖早衰。尙未苦羸瘵。資產雖不豐。亦不甚貧竭。登山力猶在。遇酒興時發。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安身有處所。適意無時節。解帶松下風。抱琴池上月。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謀慮繫安危。威權主生殺。難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

又一首

日出起鹽櫛。振衣入道場。寂然無他念。但對一爐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隨所有。亦足飽充腸。日午脫巾簪。燕息窗下牀。清風颯然至。臥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屨。散步遊林塘。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時唯命觴。何以送閑夜。一曲秋霓裳。一日分五時。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後健。不嫌閑中忙。是非一以貫。身世交相忘。若問此何許。此是無何鄉。

普池上舊亭

池月夜淒涼。池風曉蕭颯。欲入池上冬。先葺池中閣。向暖窗戶開。迎寒簾幕合。苔封舊瓦木。水照新朱蠟。軟火深土爐。香膠小瓷榼。中有獨宿翁。一燈對一榻。

崔十八新池

愛君新小池。池色無人知。見底月明夜。無波風定時。忽看不似水。一派寒琉璃。

翫止水

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利物不如流。鑿形不如止。淒清早霜降。淅瀝微風起。中面紅葉開。四隅綠萍委。廣狹八九丈。灣環有涯浚。淺深三四尺。洞徹無表裏。淨分鶴翹足。澄見魚掉尾。迎眸洗眼塵。隔胸蕩心滓。定將禪不別。明與誠相似。清能律貪夫。淡可交君子。豈唯空狎翫。亦取相倫擬。欲識靜者心。心源祇如此。聞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兩興暗合。因而成詠。聊以寫懷。陋巷掩弊廡。高居敞華屋。新昌七株松。依仁萬莖竹。松前月臺白。竹下風池綠。君向我齋眠。我在君亭宿。平生有微尚。彼此多幽獨。何必本主人。兩心聊自足。

日長

日長晝加飢。夜短朝餘睡。春來寢食間。雖老猶有味。林塘得芳景。園曲生幽致。愛水多棹舟。惜花不掃地。幸無眼下病。且向樽前醉。身外何足言。人間本無事。

三月三十日作

今朝三月盡。寂寞春事畢。黃鳥漸無聲。朱櫻新結實。臨風獨長歎。此歎意非一。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

隨年減歡笑。逐日添衰疾。且遣花下歌。送此杯中物。

慵不能

架上非無書。眼慵不能看。匣中亦有琴。手慵不能彈。腰慵不能帶。頭慵不能冠。午後恣情寢。午時隨事歛。一殮終日飽。一寢至夜安。飢寒亦閑事。況乃不飢寒。

晨興

宿鳥動前林。晨光上東屋。銅爐添早香。紗籠滅殘燭。頭醒風稍愈。眼飽睡初足。起坐兀無思。叩齒三十六。何以解宿齋。一杯雲母粥。

朝課

平瓷白石渠。靜掃青苔院。池上好風來。新荷大如扇。小亭中何有。素琴對黃卷。藥珠諷數篇。秋思彈一遍。從容朝課畢。方與客相見。

天竺寺七葉堂避暑

鬱鬱復鬱鬱。伏熱何時畢。行入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宵一覺睡。可以銷百疾。

香山寺石樓潭夜浴

炎光晝方熾。暑氣宵彌毒。搖扇風甚微。袞裳汗屢錄。起向月中行。來向潭上浴。平石爲浴牀。窪石爲浴斛。綃巾薄露頂。草屣輕乘足。清涼詠而歸。歸上石樓宿。

嗟髮落

朝亦嗟髮落，暮亦嗟髮落。落盡誠可嗟，盡來亦不惡。既不勞洗沐，又不煩梳掠。最宜溼暑天，頭輕無結縛。脫置垢巾幘，解去塵纓絡。銀瓶貯寒泉，當頂傾一勺。有如醍醐灌，坐受清涼藥。因悟自在僧，亦資於剝削。

安穩眠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飢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闔處合，心向閑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池上夜境

晴空星月落池塘，澄鮮淨綠表裏光。露篔清瑩迎夜滑，風襟蕭灑先秋涼。無人驚處野禽下，新睡覺時幽草香。但問塵埃能去否，濯纓何必向滄浪。

書紳

仕有職役勞，農有畎畝勤。優哉分司叟，心力無苦辛。歲晚頭又白，自問何欣欣。新酒始開瓮，舊穀猶滿囷。吾嘗靜自思，往往夜達晨。何以送吾老，何以安吾貧。歲計莫如穀，飽則不干人。日計莫如醉，醉則兼忘身。誠知有道理，未敢勸交親。恐爲人所哂，聊自書諸紳。

秋遊平泉贈韋處士閑禪師

秋景引閑步，山遊不知疲。杖藜捨輿馬，十里與僧期。昔嘗憂六十，四體不支持。今來已及此，猶未苦衰羸。心興遇境發，身力因行知。尋雲到起處，愛泉聽滴時。南村韋處士，西寺閑禪師。山頭與澗底，閒健且相隨。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 時爲河南尹

濟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劍立，沁水龍蛇走。危磴上懸泉，澄灣轉坊口。

虛明見心底。淨綠無纖垢。仙棹浪悠揚。塵纓風斗藪。巖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錦座映高低。翠屏張左右。雖無安石妓。不乏文舉酒。談笑逐身來。管絃隨事有。時逢杖錫客。或值垂綸叟。相與澹忘歸。自辰將及酉。公門欲返駕。溪路猶迴首。早晚重來遊。心期罷官後。

對火翫雪

平生所心愛。愛火兼憐雪。火是臘天春。雪爲陰夜月。鵝毛紛正墮。獸炭敲初折。盈尺白鹽寒。滿爐紅玉熱。稍宜杯酌動。漸引笙歌發。但識歡來由。不知醉時節。銀盤堆柳絮。羅袖搏瓊屑。共愁明日銷。便作經年別。

六年寒食洛下宴贈馮李二少尹

豐年寒食節。美景洛陽城。三尹皆強健。一日盡清明。東郊蹋青草。南園攀紫荆。風坼海榴豔。露墜木蘭英。假開春未老。宴合日屢傾。珠翠混花影。管絃藏水聲。佳會不易得。良辰亦難并。聽吟歌暫輟。看舞杯徐行。米價賤如土。酒味濃於餠。此時不盡醉。但恐負平生。殷勤二曹長。各捧一銀觥。

苦熱中寄舒員外

何堪日衰病。復此時炎燠。厭對俗杯盤。倦聽凡絲竹。藤牀鋪晚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

閑夕

一聲早蟬發。數點新螢度。蘭缸耿無烟。筠簟清有露。未歸後房寢。且下前軒步。斜月入低廊。涼風滿高樹。放懷常自適。遇境多成趣。何法使之然。心中無細故。

寄情

灼灼早春梅，東南枝最早。持來翫未足，花向手中老。芳香銷掌握，悵望生懷抱。豈無後開花，念此先開好。舒員外遊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虛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香山石樓倚天開，翠屏壁立波環迴。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醜顏一笑天桃綻，清吟數聲塞玉哀。軒騎逶遲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庭前階上何所有，纍成貫案成堆。豈無池塘長秋草，亦有絲竹生塵埃。今日清光昨夜月，竟無人來勸一杯。

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

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時。石泉碧漾漾，巖樹紅離離。朝爲靈都遊，暮有陽臺期。飄然世塵外，鸞鶴如可追。忽念公程盡，復慚身力衰。天壇在天半，欲上心遲遲。嘗聞此遊者，隱客與損之。各抱貴仙骨，俱非泥垢姿。二人相顧言，彼此稱男兒。若不爲松喬，卽須作臯夔。今果如其語，光彩雙葳蕤。一人佩金印，一人翳玉芝。我來高其事，詠歎偶成詩。爲君題石上，欲使故山知。

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

歇手不判案，舉頭仍見山。雖來鞍馬上，不離詩酒間。濟源三臨泛，王屋一登攀。猶嫌百里近，祇得十日閑。明朝却歸府，塵事如循環。賴聽瑤華唱，稍開風土顏。

吳宮辭

淡紅花帳淺檀蛾，睡臉初開似翦波。坐對珠籠閑理曲，琵琶鸚鵡語相和。

卷五十三

律詩 凡一百首

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

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官職比君雖校小。封疆與我且爲鄰。郡樓對翫千峯月。江界平分兩岸春。杭越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

席上答微之

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東。勿言一水隔。便與千里同。富貴無人勸君酒。今宵爲我盡盃中。

答微之上船後留別

燭下樽前一分手。舟中岸上兩迴頭。歸來虛白堂中夢。合眼先應到越州。

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

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知在臺邊望不見。暮潮空送渡船迴。

答微之誇越州州宅

賀上人迴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厭看鴛翊風沙久。喜見蘭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却餘杭盡不如。

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刹之謔。因嘲茲石。聊以寄懷。

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墨紙爲君書。嵌巖石面標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雖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

張十八員外以新詩二十五首見寄。郡樓月下。吟翫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徵之。

秦城南省清秋夜。江郡東樓明月時。去我三千六百里。得君二十五篇詩。陽春曲調高難和。淡水交情老始知。坐到天明吟未足。重封轉寄與徵之。

酬徵之

滿裘填箱唱和詩。少年爲戲老成悲。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吟翫獨當明月夜。傷嗟同是白頭時。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

餘思未盡。加爲六韻重寄徵之。

海內聲華併在身。篋中文字絕無倫。遙知獨對封章草。忽憶同爲獻納臣。走筆往來盈卷軸。除官遞互掌絲綸。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各有文姬才稚齒。俱無通子繼餘塵。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猶勝與外人。

答徵之詠懷見寄

閣中同直前春事。船裏相逢昨日情。分袂二年勞夢寐。並牀三宿話平生。紫微北畔辭宮闕。滄海西頭對郡城。聚散窮通何足道。醉來一曲放歌行。

酬徵之誇鏡湖

白香山集 八詩

我嗟身老歲方徂。君更官高輿轉孤。軍門都閣曾閑否。禹穴耶溪得到無。酒盞省陪波卷白。盤盃思共影呼盧。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胸中萬頃湖。

雪中卽事寄微之

連夜江雲黃慘澹。平明山雪白模糊。銀河沙漲三千里。梅嶺花排一萬株。北市風生飄散麵。東樓日出照凝蘇。誰家高士關門戶。何處行人失道途。舞鶴庭前毛稍定。擣衣砧上練新鋪。戲團稚女呵紅手。愁坐衰翁對白鬚。壓瘴一州除疾苦。呈豐萬井盡歡娛。潤含玉德懷君子。寒助霜威憶丈夫。莫道烟波一水隔。何妨氣候兩鄉殊。越中地暖多成雨。還有瑤臺瓊樹無。

醉封詩筒寄微之

一生休戚與窮通。處處相隨事事同。未死又鄰滄海郡。無兒俱作白頭翁。展眉只仰三杯後。代面唯憑五字中。爲向兩川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除夜寄微之

鬢毛不覺白毵毵。一事無成百不堪。共惜盛時辭闕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尋常憶。世路風波子細諳。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子。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拓拋名來已久。一辭渭北故園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笑歌徒勉強。鏡裏形容漸衰朽。領郡慚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長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連鏡湖口。老去還能痛飲無。春來曾

作閑遊否。憑鸞傳語報李六。倩鴈將書與元九。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貴一年年入手。

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

寄微之。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瀟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浪蹙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烟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綬綬。榮駕大朱輪。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閑興少。應負鏡湖春。

答微之見寄

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暖。拍水沙鷗濕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甃點銀泥。

祭社宵興燈前偶作

城頭傳鼓角。燈下整衣冠。夜鏡藏鬢白。秋泉漱齒寒。欲將閑送老。須著病辭官。更待年終後。支持歸臥看。

閑臥

盡日前軒臥。神閑境亦空。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簾卷侵牀日。屏遮入座風。望春春未到。應在海門東。

新春江次

白香山集 八詩

浦乾潮未應。堤濕凍初銷。粉片粧梅朵。金絲刷柳條。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莫怪珂聲碎。春來五馬驕。

春題湖上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早春憶微之

昏昏老與病相和。感物思君歎復歌。聲早雞先知夜短。色濃柳最占春多。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驅瑟瑟波。可道眼前光景惡。其如難見故人何。

失鶴

失爲庭前雪。飛因海上風。九霄應得侶。三夜不歸籠。聲斷碧雲外。影沈明月中。郡齋從此後。誰伴白頭翁。

自感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

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

三郡何因此結緣。貞元科第忝同年。故情歡喜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烟。吳興卑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

同諸客攜酒早看櫻桃花

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綠飭粘盞杓。紅雪壓枝柯。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語。不醉擬如何。

柳絮

三月盡時頭白日。與春老別更依依。憑鶯爲向楊花道。絆惹春風莫放歸。

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

一棹扶頭酒。泓澄瀉玉壺。十分釀甲酌。激灑滿銀盃。捧出光華動。嘗看氣味殊。手中稀琥珀。舌上冷醍醐。瓶裏有時盡。江邊無處沽。不知崔太守。更有寄來無。

病中書事

三載臥山城。閑知節物情。鶯多過春語。蟬不待秋鳴。氣嗽因寒發。風痰欲雨生。病身無所用。唯解卜陰晴。

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此答。揀得琅玕截竹筒。緘題章句寫心胸。隨風每喜飛如鳥。渡水常憂化作龍。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煩君讚詠心知愧。魚目驪珠同一封。

醉戲諸妓

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不知明日休官後。逐我東山去是誰。

北院

北院人稀到。東窗地最偏。竹烟行竈上。石壁臥房前。性拙身多暇。心慵事少緣。還如病居士。唯置一牀眠。

酬周協律

五十錢塘守。應爲送老官。濫蒙辭客愛。猶作近臣看。鑿落愁須飲。琵琶悶遣彈。白頭雖強醉。不似少年歡。

白香山集 八詩

四九

題石山人

騰騰兀兀在人間。貴賤賢愚盡往還。羶膩筵中唯飲酒。歌鐘會處獨思山。存神不許三尸住。混俗無妨兩鬢斑。除却餘杭白太守。何人更解愛君閑。

詩解

新篇日日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但令長守郡。不覓却歸城。祇擬江湖上。吟哦過一生。

潮

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

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豔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

柘枝妓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勝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迴。看卽曲終留不住。雲飄雨送向陽臺。

急樂世辭

正抽碧線繡紅羅。忽聽黃鸝斂翠蛾。秋思冬愁春悵望。大都不稱意時多。

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

錫杖登高寺。香爐憶舊峯。偶來舟不繫。忽去鳥無蹤。豈要留離偈。寧勞動別容。與師俱是夢。夢裏暫相逢。

除官赴闕偶贈微之

去年十月半。君來過浙東。今年五月盡。我發向關中。兩鄉默默心相別。一水盈盈路不通。從此津人應省事。寂寥無復遞詩筒。

留題郡齋

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爲醉眠多閉閣。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

別州民

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登題天竺靈隱兩寺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迴。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祇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迴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重寄別微之

憑仗江波寄一辭。不須惆悵報微之。猶勝往歲峽中別。灑灑堆邊招手時。

重題別東樓

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疊。山張屏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攢尋蟹火。秋風霞颭弄濤旗。宴宜雲髻新梳後。曲愛霓裳未拍時。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

別周軍事

主人頭白官仍冷。去後憐君是底人。試謁會稽元相去。不妨相見却殷勤。

看常州柘枝贈賈使君

莫惜新衣舞柘枝。也從塵汚汗霑垂。料君卽却歸朝去。不見銀泥衫故時。

汴河路有感

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還。繞身新眷屬。舉日舊鄉關。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啼襟與愁鬢。此日兩成斑。

桶橋舊業

別業桶城北。拋來二十春。改移新逕路。變換舊村鄰。有稅田疇薄。無官弟姪貧。田園何用問。強半屬他人。

茅成驛

汴河無景思。秋日又淒淒。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早苗多間草。濁水半和泥。最是蕭條處。茅成驛向西。

河陰夜泊憶微之

憶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應上郡樓。萬里月明同此夜。黃河東面海西頭。

杭州迴舫

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

途中題山泉

決決涌巖穴。濺濺出洞門。向東應入海。從此不歸源。似葉飄辭樹。如雲斷別根。吾身亦如此。何日返鄉園。

欲到東洛得楊使君書因以此報

向公心切向財疎。淮上休官洛下居。三郡政能從獨步。十年生計復何如。使君灘上久分手。別駕渡頭先得書。且喜平安又相見。其餘外事盡空虛。

洛下寓居

秋館清涼日。書因解悶看。夜窗幽獨處。琴不爲人彈。遊宴慵多廢。趨朝老漸難。禪僧教斷酒。道士勸休官。渭曲莊猶在。錢塘俸尙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飢寒。

味道

叩齒晨興秋院靜。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誥論仙事。一卷壇經說佛心。此日盡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塵侵。自嫌習性猶殘處。愛詠閑詩好聽琴。

好聽琴

本性好絲桐。塵機聞卽空。一聲來耳裏。萬事離心中。清暢堪銷疾。恬和好養蒙。尤宜聽三樂。安慰白頭翁。

愛詠詩

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歸依向一乘。坐倚繩牀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

酬皇甫庶子見寄

蒙綸不稱君應笑。典郡無能我自知。別詔忽驚新命出。同寮偶與夙心期。春坊瀟灑優閑地。秋鬢蒼浪老大時。獨占二疏應未可。龍樓見擬覓分司。

臥疾

閑官臥疾絕經過。居處蕭條近洛河。水北水南秋月夜。管絃聲少杵聲多。

遠師

東宮白庶子。南寺遠禪師。何處遙相見。心無一事時。

問遠師

葷羶停夜食。吟詠散秋懷。笑問東林老。詩應不破齋。

小院酒醒

酒醒閑獨步。小院夜深涼。一饌新秋簞。三間明月廊。未收殘盞杓。初換熟衣裳。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

贈侯三郎中

老愛東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塵。年豐最喜唯貧客。秋冷先知是瘦人。幸有琴書堪作伴。苦無田宅可爲鄰。洛中縱未長居得。且與蘇田遊過春。

求分司東都寄牛相公十韻

忽忽心如夢。星星鬢似絲。縱貧長有酒。雖老未拋詩。儉薄身都慣。疎頑性頗宜。飯齏飧亦飽。被暖起常遲。萬里歸何得。三年伴是誰。華亭鶴不去。天竺石相隨。王尹賞將馬。田家賣與池。開門閑坐日。遶水獨行時。懶慢交遊許。衰羸相府知。官寮幸無事。可惜不分司。

酬楊八

君以曠懷宜靜境。我因蹇步稱閑官。閉門足病非高士。勞作雲心鶴眼看。

履道新居二十韻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頭。林園四鄰好。風景一家秋。門閉深沈樹。池通淺沮溝。拔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籬菊黃金合。窗筠綠玉稠。疑連紫陽洞。似到白蘋洲。僧至多同宿。賓來輒少留。豈無詩引興。兼有酒銷憂。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舟。果穿聞鳥啄。萍破見魚遊。地與塵相遠。人將境共幽。沉潭菱點鏡。沈浦月生鉤。廚曉烟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飢初愛粥。瘦冷早披裘。洛下招新隱。秦中忘舊遊。辭章留鳳閣。班籍寄龍樓。病愜官曹靜。閑慚俸祿優。琴書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濟世才無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

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

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使君新。江山賓客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

秋晚

煙景瀟瀟。池邊微有風。覺寒蛩近壁。知暝鶴歸籠。長貌隨年改。衰情與物同。夜來霜厚薄。梨葉半低紅。

分司

散秩留司殊有味。最宜病拙不才身。行香拜表爲公事。碧落青嵩當主人。已出閑遊多到夜。却歸慵臥又經旬。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遊攬擾春。

河南王尹初到以詩代書先問之

別來王閣老。三歲似須臾。鬢上班多少。杯前興有無。官從分緊慢。情莫問榮枯。許入朱門否。監輿一病夫。

池西亭

朱欄映晚樹。金魄落秋池。還似錢塘夜。西樓月出時。

臨池閑臥

小竹圍庭匝。平池與砌連。閑多臨水坐。老愛向陽眠。營役拋身外。幽奇送枕前。誰家臥牀脚。解繫釣魚船。

吾廬

吾廬不獨貯妻兒。自覺年侵身力衰。眼下營求容足地。心中准擬掛冠時。新昌小院松當戶。履道幽居竹遶池。莫道兩都空有宅。林泉風月是家資。

題新居寄宣州崔相公

門庭有水巷無塵。好稱閑官作主人。冷似菴羅雖少客。寬於蝸舍足容身。疎通竹徑將迎月。掃掠莎臺欲待春。濟世料君歸未得。南園北曲謾爲鄰。

憶杭州梅花因敍舊遊寄蕭協律

三年閑悶在餘杭。曾爲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粧。蹋隨遊騎心長惜。折贈佳人手亦香。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醉劉相次埋新隴。沈謝雙飛出故鄉。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

病中辱張常侍題集賢院詩。因以繼和。

天祿閣門開。甘泉侍從迴。圖書皆帝籍。寮友盡仙才。騎省通中掖。龍樓隔上臺。猶憐病宮相。詩寄洛陽來。

早春晚歸

晚歸騎馬過天津。沙白橋紅反照新。草色連延多隙地。鼓聲閑緩少忙人。還如南國饒溝水。不似西京足路塵。金谷風光依舊在。無人管領石家春。

贈楊使君

曾嗟放逐同巴峽。且喜歸還會洛陽。時命到來須作用。功名未立莫思量。銀銜吐撥欺風雪。金屑琵琶費酒漿。更待城東桃李發。共君沈醉兩三場。

贈皇甫庶子

何因散地共徘徊。人道君才我不才。騎少馬蹄生易蹶。用稀印鑱澀難開。妻知年老添衣絮。婢報天寒撥酒醅。更愧小胥諮拜表。單衫衝雪夜深來。

池上竹下作

穿籬遶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食飽窗閒新睡後。脚輕林下獨行時。水能性淡爲吾友。竹解心虛卽

我師何必悠悠世上，勞心費日覓親知。

閑出覓春戲贈諸郎官

年來數出覓風光，亦不全閑亦不忙。放轡體安騎穩馬，隔袍身暖照晴陽。迎春日日添詩思，送老時時放酒狂。除却鬢鬢白一色，其餘未伏少年郎。

別春爐

暖閣春初入，溫爐興稍閑。晚風猶冷在，夜火且留看。獨宿相依久，多情欲別難。誰能共天語，長遣四時寒。

汎小輪二首

水一塘，船一隻，輪頭漾漾知風起。輪背蕭蕭聞雨滴，醉臥船中欲醒時。忽疑身是江南客，船緩進，水平流。一莖竹篙剔船尾，兩幅青幕幅船頭。亞竹亂藤多照岸，如從鳳口向湖州。

夢行簡

天氣妍和水色鮮，閑吟獨步小橋邊。池塘草綠無佳句，虛臥春窗夢阿憐。

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

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溼，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

雲和

非琴非瑟亦非箏，撥柱推絃調未成。欲散白頭千萬恨，祇銷紅袖兩三聲。

春老

欲隨年少強遊春。自覺風光不屬身。歌舞屏風花障上。幾時曾畫白頭人。

春雪過皇甫家

晚來籃輿雪中迴。喜遇君家門正開。唯要主人青眼待。琴詩談笑自將來。

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詩見示。因以二絕和之。

洞房門上掛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二魄。常娥滿月卽成珠。

愛惜肯將同寶玉。喜歡應勝得王侯。弄璋詩句多才思。愁殺無兒老鄧攸。

與皇甫庶子同遊城東

閑遊何必多徒侶。相勸時時舉一杯。博望苑中無職役。建春門外足池臺。綠油剪葉蒲新長。紅蠟粘枝杏欲開。白馬朱衣兩宮相。可憐大氣出城來。

洛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及逢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

晚春寄微之并崔湖州

洛陽陌上少交親。履道城邊欲暮春。崔在吳興元在越。出門騎馬覓何人。

城東閑行因題尉遲司業水閣

閑透洛陽城。無人知姓名。病乘籃輿出。老著茜衫行。處處花相引。時時酒一傾。借君溪閣上。醉詠兩三聲。

寄皇甫七

盡夏愛吾廬。陶潛語不虛。花樽飄落酒。風案展開書。鄰女偷新果。家僮瀝小魚。不知皇甫七。池上與如何。

訪皇甫七

上馬行數里。逢花傾一杯。更無停泊處。還是覓君來。

卷五十四

律詩 凡一百首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韻

客有東征者。夷門一落帆。二年方得到。五日未爲淹。在浚旌重賞。遊梁館更添。心因好善樂。貌爲禮賢謙。俗阜知敦勸。民安見察廉。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文律操將柄。兵機釣得鈴。碧燭油葉葉。紅旆火襜襜。景象春加麗。威容曉助嚴。槍森赤豹尾。纛吐黑龍髯。門靜塵初斂。城昏日半銜。選幽開後院。占勝坐前簷。平展絲頭毯。高褰錦額簾。雷捶柘枝鼓。雪擺胡騰衫。髮滑歌斂墜。粧光舞汗霑。迴燈花簇蔌。過酒玉纖纖。饌盤盤心滯。醅濃盞底粘。陸珍熊掌爛。海味蟹螯鹹。福履千夫祝。形儀四坐瞻。羊公長在峴。傳說莫歸巖。眷愛人人遍。風情事事兼。猶嫌客不醉。同賦夜厭厭。

船夜援琴

鳥棲魚不動。月照夜江深。身外都無事。舟中祇有琴。七絃爲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卽聲淡。其間無古今。

答劉和州

換印雖頻命未通。歷陽湖上又秋風。不教才展休明代。爲罰詩爭造化功。我亦思歸田舍下。君應厭臥郡齋中。好相收拾爲閑伴。年齒官班約略同。

渡淮

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春浪棹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前時五馬迴。厭見簿書先眼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來。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是粗才。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鄙懷。兼寄三相公。

爲聞三相相。如何秉國鈞。那將最劇郡。付與苦慵人。豈有吟詩客。堪爲持節臣。不才空飽煖。無惠及飢貧。昨臥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鉛刀磨欲盡。銀印換何頻。杭老遮車轍。吳童掃路塵。虛迎復虛送。慚見兩州民。

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吳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謝。

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徧聞。盡解呼爲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辭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謝眺篇章韓信鉞。一生雙得不如君。

自詠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只合一生眠白屋。何因三度擁朱輪。金章未佩雖非貴。銀棹常攜亦不貧。唯是無兒頭早白。被天磨折恰平均。

吟前篇因寄微之

君顏貴茂不清羸。君句雄華不苦悲。何事遣君還似我。鬢鬢早白亦無兒。

紫薇花

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貌不同。獨占芳菲當夏景。不將顏色託春風。潯陽官舍雙高樹。與善僧庭一叢。何似蘇州安置處。花堂欄下月明中。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

渭北離鄉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改月。入境已經旬。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絲綸。候病須通脈。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爲報効。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手。韋弦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未徵黃霸。湖猶借寇恂。愧無鑑脚政。徒忝犬牙鄰。制詔誇黃絹。詩篇占白蘋。銅符拋不得。瓊樹見無因。警蹕鐘傳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胥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非逐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故。王樓月自新。池塘閑長草。絲竹廢生塵。暑遣燒神酎。晴教曬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題籠鶴

經旬不飲酒。踰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虎丘慚客問。娃館妬人過。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

答客問杭州

爲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塘寫綠油。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因得再遊。

登閶門閑望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兼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代諸妓贈送周判官

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舟尋范蠡。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迴否。娃館秋涼却到無。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

秋寄微之十二韻

娃館松江北。稽成浙水東。屈君爲長吏。伴我作衰翁。旌旆知非遠。烟雲望不通。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淡白秋來日。疎涼雨後風。餘霞數片綺。新月一張弓。影滿衰桐樹。香凋蕙叢。飢啼春穀鳥。寒怨絡絲蟲。覽鏡頭雖白。聽歌耳未聾。老愁從自遣。醉笑與誰同。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

池上早秋

荷葉綠參差。新秋水滿池。早涼生北檻。殘照下東籬。露飽蟬聲懶。風乾柳意衰。過潘二十歲。何必更愁悲。

郡西亭偶詠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閑作伴無如鶴。與老相隨祇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爲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故衫

閑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熳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

風琴秋拂匣。月戶夜開關。榮啓先生樂。姑蘇太守閑。傳聲千古後。得意一時間。却怪鍾期耳。唯聽水與山。

東城桂三首 并序

蘇之東城。古吳郡城也。今爲之樵牧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

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

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

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大抵著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

喚笙歌

露墜萎花槿。風吹敗葉荷。老心歡樂少。秋眼感傷多。芳歲今如此。衰翁可奈何。猶應不如醉。試遣喚笙歌。

對酒吟

一拋學士筆。三佩使君符。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公門銜退掩。妓席客來鋪。履鳥從相近。謳吟任所須。金銜嘶五馬。細帶舞雙姝。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合聲歌漢月。齊手拍吳歎。今夜還先醉。應煩紅袖扶。

偶飲

三盞醺醺四體融。妓亭簷下夕陽中。千聲方響敲相續。一曲雲和夏未終。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風氣味似春風。唯憎小吏樽前報。道去銜時水五筒。

早發赴洞庭舟中作

閩門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唯銷一曲慢霓裳。

宿湖中

水天向晚碧沈沈。樹影霞光重疊深。浸月冷波千頃練。包霜新橘萬株金。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不廢吟。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揀貢橘書情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駘力。望闕難伸蠶
蟻情。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

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卽事寄崔湖州

湖山處處好淹留。最愛東灣北塢頭。掩映橘林千點火。泓澄潭水一盆油。龍頭畫舸銜明月。鵲脚紅旗蘸
碧流。爲報茶山崔太守。與君各是一家遊。

泛太湖事寄微之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
無風。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跳魚拔刺紅。潤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吟作新
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題新館

曾爲白社羈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重裘每念單衣士。兼味常思旅
食人。新館寒來多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西樓喜雪命宴

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麴遮梅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綺素。萬室登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
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慚無五袴謠。

新栽梅

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妬。今年好爲使君開。

酬劉和州戲贈

錢塘山水接蘇臺。兩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無爭學得。風情舊有且將來。雙蛾解珮啼相送。五馬鳴珂笑却迴。不似劉郎無景行。長拋春恨在天台。

戲和賈常州醉中二絕句

聞道毗陵詩酒興。近來積漸學姑蘇。卷頭新令從偷去。刮骨清吟得似無。越調管吹留客曲。吳吟詩送煖寒盃。娃宮無限風流事。好遣孫心暫學來。

歲暮寄微之三首

微之久別能無歎。知退書稀豈免愁。甲子百年過半後。光陰一歲欲終頭。池冰曉合膠船底。樓雪晴銷露瓦溝。自覺歡情隨日減。蘇州心不及杭州。

白頭歲暮苦相思。除却悲吟無可爲。枕上從妨一夜睡。燈前讀盡十年詩。龍鍾校正騎驢日。顛頓通江司馬時。若並如今是全活。紆朱拖紫且開眉。

榮進雖頻退亦頻。與君才命不調勻。若不九重中掌事。卽須千里外拋身。紫垣南北廳曾對。滄海東西郡又鄰。唯欠結廬嵩洛下。一時歸去作閑人。

歲日家宴。戲示弟姪等。兼呈張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

弟妹妻孥小姪甥。嬌癡弄我助歡情。歲盡後推盞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形骸老倒雖堪歎。骨肉團圓亦可榮。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

正月三日閑行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祇從今日到明朝。

夜歸

逐勝移朝宴。留歡放晚衙。賓寮多謝客。騎從半吳娃。到處銷春景。歸時及月華。城陰一道直。燭焰兩行斜。東吹先催柳。南霜不殺花。皁橋夜沽酒。燈火是誰家。

自歎

豈獨年相迫。兼爲病所侵。春來痰氣動。老去嗽聲深。眼暗猶操筆。頭班未挂簪。因循過日月。真是俗人心。

郡中閑獨寄微之及崔湖州

少年賓旅非吾輩。晚歲簪纓束我身。酒散更無同宿客。詩成長作獨吟人。蘋洲會面知何日。鏡水離心又一春。兩處也應相憶在。官高年長少情親。

小舫

小舫一艘新造了。輕裝梁柱庫安蓬。深坊靜岸遊應遍。淺水低橋去盡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馬墜強出贈同座

足傷遭馬墜。腰重倩人擡。祇合窗間臥。何因花下來。坐依桃葉妓。行呷地黃盃。強出非他意。東風落盡梅。

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此詩

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

酬微之開拆新樓初畢相報未聯見戲之作

海山鬱鬱石稜稜。新豁高居正好登。南臨瞻郡三千界。東對蓬宮十二層。報我樓成秋望月。把君詩讀夜迴燈。無妨却有他心眼。粧點亭臺卽不能。

病中多雨逢寒食

水國多陰常懶出。老夫饒病愛閑眠。三旬臥度鶯花月。一半春銷風雨天。薄暮何人吹觴築。新晴幾處縛鞦韆。綵繩芳樹畏如舊。唯是年年換少年。

清明夜

好風隴月清明夜。碧砌紅軒刺史家。獨遶迴廊行復歇。遙聽紫管暗看花。

蘇州柳

金谷園中黃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

三月二十八日贈周判官

一春惆悵殘三日，醉問周郎憶得無。
柳絮送人鶯勸酒，去年今日別東都。

偶作

紅杏初生葉，青梅已綴枝。
闌珊花落後，寂寞酒醒時。
坐悶低眉久，行慵舉足遲。
少年君莫怪，頭白自應知。

重答劉和州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
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
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
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奉送三兄

少年曾管二千兵，晝聽笙歌夜斫營。
自反丘園頭盡白，每逢旗鼓眼猶明。
杭州暮醉連牀臥，吳郡春遊並
馬行，自愧阿連官職慢，祇教兄作使君兄。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
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
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
不休，從道主人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徵之

細蓬青篾綉魚鱗，小眼紅窗襯麴塵。
闊狹纔容從事座，高低恰稱使君身。
舞筵須揀腰輕女，仙棹難勝骨
重人，下似鏡湖廉使出，高檣大編鬧驚春。

吳櫻桃

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恰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烏儵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蹋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卽應無。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顚。夜合隔簾花。嘗酒留閑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仲夏齋居偶題八韻寄微之及崔湖州

腥血與葷蔬。停來一月餘。肌膚雖瘦損。方寸任清虛。體道通宵坐。頭慵隔日梳。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水榭風來遠。松廊雨過初。褰簾放巢燕。投食施池魚。久別閑遊伴。頻勞問疾書。不知湖與越。吏隱與何如。

官宅

紅紫共紛紛。祇承老使君。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水色窗窗見。花香院院聞。戀他官舍住。雙鬢白如雲。

六月三日夜聞蟬

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乍聞愁北客。靜聽憶東京。我有竹林宅。別來蟬再鳴。不知池上月。誰撥小船行。

蓮石

青石一兩片。白蓮三四枝。寄將東洛去。心與物相隨。石倚風前樹。蓮栽月下池。遙知安置處。預想發榮時。領郡來何遠。還鄉去已遲。莫言千里別。歲晚有心期。

眼病二首

散亂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
肝家。兩頭治療何曾差。藥力微茫佛力除。

又一首

眼臟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盒中虛貯決
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

題東武丘寺六韻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
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八韻

不厭西丘寺。閑來卽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素燭。猿戲怪鳴珂。
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詠懷

蘇杭自昔稱名郡。牧守當今最好官。兩地江山踴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幾時酒盞曾拋却。何處花枝不
把看。白髮滿頭歸得也。詩情酒興漸闌珊。

重詠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長。今秋歸去定。何必重思量。

百日假滿

心中久有歸田計。身上都無濟世才。長告初從百日滿。故鄉元約一年迴。馬辭轅下頭高舉。鶴出籠中翅大開。但拂衣行莫迴顧。的無官職趁人來。

九日寄微之

眼暗頭風事事妨。遶籬新菊爲誰黃。閑遊日久心慵倦。痛飲年深肺損傷。吳郡兩迴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怕飛盃酒多分數。厭聽笙歌舊曲章。蟋蟀聲寒初過雨。茱萸色淺未經霜。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

題報恩寺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閑人。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慚容鬢上。獨帶郡庭塵。

晚起

臥聽琴瑟銜鼓聲。起遲睡足長心情。華簪脫後頭雖白。堆案拋來眼校明。閑上籃輿乘輿出。醉迴花舫信風行。明朝更濯塵纓去。聞道松江水最清。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朝從思益峯遊後。時到楞伽寺歇時。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漁舟一自思。猶去懸車十五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爲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羨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宿靈巖寺上院

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葦血屏除唯對酒。歌鐘放散祇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煙水綠沉沉。

酬別周從事二首

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簿書難。辭官歸去緣衰病。莫作陶潛范蠡看。洛下田園久拋擲。吳中歌酒莫留連。嵩陽雲樹伊川月。已校歸遲四五年。

武丘寺路

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菱荷生欲徧。桃李種仍新。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

潦倒官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闌半長安。插霧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欄杆。

吳宮詞

澹紅花。破淺檀蛾。睡臉初開似翦波。坐對珠籠閑理曲。琵琶鸚鵡語相和。

河亭晴望

風轉雲頭斂。烟銷水面開。晴虹橋影出。秋鴈檣聲來。郡靜官初罷。鄉遙信未迴。明朝是重九。誰勸菊花盃。

留別微之

于時久與本心違。悟道深知前事非。猶痛勞形辭郡印。那將趁伴著朝衣。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少室雲邊伊水畔。比君校老合先歸。

自喜

自喜天教我少緣。家徒行計兩翩翩。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僮僕減來無冗食。資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丘中費。猶免飢寒得數年。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

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簇蹄。清管曲終鸚鵡語。紅旗影動駸駘嘶。漸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莫忘使君吟詠處。女墳湖北虎丘西。

江上對酒二首

酒助疎頑性。琴資緩慢情。有慵將送老。無智可勞生。忽忽忘機坐。佺佺任運行。家鄉安處是。那獨在神京。

又一首

久貯滄浪意。初辭極楫身。昏昏常帶酒。默默不應人。坐穩便箕踞。眠多愛欠伸。客來存禮數。始著白綸巾。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何事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應難作別。歡漸少於愁。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

見小姪龜兒詠燈詩并臘娘製衣因寄行簡

已知臘子能裁服。復報龜兒解詠燈。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

酒筵上答張居士

但要前塵滅。無妨外相同。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絃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何人知此義。唯有淨名翁。

鸚鵡

隴西鸚鵡到江東。養得經年鬣漸紅。常恐思歸先翹翅。每因餒食暫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鳥憶高飛意不同。應似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

聽琵琶妓彈略略

腕軟撥頭輕。新教略略成。四絃千遍語。一曲萬重情。法向師邊得。能從意上生。莫欺江外手。別是一家聲。

寫新詩寄微之偶題卷後

寫了吟看滿卷愁。淺紅牋紙小銀鈎。未容寄與微之去。已被人傳到越州。

寶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後作

塵纓忽解誠堪喜。世網重來未可知。莫忘全吳館中夢。嶺南泥雨步行時。

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層。

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

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喜罷郡

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此光陰爲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

答次休上人

姓白使君無麗句。名休座主有新文。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

卷五十五

律詩 凡一百首

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

自從爲騃童。直至作衰翁。所好隨年異。爲忙終日同。弄沙成佛塔。鑄玉謁王宮。彼此皆兒戲。須臾卽色空。有營非了義。無著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猶應在妄中。

思子臺有感二首

曾家機上閒投杼。尹氏園中見撥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

關生魑魅蠹生蟲。何異讒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

賦得邊城角

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鳴鳴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憶洛中所居

忽憶東都宅。春來事宛然。雪銷行徑裏。水上臥房前。脈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醉教鶯送酒。閑遣鶴看船。幸是林園主。慚爲食祿牽。宦情薄似紙。鄉思急於弦。豈合姑蘇守。歸休更待年。

想歸田園

戀他朝市求何事。想取丘園樂此身。千首惡詩吟過日。一壺好酒醉銷春。歸鄉年亦非全老。罷郡家仍未苦貧。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

琴茶

兀兀寄形羣動內。陶陶任性一生間。自拋官後春多醉。不讀書來老更閑。琴裏知聞唯淥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長相伴。誰道吾今無往還。

贈楚州郭使君

淮水東南第一州。山圍雉堞月當樓。黃金印綬懸腰底。白雪歌詩落筆頭。笑看兒童騎竹馬。醉攜賓客上仙舟。當家美事堆身上。何啻林宗與細侯。

和郭使君題枸杞

山陽太守政嚴明。吏靜人安無犬驚。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

初到洛下閑遊

漢庭重少身宜退。洛下閑居迹可逃。趁伴入朝應老醜。尋春放醉尙粗豪。詩攜綵紙新裝卷。酒典緋花舊賜袍。曾在東方千騎上。至今躑躅馬頭高。

辭贈劉二十八使君

爲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筋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太湖石

煙翠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過敷水。

垂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騶且緩驅。秦氏雙蛾久冥寞。蘇臺五馬尙踟蹰。村童店女仰頭笑。今日使君真是愚。

南院

林院無情緒。經春不一開。楊花飛作穗。榆莢落成堆。壯志從中減。流年逐後催。祇應如過客。病去老迎來。

閑詠

步月憐清景。眠松愛綠陰。早年詩思苦。晚歲道情深。夜學禪多坐。秋牽興暫吟。悠然兩事外。無處更留心。

初授祕監。并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

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子孫無可念。產業不能營。酒引眼前興。詩留身後名。閑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

新昌閑居招楊郎中兄弟

紗巾角枕病閑翁。忙少眠多誰與同。但有雙松當砌下。更無一事到心中。金章紫綬看如夢。皂蓋朱輪別似空。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唯贈北窗風。

祕省後廳

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欲夜天。盡日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松齋偶興

置心思慮外。滅跡是非間。約俸爲生計。隨官換往還。耳煩聞曉角。眼醒見秋山。賴此松簷下。朝迴半日閑。

和楊郎中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

業重關西繼大名。恩深闕下遂高情。祥鱣降伴趨庭鯉。賀燕飛和出谷鶯。范蠡舟中無子弟。疎家席上欠門生。可憐玉樹連桃李。從古無如此會榮。

松下琴贈客

松寂風初定。琴清夜欲闌。偶因羣動息。試撥一聲看。寡鶴當微怨。秋泉應指寒。慚君此傾聽。本不爲君彈。

秋齋

晨起秋齋冷。耐條稱病容。清風兩窗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謀身拙。嵇康向事慵。生涯別有處。浩氣在心胸。

塗山寺獨遊

野徑行無伴。僧房宿有期。塗山來去熟。唯是馬蹄知。

登觀音臺望城

白千家似圍碁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燄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

登靈應臺北望

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迴首却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太倉中。

酬裴相公題興化小池見招長句

爲愛小塘招散客。不嫌老監與新詩。山公倒載無妨學。范蠡扁舟未要追。蓬斷偶飄桃李徑。鷗鷺誤拂風。風池敢辭課拙酬高韻。一勺爭禁萬頃陂。

閑行

五十年來思慮熟。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食單疎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遍尋山水自由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

閑出

兀兀出門何處去。新昌街晚樹陰斜。馬蹄知意緣行熟。不向楊家卽庾家。

與僧智如夜話

懶鈍尤知命，幽棲漸得朋。閉門無謁客，靜室有禪僧。爐向初冬火，籠停半夜燈。憂勞緣智巧，自喜百無能。

憶廬山舊隱及洛下新居

形骸僂僂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無奈攀緣隨手長，亦知恩愛到頭空。草堂久閉廬山下，竹院新拋洛水東。自是未能歸去得，世間誰要白頭翁。

晚寒

急景流如箭，淒風利似刀。暝催雞翅斂，寒束樹枝高。縮水濃和酒，加縣厚絮袍。可憐冬計畢，煖臥醉陶陶。

偶眠

放盃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華城西北雉堞最高，雀相公首創樓臺，錢左丞繼種花果，合爲勝境，題在雅篇，歲暮獨遊，悵然成詠。

高居稱君子，瀟灑四無鄰。丞相棟梁久，使君桃李新。凝情看麗句，駐步想清塵。況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

奉使塗中戲贈張常侍

早風吹土滿長衢，駟騎星軺盡疾驅。共笑籃舁亦稱使，日馳一驛向東都。

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溘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忘情，題二十韻。

能驤復能馳，翩翩白馬兒。毛寒一團雪，鬃薄萬條絲。皂蓋春行日，驪駒曉從時。雙旌前獨步，五馬內偏騎。芳草承蹄蕪，垂楊拂頂枝。跨將迎好客，惜不換妖姬。慢鞚遊蕭寺，閑驅醉習池。睡來乘作夢，興發倚成詩。

鞭爲馴。難下鞍。綠穩不離。北歸還共到。東使亦相隨。赭白何曾變。玄黃豈得知。嘶風聲覺急。踏雪怪行遲。
昨夜猶翳秣。今朝尙繫維。臥槽應不起。顧主遂長辭。塵滅駸駸跡。霜留皎皎姿。度關形未改。過隕影難追。
念倍燕求駿。情深項別騅。銀收鉤臆帶。金卸絡頭羈。何處埋奇骨。誰家覓弊帷。稠桑驛門外。吟罷涕雙垂。

題噴玉泉

泉噴聲如玉。潭澄色似空。練垂清障上。珠寫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何時此巖下。來作濯纓翁。

酬皇甫賓客

閑官兼慢使。著處易停輪。况欲逢新歲。仍將見故人。冒寒尋到洛。待暖始歸秦。亦擬同攜手。城東略看春。

種白蓮

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答蘇庶子

偶作關東使。重陪洛下遊。病來從斷酒。老去可禁愁。款曲偏青眼。蹉跎各白頭。蓬山閑氣味。依約似龍樓。

答尉遲少監水閣重宴

人情依舊歲華新。今日重招往日賓。雞黍重迴千里駕。林園暗換四年春。水軒平寫琉璃鏡。草岸斜鋪翡翠茵。聞道經營費心力。忍教成後屬他人。

和劉郎中傷鄂姬

不獨君嗟我亦嗟。西風北雪殺南花。不知月夜魂歸處。鸚鵡洲頭第幾家。

贈東鄰王十三

攜手池邊月。開襟竹下風。驅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居處東西接。年顏老少同。能來爲伴否。伊上作漁翁。

早春同劉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

梁園不到一年強。遙想清吟對綠觴。更有何人能飲酌。新添幾卷好篇章。馬頭拂柳時迴轡。豹尾穿花暫亞槍。誰引相公開口笑。不逢白監與劉郎。

寄太原李相公

聞道北都今一變。政和軍樂萬人安。綺羅二八圍賓榻。組練三千夾將壇。蟬鬢應誇丞相少。貂裘不覺太原寒。世間大有虛榮貴。百歲無君一日歡。

雪中寄令狐相公兼呈夢得

兔園春雪梁王會。想對金罍詠玉塵。今日相如身在此。不知客右坐何人。出使在途。所騎馬死。改乘肩輿。將歸長安。偶詠旅懷。寄太原李相公。

驛路崎嶇泥雪寒。欲登籃輿一長歎。風光不見桃花騎。塵土空留杏葉鞍。喪乘獨歸殊不易。脫駟相贈豈爲難。并州好馬應無數。不怕旌旄試覓看。

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爲鶴歎。二篇寄予。予以二絕句答之。

辭鄉遠隔華亭水。逐我來棲縹緲雲。慚愧稻粱長不飽。未曾迴眼向雞羣。荒草院中池水畔。銜恩不去又經春。見君驚喜變迴顧。應爲吟聲似主人。

宿寶使君莊水亭

使君何在在江東。池柳初黃杏欲紅。有興卽來閑便宿。不知誰是主人翁。

龍門下作

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筋力不將諸處用。登山臨水詠詩行。

姚侍御見過戲贈

晚起春寒慵裹頭。客來池上偶同遊。東臺御史多提舉。莫按金章繫布裘。

履道春居

微雨灑園林。新晴好一尋。低風洗池面。斜日拆花心。暝助嵐陰重。春添水色深。不如陶省事。猶抱有絃琴。

題洛中宅

水木誰家宅。門高占地寬。懸魚掛青甃。行馬護朱欄。春樹籠烟煖。秋庭鑲月寒。松膠粘琥珀。筠粉撲琅玕。

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會到。唯展宅圖看。

寄殷協律

五歲優遊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詩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詠

紅裙。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

洛下諸客就宅相送偶題西亭

几榻臨池坐。軒車冒雪過。交親致杯酒。僮僕解笙歌。流歲行將晚。浮榮得幾多。林泉應問我。不任意如何。

答林泉

好住舊林泉。迴頭一悵然。漸知吾潦倒。深愧爾留連。欲作棲雲計。須營種黍錢。更容求一郡。不得亦歸田。
將發洛中。枉令狐相公手札兼辱二篇寵行。以長句答之。
尺素忽驚來梓澤。雙金不惜送蓬山。八行落泊飛雲雨。五字鎗鏃動瓊環。玉韻乍聽堪醒酒。銀鈎細讀當披顏。收藏便作終身寶。何啻三年懷袖間。

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

揚子津頭月下。臨都驛裏燈前。昨日老於前日。去年春似今年。
謝守歸爲祕監。馮公老作郎官。前事不須問著。新詩且更吟看。

喜錢左丞再除華州以詩伸賀

左轄轅中臺。門東委上才。彤襜經宿到。絳帳及春開。民望懇難奪。天心慈易迴。那知不隔歲。重借寇恂來。

和錢華州題少華清光絕句

高情雅韻三峯守。主領清光管白雲。自笑亦曾爲刺史。蘇州肥膩不如君。

送陝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迴劍珮。鐵牛城下擁旌旗。他時萬一爲交代。留取甘棠三兩枝。

代迎春花招劉郎中

幸與松筠相近栽。不隨桃李一時開。杏園豈敢妨君去。未有花時且看來。

歡迎春花贈楊郎中

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有幾般。憑君與向遊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

閑出

身外無羈束。心中少是非。被花留便住。逢酒醉方歸。人事行時少。官曹入日稀。春寒遊正好。穩馬薄綿衣。

座上贈盧判官

把酒承花花落頻。花香酒味相和春。莫言不是江南會。虛白亭中舊主人。

曲江有感

曲江西岸又春風。萬樹花前一老翁。遇酒逢花還且醉。若論惆悵事何窮。

杏園花下贈劉郎中

怪君把酒偏惆悵。曾是貞元花下人。自別花來多少事。東風二十四迴春。

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劉郎中

落花如雪鬢如霜。醉把花看益自傷。少日爲名多檢束。長年無興可顛狂。四時輪轉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長。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

微之就拜尚書。居易續除刑部。因書賀意。兼詠離懷。

我爲憲部入南宮。君作尚書鎮浙東。老去一時成白首。別來七度換春風。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銷磨實事空。遠地官高親故少。些些談笑與誰同。

和裴相公水傍絕句

行尋春水坐看山。早出中書晚未還。爲報野僧巖客道。偷閑氣味勝長閑。

喜與韋左丞同入南省因敝舊以贈之

早年同遇陶鈞主。利鈍精麤共在鎔。金劍淬來長透匣。鉛刀磨盡不成鋒。差肩北省慚非據。接武南宮幸再容。跛鼈雖遲騏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

伊州

老去將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應不得多年聽。未教成時已白頭。

早朝

鼓動出新昌。雞鳴赴建章。翩翩穩鞍馬。楚楚健衣裳。宮漏傳殘夜。城陰送早涼。月堤槐露氣。風燭樺烟香。雙闕龍相對。千官雁一行。漢庭方尙少。慙歎髮如霜。

答裴相公乞鶴

驚露聲音好。冲天相貌殊。終宜向遼廓。不稱在泥塗。白首勞爲伴。朱門幸見呼。不知疎野性。解愛鳳池無。

晚從省歸

朝迴北闕值清晨。晚出南宮送暮春。入去丞郎非散秩。歸來詩酒是閑人。猶思泉石多成夢。尙歎簪裾未離身。終是不如山下去。心頭眼底兩無塵。

北窗閑坐

虛窗兩叢竹。靜室一爐香。門外紅塵合。城中白日忙。無煩尋道士。不要學仙方。自有延年術。心閑歲月長。

酬嚴給事

羸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京路

西來爲看秦山雪。東去緣尋洛苑春。來去騰騰兩京路。閑行除我更無人。

華州西

每逢人靜慵多歇。不計程行困即眠。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

從陝至東京

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花共垂鞭看。盃多並轡傾。笙歌與談笑。隨分自將行。

送春

銀花鑿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彈。不獨送春兼送老。更嘗一酌更聽看。

宿杜曲花下

覺得花千樹。攜來酒一壺。懶歸兼擬宿。未醉豈勞扶。但惜春將晚。寧愁日漸晡。籃輿爲臥舍。漆蠹是行廚。斑竹盛茶椀。紅泥卷飯爐。眼前無所闕。身外更何須。小面琵琶婢。蒼頭鬢髮奴。從君飽富貴。曾作此遊無。

逢舊

久別偶相逢。俱疑是夢中。卽今歡樂事。放盞又成空。

繡婦歎

連枝花樣繡羅襦。本擬新年餉小姑。自覺逢春饒悵望。誰能每日趁功夫。針頭不解愁眉給。線縷難穿淚臉珠。雖凭繡牀都不語。同牀繡伴得知無。

春詞

低花樹映小粧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欄杆問鸚鵡。思量何事不迴頭。

恨詞

翠黛眉低斂。紅珠淚暗銷。從來恨人意。不省似今朝。

石榴花十二韻

惝惝復煌煌。花中無比方。豔天宜小院。條短稱低廊。本是山頭物。今爲砌下芳。千叢相向背。萬朵互低昂。照灼連朱檻。玲瓏映粉牆。風來添意態。日出助晶光。漸綻燕脂萼。猶含琴軫房。離披亂翦綵。班駁未勻粧。絳焰燈千炷。紅裙妓一行。此時逢國色。何處覓天香。恐合栽金闕。思將獻玉皇。好差青鳥使。封作百花王。

送敏中歸幽寧幕

六十衰翁兒女悲。傍人應笑爾應知。弟兄垂老相逢日。杯酒臨歡欲散時。前路加飡須努力。今宵盡醉莫推辭。司徒知我難爲別。直過秋歸未訝遲。

宴散

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帶來。將何迎睡興。臨臥舉殘盃。

人定

人定月朧明。香銷枕簟清。翠屏遮燭影。紅袖下簾聲。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鸚鵡。故故語相驚。

池上

嫋嫋涼風動。淒淒寒露零。蘭衰花始白。荷破葉猶青。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若爲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池窗

池晚蓮芳謝。窗秋竹意深。更無人作伴。唯對一張琴。

花酒

香醅淺酌浮如蟻。雲鬢新梳薄似蟬。爲報洛城花酒道。莫辭送老二三年。

題崔常侍濟源莊

谷口誰家住。雲扃鎖竹泉。主人何處去。蘿薛換貂蟬。籍在金閨內。班排玉展前。誠知憶山水。歸得是何年。

認春戲呈馮少尹李郎中陳主簿

認得春風先到處。西園南面水東頭。柳初變後條猶重。花未開前葉已稠。暗助醉歡尋綠酒。潛添睡興著紅樓。知君未別陽和意。直待春深始擬遊。

春風

春風先發苑中梅。櫻杏桃梨次第開。薺花榆莢深村裏。亦道春風爲我來。

魏堤有懷

魏王堤下水。聲似使君灘。惆悵迴頭聽。踟躕立馬看。蕩風波眼急。翻雪浪心寒。憶得瞿唐事。重吟行路難。

柘枝詞

柳暗長廊合。花深小院開。蒼頭鋪錦褥。皓腕捧銀盃。繡帽珠綉綴。香衫袖窄裁。將軍拄絛杖。看按柘枝來。

代夢得吟

後來變化三分貴。同輩凋零太半無。世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鬪在不如吾。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不見山苗與林葉。迎春先綠亦先枯。

寄答周協律

故人敝舊寄新篇。惆悵江南到眼前。暗想樓臺萬餘里。不聞歌吹一周年。橋頭誰更看新月。池畔猶應泊舊船。最憶後亭杯酒散。紅屏風掩綠窗眠。

卷五十六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九十九首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視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

清晨承詔命。豐歲闋田閭。膏雨抽苗足。涼風吐穗初。早禾黃錯落。晚稻綠扶疎。好入詩家詠。宜令史館書。散爲萬姓食。堆作九年儲。莫道如雲稼。今秋雲不如。

贈悼懷太子挽歌辭二首

竹馬書薨歲。銅龍表葬時。永言窅夢事。全用少陽儀。壽夭由天命。哀榮出聖慈。恭聞褒贈詔。軫念在華夷。

又一首

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凌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雨中招張司業宿

過夏衣香潤。迎秋簾色鮮。斜支花石枕。臥詠藥珠篇。泥溜非遊日。陰沉好睡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春殿多稱屈。合入綸闈即可知。從此塵霄去非晚。鬢間未有一莖絲。

送陝州王司馬建赴任

陝州司馬去何如。養靜資貧兩有餘。公事閑忙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尙書。祇攜美酒爲行伴。唯作新詩趁下車。自有鐵牛無詠者。料君投刃必應虛。

對琴待月

竹院新晴夜。松窗未臥時。共琴爲老伴。與月有秋期。玉軫臨風久。金波出霧遲。幽音待清景。唯是我心知。

楊家南亭

小亭門向月斜開。滿地涼風滿地苔。此院好彈秋思處。終須一夜抱琴來。

早寒

黃葉聚牆角。青苔圍柱根。被經霜後薄。鏡遇雨來昏。半卷寒簷幕。斜開煖閣門。迎冬兼送老。祇仰酒盈樽。

齋月靜居

病來心靜一無思。老去身閑百不爲。忽忽眼塵猶愛睡。些些口業尙誇詩。董腥每斷齋居月。香火常親宴坐時。萬慮消停百神泰。唯應寂寞殺三尸。

宿裴相公興化池亭

林亭一出宿風塵。忘却平津是要津。松閣晴看山色近。石渠秋放水聲新。孫弘閣闕無閑客。傳說舟忙不借人。何似掄村濟川外。別開池館待交親。

和劉郎中望終南山秋雪

遍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陽春先唱後。陰嶺未消時。草訝霜疑重。松疑鶴散遲。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

廣府胡尚書頻寄詩因答絕句

尙書清白臨南海。雖飲貪泉心不同。唯向詩中得珠玉。時時寄到帝鄉來。

送鶴與裴相臨別贈詩

司空愛爾爾須知。不信聽吟送鶴詩。羽翮勢高寧惜別。稻粱恩厚莫愁飢。夜棲少共雞爭樹。曉浴先饒鳳。占池穩上青雲勿迴顧。的應勝在白家時。

令狐相公拜尙書後有喜從鎮歸朝之作。劉郎中先和。因以繼之。

車騎從新紫苑迴。履聲珮響入中臺。鳳池望在終重去。龍節功成且納來。金勒最宜乘雪出。玉觴何必待

花開尚書首唱郎中和。不計官資祇計才。

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

石渠金谷中間路。軒騎翩翩十日程。清洛飲冰添苦節。碧嵩看雪助高情。謾誇河北操旄鉞。莫羨江西擁旆旌。何似府寮京令外。別教三十六峯迎。

讀鄂公傳

高臥深居不見人。功名斗數似灰塵。唯留一部清商樂。月下風前伴老身。

賦得烏夜啼

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啼澀飢喉咽。飛低凍翅垂。畫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

鏡換盃

欲將珠匣青銅鏡。換取金樽白玉卮。鏡裏老來無避處。樽前愁至有消時。茶能散悶爲功淺。豈縱忘憂得力遲。不似杜康神用速。纔分一盞便開眉。

冬夜聞蟲

蟲聲冬思苦於秋。不解愁人聞亦愁。我是老翁聞不畏。少年莫聽白君頭。

雙鸚鵡

綠衣整頓雙棲起。紅背分明對語時。始覺琵琶絃弄鹵。方知吉了舌參差。鄭牛識字吾常歎。丁鶴能歌爾亦知。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吟詩。

贈朱道士

儀容白哲上仙郎。方寸清虛內道場。兩翼化生因服藥。三尸餓死爲休糧。醮壇北向宵占斗。寢室東開早
納陽。盡日窗間更無事。唯燒一炷降真香。

昨以拙詩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十首惠然報示。首數雖等。工拙不倫。重以一章用
伸答謝。

詩家律手在城都。權與尋常將相殊。剪截五言兼用賦。陶鈞六義別開鑪。驚人卷軸須知有。隨事文章不
道無。篇數雖同光價異。十魚目換十驪珠。

和令狐相公新於郡內栽竹百竿。拆壁開軒。旦夕對翫。偶題七言五韻。

梁園脩竹舊傳名。久廢年深竹不生。千畝荒涼尋未得。百竿青翠種新成。牆開乍見重添興。窗靜時聞別
有情。煙葉蒙籠侵夜色。風枝蕭颯欲秋聲。更登樓望尤堪重。千萬人家無一莖。

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見和憶吳中舊遊五韻

爲憶娃宮與虎丘。翫君新作不能休。蜀牋寫出篇篇好。吳調吟時句句愁。落下林園終共住。江南風月會
重遊。由來事過多堪惜。何況蘇州勝汝州。

見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三十首。詩中多敘蘇杭。余嘗典二郡。因繼和之。

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猶苦憶。我爲刺史更難忘。境牽吟詠眞詩國。興入笙歌好
醉鄉。爲念舊遊終一去。扁舟直擬到滄浪。

聞新蟬贈劉二十八

蟬發一聲時。槐花帶雨枝。祇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白髮生頭速。青雲入手遲。無過一盃酒。相勸數開眉。

贈王山人

玉芝觀裏王居士。服氣飡霞養身。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唯長鶴精神。容顏盡怪長如故。名姓多疑不是真。貴重榮華輕壽命。知君閱見世間人。

和劉郎中學士題集賢閣

朱閣青山高庫齊。與君才子作詩題。傍聞大內笙歌近。下視諸司屋舍低。萬卷圖書天祿上。一條風景月華西。欲知丞相優賢意。百步新廊不踏泥。

觀幻

有起皆因滅。無睽不暫同。從歡終作感。轉苦又成空。次第花生眼。須臾燭過風。更無尋覓處。鳥跡印空中。病假中龐少尹攜魚酒相過

宦情牢落年將暮。病假聯綿日漸深。被老相催雖白首。與春無分未甘心。閑停茶碗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吟。勞動故人龐閣老。提魚攜酒遠相尋。

聽田順兒歌

夏玉敲冰聲未停。嫌雲不遏入青冥。爭得黃金滿衫袖。一時拋與斷年聽。

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述

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

酬令狐相公春日尋花見寄六韻

病臥帝王州。花時不得遊。老應隨日至。春肯爲人留。粉壞杏將謝。火繁桃尙稠。白飄僧院地。紅落酒家樓。空裏雪相似。晚來風不休。吟君悵望句。如到曲江頭。

和劉郎中曲江春望見示

芳景多遊客。衰翁獨在家。肺傷妨飲酒。眼痛忌看花。寺路隨江曲。宮牆夾樹斜。羨君猶壯健。不枉度年華。送東都留守令狐尙書赴任

翠華黃屋未東巡。碧洛青蒿付大臣。地稱高情多水竹。山宜閑望少風塵。龍門卽擬爲遊客。金谷先憑作主人。歌酒家家花處處。莫空管領上陽春。

自題新昌居止因招楊郎中小飲

地偏坊遠巷仍斜。最近東頭是白家。宿雨長齊鄰舍柳。晴光照出夾城花。春風小榭三升酒。寒食深爐一碗茶。能到南園同醉否。笙歌隨分有些些。

南園試小樂

小園班駁花初發。新樂鏗鏜教欲成。紅萼紫房皆手植。蒼頭碧玉盡家生。高調管色吹銀字。慢拽歌詞唱渭城。不飲一盃聽一曲。將何安慰老心情。

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

青陽行已半。白日坐將徂。越國強仍大。稽城高且孤。利饒鹽羨海。名勝水澄湖。牛斗天垂象。台明地展圖。
瓊奇殖市井。佳麗溢闔閭。勾踐遺風霸。西施舊俗姝。船頭龍天矯。橋脚獸肝。鄉味珍瑩明。時鮮貴鷓鴣。
語言諸夏異。衣服一方殊。搗練蛾眉婢。鳴榔桂角奴。江清敵伊洛。山翠勝荆巫。華表雙棲鶴。聯牆幾點烏。
煙波分渡口。雲樹接城隅。澗遠松如畫。洲平水似鋪。綠秧科早稻。紫筍拆新蘆。暖踏泥中藕。香尋石上蒲。
雨來萌盡達。雷後蟄全蘇。柳眼黃絲額。花房綠蠟珠。林風新竹折。野燒老桑枯。帶蹕長枝蕙。錢穿短貫榆。
暄和生野菜。卑溼長街蕪。女浣紗相伴。兒烹鯉一呼。山魃啼稚子。林狹挂山都。產業論蠶蟻。孳生計鴨鵝。
泉巖雪飄灑。苔壁錦漫糊。堰限舟航路。堤通車馬途。耶溪岸迴合。禹廟徑盤紆。洞穴何因鑿。星槎誰與列。
石凹仙藥臼。峯峭佛香爐。去爲投金簡。來因挈玉壺。貴仍招客宿。健未要人扶。聞望賢丞相。儀形美丈夫。
前驅駐旌旆。偏坐列笙竽。刺史旗翻傘。尙書履曳屨。學禪超後有。觀妙造虛無。髻裏傳僧寶。環中得道樞。
登樓詩八詠。置硯賦三都。捧擁羅將綺。趨陪紫與朱。廟謀藏稷高。兵略貯孫吳。令下三軍整。風高四海趨。
千家得慈母。六郡事嚴姑。重士過三哺。輕才抵一銖。送觥歌宛轉。嘲妓笑盧胡。佐飲時炮鼈。獨醒數鱸鱸。
醉鄉雖咫尺。樂事亦須臾。若不中賢聖。何由外智愚。伊予一生志。我爾百年軀。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
出多無伴侶。歸只對妻孥。白首青山約。抽身去得無。

酬鄭侍御多雨春空過詩三十韻

南雨來多滯。東風動即狂。月行離畢急。龍走召雲忙。鬼轉雷車響。蛇騰電策光。侵淫天似漏。沮洳地成瘡。
慘澹陰煙白。空濛宿霧黃。闌遮千里日。悶結九迴腸。寂寞羈臣館。深沉思婦房。鏡昏鸞滅影。衣潤麝消香。

蘭溼難緝。花凋易落。粧沾黃鶯翅重。滋綠草心長。紫陌皆泥濘。黃污共森茫。恐霖成怪沴。望霽劇禳祥。
楚柳腰肢鞞。湘筠涕淚滂。晝昏疑是夜。陰盛勝於陽。居士巾皆墊。行人蓋盡張。跳蛙還屢出。移蟻欲深藏。
端坐交遊廢。閑行去步妨。愁生垂白叟。惱殺踏青娘。變海常須慮。爲魚慎勿忘。此時方共懼。何處可相將。
已望東溟禱。仍封北戶穰。却思逢旱魃。誰喜見商羊。預怕爲蠶病。先憂作麥霜。惠應施浹洽。政豈假揄揚。
祀典脩成秩。農書振滿牀。丹誠期懇苦。白日會昭彰。賑廩調飢戶。苦城備壞牆。且當營歲事。寧假惜年芳。
德勝令災弭。人安在吏良。尙書心若此。不枉繫金章。

和春深二十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富貴家。馬爲中路鳥。妓作後庭花。羅綺驅論隊。金銀用斷車。眼前何所苦。唯苦日西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貧賤家。荒涼三逕草。冷落四鄰花。奴困歸傭力。妻愁出賃車。途窮平路險。舉足劇褒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執政家。鳳池添硯水。雞樹落衣花。詔借當衢宅。恩容上殿車。延英開對久。門與日西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方鎮家。通犀排帶胯。瑞鶴勒袍花。飛絮衝毬馬。垂楊拂妓車。戎裝拜春殿。左握寶刀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刺史家。陰繁棠布葉。岐秀麥分花。五匹鳴珂馬。雙輪畫戟車。和風引行樂。葉葉隼旗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鬣剪三花。蠟炬開明火。銀臺賜物車。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女學家。慣看溫室樹。飽識浴堂花。御印提隨仗。香牋把下車。宋家宮樣髻。一片綠雲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御史家。絮縈驄馬尾。蝶繞繡衣花。破柱行持斧。埋輪立駐車。入班遙認得。魚貫一行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遷客家。一杯寒食酒。萬里故園花。炎瘴蒸如火。光陰走似車。爲憂鬪鳥至。祇恐日光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經業家。唯求太常第。不管曲江花。折桂名漸郤。收螢志慕車。官場泥補處。最怕寸陰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隱士家。野衣裁薜葉。山飯曬松花。蘭索紉幽珮。蒲輪駐軟車。林間箕踞坐。白眼向人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漁父家。松灣隨棹月。桃浦落船花。投餌移輕楫。牽綸轉小車。蕭蕭蘆葉裏。風起釣絲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潮戶家。濤翻三月雪。浪噴四時花。曳練馳千馬。驚雷走萬車。餘波落何處。江轉富陽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痛飲家。十分盃裏物。五色眼前花。鋪歌眠糟甕。流涎見麴車。中山一沉醉。千度日西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上巳家。蘭亭席上酒。曲洛岸邊花。弄水游童棹。蒲裙小婦車。齊橈爭渡處。一匹錦標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瓏饅子。宛轉綵毵花。碧草追遊騎。紅塵拜掃車。鞦韆細腰女。搖曳逐風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博奕家。一先爭破眼。六聚鬪成花。鼓應投壺馬。兵衝象戲車。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嫁女家。紫排襪上雉。黃帖鬢邊花。轉燭初移障。鳴環欲上車。青衣傳氍毹。錦繡一條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娶婦家。兩行籠裏燭。一對扇間花。賓拜登華席。親迎障曉車。催粧詩未了。星斗漸傾斜。

又一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眉欺楊柳葉。裙妬石榴花。蘭麝熏行被。金銅釘坐車。揚州蘇小小。人道最天斜。

詠家醞十韻

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敬伯倫。舊法依稀傳自杜。新方要妙得於陳。井泉王相資重九。麴蘖精靈用

上寅釀糯豈勞吹范黍。撇菊何假漉陶巾。常嫌竹葉猶凡濁。始覺榴花不正真。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色洞玉壺無表裏。光搖金盞有精神。能銷忙事成閑事。轉得憂人作樂人。應是世間賢聖物。與君還往擬終身。

池鶴二首

高竹籠前無伴侶。亂雞羣裏有風標。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轉覺鷓鴣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臨風一嘆思何事。悵望青田雲水遙。

池中此鶴鶴中稀。恐是遼東老令威。帶雪松枝翹膝脛。放花菱片綴毛衣。低徊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若問故巢知處在。主人相戀未能歸。

對酒五首

巧拙賢愚相是非。何如一醉盡忘機。君知天地中寬窄。鷓鴣鸞鳳各自飛。

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

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誑人來不休。賴有酒仙相煖熱。松喬醉即到前頭。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

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迴。眼前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僧院花

欲悟色空爲佛事。故栽芳樹在僧家。細看便是華嚴偈。方便風開智慧花。

老戒

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老多憂活計。病更戀班行。矍鑠誇身健。周遮說話長。不知吾兔否。兩鬢已成霜。

洛橋寒食日作十韻

上苑風烟好。中橋道路平。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晴。宿醉頭仍重。晨遊眼乍明。老慵雖省事。春誘尚多情。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連錢嘖金勒。鑿落寫銀罍。府醴常教送。官娃豈要迎。舞腰那及柳。歌舌不如鶯。鄉國真堪戀。光陰可合輕。三年遇寒食。盡在洛陽城。

快活

可惜鶯啼落花處。一壺濁酒送殘春。可憐月好風涼夜。一部清商伴老身。飽食安眠消日月。閑談冷笑接交親。誰知將相王侯外。別有優游快活人。

送令狐相公赴太原

六鷁雙旌萬鐵衣。并汾舊路滿光輝。青衫書記何年去。紅旆將軍昨日歸。詩作馬蹄隨筆走。獵酣鷹翅伴飛飛。北都莫作多時計。再爲蒼生入紫微。

不出

簷前新葉覆殘花。席上餘盃對早茶。好是老郎銷日處。誰能騎馬傍人家。

惜落花

夜來風雨急。無復舊花林。枝上三分落。園中一寸深。日斜啼鳥思。春盡老人心。莫怪添杯飲。情多酒不禁。

老病

晝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卽花前。如今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二十年。

憶晦叔

遊山弄水攜詩卷。看月尋花把酒杯。六事盡思君作伴。幾時歸到洛陽來。

送徐州高僕射赴鎮

大紅旆引碧幢旌。新拜將軍指點行。戰將易求何足貴。書生難得始堪榮。離筵歌舞花叢散。候騎刀槍雪隊迎。應笑蹉跎白頭尹。風塵唯管洛陽城。

琴酒

耳根得所琴初暢。心地忘機酒半酣。若使啓期兼解醉。應言四樂不言三。

聽幽蘭

琴中古曲是幽蘭。爲我慙慙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靜好。自彈不及聽人彈。

六年秋重題白蓮

素房含露玉冠鮮。紺葉搖風鈿扇圓。本是吳州供進藕。今爲伊水寄生蓮。移根到此三千里。結子經今六七年。不獨池中花故舊。兼乘舊日採花船。

元相公挽歌詞三首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墓門已閉。箝去。唯有夫人哭不休。蒼蒼露草咸陽壠。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萬人皆慘澹。反虞駟馬亦悲鳴。琴書劍珮誰收拾。三歲遺孤新學行。

臥聽法曲霓裳

金磬玉笙和已久。牙牀角枕睡常遲。朦朧閉夢初成後。宛轉柔聲入破時。
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倍無疑。起嘗殘酌聽餘曲。斜背銀缸半下帷。

結之

歡愛今何在。悲啼亦是空。同爲一夜夢。共過十年中。

五鳳樓晚望 六年八月十日作

晴陽晚照溼烟銷。五鳳樓高天泱寥。野綠全經朝雨洗。林紅半被暮雲燒。
龍門翠黛眉相對。伊水黃金線一條。自入秋來風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

寄劉蘇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
泣罷幾迴深自念。情來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蘇州更是誰。

送客

病上籃輿相送來。衰容秋思兩悠哉。涼風嫋嫋吹槐子。却請行人勸一盃。

秋思

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獸形雲不一。弓勢月初三。雁思來天北。砧愁滿水南。蕭條秋氣味。未老已深諳。
酬夢得秋夕不寐見寄

碧簾絳紗帳。夜涼風景清。病聞和藥氣。渴聽碾茶聲。露竹偷燈影。烟松護月明。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時生。
題周家歌者

清緊如敲玉。深圓似轉簧。一聲腸一斷。能有幾多腸。

憶夢得

齒髮各蹉跎。疎慵與病和。愛花心在否。見酒興如何。年長風情少。官高俗慮多。幾時紅燭下。聞唱竹枝歌。
贈同座

失婢

春黛雙蛾嫩。秋蓬兩鬢侵。謀歡身太晚。恨老意彌深。薄解燈前舞。尤能酒後吟。花叢便不入。猶自味甘心。
夜招晦叔

宅院小牆庠。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庭草留霜池結冰。黃昏鐘絕凍雲凝。碧氈帳上正飄雪。紅火爐前初炷燈。高調秦箏一兩弄。小花蠻榼二三升。爲君更奏湘靈曲。夜就儂來能不能。

戲答皇甫監

寒宵勸酒君須飲。君是孤眠七十身。莫道非人身不煖。十分一盞煖於人。

和楊師暉傷小姬英英

自從嬌駭一相依。共見楊花七度飛。玳瑁牀空收枕席。琵琶絃斷倚屏幃。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沾衣。

池邊卽事

氈帳胡琴出塞曲。蘭塘越棹弄潮聲。何言此處同風月。薊北江南萬里情。

聞樂感鄰

老去親朋零落盡。秋來絃管感傷多。尙書宅畔悲鄰笛。廷尉門前歎雀羅。綠綺窗空分妓女。絳紗帳掩罷笙歌。歡娛未足身先去。爭奈書生薄命何。

白香山集

卷五十七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九十首

戊申歲暮詠懷三首

窮冬月未兩三日。半年過六七時。龍尾趁朝無氣力。牛頭參道有心期。榮華外物終須悟。老病傍人豈得知。猶被妻兒教進退。莫求致仕且分司。
唯生一女才十二。祗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輕何怕老。飢寒心慣不憂貧。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更擬踟躕覓何事。不歸嵩洛作閑人。
七年囚閉作籠禽。但願開籠便入林。幸得展張今日翅。不能辜負昔時心。人間禍福愚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

贈夢得

心中萬事不思量。坐倚屏風臥向陽。漸覺詠詩猶老醜。豈宜憑酒更癡狂。頭垂白髮我思退。脚踏青雲君欲忙。祗有今春相伴在。花前臆醉兩三場。

想東遊五十韻 并序

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後。憶遊浙右數郡。兼思到越一訪微之。故兩浙之間。一物已上。想皆在目。吟且成。

白香山集 九詩

篇不能自休。盈五百字。亦猶孫興公想天台山而賦之也。

海內時無事。江南歲有秋。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郊靜銷戎馬。城高逼斗牛。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坐有湖山趣。行無風浪憂。食寧妨解纜。寢不廢乘流。泉石諳天竺。烟霞識虎丘。餘芳認蘭澤。遺詠思蘋洲。茵莛紅塗粉。菰蒲綠潑油。鱗差漁戶舍。綺錯稻田溝。紫洞藏仙窟。玄泉貯怪湫。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蚪。靜閱天工妙。閑窺物狀幽。投竿出比目。擲果下瀾猴。梵塔形疑踊。闔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逐日移潮信。隨風變棹謳。遞夫交烈火。候吏次鳴騶。梵塔形疑踊。闔門勢欲浮。客迎攜酒榼。僧待置茶甌。小宴閑談笑。初筵雅獻酬。稍催朱蠟炬。徐動碧牙籌。圓蓋飛蓮子。長裾曳石榴。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幕颺雲飄檻。簾褰月露鉤。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絃管寧容歇。盃盤未許收。良辰宜酌酹。卒歲好優遊。繪縷鮮仍細。葦絲滑且柔。飽殮爲日計。穩睡是身謀。名愧空虛得。官知止足休。自嫌猶屑屑。衆笑大悠悠。物表疎形役。人寰足悔尤。蛾須遠燈燭。兔勿近置罟。幻世春來夢。浮生水上漚。百憂中莫入。一醉外何求。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牀頭。去去無程客。行行不繫舟。勞君頻問訊。勸我少淹留。雲雨多分散。關山苦阻修。一吟江月別。七見日星周。珠玉傳新什。鸕鷀念故儔。懸旌心宛轉。束楚意綢繆。驛舫粧青雀。官槽餼紫駟。鏡湖期遠汎。禹穴約冥搜。舉掃題詩壁。先開望海樓。飲思親履舄。宿憶並衾裯。志氣吾衰也。風情子在。不應須相見。後別作一家遊。

病免後喜除賓客

臥在漳濱滿十旬。起爲商賅伴三人。從今且莫嫌身病。不病何由索得身。

長樂亭留別

灑漉風烟函谷路。曾經幾度別長安。昔時盛促爲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優詔幸分四皓秩。祖筵慚繼二疎歡。塵纒世網重重縛。迴顧方知出得難。

陝府王大夫相迎偶贈

紫微閣老自多情。白首園公豈要迎。伴我綠槐陰下歇。向君紅旆影前行。縮巾髮少渾欵仄。籃輿肩齊甚穩平。但問主人留幾日。分司賓客去無程。

別陝州王司馬

笙歌惆悵欲爲別。風景闌珊初過春。爭得遣君詩不苦。黃河岸上白頭人。

將至東都先寄令狐留守

黃鳥無聲葉滿枝。閑吟想到洛城時。惜逢金谷三春盡。恨拜銅樓一月遲。詩境忽來還自得。醉鄉潛去與誰期。東都添箇狂賓客。先報壺觴風月知。

答崔十八見寄

明朝欲見琴樽伴。洗拭金盃拂玉徽。君乞曹州刺史替。我拋刑部侍郎歸。倚槽老馬收蹄立。避箭高鴻盡翅飛。豈料洛陽風月夜。故人垂老得相依。

贈皇甫賓客

輕衣穩馬槐陰路。漸近東來漸少塵。耳聞久憎聞俗事。眼明初喜見閑人。昔曾對作承華相。今復連爲博

望賓始信淡交宜久遠。與君轉老轉相親。

歸履道宅

驛吏引藤輿。家僮開竹扉。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眼下有衣食。耳邊無是非。不論貧與富。飲水亦應肥。

問江南物

歸來未及問生涯。先問江南物在耶。引手摩挲青石筍。迴頭點檢白蓮花。蘇州舫故龍頭暗。王尹橋傾鴈齒斜。別有夜深惆悵事。月明雙鶴在裴家。

蕭庶子相過

半日停車馬。何人在白家。慙慙蕭庶子。愛酒不嫌茶。

答尉遲少尹問所須

乍到頻勞問所須。所須非玉亦非珠。愛君水閣宜閑詠。每有詩成許去無。

詠閑

但有閑銷日。都無事繫懷。朝眠因客起。午飯伴僧齋。樹合陰交戶。池分水夾階。就中今夜好。風月似江淮。

同崔十八寄元浙東王陝州

未能同隱雲林下。且復相招祿仕間。隨月有錢勝賣藥。終年無事抵歸山。鏡湖水遠何由汎。棠樹枝高不易攀。惆悵八科殘四在。兩人榮鬧兩人閑。

答蘇庶子月夜聞家僮奏樂見贈

牆西明月水東亭。一曲霓裳按小伶。不敢邀君無別境。絃生管澁未堪聽。

偶吟

里巷多通水。林園盡不扃。松身為外戶。池面是中庭。元氏詩三帙。陳家酒一瓶。醉來狂發詠。鄰女映籬聽。

白蓮池汎舟

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窗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慙慙萬里來。

酬令狐留守尙書見贈十韻

長慶清風在。夔龍變理餘。大和膏雨降。周邵保釐初。嵩少當宮署。伊瀨入禁渠。曉關開玉兔。夕鑰納銀魚。舊眷憐移疾。新吟念索居。離聲雙白鶴。行色一籃輿。罷免無餘俸。休閒有弊廬。慵於檣叔夜。渴似馬相如。酒每蒙酤我。詩常許起予。洛中歸計定。一半爲尙書。

池上卽事

行尋磴石引新泉。坐看修橋補釣船。綠竹挂衣涼處歇。清風展箴困時眠。身閑當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卽地仙。林下水邊無厭日。便堪終老豈論年。

酬裴相公見寄二絕

習靜心方泰。勞生事漸稀。可憐安穩地。捨此欲何歸。

又一首

一雙垂翅鶴。數首解嘲文。搃是迂閑物。爭堪伴相君。

答夢得聞蟬見寄

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地。柳影欲秋天。聽罷無他計。相思又一篇。

得夢得新詩

池上今宵風月涼。閑教小樂理霓裳。集仙殿裏新詞到。便播笙歌作樂章。

令狐尚書許過弊居先贈長句

不矜軒冕愛林泉。許到池頭一醉眠。已遣平治行藥逕。兼教掃拂釣魚船。應將筆硯隨詩主。定有笙歌伴酒仙。祇候高情無別物。蒼苔石筍白花蓮。

自題

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熱月無堆案。寒天不趁朝。傍看應寂寞。自覺甚逍遙。徒對盈樽酒。兼無愁可銷。

答崔十八

勞將白叟比黃公。今古由來事不同。我有商山君未見。清泉白石在胸中。

偶詠

禦熱蕉衣健。扶羸竹杖輕。誦經憑檻立。散藥遶廊行。暝槿無風落。秋蟲欲雨鳴。身閑當將息。病亦有心情。

答蘇六

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更無別計相寬慰。故遣陽關勸一盃。

秋遊

下馬閑行伊水頭。涼風清景勝春遊。何事古今詩句裏。不多說著洛陽秋。

偶作

張翰一盃酒。榮期三樂歌。聰明傷混沌。煩惱污頭陀。簞冷秋生早。堦閑日上多。近來門更靜。無雀可張羅。

同雀十八宿龍門兼寄令狐尚書馮常侍

水碧玉磷磷。龍門秋勝春。山中一夜月。海內兩閑人。共是幽棲伴。俱非富貴身。尚書與常侍。不可得相親。

遊平泉贈晦叔

照水容雖老。登山力未衰。欲眠先命酒。暫歇亦吟詩。何喜身無縛。終慚鬢有絲。迴頭語閑伴。閑校十年遲。

不出門

不出門來又數旬。將何銷日與誰親。鶴籠開處見君子。書卷展時逢古人。自靜其心延壽命。無求於物長精神。能行便是真修道。何必降魔調伏身。

勸病鶴

右翅低垂左脛傷。可憐風貌甚昂藏。亦知白日青天好。未要高飛且養瘡。

臨都驛送崔十八

勿言臨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來。莫道長安一步地。馬頭西去幾時迴。與君後會知何處。爲我今朝盡一盃。

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

白香山集 九 詩

春風秋月攜歌酒。八十年來翫物華。已見曾孫騎竹馬。猶聽侍女唱梅花。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輅到處誇。兒着繡衣身衣錦。東陽門戶數滕家。

雨中訪崔十八

肩舁仍挈榼。莫怪就君來。秋雨經三宿。無人勸一盃。

拜表早出贈皇甫賓客

一月一迴同拜表。莫辭侵早過中橋。老於君者應無數。猶趁西京十五朝。

對鏡

三分鬢髮二分絲。曉鏡秋容相對時。去作忙官應太老。退爲閑叟未全遲。靜中得味何須道。穩處安身更莫疑。若使至今黃綺在。聞吾此語亦分司。

勸酒十四首 并序

予分秩東都。居多暇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客。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榜。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未遂。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豔陽天。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爲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葱手。金章爛襜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欵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烟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烟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犁瘦地。趁晚餽羸牛。數被官加稅。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惻惻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酣。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祇是老轅門。機虱衣中物。刀槍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莫學長生去。仙方誤殺君。那將雍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軋闕功能。魚爛緣吞餌。蛾蟻爲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陶陶。

和令狐相公寄劉郎中兼見示長句

日月天衢仰面看。尚淹池鳳滯臺鸞。碧幢千里空移鎮。赤筆三年未轉官。別後縱吟終少興。病來雖飲不
多歡。酒軍詩敵如相遇。臨老猶能一據鞍。

卽事

見月連宵坐。聞風盡日眠。室香羅藥氣。籠煖焙茶烟。鶴啄新晴地。雞棲薄暮天。自看淘酒米。倚杖小池前。

期宿客不至

風飄雨灑簾帷故。竹映松遮燈火深。宿客不來嫌冷落。一樽酒對一張琴。

問移竹

問君移竹意如何。慎勿排行但閒窠。多種少栽皆有意。大都少校不如多。

重陽石上賦白菊

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遠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

偶吟二首

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無喜亦無憂。正如身後有何事。應向人間無所求。靜念道經深閉目。閑迎禪客小

低頭。猶殘少許雲泉興。一歲龍門數度遊。晴教曬藥泥茶竈。閑看科松洗竹林。活計縱貧長淨潔。油亭雖小頗幽深。廚香炊黍調和酒。臆腰安絃拂拭琴。老去生涯祇如此。更無餘事可勞心。

夜題玉泉寺

遇客多言愛山水。逢僧盡道厭罽毼。玉泉潭畔松間宿。要且經年無一人。

何處春先到

何處春先到。橋東水北亭。凍花開未得。冷酒酌難醒。就日移輕榻。遮風展小屏。不勞人勸醉。鬢語漸丁寧。

勉閑遊

天時人事常多故。一歲春能幾度遊。不是塵埃便風雨。若非疾病卽悲憂。貧窮心苦多無興。富貴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閑遊雖老未能休。

寄兩銀榼與裴侍郎因題兩絕

貧無好物堪爲信。雙榼雖輕意不輕。願奉謝公池上酌。丹心綠酒一時傾。慣和麴蘖堪盛否。重用鹽梅試洗看。小器不知容幾許。襄陽米賤酒升寬。

小橋柳

細水涓涓似淚流。日西惆悵小橋頭。衰楊葉盡空枝在。猶被霜風吹不休。

哭微之二首

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朋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英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灰塵。

馬上晚吟

人少街荒已寂寥。風多塵起重蕭條。上陽落葉飄宮樹。中渡流澌擁渭橋。出早冒寒衣校薄。歸遲侵黑酒全消。如今不是閑行日。日短天陰坊曲遙。

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

欲話毗陵君反袂。欲言夏口我沾衣。誰知臨老相逢日。悲歎聲多言笑稀。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

仁風膏雨去隨輪。勝境歡遊到逐身。水驛路穿兒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宣城獨詠窗中岫。柳惲單題汀上蘋。何似姑蘇詩太守。吟詩相繼有三人。

福先寺雪中餞劉蘇州

送君何處展離筵。大梵王宮大雪天。庚嶺梅花落歌管。謝家柳絮撲金田。亂從紈袖交加舞。醉入籃輿取次眠。却笑召鄒兼訪戴。只持空酒駕空船。

醉中重留夢得

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雲水。酒盞來從一百分。馬頭去便三千里。

雪夜喜李郎中見訪兼酬所贈

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唳人。紅蠟燭前明似晝。青氈帳裏暖如春。十分滿盞黃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塵。對此欲留君便宿。詩情酒分合相親。

任老

不愁陌上春光盡。亦任庭前日影斜。面黑眼昏頭雪白。老應無可更增加。

勸歡

火急歡娛慎勿遲。眼看老病悔難追。樽前花下歌筵裏。會有求來不得時。

答王尚書問履道池舊橋

虹梁鴈齒隨年換。素板朱欄逐日修。但恨尙書能久別。莫愁川守不頻遊。重移舊柱開中眼。亂種新花擁兩頭。李郭小船何足問。待君乘過濟川舟。

晚歸府

晚從履道來歸府。街路雖長尹不嫌。馬上涼於牀上坐。綠槐風透紫蕉衫。

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遊者

山屐田衣六七賢。攀芳蹋翠弄潺湲。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絃。強健且宜遊勝地。清涼不覺過炎天。始知鶴駕乘雲外。別有逍遙地上仙。

夜從法王寺下歸嶽寺

雙刹夾虛空。綠雲一徑通。似從初利下。如過劍門中。燈火光初合。笙歌曲未終。可憐師子座。昇出淨名翁。

宿龍潭寺

夜上九潭誰是伴。雲隨飛蓋月隨盃。明年尙作三川守。此地兼將歌舞來。

嵩陽觀夜奏霓裳

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調是商。愛者誰人唯白尹。奏時何處在嵩陽。迴臨山月聲彌怨。散入松風韻更長。子晉少姨聞定怪。人間亦便有霓裳。

過元家履信宅

雞犬喪家分散後。林園失主寂寥時。落花不語空辭樹。流水無情自入池。風蕩醜船初破漏。雨淋歌閣欲

傾欵前庭後院傷心事。唯是春風秋月知。

和杜錄事題紅葉

寒山十月旦。霜葉一時新。似燒非因火。如花不待春。連行排絳帳。亂落翦紅巾。解駐籃輿看。風前唯兩人。

題崔常侍濟上別墅

求榮爭寵任紛紛。脫棄金貂祗有君。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山色好當晴後見。泉聲宜向醉中聞。主人憶爾爾知否。拋却青雲歸白雲。

過溫尚書舊莊

白石青泉拋濟口。碧幢紅旆照河陽。村人都不知時事。猶自呼爲處士莊。

天壇峯下贈杜錄事

年顏氣力漸衰殘。王屋中峯欲上難。頂上將探小有洞。喉中須嚙大還丹。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他日藥成分一粒。與君先去掃天壇。

贈僧五首

鉢塔院如大師

百千萬劫菩提種。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將何報答佛恩深。慈悲不瞬諸天眼。清淨無塵幾地心。每歲八關蒙九授。慇懃一戒重千金。

神照上人

心如定水隨形應。口似懸河逐病治。曾向衆中先禮拜。西天去日莫相遺。

自遠禪師

自出家來長自在。緣身一衲一繩牀。令人見卽心無事。每一相逢是道場。

宗實上人

榮華恩愛棄成唾。戒定真如和作香。今古雖殊同一法。瞿曇拋却轉輪王。

清閑上人

梓潼眷屬何年別。長壽壇場近日開。應是蜀人皆度了。法輪移向洛中來。

彈秋思

信意閑彈秋思時。調清聲直韻疎遲。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格高低心自知。

自詠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裳亦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

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閑人。

分司初到洛中偶題六韻兼戲呈馮尹

相府念多病。春宮容不才。官衙依口得。奉料逐身來。白首林園在。紅塵車馬迴。招呼新客旅。掃掠舊池臺。小舫宜攜樂。新荷好蓋盃。不知金谷主。早晚賀筵開。

卷五十八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洛陽春

洛陽陌上春常在。昔別今來二十年。唯覓少年心不得。其餘萬事盡依然。

恨去年

老去猶耽酒。春來不著家。去年來校晚。不見洛陽花。

早出晚歸

早起或因攜酒出。晚歸多是看花迴。若拋風景長閑坐。自問東京作底來。

魏王堤

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閑行到日西。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

嘗黃醅新耐憶微之

世間好物黃醅酒。天下閑人白侍郎。愛向卯時謀洽樂。亦曾酉日放禽狂。醉來枕麴貧如富。身後堆金有若亡。元九計程殊未到。壺頭一盞共誰嘗。

勸行樂

少年信美何曾久。春日雖遲不再中。歡笑勝愁歌勝哭。請君莫道等頭空。

老慵

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

酬別微之 臨都驛醉後作

邊頭峽口錢唐岸。三別都經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鬢鬢各皤然。君歸北闕朝天帝。我住東京作地仙。博望自來非棄置。承明重入莫拘牽。醉收盃杓停燈語。寒展衾裯對枕眠。猶被分司官繫絆。送君不得過甘泉。

子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

常憂到老都無子。何況新生又是兒。陰德自然宜有慶。皇天可得道無知。一園水竹今爲主。百卷文章更付誰。莫慮鷓鴣無浴處。卽應重入鳳凰池。

自嘲

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一珠甚小還慚蚌。九子雖多不羨鴉。秋月晚生丹桂實。春風新長紫蘭芽。持盃祝願無他語。慎勿頑愚似汝爺。

自問

年來私自問。何故不歸京。佩玉腰無力。看花眼不明。老慵難發遣。春病易滋生。賴有彈琴女。時時聽一聲。

晚桃花

一樹紅桃亞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閑人豈得知。寒地生材遺校易。貧家養女嫁常遲。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

白香山集 九詩

夜調琴憶崔少卿

今夜調琴忽有情。欲彈惆悵憶崔卿。何人解愛中徽上。秋思頭邊八九聲。

阿崔

謝病臥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紉小繡襦。玉芽開手爪。酥點肌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贈鄰里往還

問予何故獨安然。免被飢寒婚嫁牽。骨肉都來無十口。糧儲依約有三年。但能抖擻人間事。便是逍遙地上仙。唯恐往還相厭賤。南家飲酒北家眠。

王子晉廟

子晉廟前山月明。人間往往夜吹笙。鸞吟鳳唱聽無拍。多似霓裳散序聲。

晚起

起晚憐春暖。歸遲愛月明。放慵長飽睡。聞健且閑行。北闕停朝簿。西方入社名。唯吟一句傷。無念是無生。

酬皇甫賓客

玄晏家風黃綺身。深居高臥養精神。性慵無病常稱病。心足雖貧不道貧。竹院君閑銷永日。花亭我醉送殘春。自嫌詩酒猶多興。若比先生是俗人。

池上贈韋山人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好拙。誰肯伴閑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獨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無夢

老眼花前暗。春衣雨後寒。舊詩多忘却。新酒且嘗看。拙定於身穩。慵應趁伴難。漸銷名利想。無夢到長安。

對小潭寄遠上人

小潭澄見底。閑客坐開襟。借問不流水。何如無念心。彼惟清且淺。此乃寂而深。是義誰能答。明朝問道林。

閑吟二首

留司老賓客。春盡興如何。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閑傾一盞酒。醉聽兩聲歌。憶得陶潛語。羲皇無以過。

又一首

閑遊來早晚。已得一周年。嵩洛依雲水。朝廷乞俸錢。長歌時獨酌。飽食後安眠。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

獨遊玉泉寺 三月三十日

雲樹玉泉寺。肩昇半日程。更無人作伴。祇共酒同行。新葉千萬影。殘鶯三兩聲。閑遊竟未足。春盡有餘情。

晚出尋人不遇

籃輿不乘乘晚涼。相尋不遇亦無妨。輕衣穩馬槐陰下。自要閑行一兩坊。

苦熱

頭痛汗盈巾。連宵復達晨。不堪逢苦熱。猶賴是閑人。朝客應煩倦。農夫更苦辛。始慚當此日。得作自由身。

銷暑

何以銷煩暑。端居一院中。眼前無長物。窗下有清風。熱散由心靜。涼生爲室空。此時身自得。難更與人同。

行香歸

出作行香客。歸如坐夏僧。牀前雙草屨。簷下一紗燈。珮委腰無力。冠欹髮不勝。鸞臺龍尾道。合盡少年登。

同王十七庶子李六員外鄭二侍御同年四人遊龍門有感而作。

一曲悲歌酒一樽。同年零落幾人存。世如閱水應堪嘆。名似浮雲豈足論。各從祿仕休明代。共感平生知己恩。今日與君重上處。龍門不是舊龍門。

池上小宴問程秀才

洛下林園好自知。江南境物暗相隨。淨淘紅粒炊香飯。薄切紫鱗烹水葵。雨滴蓬聲青雀舫。浪搖花影白蓮池。停盃一問蘇州客。何似吳松江上時。

橋亭卯飲

卯時偶飲齋時臥。林下高橋橋上亭。松影過窗眠始覺。竹風吹面醉初醒。就荷葉上苞魚鮓。當石渠中浸酒餅。生計悠悠身兀兀。甘從妻喚作劉伶。

舟中夜坐

潭邊霽後多清景。橋下涼來足好風。秋鶴一雙船一隻。夜深相伴月明中。

戲和微之答竇七行軍之作 依本韻

旌鉞從囊籜，賓僚禮數全。夔龍來要地，鷓鴣下遼天。赭汗騎驕馬，青蛾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傳。陋巷能無酒，貧池亦有船。春裝秋未寄，謾道有閑錢。

閑忙

奔走朝行內，棲遲林墅間。多因病後退，少及健時還。班白霜侵鬢，蒼黃日下山。閑忙俱過日，忙校不如閑。

西風

西風來幾日，一葉已先飛。新霽乘輕屐，初涼換熟衣。淺渠銷漫水，疎竹漏斜暉。薄暮青青巷，家僮引鶴歸。

題西亭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園未畢卽無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見池塘五度春。

觀游魚

邊池閑步看魚遊，正值兒童弄釣舟。一種愛魚心各異，我來施食爾垂鉤。

看採蓮

小桃閣上小蓮船，半採紅蓮半白蓮。不似江南惡風浪，芙蓉池在臥牀前。

看採菱

菱池如鏡淨無波，白點花稀青角多。時唱一聲新水調，傍人道是採菱歌。

天老

早世身如風裏燭，暮年髮似鏡中絲。誰人斷得人間事，少天堪傷老又悲。

秋池

洗浪清風透水霜。水邊閑坐一繩牀。眼虔心垢見皆盡。不是秋池是道場。

登天宮閣

午時乘輿出。薄暮未能還。高上烟中閣。平看雪後山。委形羣動裏。任性一生間。洛下多閑客。其中我最閑。

新雪二首

不思北省煙霄地。不憶南宮風月天。唯憶靜恭楊閣老。小園新雪煖爐前。
不思朱雀街東鼓。不憶青龍寺後鐘。唯憶夜深新雪後。新昌臺上七株松。

日高臥

怕寒放懶日高臥。臨老誰言牽牽身。夾幕繞房深似洞。重裯襯枕暖於春。小青衣動桃根起。嫩綠醅浮竹葉新。未裹頭前傾一盞。何如衝雪趁朝人。

和微之任校書郎日過三鄉

三鄉過日君年幾。今日君年五十餘。不獨年催身亦變。校書郎變作尙書。

和微之十七與君別及隴月花枝之詠

別時十七令頭白。惱亂君心三十年。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

和微之歎種花

朝榮殊可惜。暮落實堪嗟。若向花中比。猶應勝眼花。

思往喜今

憶除司馬向江州。及此凡經十五秋。雖在簪裾從俗累。半尋山水是閑遊。謫居終帶鄉關思。領郡猶分邦國憂。等似如今作賓客。都無一念到心頭。

題平泉薛家雪堆莊

怪石千年應自結。靈泉一帶是誰開。覺爲宛轉青蛇項。噴作玲瓏白雪堆。亦日旱天長看雨。玄陰臘月亦聞雷。所嗟地去都門遠。不得肩舁每日來。

和微之道保生三日

相看鬢似絲。始作弄璋詩。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莫與三日嘆。猶勝七年遲。我未能忘喜。君應不合悲。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但恐持相並。兼葭瓊樹枝。

哭皇甫七郎中

志業過玄晏。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

晚起

爛熳朝眠後。頻伸晚起時。煖爐生火早。寒鏡裹頭遲。融雪煎香茗。調酥煮乳糜。慵饑還自晒。快活亦誰知。酒性溫無毒。琴聲淡不悲。榮公三樂外。仍弄小男兒。

疑夢二首

莫驚寵辱虛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丘無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

鹿疑鄭相終難辨。蝶化莊生詎可知。假使如今不是夢。能長於夢幾多時。

夜宴惜別

笙歌旖旎曲終頭。轉作離聲滿座愁。箏怨朱絃從此斷。燭啼紅淚爲誰流。夜長似歲歡宜盡。醉未如泥飲莫休。何況雞鳴卽須別。門前風雨冷脩脩。

歸來二周歲

歸來二周歲。二歲似須臾。池藕重生葉。林鷄再引雛。時豐實倉廩。春暖膏庖廚。更作三年計。三年身健無。

吾土

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水竹花前謀活計。琴詩酒裏到家鄉。榮先生老何妨樂。楚接輿歌未必狂。不用將金買莊宅。城東無主是春光。

題岐王舊山池石壁

傾深藤老竹迴環。石壁重重錦翠斑。俗客看來猶解愛。忙人到此亦須閑。况當霽景涼風後。如在千巖萬壑間。黃綺更歸何處去。洛陽城內有商山。

病眼花

眼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窠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心若不能分黑白。却應無悔復無尤。

早飲醉中除河南尹勅到

雪擁衡門水滿池。溫爐卯後暖寒時。綠醅新酎嘗初醉。黃紙除書到不知。厚俸自來誠忝濫。老身欲起尙遲疑。應須了却口中計。女嫁男婚三逕資。

除夜

病眼少眠非守歲。老心多感又臨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

府西池

柳無氣力枝先動。池有波文冰盡開。今日不知誰計會。春風春水一時來。

天津橋

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淪波春傍窈娘堤。柳絲嫋嫋風纒出。草縷茸茸雨翦齊。報道前驅少呼喝。恐驚黃鳥不成啼。

不准擬二首

籃輿騰騰一老夫。褐裘烏帽白髭鬚。早衰饒病多蔬食。筋力消磨合有無。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

憶昔謫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隨行。多於賈誼長沙苦。小校潘安白髮生。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府中夜賞

櫻桃廳院春偏好。石井欄堂夜更幽。白粉牆頭花半出。緋紗燭下水平流。閑留賓客嘗新酒。醉領笙歌上

小舟舞袖飄飄棹容與，忽疑身是夢中遊。

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卽事招賓偶題十六韻。

繚繞府西面，潺湲池北頭。鑿開明月峽，決破白蘋洲。清淺滄瀾急，黃緣浦嶼幽。直衝行徑斷，平入臥齋流。石疊青稜玉，波翻白片鴨。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絕境應難別，同心豈易求。少逢人愛翫，多是我淹留。夾岸鋪長簾，當軒泊小舟。枕前看鶴浴，床下見魚游。洞戶斜開扇，疎簾半上鉤。紫浮萍泛泛，碧亞竹脩脩。讀罷書仍展，碁終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銷愁。簷雨晚初霽，風涼欲休。誰能伴老尹，時復一閑遊。

哭崔兒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

初喪崔兒報徵之晦叔

書報徵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世間此恨偏教我，天下何人不哭兒。蟬老悲鳴拋蛻後，龍眠驚覺失珠時。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廢誰。

府齋感懷酬夢得

府伶呼喚爭先到，家醜提攜動輒隨。合是人生開眼日，自當年老斂眉時。丹砂鍊作三銖土，玄髮看成一
把絲。勞寄新詩遠安慰，不聞枯樹更生枝。

齋居

香火多相對，葷腥久不嘗。黃着數匙粥，赤箭一甌湯。厚俸將何用，閑居不可忘。明年官滿後，擬買雪堆莊。
與諸道者同遊二室至九龍潭作

喜逢二室遊仙子，厭作三川守土臣。舉手摩挲潭上石，開襟抖擻府中塵。他日終爲獨往客，今朝未是自
由身。若言尹是嵩山主，三十六峯應笑人。

履道池上作

家池動作經旬別，松竹禽魚好在無。樹暗小巢藏巧婦，渠荒新葉長慈姑。不因車馬時時到，豈覺林園日
日蕪。猶喜春深公事少，每來花下得踟蹰。

六十拜河南尹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幸遇芳菲日，猶當強健時。萬金何假藉，一盞莫推辭。
流水光陰急，浮雲富貴遲。人間若無酒，盡合鬢成絲。

重修府西水亭院

因下疏爲沼，隨高築作臺。龍門分水入，金谷取花栽。遶岸行初匝，憑軒立未迴。園西有池位，留與後人開。
與諸公同出城觀稼

老尹醉醺醺，來隨年少羣。不愛頭似雪，但喜稼如雲。歲望千箱積，秋憐五穀分。何人知帝力，堯舜正爲君。
水堂醉臥問杜三十一

聞君洛下住多年，何處春流最可憐。爲問魏王堤岸下，何如同德寺門前。無妨水色堪開翫，不礙泉聲伴

醉眠。那似此堂簾幕底。連明連夜碧潑潑。

歲暮言懷

職與才相背。心將口自言。磨鉛教切玉。驅鶴遣乘軒。只合居巖窟。何因入府門。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

座中戲呈諸少年

衰容禁得無多酒。秋鬢新添幾許霜。縱有風情應淡薄。假如老健莫誇張。興來吟詠從成癖。飲後酣歌少放狂。不爲倚官兼挾勢。因何入得少年場。

雪後早過天津橋偶呈諸客

官橋晴雪曉峨峨。老尹行吟獨一過。紫綬相輝應不惡。白鬚同色復如何。悠揚短景凋年急。牢落衰情感事多。猶賴洛中饒醉客。時時詬我喚笙歌。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

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絲勻溫復輕。晨興好擁向陽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鶴氅毳毳無實事。木絲花冷得虛名。宴安往往歡侵夜。臥穩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早春雪後贈洛陽李長官長水鄭明府二同年

獻歲晴和風景新。銅駝街郭暖無塵。府庭共賀三川雪。縣道分行百里春。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有何功德紆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

醉吟

醉來忘渴復忘飢。冠帶形骸杳若遺。耳底齋鐘初過後。心頭卯酒未消時。臨風朗詠從人聽。看雪閑行任馬遲。應被衆疑公事慢。從前府尹不吟詩。

府酒五絕

變法

自漸到府來周歲。惠愛威稜一事無。唯是改張官酒法。慚從濁水作醍醐。

招客

日午微風且暮寒。春風冷峭雪乾殘。碧氈帳下紅爐畔。試爲來嘗一盞看。

辨味

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

自勸

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

諭妓

燭淚夜粘桃葉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煞君。

晚歸早出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閑人。

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幾時辭府印。却作自由身。

南龍興寺殘雪

南龍興寺春晴後。緩步徐吟遶四廊。老趁風花應不稱。閑尋松雪正相當。吏人引從多乘輿。鬢客逢迎少下堂。不擬人間更求事。些些疎懶亦何妨。

天宮閣早春

天宮高閣上何頻。每上令人耳目新。前日晚登緣看雪。今朝晴望爲迎春。林鶯何處吟箏柱。牆柳誰家颺麴塵。可惜三川虛作主。風光不屬白頭人。

履道居三首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貧家活計微。大有高門鑿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東里素帷猶未徹。南鄰丹旆又新懸。衡門蝸舍自慚愧。收得身來已五年。世事平分衆所知。何嘗苦樂不相隨。餘杭耽酒狂歌客。只有樂時無苦時。

和夢得冬日晨興

漏傳初五點雞報。第三聲帳下從容起。窗間曬聰明。照書燈未滅。煖酒火重生。理曲絃歌動。先聞唱渭城。

雪夜對酒招客

帳小青氈暖。盃香綠蟻新。醉憐今夜雪。歡憶去年人。暗落燈花燼。閑生草座塵。慙勤報絃管。明日有嘉賓。

贈晦叔憶夢得

自別崔公四五秋。因何臨老轉風流。歸來不說秦中事。歌定唯謀洛下遊。酒面浮花應是喜。歌眉斂黛不關愁。得君更有無厭意。猶恨樽前欠老劉。

醉後重贈晦叔

老伴知君少。歡情向我偏。無論疏與數。相見輒欣然。各以詩成癖。俱因酒得仙。笑迴青眼語。醉並白頭眠。豈是今投分。多疑宿結緣。人間更何事。攜手送衰年。

睡覺

星河耿耿漏縣縣。月暗燈微欲曙天。轉枕頻伸書帳下。披裘箕踞火爐前。老眠早覺常殘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可勾牽。

卷五十九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兆。元尹。凡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名記書碣。讀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遘疾彌留。將啓手足。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

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旣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凶發。篋閱賭。居敬所著文集。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惻久之。恍然凝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理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奮。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尙書。湖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尙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曰鐵。左衛騎兵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爲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己。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飢寒者。又有以散霽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柩于某所先塋。享年五

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陸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夫人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己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於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警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附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圓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既具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道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中大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

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

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萬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齋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田。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誠俾無發墜。予卽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敝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曰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於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為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縵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為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颯。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尸之。太守姓崔。

錢唐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一人立於田次。一人立於湖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

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卽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卽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卽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菱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卽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壅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闕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卽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卽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爲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卽於缺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隄潰也。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去年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其月二十九日發東都。

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任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歷數。重造寰區。將致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尙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亭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祕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宏元

序
中大夫守祕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欲聞此談。臣敢略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大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論。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休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卽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風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百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敍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閑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時，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縉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

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有人，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殿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歇之次，多自敝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聽，不敢自敝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白香山集 九文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鄒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僻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齋廟。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頃予爲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概。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辦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茲寺。因請悲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圯墁之功。必精。楮墨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溼。彫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爲者。清閑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却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史上柱國李晏

白香山集 九文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問奏。除削官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卽爲獨屈。況晏累爲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運反。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卽正己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兇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埽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土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鍊氣絕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節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儻蒙冥彼。周行靡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鷄鷩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長吏之本職。其李宴。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大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拊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僕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儁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卷六十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人。輿羣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陸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

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團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累歲。穎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蓬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紀。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

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禳罪集福。浮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證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青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池。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

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罄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疑或散。悠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龍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今年復予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躡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卽日又收拾新作格律詩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

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追茲三矣。卽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辯。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殆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其囊弓匣刀。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祕藏而已。已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貞大節輔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文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鑷偈相問往復再三。繇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卽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今卽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禮如公在前以至他生不敢廢墜。至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笑言蒙推獎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薦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非空靈鷲山中旣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君先後聞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學酷如昨俯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

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一。吾去年春。授祕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僮僕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卽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靳靳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飢凍。遙憐在符離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莊。今年買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崖二十四舍人譚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已來。合家所造齋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嚮奠復嘗。來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苦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北村。爾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冥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尙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大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

居易內重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綱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遊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實倍於衆情永決奈何長慟而已翺情兼中外分辱眷知縣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尙鑒

祭微之文

維大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七日辛巳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曆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復敘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洛醉別愁淚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鬢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

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篇。詞意若此。得非魂兆先知之乎。無以寄悲情。作哀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孰不生死。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爲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已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尙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縣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誅蛇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畢。移假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修。

轉常州錄事參軍。糾察課賦。浙東探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探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與元元年。疾歿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為人儀表魁梧。氣概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身。以文飾吏。以幹蠹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才。國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鐵基富貴。焯燿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積厥躬。大志長略。卷于懷中。黃綬馭寇。思奮奇功。銅印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闊塗窮。竟戢羽翮。不展心胸。天道有知。善積慶鍾。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為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為上首。佛道未喪。間生其人。故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大師譙郡鄆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師出家。十九。從泗州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

衆請充當寺上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淮泗間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室廚廡二百間。植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鬻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燬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減獲備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大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棋布。如自地踊。若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鍾梵有常聲。四衆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壇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涅槃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塲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旣成而化。侍中以譔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亮元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賢我大師。亦有大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毗尼。衆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儀。

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功成而去。如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塔勒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毘羅尼門有佛頂呪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行佛事與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兒戲。年十二。授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睿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疑大師。貞元中。寺舉省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凌高名。凌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惰者勤。增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也。大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院。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法。遷附於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至卽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芻百千人。秉律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爲東王城十大德首。爲南瞻部八闍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搥無畏鼓。降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晏坐齋心。頌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毘羅尼一幢。實吾茶毗之所。吾形雖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

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受道。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爲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爲記。附于眞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此義。以一偈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卷六十一

酒功贊 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醞醕沉澁。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

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蔡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卽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

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衰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接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城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辯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遺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之。著幼鰥獨泣。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越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

年。辯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凶年。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左僕射。加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暨諸孤等。號護。厲髮。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濱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疾。走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修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

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已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并序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諱玄亮字晦叔其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於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卽少師季子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從事宣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旣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齒豁未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越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歛州刺史其政如密於是歛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奸公旣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解納縉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防旱歲則人不饑罷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祕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寃百辟在庭無敢言者公獨進及霽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旣而真拜用旌忠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國有人焉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

就長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於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烏呼。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略云。吾年六十六。不爲無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死宜歸全於滎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燾。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舉進士。次曰綏。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燾等哀毀孝敬。號謚輻輳。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於磁州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溼。泣血臥苦者三載。因病瘳。其兩股焉。逮於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竄謫巴南。歿而無後。公先命長男燾。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遊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歛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讜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

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着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卽空卽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證也。又如。如。不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况奉遺札。託爲斯文。且慚鄙陋。不敢辭讓。銘曰。

澄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烏虜博陵。崔君之墓。

唐故溧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尚醫奉御。王父諱鏐。楊州錄事參軍。公卽錄事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溧水令。歿於官舍。明年某月某日。歸葬於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烏虜公爲人溫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姪。鄉黨推其行。交遊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溧水。皆以潔廉通濟見知於郡守。流譽於朋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徒勞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號鑿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爲淑女。旣嫁。以柔和從夫。爲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遠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

兼材。然亦由夫人誨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深。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誌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深。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趨庭。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敘在洛之詩也。予歷覽古今歌詩。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所。然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權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閑

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大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幀讚 并序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慈菴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天宮彌勒上生。內外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生生。親近供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彌勒弟子白樂天。同是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形。稱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幀讚 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觀相好之親近也。卽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剎 金色身 資聖力 福幽魂 造者誰 弘農君 受者誰 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嚴廊匡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眷知而已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闔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宣遠郡忠杭遐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音問未卜後期但敦前分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分夏司愚貳秋曹玉德彌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遨竹寺雲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後攜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臯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餽糟曾未周歲索然分鑪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總天官愚因謝病東歸澗灑方從四皓旋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脩篁迴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攜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涼簫鼓慘澹風烟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尙鑒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惟公之世祿家行文章政事播於時論此不

復云。今但敝舊好。寫哀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後科第同登者四五。辱爲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聲塵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已來。哀壘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憖遺。公又卽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疾恙。不遂執紼。遺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飲乎。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拆煙碧。莓苔有班。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眼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旣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太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實于是院其集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爲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閏五月十二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絨珠貝葉扇院閑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勝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字蘇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爲皇父氏至秦徙茂陵改父爲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爲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祖鄰幾贈汝州刺史考榆畧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出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祕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徵還直拜殿中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疾改太子賓客轉祕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祕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

曰璫曰珙。一女適太原王誼。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勳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爲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游。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無哂笑意。忘懷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爲達人。嘗憲宗朝。公之仲弟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儼然。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爲偉人。公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易辱與公遊。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傅。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知聞最熟。故得以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問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湄。龜告靈從。吉士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

之皇考也。贈潁川郡大夫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景宣。進士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澥。校書郎陸賓虞。公之壻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舉及第。博學選登科。初補集賢殿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祕書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第。詔贈禮部尙書。以其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祔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譏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乘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卽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餘慶濟美。宜在於公。沿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爲人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清直貞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爲子弟孝敬。爲伯父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慍。不形於色。入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交心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譏先德。見託爲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旣沒。鬱生我公。我公溈溈。學與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厥躬。

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蓬官。六刺藩部。再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邛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爾。俾爾嚼肉咀蔬。御盃漱水。豐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斷齧。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爲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齧。日削月腴。上參差而下旒旒。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詩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信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

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_野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暨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與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屢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

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與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僨功。檀主鄧子成。梁華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嚴事。大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緡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部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師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襯。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鍵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異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轉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竄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唯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

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有經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則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卷六十二

律詩 凡四十八首

詠興五首 并序

七年四月，予罷河南府，歸履道第。廬舍自給，衣儲自充，無欲無營，或歌或舞，頽然自適。蓋河洛間一幸人也。遇興發詠，偶成五章，各以首句命爲題目。

解印出公府

解印出公府。斗數塵土衣。百吏放爾散。雙鶴隨我歸。歸來履道宅。下馬入柴扉。馬嘶返舊櫪。鶴舞還故池。雞犬何忻忻。鄰里亦依依。年顏老去。日生計勝前時。有帛禦冬寒。有穀防歲飢。飽於東方朔。樂於榮啓期。人生且如此。此外吾不知。

出府歸吾廬

出府歸吾廬。靜然安且逸。更無客干謁。時有僧問疾。家僮十餘人。握馬三四匹。慵發經旬臥。興來連日出。出遊愛何處。嵩碧伊瑟瑟。况有清和天。正當疏散日。身閑自爲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卽非貧。豈唯金滿室。吾觀權勢者。若以身徇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慄慄。朝飢口忘味。夕惕心憂失。但有富貴名。而無富貴實。

池上有小舟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牀。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薰若春日氣。皎如秋水光。可洗機巧心。可蕩塵垢腸。岸曲舟行遲。一曲進一觴。未知幾曲醉。醉入無何鄉。寅緣潭島間。水竹深青蒼。身閑心無事。白日爲我長。我若未忘世。雖閑心亦忙。世若未忘我。雖退身艱藏。我今異於是。身世交相忘。

四月池水滿

四月池水滿。龜游魚躍出。吾亦愛吾池。池邊開一室。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爲徒。逍遙同過日。爾無羨滄海。蒲藻可委質。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况吾與爾輩。本非蛟龍匹。假如雲雨來。祇是池中物。

小庭亦有月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可憐好風景。不解嫌貧家。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村歌與社舞。客哂主人誇。但問樂不樂。豈在鍾鼓多。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請客稍深酌。願見朱顏酡。客知主意厚。分數隨後加。堂上燭未乘。座中冠已峨。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蓬門勞見過。客散有餘興。醉臥獨吟哦。幕天而席地。誰奈劉伶何。

再授賓客分司

優穩四皓官。清崇三品列。伊予再塵忝。內愧非才哲。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分命在東司。又不勞朝謁。既資閑養疾。亦賴慵藏拙。賓友得從容。琴觴恣怡悅。乘籃城外去。繫馬花前歇。六遊金谷春。五看龍門雪。吾若默無語。安知吾快活。吾欲更盡言。復恐人豪奪。應爲時所笑。苦惜分司闕。但問適意無。豈論官冷熱。

把酒

把酒仰問天。古今誰不死。所貴未死間。少憂多歡喜。窮通諒在天。憂喜卽由己。是故達道人。去彼而取此。勿言未富貴。久忝居祿仕。借問宗族間。幾人拖金紫。勿憂漸衰老。且喜加年紀。試數班行中。幾人及暮齒。朝飧不過飽。五鼎徒爲爾。夕寢止求容。一衾而已矣。此外皆長物。於我雲相似。有子不留金。何況兼無子。

首夏

林靜蚊未生。池靜蛙未鳴。景長天氣好。竟日和且清。春禽餘哢在。夏木新陰成。兀爾水邊坐。愴然橋上行。自問一何適。身閑官不輕。料錢隨月用。生計逐日營。食飽慚伯夷。酒足愧淵明。壽倍顏氏子。富百黔婁生。有一卽爲樂。況吾四者并。所以私自慰。雖老有心情。

代鶴

我海上鶴偶逢江南客。感君一顧恩。同來洛陽陌。洛陽寡族類。皎皎唯兩翼。貌是天與高。色非日浴白。主人誠可戀。其奈軒庭窄。飲啄雜雞羣。年深損標格。故鄉渺何處。雲水重重隔。誰念深籠中。七換摩天翻。立秋夕有懷夢得

露簾荻竹清。風扇蒲葵輕。一與故人別。再見新蟬鳴。是夕涼颿起。閑境入幽情。迴燈見棲鶴。隔竹聞吹笙。夜茶一兩杓。秋吟三數聲。所思渺千里。雲外長洲城。

哭崔常侍晦叔

頑賤一拳石。精珍百鍊金。名價既相遠。交分何其深。中誠一以合。外物不能侵。逶迤二十年。與世同浮沉。晚有退閑約。自首歸雲林。垂老忽相失。悲哉口語心。春日嵩高陽。秋夜清洛陰。丘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惠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灑秋風襟。

新秋晚興

濁暑忽已退。清宵未全長。晨缸耿殘焰。宿閣凝微香。喔喔雞下樹。輝輝日上梁。枕低茵席軟。臥穩身入牀。睡足景猶早起。初風乍涼。展張小屏障。收拾生衣裳。還有惆悵事。遲遲未能忘。拂鏡梳白髮。可憐冰照霜。

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

秋天高高秋光清。秋風嫋嫋秋蟲鳴。嵩峯餘霞錦綺卷。伊水細浪鱗甲生。洛陽閑客知無數。少出遊山多

在城商嶺老人自追逐。逢丘逸士相逢迎。南出鼎門十八里。莊店邈迤橋道平。不寒不熱好時節。鞍馬穩快衣衫輕。並轡脚蹏下西岸。扣船容與遶中汀。開懷曠達無所繫。觸目勝絕不可名。荷衰欲黃荇猶綠。魚樂自隨鷗不驚。翠藻蔓長孔雀尾。彩船櫓急寒雁聲。家醞一壺百玉液。野花數把黃金英。晝遊四看西日暮。夜話三及東方明。暫亭盃餽輟吟詠。我有狂言君試聽。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濟獨善難得并。不能救療生民病。卽須先濯塵土纓。况吾頭白眼已暗。終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開口笑。龍門醉臥香山行。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員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櫻桃島前春去春花萬枝。忽憶與宗卿閑飲日。又憶與考功狂醉時。歲晚無花空有葉。風吹滿地乾重疊。踏葉悲秋復憶春。池邊樹下重殷勤。今朝一酌臨寒水。此地三迴別故人。櫻桃花來春千萬朵。來春共誰花下坐。不論崔李上青雲。明日舒三亦拋我。

秋池獨汎

蕭疎秋竹籬。清淺秋風池。一隻短艇。一張斑鹿皮。皮上有野叟。手中持酒卮。半酣箕踞坐。自問身爲誰。嚴子垂釣日。蘇門長嘯時。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

冬日早起閑詠

冰塘耀初旭。風竹飄餘霰。幽境雖目前。不因閑不見。晨起對爐香。道經尋兩卷。晚坐拂琴塵。秋思彈一遍。此外更無事。開樽時自勸。何必東風來。一盃春上面。

歲暮

白香山集 九 詩

慘澹歲云暮。窮陰動經旬。霜風裂人面。冰雪擢車輪。而我當是時。獨不知苦辛。晨炊爨有米。夕爨廚有薪。夾帽長覆耳。重裘寬裹身。加之一盃酒。煦嫗如陽春。洛城士與庶。比屋多飢貧。何處爐有火。誰家飯無塵。如我飽煖者。百人無一人。安得不慚愧。放歌聊自陳。

南池早春有懷

朝遊北橋上。晚憩南塘畔。西日雪全銷。東風冰盡泮。漣漣魚尾掉。警警鵝毛換。泥暖草芽生。沙虛泉脈散。晴芳冒苔島。宿潤侵蒲岸。落下日初長。江南春欲半。時光共拋擲。人事堪嗟歎。倚棹忽尋思。去年池上伴。

古意

脈脈復脈脈。美人千里隔。不見來幾時。瑤草三四碧。玉琴聲悄悄。鸞鏡塵羃羃。昔爲連理枝。今作分飛翮。寄書多不達。加飯終無益。心腸不自寬。衣帶何由窄。

山遊示小妓

雙鬟垂未合。三十纔過半。本是綺羅人。今爲山水伴。春泉共揮弄。好樹同攀翫。笑容花底迷。酒思風前亂。紅凝舞袖急。黛慘歌聲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神照禪師同宿

八年二月晦。山梨花滿枝。龍門水西寺。夜與遠公期。冥坐自相對。密語誰得知。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

張常侍相訪

西亭晚寂寞。鶯散柳陰繁。水戶簾不卷。風牀席自翻。忽聞車馬客。來訪蓬蒿門。况是張常侍。安得不開樽。

早夏遊宴

雖慵與猶在。雖老心猶健。昨日山水遊。今朝花酒宴。山榴豔似火。玉蘂飄如霰。榮樂逐瞬遷。炎涼隨刻變。未收木繇褥。已動蒲葵扇。且喜物與郡。年年得相見。

感白蓮花

白白芙蓉花。本生吳江濱。不與紅者雜。色類自區分。誰移爾至此。姑蘇白使君。初來苦顛顛。久乃芳氤氳。月月葉換葉。年年根生根。陳根與故葉。銷化成泥塵。化者日已遠。來者日復新。一爲池中物。永別江南春。忽想西涼州。中有天寶民。埋歿漢父祖。孳生胡子孫。已忘鄉土戀。豈念君親恩。生人尙復爾。草木何足云。

詠所樂

獸樂在山谷。魚樂在陂池。蟲樂在深草。鳥樂在高枝。所樂雖不同。同歸適其宜。不以彼易此。况論是與非。而我何所樂。所樂在分司。分司有何樂。樂哉人不知。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懶與道相近。鈍將閑自隨。昨朝拜表迴。今晚行香歸。歸來北窗下。解巾脫塵衣。冷泉灌我頂。暖水濯四支。體中幸無疾。臥任清風吹。心中又無事。坐任白日移。或開書一篇。或引酒一卮。但得如今日。終身無厭時。

思舊

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流黃。一病訖一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誇藥力。經冬不衣絺。或疾或暴天。悉不過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遲延。况在少壯時。亦爲嗜欲牽。但耽葷與血。不識汞與鉛。飢來吞熟麵。渴來飲寒泉。詩役五藏神。酒汨三丹田。

隨日合破壞。至今粗完全。齒牙未缺落。支體尙輕便。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且進盃中物。其餘皆付天。

寄盧少卿

老誨心不亂。莊誠形太勞。生命既能保。死籍亦可逃。嘉肴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豔聲與麗色。真爲伐性刀。補養在積功。如裘集衆毛。將欲致千里。可得差一毫。顏回何爲者。簞瓢纔自給。肥醲不到口。年不登三十。張倉何爲者。染愛浩無際。妾媵填後房。竟壽百餘歲。倉壽有何德。回天有何辜。誰謂具聖體。不如肥瓠臠。遂使世俗心。多疑仙道書。寄問盧先生。此理當何如。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曉景麗未熟。晨飈鮮且涼。池幽綠蘋合。霜潔白蓮香。深掃竹間逕。靜拂松下牀。玉柄鶴翎扇。銀鬚雲母漿。屏除無俗物。瞻望唯清光。何人擬相訪。羸女從蕭郎。

詠懷

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責我事。由茲兩相忘。因得長自遂。自遂意何如。閑官在閑地。閑地唯東都。東都少名利。閑官是賓客。賓客無牽累。嵇康日日懶。畢卓時時醉。酒肆夜深歸。僧房日高睡。形安不勞苦。神泰無憂畏。從官三十年。無如今氣味。鴻雖脫羅弋。鶴尙居祿位。唯此未忘懷。有時猶內愧。

北窗三友

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爲。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一彈樞中心。一詠暢四支。猶恐中有間。以醉彌縫之。豈獨吾拙好。古人多若斯。嗜詩有淵明。嗜琴有啓期。

嗜酒有伯倫。三人皆我師。或乏擔石儲。或穿帶索衣。絃歌復觴詠。樂道知所歸。三師去已遠。高風不可追。三友游甚熟。無日不相隨。左擲白玉卮。右拂黃金徽。與酣不疊紙。走筆操狂詞。誰能持此詞。爲我謝親知。縱未以爲是。豈以我爲非。

吟四雖 雜言

酒酣後。歌歇時。請君添一酌。聽我吟四雖。年雖老。猶少於章長史。命雖薄。猶勝於鄭長水。眼雖病。猶明於徐郎中。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省躬審分何僥倖。值酒逢歌且歡喜。忘榮知足委天和。亦應得盡生生理。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卽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詞繁。輒廣爲五百言。以伸酬獻。三江路萬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賢第。中有平津池。池勝主先覺。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水竹以爲質。質立而文隨。文之者何人。公來親指麾。疏鑿出人意。結構得地宜。靈襟一搜索。勝概無遁遺。因下張沼址。依高築階基。嵩峯見數片。伊水分一枝。南溪脩且直。長波碧逶迤。北館壯復麗。倒影紅參差。東島號晨光。杲曜迎朝曦。西嶺名夕陽。杳曠留落暉。前有水心亭。動蕩架漣漪。後有開闔堂。寒溫變天時。幽泉鏡泓澄。怪石山欹危。春葩雪漠漠。夏果珠離離。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親賓次第至。酒樂前後施。解纜始登汎。山遊仍水嬉。沿洄無滯礙。向背窮幽奇。管過遠橋下。飄旋深澗陲。管絃去縹緲。羅綺來霏微。棹風逐舞迴。梁塵隨歌飛。宴餘日暮暮。醉客未放歸。高聲索彩牋。大笑催金卮。唱和筆走疾。問答盃行遲。一詠清兩耳。一酣暢四支。主客忘貴賤。不知俱是誰。客有詩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殘紙墨。一掃狂歌詞。維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將旗。四朝致勳華。一身冠皁纓。去年才七十。決赴懸車期。

公志不可奪。君恩亦難違。從容就中道。俛俛來保釐。貂蟬雖未脫。鸞鳳已不羈。歷徵今與古。獨步無等夷。陸賈功業少。二疏官秩卑。乘舟范蠡懼。辟穀留侯飢。豈若公今日。身安家國肥。羊祜在漢南。空留峴首碑。柳惲在江南。祗賦汀洲詩。謝安入東山。但說攜螻眉。山簡醉高陽。唯聞倒接醜。豈如公今日。餘力兼有之。願公壽如山。安樂長在茲。願我比蒲稗。永得相相依。

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

我年日已老。我身日已閑。閑出都門望。但見水與山。關塞碧巖巖。伊流清潺潺。中有古精舍。軒戶無扃關。岸草歇可籍。筵蘿行可攀。朝隨浮雲出。夕與飛鳥還。吾道本迂拙。世途多險艱。嘗聞嵇呂輩。尤悔生疎頑。巢悟入箕穎。皓知返商顏。豈唯樂肥遁。聊復祛憂患。吾亦從此去。終老伊嵩間。

張常侍池涼夜閑譚贈諸公

竹橋新月上。水岸涼風至。對月五六人。管絃三兩事。留連池上酌。款曲城外意。或嘯或謳吟。誰知此閑味。迴看市朝客。矻矻趨名利。朝忙少遊宴。夕因多眠睡。清涼屬吾徒。相逢勿辭醉。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

碧天忽已高。白日猶未短。玲瓏曉樓閣。清脆秋絲管。張翰一盃酌。嵇康終日懶。塵中足愛累。雲外多疎散。病木斧斤遺。冥鴻羈絆斷。逍遙二三子。永願爲閑伴。

送呂漳州

今朝一壺酒。言送漳州牧。半自要閑遊。愛花憐草綠。花前下鞍馬。草上攜絲竹。行客飲數盃。主人歌一曲。

蟻居憎風景。屢世勞。僅僕猶。醉化無名。佳者作題。

短歌行

世人求富貴。多爲身嗜欲。盛衰不自由。得失常相逐。問君少年日。苦學將干祿。負笈塵中遊。抱書雪前宿。布衾不周體。藜茹纔充腹。三十登宦途。五十被朝服。奴溫已挾纊。馬肥初食粟。未敢議歡遊。尙爲名檢束。耳目聾暗後。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彼來此已去。外餘中不足。少壯與榮華。相避如寒燠。青雲去地遠。白日終天速。從古無奈何。短歌聽一曲。

詠懷

高人樂丘園。中人慕官職。一事尙難成。兩途安可得。遑遑干世者。多苦時命塞。亦有愛閑人。又爲窮餓逼。我今幸雙遂。祿仕兼游息。未嘗羨榮華。不省勞心力。妻孥與婢僕。亦免愁食衣。所以吾一家。面無憂喜色。

府西亭納涼歸

避暑府西亭。晚歸有閑思。夏淺蟬未多。綠槐陰滿地。帶寬衫解領。馬穩人攏轡。面上有涼風。眼前無俗事。路經府門過。落日照官次。牽聯繚繆囚。奔走塵埃吏。低眉悄不語。誰復知茲意。憶得五年前。晚衙時氣味。

老熱

一飽百情足。一酣萬事休。何人不衰老。我老心無憂。仕者拘職役。農者勞田疇。何人不苦熱。我熱身自由。臥風北窗下。坐月南池頭。腦涼脫烏帽。足熱濯清流。慵發登高枕。興來夜汎舟。何乃有餘適。祇緣無過求。或問諸親友。樂天是與不。亦無別言語。多道大悠悠。悠悠君不知。此味深且幽。但恐君知後。亦來從我遊。

新秋喜涼因寄兵部楊侍郎

外強火未退。中銳金方戰。一夕風雨來。炎涼隨數變。徐徐炎景度。稍稍涼颺扇。枕簟忽淒清。巾裳亦輕健。老夫納秋候。心體殊安便。睡足一屈伸。搔首摩挲面。裘簾對池竹。幽寂如僧院。俯觀游魚羣。仰數浮雲片。閑忙各有趣。彼此寧相見。昨日聞嘉巢。召對延英殿。

懶放二首贈呈劉夢得吳方之

青衣報平旦。呼我起盥櫛。今早天氣寒。郎君應不出。又無賓客至。何以銷閑日。已向微陽前。暖酒開詩杖。

又一首

朝憐一牀日。暮愛一爐火。牀暖日高眠。爐溫夜深坐。雀羅門懶出。鶴髮頭慵裹。除却劉與吳。何人來問我。

六十六

病知心力減。老覺光陰速。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鬢絲千萬白。池草八九綠。童稚盡成人。園林半喬木。看山倚高石。引水穿深竹。雖有潺湲聲。至今聽未足。

三適贈道友

褐綾袍厚暖。臥蓋行坐披。紫氍毹寬穩。蹇步頗相宜。足適已忘履。身適已忘衣。况我心又適。兼忘是與非。三適合爲一。怡怡復熙熙。禪那不動處。混沌未鑿時。此固不可說。爲君強言之。

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 齊梁格

水南冠蓋地。城東桃李園。雪銷洛陽堰。春入永通門。淑景方靄靄。遊人稍喧喧。年豐酒漿賤。日晏歌吹繁。

中有老朝客。華髮映朱軒。從容三兩人。籍草開一樽。樽前春可惜。身外事勿論。明日期何處。杏花遊趙村。

寒食

人老何所樂。樂在歸鄉國。我歸故園來。九度逢寒食。故園在何處。池館東城側。四鄰梨花時。二月伊水色。豈獨好風土。仍多舊親戚。出去恣歡遊。歸來聊燕息。有官供祿俸。無事勞必力。但恐優穩多。微躬銷不得。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

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過春風。公心不以貴隔我。我散唯將閑伴公。我無才能忝高秩。合是人間閑散物。公有功德在生民。何因得作自由身。前日魏王潭上宴。連夜今日午橋池頭遊。拂晨山客硯前吟。待月野人樽前醉。送春不敢與公閑中爭第一。亦應占得第二第三人。

卷六十三

格詩 凡四十八首

裴侍中晉公出討淮西時。過女兒山下。刻石題詩。末句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果如所言。剋期平賊。由是淮蔡迄今底寧。殆二十年。人安生業。夫嗟歎不足。則詠歌之。故居易作詩。二百言。繼題公之篇末。欲使探詩者。修史者。後之往來觀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後也。

何處畫功業。何處題詩篇。麒麟高閣上。女兒小山前。爾後多少時。四朝二十年。賊骨化為土。賊壘犁為田。一從賊壘平。陬蔡民晏然。驟軍成牛戶。鬼火變人煙。生子已嫁娶。種桑亦絲綿。皆云公之德。欲報無由緣。

公今在何處。守都鎮三川。舊宅留永樂。新居主集賢。公今作何官。被袞珥貂蟬。戰袍破猶在。髀肉生欲圓。襟懷轉蕭灑。氣力彌精堅。登山不拄杖。上馬能掉鞭。利澤浸入地。福降自昇天。昔號天下將。今稱地上仙。勿追赤松遊。勿拍洪崖肩。商山有遺老。可以奉周旋。

洛陽有愚叟

洛陽有愚叟。白黑無分別。浪跡雖似狂。謀身亦不拙。點檢盤中飯。非精亦非糲。點檢身上衣。無餘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寒復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飢仍不渴。閑將酒壺出。醉向人家歇。野食或烹鮮。寓眠多擁褐。抱琴榮啓樂。荷鍤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

飽食閑坐

紅粒陸渾稻。白鱗伊水魴。庖童呼我食。飯熟魚鮮香。筋筋適我口。匙匙充我腸。八珍與五鼎。無復心思量。捫腹起盥漱。下階振衣裳。遶庭行數匝。却上簷下牀。箕踞擁裘坐。半身向日陽。呼憐飽煖味。誰肯來同嘗。是歲太和八。兵銷時漸康。朝廷重經術。草澤搜賢良。堯舜求理切。夔龍啓沃忙。懷才抱智者。無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頑慵戀洛陽。飽食不出門。閑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僕少精光。衣食雖充給。神意不揚揚。爲爾謀則短。爲吾謀甚長。

閑竹自題

門前有流水。牆上多高樹。竹逕遶荷池。縈迴百餘步。波閑戲魚鼈。風靜下鷗鷺。寂無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廬在其上。偃臥朝復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時逢過客愛。問是誰家住。此是白家翁。閉門終老處。

覽鏡喜老

今朝覽明鏡。鬢髮盡成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親屬惜我老。相顧與歎咨。而我獨微笑。此意何人知。笑罷仍命酒。掩鏡將白髭。爾輩且安坐。從容聽我詞。生若不足戀。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戀。老卽生多時。不老卽須天。不天卽須衰。晚衰勝早天。此理決不疑。古人亦有言。浮生七十稀。我今欠六歲。多幸或庶幾。儻得及此限。何羨榮啓期。當喜不當歎。更傾酒一卮。

風雪中作

歲暮風動地。夜寒雪連天。老夫何處宿。暖帳溫爐前。兩重褐綺衾。一領花茸氈。粥熟呼不起。日高安穩眠。是時心與身。了無閑事牽。以此度風雪。閑居來六年。忽思遠遊客。復想早朝士。踏凍侵夜行。凌寒未明起。心爲身君父。身爲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爲心所使。我心旣知足。我身自安止。方寸語形骸。吾應不負爾。

對琴酒

西窗明且暖。晚坐卷書帷。琴匣拂開後。酒瓶添滿時。角樽白螺盞。玉軫黃金徽。未及彈與酌。相對已依依。泠泠秋泉韻。貯在龍鳳池。油油春雲心。一杯可致之。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祇應康與籍。及我三心知。

雪中晏起偶詠所懷兼呈張常侍韋庶子皇甫郎中 雜言

窮陰蒼蒼雪雰雰。雪深沒脛泥埋輪。東家典錢歸礙夜。南家貰米出凌晨。我獨何者無此弊。複帳重衾暖若春。怕寒放懶不肯動。日高睡足方頻伸。瓶中有酒爐有炭。甕中有飯庖有薪。奴温婢飽身晏起。致茲快活良有因。上無臯陶伯益廊廟材。旣不能匡君輔國活生民。下無巢父許由箕穎操。又不能食薇飲水自

苦辛君不見南山悠悠多白雲。又不見北闕浩浩唯紅塵。紅塵鬧熱白雲冷。好於冷熱中間安置身。三年微幸忝洛尹。兩任優穩爲商賓。非賢非愚非智慧。不貴不富不賤貧。冉冉老去過六十。騰騰閑來經七春。不知張韋與皇甫。私喚我作如何人。

和裴侍中南園靜興見示

池館清且幽。高懷亦如此。有時簾動風。盡日橋照水。靜將鶴爲伴。閑與雲相似。何必學留侯。崎嶇覓松子。

春寒

今朝春氣寒。自問何所欲。酥煖雞白酒。乳和地黃粥。豈唯厭饑口。亦可調病腹。助酌有枯魚。佐飧兼旨蓄。省躬念前哲。醉飽多慚忸。君不聞靖節先生樽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晚登西寶剎。晴望東精舍。反照轉樓臺。輝輝似圖畫。冰浮水明滅。雪壓松偃亞。石闕僧上來。雲汀鴈飛下。西京闕於市。東洛閑如社。會憶舊遊無。香山明月夜。

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

圍杏紅萼坼。庭蘭紫芽出不覺春已深。今朝二月一。去冬病瘡痛。將養遵醫術。今春入道場。清淨依僧律。嘗聞聖賢語。所慎齋與疾。遂使愛酒人。停盃一百日。明朝二月二。疾平齋復畢。應須挈一壺。尋花覓韋七。

犬齋

晚來天氣好。散步中門前。門前何所有。偶覩犬與鷺。鷺飽凌風飛。犬暖向日眠。腹舒穩帖地。翅凝高聳天。

上無羅弋憂。下無羈鎖牽。見彼物遂性。我亦心適然。心適復何爲。一詠逍遙篇。此仍著於適。尙未能忘言。

夢劉二十八因詩問之

昨夜夢夢得。初覺思踟蹰。忽忘來汝郡。猶疑在吳都。吳都三千里。汝郡二百餘。非夢亦不見。近與遠何殊。尙能齊近遠。焉用論榮枯。但問寢與食。近日兩何如。病後能吟否。春來曾醉無。樓臺與風景。汝又何如蘇。想思一相報。勿復慵爲書。

閑吟

貧窮汲汲求衣食。富貴營營役心力。人生不富卽貧窮。光陰易過閑難得。我今幸在窮富間。雖在朝廷不入山。看雪尋花翫風月。洛陽城裏七年閑。

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謫謫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館。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絃管。騎從攜盃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

東歸

翩翩平肩舁。中有醉老夫。膝上展詩卷。竿頭懸酒壺。食宿無定程。僕馬多緩驅。臨流歇半日。望山傾一盃。藉草坐嵬峨。攀花行踟蹰。風將景共暖。體與心同舒。始悟有營者。居家如在途。方知無繫者。在道如安居。前夕宿三堂。今日遊申湖。殘春三百里。送我歸東都。

途中作

早上上肩昇。一盃平旦醉。晚憩下肩昇。一覺殘春睡。身不經營物。心不思量事。但恐騎與里。只如吾氣味。

小臺

新樹低如帳。小臺平似掌。六尺白藤床。一莖青竹杖。風飄竹皮落。苔印鶴跡上。幽境與誰同。閑人自來往。

睡後茶與憶楊同州

昨晚飲太多。崑賊連宵醉。今朝殮又飽。爛熯移時睡。睡足摩挲眼。眼前無一事。信脚遶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綠陰樹。斑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傍邊洗茶器。白瓷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沭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嚙罷餘芳氣。不見楊嘉巢。誰人知此味。

題文集櫃

破柏作書櫃。櫃牢柏復堅。收貯誰家集。題云白樂天。我生業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捐。自開自鎖閉。置在書帷前。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

旱熱二首

彤雲散不雨。赫日吁可畏。端坐猶揮汗。出門豈容易。忽思公府內。青衫折腰吏。復想驛路中。紅塵走馬使。征夫更辛苦。逐客彌顛顛。日入尚趨程。宵分不遑寐。安知北窗叟。偃臥風颯至。簾拂碧龍鱗。扇搖白鶴翅。豈唯身所得。兼示心無事。誰言苦熱天。元有清涼地。

又一首

勃勃旱塵氣。炎炎赤日光。飛禽颺將墮。行人渴欲狂。壯者不耐飢。飢火燒其腸。肥者不禁熱。喘急汗如漿。

此時方自悟老瘦亦何妨肉輕足健逸髮少頭清涼薄食不飢渴端居省衣裳數匙梁飯冷一領綃衫香
持此聊過日焉知畏景長

偶作二首

戰馬春放歸農牛冬歇息何獨徇名人終身役心力來者殊未已去者不知還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
猶勝不悟者老死紅塵間
名無高與卑未得多健羨事無小與大已得多厭賤如此常自苦反此或自安此理知甚易此道行甚難
勿信人虛語君當事上看

雨歌池上

簷前微雨歇池上涼風起橋竹碧鮮鮮岸莎青靡靡蒼然古盤石清淺平流水何言中門前便是深山裏
雙僮侍坐臥一杖扶行止飢聞麻粥香渴覺雲湯美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

開衿

開衿何處好竹下池邊地餘熱體猶煩早涼風有味黃萎槐藥結紅破蓮芳墜無奈每年秋先來入衰思

自賓客遷太子少傅分司

頭上漸無髮耳間新有毫形容逐日老官秩隨年高優饒又加俸閑穩仍分曹飲食免藜藿居處非蓬蒿
何言家尚貧銀榼提綠醪勿謂身未貴金章照紫袍誠合知知足豈宜更貪饕默然心自問於國何功勞

自在

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愛。移榻向陽坐。擁裘仍解帶。小奴隨我足。小婢搔我背。自問我爲誰。胡然獨安泰。安泰良有以。與君論梗概。心了事未了。飢寒迫於外。事了心不了。念慮煎於內。我今實多幸。事與心和會。內外及中間。了然無一礙。所以日陽中。向君言自在。

詠史 九年十一月作

秦磨利劍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鄒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蘓醜几上盡。此作鸞皇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

困夢有悟

交友淪歿盡。悠悠勞夢思。平生所厚者。昨夜夢見之。夢中幾許事。枕上無多時。款曲數杯酒。從容一局棋。初見韋荷書。金紫何輝輝。中遇李侍郎。笑言甚怡怡。終爲崔常侍。意色苦依依。一夕三改變。夢心不驚疑。此事人盡怪。此理誰得知。我粗知此理。聞於竺乾師。識行妄分別。智隱迷是非。若轉識爲智。菩提其庶幾。

池上作

西溪風生竹森森。南潭萍開水沉沉。叢翠萬竿湘岸色。空碧一泊松江心。浦派縈迴誤遠近。橋島向背迷登臨。澄瀾方丈若萬頃。倒影咫尺如千尋。泛然獨遊逸然坐。坐念行心思古今。菟裘不聞有泉沼。西河亦恐無雲林。豈如白翁退老地。樹高竹密池塘深。華亭雙鶴白矯矯。太湖四石青岑岑。眼前盡日更無客。膝上此時唯有琴。洛陽冠蓋自相索。誰肯來此同抽簪。

何處堪避暑

何處堪避暑。林間背日樓。何處好追涼。池上隨風舟。日高飢始食。食竟飽還遊。遊罷睡一覺。覺來茶一甌。眼明見青山。耳醒聞碧流。脫襪閑濯足。解巾快搔頭。如此來幾時。已過六七秋。從心至百骸。無一不自由。拙退是其分。榮耀非所求。雖被世間笑。終無身外憂。此語君莫怪。靜思吾亦愁。如何三伏月。楊尹謫虔州。

詔下

昨日詔上去罪人。今日詔下得賢臣。進退者誰非我事。世間寵辱常紛紛。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但喜今日飽飯喫。洛陽禾稼如秋雲。更傾一樽歌一曲。不獨忘世兼忘身。

七月一日作

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閑居見清景。高興從此始。林間暑雨歇。池上涼風起。橋竹碧鮮鮮。岸莎青霏霏。蒼然古盤石。清淺平流水。何言中門前。便是深山裏。雙僮侍坐臥。一杖扶行止。飢閒麻粥香。渴覺雲湯美。平生所好物。今日多在此。此外更何思。市朝心已矣。是一篇重出而小異。故依舊存之。

春遊

上馬臨出門。出門復逡巡。迴頭問妻子。應怪春遊頻。誠知春遊頻。其奈老大身。朱顏去復去。白髮新更新。請君屈十指。爲我數交親。大限言百歲。幾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假使得七十。祇有五度春。逢春不遊樂。但恐是癡人。

題天竺南院贈闕元旻清上人

雜芳潤草台。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

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送亦殷勤。

哭師臯

南康丹旆引魂迴。洛陽監臯送葬去。北邙原邊草樹畔。月苦烟愁夜過半。妻孥兄弟號一聲。十二人腸一時斷。往者何人送者誰。樂天哭別師臯時。平生分義向人盡。今日哀窳唯我知。我知何益徒垂淚。監臯迴竿馬迴轡。何日重開掃市歌。誰家收得琵琶妓。蕭蕭風樹白楊影。蒼蒼露草青蒿氣。更就墳邊哭一聲。與君此別終天地。

隱几贈客

宦情本淡薄。年貌又老醜。紫綬與金章。於予亦何有。有時猶隱几。嗒然無所偶。臥枕一卷書。起嘗一盃酒。書將引昏睡。酒用扶衰朽。客到忽已酣。脫巾坐搔首。疏頑倚老病。容恕慚交友。忽思莊生言。亦擬鞭其後。

夏日作

葛衣疎且單。紗帽輕復寬。一衣與一帽。可以過炎天。止於便吾體。何必被羅紈。宿雨林筍嫩。晨露園葵鮮。烹葵炮嫩筍。可以備朝飧。止於適吾口。何必飲腥羶。飯訖盥漱已。捫腹方果然。婆娑庭前步。安穩窗下眠。外養物不費。內頤心不煩。不費用難盡。不煩神易安。庶幾無天闕。得以終天年。

晚涼偶詠

日下西牆西。風來北窗北。中有逐涼人。單牀獨棲息。飄蕭過雲雨。搖曳歸飛翼。新葉多好陰。初筠有佳色。幽深小池館。優穩閑官職。不愛勿復論。愛亦不易得。

酬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示兼呈夢得

七月中氣後。金與火交爭。一聞白雪唱。暑退清風生。碧樹未搖落。寒蟬始悲鳴。夜涼枕簟滑。秋燥衣巾輕。疏受老慵出。劉楨疾未平。何人伴公醉。新月上宮城。

小臺晚坐憶夢得

汲泉灑小臺。臺上無纖埃。解帶面西坐。輕襟隨風開。晚涼閑興動。憶同傾一盃。月明候柴戶。藜杖何時來。

種桃歌

食桃種其核。一年核生芽。二年長枝葉。三年桃有花。憶昨五六歲。灼灼盛芬華。迨茲八九載。有減而無加。去春已稀少。今春漸無多。明年後年後。芳意當如何。命酒樹下飲。停盃拾餘葩。因桃忽自感。悲吒成狂歌。

狂言示諸姪

世欺不識字。我忝攻文筆。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人老多病苦。我今幸無疾。人老多憂累。我今婚嫁畢。心安不移轉。身泰無牽率。所以十年來。形神閑且逸。况當垂老歲。所要無多物。一裘煖過冬。一飯飽終日。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如我優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傍觀愚亦見。當已賢多失。不敢論他人。狂言示諸姪。

秋涼閑臥

殘暑晝猶長。早涼秋尚嫩。露荷散清香。風竹含疎韻。幽閑竟日臥。衰病無人問。薄暮宅門前。槐花深一寸。

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

軒蓋光照地。行人爲徘徊。呼傳君子出。乃是故人來。訪我入窮巷。引君登小臺。臺前多竹樹。池上無塵埃。貧家何所有。新酒三兩杯。停盃款曲語。上馬從容迴。留守不外宿。日斜宮漏催。但留金刀贈。未接玉山頽。家醞不敢惜。待君來。卽開村妓不辭出。恐君飄然去。

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製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

投君之文甚荒蕪。數篇價直一束芻。報我之章何璀璨。繫繫四貫驪龍珠。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一塵麗。龜絕報養。五鹿連柱難支梧。高興獨因秋日盡。清吟多與好風俱。銀鈞金錯兩殊重。宜上屏風張座隅。

白香山集

卷六十四

律詩 凡一百首

六年冬暮贈崔常侍晦叔 時爲河南尹

鬢毛霜一色。光景水爭流。易過唯冬日。難銷是老愁。香開綠蟻酒。煖擁褐綾裘。已共崔君約。樽前倒卽休。

戲招諸客

黃醅綠醕迎冬熟。絳帳紅爐逐夜開。誰道洛中多逸客。不將書喚不曾來。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兼呈晦叔

案頭曆日雖未盡。向後唯殘六七行。牀下酒瓶雖不滿。猶應醉得兩三場。病身不許依年老。拙宦虛教逐日忙。聞健偷閑且勤飲。一盃之外莫思量。

七年元日對酒五首

慶弔經過懶逢迎。拜跪遲。不因時節日。豈覺此時衰。

又一首

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又一首

白香山集 十詩

三盃藍尾酒。一櫂膠牙錫。除却崔常侍。無人共我爭。

又一首

今朝吳與洛。相憶一欣然。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

又一首

同歲崔何在。同年杜又無。應無藏避處。只有且歡娛。

七年春題府廳

潦倒守三川。因循涉四年。推誠廢鉤距。示恥用蒲鞭。以此稱公事。將何銷俸錢。雖非好官職。歲久亦妨賢。

早春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蘇州劉郎中

雪夜閑遊多秉燭。花時蹙出亦提壺。別來少遇新詩敵。老去難逢舊飲徒。大振威名降北虜。勤行惠化活東吳。不知歌酒騰騰興。得似河南醉尹無。

洛下送牛相公出鎮淮南

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闕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筓

雲鬢飄蕭綠。花顏嬌媚紅。雙眸映秋水。十指劖春葱。楚豔爲門閥。秦聲是女工。甲鳴銀玦瑤。柱觸玉玲瓏。緩苦啼嫌月。鶯嬌語詆風。移愁來手底。送恨入絃中。趙瑟清相似。胡琴鬧不同。慢彈迴斷鴈。急奏轉飛蓬。

霜珮鏘還委。冰泉咽復通。珠聯千拍碎。刀截一聲終。倚麗精神定。於能意態融。歇時情不斷。休去思無窮。燈下青春夜。樽前白首翁。且聽應得在。老耳未多聾。

洛中春遊呈諸親友

莫歎年將暮。須憐歲又新。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春樹花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並轡鞭徐動。連盤酒慢巡。經過舊鄰里。追逐好交親。笑語銷閑日。酣歌送老身。一生歡樂事。亦不少於人。

酬筓三員外見贈長句

自請假來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須臾。已判到老爲狂客。不分當春作病夫。楊柳花飄新白雪。櫻桃子綴小紅珠。頭風不敢多多飲。能酌三分相勸無。

將歸一絕

欲去公門返野扉。預思泉竹已依依。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甕醜醜待我歸。

罷府歸舊居 自此後重授賓客歸履道宅作

陋巷乘籃入。朱門挂印迴。腰間拋組綬。纓上拂塵埃。屈曲閑池沼。無非手自開。青蒼好竹樹。亦是眼看栽。石片擡琴匣。松枝閣酒盃。此生終老處。昨日却歸來。

睡覺偶吟

官初罷後歸來夜。天欲明前睡覺時。起坐思量更無事。身心安樂復誰知。

問支琴石

疑因星隕空中落。歎被泥埋潭底沉。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提攜拂拭知恩否。雖不能言合有心。

自喜

身慵難勉強。性拙易遲迴。布被辰時起。柴門午後開。忙驅能者去。閑逐鈍人來。自喜誰能會。無才勝有才。

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爲三十韻以和之。

託質依高架。攢華對小堂。晚開春去後。獨秀院中央。露景朱明早。芳時白晝長。穠因天與色。麗共日爭光。剪碧排千萼。研朱染萬房。烟條塗石綠。粉蕊撲蠟黃。根動彤雲湧。枝搖赤羽翔。九華燈炫轉。七寶帳煒煌。淑氣熏行徑。清陰接步廊。照梁迷藻梲。耀壁變雕牆。爛若叢燃火。殷於葉得霜。燕脂含臉笑。蘇合裹衣香。洽恰濡晨露。玲瓏漏夕陽。合羅排勸檝。醉量淺深粧。乍見疑迴面。遙看誤斷腸。風朝舞飛鷺。雨夜泣蕭娘。桃李慚無語。芝蘭讓不芳。石榴何細碎。石竹苦尋常。薰慘隈欄避。蓮羞映浦藏。怯教蕉葉戰。妬得柳花狂。豈可輕嘲詠。應須痛比方。畫屏風自展。繡傘蓋誰張。翠錦挑成字。丹砂印著行。猩猩擬血點。瑟瑟蹙金匡。散亂菱紅片。尖纖嫩紫芒。觸僧飄霧縠。留妓冒羅裳。寡和陽春曲。多情騎省郎。緣誇美顏色。引出好文章。東顧辭仁里。西歸入帝鄉。假如君愛殺。留著莫移將。

感舊詩卷

夜深吟罷一長吁。老淚燈前溼白鬚。二十年前舊詩卷。十人酬和九人無。

酬李二十侍郎

筇老蘭長花漸稀。衰翁相對惜芳菲。殘鷺著雨慵休囀。落絮無風疑不飛。行掇木芽供野食。坐牽蘿蔓挂朝衣。十年分手今同醉。醉未如泥莫道歸。

和夢得

綸閣沉沉無寵命。蘇臺籍籍有能聲。豈唯不得清文力。但恐空傳冗吏名。郎署迴翔何水部。江湖留滯謝宣城。所嗟非獨君如此。自古才難共命爭。

贈草堂宗密上人

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爲法法能。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盡離文字非中道。長住虛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薩行。世間只是重高僧。

喜照密閑實四上人見過

紫衫朝士白髯翁。與俗乖疎與道通。官秩三迴分洛下。交遊一半在僧中。臭習世界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北窗風。

贈皇甫六張十五李二十三賓客

昨日三川新罷守。今年四皓盡分司。幸陪散秩同居日。好是登山臨水時。家未苦貧常醞酒。身雖衰病尙吟詩。龍門泉石香山月。早晚同遊報一期。

微之敦詩晦叔相次長逝。歸然自傷。因成二絕。

併失鷓鴣侶。空留麋鹿身。只應嵩洛下。長作獨遊人。

又一首

長夜君先去。殘年我幾何。秋風滿衫淚。泉下故人多。

池上閑詠

青莎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日晚愛行深竹裏。月明多上小橋頭。暫嘗新酒還成醉。亦出中門便當遊。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鬚蕭颯管絃秋。

涼風歎

昨夜涼風又颯然。螢飄葉墜臥床前。逢秋莫歎須知分。已過潘安三十年。

和高僕射罷節度讓尚書授少保分司喜遂山水之作

賢辭八座罷雙旌。便作登山臨水行。能以忠貞酬重任。不將富貴礙高情。朱門出去簪纓從。絳帳歸來歌吹迎。鞍轡鬧裝光滿馬。何人信道是書生。

送考功崔郎中赴闕

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

闕塞龍門口。祇園鷲嶺頭。曾隨滅劫壞。今遇勝緣修。再鑿新金刹。重裝舊石樓。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窮沙界。孤標出澹洲。地圓鋪雜色。大柱倚巖丘。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流。波翻八灘雪。堰護一潭油。臺殿朝彌麗。房廊夜更幽。千花高下塔。一葉往來舟。岫合雲初吐。林開霧半收。靜聞樵子語。遠聽棹郎謳。

官散殊無事。身閑甚自由。吟來攜筆硯。宿去抱衾裯。霽月當軒白。涼風滿簾秋。烟香封藥竈。泉冷洗茶甌。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覺路隨方藥。迷塗到老愁。須除愛名障。莫作戀家囚。便合窮年住。何言竟日遊。可憐終老地。此是我菟裘。

送楊八給事赴常州

無嗟別青瑣。且喜擁朱輪。五十得三品。百千無一人。須勤念黎庶。莫苦憶交親。此外無過醉。毗陵何限春。

聞歌者唱微之詩

新詩絕筆聲名歇。舊卷生塵篋笥深。時向歌中聞一句。未容傾耳已傷心。

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鎮浙東

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脫青衫典濁醪。今日洛橋還醉別。金盃翻汗麒麟袍。喧闐夙駕君脂轄。酪酏離筵我藉糟。好去商山紫芝伴。珊瑚鞭動馬頭高。

醉別程秀才

五度龍門點額迴。却緣多藝復多才。貧泥客路粘難出。愁鎖鄉心掣不開。何必更遊京國去。不如且入醉鄉來。吳絃楚調瀟湘弄。爲我殷勤送一盃。

自詠

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禪。今日維摩兼飲酒。當時綺季不論錢。等閑池上留賓客。隨事燈前有管絃。但問此身銷得否。分司氣味不論年。

把酒思閑事二首

把酒思閑事。春愁誰最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月下低眉立。燈前抱膝吟。憑君勸一醉。勝與萬黃金。

又一首

把酒思閑事。春嬌何處多。試鞍新白馬。弄鏡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前欲按歌。憑君勸一醉。勸了問如何。

衰荷

白露凋花花不殘。涼風吹葉葉初乾。無人解愛蕭條境。曾遠衰叢一匝看。

池上送考功崔郎中兼別房寶二妓

文昌列宿徵還日。洛浦行雲放散時。鷓鴣上天花逐水。無因再會白家池。

自問

依仁臺廢悲風晚。履信池荒宿草春。自問老身騎馬出。洛陽城裏覓何人。

送陳許高僕射赴鎮

敦詩說禮中軍帥。重士輕財大丈夫。常與師徒同苦樂。不教親故隔榮枯。花鈿坐透黃金印。絲管行隨白玉壺。商皓老狂唯愛醉。時時能寄酒錢無。

青氈帳二十韻

合聚千羊羣。施張百子羣。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北製因戎剉。南移逐虜遷。汰風吹不動。禦雨溼彌堅。有頂中央筮。無隅四嚮圓。旁通門豁爾。內密氣溫然。遠別關山外。初安庭戶前。影孤明月夜。價重苦寒年。

軟煖圍氈毯。鎗撻束管絃。最宜霜後地。偏稱雪中天。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閑多揭簾入。醉便擁袍眠。
鐵檠移燈背。銀囊帶火懸。深藏曉蘭焰。暗貯宿香烟。獸炭休親近。狐裘可棄捐。硯溫融凍墨。瓶暖變春泉。
薰帳徒招隱。茅菴浪坐禪。貧僧應歎羨。寒士定留連。賓客於中接。兒孫向後傳。王家誇舊物。未及此青氈。

答夢得秋日書懷見寄

幸免非常病。甘當本分衰。眼昏燈最覺。腰瘦帶先知。樹葉霜紅日。髭鬚雪白時。悲愁緣欲老。老過却無悲。

同諸客題于家公主舊宅

平陽舊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即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怨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斷真珠不
滿鉤。開道至今蕭史在。髭鬚雪白向明州。

答夢得八月十五日夜翫月見寄

南國碧雲客。東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伊水正無風。遠思兩鄉斷。清光千里同。不知娃館上。何似石樓中。

初冬早起寄夢得

起戴烏紗帽。行披白布裘。爐溫先煖酒。手冷未梳頭。早景烟霜白。初寒鳥雀愁。詩成遣誰和。還是寄蘇州。

冬夜聽高調涼州

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次家。

香山寺二絕

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雲往復還。家醞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

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稜。且共雲泉結綠境。他生當作此山僧。

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闕

三歲相依在雒都。遊花宴月飽歡娛。惜別笙歌多怨咽。願留軒蓋少踟蹰。劍磨光彩依前出。鵬舉風雲逐後驅。從此求閑應不得。更能重醉白家無。

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

珊瑚鞭鞞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盂。腰爲逆風成弱柳。面因衝冷作凝酥。銀篋穩參烏羅帽。花襜宜乘吐撥駒。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遙想賀宴以詩慶之

海內姑蘇太守賢。恩加章綬豈徒然。賀賓喜色欺盃酒。醉妓歡聲遏管絃。魚佩菁鱗光照地。鶻銜瑞帶勢冲天。莫嫌鬢上些些白。金紫由來稱長年。

蓋田劉明府攜酎相過與皇甫郎中卯時同飲醉後贈之

臘月九日煖寒客。卯時十分空腹盃。玄髮舞狂烏帽落。蓋田醉倒玉山頽。貌偷花色老。蹇去歌踏柳枝春。暗來不爲劉家賢。聖物愁翁笑口太難開。

劉蘇州以華亭一鶴遠寄以詩謝之

老鶴風姿異。衰翁詩思深。素毛如我鬢。丹頂似君心。松際雪相映。雞羣塵不侵。殷勤遠來意。一隻重千金。早春憶蘇州寄夢得。

吳苑四時風景好。就中偏好是春天。霞光照後殷於火。水色晴來嫩似煙。士女笙歌宜月下。使君金紫稱花前。試知歡樂堪留戀。其奈離鄉已四年。

嘗新酒憶晦叔二首

樽裏看無色。盃中動有光。自君拋我去。此物共誰嘗。

又一首

世上強欺弱。人間醉勝醒。自君拋我去。此語更誰聽。

負春

病來道士教調氣。老去山僧勸坐禪。辜負春風楊柳曲。去年斷酒到今年。

池上閑吟二首

高臥閑行自在身。池邊六見柳條新。幸逢堯舜無爲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四皓再除猶且健。三川罷守未全貧。莫愁客到無供給。家醞香濃野菜春。

非莊非宅非蘭若。竹樹池亭十畝餘。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烏帽閉門居。夢遊信意寧殊蝶。心樂身閑便是魚。雖未定知生與死。其間勝負兩何如。

早春招張賓客

久雨初晴天氣新。風煙草樹盡欣欣。雖當冷落衰殘日。還有陽和暖活身。池色溶溶盡染水。花光焰焰火燒春。商山老伴相收拾。不用隨他年少人。

營閑事

自笑營閑事。從朝到日斜。澆畦引泉脈。掃徑避蘭芽。墜變牆衣色。晴催木筆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甌茶。

感春

老思不禁春。風光照眼新。花房紅鳥翥。池浪碧魚鱗。倚棹誰爲伴。持盃自問身。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春池上戲贈李郎中

滿池春水何人愛。唯我迴看指似君。直似按藍新汁色。與君南宅染羅裙。

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 八年寒食日池東小樓上作

勿訝春來晚。無嫌花發遲。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紫蠟黏爲蒂。紅蘇點作蕤。成都新夾纈。梁漢碎烟脂。樹杪真珠顆。牆頭少女兒。淺深粧駁落。高下火參差。蝶戲爭香朵。鶯啼選穩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隨。醉翫無勝此。狂嘲更讓誰。猶殘少年興。未似老人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明朝應爛熳。後夜更離披。林下遙相憶。樽前暗有期。銜盃嚼藥思。唯我與君知。

池邊

柳老香絲宛。荷新細扇圓。殘春深樹裏。斜日小樓前。醉遣收盃杓。閑聽理管絃。池邊更無事。看補採蓮船。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妻姪等勸令小飲因成長句以諭之

君應怪我朝朝飲。不說向君君不知。身上幸無疼痛處。甕頭正是撇嘗時。劉妻勸諫夫休醉。王姪分疎叔不癡。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得欲何爲。

送常秀才下第東歸

東歸多旅恨。西上少知音。寒食看花眼。春風落第心。百憂當二月。一醉直千金。到處公卿席。無辭酒盞深。

且遊

手裏一盃滿。心中百事休。春應唯仰醉。老更不禁愁。弄水迴船尾。尋花信馬頭。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

題王家莊臨水柳亭

弱柳綠堤種。虛亭壓水開。條疑逐風去。波欲上階來。翠羽偷魚入。紅腰學舞迴。春愁正無緒。爭不盡殘盃。

題令狐家木蘭花

膩如玉指塗朱粉。光似金刀翦紫霞。從此時時春夢裏。應添一樹女郎花。

拜表迴閑遊

玉佩金章紫花綬。紵衫藤帶白綸巾。晨興拜表稱朝士。晚出遊山作野人。達磨傳心今息念。玄元留語遣同塵。八關淨戒齋銷日。一曲狂歌醉送春。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間豈是兩般身。

西街渠中種蓮壘石頗有幽致偶題小樓

朱檻低牆上。清流小閣前。雇人栽菌菴。買石造潺湲。影落江心月。聲移谷口泉。閑看卷簾坐。醉聽掩窗眠。路笑洵官水。家愁費料錢。是非君莫問。一對一儵然。

晚春閑居楊工部寄詩楊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長句答之

宿醒寢奠眠初起。春意闌珊日又斜。勸我加飧因早筍。恨人休醉是殘花。悶吟工部新來句。渴飲毗陵遠

到茶。兄弟東西官職冷。門前車馬向誰家。

玉泉寺南三里澗下多深紅躑躅。繁豔殊常。感惜題詩以示遊者。

玉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唯我到。每年無故爲誰開。寧辭辛苦行三里。更與留連飲兩盃。猶有一般辜負事。不將歌舞管絃來。

早服雲母散

曉服雲英漱井華。寥然身若在烟霞。藥銷日晏三匙飯。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禪觀水月。有時行醉翫風花。淨名事理人難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三月晦日晚聞鳥聲

晚來林鳥語殷勤。似惜風光說向人。遣脫破袍勞報暖。催沽美酒敢辭貧。聲聲勸醉應須醉。一歲唯殘半日春。

早夏遊平原迴

夏早日初長。南風草木香。肩輿頗平穩。澗路甚清涼。紫蕨行看採。青梅旋摘嘗。療飢兼解渴。一盞冷雲漿。

宿天竺寺迴

野寺經三宿。都城復一還。家仍念婚嫁。身尚繫官班。蕭酒秋臨水。沉吟晚下山。長閑猶未得。逐日且偷閑。

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門。思往感今。輒獻長句。

昔蒙興化池頭送。今許龍門潭上期。聚散但慚長見念。榮枯安敢道相思。功成名遂來雖久。雲臥山遊去

未遲。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

奉和晉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師。感悅發中。斐然成詠。

鸞鳳翱翔在寥廓。貂蟬蕭洒出埃塵。致成堯舜升平代。收得夔龍強健身。拋擲功名還史冊。分張歡樂與交親。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

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位下才高多怨天。劉兄道勝獨恬然。貧於楊子兩三倍。老過榮公六七年。筆硯莫拋留壓案。簞瓢從陋也銷錢。郡丞自合當優禮。何況夷陵太守賢。

菩提寺上方晚眺

樓閣高低樹淺深。山光水色暝沈沈。嵩煙半卷青綃幕。伊浪平鋪綠綺衾。飛鳥滅時宜極目。遠風來處好開襟。誰知不離簪纓內。長得逍遙自在心。

楊柳枝詞八首

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清風無恨情。白雪花繁空撲地。綠絲條弱不勝鶯。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俊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卷葉吹爲玉笛聲。
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
人言柳葉似愁眉。更有愁腸似柳絲。柳絲挽斷腸牽斷。彼此應無續得期。

浪淘沙詞六首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相攬相淘無歇日。會教山海一時平。
白浪茫茫與海連。平沙浩浩四無邊。暮去朝來淘不住。遂令東海變桑田。
青草湖中萬里程。黃梅雨裏一人行。愁見灘頭夜泊處。風翻暗浪打船聲。
借問江湖與海水。何似君情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海底飛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誰道小郎拋小婦。船頭一去沒迴期。
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却到帝鄉重富貴。請君莫忘浪淘沙。

卷六十五

律詩 凡八十二首

讀老子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讀莊子

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遙雖一致。鸞鳳終較勝蛇虫。

讀禪經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卽如如。

感興二首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名爲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解高飛豈觸羅。熱處先爭炙手去。悔時其奈噬臍何。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

問鶴

烏鳶爭食雀爭窠。獨立池邊風雪多。盡日踏冰翹一足。不鳴不動意如何。

代鶴答

鷹爪攫雞雞肋折。鶻拳蹴鴈鴈頭垂。何如斂翅水邊立。飛上雲松棲穩枝。

閑臥有所思二首

向夕褰簾臥枕琴。微涼入戶起開襟。偶因明月清風夜。忽想遷臣逐客心。何處投荒初恐懼。誰人透澤正悲吟。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閑直萬金。

權門要路是身災。散地閑居少禍胎。今日憐君嶺南去。當時笑我洛中來。虫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材。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迴。

喜閑

蕭灑伊嵩下。優遊皇綺間。未曾一日悶。已得六年閑。魚鳥爲徒侶。煙霞是往還。伴僧禪閉目。迎客笑開顏。興發宵遊寺。慵時晝掩關。夜來風月好。悔不宿香山。

詩酒琴人例多薄命予酷好三事雅當此科而所得已多爲幸斯甚偶成狂詠聊寫愧懷

愛琴愛酒愛詩客。多賤多窮多苦辛。中散步兵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一之已歎關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只合飄零隨草木。誰教凌厲出風塵。榮名厚祿二千石。樂飲閑遊三十春。可得無厭時咄咄。猶言薄命不如人。

寄明州于駙馬使君三絕句

有花有酒有笙歌。其奈難逢親故何。近海饒風春足雨。白鬚太守閱時多。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在浙東。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偷入管絃中。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爲一串珠。海味腥鹹損聲氣。聽看猶得斷腸無。

閑臥

薄食當齋戒。散班同隱淪。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閑人。唯置牀臨水。都無物近身。清風散髮臥。兼不要紗巾。春早秋初。因時卽事。兼寄浙東李侍郎。

春早秋初晝夜長。可憐天氣好年光。和風細動簾帷暖。清露微凝枕簟涼。窗下曉眠初減被。池邊晚坐乍移牀。閑從蕙草侵階綠。靜任槐花滿地黃。理曲管絃聞後院。熨衣燈火映深房。四時新境何人別。遙憶多情李侍郎。

新秋喜涼

過得炎蒸月。尤宜老病身。衣裳朝不潤。枕簟夜相親。樓月纖纖早。波風嫋嫋新。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

初夏閑吟兼呈韋賓客

孟夏清和月。東都閑散官。體中無病痛。眼下未飢寒。世事閒常悶。交遊見卽歡。盃觴留客切。妓樂取人觀。雪鬢隨身老。雲心著處安。此中殊有味。試說向君看。

哭崔二十四常侍

貂冠初別九重門。馬鬣新封四尺墳。薤露歌詞非白雪。旌銘官爵是浮雲。伯倫每置隨身鐻。元亮先爲自祭文。莫道高風無繼者。一千年內有崔君。

奉酬侍中夏中雨後遊城南莊見示八韻

烏樹間林櫨。雲收雨氣殘。四山嵐色重。五月水聲寒。老鶴兩三隻。新篁千萬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灘。心覺閑彌貴。身緣健更歡。帝將風后待。人作謝公看。角里年雖老。高陽興未闌。佳辰不見召。爭免趁盃盤。

送兗州崔大夫駙馬赴鎮

威里誇爲賢駙馬。儒家認作好詩人。魯侯不得辜風景。沂水年年有暮春。

少年問

少年怪我問如何。何事朝朝醉復歌。號作樂天應不錯。憂愁時少樂時多。

問少年

千首詩堆青玉案。十分酒寫白金盃。迴頭却問諸年少。作個狂夫得了無。

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

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書來喜且驚。一紙展開非舊譜。四絃翻出是新聲。絃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韻更清。珠顆淚霑金捍撥。紅粧弟子不勝情。

代林園戲贈

南院今秋遊宴少。西坊近日往來頻。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

戲答林園

豈獨西坊來往頻。偷閑處處作遊人。衡門雖是棲遲地。不可終朝鑠老身。

重戲贈

集賢池館從他盛。履道林亭勿自輕。往往歸來嫌窄小。年年爲主莫無情。

重戲答

小水低亭自可親。大池高館不關身。林園莫妬裴家好。憎故憐新豈是人。

早秋登天宮寺閣贈諸客

天宮閣上醉蕭辰。絲管閑聽酒慢巡。爲向涼風清景道。今朝屬我兩三人。

曉上天津橋閣望。偶逢盧郎中張員外攜酒同傾。

上陽宮裏曉鐘後。天津橋頭殘月前。空闕境疑非下界。飄飄身似在寥天。星河隱映初生日。樓閣葱籠半出煙。此處相逢傾一盞。始知地上有神仙。

八月十五日夜同諸客翫月

月好共傳唯此夜。境閑皆是東都嵩山表。裏千重雪。洛水高低兩顆珠。清景難逢宜愛惜。白頭相勸強歡娛。誠知亦有來年會。保得晴明強健無。

對晚開夜合花贈皇甫郎中

移晚校一月。花遲過半年。紅開杪秋日。翠合欲昏天。白露滴不死。涼風吟更鮮。後時誰肯顧。唯我與君憐。

醉遊平泉

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閑唯有我。一年四度到平泉。

題贈平泉韋徵君拾遺

箕穎千年後。唯君得古風。位留丹陛上。身入白雲中。躁靜心相背。高低跡不同。籠雞與梁鷲。不信有冥鴻。

酬皇甫郎中對新菊花見憶

愛菊高人吟逸韻。悲秋病客感衰懷。黃花助興方攜酒。紅葉添愁正滿階。居士韋臙今已斷。仙郎盃杓爲誰排。愧君相憶東籬下。擬廢重陽一日齋。

夜宴醉後留獻裴侍中

九燭臺前十二妹。主人留醉任歡娛。翩翩舞袖雙飛蝶。宛轉歌聲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和韋庶子遠坊赴宴未夜先歸之作。兼呈裴員外。

促席留歡日未曛。遠坊歸思已紛紛。無妨按轡行乘月。何必逃盃走似雲。銀燭忍拋楊柳曲。金鞍潛送石榴裙。到時常晚歸時早。笑樂三分校一分。

集賢池答侍中問

主人晚入皇城宿。問客徘徊何所須。池月幸閒無用處。今宵能借客遊無。

楊柳枝二十韻

小妓攜桃葉。新歌蹋柳枝。妝成翦燭後。醉起拂衫時。繡履嬌行緩。花筵笑上遲。身輕委迴雪。羅薄透凝脂。笙引簧頻煖。箏催柱數移。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便想人如樹。先將髮比絲。風條搖兩帶。煙葉帖雙眉。口動櫻桃破。鬢低翡翠垂。枝柔腰嫋娜。葉嫩手葳蕤。唳鶴晴呼侶。哀猿夜叫兒。玉敲音歷歷。珠貫字纍纍。袖爲收聲點。欵因赴節遺。重重遍頭別。一一拍心知。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別離。黃遮金谷岸。綠映杏園池。春惜芳華好。秋憐顏色衰。敢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曲罷那能立。情多不自持。纏頭無別物。一首斷腸詩。

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見憶

烟景冷蒼茫。秋深夜夜霜。爲思池上酌。先覺鬢頭香。未暇傾巾滿。還應染指嘗。醜醜慚氣味。琥珀讓晶光。

若許陪歌席。須容散道場。月終齋戒畢。猶及菊花黃。

老去

老去愧妻兒。冬來有勸詞。煖寒從飲酒。衝冷少吟詩。戰勝心還壯。齋勤體校羸。由來世間法。損益合相隨。

送宗實上人遊江南

忽辭洛下緣何事。擬向江南住幾時。每過渡頭應問法。無妨菩薩是船師。

和同州楊侍郎誇柘枝見寄

細吟馮翊使君詩。憶作餘杭太守時。君有一般輸我事。柘枝看校十年遲。

冬初酒熟

霜繁脆庭柳。風利翦池荷。月色曉彌苦。鳥聲寒更多。秋懷久寥落。冬計又如何。一壺新醅酒。萍浮春水波。

又一首

酒熟無來客。因成獨酌謠。人間老黃綺。地上散松喬。忽忽醒還醉。悠悠暮復朝。殘年多少在。盡付此中銷。

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二首

與君細話杭州事。爲我留心莫等閑。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縹緲虛空裏。風月依稀夢

想間。且喜詩人重管領。遙飛一盞賀江山。

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靜逢竺寺援偷橘。閑看蘇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

留傳。舍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

寄李相公

漸老只謀歡，雖貧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試爲駐春看。

冬日平泉路晚歸

山路難行日易斜，烟村霜樹欲棲鴉。夜歸不到應閑事，熱飲三盃卽是家。

利仁北街作

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躕立馬緣何事，認得張家歌吹聲。

洛陽堰閑行

洛陽堰上新晴日，長夏門前欲暮春。遇酒卽沽逢樹歇，七年此地作閑人。

過永甯

村杏野桃繁似雪，行人不醉爲誰開。賴逢山縣盧明府，引我花前勸一盃。

往年稠桑曾喪白馬題詩廳壁今來尙存又復感懷更題絕句

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題詩塵藓生。馬死七年猶悵望，自知無乃太多情。

羅敷水

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號羅敷。芳魂豔骨知何在，春草茫茫暮亦無。

路逢青州王大夫赴鎮立馬贈別

大旆擁金羈，書生得者稀。何勞問官職，豈不見光輝。赫赫人爭看，翩翩馬欲飛。不期前歲尹，駐節語依依。

和楊同州寒食乾坑會後開楊工部欲到知予與工部有宿醒

夜飲歸常晚。朝眠起更遲。舉頭中酒後。引手索茶時。拂枕青長袖。敬簪白接離。宿醒無興味。先是肺神知。

和劉汝州酬侍中見寄長句因書集賢坊勝事戲而問之

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賢來往頻。一復時程雖不遠。百餘步地更相親。朱門陪宴多投轄。青眼留歡任吐茵。聞道郡齋還有酒。風前月下對何人。

池上二絕

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又一首

小娃撐小艇。偷採白蓮迴。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白羽扇

素是自然色。圓因裁製功。颯如松起籟。飄似鶴繚空。盛夏不銷雪。終年無盡風。引秋生手裏。藏月入懷中。塵尾斑非匹。蒲葵陋不同。何人稱相對。清瘦白鬚翁。

五月齋戒罷。宴徹樂聞章。賓客皇甫郎。中飲會亦稀。又知欲攜酒。饌出齋。先以長句呈謝。

妓房匣鏡滿紅埃。酒庫封瓶生綠苔。居士爾時緣護戒。車公何事亦停盃。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隨意往還君莫怪。坐禪僧去飲徒來。

閑園獨賞

白香山集 十詩

午後郊園靜。晴來景物新。雨添山氣色。風借水精神。永日若爲度。獨遊何所親。仙禽狎君子。芳樹倚佳人。蟻鬪王爭肉。蝸移舍逐身。蝶雙知伉儷。蜂聚見君臣。蠢動形雖小。逍遙性卽均。不知鵬與鷁。相去幾微塵。

種柳三詠

白頭種松桂。早晚見成林。不及栽楊柳。明年便有陰。春風爲催促。副取老人心。從君種楊柳。夾水意如何。准擬三年後。青絲拂綠波。仍教小樓上。對唱柳枝歌。更想五年後。千條麴塵路。路旁深映月。樓上闌藏春。愁殺閑遊客。聞歌不見人。

偶吟

好官病免曾三度。散地歸休已七年。老自退閑非世棄。貧蒙強健是天憐。韋荆南去留春服。王侍中來乞酒錢。便得一年生計足。與君美食復甘眠。

池上卽事

移牀避日依松竹。解帶當風掛薜蘿。鈿砌池心綠蘋合。粉開花面白蓮多。久陰新霽宜絲管。苦熱初涼入綺羅。家醞瓶空人客絕。今宵爭奈月明何。

南塘暝興

水色昏猶白。霞光暗漸無。風荷搖破扇。波月動連珠。蟋蟀啼相應。鴛鴦宿不孤。小僮頻報夜。歸步尙踟蹰。

小宅

小宅里間接。疎籬雞犬通。渠分南巷水。窗借北家風。庾信園殊小。陶潛屋不豐。何勞問寬窄。寬窄在心中。

諭親友

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煩鬧榮華猶易過。優閑福祿更難銷。自憐老大宜疎散。却被交親歎寂寥。終日相逢不相見。兩心相去一何遙。

龍門送別皇甫澤州赴任韋山人南遊

隼旗歸洛知何日。鶴駕還嵩莫過春。惆悵香山雲水冷。明朝便是獨遊人。

劉蘇州寄釀酒糯米李浙東寄楊柳枝舞衫偶因嘗酒試衫輒成長句寄謝之

柳枝慢踏試雙袖。桑落初香嘗一盃。金屑醅濃吳米釀。銀泥衫穩越娃裁。舞時已覺愁眉展。醉後仍教笑口開。慚愧故人憐寂寞。三千里外寄歡來。

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

同州慵不去。此意復誰知。誠愛俸錢厚。其如身力衰。可憐病判案。何似醉吟詩。勞逸懸相遠。行藏決不疑。徒煩人勸諫。只合自尋思。白髮來無限。青山去有期。野心唯怕鬧。家口莫愁飢。賣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資。

寄楊六侍郎

西戶最榮君好去。左馮雖穩我慵來。秋風一筍鱸魚鱸。張翰搖頭喚不迴。

韋七自太子賓客再除祕書監以長句賀而餞之

離筵莫惜且同歡。共賀新恩拜舊官。屈就商山伴麋鹿。好歸芸閣狎鸕鷀。落星石上蒼苔古。畫鶴廳前白露寒。老監姓名應在壁。相思試爲拂塵看。

酒熟憶皇甫十

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自從金谷別。不見玉山頽。疎索柳花盃。寂寥荷葉盃。今冬問氈帳。雪裏爲誰開。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琴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爲髓。何似泥中曳尾龜。

卽事重題

重裘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

將歸渭村先寄舍弟

一年年覺此身衰。一日日知前事非。詠月嘲花先要減。登山臨水亦宜稀。子平嫁娶貧中畢。元亮田園醉裏歸。爲報阿連寒食下。與吾釀酒掃柴扉。

看嵩洛有歎

今日看嵩洛。迴頭歎世間。榮華急如水。憂患大於山。見苦方知樂。經忙始愛閑。未聞籠裏鳥。飛出肯飛還。

詠懷

隨緣逐處便安閑。不住朝廷不入山。心似虛舟浮水上。身同宿鳥寄林間。向平婚嫁了無累。馮翊符章封却還。處分貧家殘活計。正如身後莫相關。

詠老贈夢得

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邊夜先臥。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是閑談興。相逢尙有餘。

卷六十六

律詩 凡一百首

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

承華東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過春。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蕭灑可終身。留侯爵秩誠虛貴。疏受生涯未苦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卽事

舊逕開桃李。新池鑿鳳凰。只添丞相閣。不改午橋莊。遠處塵埃少。閑中日月長。青山爲外屏。綠野是前堂。引水多隨勢。栽松不趁行。年華翫風景。春事看農桑。花妬謝家妓。蘭偷荀令香。遊絲飄酒席。瀑布濺琴床。巢許終身隱。蕭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進退處中央。

自題小草亭

新結一茅茨。規模儉且卑。土階全壘塊。山木半留皮。陰合連藤架。叢香近菊籬。壁宜藜杖倚。門稱荻簾垂。簷裏風清夜。簷間月好時。留連嘗酒客。勾引坐禪師。伴宿雙棲鶴。扶行一侍兒。綠醅量盡飲。紅稻約升炊。醜醜豪家笑。酸寒富屋欺。陶廬閑自愛。顏巷陋誰知。螻蟻謀深穴。鸛鶴占小枝。各隨其分足。焉用有餘爲。

自詠

細故隨緣盡。形衰具體微。闌閑僧尙鬧。較瘦鶴猶肥。老道寬裁襪。寒教厚絮衣。馬從銜草。雞任啄籠飛。只要天和在。無令物性違。自餘君莫問。何是復何非。

新亭病後獨坐招李侍郎公垂

新亭未有客。竟日獨何爲。趁暖泥茶竈。防寒夾竹籬。頭風初定後。眼暗欲明時。淺把三分酒。閑題數句詩。應須置兩榻。一榻待公垂。

閑臥寄劉同州

軟褥短屏風。昏昏醉臥翁。鼻香茶熟後。腰暖日陽中。伴老琴長在。迎春酒不空。可憐閑氣味。唯欠與君同。

殘酌晚食

閑傾殘酒後。爇擁小爐時。舞看新翻曲。歌聽自作詞。魚香肥潑火。飯細滑流匙。除却慵餽外。其餘盡不知。

喜見劉同州夢得

紫綬白髭鬚。同年二老夫。論心共牢落。見面且歡娛。酒好攜來否。詩多記得無。應須爲春草。五馬少踟蹰。

裴令公席上贈別夢得

年老官高多別離。轉難相見轉難思。雪銷酒盡梁王起。便是鄒枚分散時。

尋春題諸家園林

聞健朝朝出。乘春處處尋。天供閑日月。人借好園林。漸以狂爲態。都無悶到心。平生身得所。未省似而今。

又題一絕

貌隨年老欲何如。興遇春牽尚有餘。遙見人家花便入。不論貴賤與親疎。

家園三絕

滄浪映水子陵灘。路遠江深欲去難。何似家池通小院。臥房階下插魚竿。
籬下先生時得醉。甕間吏部暫偷眠。何如家醞雙魚榼。雪夜花時長在前。
鷺鷥怕捉竟難親。鸚鵡雖籠不著人。何似家禽雙白鶴。閑行一步亦隨身。

老來生計

老來生計君看取。白日遊行夜醉吟。陶令有田唯種秫。鄧家無子不留金。人間榮耀因緣淺。林下幽閑氣味深。頽慮漸銷虛白長。一年心勝一年心。

早春題少室東巖

三十六峯晴。雪銷嵐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遠草初含色。寒禽未變聲。東巖最高石。唯有我題名。

早春卽事

眼重朝眠足。頭輕宿酒醒。陽光滿前戶。雪水半中庭。物變隨天氣。春生逐地形。北簷梅晚白。東岸柳先青。
葱嵬抽羊角。松巢墮鶴翎。老來詩更拙。吟罷少人聽。

歎春風兼贈李二十侍郎二絕

樹根雪盡催花發。池岸冰銷放草生。唯有鬚霜依舊白。春風於我獨無情。

道場齋戒今初畢。酒伴歡娛久不同。不把一盃來勸我。無情亦得似春風。

春來頻與李二賓客郭外同遊因贈長句

風光引步酒開顏。送老銷春嵩洛間。朝踏落花相伴出。暮隨飛鳥一時還。我爲病叟誠宜退。君是才臣豈合閑。可惜濟時心力在。放教臨水復登山。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

春和令公綠野堂種花

綠野堂開占物華。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

清明日登老君閣望洛城贈韓道士

風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懽城市間。何事不隨東洛水。誰家又葬北邙山。中橋車馬長無已。下渡舟航亦不閑。塚墓纍纍人擾擾。遼東悵望鶴飛還。

三月三日

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紗窗鶯拂簷。蓮子數盃嘗冷酒。柘枝一曲試春衫。塔臨池面勝看鏡。戶映花叢當下簾。指點樓南翫新月。玉鉤素手兩纖纖。

雨中聽琴者彈別鶴操

雙鶴分離一何苦。連陰雨夜不堪聞。莫教遷客婦妻聽。嗟歎悲啼詆殺君。

酬鄭二司錄與李六郎中寒食日相遇同宴見贈

偶因分節會嘉賓。况是平生心所親。迎接須矜疏傅老。祇供莫笑阮家貧。盃盤狼藉宜親夜。風景闌珊欲過春。相對喜歡還悵望。同年只有此三人。

喜與楊六侍御同宿

岸曠靜當明月夜。匡牀閑臥落花朝。二三月裏饒春睡。七八年來不早朝。濁水清塵難會合。高鵬低鷗各逍遙。眼看又上青雲去。更卜同衾一兩宵。

殘春詠懷贈楊慕巢侍郎

位逾三品日年過六旬時。不道官班下。其如筋力衰。猶憐好風景。轉重舊親知。少壯難重得。歡娛且強爲。興來池上酌。醉出袖中詩。靜話開襟久。閑吟放蓋遲。落花無限雪。殘髮幾多絲。莫說傷心事。春風酒易悲。

閑居春盡

閑泊池舟靜掩扉。老身慵出客來稀。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殘鶯喚遣歸。揭甕偷嘗新熟酒。開箱試著舊生衣。冬裘夏葛相催促。垂老光陰速似飛。

春盡日天津橋醉吟偶呈李尹侍郎

宿雨洗天津。無泥未有塵。初晴迎早夏。落照送殘春。興發詩隨口。狂來酒寄身。水邊行覓岫。橋上立逡巡。疎傳心情老。吳公政化新。三川徒有主。風景屬閑人。

池上逐涼二首

青苔池上銷殘暑。綠樹陰前逐晚涼。輕履單衣薄紗帽。淺池平岸庫藤床。簪纓怪我情何薄。泉石諳君味甚長。徧問交親爲老計。多言宜靜不宜忙。窗間睡足休高枕。水畔閑來上小船。棹遣禿頭奴子撥。茶教纖手侍兒煎。門前便是紅塵地。林外無非亦日天。誰信好風清簟上。更無一事但愴然。

香山避暑二絕

六月灘聲如猛雨。香山樓北暢師房。夜深起凭欄。獨立滿耳潺湲滿面涼。紗巾草履竹疎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涼風十八里。臥乘籃轡睡中歸。

老夫

七八年來遊洛都。三分遊伴二分無。風前月下花園裏。處處唯殘个老夫。世事勞心非富貴。人生實事是歡娛。誰能逐我來閑坐。時共酣歌傾一壺。

香山下下居

老須爲老計。老計在抽簪。山下初投足。人間久息心。亂藤遮石壁。絕澗護雲林。若要深藏處。無如此處深。

無長物

莫訝家居窄。無嫌活計貧。只緣無長物。始得作閑人。青竹單床篔。烏紗獨幅巾。其餘皆稱是。亦足奉吾身。

宿香山寺酬廣陵牛相公見寄

手札八行詩一篇。無由相見但依然。君匡聖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禪。支許徒思遊白月。夔龍未放下

青天應須_レ爲蒼生住。猶去懸車十四年。

以詩代書寄戶部侍楊郎勸買東鄰王家宅。

勸君買取東鄰宅。與我衡門相並開。雲映嵩峯當戶牖。月和伊水入池臺。林園亦要閒閑置。筋力應須趁健迴。莫學因循白賓客。欲年六十始歸來。

贈談君

上客清談何聲聲。幽人閑思自寥寥。請君休說長安事。膝上風清琴正調。

初入香山院對月 大和六年秋作

老住香山初到夜。秋逢白月正圓時。從今便是家山月。試問清光知不知。

題龍門堰西澗

東岸菊叢西岸柳。柳陰烟合菊花開。一條秋水琉璃色。闊狹纔容小舫迴。除却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來。

秋霖中奉裴令公見招。早出赴會。馬上先寄六韻。

雨暗三秋日。泥深一尺時。老人平旦出。自問欲何之。不是尋醫藥。非干送別離。素書傳好語。絳帳赴佳期。續借桃花馬。崔迎楊柳姬。只愁張錄事。罰我怪來遲。

嘗酒聽歌招客

一甕香醪新插菊。雙鬟小妓薄能謳。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免外求。世上貪忙不覺苦。人間除醉卽

須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時從我遊。

八月三日夜作

露白月微明。天涼景物清。草頭珠顆冷。樓角玉鉤生。氣爽衣裳健。風疎砧杵鳴。夜衾香有思。秋簟冷無情。夢短眠頻覺。宵長起暫行。燭凝臨曉影。蟲怨欲寒聲。種老花先盡。蓮凋子始成。四時無了日。何用歎衰榮。

病中贈南鄰寬酒

頭痛牙疼三日臥。妻看煎藥婢來扶。今朝似校擡頭語。先問南鄰有酒無。

曉眠後寄楊戶部

軟綾腰褲薄絳被。涼冷秋天穩暖身。一覺曉眠殊有味。無因寄與早朝人。

秋雨夜眠

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

上客新從左輔迴。高陽輿助洛陽才。已將四海聲名去。又占三春風景來。甲子等頭鄰共老。文章敵手莫相猜。鄒枚未用爭詩酒。且飲梁王賀喜盃。

齋戒滿夜戲招夢得

紗籠燈下道場前。白日持齋夜坐禪。無復更思身外事。未能全盡世間緣。明朝又擬親盃酒。今夕先聞理管絃。方丈若能來問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和令公問劉賓客歸來稱意無之作

水南秋一半。風景未蕭條。皂蓋迴沙苑。籃輿上洛橋。閑嘗黃菊酒。擘唱紫芝謠。稱意那勞問。請錢不早朝。

酬夢得窮秋夜坐卽事見寄

焰細燈將盡。聲遙漏正長。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縫裳。菊悴雖經雨。萍銷水得霜。今冬暖寒酒。先擬共君嘗。

偶於維陽牛相公處覓得箏箏未到先寄詩來走筆戲答

楚匠饒巧思。秦箏多好音。如能惠一面。何啻直雙金。玉柱調須品。朱絃染要深。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答夢得秋庭獨坐見贈

林梢隱映夕陽殘。庭際蕭疎夜氣寒。霜草欲枯虫思急。風枝未定鳥棲難。容衰見鏡同惆悵。身健逢盃且喜歡。應是天教相煖熱。一時垂老與閑官。

長齋月滿攜酒先與夢得對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戲贈夢得

齋宮前日滿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塵。乘興還同訪戴客。解醒仍對姓劉人。病心湯沃寒灰活。老面花生朽木春。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慣吐車茵。

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見寄二十四韻

白老忘機客。牛公濟世賢。鷗棲心戀水。鵬舉翅摩天。累就優閑秩。連操造化權。貧司甚蕭灑。榮路自喧闐。望苑三千日。台階十五年。是人皆企望。何物不陶甄。監與遊嵩嶺。油幢鎮海壖。竹篙撐釣艇。金甲擁樓船。雪夜尋僧舍。春朝列妓筵。長齋儼香火。密宴簇花鈿。自覺閑勝鬧。遙知醉笑禪。是非分未定。會合杳無緣。

我正思楊府。君應望洛川。西來風嫋嫋。南去鴈連連。日落龍門外。潮生瓜步前。秋同一時盡。月共兩鄉圓。舊眷交歡在。新文氣調全。慚無白雪曲。難答碧雲篇。金谷詩誰賞。蕪城賦衆傳。珠應晒魚目。鉛未伏龍泉。遠計驚麗物。深情寄酒錢。霜執一百玉。石柱十三絃。楚醴來樽裏。秦聲送耳邊。何時紅燭下。相對一陶然。

吳祕監每有美酒獨酌獨醉。但蒙詩報。不以飲招。輒此戲酬。兼呈夢得。

逢山仙客下烟霄。對酒唯吟獨酌謠。不怕道狂揮玉爵。亦曾乘興換金貂。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賴有伯倫爲醉伴。何愁不解傲松喬。

酬夢得霜夜對月見懷

淒清冬夜景。搖落長年情。月帶新霜色。磻和遠鴈聲。暖憐爐火近。寒覺袂衣輕。枕上酬佳句。詩成夢不成。

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并詩數篇因遣報書偶題長句

清冷玉韻兩三章。落泊銀鉤七八行。心逐報書懸鴈足。夢尋來路遶羊腸。水南地空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最恨潑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嘗。

雪中酒熟欲攜訪吳監先寄此詩

新雪對新酒。憶同傾一盃。自然須訪戴。不必待延枚。陳榻無辭解。袁門莫懶開。笙歌與談笑。隨事自將來。

酬令公雪中見贈訝不與夢得同相訪

雪似鵝毛飛散亂。人被鶴氅立徘徊。鄒生枚叟非無與。唯待梁王召卽來。

題酒甕呈夢得

若無清酒兩三甕，爭向白鬢千萬莖。麴蘖銷愁真得力，光陰催老苦無情。凌烟閣上功無分，伏火爐中藥未成。更擬共君何處去，且來同作醉先生。

迂叟

一辭魏闕就商賈，散地閑居八九春。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冷暖俗情諳世路，是非閑論任交親。應須繩墨機關外，安置疎愚鈍滯身。

洛下閑居寄山南令狐相公

已收身向園林下，猶寄名於祿仕間。不鍛嵇康彌懶靜，無金疏傅更貧閑。支分門內餘生計，謝絕朝中舊往還。唯是相君忘未得，時思漢水夢巴山。

惜春贈李尹

春色有時盡，公門終日忙。兩衙但不闕，一醉亦何妨。芳樹花團雪，衰翁鬢撲霜。知君倚年少，未苦惜風光。

對酒勸令公開春遊宴

時泰歲豐無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前頭更有忘憂日，向上應無快活人。自去年來多事故，從今日去少交親。宜須數數謀歡會，好作開成第二春。

與夢得偶同到敦詩宅感而題壁

山東纔副蒼生願，川上俄驚逝水波。履道淒涼新第宅，宣城零落舊笙歌。園荒唯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今日相逢偶同到，傷心不是故經過。

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嫂二絕。

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
金花銀碗饒君用。綉畫羅衣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閑遊卽事

郊野遊行熟。村園次第過。驀山尋澗澗。踏水渡伊河。寒食青青草。春風瑟瑟波。逢人共盃酒。隨馬有笙歌。
勝事經非少。芳辰過亦多。還須自知分。不老擬如何。

六十六

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每因悲物故。還且喜身存。安得頭長黑。爭教眼不昏。交遊成拱木。婢僕見曾孫。
瘦覺腰金重。衰憐鬢雪繁。將何理老病。應付與空門。

池上早春卽事招夢得

老更驚年改。閑先覺日長。晴薰榆莢黑。春染柳梢黃。雪破山呈色。冰融水放光。低平穩船舫。輕暖好衣裳。
白角三升榼。紅茵六尺牀。偶遊難得伴。獨醉不成狂。我有中心樂。君無外事忙。經過莫慵懶。相去兩三坊。

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明年雙引入中書。

令公南莊花柳正盛欲偷一賞先寄二篇

最憶樓花千萬朵。偏憐堤柳兩三株。擬提社酒攜村妓。擅入朱門莫怪無。

可惜亭臺閑度日。欲偷風景暫遊春。只愁花裏鶯嚙舌。飛入宮城報主人。

春夜宴席上戲贈裴淄州

九十不衰真地仙。六旬猶健亦天憐。今年相遇鶯花月。此夜同歡歌酒筵。四座齊聲和絲竹。兩家隨分闌金鈿。留君到曉無他意。圖向君前作少年。

贈夢得

年顏老少與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聾。放醉臥爲春日伴。趁歡行入少年叢。尋花借馬煩川守。弄水偷船惱令公。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爲劉白二狂翁。

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先以六韻寄之。

病容衰慘澹。芳景晚蹉跎。無計留春得。爭能奈老何。篇章慵報答。杯盞喜經過。願我酒狂久。負君詩債多。敢辭攜綠蟻。只願見青娥。最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禋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暉。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郎張可續。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儵。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弘謨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沂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效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寶。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錄。謂洛無

人。晉公首賦一章。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抽毫。奉十二韻以獻。

三月草萋萋。黃鶯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禊事修初畢。遊人到欲齊。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鳧鷖。轉岸迴船尾。臨流簇馬蹄。闌翻楊子渡。踏破魏王堤。妓接謝公宴。詩陪荀令題。舟同李鷹汎。醴爲穆生攜。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塵街從鼓動。烟樹任鴉棲。舞急紅腰軟。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燭。新月鳳樓西。

同夢得寄賀東西川三楊尚書

龍節對持真可愛。鴈行相接更堪誇。兩川風景同三月。千里江山屬一家。魯衛定知聯氣色。潘揚亦覺有光華。應憐洛下分司伴。冷宴閑遊老看花。

喜小樓西新柳抽條

一行弱柳前年種。數尺柔條今日新。漸欲拂他騎馬客。未多遮得上樓人。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爲報金堤千萬樹。饒伊未敢苦爭春。

晚春酒醒尋夢得

料合同惆悵。花殘酒亦殘。醉心忘老易。醒眼別春難。獨出雖慵懶。相逢定喜懽。還攜小蠻去。誠覓老劉看。

感事

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每遇淒涼事。還思潦倒身。唯知趁盃酒。不解鍊金銀。睡適三尸性。慵安五藏神。無愛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和裴令公南莊一絕

陶廬僻陋那堪比。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峯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

宅西有流水。牆下構小樓。臨翫之時。頗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娛。獨醉獨吟。偶題五絕。

伊水分來不自由。無人解愛爲誰流。家家拋向牆根底。唯我栽蓮起小樓。
水色波文何所似。麴塵羅帶一條斜。莫言羅帶春無主。自置樓來屬白家。
日灑水光搖素壁。風飄樹影拂朱欄。皆言此處宜絃管。試奏霓裳一曲看。
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應是遙聞勝近聽。行人欲過盡迴頭。
獨醉還須得歌舞。自娛何必要親賓。當時一部清商樂。亦不長將樂外人。

偶作

監昇出卽忘歸舍。柴戶昏猶未掩關。聞客病時慚體健。見人忙處覺身閑。
清涼秋寺行香去。和緩春城拜表還。木雁一篇須記取。致身才與不才間。

同夢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飲見贈

淮南揮手拋紅旆。洛下迴頭向白雲。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裏舊將軍。
宮城烟月饒全占。關塞風光請中分。詩酒放狂猶得在。莫欺白叟與劉君。

幽居早秋閑詠

岸僻。羣塵外。清涼水木間。臥風秋拂簟。步月夜開關。且得身安泰。從他世險艱。
但休爭要路。不必入深山。野鶴留何用。泉魚放不還。誰人知此味。臨老十年間。

和令狐僕射小飲聽阮咸

掩抑復淒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佔阮家名。古調何人識。初聞滿座驚。落盤珠歷歷。搖珮玉琤琤。似勸盃中物。如含林下情。時移音律改。豈是昔時聲。

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白髮逢秋短。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賴有盃中綠。能爲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酣中。

送盧郎中赴河東裴令公幕

別時暮雨洛橋岸。到日涼風汾水波。荀令見君應問我。爲言秋草閉門多。

送李滌州

君於覺路深留意。我亦禪門薄致功。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後莫依空。白衣臥疾嵩山下。皂蓋行春楚水東。誰道三年千里別。兩心同在道場中。

長齋月滿寄思黯

一日不見如三月。一月相思如七年。似隔山河千里地。仍當風雨九秋天。明朝齋滿相尋去。掣轡抱衾同醉眠。

冬夜對酒寄皇甫十

霜殺中庭草。冰生後院池。有風空動樹。無葉可辭枝。十月苦長夜。百年強半時。新開一瓶酒。那得不相思。歲除夜對酒

哀翁歲除夜。對酒思悠然。草白經霜地。雲黃欲雪天。醉依香枕坐。慵傍暖爐眠。洛下閑來久。明朝是十年。

卷六十七

律詩 凡七十五首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况辱知音。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情。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盪蔡擒封豕。平齊斬巨鼈。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龍重移宮籥。恩新換閭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霑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虎。賓僚儼雉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獺狝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洗腥臊。烽戍高臨代。關河遠控洮。汾雲晴漠漠。朔吹冷飈飈。豹尾交銜戟。蚪鬚捧佩刀。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袍。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銀合鑿落盡。金屑琵琶槽。遙想從軍樂。應忘報國勞。紫微留北闕。綠野寄東臯。忽憶前時會。多慚下客叨。清宵陪讌話。美景從遊遨。花月還同賞。琴詩雅自操。朱絃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舸。逕滑苔粘屐。潭深水沒篙。綠絲繫岸柳。紅粉映樓桃。為穆光陳醴。招劉共籍糟。舞鬢金翡翠。歌頸玉螭螯。盛德終難遇。明時豈易遭。公雖慕張范。帝未捨伊臯。眷戀心方結。踟躕首已搔。鸞鳳上寥廓。燕雀住蓬蒿。欲獻文狂簡。徒煩思鬱陶。可憐四百字。輕重抵鴻毛。

和東川楊慕巢尚書府中獨坐感感在懷見寄十四韻

我是知君者。君今意若何。窮通時不定。苦樂事相和。東蜀歎殊渥。西江歎逝波。只緣榮貴極。翻使感傷多。行斷風驚雁。年侵日下坡。片心休慘戚。雙鬢已蹉跎。紫綬黃金印。青幃白玉珂。老將榮補帖。愁用道銷磨。外府饒盃酒。中堂有綺羅。應須引滿飲。何不放狂歌。縣水通巴峽。香山對洛河。將軍馳鐵馬。少傅步銅駝。深契憐松竹。高情憶薜蘿。懸車年甚遠。未敢故相過。

分司洛中多暇數與諸客宴遊醉後狂吟偶成十韻因招夢得賓客兼呈思黯奇章公

性與時相遠。身將世兩忘。寄名朝士籍。寓與少年場。老豈無談笑。貧猶有酒漿。隨時求伴侶。逐日用風光。數數遊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榮啓樂。人恕接與狂。改業爲逋客。移家住醉鄉。不論招夢得。兼擬誘奇章。要路風波險。權門市井忙。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

小歲日喜談氏外孫女孩滿月

今日夫妻喜。他人豈得知。自嗟生女晚。敢訝見孫遲。物以稀爲貴。情因老更慈。新年逢吉日。滿月乞名時。桂燎熏花果。蘭湯洗玉肌。懷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兒。

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

誰能嗟歎光陰暮。豈復憂愁活計貧。忽忽不知頭上事。時時猶憶眼中人。早爲良友非交勢。晚接嘉姻不失親。最喜兩家婚嫁畢。一時抽得尚平身。

夢得臥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

病來知少客。誰可以爲娛。日晏開門未。秋寒有酒無。自宜相慰問。何必待招呼。小疾無妨飲。還須挈一壺。

酬思黯戲贈

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

又戲答絕句

狂夫與我世相忘。故態些些亦不妨。縱酒放歌聊自樂。接輿爭解教人狂。

令狐相公與夢得交情素深。眷予分亦不淺。一聞薨逝。相顧泫然。旋有使來。得前月未歿之前數日書及詩寄贈。夢得哀吟悲歎。寄情於詩。詩成示予。感而繼和。

緘題重疊語殷勤。存歿交親自此分。前月使來猶理命。今朝詩到是遺文。銀鈎見晚書無報。玉樹埋深哭不聞。最感一行絕筆字。尙言千萬樂天君。

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尙書。

水南水北雪紛紛。雪裏歡遊莫厭頻。日日暗來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親。碧氈帳暖梅花溼。紅燎爐香竹葉春。今日鄒枚俱在洛。梁園置酒召何人。

看夢得題答李侍郎詩。詩中有文星之句。因戲和之。

看題錦繡報瓊瓊。俱是人天第一才。好遣文星守躔次。亦須防有客星來。

閑適

祿俸優饒官不卑。就中閑適是分司。風光暖助遊行處。雨雪寒供飲宴時。肥馬輕裘還且有。蟲歌薄酒亦

相隨。微躬所要今皆得。只是蹉跎得校遲。

戲答思黯

何時得見十三絃。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中仙。

酬裴令公贈馬相戲

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新歲贈夢得

暮齒忽將及。同心私自鄰。漸衰宜減食。已喜更加年。紫綬行聯袂。籃輿出比肩。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

早春持齋答皇甫十見贈

正月晴和風景新。紛紛已有醉遊人。帝城花笑長齋客。二十年來負早春。

戲贈夢得兼呈思黯

雙鬢莫欺今老矣。一盃莫笑便陶然。陳郎中處爲高戶。裴使君前作少年。願我獨狂多自哂。與君同病最

相憐。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証奇章置一筵。

早春憶遊思黯南莊因寄長句

南莊勝處心常憶。借問軒車早晚遊。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奈柳橋頭。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

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落却堪愁。

酬皇甫十早春對雪見贈

漠漠復寥寥。東風散玉塵。明催竹窗曉。寒退柳園春。綠醕香堪憶。紅爐暖可親。忍心三兩日。莫作破齋人。

奉和思黯自題南莊見示兼呈夢得

謝家別墅最新奇。山展屏風花夾籬。曉月漸沈橋脚底。晨光初照屋梁時。臺頭有酒鶯呼客。水面無塵風洗池。除却吟詩兩閑客。此中情狀更誰知。

送韋春李十九使君赴郡

可憐官職好文詞。五十專城未是遲。曉日鏡前無白髮。春風門外有紅旗。郡中何處堪攜酒。席上誰人解和詩。唯共交親開口笑。知君不及洛陽時。

自題酒庫

野鶴一辭籠。虛舟長任風。送愁還鬧處。移老入閑中。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

寒食日寄楊東川

不知楊六逢寒食。作底歡娛過此辰。兜率寺高宜望月。嘉陵江近好遊春。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貽妻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

醉後聽唱桂華曲

桂華詞意苦丁寧。唱到常娥醉便醒。此是世間腸斷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酬夢得以子五月長齋延僧徒絕賓友見戲十韻

賓客懶逢迎。條然池館清。簷間空燕語。林靜未蟬鳴。葷血還休食。盃觴亦罷傾。三春多放逸。五月暫修行。

香印朝烟細。紗燈夕焰明。交遊諸長老。師事古先生。禪後心彌寂。齋來體更輕。不唯忘肉味。兼擬減風情。蒙以聲聞待。難將戲論爭。虛空若有佛。靈運恐先成。

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大原龍泉憶去歲禊洛見示之作

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風光閑寂寂。旌旆遠悠悠。丞相府歸晉國。太行山礙并州。鵬背負天龜曳尾。雲泥不可得同遊。

又和令公新開龍泉晉水二池

舊有潢汚泊。今爲白水塘。笙歌聞四面。樓閣在中央。春變烟波色。暗添樹木光。龍泉信爲美。莫忘午橋莊。早夏曉興贈夢得

窗明簾薄透朝光。臥整巾簪起下牀。背壁燈殘經宿焰。開箱衣帶隔年香。無情亦任他春去。不醉爭銷得日長。一部清商一壺酒。與君明日暖新堂。

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峯亭

危亭絕頂四無鄰。見盡三千世界春。但覺虛空無障礙。不知高下幾由旬。迴看官路三條線。却望都城一片塵。賓客暫遊無半日。王侯不到便終身。始知天造空閑境。不爲奔忙富貴人。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坼劍門開。峭頂高危矣。盤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扣瓊瑰。巖巖形將動。嶽嶽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雲雷。

黛澗霏新雨。班明點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窪剝馬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爲尤物。如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盃。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頹。疏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奉和思黯相公雨後林園四韻見示

新晴夏景好。復此池邊地。烟樹綠含滋。水風清有味。便成林下隱。都望門前事。騎吏引歸軒。始知身富貴。

晚夏閑居絕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

魚笱朝殮飽。蕉紗暑服輕。欲爲牕下寢。先傍水邊行。晴引鶴雙舞。秋生蟬一聲。無人解相訪。有酒共誰傾。老更諳時事。閑多見物情。只應劉與白。二叟自相迎。

寄李蘄州

下車書奏龔黃課。動筆詩傳鮑謝風。江郡謳謠誇杜母。洛城歡會憶車公。笛愁春盡梅花裏。簾冷秋生薤葉中。不道蘄州歌酒少。使君難稱與誰同。

憶江南詞三首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盃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

酬思黯相公晚夏雨後感秋見贈

暮去朝來無歇期。炎涼暗向雨中移。夜長祇合愁人覺。秋冷先應瘦客知。兩幅彩牋揮逸翰。一聲寒玉振清辭。無憂無病身榮貴。何故沈吟亦感時。

久雨閑悶對酒偶吟

淒淒苦雨暗銅駝。嫋嫋涼風起漕河。自夏及秋晴日少。從朝至暮悶時多。鸞臨池立窺魚笱。雉傍林飛拂雀羅。賴有盆中神聖物。百憂無奈十分何。

雨後秋涼

夜來秋雨後。秋氣颯然新。團扇先辭手。生衣不著身。更添砧引思。難與簾相親。此境誰偏覺。貧閑老瘦人。酬夢得早秋夜對月見寄

題謝公東山障子

吾衰寡情趣。君病懶經過。其奈西樓上。新秋明月何。庭蕪凝白露。池色澹金波。况是初長夜。東城砧杵多。賢愚共在浮生內。貴賤同趨羣動間。多見忙時已衰病。少聞健日肯休閒。鷹飢受縛從難退。鶴老乘軒亦不還。唯有風流謝安石。拂衣攜妓入東山。

謝楊東川寄衣服

年年衰老交遊少。處處蕭條書信稀。唯有巢兄不相忘。春茶未斷寄秋衣。

詠懷寄皇甫朗之

老大多情足往還。招僧待客夜開關。學調氣後衰中健。不用心來鬧處閑。養病未能辭薄俸。忘名何必入

深山與君別有相知分。同置身於木雁間。

東城晚歸

一條邛杖懸龜榼。雙角吳童控馬銜。晚入東城誰識我。短靴低帽白蕉衫。

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微聞稚子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絃。更待菊黃家醖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

玉管清絃聲旖旎。翠斂紅袖坐參差。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連陰秋雨時。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和楊六尚書喜兩弟漢公轉吳興魯士賜章服命賓開宴用慶恩榮賦長句見示

華筵賀客日紛紛。劍外歡娛洛下聞。朱紱寵光新照地。彤襜喜氣遠凌雲。榮聯花萼詩難和。樂助瓊饒酒易醺。感羨料應知我意。今生此事不如君。

自詠

鬢白面微紅。醺醺半醉中。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臥疾瘦居士。行歌狂老翁。仍聞好事者。將我畫屏風。夢得相過。援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兼寄繼之待價二相府。

閑居靜侶偶相招。小飲初酣琴欲調。我正風前弄秋思。君應天上聽雲韶。時和始見陶鈞力。物遂方知盛

聖朝雙鳳栖梧魚在藻。飛沉隨分各逍遙。

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見贈

君方對酒綴詩章。我正持齋坐道場。處處追遊雖不去。時時吟詠亦無妨。霜蓬舊鬢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黃。惆悵東籬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陽。

慕巢尚書書云。室人欲爲買置一歌者。非所安也。以詩相報。因而和之。

東川已過二三春。南國須求一兩人。富貴大都多老大。歡娛太半爲親賓。如愁翠黛應塘重。買笑黃金莫訴貧。他日相逢一盃酒。樽前還要落梁塵。

杪秋獨夜

無限少年非我伴。可憐清夜與誰同。歡娛牢落中心少。親故凋零四面空。紅葉樹飄風起後。白鬚人立月中。前頭更有蕭條物。老菊衰蘭三兩叢。

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蘇州故吏

江南故吏別來久。今日池邊識我無。不獨使君頭似雪。華亭鶴死白蓮枯。

得楊湖州書。頗誇撫民接賓。縱酒題詩。因以絕句戲之。

豈獨愛民兼愛客。不唯能飲又能文。白蘋洲上春傳語。柳使君輸楊使君。

天宮閣秋晴晚望

洛城秋霽後。梵閣暮登時。此日風煙好。今秋節候遲。霞光紅泛灑。樹影碧參差。莫慮言歸晚。牛家有宿期。

酬夢得暮秋晴夜對月相憶

露月光如練。盈庭復滿池。秋深無熱後。夜淺未寒時。露葉園荒菊。風枝落病梨。相思懶相訪。應是各年衰。

同夢得和思黯見贈來詩中先敘三人同讌之歡次有歎鬢髮漸衰嫌孫子催老之意因酬妍唱兼吟鄙懷

醉伴騰騰白與劉。何朝何夕不同遊。留連燈下明猶飲。斷送樽前倒卽休。催老莫嫌孫稚長。加年須喜鬢毛秋。教他伯道爭存活。無子無孫亦白頭。

聽歌

管妙絃清歌入雲。老人合眼醉醺醺。誠知不及當年聽。猶覺聞時勝不聞。

三年冬隨事鋪設小堂寢處稍似穩暖因念衰病偶吟所懷

小宅非全陋。中堂不甚卑。聊堪會親族。足以貯妻兒。煖帳迎冬設。溫爐向夜施。裘新青兔褐。褥軟白猿皮。似鹿眠深草。如雞宿穩枝。逐身安枕席。隨事有屏帷。病致衰殘早。貧營活計遲。由來蠶老後。方是繭成時。

初冬卽事呈夢得

青氈帳煖喜微雪。紅地爐深宜早寒。走筆小詩能和不否。潑醅新酒試嘗看。僧來乞食因留宿。客到開樽便共歡。臨老交親零落盡。希君恕我取人寬。

自罷河南已換七尹。每一入府。悵然舊遊。因宿內廳。偶題西壁。兼呈韋尹。常侍并贈張處士章山人。

蘿襟蕙帶竹皮巾。雖到塵中不染塵。每見俗人多慘澹。唯逢美酒卽殷勤。浮雲心事誰能會。老鶴風標不可親。世說三生如不謬。共疑巢許是前身。

天寒晚起。引酌詠懷。寄許州王尚書。汝州李常侍。

葉覆冰池雪滿山。日高慵起未開關。寒來更亦無過醉。老後何由可得閑。四海故交唯許汝。十年貧健是樊蠻。相思莫忘櫻桃會。一放狂歌一破顏。

四年春

柳梢黃嫩草芽新。又入開成第四春。近日放慵多不出。少年嫌老可相親。分司吉傅頻過舍。致仕崔卿擬卜鄰。時輩推遷年事到。往還多是白頭人。

白髮

白髮生來三十年。而今鬢髮盡皤然。歌吟終日如狂叟。衰疾多時似瘦仙。八戒夜持香火印。三元朝念藥珠篇。其餘便被春收拾。不作閑遊卽醉眠。

追歡偶作

追歡逐樂少閑時。補帖平生得事遲。何處花開曾後看。誰家酒熟不先知。石樓月下吹蘆管。金谷風前舞柳枝。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樂天一過難知分。猶自咨嗟兩鬢絲。

公垂尙書以白馬見寄。光潔穩善。以詩謝之。
翩翩白馬稱金羈。領綴銀花尾曳絲。毛色鮮明人盡愛。性靈馴善主偏知。免將妾換斷來處。試使奴牽欲上時。不厭不驚行步穩。最宜山簡醉中騎。

西樓獨立

身著白衣頭似雪。時時醉立小樓中。路人迴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

書事詠懷

官俸將生計。雖貧豈敢嫌。金多輸陸賈。酒起勝陶潛。牀暖僧敷坐。樓晴妓卷簾。日遭齋破用。春賴閨加添。老向歡彌切。狂於飲不廉。十年閑未足。亦恐涉無厭。

酬夢得比萱草見贈

杜康能散悶。萱草解忘憂。借問萱逢杜。何如白見劉。老衰勝少天。閑樂笑忙愁。試問同年內。何人得白頭。

問皇甫十

苦樂心由我。窮通命任他。坐傾張翰酒。行唱接輿歌。榮盛傍看好。優閑自適多。知君能斷事。勝負兩如何。

早春獨登天宮閣

天宮日暖闌門開。獨上迎春飲一盃。無限遊人遙怪我。緣何最老最先來。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絕句

憶拋印綬辭吳郡。衰病當時已有餘。今日賀君兼自喜。八迴看換舊銅魚。

館娃宮深春日長。烏鵲橋高秋夜涼。風月不知人世變。奉君直似奉吳王。

長洲曲新詞

茂苑綺羅佳麗地。女湖桃李豔陽時。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

卷六十八

律詩 一百首

病中詩十五首 并序

開成已未歲。余蒲柳之年。六十有八。冬十月甲寅。且始得風痺之疾。體穢目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時。而至耳。余早棲心釋梵。浪跡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閒。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諷興來。亦不能遏。因成十五首。題爲病中詩。且貽所知。兼用自廣。昔劉公幹病漳浦。謝康樂臥臨川。咸有篇章。抒詠其志。今引而序之者。虛不知我者。或加誚焉。

初病風

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難免蠹。空穴易來風。肘痺宜生柳。頭旋劇轉蓬。恬然不動處。虛白在胸中。

枕上作

風疾侵凌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臥。賴是從前爛熯遊。迴思往事紛如夢。轉覺餘生杳若浮。浩氣自能充靜室。驚飄何必蕩虛舟。腹空先進松花酒。膝冷重裝桂布裘。若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

命了無憂。

答闕上人來問因何風疾

一牀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

病中五絕

世間生老病相隨。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
方寸成灰鬢作絲。假如強健亦何爲。家無憂累身無事。正是安閑好病時。
李君墓上松應拱。元相池頭竹盡枯。多幸樂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無。
目昏思寢卽安眠。足軟妨行便坐禪。身作醫王心是藥。不勞和扁到門前。
交親不要苦相憂。亦擬時時強出遊。但有心情何用脚。陸乘肩輿水乘舟。

送嵩客

登山臨水分無期。泉石烟霞今屬誰。君到嵩陽吟此句。與教三十六峯知。

罷灸

病身佛說將何喻。變滅須臾豈不開。莫遣淨名知我笑。休將火艾灸浮雲。

賣駱馬

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迴頭嘶一聲。項藉願離猶解歎。樂天別駱豈無情。

別柳枝

白香山集 十詩

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就爇偶酌戲諸詩酒舊侶

低屏軟褥臥藤牀，鼻向前軒就日陽。一足任他爲外物，三盃自要沃中腸。頭風若見詩應愈，齒折仍誇笑不妨。細酌徐吟猶得在，舊遊未必便相忘。

歲暮呈思黯相公皇甫朗之及夢得尚書

歲暮皤然一老夫，十分流輩九分無。莫嫌身病人扶侍，猶勝無身可遣扶。

自解

房傳往世爲禪客，王道前生應蓋師。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不然何故狂吟詠，病後多於未病時。

歲暮病懷贈夢得

十年四海故交親，零落唯殘兩病身。共遣數奇從是命，同教步蹇有何因。眼隨老減嫌長夜，體待陽舒望早春。新樂堂前舊池上，相過亦不要他人。

雪後過集賢裴令公舊宅有感

梁王損館後，枚叟過門時。有淚人還泣，無情雪不知。臺亭留盡在，賓客散何之。唯有蕭條鴈，時來下故池。

酬夢得貧居詠懷見贈

歲陰生計兩蹉跎，相顧悠悠醉且歌。厨冷難留烏止屋，門閑可與雀張羅。病添莊鳥吟聲苦，貧欠韓康藥

債多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

酬夢得見喜疾瘳

暖臥摩絳褥。寒傾藥酒螺。昏昏布裘底。病醉睡相和。未疾徒云爾。餘年有幾何。須知差與否。相去校無多。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絃。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感蘇州舊舫

畫梁朽折紅窗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爛。此身爭合不衰殘。

感舊石上字

閑撥船行尋舊池。幽情往事復誰知。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

見敏中初到邠寧秋日登城樓詩。詩中頗多鄉思。因以寄和。

想爾到邊頭。蕭條正值秋。二年貧御史。八月古邠州。絲管聞雖樂。風沙見亦愁。望鄉心若苦。不用數登樓。

齋戒

每因齋戒斷葷腥。漸覺塵勞染愛輕。六賊定知無氣色。三尸應恨少恩情。酒魔降伏終須盡。詩債填還亦欲平。從此始堪爲弟子。竺乾師是古先生。

戲禮經老僧

香火一爐燈一盞。白頭夜禮佛名經。何年飲著聲門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近見嘉集尙書詩中屢有歎老思退之意。又於洛下新置郊居。然寵寄方深。歸心太速。因以長句戲而諭之。

近見詩中歎白髮。遙知闔外憶東都。烟霞偷眼窺來久。富貴粘身擺得無。新置林園猶淺落。未終婚嫁且踟蹰。應須待到懸車歲。然後東歸伴老夫。

對鏡偶吟贈張道士抱元

開來對鏡自思量。年自衰殘分所當。白髮萬莖何所怪。丹砂一粒不曾嘗。眼昏久被書科理。肺渴多因酒損傷。今日逢師雖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

病入新正

枕上驚新歲。花前念舊歡。是身老所逼。非意病相干。風月情猶在。盃觴興漸闌。便休心未伏。更試一春看。

臥疾來早晚

臥疾來早晚。懸懸將十旬。婢能尋本草。犬不吠醫人。酒蘊全生醜。歌筵半委塵。風光還欲好。爭向枕前春。

強起迎春戲寄思黯

杖策人扶廢病身。晴和強起一迎春。他時蹇跛縱行得。笑殺平原樓上人。

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

鍊盡少年成白首。憶初相識到今朝。昔饒春桂長先折。今伴寒松最後凋。生事縱貧猶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聲華寵命人皆得。若箇如君歷七朝。

病後寒食

故紗絳帳舊青氈。藥酒醺醺引醉眠。斗蓋弊袍春晚後。摩挲病脚日陽前。行無筋力尋山水。坐少精神聽管絃。拋擲風光負寒食。曾來未省似今年。

老病相仍以詩自解

榮枯憂喜與彭殤。都似人間戲一場。蟲臂鼠肝猶不怪。雞膚鶴髮復何傷。昨因風發甘長往。今遇陽和又小康。還似遠行裝束了。遲迴且住亦何妨。

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出城贈別

慕賢入室交先定。結援通家好復成。新婦不嫌貧活計。嬌孫同慰老心情。洛橋歌酒今朝散。絳路風烟幾日行。欲識離羣相戀意。爲君扶病出都城。

春暖

風痺宜和暖。春來脚校輕。鶯留花下立。鶴引水邊行。髮少嫌巾重。顏衰訝鏡明。不論親與故。自亦昧平生。

殘春晚起伴客笑談

掩戶下簾朝睡足。一聲黃鳥報殘春。披衣岸幘日高起。兩角青衣扶老身。策杖強行過里巷。引盃閑酌伴親賓。莫言病後妨談笑。猶恐多於不病人。

送唐州崔使君侍親赴任

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

馬迎。唯虛郡齋賓友少。數盃春酒共誰傾。

春晚詠懷贈皇甫朗之

豔陽時節又蹉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裏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藥。君家濃酎我狂歌。

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

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閑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緹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

病中辱崔宣城長句見寄兼有餽綺之贈。因以四韻摠而酬之。

劉楨病發經春臥。謝眺詩來盡日吟。三道舊誇收片玉。一章新喜獲雙金。信題霞綺絨情重。酒試銀觥表分深。科第門生滿霄漢。歲寒少得似君心。

前有別柳枝絕句。夢得繼和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又復戲答。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飛向別人家。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池上早夏

水積春塘晚。陰交夏木繁。舟船如野渡。籬落似江村。靜拂琴牀席。香開酒庫門。慵閑無一事。時弄小嬌孫。談氏外孫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戲呈夢得。

玉牙珠顆卜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芡苢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慶傳媒氏燕先賀。喜報談家烏

預知明日貧翁具雞黍。應須酬賽引雜詩。

開成大行皇帝挽歌詞四首

御宇恢皇化。傳家叶至公。華夷臣妾內。堯舜弟兄中。制度移民俗。文章變國風。開成與貞觀。實錄事多同。

又一首

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冀晚餘堯曆。龜新啓夏圖。三朝聯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一首

嚴恭七月禮。哀慟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漸遠。灤汜日初沉。唯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又一首

化成同軌表。清平恩結連。枝感聖明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月低儀仗辭蘭路。風引箛簫入

柏城。老病龍髯攀不及。東周退傅最傷情。

時熱少見客因詠所懷

冠櫛心多懶。逢迎興漸微。況當時熱甚。幸遇客來稀。濕灑池邊地。涼開竹下扉。露牀青篔簹。風架白蕉衣。

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強歡宴。此事久知非。

宣州崔大夫開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齋

謝玄暉及吟聲疑。郡閣寥寥筆硯閑。無復新詩題壁上。虛教遠岫列窗間。忽驚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

夜還。再喜宣城章句動。飛觴遙賀敬亭山。

足疾

足疾無加亦不瘳。縣春歷夏復經秋。開顏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無身後子孫憂。應須學取陶彭澤。但委心形任去留。

晚池汎舟遇景成詠贈呂處士

岸淺橋平池面寬。飄然輕掉汎澄瀾。風宜扇引開懷入。樹礙舟行仰臥看。別境客稀知不易。能詩人少詠應難。唯憐呂叟時相伴。同把磻溪舊釣竿。

夢徵之

夜來攜手夢同遊。晨起盈巾淚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陽宿草八迴秋。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阿衛韓郎相次去。夜臺茫昧得知不。

感秋詠意

炎涼遞次速如飛。又脫生衣著熟衣。遠壁暗蛩無限思。懸巢寒燕未能歸。須知流輩年年失。莫歎衰容日日非。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老病幽獨偶吟所懷

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已將心出浮雲外。猶寄形於逆旅中。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世緣俗念消除盡。別是人間清淨翁。

和杲尚書罷相後夏日遊永安亭兼招本曹楊侍郎同行

道行無喜退無憂。舒卷如雲得自由。良冶動時爲哲匠。巨川濟了作虛舟。竹亭陰合偏宜夏。水檻風涼不待秋。遙愛翩翩雙紫鳳。入同官署出同遊。

在家出家

衣食支分婚嫁畢。從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鳥。朝飯心同乞食僧。清淚數聲松下鶴。寒光一點竹間燈。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

夜涼

露白風清庭戶涼。老人先著夾衣裳。舞腰歌袖拋何處。唯對無絃琴一張。

繼之尙書自余病來寄遺非一又蒙覽醉吟先生傳題詩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謝

衰殘與世日相疎。惠好唯君分有餘。茶藥贈多因病久。衣裳寄早及寒初。交情鄭重金相似。詩韻清鏘玉不如。醉傳狂言人盡笑。獨知我者是尙書。

五年秋病後獨宿香山寺三絕句

經年不到龍門寺。今夜何人知我情。還向暢師房裏宿。新秋月色舊灘聲。飲徒歌伴今何在。雨散雲飛盡不迴。從此香山風月夜。祇應長是一身來。石盆泉畔石樓頭。十二年來晝夜遊。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題香山新經堂招僧

烟滿秋堂月滿庭。香花漠漠磬泠泠。誰能來此尋真諦。白老新開一藏經。

偶題鄧翁

偶因攜酒尋村客。聊復迴車訪薜蘿。宜值雪寒相慰問。不妨春暖更經過。翁居山下年空老。我得人間事校多。一種共翁頭似雪。翁無衣食又如何。

早入皇城贈王留守僕射

津橋殘月曉沈沈。風露淒清禁暑深。城柳宮槐護搖落。悲愁不到貴人心。

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君行過到鍾峯下。爲報東林長老知。

改業

先生老去飲無興。居士病來閑有餘。猶覺醉吟多放逸。不如禪坐更清虛。柘枝紫袖教丸藥。羯鼓蒼頭遣種蔬。却被山僧戲相問。一時改業意何如。

山下留別佛光和尙

勞師送我下山行。此別何人識此情。我已七旬師九十。當知後會在他生。

山中五絕句 遊嵩陽見五物名有所感感與不同隨興而吟因成五絕

嶺上雲

嶺上白雲朝未散。田中青麥旱將枯。自生自滅成何事。能逐東風作雨無。

石上苔

漠漠班班石上苔。幽芳靜綠絕纖埃。路傍凡草榮遭遇。曾得七香車輾來。

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鵲鏹。生理何曾得自全。知有無材老樗否。一枝不損盡天年。

澗中魚

海水桑田欲變時。風濤翻覆沸天池。鯨吞蛟鬪波成血。深澗游魚樂不知。

洞中蝙蝠

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網羅。遠害全身誠得計。一生幽暗又如何。

自戲三絕句

心問身

閑臥獨吟無人酬。聊假身心相戲往。復偶成章。

身報心

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

心重答身

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

會昌元年春五絕句

白香山集十餘

病後喜過劉家

忽憶前年初病後。此生甘分不銜盃。誰能料得今春事。又向劉家飲酒來。

贈舉之僕射

雞毳餿粥屢開筵。談笑謳吟間管絃。一月三迴寒食會。春光應不負今年。

盧尹賀夢得會中作

病聞川守賀筵開。起伴尙書飲一盃。任意少年長笑我。老人自覺老人來。

題朗之槐亭

春風可惜無多日。家醞唯殘軟半瓶。猶望君歸同一醉。籃舁早晚入槐亭。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麟閣。何客新投魍魎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場。

過裴令公宅二絕句

風吹楊柳出牆枝。憶得同歡共醉時。每到集賢坊北過。不曾一度不低眉。

梁王舊館雪濛濛。愁殺鄒枚二老翁。假使明朝深一尺。亦無人到兔園中。

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

長告今朝滿十旬。從茲蕭灑便終身。老嫌手重拋牙笏。病喜頭輕換角巾。疎傅不朝懸組綬。向平無累畢婚姻。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人。

旱熱

畏景又加旱。火雲殊未收。籬暄飢有雀。池涸渴無鷗。岸贖頭仍痛。囊裳汗亦流。若爲當此日。遷客向炎洲。

題崔少尹上林坊新居

坊靜深居新且幽。忽疑縮地到滄洲。宅東籬缺嵩峯出。堂後池開洛水流。高下三層盤野徑。沿洄十里汎漁舟。若能爲客烹雞黍。願伴田蘇日日遊。

新澗亭

煙蘿初合澗新開。閉上西亭日幾迴。老病歸山應未得。且移泉石就身來。

對酒有懷寄十九郎中

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舊句情難忘。風月何時是盡時。

楊六尙書頻寄新詩。詩中多有思閑相就之志。因書鄙意。報而諭之。

君年殊未及懸車。未合將閑逐老夫。身健正宜金印綬。位高方稱白髭鬚。若論塵事何由了。但問雲心自在無。進退是非俱是夢。丘中闕下亦何殊。

偶吟自慰兼呈夢得

且喜同年滿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貧。已爲海內有名客。又占世間長命人。耳裏聲聞新將相。眼前失盡故交親。尊榮富壽難兼得。閑坐思量最要身。

寄潮州繼之

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過方應悟。不獨榮空辱亦空。

雪暮偶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

黃昏慘慘雪霏霏。白首相歡醉不歸。四箇老人三百歲。人間此會亦應稀。

雪朝乘興欲詣李司徒留守先以五韻戲之

寒夜生酒思。曉雪引詩情。熱飲一兩盞。冷吟三五聲。鋪花憐地凍。銷玉畏天晴。好拂烏巾出。宜披鶴氅行。梁園應有興。無不召鄒生。

贈思黯

爲憐清淺愛潺湲。一日三迴到水邊。若道歸仁灘更好。主人何故別三年。

聽歌六絕句

聽都子歌

都子新歌有性靈。一聲格轉已堪聽。更聽唱到常娥字。猶有樊家舊典刑。

樂世

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

水調

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

想夫憐

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

何滿子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離別難詞

綠楊陌上送行人。馬去車迴一望塵。不覺別時紅淚盡。歸來無淚可霑巾。

閑樂

坐安臥穩輿平肩。倚杖披衫遶四邊。空腹三盃卯後酒。曲肱一覺醉中眠。更無忙苦吟閑樂。恐是人間自在天。

卷六十九

半格詩 律詩附 凡九十五首

立秋夕涼風忽至。炎暑稍消。卽事詠懷。寄汴州節度使李二十尙書。

孀婦簷樹動。好風西南來。紅釭霽微滅。碧幌飄飄開。披襟有餘涼。拂簾無纖埃。但喜煩暑退。不惜光陰催。河秋稍清淺。月午方徘徊。或行或坐臥。體適心悠哉。美人在浚都。旌旗繞樓臺。雖非滄溟阻。難見如蓬萊。蟬迎節又換。雁送書未迴。君位日寵重。我年日摧頹。無因風月下。一舉平生盃。

開成二年夏聞新蟬贈夢得

十載與君別。常感新蟬鳴。今年共君聽。同在洛陽城。噪處知林靜。聞時覺景深。涼風忽嫋嫋。秋思先秋生。殘糧花邊立。老槐陰下行。雖無索居恨。還動長年情。且喜未聾耳。年年聞此聲。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

平生見流水。見此轉留連。况此朱門內。君家新引泉。伊流決一帶。洛石砌千拳。與君三伏月。滿耳作潺湲。深處碧磷磷。淺處清濺濺。碣岸束鳴咽。沙汀散淪漣。翻浪雪不盡。澄波空共鮮。兩崖巖瀕口。一泊瀟湘天。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峽聲心裏。松江色眼前。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

春日閑居三首

陶士愛吾廬。吾亦愛吾屋。屋中有琴書。聊以慰幽獨。是時三月半。花落庭蕪綠。舍上晨鳩鳴。牕間春睡足。睡足起閑坐。景晏方櫛沐。今日非十齋。庖童饋魚肉。飢來恣殮歡。冷熱隨所欲。飽竟快搔把。筋骸無檢束。豈徒暢支體。兼欲遣耳目。便可傲松喬。何假盃中滌。

又一首

廣池春水平。羣魚恣游泳。新林綠陰成。衆鳥欣相鳴。時我亦瀟灑。適無累與病。魚鳥人則殊。同歸於遂性。緬思山梁雉。時哉感孔聖。聖人不得所。慨然歎時命。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又一首

勞者不覺歌。歌其勞苦事。逸者不覺歌。歌其逸樂意。問我逸如何。閑居多興味。問我樂如何。閑官少憂累。

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所得皆過望。省躬良可媿。馬閑無羈絆。鶴老有祿位。設自爲化工。優饒只如是。安得不歌詠。默默受天賜。

小閣閑坐

閣前竹。蕭蕭閣下水。潺湲拂簾卷。簾坐清風生。其間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還。但有巾掛壁。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四老歸舊山。吾亦適所願。求閑而得閑。

遊平泉宴沔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逸少集蘭亭。季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闕絲竹。何如今日會。沔澗平泉曲。盃酒與管絃。貧中隨分足。紫鮮林筍嫩。紅潤園桃熟。採摘助盤筵。芳滋盈口腹。閑吟暮雲碧。醉舞春草綠。舞妙豔流風。歌清叩寒玉。古詩惜畫短。勸我令秉燭。是夜勿言歸。相攜石樓宿。

池上幽境

鼻鼻過水橋。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誰知。老身閑獨去。行行何所憂。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盤石。低密綠陰樹。石上一素琴。樹下雙草屨。此是榮先生。坐禪三樂處。

夏日閑放

時暑不出門。亦無賓客至。靜室深下簾。小庭新掃地。袞裳復岸幘。閑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涼一覺睡。午殮何所有。魚肉一兩味。夏服亦無多。蕉紗三五事。資身既給足。長物徒煩費。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貴。和思黯居守。獨吟偶醉見。示六韻。時夢得和篇先成。頗爲麗絕。因添兩韻繼而美之。

宮漏滴漸闌。城烏啼復歇。此時若不醉。爭奈千門月。主人中夜起。妓燭前羅列。歌袂默收聲。舞臺低赴節。絃吟玉柱品。酒透金盃熱。朱顏忽已醺。清奏猶未闕。妍詞暗先唱。逸韻劉繼發。鏗然雙雅音。金石相磨夏。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

衆皆賞春色。君獨憐春意。春意竟如何。老夫知此味。燭餘滅夜漏。衾煖添朝睡。恬和臺上風。虛澗池邊地。開遲花養豔。語懶鶯含思。似訝隔年齋。如勸迎春醉。何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

櫻桃花下有感而作

萬壽美周宅。櫻繁春日斜。一爲洛下客。十見池上花。爛熳豈無意。爲君占年華。風光饒此樹。歌舞勝諸家。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娃。停盃兩相顧。堪喜且堪嗟。

洗竹

布裘寒擁頸。氈履溫承足。獨立冰池前。久看洗霜竹。先除老且病。次去纖而曲。翦棄猶可憐。琅玕卜餘束。青青復籊籊。頗異凡草木。依然若有情。迴頭語僮僕。小者截魚竿。大者編茅屋。勿作簞與箕。而令糞土辱。

新沐浴

形適外無恙。心恬內無憂。夜來新沐浴。肌髮舒且柔。寬裁夾烏帽。厚絮長白裘。裘溫裹我足。帽暖覆我頭。先進酒一盃。次舉粥一甌。半酣半飽時。四體春悠悠。是月歲陰暮。慘列天地愁。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何處征戍行。何人羈旅遊。窮途絕糧客。寒獄無燈囚。勞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優。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

三年除夜

晰晰燎火光。氤氳臘酒香。噉噉童稚戲。迢迢歲夜長。堂上書帳前。長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長。次第來稱觴。七十期漸近。萬緣心已忘。不唯少歡樂。兼亦無悲傷。素屏畫居士。青衣侍孟光。夫妻老相對。各坐一繩牀。

自題小園

不關門館華。不關林園大。但關爲主人。一坐十餘載。迴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內。素垣夾朱門。藹藹遙相對。主人安在哉。富貴去不迴。池乃爲魚鑿。林乃爲禽栽。何如小園主。拄杖閑卽來。親賓有時會。琴酒連夜開。以此聊自足。不羨大池臺。

病中宴坐

有酒病不飲。有詩慵不吟。頭眩罷垂釣。手痺休援琴。竟日悄無事。所居閑且深。外安支離體。中養希夷心。牕戶納秋景。竹木澄夕陰。宴坐小池畔。清風時動襟。

戒藥

促促急景中。蠢蠢微塵裏。生涯有分限。愛戀無終已。早天羨中年。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陽精。夕吸秋石髓。微福反成災。藥誤者多矣。以之資嗜慾。又望延甲子。天人陰陽間。亦恐無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說不如此。後身如身存。吾聞諸老氏。

贈夢得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爲我盡一盃。與君發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

逸老

白日下駸駸。青天高浩浩。人生在其中。適時卽爲好。勞我以少壯。息我以衰老。順之多吉壽。違之或凶夭。我初五十八。息老雖非早。一閑十三年。所得亦不少。况加祿仕後。衣食常溫飽。又從風疾來。女嫁男婚了。胸中一無事。浩氣凝襟抱。飄若雲信風。樂於魚在藻。桑榆坐已暮。鐘漏行將曉。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筋骸本非實。一束芭蕉草。眷屬偶相依。一夕同棲鳥。去何有顧戀。住亦無憂惱。生死尚復然。其餘安足道。是故臨老心。冥然合玄造。

遇物感興因示子弟

聖擇狂夫言。俗信老人語。我有老狂詞。聽之吾語汝。吾觀器用中。劍銳鋒多傷。吾觀形骸內。勁骨齒先亡。寄言處世者。不可苦剛強。龜性愚且善。鳩心鈍無惡。人賤拾支牀。鶻欺擒暖脚。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因羅禍難。此未免憂患。于何保終吉。強弱剛柔間。上遵周孔訓。旁鑒老莊言。不唯鞭其後。亦要輓其先。

首夏南池獨酌

春盡雜英歇。夏初芳草深。薰風自南至。吹我池上林。綠蘋散還合。鱖鯉跳復沉。新葉有佳色。殘鶯猶好音。依然謝家物。池酌對風琴。慚無康樂作。秉筆思沉吟。境勝才思劣。詩成不稱心。

官俸初罷親故見愛以詩諭之

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軒已多慚。况是一病鶴。又及懸車歲。筋力轉衰弱。豈以貧是憂。尚爲名所縛。今春始病免。纓組初擺落。蚬甲有何知。雲心無所著。園中殘舊穀。可備歲飢惡。園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

不求安師卜。不問陳生藥。但對丘中琴。時開池上酌。信風舟不繫。掉尾魚方樂。親友不我知。而憂我寂寞。

閑居偶吟招鄭庶子皇甫郎中

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家計一不問。園林聊自娛。竹間琴一張。池上酒一壺。更無俗物到。但與秋光俱。古石蒼錯落。新泉碧蟄紆。焉用車馬客。卽此是吾徒。猶有所思人。各在城一隅。杳然愛不見。搔首方踟蹰。玄晏風韻遠。子真雲貌孤。誠知厭朝市。何必憶江湖。能來小澗上。一聽潺湲無。

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濁浚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

嵌巖嵩石峭。皎潔伊流清。立爲遠峯勢。激作寒玉聲。夾岸羅密樹。面灘開小亭。忽疑巖子瀨。流入洛陽城。是時羣動息。風靜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滿耳秋泠泠。終日臨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愜。亦不要人聽。

閑題家池寄王屋張道士

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頭似雪。婆娑乎其間。進不趨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蕩落。要路多險艱。不如家池上。樂逸無憂患。有食適吾口。有酒醅吾顏。恍惚遊醉鄉。希夷造玄關。五千言下悟。十二年來閑。富者我不顧。貴者我不攀。唯有天壇子。時來一往還。

李盧二中丞各創山居俱誇勝絕然去城稍遠來往頗勞弊居新泉實在宇下偶題十五韻聊戲二君

龍門蒼石壁。溫澗碧潭水。各在一山隅。迢迢幾十里。清鏡碧屏風。惜哉信爲美。愛而不得見。亦與無相似。聞君每來去。斫斫事行李。脂轄復褰糧。心力頗勞止。未如吾舍下。石與泉甚邇。鑿鑿復澌澌。晝夜流不已。

洛石千萬拳。亂波鋪錦綺。海珉一兩片。激瀨合宮徵。綠宜春濯足。淨可朝漱齒。遠砌紫鱗遊。拂簾白鳥起。何言履道叟。便是滄浪子。君若趁歸程。請君先到此。願以潺湲聲。洗君塵土耳。

北窗竹石

一片瑟瑟石。數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况臨北簷下。復近西塘曲。筠風散餘清。苔雨含微綠。有妻亦衰病。無子方老獨。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

飲後戲示弟子

吾爲爾先生。爾爲吾弟子。孔門有遺訓。復坐吾告爾。先生饌酒食。弟子服勞止。孝敬不在他。在茲而已矣。欲我少愁憂。欲我多歡喜。無如醞好酒。酒須多且旨。旨卽資可留。多卽壘不恥。吾更有一言。爾宜聽入耳。人老多憂貧。人病多憂死。我今雖老病。所憂不在此。憂在半酣時。樽空座客起。

閑坐看書貽諸少半

雨砌長寒蕪。風庭落秋果。窗間有閑叟。盡日看書坐。書中見往事。歷歷知福禍。多取終厚亡。疾驅必先墮。勸君少干名。名爲錮身鎖。勸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無不可。所以雀羅門。不能寂寞我。

夢上山

夜夢健上山。獨攜藜杖出。千巖與萬壑。遊覽皆周畢。夢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旣悟神返初。依然舊形質。始知形神內。形病神無疾。形神兩是幻。夢寤俱非實。晝行雖蹇澀。夜步頗安逸。晝夜旣平分。其間何得失。

對酒閑吟贈同老者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遠行將路盡。春夢欲覺時。家事口不問。世名心不思。老既不足歎。病亦不能治。扶持仰婢僕。將養信妻兒。飢飽進退食。寒暄加減衣。聲妓放鄭衛。裘馬脫輕肥。百事盡除去。尙餘酒與詩。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不獨適情性。兼用扶衰羸。雲液洒六腑。陽和生四肢。於中我自樂。此外吾不知。寄問同老者。捨此將安歸。莫學蓬心叟。胸中分是非。

晚起閑行

幡然一老子。擁裘仍隱几。坐穩夜忘眠。臥安朝不起。起來無可作。閉目時叩齒。靜對銅爐香。暖漱銀瓶水。午齋何儉潔。餅與蔬而已。西寺講楞伽。閑行一隨喜。

香山居士寫真詩 并序

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爲白衣居士。又寫真於香山寺藏經堂。時年七十一。前後相望。殆將三紀。觀今照昔。慨然自歎者久之。形容非一。世事幾變。因題六十字以寫所懷。

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鶴鬢變玄髮。雞膚換朱顏。前形與後貌。相去三十年。勿歎韶華子。俄成婆叟仙。請看東流水。亦變作桑田。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郡君。

睡足支體暢。晨起開中堂。初旭泛簾幕。微風拂衣裳。二婢扶盥櫛。雙童舁簟床。庭東有茂樹。其下多陰涼。前月事齋戒。昨日散道場。以我久蔬素。加籩仍異糧。魴鱗白如雪。蒸炙加桂薑。稻飯紅似花。調沃新酪漿。

佐以醕醑味。閒之椒薤芳。老憐口尚美。病喜鼻聞香。嬌駭三四孩。索哺遶我傍。山妻未舉案。饑腹已先嘗。憶同牢巷初。家貧共糟糠。今食且如此。何必烹豬羊。况觀姻族間。夫妻半存亡。偕老不易得。白頭何足傷。食罷酒一盃。醉飽吟又狂。緬想梁高士。樂道喜文章。徒誇五噫作。不解贈孟光。

不出門

彌月不出門。永日無來賓。食飽更拂床。睡覺一嚀伸。輕篋白鳥羽。新篋青箭筍。方寸方丈室。空然兩無塵。披衣腰不帶。散髮頭不巾。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遺民。一日亦自足。况得以終身。不知天壤內。自我爲何人。

感舊 并序

故李侍郎杓直長慶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大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大和七年夏薨。劉尚書夢得會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執友也。二十年間。凋零共盡。唯予衰病至今獨存。因詠悲懷。題爲感舊。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溼上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城中雖有故第宅。庭蕪園廢生荆榛。篋中亦有舊書札。紙穿字蠹成灰塵。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後。一枝蒲柳衰殘身。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人生莫羨苦長命。命長感舊多悲辛。

送毛仙翁 江州司馬時作

仙翁已得道。混迹尋巖泉。肌膚冰雪瑩。衣服雲霞鮮。紺髮絲並綴。黝容花共妍。方瞳點玄漆。高步凌飛煙。幾見桑海變。莫知龜鶴年。所憩九清外。所遊五岳巔。軒昊舊爲侶。松喬難比肩。每嗟人世。人役役如狂顛。孰能脫羈鞅。盡遭名利牽。貌隨歲律換。神逐光陰遷。惟余負憂謔。憔悴溢江壖。衰髮忽霜白。愁腸如火煎。

羈旅坐多感。徘徊私自憐。晴眺五老峯。玉洞多神仙。何當憫湮厄。授道安虛屨。我師惠然來。論道窮重玄。浩蕩入溟闊。志泰心超然。形骸既無束。得喪亦都捐。豈識椿菌異。那知鵬鷃懸。丹華既相付。促景定當延。玄功曷可報。感極惟勤拳。覓旌不肯駐。又歸武夷川。語罷倏然別。孤鶴昇遙天。賦詩敘明德。永續步虛篇。

達哉樂天行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纔滿冠已挂。半祿未及車先懸。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却問家事。門庭多草廚少烟。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姪悶。而我醉臥方陶然。起來與爾畫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篋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未歸且住亦不惡。飢殮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春池閑汎 已下律詩

綠塘新水平。紅檻小舟輕。解纜隨風去。開襟信意行。淺憐清演漾。深愛綠澄泓。白撲柳飛絮。紅浮桃落英。古文科斗出。新葉剪刀生。樹集鶯朋友。雲行鴈弟兄。飛沉皆適性。酣詠自怡情。花助銀盃器。松添玉軫聲。魚跳何事樂。鷗起復誰驚。莫唱滄浪曲。無塵可濯纓。

池上寓興二絕

濠梁莊惠護相爭。未必人情知物情。懶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水淺魚稀白鷺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非非誰得知。

宴後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

水齋歲久漸荒蕪。自愧甘棠無一株。新酒客來方宴飲。舊堂主在重歡娛。莫言楊柳枝空老。直至櫻桃樹已枯。從我到君十一尹。相看自置府來無。

和敏中洛下卽事

昨日池塘春草生。阿連新有好詩成。花園到處鶯呼入。驄馬遊時客避行。水暖魚多似南國。人稀塵少勝西京。洛中佳境應無限。若欲諳知問老兄。

送敏中新授戶部員外郎西歸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飧飯。上到青雲穩著鞭。長慶老郎唯我在。客曹故事望君傳。前鴻後鴈行難續。相去迢迢二十年。

南侍御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

泉石磷磷聲似琴。閑眠靜聽聽洗塵心。莫輕兩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萬金。

閑居自題戲招宿客

水畔竹林邊。閑居二十年。健嘗攜酒出。病卽掩門眠。解綬收朝珮。褰裳出野船。屏除身外物。擺落世間緣。報曙窗何早。知秋簟最先。微風深樹裏。斜日小樓前。渠口添新石。籬根寫亂泉。欲招同宿客。誰解愛潺湲。

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

引棹尋池岸。移樽就菊叢。何言濟川後。相訪釣船中。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閏九月九日獨飲

黃花叢畔綠樽前。猶有些些舊管絃。偶遇閏秋重九日。東籬獨酌一陶然。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寒亭留客

今朝閑坐石亭中。爐火銷殘樽又空。冷落若爲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新小灘

石淺沙平流水寒。水邊斜插一漁竿。江南客見生鄉思。道似嚴陵七里灘。

和李中丞與李給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

憲府觸邪峨豸角。瓊闕正犯龍鱗。那知近地齊名客。忽作深山同宿人。一盞寒燈雲外夜。數盃溫酎雪中春。林泉莫作多時計。諫獵登封憶舊臣。

履道西門二首

履道西門有弊居。池塘竹樹遶吾廬。豪華肥壯雖無分。飽暖安閑即有餘。行竈朝香炊早飯。小園春蹊撥新蔬。夷齊黃綺誇芝蕨。比我盤飧恐不如。

履道西門獨掩扉。官休病退客來稀。亦知軒冕榮堪戀。其奈田園老合歸。跋鱉難隨騏驥足。傷禽莫趁鳳凰飛。世間隱得身人少。今我雖愚亦庶幾。

偶吟

人生變改故無窮。昔是朝官今野翁。久寄形於朱紫內。漸抽身入蕙荷中。無情水任方圓器。不繫舟隨去住風。猶有鱸魚蓴菜興。來春或擬往江東。

雪夜小飲贈夢得

同爲懶慢園林客。共對蕭條雨雪天。小酌酒巡銷永夜。大開口笑送殘年。久將時背成遺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應有以。曾看東海變桑田。

歲暮夜長病中燈下聞盧尹夜宴以詩戲之且爲來日張本也

榮鬧與多嫌晝短。衰閑睡少覺明遲。當君秉燭銜盃夜。是我停燈服藥時。枕上愁吟堪發病。府中歡笑勝尋醫。明朝強出須謀樂。不詎軍公更詎誰。

病中數會張道士見譏以此答之

亦知數出妨將息。不可端居守寂寥。病卽藥窗眠盡日。興來酒席坐通宵。賢人易狎須勤飲。姪女難禁莫覆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盃沉湎便逍遙。

卯飲

短屏風掩臥牀頭。烏帽青氈白鬢裘。卯飲一盃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

寄題餘杭郡樓兼呈裴使君

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觴春送客。紅燭夜回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瀾樓。

楊六尚書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對舉盃寄贈絕句

借君片石意何如。置向庭中慰索居。每就玉山傾一酌。興來如對醉尙書。

喜入新年自詠

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大曆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

灘聲

碧玉斑斑沙歷歷。清流決決響泠泠。自從造得灘聲後。玉管朱絃可要聽。

老題石泉

殷勤傍石遶泉行。不說何人知我情。漸恐耳聾兼眼暗。聽泉看石不分明。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感舊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

一別蘇州十八載。時光人事隨年改。不論竹馬盡成人。亦恐桑田變爲海。鴛入故宮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爲報江山風月知。至今白使君猶在。

出齋日喜皇甫早訪

白香山集 十詩

三旬齋滿欲銜盃。平日敲門門未開。除却朗之攜一榼。的應不是別人來。

會昌二年春題池西小樓

花邊春水水邊樓。一坐經今四十秋。望月橋傾三遍換。採蓮船破五迴修。園林一半成喬木。鄰里三分作白頭。蘇李冥濼隨燭滅。陳樊樊溇泊萍流。雖貧眼下無妨樂。縱病心中不與愁。自笑靈光巋然在。春來遊得且須遊。

酬南洛陽早春見贈

物華春意尚遲迴。賴有東風晝夜催。寒縫柳腰收未得。暖熏花口噤初開。欲披雲霧聯燈去。先喜瓊瑤入袖來。久病長齋詩老退。爭禁年少洛陽才。

對新家醞翫自種花

香麴親看造。芳叢手自栽。迎春報酒熟。垂老看花開。紅蠟半含萼。綠油新醞醅。玲瓏五六樹。漱澗兩三盃。恐有狂風起。愁無好客來。獨酣還獨語。待取月明迴。

攜酒往朗之莊居同飲

慵中又少經過處。別後都無勸酒人。不挈一壺相就醉。若爲將老度殘春。

以詩代書酬慕巢尚書見寄

書意詩情不偶然。苦云夢想在林泉。願爲愚谷烟霞侶。思結空門香火緣。每愧尙書情眷眷。自憐居士病緜緜。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於君六七年。

春盡日

芳景銷殘暑氣生。感時思事坐含情。無人開口共誰語。有酒回頭還自傾。醉對數叢紅芍藥。渴嘗一盃綠
昌明。春歸似遣鶯留語。好住林園三兩聲。

招山僧

能入城中乞食否。莫辭塵土污袈裟。欲知住處東城下。遶竹泉聲是白家。

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

落景牆西塵土紅。伴僧閑坐竹泉東。綠蘿潭上不見日。白石灘邊長有風。熱惱漸知隨念盡。清涼常願與
人同。每因毒暑悲親故。多在炎方瘴海中。

題新澗亭兼酬寄朝中親故見贈

何處披襟風快哉。一亭臨澗四門開。金章紫綬辭腰去。白石清泉就眼來。自得所宜還獨樂。各行其志莫
相哈。禽魚出得池籠後。縱有人呼可更迴。

病中看經贈諸道侶

右眼昏花左足風。金籠石水用無功。不如迴念三乘樂。便得浮生百疾空。無子同居草菴下。有妻偕老道
場中。何煩更請僧爲侶。月正新歸伴病翁。

遊豐樂招提佛光三寺

竹鞋葵扇白綃巾。林野爲家雲是身。山寺每遊多寄宿。都城暫出卽經旬。漢容黃綺爲逋客。堯放巢由作

外臣昨日制書臨郡縣。不談愚谷醉鄉人。

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

頭白醉昏昏。狂歌秋復春。一生耽酒客。五度棄官人。異世陶元亮。前身劉伯倫。臥將琴作枕。行以鐻隨身。歲要衣三對。年支穀一囷。園葵烹佐飯。林葉掃添薪。沒齒甘蔬食。搖頭謝搢紳。自能拋爵祿。終不惱交親。但得盆中滌。從生甑上塵。煩君問生計。憂醒不憂貧。

池畔逐涼

風清泉冷竹脩脩。三伏炎天涼似秋。黃犬引迎騎馬客。青衣扶下釣魚舟。衰容自覺宜閑坐。蹇步誰能更遠遊。料得此身終老處。只應林下與灘頭。

池鶴八絕句

雞贈鶴

一聲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不會悠悠時俗士。重君輕我意如何。

鶴答雞

爾爭伉儷泥中闕。吾整羽儀松上棲。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輕野鶴重家雞。

烏贈鶴

與君白黑太分明。縱不相親莫見輕。我每夜啼君怨別。玉徽琴裏忝同聲。

鶴答烏

吾愛樓雲上華表。汝多擺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聲角。琴曲雖同調不同。

鷺贈鶴

君誇名鶴我名鷺。君叫聞天我唳天。更有與君相似處。飢來一種啄腥羶。

鶴答鷺

無妨自是莫相非。清濁高低各有歸。鸞鶴羣中彩雲裏。幾時曾見喘鷺飛。

鵝贈鶴

君因風送入青雲。我被人驅向鴨羣。雪頸霜毛紅網掌。請看何處不如君。

鶴答鵝

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鴨飛。未必犧牲及吾輩。大都我瘦勝君肥。

談氏小外孫王童

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遣傳。自念老夫今耄矣。因思稚子更茫然。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

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床空後且孀憐。

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臯上人

後集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舊僧獨有雲臯在。三二年來不得書。別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
何如。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

客有說

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

答客說

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比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

哭劉尚書夢得二首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脣亡齒亦枯。省窆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掛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卷七十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讓先德。明著後代。或書於鼎。或文於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洲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祇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於天子。承式於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於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於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於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

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諡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於第一室。以妣蒯國夫人苑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成都府郫縣令。今祭於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德。居無惰容。所莅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於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尙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大夫人。前後凡三追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泉晉陵府君咸善積於射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妻夫人裴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嬪。咸未歸。祔各處一方。公在斬綵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達。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追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旣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

爲滌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臥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鉞。鉞俾鎮紘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狂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旣下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太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殪乎。其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束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楊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篋繆。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雞豚之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郛令。順孫祇享。盡慤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齊嚴諒直。爲子爲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

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響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爲名也。前不知幾十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闕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澗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且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悅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閩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君緘書費圖。請予爲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覩縷梗概。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績素之。三賢始終。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輿。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三者旋相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爲郡。愛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

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錄案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牕。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坐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閑振源。濟劍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拱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誦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

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閒。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鑲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尊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卽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空爲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旣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洛人有緣。用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爲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爲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糺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曰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真在慈。雲

表在汗。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鍾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

舊塔會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禮。耐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藉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驥首反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有辭。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默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三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梏。因自晒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年。凡千有八百日。銜鑿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卽駱之力。尙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哈。且曰。駱爾勿嘶。素爾勿啼。駱反厩。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

內。棄離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盞。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六讚偈 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溼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小無大。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仰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

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卷七十一

刑部尙書致仕太原 居易

律詩 五言 七言 凡一百首

昨日復今辰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似前身。散秩優游老。閑居清淨貧。螺杯中有物。鶴斝上無塵。解珮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病瘡

門有醫來往。庭無客送迎。病銷談笑興。老足歎嗟聲。鶴伴臨池立。人扶下砌行。脚瘡春斷酒。那得有心情。

游趙村杏花

游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迴。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

刑部尙書致仕

十五年來落下居。道緣俗累兩何如。迷路心迴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懸車。全家遁世曾無悶。半俸資身亦
有餘。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尙書。

初致仕後戲酬留守牛相公 并呈分司諸寮友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筒烹魚飽煖後。擁袍枕臂醉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問諸親友

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占花租野寺。嗜酒典朝衣。趁醉春多出。貪歡夜未歸。不知親故口。道我是耶非。

戲問牛司徒

斗藪塵纓將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許懸車後。醉舞狂歌有例無。

不與老爲期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日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詩篋。眠多枕酒卮。自慚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 并序

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反破傷。舟人楫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驟跳水中。飢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嘗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豈獨以功德福報爲意哉。因作二詩。刻題石上。以其地屬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見志。

鐵鑿金錘殷若雷。八灘九石劍稜摧。竹篙桂楫飛如箭。百筏千艘魚貫來。振錫導師憑衆力。揮金退傅施家財。他時相逐西方去。莫慮塵沙路不開。

七十三翁且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里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我身雖殫心長在。閻施慈悲與後人。

閑坐

婆娑放雞犬。嬉戲任兒童。獨坐槐陰下。開襟向晚風。漚麻池水裏。曬棗日陽中。人物何相稱。居然田舍翁。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未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盃可合重推辭。

道場獨坐

整頓衣巾拂淨牀。一瓶秋水一鎗香。不論煩惱先須去。直到菩提亦擬忘。朝謁久停收劍珮。宴遊漸罷廢壺觴。世間無用殘年處。秣合逍遙坐道場。

偶作寄朗之

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自到東都後。安閑更得宜。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欣然得朗之。仰名同舊識。爲樂卽新知。有雪先相訪。無花不作期。鬪醞乾釀酒。誇妙細吟詩。里巷千來往。都門五別離。岐分兩回書。到一開眉。葉落槐亭院。冰生竹閣池。雀羅誰問訊。鶴鷺罷追隨。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狂吟七言十四韻

白香山集十詩

1011

亦知世是休明世。自想身非富貴身。但恐人間爲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遊依二室成三友。住近雙林當四鄰。性海澄淨平少浪。心田洒掃淨無塵。香山閑宿一千夜。梓澤連遊十六春。是客相逢皆故舊。無僧每見不殷勤。藥停有喜閑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洛堰魚鮮供取足。游村果熟饋爭新。詩章人與傳千首。壽命天教過七旬。點檢一生微俸事。東都除我更無人。

喜裴濟使石攜詩見訪醉中戲贈

忽聞扣戶醉吟聲。不覺停杯倒屣迎。共放詩狂同酒癡。與君別是一親情。

得潮州楊相公繼之書并詩以此寄之

詩情書意兩殷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鉤還啓齒。細吟瓊什欲沾巾。風池隔絕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唯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

宿府池西亭

池上平橋橋下亭。夜深睡覺上橋行。白頭老尹重來宿。十五年前舊月明。

閑眠

暖牀斜臥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銷。盡日一爐茶兩椀。更無所要到明朝。

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會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於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言也。因此偶成絕句。非敢繼和前篇。

白尚書篇云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如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河南尹盧貞和

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和

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

齋居春夕感事遣懷

齋戒坐三旬。笙歌發四鄰。月明停酒夜。眼闔看花人。賴學空爲觀。深知念是塵。猶思閑語笑。未忘舊交親。久作龍門主。多爲兔苑賓。水嬉歌盡日。雪宴燭通晨。事事皆過分。時時自問身。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每見呂南一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長句以詠所懷

雙金百鍊少人知。縱我知君徒爾爲。望梅閣老無妨渴。畫餅尙書不救飢。白日迴頭看又晚。青雲舉足躡何遲。壯年可惜虛銷擲。遣把閑杯吟詠詩。

胡吉鄧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馮。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

會更應無。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慈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二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歡喜二偈曰

得老加年誠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歡喜事。開得龍門八節灘。
眼暗頭旋耳重聽。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緣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閑居貧活

冠蓋閑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儉薄身都慣。營爲力不任。飢烹一斤肉。暖臥兩重衾。
樽有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卽勞心。

贈諸少年

少年莫笑我蹉跎。聽我狂翁一曲歌。入手榮名取雖少。關心穩事得還多。老慚退馬雷芻秣。高喜歸鴻脫
弋羅。官給俸錢天與壽。些些貧病奈吾何。

感所見

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莫嫌山水無人用。大勝籠禽不自由。網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鱸爲
吞鉤。誰人會我心中事。冷笑時時一掉頭。

寄黔州馬常侍

閑看雙節信爲貴。樂飲一杯誰與同。可惜風情與心力。五年拋擲在黔中。

和李相公留守題漕上新橋六韻

選石鋪新路。安橋壓古堤。似從銀漢下。落傍玉川西。影定欄干倒。標高華表齊。烟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栖。
材映夔龍小。功嫌元凱低。從容濟世後。餘力及黔黎。

閑居

風雨蕭條秋少客。門庭冷靜晝多關。金羈略馬近賣却。羅袖柳枝尋放還。書卷略尋聊取睡。酒杯淺把粗
開顏。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經春不上山。心靜無妨喧處寂。機忘兼覺夢中閑。是非愛惡銷停盡。唯寄空
身在世間。

新秋夜雨

蟋蟀暮啾啾。光陰不少留。松簷半夜雨。風幌滿林秋。曙早燈猶在。涼初簟未收。新晴好天氣。誰伴老人遊。

春眠

枕低被暖身安穩。日照房門帳未開。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蹙到睡中來。

喜老自嘲

面黑頭雪白。自嫌還自憐。毛龜蒼下老。蝙蝠鼠中仙。名籍同逋客。衣裝類古賢。裴輕披白鬢。靴暖蹋烏氈。周易休開卦。陶琴不上絃。任從人棄擲。自與我周旋。鐵馬因疲退。鉛刀以鈍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

能無愧

十兩新絲褐。披行暖似春。一團香絮枕。倚坐穩於人。婢僕遣他嘗藥草。兒孫與我拂衣巾。迴看左右能無愧。養活枯殘廢退身。

河陽石尚書破迴鸛迎貴主。過上黨射鷲鷲。繪畫爲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本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劍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須知鳥目猶難漏。縱有天狼豈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勳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自詠老身示諸家屬

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夫妻皆老日。甥姪聚居年。粥美嘗新米。袍溫換故縣。家居雖落。眷屬幸團圓。置榻素屏下。移爐青帳前。書聽孫子讀。湯看侍兒煎。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支分閑事了。把背向陽眠。

自問此心呈諸老伴

朝問此心何所思。暮問此心何所爲。不入公門慵斂手。不看人面免低眉。居士室間眠得所。少年場上飲非宜。閑談麈尾留諸老。美醞徐徐進一卮。心未嘗求過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時。此心除自謀身外。更問其餘盡不知。

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爲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

齋居偶作

童子裝爐火。行添一炷香。老翁持麈尾。坐拂半張牀。卷綬看天色。移齋近日陽。甘鮮新餅果。穩暖舊衣裳。止足安生理。優閑樂性場。是非一以遣。動靜百無妨。豈有物相累。兼無情可忘。不須憂老病。心是自醫王。

詠身

自中風來三歷閏。從懸車後幾逢春。周南留滯稱遺老。漢上羸殘號半人。薄有文章傳子弟。斷無書札答交親。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賸長身。

予與山南王僕射。淮南李僕射。事歷五朝。踰三紀。海內年輩今唯三人。榮路雖殊。交情不替。聊題長句。寄舉之公。垂二相公。

故交海內只三人。二坐巖廊一臥雲。老愛詩書還似我。榮兼將相不如君。百年膠漆初心在。萬里烟霄中

路分阿閣鸞鳳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羣

讀道德經

玄元皇帝著遺文鳥角先生仰後塵金玉滿堂非已物子孫委蛻是他人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冰炭逼心神

禽蟲十二章

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爲筌蹄故詩義始於關雎鵲巢道說先乎鯤鵬蜩鷓之類是也予閑居乘興偶作一十二章頗類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執之惑焉頃如此作多與故人微之夢得共之微之夢得嘗云此乃九奏中新聲八珍中異味也有旨哉有旨哉今到獨吟想二君在日能無恨恨乎

第一

鸞遠戍已鵲避歲茲事因何羽族知疑有鳳王頰鳥曆一時一日不參差

第二

水中科斗長成蛙林下桑蟲老作蛾蛙跳蛾舞仰頭笑焉用鯤鵬鱗羽多

第三

紅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但恐世間真眷屬親疎亦是強爲名

第四

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是二蟲虛苦辛。

第五

阿閣鷓鴣田舍鳥。妍蚩貴賤兩懸殊。如何閉向深籠裏。一種摧頽觸四隅。

第六

獸中刀槍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聞死屠門無一聲。

第七

蠱螟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應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內鬪英雄。

第八

蠶蛹網上罨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

第九

蟻王化飯爲臣妾。羸母偷蟲作子孫。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間何怨復何恩。

第十

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

第十一

一鼠得仙生羽翼。衆鼠相看有羨色。豈知飛上未半空。已作烏鳶口中食。

第十二

鵝乳養鵝遺在水。魚心想子變成鱗。細微幽隱何窮事。知者唯應是聖人。

白氏集後記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闍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認爲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陶穀述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洛書曰。王者之瑞則圖之。世稱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羣鳥之宗鳳皇。百川之朝滄海也。乘筆之士。出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得不謂法施於人耶。王者之瑞耶。饗廟食。畫雲臺可矣。矧山椒遺像乎。陟彼高崗。慷慨前事。松凋宰樹。蕭瑟古甍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之下。歲月未積。棟宇將壞。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經之。而弗勤詣其製。長與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屬在與運。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許下之撫三川也。登鄂丘望太室。且曰。茲邑也。周公測景之地。土圭在焉。吾當正掬躬言曰。民以報天子。既下車。關汚萊以實倉廩。寬獄市以處豪猾。繇是十一之稅均。三千之條省。暇日。巡魏闕。過天街。又曰。茲地也。成王定鼎之郊。土氣猶屬。吾當尋舊地。舉墜典。以壯皇居。遂上章。法象緯以嚴端門。構鴻梁而路洛水。繇是知拱辰之位。肅朝天之路。通三載。陟明。我無慚德。廣順三祀。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予因芟除。入洛。獲謁拜上公。趨魏絳之庭。金石在列。入亞夫之戶。榮戟生風。初揖我。以升降。視禮之也。復接我以酒漿。觀予志也。始三揖而進。終百拜而退。既予旋軫。相訪政事。對曰。河橋破虜之勳。有京觀在。溱水禦守之略。有金湯在。雖三尺童子。盡能知之。子無可述。因以白公影堂爲說。公曰。我武臣也。惟干戈是執。昧俎豆之事。幸爲我序。白氏正勳。及修尊之義。俾後之聞者。足以勤爲善。而嚮令名。是吾志也。雖百金不慙。矧上木乎。予曰。彼白公。服則儒士也。位則文人也。當官隸事。烈有丈夫志。祇於批逆鱗。刺權倖。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人爲制將。救日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京尹計賊。犯雷霆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源而積湖水。龍門通嶮。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篇。

盡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必當華夏宅心。上東封之書。蠻夷屈膝。納蘘街之貢。豈直擒吳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言粗畢。公聳身長揖而言曰。異乎。吾之所聞若此。則白公太才美實。輔相之英者。豈徒丈夫耶。子其行矣。子果得修之。子歸朝未再旬。邸吏捧公書相授。具報訖事。毅素乏口才。加之性懶。蟠桃拂漢。非尺筮可量。直以與公問答。疏之如右。別刊貞石。以俟能者。廣順癸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

白氏文集後序

詩文之稱於後世。不知其數千萬家也。至稱於當時。則幾希矣。况稱於外國乎。夫文之粹也。無若昌黎。而當時有人。必以爲惡矣。之言。二百年之後。歐陽永叔始得之。壁角之弊篋。故不能無補綴考異之議。詩之聖也。無若少陵。而當時有名。豈文章著之句。及唐之晚。退之微之之輩。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紕繆之論。韓杜既殆乎。泯沒矣。猶復不韓杜者乎。獨白樂天。何其幸哉。當時則禮吏部舉選人。皆以爲準的。王公卿相。無不讀其文。孀婦倡妓。無不詠其詞。且長慶集五十卷。微之編焉。而序焉。後集二十卷。自爲序。附長慶集。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附其後。是爲全集。若夫其集之在廬山。在東都。在蘇州。及洛詩。洛中集。因繼集。劉白唱和集等。雖盡在全集中。無一不自記自解焉。於是乎補綴考異。亡逸紕繆。又安在哉。遂至柏其樞。詩其上矣。夫自寶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稱於後世。稱於外國也矣。在雞林。則宰相以百金換一篇。所謂傳于日本。新羅諸國。於戲。管右相者。國朝詩文之冠冕也。渤海客觀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爲榮。豈復右相之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網之盛也。文章亦盛也。故世不乏人。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以此爲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之書。無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殘膏賸馥。專其美於國朝。何其盛哉。嗚呼。國網之與文章俱廢。而一變入于禪林。禪林嗜稿蔬筍之氣。不識臺閣正雅之味。以故斯集不行矣。而後禪林之文亦廢矣。哀哉。天之未喪斯文也。幸有我滕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偉人也。林提學嗣武而起。斯文勃興矣。如拙親炙也。聞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也。到於樂天。則曰。雖有朱紫陽之所謂口津津地之誚。小家數之白。俗元輕之異議。好其爲人之醜藉。愛其集語意之平易。真率矣。拙也。雖有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九二〇)

國學基
本叢書
白香山集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白居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 印頌文 陳嶼仙 章德宜 殷慶常 楊伯屏)

82

260016

3

